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六〇冊目次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一百卷　明弘治十七年錢孟濬刻本　〇〇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一百卷

明弘治十七年錢孟濬刻本

歷代名賢確論一百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明吳寬序，稱皆唐宋人所著，其說散見文集中。或病其不歸於一，輒成此編，以便觀覽。錫山錢孟濬因其書不能家有，刊以傳世云云。亦不詳作者爲誰。近世所行刊本，或有題爲華亭錢福所輯者。然福以宏治三年庚戌登第，寬序作於宏治十七年甲子。二人同時，不應不知爲福作。殆後來書賈重刻，以福廷對第一，託名以行歟。所採諸家論著，皆至北宋而止。其書長安作長洪，猶避宋宣祖廟諱。則理宗以前人所作也。考宋史藝文志有名賢十七史確論一百四卷，蓋即此書。惟此本較少四卷，稍爲不合。或史衍四字，或刊本併爲百卷，以取成數，均未可知。觀其評騭人物自三皇以迄五季，按代分系，各標列主名。其總論一代者，則稱通論以別之。雖不標十七史之名，而核其始末，恰應十七史之數。其爲即宋志之所載，益足證矣。所引唐人之文，如羅隱論子高梅子眞、盧藏用論紀信、張謂論對宋代晉諸篇，皆唐文粹諸書所未錄。蓋宋時經義詩賦兩科皆試策論，故書坊多刻此種以備揣摩之用。然去取較有鑒裁，視陳繼儒古論大觀之龐雜叢脞者，固不可同年語矣。

名賢確論序

名賢確論一百卷皆唐宋人所著也其說散見於諸集中或病其不歸于一楫成此編以便觀覽其所論遠自三皇近至五季或論其世或論其人或論其事或專論或通論上下數千百年皆具于此夫人生千千百年之下而欲論乎千百年之上其世遠其人亡其事隱考其治忽辨其賢否求得失以為定論其亦難矣蓋人生同時者每有愛憎之心其居異代者必無好惡之念此人之常情而名世之賢又不必以此語之也惟世之立論者逞異以為高出奇以相勝人自為說不肯附和如法家之斷獄得其情者固多至失於慘刻流於姑息者其刑未必皆平也故雖史章大家君如武王以為非聖臣如馮道猶以為賢史筆操縱一至於此他尚何望哉錫山錢孟濬出江南大族好為義舉以此編不能家有因刻以傳世來請序於予自顧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既久始克書而歸之惟此編特出於唐宋之人予猶恨其不上及於漢如賈誼過秦之類豈漢以來別自有編耶弘治十七年夏四月吉旦資善大夫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長洲吳寬序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目錄

錫山錢孟濬刊行

卷第一

三皇

三皇之化 六一

堯

遺風 柳州

刑賞 東坡

比屋可封 東坡

鯀治水 王荊公 潁濱

許由 柳識 東坡

卷第二

舜

象耕鳥耘 陸龜蒙

塗廩浚井 劉棐 溫公

瞽瞍殺人 溫公 潁濱

舜制 孫明復

無為而治 孫明復

舉十六相去四凶 孫明復 曾子固 范文正公 東坡 鄭獬

南巡 溫公 昌黎

命九官 荊公

卷第三

二帝通論

堯舜之德 溫公 范文正公 劉 潁濱 東坡 荊公

卷第四

禹

子噲之讓 華陰

禹穴 鄭獬

治水 劉蛻

夏郊祀鯀 劉蛻 荊公 潁濱

禹傳子 潁濱 呂藝 司馬公

禹德 柳州

桀

關龍逢 歐陽詹 賈誼

卷第五

湯

伊尹 范文正公 柳州 東坡 陳越石

賞罰 東坡

紂

三仁 溫公 劉敞 東坡 李翰 柳州 賈至

卷第六

文王

西伯受命稱王 蘇肅 六一 孫明復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之刑 溫公

文王之囿 潁濱

文王之兵 杜牧

卷第七

武王

克商 東坡

伯夷叔齊 呂藝 皮日休 柳識 李德裕 劉敞 潁濱 唐表民 東坡 荊公 鄭獬

卷第八

成王上

小年小世 孫郃

剪桐葉封弟 柳州

辨周禮田制 潁濱

周制事在末 老泉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

卷第九

成王下

周公待士 呂藝 石守道 荊公

周公居變 東坡 潁濱

周公不樂 東坡

召公 荊公

卷第十

康王

化商頑民 東坡
宣王
中興 柳州
平王
東遷洛邑 東坡
敬王
萇洪 柳州
威烈王
封趙韓魏爲諸侯 溫公
通論
周之仁禮 溫公
小雅兼周之盛衰 東坡
幽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 潁濱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荊公
卷第十一
二帝三代通論上
帝王世次年紀 六一
舜禹受禪 潁濱
帝王所尚 李覯 李華 潁濱 劉敞
卷第十二
二帝三代通論中
湯武 范文正公
湯仁文王畏利 牛僧孺
商剛周柔 潁濱
唐虞三代建官 東坡
三代勸勉其民 潁濱
三代富而敎之 六一
堯舜周公 李商隱
卷第十三
二帝三代通論下
二帝三王君臣 吳蔚
伊尹太公 李商隱 滄泉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荊公
許由龍逢伯夷 昌黎
巢許夷齊 白樂天
卷第十四
伯禽
用天子禮樂 高郢
隱公
攝位 六一 東坡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
取郜大鼎于宋 東坡
曹劌言長勺之戰 柳州

僖公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
五石六鷁 六一
魯頌鄭衛
卷第十五
文公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東坡
宣公
初稅畝 東坡
成公
作丘甲 東坡
襄公
會于澶淵宋災故 東坡
昭公
黑肱以濫來奔 東坡
孟僖子知孔子 東坡
定公
孔子爲政 東坡
卷第十六
哀公
三桓陪臣 東坡
孔子沐浴請討齊 潁濱
孔子獵較 荊公
孔子誅少正卯 東坡
宓子賤 賈至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强晉伯越 老泉 荊公 潁濱
卷第十七
通論
諸公卽位正不正 東坡
魯之失國 潁濱
魯用郊 東坡
魯猶三望 東坡
雩閔雨 東坡 劉貢
大夫無遂事 東坡
卷第十八
桓公
管仲不死 東坡
管仲相桓公 潁濱 東坡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
管仲對害霸 李德裕
管仲四維論 柳州
管仲治兵 東坡 潁濱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
管仲無後 東坡

管仲子路 潁濱
桓公用管仲易牙竪刁開方 李鄉 東坡
景公
晏子 潁濱
齊司寇對 程晏
梁丘據 柳州
司馬穰苴 東坡 潁濱
卷第十九
襄公
公敗于泓 東坡 潁濱
獻公
世子申生 白樂天
荀息 東坡
文公
守原 柳州
文公霸 柳州
厲公
士燮 東坡
悼公
智罃趙武 潁濱
平公
叔向 潁濱

智伯
智伯之亡 柳州 溫公
通論
文公悼公 潁濱
晋之故封 柳州
卷第二十
莊公
鄭伯克段于鄢 東坡
子產 呂黎 潁濱 東坡
通論
國之興亡 潁濱
懿公
許穆夫人賦載馳 曾鞏
靈公
祝鮀從[illegible] 東坡
出公
世子蒯聵 蘇明允 潁濱
季路 潁濱
卷第二十一
成王
令尹子文 老泉
子玉用兵 東坡

頃王
屈建不薦蔑 東坡
昭王
子西 穎濱
惠王
葉公 穎濱
秦伯
讓國 東坡 穎濱
季札讓國 蕭定 獨孤及 穎濱 東坡
卷二十二
闔廬
孫武 老泉 樊宗 六一 東坡
夫差
伍子胥 李翱 李白 盧元輔 荊公 穎濱
勾踐
事吳 東坡
種蠡 呂東萊 東坡 穎濱
通論
子胥種蠡 東坡
國之興亡 穎濱
卷第二十三
列國通論
二伯 溫公 荊公
五伯 穎濱
桓文譎正 東坡
楚吳越 穎濱
齊魯 白樂天 穎濱
晉蔡齊楚曹宋 穎濱
春秋諸小國 穎濱
春秋無賢臣 孫郃 范文正公
三不欺 呂溫 荊公
卷第二十四
孔子上
夫子之道 程顥 韓愈 李覯 昌黎 杜牧 張耒 常仲孺 柳州
夫子賢於堯舜 東坡 荊公
孔子從先進 東坡
卷第二十五
孔子下
歷聘 荊公 盧均 穎濱
見陽貨見南子公山不狃佛肸召 穎濱 東坡
荊公
子西晏嬰毀孔子 溫公
厄陳蔡 范文正公 曾子固 王震之
祭祀夫子 昌黎 六一

有若似孔子 穎濱

卷第二十六

孔門弟子

弟子仕不仕 穎濱 范文正公

顏淵 荆公 穎濱 東坡 呂參

子夏 穎濱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皙言志 穎濱

曾參不列四科 李覯 樂天 寅齋

樊遲學稼圃 穎濱

宰予從田常作亂 穎濱 東坡

孔門學道教人 穎濱

卷第二十七

佛教 六一 呂參 李翱 樂天 曾子固

卷第二十八

老子之道 荆公 東坡 穎濱 樂天 范文正公

佛老之教 呂參 六一 穎濱

卷第二十九

文侯

國之興亡 穎濱

惠王

惠王不肖 溫公

孟子對王以仁義 溫公

務粟救饑 荆公

安僖王

公子無忌 穎濱 東坡 溫公

武靈王

武靈王之亡 溫公

惠文王

藺相如 穎濱

孝成王

長平之戰 穎濱

平原君 穎濱

虞卿 穎濱

魯仲連 穎濱

頗牧 溫公 穎濱

韓子

韓之興不在獻子 穎濱

昭侯

賞罰公而享國 溫公

諸王

齊國之興亡 溫公

威王

誅賞 老泉 中僊

淳于髡 東坡

宣王
陳仲子 潁濱 涑公
湣王
孟嘗伐秦 潁濱
孟嘗養士 溫公 東坡 [illegible]公
襄王
田單 東坡 潁濱
齊王建
顔蠋 東萊
卷第三十
諸王
楚之興亡 潁濱 溫公 劉軒
懷王
屈原 皮日休 柳州 潁濱
襄王
迎婦於秦 溫公
宋玉對風 潁濱
考烈王
春申君 皮日休 孫甫
諸王
國之興亡 潁濱 溫公
惠王
樂毅 潁濱 東坡
王喜
燕丹荊軻 溫公
卷第三十一
穆公
先主晉夷吾 皮日休
悼晉侯 柳州
孟明焚舟 高適
由余 老泉 溫公
三良 李德裕
孝公
衛公子鞅使衛鞅逃 王元之
商君[illegible] 溫公 潁濱 東萊
惠王
張儀 潁濱 東坡
昭王
穰侯 溫公 潁濱
范睢蔡澤 潁濱
白起 潁濱
樗里甘茂 潁濱 唐子西
卷第三十二
始皇一

取齊楚之巧拙 東坡
王翦滅楚 穎濱
戰守 東坡 何去非
棄禮義而務便利 東坡
不用仁義而亡 溫公 穎濱
忘遠 老泉
天之報應 穎濱
秦非閏位 六一
卷第三十三
始皇二
罷封建 朱敦[illegible] 曾子固 [illegible] 東坡 [illegible] 穎濱
卷第三十四
始皇三
焚書坑儒 司空圖 劉蛻 賈至
長城 岑參
阿房宮 杜牧
築臺厭王氣 王元之
驪山墓 皇甫湜
大夫松 [illegible]
桃花源 李白
卷第三十五
始皇四
茅焦諫遷太后 [illegible]
甘羅 [illegible]
韓非 溫公
李斯[illegible] 東坡
蒙恬 溫公 穎濱
卷第三十六
七國通論
七國興亡 溫公 老泉 何去非 東坡
蘇秦 [illegible] 穎濱
四公子 唐庚 劉敞
戰國策 曾子固
呂不韋 商鞅 韓非 穎濱 東坡
趙括 王翦 六一
曹沫 專諸 豫讓 聶政 荊軻 穎濱 荊公
優孟 西門豹 淳于髡 優旃 穎濱
扁鵲 穎濱
卷第三十七
莊子
莊子之道 荊公 魯直 穎濱
楊墨
楊墨之道 [illegible] [illegible] 荊公 [illegible]
孟子

孟子之道 昌黎 省齋 潁濱
孟子養浩然之氣 潁濱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東坡
闢楊墨 昌黎
孟子言不嗜殺人 潁濱
孟子將朝王 溫公
孟子謂蚳鼃 溫公
荀子
荀卿之道 荊公
荀卿之學 六一
荀卿之失 東萊 荊公
諸子通論
孟楊荀 昌黎
孟揚荀言性 荊川 韓文公 昌黎 東坡 潁濱
卷第三十八
高祖上
項籍 溫公 何去非 老泉 李[illegible] 東坡
高祖入關 子由
五星聚東井 東坡
鴻門 王穀 程晏
還定三秦 唐子西
食其下秦城 吳篤

撓楚權趣刻印 東坡
紀信詐降楚 [illegible]
楚殺周苛 [illegible]
楚置王陵母軍中欲招陵王烹之
斬丁公 皮日休 溫公
封雍齒 溫公
劉敬以公主與匈奴和親 溫公
平城之圍 東坡
貫高謀逆 溫公
卷第三十九
高祖中
叔孫通制禮儀 [illegible]公 皮日休 溫公
陸賈叔孫通 李泰伯 東萊
漢啟 石守道
建五等封異姓 李[illegible]
蕭何治未央宮 溫公 史[illegible]
高祖廟樂之後 柳子厚
數季布 東坡
高祖御將 老泉
卷第四十
高祖下
三傑 汪克之

張良 李白 溫公 荊公 子由 [illegible]
韓信 荊公 溫公 曾鞏 劉禹錫 高參
陳平 李德裕 子西
樊噲 六一
高祖欲易太子 東坡
高祖之智 老泉
四皓 元稹 李華 白樂天 梁肅 李白 孫明復 荊公 韋渠牟 王元之 蘇轍
趙堯 東坡
田橫 子由 昌黎

卷第四十一

惠帝 呂后
惠帝見太后殺趙王戚夫人因不聽政 溫公
帝築復道叔孫通請立原廟 溫公
曹參 程晏
張辟彊 李德裕
酈寄賣友 東坡

文帝
文帝善繼漢 老泉
絳侯社稷臣 李德裕
殺薄昭 溫公
除肉刑 樂天

賈誼 劉禹錫 權德輿 子由 東坡 皮日休 曾子固 樂天
季布 盧照鄰 溫公
直不疑 東坡

卷第四十二

景帝
文景優劣 子由
鼂錯 李覯 何去非 老泉 子由 少游
竇嬰田文 東坡
郅都 權德輿

卷第四十三

武帝上
孝武免亡秦之禍 溫公
窮兵四夷 張祜 何去非 子由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 東坡
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溫公 張詠
李廣利伐宛取馬封海西侯 溫公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 荊公
用宦者典尚書 王元之
戾太子 溫公
封禪 林簡言 羅隱
好神仙 李華 李德裕
狄山與張湯爭議 東坡

十三

見衛青汲黯東坡
汲黯東坡
司馬相如東坡 劉攽 李白 柳子厚

卷第四十四

武帝下
李陵樂天 少游 何去非
李廣溫公 何去非
霍去病何去非
桑洪羊張或 李德裕
公孫弘李德裕
石慶少游
終軍柳子厚
賢吏子由
漢鼎東坡

卷第四十五

昭帝
明察燕王之詐霍光李德裕 子由
傳介子斬樓蘭王溫公

宣帝
昌邑王王元之 東坡
霍光東坡 溫公 陳無己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溫公

蕭望之殺韓延壽溫公
宣帝詔黃霸延年東坡
黃霸東坡
張安世少游
趙充國東坡

元帝
用儒李德裕 孫明復
任用恭顯李德裕 白樂天 吳萌 溫公
免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溫公
貢禹溫公
韋元成少游
王昭君崔鶠 六一
二疏東坡

卷第四十六

成帝
朱雲折檻石守道 王元之 樂天
張禹李德裕
王商李德裕
翟文進以災惑自殺溫公
多災異樂天
梅子真曾鞏

哀帝 平帝

王氏之亂 子由
揚雄傳贊 東坡　王嗣公　賀予國　孫明復

卷第四十七

通論
漢之人君 温公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老泉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
高帝武帝待臣下 東坡
漢之人臣 楊德與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老泉
文武元成近侍 李德裕
韓信斬寄 呂温
袁盎汲黯 李德裕
人臣有後 李德裕　東坡
漢風俗 東坡
匈奴事 東萊　陳子昂
西漢興亡 東坡　呂向

卷第四十八

光武
劉伯升 何去非
世祖英雄 何去非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子由
卓茂爲太傅 温公
封子密爲不義侯 楊德與　何去非
鄧禹 温公　子由
邳彤 東坡
梁統 東坡
馬援 劉禹錫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 東坡
嚴陵 楊德與　梁肅　羅隱　范文正公

卷第四十九

明帝 肅宗
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温公
朱暉 東坡
梁鴻 梁肅
王充 呂黎
安帝
徵用樊英 温公
順帝
以梁冀爲大將軍 温公
質帝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温公
元帝

平東羌 溫公
李固 子由
徐稺張九齡 曾子固
王符 昌黎
靈帝
黨錮 荊公 子由 黃埔 溫公 司空圖 李集 盧照鄰
陳寔 少游
蔡邕言三五法 溫公
卷第五十
獻帝
董卓 高適 何去非 溫公
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子西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 子西
仲長統 昌黎
通論
漢之人君 溫公
東漢興亡 溫公
循吏 杜牧
隗囂劉表 子由
丁鴻劉愷 東坡 子由
卷第五十一
兩漢通論
興亡人材 權德輿 劉禹錫 子由 東坡 子由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 荊公 子由
張禹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樂天
卷第五十二
武帝上
袁紹 少游 東坡 子西
赤壁之戰 子西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 子由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子西
操不追關羽 子西
征烏桓辟田疇 子西
卷第五十三
武帝下
孔融 東萊
孔融禰衡楊脩 魯直
華陀 劉原父
荀彧 溫公 杜牧 子由 子西
曹氏代漢 魯直
管寧 東坡 子由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子西
臧洪爲張超死 少游

使蔣幹說周瑜 東坡

卷第五十四

文帝

文帝受禪 耕子庠 子西

賈詡諫伐吳蜀 子由

司徒華歆等與諸葛亮書令稱藩 子西

賜羣臣沒入生口 子西

于禁 溫公

徐幹 曾子固

明帝

有司奏魏得地統以建丑為正 子西

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權對以天文則魏為正 子西

張掖出石時人以為魏晉之符 子西

司馬懿陳羣曹眞並以大將軍開府 子[illegible]

明帝作考課之法七十二條 溫公

夏侯玄何晏 東坡

司馬仲達 何去非

陳留王

鄧艾 何去非

通論

魏人君 溫公

卷第五十五

先主 後主

攻劉璋 子西 東坡 子由

荊州關羽 子西 少游 子由

孫權稱尊孔明不與之絕 子西

龐統中流矢卒 子由

張郃敗 子西

漢昭烈 劉禹錫 溫公

後主即位改年 子西

陳壽謂蜀不置史註記無官 子西

法正報德與怨 子西

卷第五十六

先主下

諸葛亮 東坡 [illegible] 之 少游 [illegible] 何去非 孫樵 [illegible] 溫公

卷第五十七

孫堅 孫策 孫權

黃初二年魏策孫權為吳王 子西

保全江東 何去非

權令太子登讀漢書 子西

諸葛恪 子西

潘濬平興油 子西

孫帝
孫基盜乘御馬亮從才元言降被宮中 以
免基 子西
通論
吳氏興亡 溫公
曹操劉備 子西
三國通論
曹操劉備孫權 東坡
三國亡先後 李德裕
孔融諸葛亮之文 東坡
魏晉收錄孔融諸葛文 子西
卷第五十八
晉宣帝 武帝
宣帝謀魏 子由
傅玄諫止持文帝三年之喪 溫公
武帝無貽厥孫謀之道 溫公
武帝以太子母弟秦王柬楚王瑋淮南王
允並鎮守要害 子由
賈充專殺 東坡
裴楷諂對 東坡
衛瓘撫床 東坡
為惠帝娶婦 東坡

賈充 李德裕
山濤 溫公
嵇紹應命王裒辭徵 溫公
阮籍 東坡
張華 東坡
唐彬 東坡
平吳 六一
卷第五十九
惠帝
惠帝時陸機掌兵 何去非
孝懷帝 愍帝
劉曜之亂 蘇轍
王衍 東坡
通論
西晉人君 溫公
晉室之禍 何去非
晉祖尚浮虛
卷第六十
元帝 明帝 成帝 哀帝
王導庾亮王敦蘇峻 溫公 楊斐 子由 少游
石崇家婢 東坡
沈勁 溫公

史160 018

祖逖 子由
陶侃母 舒元輿
王述郗超 東坡
孟嘉 東坡
王羲之 曾子固
劉裕平廣固獲慕容超 荊王公 以下三手
餘人夷其城 溫公

卷第六十一

通論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
晉人君 溫公
陶潛阮籍 崇天 韓會 會直 子由 東坡

兩晉通論
晉風俗 子由
晉室之敗 東坡
戎狄亂晉 何去非

卷第六十二

前趙
劉淵聰曜 溫公
後趙
石勒虎 溫公
前燕
慕容廆皝暐恪評 溫公
後燕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 溫公
前秦
苻堅苻洪王猛 溫公
淮肥之戰 何去非 子由
苻融諫慕垂不殺 溫公
苻堅以慕容評爲給事 溫公
赦行唐公洛不誅 溫公
後秦
姚弋仲襄萇興泓 溫公

卷第六十三

宋武帝
武帝之志 子由 何去非
謝靈運惡遠玄暉 崇天 子固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會直
文帝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遷仕出鎮豫
章 溫公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共二之故以
家人禮 溫公

劉凝之 東坡

明帝

明帝殺王彧 東坡

順帝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

通論

宋代晉 張耒

宋之人君 溫公

卷第六十四

齊高帝

金土同價 袁[illegible] 東坡

武帝 [illegible]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溫公

海陵王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朏求出致酒遺弟

瀹書曰飲此勿豫人事 溫公

通論

高祖明帝東昏侯 溫公

梁武帝

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弁稱發以宏爲名因

免官 溫公

[illegible]圖魏夏侯[illegible]兵助之机

以城降傳賀以城遊夔 [illegible]

武帝好佛 李德裕

賀琛啓陳四事武帝怒而詰責 [illegible]

昭明太子葬其妃貴嬪求吉地被獻禱之

謂 溫公

通論

武帝元帝 溫公

陳文帝

帝疾篤語孔奐令欲傳位弟安成王頊奐

爭諫止之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頊廢伯

宗而入[illegible]帝 溫公

[illegible]

後主

詩[illegible]

通論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 溫公

陳國[illegible]

卷第六十一

明元帝 太武帝

太武咒殘王說

崔浩 少游

孝文帝

穆泰與陸叡[illegible]不侯隆等謀作亂伏誅 溫公

韓顯宗等諫取士當擇賢才不宜專取[illegible]
望 温公
文帝至肆州見勞所遇跛眇者叔輦去為
盜三人 温公
孝明帝
李崇北征上表乞改鎮立州高平鎮民叛
帝謂崇表之[illegible] 温公
通論
魏之人君 温公
魏去夷即華 六
北齊
歷代人君 温公
文皇帝
伊婁謙聘齊其[illegible]軍高遵學命周高祖克
齊執遵付謙[illegible]其報復謙請赦遵帝乃
止謙待遵如[illegible] 温公
高祖平齊後務[illegible]約露寢 温公
通論
後周人君 温公
七代通論
宋齊梁陳周北齊後魏 東坡
宋齊梁陳 李白
宋齊 李德裕
卷第六十六
隋高祖
高祖與后重誓無異生子以絕分爭又[illegible]
五子分據大鎮晚年父子兄弟迭猜[illegible]
皆不以壽終 温公
楊素 何去非
煬帝
荒淫樂天 東坡
嚴峻法令 陳子昂
通論
文帝煬帝 温公
卷第六十七
唐高祖
起義兵 東坡 孫之翰 范祖禹
高祖推李密為盟主以驕其志 范祖禹
世民誅彼人高德儒 范祖禹
高祖辭九錫殊禮 范祖禹
樂用隋子孫 范祖禹
高祖聞言路資孫伏伽之諫 范祖禹
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范祖禹
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貴德彝不[illegible]

隋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用之
晉州人自言見白衣老人稱老君爲唐祖
詔於其地立廟 范祖禹
蕭銑降斬于都市 范祖禹
定官職令 范祖禹
復置十二軍 孫之翰
從裴矩言許突厥婚 范祖禹
賞裴寂力爭 司馬溫公
太子建成 孫之翰 范祖禹 溫公
殺劉文靜 因裴寂 孫之翰 張唐英
殺劉世讓 孫之翰
竇建德 張唐英
高君雅 張唐英
蘇世長 張唐英
傅奕 張唐英

卷第六十八

太宗一

帝悟弓工之言延五品以上問政事得失
曰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
天下之務其能遍知乎 范祖禹
朝廷之制 孫之翰
諫官預聞中書門下議事 孫之翰

許臣下詔勑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范祖禹
言事告訐者以讒人罪之 范祖禹
問褚遂良舜造漆器何諫者之多 范祖禹
觀隋宮苑因戒羣臣諂諛蔽聰明 范祖禹
論隋文帝不委臣下 范祖禹
責宰相求賢才 范祖禹
責封德彝未有奇才異能可舉之對 孫之翰
有上書者請帝陽怒以試直佞之臣 吾書
當以至誠待臣下 范祖禹
賞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范祖禹
幸洛陽宮吏以關供有被譴者魏公諫
止之 范祖禹
指宇文士及爲佞人 范祖禹
與蕭瑀論周秦修短曰取天下或可以逆
得而守之不可不順 范祖禹
與侍臣論創業守成之難 范祖禹
與侍臣論天下守之甚難 范祖禹
謂侍臣朕有二喜一懼 范祖禹
謂朝臣朕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言
不可與羣臣校功爭能帝善之 范祖禹
觀史 范祖禹
問過失於長孫無忌因論……

欲立元吉妃楊氏爲后魏公止之 呂以
所生皇子明繼元吉 范祖禹
馬周諫帝如貞觀之初節儉 范祖禹
自爲終制戒厚葬 范祖禹
貶權萬紀言銀坑之利 孫之翰
殺尚 孫之翰
謂侍臣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范祖禹
詔有司複奏死刑 范祖禹
封禪 范祖禹 孫之翰
即位踰年改元爲貞觀 孫之翰
放宮人三千 孫之翰
承太子決訟 范祖禹
廢太子承乾黜魏王泰立晉王治爲太子
吳王恪 胥溫公 孫之翰 張唐英

卷第六十九

太宗二

南平公王 張唐英
太宗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溫公
充容徐氏上疏 孫之翰
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 呂溫 范祖禹 溫公
突厥 范祖禹
高昌國求內附不從 范祖禹

高麗 范祖禹 孫之翰
薛延陀 溫公 范祖禹
四夷請帝爲天可汗 范祖禹
李靖 呂溫 孫之翰
李勣 范祖禹 孫之翰 張唐英

卷第七十

太宗三

房玄齡杜如晦 呂溫 孫之翰
魏鄭公 呂溫 張唐英 曾子固 李天 范祖禹 孫之翰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 司空圖 張唐英

卷第七十一

太宗四

蕭瑀 呂溫 范祖禹 張唐英
劉洎褚遂良 孫之翰 張唐英 [illegible]
王珪 李德裕
裴寂 六一
戴胄 張唐英
孔穎達 張唐英
尉遲敬德 呂溫
李君羡 王元之
王君廓 張唐英
總論太平之政 曾子固 子由 范祖禹

總論羣臣 呂溫

卷第七十二

高宗

廢立皇后 石守道 孫之翰

追尊上祖并高祖太宗文穆文德二后帝

自稱天皇后自稱天后 孫之翰

追謚太子為皇帝 范祖禹

改元顯慶 孫之翰

封禪改元乾封 孫之翰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俟三年喪成婚 范祖禹

責五品以上言事 范祖禹

斥許敬宗對彗星為高麗滅之兆 范祖禹

朱公敏諫止幸涼州 范祖禹

劉仁軌請李敬玄鎮洮河以陷之 孫之翰

李勣 范祖禹 孫之翰

長孫無忌 范祖禹 孫之翰

上官儀郝處俊 孫之翰

劉仁軌 張唐英

總論高宗 范祖禹 子由

卷第七十三

則天一

廢立中宗預朝政 范祖禹 楊燮 孫之翰 張某

狄仁傑 范文正公 子由

裴炎 張唐英

五王 薛季昶附 張唐英

張柬之 孫之翰

卷第七十四

則天二

岑長倩 張唐英

姚璹 張唐英

楊再思 張唐英

徐敬業 張唐英

陳子昂 盧藏用

劉知幾 [illegible]

中宗

中宗韋后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韋月將武三思逆亂中宗誅之 范祖禹

睿宗

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

皇天后之福 范祖禹

太平公主 石守道

追立劉竇二后招魂葬東都 范祖禹

景雲年 孫之翰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 孫之翰

卷第七十五

玄宗一

以宰相張說兼節度巡邊 范祖禹

勃海王武藝母弟門藝來奔武藝請罪之上詐報云已流於嶺南 溫公

王毛仲掌監牧馬畜育至四十三萬匹加開府 范祖禹

帝使王忠嗣攻堡城忠嗣言不可後助董延光取之不克李林甫因譖忠嗣 范祖禹

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 范祖禹

始置翰林院下至僧道百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范祖禹

尊奉道教 范祖禹 六一 子由

勅令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備十哲 溫公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

以符瑞相繼乃加聖祖號并諸帝后謚 范祖禹

羣臣上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范祖禹 孫之翰

設五王帳 范祖禹

謚岐王為惠文太子 范祖禹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賜死 范祖禹 孫之翰

立貴妃 范祖禹 石守道

安祿山 范祖禹 孫之翰 子由

幸蜀 范祖禹

卷第七十六

玄宗二

姚崇 宋璟 子由 范祖禹 溫公 孫之翰

盧懷慎 溫公 孫之翰

張說 范祖禹

源乾曜 范祖禹

張九齡 唐子西 呂溫 孫之翰 東坡

周子諒 范祖禹 柳子厚 張唐英

陸象先 張唐英

卷第七十七

玄宗三

宇文融王鉷 子由 孫之翰 范祖禹

李林甫 范祖禹 孫之翰 張唐英

楊國忠 范祖禹

高力士 范祖禹

卷第七十八

玄宗四

姜皎 張唐英

杜甫 李白 [illegible] 曾子固 元稹 東坡 王定之

元曾山 李華
張旭 呂素
孟浩然 皮日休
卷第七十九
玄宗五
總論玄宗之政 溫公 孫之翰 東坡 范祖禹 石守道
卷第八十
肅宗一
即位靈武 范祖禹
太上皇 范祖禹
寶應元年四月崔伴奏尼眞如登天得鎭
國寶十三枚以[illegible]甲寅上皇崩丁
卯帝崩 范祖禹
去尊號去年號以建子月[illegible]首 范祖禹
帝在彭原與張良娣博 范祖禹
上始以官爵賞功而朝士僮僕[illegible]衣金紫
執役者大將軍告身一[illegible]一醉 范祖禹
帝初與回紇約克京城日金帛子女皆歸
之至廣平王俶等收東京回紇大掠三
日 范祖禹
命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
爲觀軍容使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illegible]
相州 范祖禹
帝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 李少游 溫公
以六等定陷賊官罪悔誅陳希烈等
更制樂器 東坡
以李峴論元若虛鞫獄不實罷相降蜀州
刺史 孫之翰
藩鎭 范祖禹
李揆 張唐英
李勉 范祖禹
卷第八十一
肅宗二
房琯 東坡 范祖禹 楊子學 張唐英
李光弼 孫之翰 范祖禹 子由
張巡許遠 孫之翰 昌黎 柳子厚
韋應物 白樂天
卷第八十二
代宗
大曆中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阿附度支
韓滉稱縣境苗獨不損 范祖禹
顔眞卿降峽州別駕 孫之翰
藩鎭僕固懷恩叛 范祖禹 孫之翰
宦官 石守道

楊綰 范祖禹

元載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李光弼 張唐英

常袞 溫公

總論代宗之政 子由

卷第八十三

德宗一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皆悅淄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范祖禹

薛邕張涉以贓得罪宦官武將藉口毀文臣帝心始疑 范祖禹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范祖禹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渠牟韋執誼李實等 范祖禹

蔣乂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范祖禹

賦稅征斂 范祖禹

陸贄論遙制軍機 范祖禹

關中饑饉兵民皆思亂 范祖禹

責御史段平仲 張唐英

東宮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李希烈 杜牧 李翱

朱滔 范祖禹

朱泚 范祖禹 張唐英

吐蕃 孫之翰

卷第八十四

德宗二

崔祐甫 溫公

盧杞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陸贄 范祖禹 權德輿

李泌 范祖禹 溫公

蕭復 范祖禹

姜公輔 范祖禹

楊炎 孫之翰

裴延齡 范祖禹

崔善正 李翱 范祖 張唐英

李晟 東坡 孫之翰

卷第八十五

德宗三

陽城 昌黎 柳子厚 范祖禹

顏真卿 范祖禹 曾子固 六一 子由

段秀實 柳子厚

陸長源鄭通誠 樂天 張唐英
高愍女 李翱
何蕃 昌黎
陸參 李翱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

卷第八十六

順宗
王叔文以杜佑掌財賦而已副之 范祖禹
賈耽鄭珣瑜相次歸臥 范祖禹
劉禹錫 東坡
董[illegible] 劉禹錫

憲宗
憲宗求聽諫爭 范祖禹
于頔勸峻刑上曰欲使朕失人心耳 范祖禹
上不以平琴鄭事付史 范祖禹
以張洪靖為河東節度 范祖禹
罷鄭絪相李藩 范祖禹
罷權德輿相 范祖禹
憲宗任相 孫之翰
帝暴崩宮中 范祖禹 石守道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汴詞 昌黎

卷第八十七

憲宗二
李絳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張[illegible]
杜黃裳 范祖禹
裴洎 范祖禹
崔群 范祖禹
韋丹 杜牧
白居易 東坡 子由 元稹
柳宗元荊公 東坡 昌黎
李賀 杜牧
劉軻 白樂天

卷第八十八

憲宗三
韓愈 東坡 柳子厚 李翱 石介 東坡 范文正公 少游 李清 皮日休
孟郊張籍李翱 昌黎 六一
歐陽詹 昌黎 曾子固

卷第八十九

穆宗
復失河北 孫之翰 范祖禹

朋黨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張洪靖 張唐英
張平叔 東坡
敬宗
宦官劉克明弑帝 孫之翰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韋處厚 孫之翰 劉禹錫

卷第九十
文宗一
諫廢太子 李德裕
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竟以議所除官不
決而罷 范祖禹
帝頗勉無過 東坡
宦官 范祖禹 石中道
朋黨 孫之翰 温公 張唐英

卷第九十一
文宗二
牛僧孺李德裕 子由 温公 石介
李訓鄭注 少游 李德裕 温公
鄭覃 孫之翰
杜元穎 孫之翰

劉蕡 范祖禹

卷第九十二
武宗
殺陳王 孫之翰
毀浙佛寺 石中道
諫官論皆匿名 范祖禹
李德裕諫不使監使多占精兵不以中詔
指揮軍事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温公 子由
李德裕 范祖禹 張唐英 孫之翰
杜牧 葉廷珪

卷第九十三
宣宗
上欲用蕭鄴為相王歸長馬公儒佑之乃
更用崔慎由 范祖禹
崔慎由請立太子尋罷相 范祖禹
上命王歸長等立夔王歸長謀出王宗實
宗實入見上已崩乃迎立鄆王誅歸長
等 范祖禹
李德裕 范祖禹 孫之翰
白敏中 秦少游

總論宣宗之政 范祖禹 孫之翰

懿宗

上好音樂賜與動及千緡 范祖禹

高駢破南詔 范祖禹

令狐綯 孫之翰

韋保衡路巖 孫之翰

卷第九十四

僖宗

上崩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 范祖禹

黃巢之亂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孫之翰

孟昭圖 范祖禹

常濬 范祖禹

侯昌業 范祖禹

鄭畋 孫之翰

昭宗 哀帝

朱全忠弑帝 孫之翰 范祖禹

朱全忠殺裴樞朝士等於白馬驛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崔胤 范祖禹

張濬 范祖禹

朱朴 范祖禹

張道古 范祖禹

王重榮 六一

禪位於梁 范祖禹

卷第九十五

通論一

唐之治亂興亡 孟公 范祖禹 何去非 張唐英 李茳 石守道

卷第九十六

通論二

高祖太宗憲宗元宗 子由

元宗憲宗 子由

太宗元宗駕馭人臣 張唐英

元宗德宗不用張九齡姜公輔之言 張唐英

武后安祿山 張唐英

藩鎮 范文正公 張唐英 子由

卷第九十七

通論三

宦官 溫公 孫之翰 石守道

近侍 張唐英

女謁 張唐英

卷第九十八

通論四
君臣之失 孫樵
宰相兼度支 東坡
官品廢置 張唐英
裴延齡皇甫鎛 石守道
七愛 皮日休
唐之文人 東坡 荼蘼 孫何 子厚
唐之詩人 獨孤及 司空圖 東坡
卷第九十九
高祖
高祖纂唐 范祖禹
梁統 六一
通論
梁之失 溫公
莊宗
郭崇韜 子由 何去非
通論
唐之興亡 溫公
高祖
李彥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不治殺母之罪 溫公
通論
晉之興亡 溫公
高祖
高祖之政 溫公
通論
漢之興亡 溫公
世宗
立監采銅鑄錢鎔佛像 溫公
王朴 少游
通論
周之興亡 溫公
卷第一百
五代通論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孫洙 子由 何去非
唐莊宗周世宗 溫公
五代無全臣 六一
馮道 溫公 子由
世家附
南唐 荊公
名賢歷代確論目錄 畢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之一

三皇

三皇之化　六一

堯

遺風　柳州

刑賞　東坡

比屋可封　東坡

鯀治水　王荊公　穎濱

許由　柳識　東坡

三皇之化

六一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損仁義以為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說敢試論之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為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悼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為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與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羲神農黃帝之為也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靜化之以無為上有淡泊清淨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哉言為教命非誥誓而自聽言為號令不鞭朴而自隨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蓋由不信而然也為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蓋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恍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為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茲乎

遺風

柳州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僉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思而畏禍

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似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蔑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以足用而不淫讓則遵分而進善其道不鬪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身為準先生之言道之與者若果有貢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焉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

刑賞

東坡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不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既嚴而責人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比屋可封

東坡曰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若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遍四海也

鯀治水

荊公曰堯咨孰能治水四岳皆對曰鯀然則在廷

□可治水者惟鯀耳水之患不可留而待
□方命圮族而其才則羣臣皆莫及然則舍鯀而
孰使哉當此之時禹蓋尚少而舜猶伏於下而未
見乎上也夫舜禹之聖也而堯之聖也羣臣之仁
賢也其求治水之急也而相遇之難如此後之不
遇者亦可以無憾矣
穎濱曰四嶽薦鯀於堯堯知鯀之不可用而屈於
四嶽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用而
用之不仁屈於四嶽而不能信不知子嘗論之水
之為害不可一日不治而知治水者雖聖賢不能
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使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
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
斯堯之所以用鯀也歟

許由

柳識曰天清既能久地靜不能朽先生清靜天地
全性出於厤渾入於鴻蒙雲遊鳥還翁鬱和風當
時帝道已半滋章欲深大樸散於人未散於山林
乃有巢父杳冥同心堯齎公器退然見推遇璽洎
感不得不知耳雖濯於清流道終播於無窮所習
春膏時蒸朽葉自滋先生含德唐堯發之顯陽之
仁德日大天下之祿利日卑且聖主所重者名器
□人所重者感通推以大名義同讓終靡能感
□功任應會之偶然生垂後之清風人□
□憶箕穎猗歟先生山水齊名
東坡曰馬遷曰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於六藝詩
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
舜禹之間嶽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
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
若此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
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東坡曰士有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
信也　又曰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
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失為至仁孔子不廢是說曰
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楊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
允哲堯禪舜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
經孔子雖亦其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木尚
牛毉則干戈之粟豈能涸夷齊之口乎于以知□
人以位為桟以天下為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一

舜

象耕鳥耘　陸龜蒙　[illegible]

舜制　孫明復

無爲而治　孫明復

舉十六相去四凶　孫明復　王公　曾子固　東坡　蘇轍　老文

南巡　温公　呂黎

命九官　荊公

象耕鳥耘

陸龜蒙曰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乎曰斯異術也何謂德𢧵孔子叙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𡋯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避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爲之於天其爲端且深者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誑其怪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歟之使令

舜制

孫明復曰舜既順堯命庸十六相放四凶也以帝天下之制猶有未至者焉乃窮神極慮以增以益夫所謂帝天下之制者君君臣臣上下貴賤之序歷久而不相瀆者是也厥初生民冥焉而無知浩焉而無防蕤蕤羣羣孰君孰師與鳥獸並黃帝觀乾坤創法度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由是帝天下之制從而著焉黃帝創之於前帝堯奉之於後然二帝之間厥制未盡黃帝取乾坤分上下止爲一人之服以至於堯無所增益逮乎虞舜再觀厥象以盡其神謂五等之制不可不正也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自公而下率之以兩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然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皋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是也若五等之制非由虞帝而備則易何以兼言於舜皋陶謨何以繫之於虞書耶或曰舜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舜自歷試與居攝三十年在天子之位又五十年其八十年間作

爲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至於殺人執於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猶不爲而謂舜爲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於臯陶矣舜惡得而竊之雖負而逃於海濵臯陶猶可執也若曰臯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内實縱之以與舜是君臣相與爲僞以欺天下也惡得爲舜禹臯陶哉又舜既爲天子矣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濵而處民豈聽之哉是臯陶之執瞽瞍得法而亡舜也所亡益多矣故曰是特委巷之言殆非孟子之言也

潁濵曰孟子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臯陶則執之舜則竊負而逃於海濵吾以爲此野人之言非君子之論也舜之事親烝烝又不格姦何至於殺人而負之以逃且天子之親有罪議之孰謂天子之父殺人而不免於死乎

垂其法爲萬世利者多矣今予止以舜因一人之服增五等之制者何願聞其說曰善乎爾之問也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夫乾者君之道也坤者臣之道也衣上而裳下者乾坤之象也衣之可加于裳示君之可加於臣也裳之不可加於衣示臣之不可加于君也聖人南嚮而治天下久久而不相瀆者始諸此也故舜增五等之制自下而上俾有職之序益明天子之位益增此舜所以杜萬世僭陵篡奪無窮之禍也雖後聖有作千制萬度終以逾於此矣故曰吾之所言者聖人之極致也

無爲而治

孫明復曰無爲者其虞帝氏之大德歟非曠然而不爲也者不求于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於天下而以天下授之于人自生民以來虞帝氏一人而已昔者歷山而耕雷澤而漁河濵而陶其當是時也彼豈有意于天下哉及乎玄德升聞遂以天下[illegible]之躬所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之類以其天下不得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其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循堯之道而行之俾其天下之民不異于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已矣舜之天下者堯之天下也舜之

道者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堯而終傳之於天以
舜之治無爲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
視而稱乎無爲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
無爲也不然則孔子上觀伏犧下訖文武筆于六
經爲萬世法何不曰無爲者伏犧也黃帝也堯也
禹也湯也文武也而止曰舜也歟哉若以無爲爲
曠然而不爲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
又曰輯四岳頒瑞于羣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又曰南巡
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
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又
曰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汝平水土又曰黎民阻
飢后稷播殖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
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
之類此舜有爲其舉也如是之甚矣乃書者聖筆
之親刪也孔子觀舜之有爲其舉也如是之甚安
可反謂之無爲哉由是而觀之則知無爲者非曠
然而不爲也此又章章矣吾故曰上無堯下無禹
孰可高視而稱于無爲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
高視而無爲也

舉十六相去四凶

孫明復曰無爲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
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大德而慕虞帝之
無爲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
而慕虞帝之無爲者衆矣又世之憸佞媮巧之臣
逆而啓導之既不能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
則往往引佛老清淨虛無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
其間敗於君德吁可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說忘祖
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天下至廣
神器至重朱既不肖弗堪厥嗣故命于舜舜越徵
庸歷曰睿聖然世德弗耀四岳十二牧未盡服其
德九州四海未盡蒙其澤不可遽授以大位也若
遽授之則四岳十二牧其盡臣之乎九州四海其
盡蒙之乎不臣不蒙則爭且叛矣堯懼其如是也
於權舜以授之於是潛神隱耀厥用弗彰以觀于
舜故八凱八元雖積其善而不舉也三兇四兇雖
稔其惡而不去也若盡舉八凱八元盡去三兇四
兇則舜有何功於天下耶是故堯不舉而俾舜舉
之堯不去而俾舜去之俾其功著于天下四岳十
二牧莫不共臣之九州四海莫不共戴之然後授
以大位絕其爭且叛也非堯孰能與於此故孔子
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此章蓋言堯以權授舜其道宏大高遠之若是而人莫有能見其迹者而先儒稱堯不能舉不肖去妄哉

曾子固曰或者問曰堯之聖不逮舜堯不能用九官誅四罪而舜能焉對曰虞舜之所以聖由唐堯之聖舜之用與誅宜也曰然則堯之時獨不可用與誅乎曰將以遺舜也其以遺舜柰何堯信舜之聖久矣將舉而禪焉且以信於衆因四岳之舉遂試之其試由是夫起聖人不苟以名服天下必信其德於衆德莫大於用賢誅惡於是遂授以位焉而天下率信用與誅蓋假之舜云耳曰然則堯之聖將蔽賢縱惡乎曰否用與謙至于舜之時可也故堯遲之云耳以成乎舜也則其德在堯者多矣曰然則堯其私於舜乎非私舜也私其所以為天下也曰左氏傳所謂不能者何也曰吾所論聖人之說從左氏何與焉

范文正公曰夬一陰處高而羣陽伐之以大制小以正黜邪之時也時皆剛正柔佞豈得而據乎夬君子道微之時法令常寵而或失之者何也內有小人也小人道微之時法令常廢而無忌者何也內皆君子也此卦一柔而乘五剛危可知矣五陽而決一陰易可知矣故揚于王庭而不[illegible]明

行之際姚舜舉八元而去四凶此其略也

東坡曰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皆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婞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皆小人也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耳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大姦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以為堯也

鄭獬曰四凶果無以撓堯也堯[illegible]不能哉以其有舜也書曰耄期倦于勤堯老矣以天下必有寵而不起者故位舜以持之也於時四凶之惡始暴焉攘而鋤之在舜不在堯固然也堯得舜其猶寂然樂果堯以為能也撓堯者不若是循之撓舜曰禹不若禹之於水也堯不去四凶以有舜也惡之未暴也不則堯去之矣舜不堙水得之禹也不則舜堙之矣故四凶之去舜事也能不能不以舜鯀也聖人躡而起欲揭天下法必公於衆謀[illegible]天下惴然骨次而心盤則其鼓號令不須力而[illegible]也

周公也始相周管蔡爲首誅天下不以周公爲過者也孔子也始作魯司寇少正卯爲首誅魯不以孔子從者無有也舜也獨於四凶族於是乎殛一來惡而天下服聖人之用深矣故曰四凶之去舜也能不能不以堯繫也曰有誅而堯不已誅而屬之舜權也堯將天子舜猶□之□舜者其而遺之舜俾自絶之也曰既繼若能乎否也曰□能之曷爲于是哉藉堯已誅之舜已就天子有戾者舜亦從而誅之矣戾者誅天下亦自齊服矣說者果有是是不以聖人期舜也已

南巡

溫公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予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不可據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也嗚呼遂使後世愚悖之人或疑舜爲禹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歟

昌黎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所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爲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次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蒼梧時二妃從

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度湘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

命九官

荊公曰舜命其臣而敎戒之未有不讓者焉至於夔則獨無所讓而又稱其樂之和美者何也夫禹垂益伯夷龍之新命者也故疇於衆臣而後命之而咨有讓矣若契皐陶夔當是時蓋已為是官因命是五人者而敕戒之焉耳故獨無所讓也孔氏曰禹垂益伯夷夔龍皆新命者蓋失之矣聖人之聰明雖大過於人然未嘗自用聰明也故舜之命此九人者未嘗不咨而後命焉則何獨於夔而不然乎使夔爲新命者則何稱其樂之和美也使夔之受命之日已稱其樂之和美則賢人之舉措亦少輕矣孔氏之說蓋惑於命汝典樂之語爾夫汝作司徒汝作士之文豈異於命汝典樂之語乎且所以知其非新命者蓋舜不疇而命之而無所讓也舜之命夔也亦無疇夔之受命也亦無讓則何以知其為新命乎夫擊石拊石而百獸率舞非夔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衆臣也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將有治於天下則可以無相乎故命禹以宅百揆也民窮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善豈可得哉故命棄以為稷也民既富而可以教矣則豈可以無教哉故次命契以為司徒也既教之則民不能無不帥教者民有不帥教則豈可以無刑乎故次命皐陶以為士也此皆治人之所先急者備矣則可以治末之時也工者治人之末者也故次命垂以為共工也於是治人之事具則宜及於鳥獸草木也故次命益以為虞也夫其所以治至於鳥獸草木則天下之功至矣治天下之功至則可以制禮之時也故次命伯夷以為典禮夫治至於鳥獸草木而人本禮以節文之則詩道成矣可以作樂以樂其成也故次命夔以為典樂也借使禹不能總百揆稷不能富萬民契不能教皐陶不能士垂不能共工伯夷不能典禮然則天下亂矣天下亂而夔欲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其可得乎故曰為之者衆臣也使舜不能用是衆臣則是衆臣亦不能成其功矣故曰非衆臣之所能爲也爲之者舜也夫夔之所以稱其樂之和美者豈以為伐耶蓋以美舜也孔子之所謂將順其美者其當之哉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

二帝通論

堯舜之德　張謂　温公　范文正公　劉執中　蜀漢　東坡　荆公

堯舜之德

張謂曰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于位久難其人伯支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羲和放齊其才而固辭帝德合于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羣僚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祇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疏黜明刑也先質后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手咸若無爲而治其聖也歟夫以萬乘之尊一人之貴多身軼其孰底少能窒其嗜欲瑤臺瓊室堯舜則茅茨土階矣玉食寶衣堯舜則藜羹皮裘矣歷代多嬪御堯舜鰥禮經娶　姓矣自古好征伐堯舜舞干戚懷四夷矣百姓樂堯舜未嘗不樂百姓慼堯舜未嘗不慼也蓋之來人以位授我謳歌之去我以位授人其來也娶於樊籬其去也脫於桎梏形神非吾有天地之委和子孫非吾有天地之委蛻此其所以禪代也近日曹丕父子世爲漢賊當揖讓之時發荒唐之論爲親前古大詩舉帝號以漢魏之間稱同堯舜之降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爲世教游夏之徒豈誣也哉稱堯見囚小儒之虛誕爲所放由士之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温公曰或曰堯舜之德何以爲難能迂夫曰舜自修於畎畝之中聞之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知之此堯之難也

范文正公曰恒陽動陰順剛上柔下（震上巽下）上下各得其常之時也天尊地卑道之常矣君處上臣處下理之常矣男在外女在內義之常矣（震男巽女）天地君臣男女各得其正常莫大焉諸卦多以有應爲吉此卦六爻皆應而爻無元吉者何也夫吉於應者相求以濟之時也常者上下各得其所之時矣故以剛柔皆應爲常不以獲應爲吉是以士之常也在於己不在於人諸侯之常也在於政不在於隣天子之常也在於道不在於權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堯舜爲仁終身而已矣其知常也哉

劉執中曰五者之道莫大於仁義仁者所以仁天下之謹也義者所以宜天下之道也舉天下莫不被其愛則傷之者莫得以至焉舉天下莫不[illegible]其

宜則悖之者無自以入焉天下之廣也萬物之衆
也而能使一物無傷焉一物無悖焉此聖人所以
參天地而贊育萬物也故堯舜之致治無他焉
仁義而已矣夫有堯舜之仁義而行之不以其道
則惠澤不及於下矣所謂行之以其道者何也禮
樂刑政也四者體名雖殊然皆同裁于仁義以施
天下也故舜舉四嶽而朝諸侯必曰修五禮則堯
舜之治莫先於禮矣曰同律度量衡又曰命夔典
樂敎胄子則堯舜之治不可無樂矣曰愼徽五典
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則堯舜必尚於政
矣又曰象以典刑則堯舜之治亦必用刑矣四者
兼發於上而不失於其中則仁義從之決於下矣
故當其時無一民不宅乎其仁也無一物不由乎
其義也民宅乎仁則傷之者莫得而至矣物由乎
義則悖之者無自入矣舉天下而一民無傷物一
物無悖也則正氣充而陰陽和矣天地位而萬物
育矣故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言乎仁義之於
四遠而日月星辰罔不順于上矣鳥獸魚鼈罔不
咸若于下矣又曰烈風雷雨弗迷是非[illegible]
之所致歟
禹貢曰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意言之堯亦當
以不忘水耳今考之於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義

和五四時務農事其所先也末乃命鯀治水九年
無成功乃命四岳舉賢以遜位四岳稱舜德曰父
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君
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然後
而用禹洚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後先
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敎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疏
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不可得使五敎既修父子
相安兄弟相友水雖未除要必有能治之者昔孔
子論政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
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
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古
之聖人其憂深慮遠如此世之君子凡有意於治
皆曰富國而強兵患國之不富而侵漁細民患兵
之不強而侵虐鄰國富強之利終不可得而謂堯
舜孔子不切於事情於乎殆哉
東坡曰論堯舜之德必曰無爲考之於經質之於
史堯舜之所爲卓然有見於世者蓋不可勝計也
其曰無爲何哉古人有言曰唯日與歲又曰日一
曰勞考載曰功若堯舜者可謂功矣歲者月之積
也月者日之積也舉歲則兼月舉月則兼日矣日
別而數之則月不見月別而數之則歲不見此豈
日月之外復有歲哉日月之各一人民之勞也歲

之并考人君之功也故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上下之分煩簡之宜也禹爲之平水土稷爲之殖百穀契爲之敷五教伯夷爲之典三禮皐陶爲之平五刑羲和爲之曆日月堯舜果何爲哉今夫三百有六旬分之以四時配之以六甲位之以十二子散之以二十四氣裂之以七十二候晝不可以并夜寒不可以兼暑則歲果安在哉惟其爲在而不可名寄之於人而已不有此所以爲王省之功也日不立則月不建月不建則歲不成師尹不官則卿士不治卿士不治則王功廢矣故曰庶民惟星文王不兼庶獄陳平不治錢穀邴吉不問鬬傷此所謂不易者也秦皇衡石量書光武以吏事責三公此易歲月而亂日時者也

荆公論九變而賞罰可言曰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莫不由是而之焉者道也道之在我者德也以德愛者仁也愛而宜者義也仁有先後義有上下謂之分先不擅後下不侵上謂之守形者物此者也名者命此者也所謂物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表飾之其物不同者是也所謂命此者何也貴賤親疎所以稱號之其命不同者是也物此者貴賤各有容矣命此者親疎各有號矣因親疎貴賤任之以其所宜爲此之謂因任因任之以其所宜爲矣放而不察乎則又將大弛必原其情必省其事此之謂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辨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故莊周曰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是說雖微莊周古之人孰不然古之言道德所自出而屬之天者未嘗有也堯者聖人之盛也孔子稱之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此之謂明天聰明文思安安此之謂明道德允恭克讓此之謂明仁義次九族列百姓序萬邦此之謂明分守修五禮同律度量衡以一天下此之謂明形名棄后稷契司徒皐陶士垂共工此之謂明因任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此之謂明原省命舜曰乃言底可績謂禹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此之謂明是非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此之謂明賞罰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

禹

子高之讓 羅隱
禹穴 鄭魴
治水 劉敞
夏郊祀鯀 劉敞 穎濱
禹傳子 穎濱 呂黎 溫公
禹德 柳州

桀

關龍逢 歐陽詹 裴諝

子高之讓

羅隱曰有挈其大而舉其高以授人者彼則曰隆矣哉挈而舉者曰以吾所得之廣大曾不若彼人之心又安可以施於彼乎於是退而𢘑慄不敢以所得爲有伯成子高讓禹者非所以小蒿屋之尊也夫安九州之大標兆人之上身得意遂動適在我鮮有不以荒怠自放者子高且欲狹禹之心而謹其取也故讓之厥後有卑宮菲食之政

禹穴

鄭魴曰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蓍而垂皇策堯配璣衡正爲以齊七政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以道定讖予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平水功夫神人合謀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王斗建司節嶽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雷風禎祥祕奥三綱五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生無非玄功寔持至數暗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焉帝皇焉彼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於旅人嘆弗及生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命者軒后命者羲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來世教瞽瞶盡戲使絶其非聖禁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萬禩何傳焉春矣蒼山之巔呀如淵妬陵徙谷遷此中不竅向洗煙空巖然莫窮噫寔禹迹之所始終銘曰禹穴宜載夏興秦胡爲而不載說者謂不遷諱古而不載遷與鄭胡爲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蓋地德統萬止言其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穴不足爲異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昧雖山之堅雖洞之深有時而堙有時而毀歳其萬禩風雨滯沈亡其蹤跡黍是藏衾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頹

水
劉蛻曰治天下之野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九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故禹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治世之心易使也嗚呼於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智治則宣羽山之不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憂樂者也曰心治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夏郊祀鯀

劉蛻曰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曩不尊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怒君誅而尊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掩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開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忿也而子不怒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遷罪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頴濱曰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從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也瞽瞍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也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邪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乎故曰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

禹傳子

頴濱曰聖人之於天下苟可以安民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禹為聖人而傳

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爲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爲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天下何獨疑禹哉今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之情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爲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之舉天下而授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爲之豈以爲異哉夫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爲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眞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爲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爲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爲天下故也啓爲天下而益爲之佐是益不失爲伊尹周公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爲功此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而其弊乃至於不贖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而夫子皆以爲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昌黎曰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不以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如已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矣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

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與其傳不得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温公曰父之位傳歸於子自生民以來如是矣堯以朱不肖故授舜舜以均不肖故授禹禹子啓果賢足以任天下而禹授益使天下自擇啓而歸焉是飾偽也益知啓之賢得天下心已不足以間而受天下於禹是竊位也禹以天下授益啓違父之命而為太子是不孝也惡有以偽竊位不孝而謂之聖賢哉此為傳者之過明矣

禹德

柳州曰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為邦和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耋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大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定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遷

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五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政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慶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浹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也人亡政隳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

關龍逢

歐陽詹懷忠賦曰天生彼辛兮用殲覆于夏家欲悠悠而罔極毒浩浩而無涯無辜殞身肆市朝之若莽有道併命委炮烙以如糜伊先生之諤諤爲酷烈之所加嘗披圖於往載每發卷以興嗟蕭條遺邑莽蒼空陂陷陵成坎古木無枝或人曰此

菀也又一倍以增悲嗚呼麟非所噬之傷虎狼
之共穴鳳實仁靈之類豈鷹鸇之同列惟玉石之
明分亦薰猶之自別是以謇謇心懿昂昂而折檻
炎炎之原燎信樸樸而不撓寧歸死以申懷不貪
生而結舌痛矣哉古人有言輔人者天福善者神
胡爲是日力不如人使典章之不信俾忠義之空
勤律中天呂日臨蒙谷屋瞬戶於寡草煙茫茫乎
平陸思懷悽而填膺淚滂沱以盈目義則非其知
友親故遠夫骨肉節臨危而不撓行於艱而彌篤
惟其有之是以傷之而慟哭
張謂曰夫成九功誕受天命桀喪一德悖于人心
爲虺爲蛇如豺如虎旣毒螫焉又吞噬焉重之以
昆吾因之以禾喜臣夫醜夏多士懷殷萬方罹禍
九州危矣公夏后之諍臣也以謂爲臣之禮不稱
其利食君之祿不避其害亦知直言之賈禍國亂時
危欲其行之速也亦知諷諫之微稱宜近專遠恐其
効之遲也由是犯帝座排天門謀成深心辭進苦
口石可轉也不可奪其堅身可殺也不可捨其
忠義夫生死者必然之常數忠義者不易之大節
位卑則迹遠祿厚則恩深恩深則義重於生全義
迹遠則生重於義全生可也夫子世卿之位
一卽義賢哉且伊尹之遁殷湯也賢與

賢聖之間相去甚近此其所以行道也夫子之道
夏桀也賢與愚合之賢愚之間相去甚遠此其所
以喪身也向若桀昧可革從公之言則國不失夏
之初君不失禹之舊殷湯不能成大業伊尹不能
建元勳諸侯奉於天子一姓傳於萬世驕君暴怒
亂國淫刑斧鉞之誅夕觀市朝之變千載之
下九原之上殷人比干攜手而游耳嗚呼先王納
諫而昌後王拒諫而亡豈天亡也忠良勝於邪佞
及其亡也邪佞勝於忠良故君子慎於語默
行藏豈徒然哉蓋有以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

湯

伊尹　范文正公　柳州　東坡　陳越石

賞罰　東坡

紂

三仁　溫公　劉敞　東坡　李翰　柳州　賈至

伊尹

范文正公曰晉順而上行奉于文明坤中明君子之義遇顯進之時也夫上無文明賢斯遯矣今文明麗于上君子可不進乎其進也柔順內謙則上不拒其過矣故曰晝日三接也英華外發則衆不疑其行矣故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蓋明出地上如日之升君子當其象也豈復晦哉其伊尹之時歟

柳州贊曰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往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曰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東坡曰聖人之所以能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於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於夏矣桀之暴戾豈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非諸葛孔明道之玄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詞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

安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欲款詐桀而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二王之罪也 又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至大而不足以動其心者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三公大人之能也推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犯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敢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以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群起而誚之不如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陳越石論放太甲曰商甲不惠于天下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重必當如是淺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緒全殷之統立臣之節豈如是耶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耶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

揚州何中原之鹿將韁時乘之龍待駕於臣之業何
如又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懷失國之訴以
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有
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
皆幸而成者噫淚淚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
其後新取於西魏成於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
也未嘗不伊不周其終也未嘗不羿不浞皆取伊
周以爲篤矣也孟子曰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有旨
哉

賞罰

東坡曰禮云商人先罰而後賞而漢武策董仲舒
云商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此百王之
所同而獨云西者漢儒之學固有以商爲厚於威
而薄於恩也耶

三仁

溫公曰孔子曰商有三仁焉蓋孔子之前爲比干
者則非微子矣爲微子者則非比干矣爲箕子者
則非比干與微子矣至孔子然後知三子者皆仁
人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如其仁如
其仁孟荀氏之言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
伯以是觀之孟荀氏之道繫諸孔子非溢其矣
東坡曰夫道一而已君子之仕處語默所以不[illegible]

若其居異也今三子之於紂非父則兄其位則
師少師也其居不相遠其責宜若同然或去之或
囚焉或諫而死孔子皆曰仁何也微子紂之庶兄
也箕子欲立之帝乙不從而立紂故書曰我舊云
刻子王子不出我乃顚隮刻害也我舊之所去者
害子子若不去拜我得禍也魏文帝之於陳王植
晉武帝之於齊王攸自中王以下皆所不能容而
況於紂乎故微子之所以出奔箕子之所以佯狂
爲奴者皆以居可疑之地而紀必死之怨也二者
雖有言紂豈復信之故不諫而去或囚蓋其勢然
也至於比干親則諸父位則少師也而無所嫌諫
而不聽猶冀萬一焉繼之以死可也使二子無
刻子之嫌者吾知其與比干俱死矣
李翰曰商王受毒痡于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
虐不罔敢諫於是微子去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
之非指生之難處死之難非處死之難得死之難
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而不
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元
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親其危親昵不可以忘
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于泉商王之命將絕于
天整扶其顚遂諫而死剖心非痛商亡是痛公之
忠烈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與運[illegible]

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
衆當公之存也則戰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
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
歟且聖人立教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
君臣而已矣太師存則正其統殁則垂其教昏乎
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慙奮
者思忠者勸其爲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
三仁豈與微旨管敢續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
也亡其身存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猖
之士將奔走焉褒生者貶死者晏安之人將寘力
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
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
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弘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
明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于親而致之於君焉
不幸親失而不爭親殁危而不救從容安坵而稱
得禮甚不然矣夫孝于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爲
子忠于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爲臣故歷代帝王
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
祠我太宗有天下禮百神而廢其禮追贈太師謚
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營祠設守冢[illegible]家以少牢
[illegible]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戲京傳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夫[illegible]
[illegible]令尉于衛拜乎祠堂覬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
非軾閭刊石銘表以志丕烈詞曰麋軀非仁蹈難
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爲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
直聰明至今猶視[illegible]爲臣不易
柳州曰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
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
于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懃焉當紂之時大
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
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
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
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
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爲聖師周人
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
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
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爲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
于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戲當其
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
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
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
[illegible]有志於斯和頌曰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

罔鑒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顧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汚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孫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德

費至以微子諸啓實帝乙元子帝乙嘗賢之故而神而不集於君君爾共神人各慎乃孝于兼八元之傑德首三仁之列始在擇嗣非子莫焉尹茲東夏周公嘉焉殁而不朽仲尼稱焉覩其進退盡忠則抃主以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遯難去就生死之途況於出庭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亦若乃受爲不道暴殄天物剖諫輔之心解忠良之骨億兆墜於塗炭宗祀困於旣顚而君崎嶇險阻避跡藏時免身龍戰之郊解縛櫬持祭而卒能脩復舊物統承先祀七百餘年歆我神祇非明德至仁其孰能與於此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啓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善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大王立季歷而昌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

啟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爲奴孔子皆賢此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弗獲正四方我出爲狂自遯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出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猶不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也箕子之不死辛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避去猶不適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爲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

文王

西伯受命稱王 梁肅 六一 孫明復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刑 溫公

文王之囿 蘇轍

文王之兵 杜牧

西伯受命稱王

梁肅曰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安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試言之夫惟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後革命父為天子云未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俟天命天就能改而復云未集禮太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遂柴于上帝追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師行則[illegible]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關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亦未極而遽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天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後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殁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六一曰書稱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諸侯為職事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制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以紂之雄猜暴虐嘗醢九侯而

脯鄂侯西伯閭之竊歎遂執而囚之幾不免死至一其叛已不臣而自王乃反優容而不問者十年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伯夷叔齊古之知義之士也方其讓國而去顧天下莫可歸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當是時紂雖無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諸侯不稱臣而稱王是僭叛之國也然二子不以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為非而棄去彼二子者始顧天下莫可歸卒依僭叛之國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耳是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為元年此又妄說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歟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

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稱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或曰然則武王畢喪伐紂而泰誓曷謂稱十有一年對曰畢喪伐紂出於諸家之小說而泰誓六經之明文也昔者孔子當衰周之際患衆說紛紛以惑亂當世於是退而修六經為後世法及孔子既歿去聖稍遠而衆說[illegible]與六經相亂自漢以[illegible]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於六經則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爾復何疑哉司馬遷作[illegible]紀[illegible]元年祭於文王之墓[illegible]於[illegible]列傳則又載文王死不葬之事皆不可以為信是以吾無取焉取信於書可矣

孫明復曰左傳吳公子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說者曰憾恨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意以謂文王不能夷商紂於當世取天下於己有遺恨焉愚甚惑之竊謂季札之是言也非知樂者也厚誣於聖人矣若果如季子之言也則是文王懷二以事其上蓄怨以伺其間包藏禍心乃亂臣賊子矣何者以文王受[illegible]

列為諸侯紂雖無道君也安得為人之臣
君之心哉紂以文王為西伯位于諸侯之上賜
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紂之有德於文王也厚矣
則文王宜乎竭力盡能夙夜匪懈以事於紂也又
豈可背恵忘施以怨報德將成干紀亂常之事哉
噫事必不然章章矣觀乎紂既失德毒流四海諸
侯咸叛而文王事之獨無二心故孔子曰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又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
之心仁之厚也有庇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其
舜為文王周公之謂歟若文王猶有憾也則孔子
何以謂之至德與仁厚者乎或曰史記齊世家叙
太公之迹其後亦言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
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若文王
果無憾也則何得與太公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其
事多兵權奇計之如是哉以是觀之則季子之言
又何誣也曰此蓋秦火之後經籍錯亂司馬子長
修史記叙太公之迹也不能實録善事乃撥取雜
亂不經之說以廣其異聞爾斯固不足疑於聖人
已嗚呼古稱季札賢明博達觀樂知[illegible]良而
此也何蒙暗頗惑之若是耶遷乎[illegible]
識絕見以發明之斯又[illegible]

西伯獻地請紂去炮烙刑
溫公論史載崇侯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
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
伯既出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
之溫公曰紂疑文王之得民故囚之既釋而又獻
地以止兵虐刑是正信崇侯虎之譖於紂也豈所
以遵養時晦以蒙大難者哉且紂惟不勝其淫虐
之心故為炮烙之刑若能自止而不為則不待受
西伯之地若不能自止雖受地於西伯而為之如
故誰能禁之哉

文王之囿
頴濱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
子對曰於傳有之周雖大國未有以七十里為囿
而不害於民者也意者山林藪澤與民共之而以
囿名焉是以蒭蕘雉兔者無不獲往不然七十里
之囿文王之所不為也

文王之兵
杜牧曰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能制
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
國家者自生人以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
衰莫若剿伐之法詩大雅維清奏象舞之詩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illegible]

王伐紂剌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剌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為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武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鉤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不肯親自為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鉤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倚乎北城以臨車衝鉤援其城文王親自為之夫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乎大雅以美武王之功德乎絃而口歌之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

武王

克商東坡

伯夷叔齊 [illegible]

克商

東坡曰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嘗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不食其粟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子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一

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
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
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
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而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
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
歸紂若改過否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若是
則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
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
末天下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
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
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
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
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
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
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子非其人
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
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
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
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
親以黃鉞斬紂使庚武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
以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
庚蓋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
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
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
侯其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
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乃 世 乃 力

伯夷叔齊

昌黎曰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物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人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皮日休曰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天昰應千百年之運仁發於祥義動於瑞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亘乎日月動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爲貞澹然氷玉不足以爲潔非其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況當世富貴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則天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於言由是觀之豈有意於文武者哉然跡其歸周不從諫而死彼當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諫則夷齊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illegible]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死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亦可得而應者也天尚不可應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柳識曰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顏一吒兮忘飢若有誚兮于巖之關豈不以冠弊在於上履新處於下且曰一人之正位孰知三聖之純嘏讓周之意不其然乎是以知先生所恤者儒矣當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嗟兮鬼孽王會厥亂天意若曰覆昏暴棄資濬哲於

是三老歸而入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況乎旗鍚
黃鳥毬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
能山立雨集電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
庫九駿伏轅於文逵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旣
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吁嗟先生逃將奚臻萬姓
歸飾兮獨撫乎方寸六合莽蕩兮終跼乎一身雖
忤時而遇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
得仁然非一端事各其志若旁通以阜厥躬應物
以濟其利則焉有貞節之規各制之宜鑒乎靈乎
雖非與道而偕生乃易爲臣之不二

李德裕曰昔夷齊不食周粟餓于首陽之下仲尼
稱其仁孟軻美其德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淸者蓋以取其節而
激貪也所謂周粟者周王所賦之祿是也辭而不
從不食其祿可矣至於聞叔媛之言輟食薇蕨斯
所謂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氣之所發生四時之所
順成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
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則夷齊得非周人乎及稷
其道盡未當理然夷齊之行實誤後人於陵仲子
慕夷齊者也乃至不義其兄之祿潔則潔矣仁豈
然哉厥後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禍豈比
其身而已然餐紫芝以爲粮飲淸泉以爲漿於
商山以養其壽斯可謂仁智兼矣

劉敞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遁而隱於
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於餓死以
予考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怨
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
以道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豈若小
丈夫哉諫其君而用則欣欣然見於色諫其君而
不用則悻悻然見於色終身不句國而求也彼所
謂不食其粟者言其致爲臣而去不在廩餼之列
夫致爲臣而去不在廩餼之列是乃所謂餓也安
得采薇事乎蓋少飾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不
可勝紀然夷齊爲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
焦疾之不忍食其粟采蔬於道而食人謂鮑焦曰
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有也於是鮑焦
輟蔬吐哺立槁其處然孔子不以爲仁學者無稱
焉、

穎濱曰武王以大義伐商而伯夷叔齊亦以義非
之二者不得兩立而孔子與之何哉夫文武之王
非有求而得之也天下從之雖欲免而不得紂之
存亡不復爲損益矣文王之置之知天命之不可
先也武王之伐之知天命之不可後也然湯以放
夏爲慙而孔子謂武未盡善則伯夷之義豈可廢
宋昭公以無道弑春秋雖書曰宋人弑其君杵

曰然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以
不討賊稱人晉靈公爲之會諸侯于扈以不討賊
不叙明君臣之義不以無道而廢之也
章表民曰伯夷之道古今之難能也不以死生撓
其志而以仁義殞其身始沮武王之伐紂非固也
終餓死首陽非懦也篤仁義而已夫紂爲暴君其
醜行昭昭矣武王一天下之心以伐之當是時也
非人之棄商蓋商之棄人譬隄必決焉而水流乃
潰也是紂之爲惡非湯德可能揜之也天下之怒
非一人可能遏之也惟伯夷叔齊乃諫而止之或
謂武王宜其諫焉或謂之好異耳矣是皆未然也
二聖賢之事蓋非常人之所爲也濟天下而匪一
夫者武王也非私天下於已也一言而靖萬世之
亂者伯夷也非咎武王於伐紂也武王之視紂虐
民如與同虐之也伯夷恐後人之賊君如與同弑
之也其道同歸於救人所以救者不同而已故使
不君者聞武王之誅則欲得其爲君不臣者聞伯
夷之諫則欲得其爲臣君臣定則國家定國家定
則天下定矣噫武王之功世亦有之是功可能也
與數而興者也伯夷之死今數十百千年矣前有
能繼者獨未之聞也後有能繼者未可易知也是
行不可能也與身而廢者也故平桀紂者莫仁於
湯武而能救人於治亂之際者莫仁於伯夷亦以
敗周之與伯夷所不動心而動心於理亂之際而
已猶衆人之鬪鬩者既繁而力能止之所救者將
不少也
東坡論夫子爲衛君曰衛君輒也與其父爭國而
子路助之故將有疑而問焉問伯夷叔齊之不怨
何以知夫子之不爲輒也曰夷齊之事遠矣傳失
其詳意其出也父子之間有間言焉若申生之事
也歟故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亦如是何惡之可
念皐落之役申生若從梁餘子養之言逃而去之
則復一伯夷也
荆公曰事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
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
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
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
信而又辨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
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于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
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
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
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
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
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伯夷叩馬而諫天

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郭
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
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
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
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
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
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
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
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與以至武王之世歲
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
北海耶抑來而死於道路耶抑其至文王之都而
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如是而言伯夷其亦
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
成之而獨以爲非是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
仁也紂之爲君不仁也武王之爲君仁也伯夷固
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
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
世偏見獨識者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
及武王之時其烈豈太公哉
鄭獬曰特立之士有大功于聖人之教傑然喬于
百世之上者後世皆得而公傳獨司馬氏作史記
序七十列傳非公其傳者雖而以伯夷首之善其

司馬氏之爲史矣伯夷叔齊力於仁義者激烈
世輔聖人之教得其深者也爲之傳首豈謬哉
竹君欲以位授其子叔齊叔齊讓于兄伯夷伯夷
曰父命也卒不受遂更相讓而俱逃之及武王順
天下號義兵以伐紂天下無賢不肖皆曰武王是
焉恐恐然恐武之不勝獨伯夷排天下之議非之
曰父死不葬謀及干戈非孝也以臣伐君非仁也
武王不聽遂取商天下既已周伯夷恥不食其粟
乃餓死嗚呼一國之君民之所奉亦已尊矣而伯
夷不敢廢父之命甘於遁去天下之讓孰加焉武
王既興聖賢皆爲之助亦足以樹勳矣而伯夷不
敢廢君之分而甘於餓死天下之仁孰加焉讓齊
之心非爲齊也而爲萬世之爲國者焉諫武之心
非爲武也而爲萬世之爲臣者焉故後世之爲國
者子欲奪於父弟欲奪於兄交挺白刃以爭繼立
者必宿堞拄楯不敢櫂其角以其有伯夷之讓然
也後世之爲臣者[illegible]之亂以肆姦謀終君臂而
欲其位者必砥而心懷不敢出氣以其有伯夷之
仁然也是仁節者得不謂有大功于聖人之教者
歟如天之覆健然其高也如日月之照乎然其明
也而萬百千世愈高愈明義風洗然既人也髮使
爭子賊臣畏服之如是頗止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

成王上

卜年卜世 孫郃

剪桐葉封弟 柳州

辨周禮田制 穎濱

周制事在末 老泉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

卜年卜世

孫郃曰周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夫帝王括囊宇宙位重寰宇天生利民非榮兆民之上故君民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子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求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祐之豈非無窮也哉何三十七百年世之有若惡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踐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災而盛德帝辛恃瑞而亡在此不在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者乎

剪桐葉封弟

柳州曰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

虞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辨周禮田制

穎濱曰世之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勢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爲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作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國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故封而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爲傳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之大家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

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
禮之不可信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爲井田鄉遂
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
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
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
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
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
爲地少而用力博此必有國者不爲也楚蔿掩爲
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爲井者井
之原阜隄防之間然不可井則町之皆因地以制
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
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三也三
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
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
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
天下也

制

臣聞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
爲訴失諸其始而要之其終而天下無遺事矣
又古者之制其始有百年之前而爲之者也蓋周
之東周數百年而待平王之東遷也然

且收天下之士而責賢不肖之分則未嘗於焉於
焉而制其極蓋常舉之於諸侯貢之於大學引之
於射宮而試之以弓矢如此其備矣然而管叔蔡
叔文王之子而武王周公之弟也生而與之居處
習知其性之所好惡與夫居之於太學而習之於
射宮者宜愈詳矣然其不肖之實卒不見於此時
及其出爲諸侯監國臨大事而不克自定然後敗
露以見其不肖之狀且夫張弓而射之一不失容
此不肖者或能焉而聖人雖以此爲足以盡人之
才蓋將爲此名以收天下之士而後觀其臨事而
黜其不肖故曰始不可制制之在末

成王周公恭信

東坡曰國之將興必有繼天之主建都邑立藩輔
以宗天命而定民心爲子孫之既亦必有命世之
臣考禮樂修法令以定國是而正風俗爲卿大夫
之宗然後世世可以垂拱蒙成雖有中主親衛而
不至於亂故書曰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
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國之所恃者深與久
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故周公以惇典
而用賢可以定國後之言恭者必稽爲傳謂有言
惟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今不師古幾不知

今故周公以謂我當與卿大夫士篤前人成烈以答衆心則後之言信者必歸焉爽以成王之賢周公之信其所以爲後世先者不得於恭鮮信而已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閔馬父曰古稱恭者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其嚴如是愚以是知恭之大者蓋堯之允恭孔子之溫恭非獨恭世子之恭堯恭王之恭也成王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大有上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之爲德也重於兵而急於食周公以是爲後世先也不亦宜乎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

成王下

周公待士 呂黎 石守道 荊公
周公居變 東坡 穎濱
周公不樂 東坡
召公 荊公

周公待士

呂黎曰周公之爲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者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

才而繼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惡得吐哺
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
而稱周公之功不衰
石守道曰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一飯三吐哺一
沐三握髮起以待士何汲汲也如此沐與飯且不
暇舜相堯禹相舜稷相禹伊尹相湯傅說相高宗
皆不如周公之勤且勞也豈周公之德不及舜禹
稷伊尹傅說乎曰周公不得不然也堯聖人也禹
聖人也湯聖人也高宗聖人也舜禹益伊尹傅說
勤且勞復何爲哉周公則不得不然也成王孺子
也成王方在襁褓之中知成王果聖人耶且后稷
公劉古公王季文王武王積千餘年以得天下武
王死成王幼穉武王以后稷公劉古公王季文王
之天下及成王以託周公周公受武王之託負天
下之重苟成王不如后稷其業是后稷公劉古
公王季文王武王之天下周公失之也周公豈得
不勤勞乎又何暇乎沐且飯也爲周公者皆然舜
禹益與伊尹傅說所相君所逢時異也孰謂周公
之德不及耶
荊公曰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
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
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是[illegible]

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
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
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
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雖不見
用者而固無不見尊養者與此則周公待士之道
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
豈足爲周公乎且聖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
患日之不足豈暇游公卿之門哉彼游公卿之
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
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
下而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
已亦已過矣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
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
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
也子産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
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
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
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
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
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力有所不足而勢亦
有所不可周公亦可謂愚也又曰[illegible]
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illegible]

歟自悍肯為非人之仰彼而可以驕乎嗚呼所
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
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
而繼孟子者吾不之信矣

周公居變

東坡曰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
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
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
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
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
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
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
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
曰王若曰王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
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
耶不稱即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
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
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聖人為後世
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
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誅
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然
後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
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
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于武成
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其稱曰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
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
厥成文王蹶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嘔乎
其芭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
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貴後
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
管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而使之
不智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
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
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
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然也故管蔡非
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故則其道不得
不封管蔡之封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
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
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又曰
伊尹既立太甲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
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
召公不說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
者異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太

伊尹猶有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皆疑而不信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信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變伊尹不敢有所立以召天下之亂故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已者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佐以成王名號而輔之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爾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然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蘖其隙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以爲所不忍於其志赧然有所不安之心此是

王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諸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禍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則成王之臣是明於其疑惑擾撓而未去也則恐周公之禍非管蔡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嗚呼其患之深矣故曰周公居攝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潁濱曰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爲遷舜終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與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亦不得已爾而見其一二事則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而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替非[illegible]而[illegible]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周公不樂

東坡曰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今

乃知周公之富貴反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乃之賢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材則亦足爲樂乎此矣

召公

荊公曰漢之諸儒皆以爲周公攝政而召公不悅以孔氏古文考之則召公之不悅也周公既歸政矣然召公之不悅何也曰成王可與爲善可與爲惡者也周公既復辟成王既即位蓋公懼王之不能終而廢先王之業也是以不悅爲入周之先王非聖人則仁人也積德累行數世而後受命以周公繼之累年而後太平民之習治也久矣成王以中才承其後則其不得罪於天下之民而無負於先王之烈也不亦難乎如此則責任之臣不得不以爲憂也周公曰君惟乃知民德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然則召公之不悅亦周公之心也周公以爲在天者其命之終吉凶吾不得而知也在人者繼嗣或不修德墜厥命則吾亦不得而知也在我者吾知勉之而已則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也且以古之人君至於文武所以能保其天下國家者亦有賢人爲佐我自今乃相與濟成王同來在位[illegible]曰可以興大責矣夫在我者君子之所及而[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天與人者吾如彼何哉故周公之[illegible]也亦竭其心盡其力而已所以勉召公而慰之也曰[illegible]周公之詰則召公可以無不悅矣然則召公之所以不及周公儀在是乎曰憂其所憂疑其可疑召公之所以不悅也憂其可憂而卒之以不憂疑其可疑而卒之以不疑周公之所以詰也五聲之相[illegible]也五味之相入也其始不同而卒於和也聖賢之相[illegible]也亦若是而已矣以此謂召公爲不及周公[illegible]以伯翳爲賢於禹也其可乎然則召公[illegible]無不悅周公之事乎曰自堯舜沒至於周而賢人爲衆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兔罝之人猶足以干城乎公侯也又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言其爲士者亦皆有德之譽也當此之時而召公爲公則其爲賢亦遠矣以召公爲不足以知周公也則凡在周之士大夫宜無一人知周公者矣然則周公孰與之謀而就事乎且以召公爲不賢而不足以知周公也則文武[illegible]公曷爲任之至於此極而召公又安能以其令名終也以召公爲賢而不悅乎周公則其與之共事而不爭又不去焉爾也夫聖人之所立賢人有所不能知者矣顏[illegible]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illegible]

子之於孔子亦有所不能知者也雖然未嘗不心悅
而誠服之也此其所以爲賢人也如賢人之於聖
人既不足以知之而又不能悅也則是聖與賢幾
異類而相反也或曰子路之於孔子嘗不悅也曰
由之鄙人也何足以語召公也哉孔子曰由也千
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文武周公之使人猶孔子
也文武周公所以爲三公與孔子所使治千乘之
賦者其智之不同亦可知已然則成王之疑周公
也召公蓋爲不悅曰召公坐而論道以相成王者
也其朝夕所以開王心者豈能悉記之乎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

康王
化商頑民 東坡
宣王
中興 柳州
平王
東遷洛邑 東坡
敬王
萇洪 柳州
威烈王
封趙韓魏爲諸侯 溫公
通論
周之仁禮 溫公
小雅兼周之盛衰 東坡
豳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 潁濱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荊公

化商頑民

東坡曰武王克商武庚祿父不誅也而列爲諸侯周公相成王武庚祿父叛殷之頑民相率爲亂不誅也而遷之洛邑武王周公其可謂至德也已矣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有一臣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非至德能如是

是以商之臣子心服而日化至康王之世三十餘年矣世變風移士君子出焉故命畢公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始則遷其頑者而教之非至德能如是乎終則擇其善者而用之周之於商人也可謂無負矣夫道何常之有應物而已矣物隆則與之偕升物汙則與之偕降夫政何常之有因俗而已矣俗善則養之以寬俗頑則齊之以猛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故齊太公因俗設教則三月而治魯伯禽易俗變禮則五月而定三月之與五月未足為遲速也而後世之盛衰出焉以伯禽之賢用周公之訓而猶若是苟不逮伯禽者其變易之患可勝言哉

中興

柳州曰宣王時稱中興其道彰大于後罕又然徵於詩大小雅選徒出狩則車攻吉日命官分土則崧高韓奕烝民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平淮夷則江漢常武鏗鏘炳耀蕩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與其輔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無他以雅故也

東遷洛邑

東坡曰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頃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至於敗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未有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遷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

樂正爲墟矣且比冠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夷
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
定天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
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
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
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覇哉魏惠王
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頃襄王畏秦
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
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
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
之謬也

萇弘

柳州弔萇弘辭曰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
側兮王易爲徒威強逆制兮齎命轉幽彥蠹膠密
兮肝膽爲仇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
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瀨以抑嵩高
圻隤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爲式知
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
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劉狄兮恒就制乎強國松柏
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騰驁爲
之高翔兮鸞鳳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群朋兮夫孰
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期機

羸以威微兮茲固蹈殆而遑安殺身之所予以
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蕪
嫉虎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爲誣始舍道以借也
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以致憤兮卒顛幽
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家廟而殄絕竭焉雲
以狂懟兮終冥冥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
洋以超忽心洹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擇圖始
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蹈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
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
侔貞臣以與爲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邈絕以
不群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
之內詡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
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弔
忠甫

封趙韓魏爲諸侯

溫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
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
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
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
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
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
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

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眾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

用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並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

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周之仁禮

溫公曰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爲二其上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其主守文武之宗祀綿綿焉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數百年乎

小雅兼周之盛衰

東坡曰詩之中惟周最備而周之興廢見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於君臣之際以被冒於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荅承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衰愈削而至夷於諸侯者存乎王黍離蓋周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盛衰之際者也夫幽厲雖失道而文武之業未墜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于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盛衰之際者也昔之論者皆得其偏而未備者也季札觀樂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季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道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久而未已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者也大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也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矣文中子乃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能病夫二子之說而後小雅之道備矣

豳列國風宣王北伐列小雅

東坡曰周公豳詩王業也而係之國風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載之小雅蓋豳詩言后稷公劉所以致王業之艱難者也其後累世而至於文王武王之時則王業已大成矣而其詩爲二南二南之詩雖

列於國風而至於豳獨何哉昔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體者寬而不流也思而不貳怨而不言者狹而不迫也由此觀之則大雅小雅之所以異者取其詞之廣狹非取其事之大小也

潁濱曰昔者周公遭變而作豳詩雖言王業之本而要以自明其身之無罪是以謂之國風宣王北伐其事雖大而其詩非大雅之體是以謂之小雅故夫寬柔敦厚者大雅之風也慷慨勁直者小雅之文也

文王宣王陶冶人材

荊公曰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兔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兔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嘆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聳異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於是可修所學則而不應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藹藹王多吉士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上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其道而已

史160 076

二帝三代通論上

帝王世次年紀 六一
舜禹受禪 穎濱
帝王所尚 李翱 李華 穎濱 劉敞

帝王世次年紀

六一曰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謂顯人矣而後世猶失其傳者豈非以其遠也哉是故君子之學不窮遠以爲能而闕其不知慎所傳以惑世也方孔子時周衰學廢先王之道不明而異端之說並起孔子患之乃修正詩書史記以止紛亂之說而欲其傳之信也故畧其遠而詳其近於書斷自唐虞以來著其大事可以爲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嘗道者以其世遠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沒異端之說復興周室亦益衰亂接乎戰國秦遂焚書先王之道中絕漢興久之詩書稍出而不完當王道中絕之際奇書異說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託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時學者既不備見詩書之詳而習傳盛行之異說世無聖人以爲質而不自知其取捨真偽至有博學好奇之士務多聞以爲勝者於是盡集諸說而論次初無所擇而惟恐遺之也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以孔子之學上述前世止於堯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遷遠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黃帝以來又詳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務勝宜其失之多也遷所作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今依其說圖而考之堯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黃帝堯之崩也下傳其四世孫舜舜之崩也復上傳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壽百歲稷契於高辛爲子乃同父異母之兄弟而以其世次而下之湯與王季同世湯下傳十六世而爲紂王季下傳一世而爲文王二世而爲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孫紂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孫而代之王何其繆哉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業見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論著之矣其久遠難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爲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爲聖人者其智知所取捨皆如此 又曰令既略論帝王世次而見本紀之失猶謂文武與紂相去十五六世其繆較然不疑而堯舜禹之世相去不遠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復以尚書孟子孔安國皇甫謐諸書參考其壽數長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據書及諸說云堯壽一百一十六歲舜壽一百一十二歲禹壽百歲堯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

十六始得舜而試之二年乃使攝政時舜年三十
歷試攝通三十年而堯崩舜服堯喪三年畢乃即
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令禹攝
政居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喪三年畢乃即位在
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當堯得舜之時堯年八十
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是堯年五十七已見
四十之女孫生一歲矣舜居試攝及在位通八十
二年而禹壽百歲以禹百年之間推而上之禹即
位不及舜喪這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
十五年則當舜攝試之初禹纔七歲是舜爲玄
孫年五十時堯四世之高祖方生六歲矣至於舜
娶堯二女據圖爲曾祖姑雖古遠世異與今略有
不同然人倫之理乃萬世之常道必不錯亂顛倒
之如此然則諸家世次壽數長短之說聖經之所
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夫矣

舜禹受禪

濱曰學者言堯舜之事有三妄焉太史公得其
一不得其二莊子稱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
恥之逃隱莊子蓋寓言焉而後世信之太史公曰
舜禹之間岳牧咸薦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
既興然後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
之難而許由何以稱焉孟子曰堯將舉舜盡以一
女嬪暇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
然舜終不以爲怨余考之於書舜乎舜夫之矣世
豈有不能順其父母而能治天下者歟四岳之薦
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齋慄瞽亦
允若則舜之爲庶人既以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
矣父母兄弟之際智力之所不施也有頑父嚚母
傲弟而能和之以不失其親唯至仁能之此堯所
以用舜而不疑也父子相賊好之大也豈有既已
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孟子又言堯舜禹之終皆虞
人於天堯崩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
舜之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之然後之中國踐天
子位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
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子以書觀之此
非君子之言也舜禹之纘承祖考節祀天位
稱見諸侯班瑞於岳行天子之事矣及其終而又
避之何哉使舜禹避之天下不歸之而其子不順將
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豈
之至逆由避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而受禪於舜
避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爲匹夫猶且恥之而
謂益爲之哉

王所尚

淋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

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也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道其流者則必大禹之防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時則尚忠矣易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尚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適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湯武王之所爲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殷之鬼不必文而已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猶適于南而北其轍其到也與日矣孔子聖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亦皆非帝王之所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爲之者也

李華曰天地之道易簡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王質文相變以濟天下易知易從莫尚乎質質弊則佐之以文文弊則復之以質不待其極而變之故上無從亂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禮謂易知易從之禮非酬酢裼襲之煩也儉謂易知易從之儉非示以土簋之陋也蓋達其誠信

安其君親而已質則儉儉則固固則愚其行也肥天下愚極則無恩文則奢奢則不遜不遜則其行也病矣天下詐極則賊害故乃不待其極而變之因而文之無害於訓又不進乎質之艱難於成俗苦不化而過則愚之病淺於訐之病也無恩之病幾於賊亂之極也故曰莫尚乎奢也奢而後化之求因而不舊也利害遲速不其昭昭歟前王之禮世滋百家之言世益欲人化而不爲誠難乎哉吉凶之儀刑賞之紀繁矣使生民無適從巧者弄而飾之拙者眩而失之誠僞無由明天下淩爲陂池蕩爲洪流雖神禹復生誰能救之夫君人者修德以治天下不在智不在功必也質而有制制而不煩而已太康修于禹孫當斯時有堯舜遺人親受禹之賜國爲羿奪內則夏之六卿外則夏之四岳而羿浞愚弄闘爭內外默然一以聽命至少康艱難而後復原是觀之則聖有謨訓何補哉漢高除秦項煩苛至孝文玄默仁儉斷獄幾措及武帝修三代之法而天下荒耗則文不如質明矣漢氏雖歷產祿吳楚之亂而宗室異姓同力合心一舉而安其漢德結於人心不如夏家諸呂吳楚之強倍於羿浞安漢至易而復夏至難何也商德最采周公大聖親則管蔡爲亂遠則徐奄並興淮

難復明辟兼虞夏商之典禮後王之法備矣太平
之階學矣至成王季年而後理唯康王垂拱囹圄
虛空逮昭王南征不返因是陵夷則郁郁之盛何
爲哉周法文官備數四時盛祭車服盛飾至於下
國方五十里卿大夫士之多軍師之衆大聘小聘
朝覲會同地狹人寡不堪覲謁大何得不亂小何
得不亡記云周之人強仁窮賞罰故曰殷周之道
不勝其弊考前後而論之夏衰失於質而無制周
弱失於制而過煩故也愚以爲將求致理始於學
習經史左氏國語爾雅荀孟等家輔佐五經者也
及藥石之方行於天下考試仕進者宜用之其餘
百家說讖緯之書存而不用至於喪制之繆祭禮
之繁不可備舉者以省之考求簡易中於人心者
以行之是可以淳風俗而不泥於坦明之路矣學
者局於恒教因循而不敢失於毫釐古人之說豈
或盡善數骨肉之罪而襃叔向不忍聞之言而書
昭伯敬龜筴之信而陳優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賊
心而仁義之士閉目掩卷何如哉其或曲書常言
無補世教不習可也則煩瀆日亡而易簡日用矣
海內之廣億兆之多無聊於煩彌世曠久今以簡
易易煩文而使之則晨命而夕周踰年而化成路
五常享五福理必然也予言以約失之者鮮矣學

其不遜也寧固傳曰以欲從人則可記曰大樂必
易大禮必簡類子曰無施勞經義可據也如是爲
政言得無以爲惑乎
穎濱曰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
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余讀詩書歷覽唐虞至於夏商以爲有生民以來
未嘗一日而不趨於文也文之爲言猶曰萬物各
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
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
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紛然而溷亂忿鬬而相
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
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
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
至於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
之尊飯土塯啜土鉶土堦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
而後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
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
後世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
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
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
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
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與聲音氣臭之類

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俾祭於祊以為
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
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
祖之不吾饗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
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
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
矣故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其人之所不安而
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
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
於毫釐纖悉盡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
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陵弱衆暴寡而後世
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
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盖將求
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
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
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
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
盖將求周之文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
劉歆曰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
救野莫如恭商人尚恭恭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
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救僿莫如忠三

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知事者飾之也聖
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也同故能同不同一故
能一不一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不一
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少昊氏顓頊
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矣一盛一
衰一治一亂然而所以盛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
何以言之耶也聖王之後而至於衰者非其道衰
也物使之衰也其至於亂者非其德亂也俗使之
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
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變可
以革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有天下四百
餘歲桀為無道頗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
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畔夏也以成湯為
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勇智續禹
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無道顛
覆湯之典刑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
歸之如一非畔商也以武王為能反湯之政也故
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
續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政則得湯之天下
當是時也禹沒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為而已矣
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恭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
恭也文也是三者之於道本末也表裏也如

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謂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寔以論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謂人之大端也人道之大端不同則不足以相讓故先王之爲禮必本於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恭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恭恭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恭不昭故先王著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蠕而動一皆雜於是有隆有殺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凡正於內者則隆於忠接於外者則隆於恭旁暢曲折極意之變則隆於文唯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於恭者也未有恭而不因於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恭不文能成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於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謂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又曰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敎之也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於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於天下無所不貴也在朝廷則貴於朝廷在鄉黨則貴於鄉黨在市井則貴於市井在夷狄則貴於夷狄是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達貴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貴在朝廷則重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貴在宗族則伸之在朝廷則屈之是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數者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是以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所則王道成三者失其所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一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者爵爲士臣輿皂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爲天子必有父雖爲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在宗廟則皆以齒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盛也未有能尚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

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所謂富與貴者必而
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非親之暱也以世族名
財長人而已矣則爲義者必恥之爲吏者必疾之
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貴然而曰商人貴
富則是又以商之爲商者殆乎秦之爲秦乎者也
昔者秦之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傲於滅吾未始
知秦之所以滅非蔽於商人貴富之爲禍也昔者
魏有天下棄親而傲於滅吾未始知魏之所以滅
者非蔽於夏后貴爵爲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後
親而滅制以傲於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
於周人貴親爲之禍也故聖王不然以德王天下
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
行而不相悖有偏而不起則亂豈及於虞夏商周
異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又曰古者有言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
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敎
令以敎民勤事云爾是非夏道也夏后氏以建寅
爲正其數得天於以示敎令宜此有由然者也非
固以是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神者四時祭祀所以
訓民事君云爾是非商之道夏之末山川鬼神莫
不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而放桀正天地之祭
定社稷之祀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

以是爲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相會與國相
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
之諸侯會于盟津者八百餘國旣入定商駿奔走
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於是班宗彝分玉寶奇
物以懷諸侯諸侯端冕乎太學養老乎東序耕乎
藉田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是爲道而尊之也
若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審制萬物兼覆天下則此
三者無不修也無不愼也不能一廢矣焉當其尊
命則雖周復夏當其尊神則雖夏由商當其尊禮
則雖商由周何以言之斯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
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
其義則今所用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用者後後
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及於夏
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
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
也知三王之[illegible]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
格物而非格於俗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於俗
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於曆而改律呂緣於
聲而改都邑緣於地而改徽號緣於色而改樂舞
緣於功而改官職緣於事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
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體此所謂尚德之本也
改也苟不可改則忠也恭也文也三代同尚

矣德也爵也齒也三代同貴矣命也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封于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一君其實一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一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二

二帝三代通論中

湯武　范文正公
湯仁文王昊利　牛僧孺
商剛周柔　穎濱
唐虞三代建官　東坡
三代勸勉其民　穎濱
三代富而教之　六一
堯舜周公　李商隱

湯武

范文正公曰明夷陰上明下其義痛矣火入地中其光翳矣蔽賢傷善之時也夫文明在上則賢者遂進文明在下則善人用晦其商之末世耶君子用晦然後免於其難然則文王其不用晦乎何以當幽之耶文王蓋有國焉德加於人晦之難也故以文明入於難終以柔順而出乎箕子雖無政焉而最近於闇故自晦其身以晦其道然後乃免故文明在下難哉聖賢其猶病諸變斯時者惟九三乎得其大者其湯武之事歟　又曰革水火相薄變在其中聖人行權革易之時也夫澤有水則得其宜今澤有火是反其常矣天下無道聖人革之以反常之權然而反常之權天下何由而從之以

其內文明而外說也內卦文明外卦兌說以此之文明易彼之昏亂以天下之說易四海之怨以至仁易不仁以有道易無道此所以反常而天下聽矣其湯武之作耶苟道德不去雖湯武日生當為天下之助何反常之有焉

湯仁文王畏利

牛僧孺曰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若畏其利善以其仁皆聖也湯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睹生民以天下穢繹在焚溺無不挈者然則挈而授其家乎將逢挈而有之乎彼家無人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無人也[illegible]矣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賢故與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商剛周柔

穎濱曰商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久於商者數世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而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周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強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強者易以折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強者易以折而其末也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拔也嗚呼聖人之為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上功則近於強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先亡也書稱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蓋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既以處士從湯矣及其適夏
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謂從湯
伐桀以濟斯民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正其亂雖使
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
歸耳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因而說
之然後棄之而西蓋湯之於桀文王之於紂其不
欲遽奪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
所不及也

唐虞三代建官

東坡曰天下之事古略而今詳天下之官古寡而
今衆聖人非有意於其間勢則然也大化之始燔
黍捭豚以爲糜矣至周而醍醐之屬至百二十甕
棟宇之始茅茨采椽以爲泰矣至周九尺之堂山
節藻梲聖人隨世而爲之節文豈得已哉周書曰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聖人不
以官之衆寡論治亂者以爲治亂在德而不在官
之衆寡也禮曰夏后氏官五十商二百周三百與
周官異學者蓋不取焉夫唐虞建官百簡之至也
夏后氏安能減千而辨此理之必不然也孔安國
曰禹湯建官二百不及唐虞之清要榮古而陋今
學者之病也自夏商觀之則以官百爲清要自唐
虞而上雲鳥紀官之世而觀之則官百爲陋矣夫
豈然哉愚聞之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故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夫子產之刑書末
世之先務也然且得罪於叔向是以知先王之法
亦簡矣先王任人而不任法勞於擇人而逸於委
任故法可以簡法可以簡故官可以省古人有言
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至矣

三代勸勉其民

潁濱曰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
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
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辟邪放之風起於
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
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
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弟
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弟廉恥者匹夫
匹婦之所不悅強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
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
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
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
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
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弟廉恥之節夫自喜
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強很之
心自賈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

滿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illegible]於
商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
田畝而不去山林飢餓之民皆有盜跖趦趄之心
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和及朝廷之上雖有
賢人而其教不達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
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遺文至
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無難者夫人之
不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
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
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
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
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
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
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
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
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婦
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
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輕用其力
狠戾無親之人有所懽悅而自敦其操此非獨
詩云爾道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
也耳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

以王道之無難者也

三代富而教之

六一曰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記
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
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惟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
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
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
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
心也故其爲治必久而後致大平而爲國皆至於
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
世罕克以舉蓋或不知本末而不備又求於速不
待其成而殆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

堯舜周公

李[illegible]曰堯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後世人以
爲非此疑不知聖人事者斷之爲義疑而後定
者也聖人所行無疑又安用斷聖人持天下以道
民不得知聖人理天下以仁義民不得知害去其
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國亦未仁也
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後世然後仁也宜
而行之謂之義子不肖去子弟不順去弟家國天
下後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則反宜然而爲之堯
舜周公未嘗疑又安用斷故曰斷非聖人事然

二帝三代通論下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

伊尹太公　李商隱　老泉

許由龍逢伯夷　呂嫠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荆公

巢許夷齊　白樂天

二帝三王君臣

梁肅礌溪銘曰陰陽和而萬物生聖賢合而天下平和者時也合者運也在昔堯舜合禹抑洪水而天下平者四百年湯合伊尹革桀虐而天下平者六百年文武合太公一戎衣而天下平者八百年與夫風雨寒暑五行四時代天生物一也天之數不可以不變時則有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之災君之運不可以不極時則有作威殺戮毒痡四海之變變則通時則有四載之庸極則反時則有放伐之功於戲惟尚父鍾其運而遇其主躡其機而作其合者歟于後伯陽不顯仲尼旅人其不合者歟故曰君子得其時則大行不得其時則龍蟠也嘉尚父之動靜不失其時作礌溪銘曰至人無心與道出處處則土木出則雷雨惟殺道絕粤有尚父賁宅于幽盤桓草莽天地閟闢陰陽運行明極而極而明遇主水濵讀泰入紘牧野柏恆二[illegible]乎惟彼日月得天而光惟彼聖賢得時而彰[illegible]天昏迷我乃豹藏文武作周我乃鷹揚故曰大道無體大人無方運用變通至虛而常作銘礌溪今古茫茫

伊尹太公

李商隱曰世以為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者為賢此絕不知賢人事者能讓其國能讓其天下是不苟取者耳湯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湯有陞陑之役鳴條之戰竟何人哉非伊尹不可也武故時非無臣也然其卒佐武有牧野之誓白旗之懸果何人哉非太公望不可也苟伊尹之讓汝鳩仲虺太公望之讓泰顛閎夭則商周之命其集乎故伊尹之醜夏復歸太公望之發揚蹈厲當此時雖百汝鳩百仲虺伊尹不讓也百泰顛百閎夭太公望亦不讓也故曰讓非賢人事

老泉曰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知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昔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為間何也湯文王固伸人謂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為間耶桀紂因循闇而

代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武晉天下
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夏也湯必曰桀雖冒焉一
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
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
病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
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
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
久違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
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
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
千金故能使人為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間
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
而夏商之國為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
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
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
詐成則為利敗則為禍且與人為詐人亦將且計
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為敵
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偽示者以為
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偽
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
詐百補而千穴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
君賢將之所尚明君賢將之所尚者上智之間

是以淮陰曲逆最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
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焉
是亦間也

伊尹伯夷柳下惠

荊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
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
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
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丘陵河海之於
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
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
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
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
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
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
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
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
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
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

伊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
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
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
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阨窮而
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
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
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
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
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
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
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
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
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
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
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
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
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
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
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
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耳

豈百世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尚
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
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勸孟
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
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
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
法也

許由龍逢伯夷

昌黎曰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恥爲之慕達節而
稱夫通才者多知然而脂韋汩沒以至于老死者
相繼亦未見他人之稱其豈亦害教賊名之術歟
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
覩終不能自知而行之幾歲堯之前千萬年天下
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可羞也於是許由哀天
下之愚且以爭爲能乃脫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
由是後之人知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
者況其小者乎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爲師
也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
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人不仁覩君父百姓入水火
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戮後之人慷
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不懼者況其[illegible]
故忠之教行於天下由龍逢之也[illegible]自[illegible]

者蕞乞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捐其生也故伯夷
哀天下之倫且以強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
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死而不懼者
况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為師
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為師於千萬年間其
身亡而其教存於扶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
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
用讓為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為周之
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為若然者天下之人
促促然而爭佂循然而佹渾渾然而倫其何懼而
不為哉是則三師生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
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為
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通而
行之者也今恒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
而求合者也是故古人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人
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猶矜
蓋凡而擬賢隋珠者乎今令父兄教其子弟者
曰爾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耶曰
爾尚力一行如古之賢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
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
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
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人行不及乎中人而恥
尚力一行為獨行且曰我用通何如聖人彼其聖
心恥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
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巢許夷齊

白樂天曰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
守其常則以道萃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其道
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
夷齊得之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
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
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
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
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與泰各繫於
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

古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三

伯禽
用天子禮樂

隱公
攝位 六一 東坡

桓公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
取郜大鼎于宋 東坡
曹劌長勺之戰 柳州

僖公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
五石六鷁 六一
魯頌 鄭獬

用天子禮樂

高郢曰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發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乘大輅建太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魯於天下郢竊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郢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下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亞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曾謂昊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覩其僭乃言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郊以郊上帝既非聲名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後同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代禮樂魯何守而用之郢猶懼其未能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亂擬莫敢易其常故是謂大猷此乃中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為事使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於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忠容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效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旅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辨也如此古者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晉應武王之禮得用備物享武王乎若享非禮之祭是周公不得為聖也知其不享是成康務以王者禮樂饗周公于魯矣安在其貴乎且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異伊尹不過號為保衡至于沃丁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為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太王之元

子三以天下讓於王季王季得之以傳[illegible]於[illegible]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不追王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為萬代之準不為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為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父至于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遂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循私於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illegible]邑[illegible]賚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為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illegible]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僭其君入[illegible]其父乎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褒不亦宜乎

攝位

六一曰孔子何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為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為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當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為君而身假行君之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為之而孔子加之矣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踈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爾約所以別嫌明微慎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己舉魯之人皆聽命於己其不為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己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為公與不為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假何伸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為輕重故曰一字為褒貶且公之為一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實乎以此而言隱

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
非攝雖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
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
得其遺書而修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雖若
又曰謂爲攝者左氏爾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
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乎曰凡魯之事出於己舉
魯之人聽於己生稱曰公死稱曰薨何從而知其
假
東坡曰魯隱公元年不書卽位攝也公子翬請殺
桓公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
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
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爲公春秋書
爲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
史也隱攝而桓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
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
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不
得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
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
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而西階南何謂攝
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者子未生而死
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攝主子生而女也
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

行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
桓子卒康子卽位旣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
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
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
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
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
與小人爲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爲
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后也蓋亦
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
靈唐武后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
姓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亦[illegible]乎使母后而可信
則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
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
薨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
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
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
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
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
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
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君

之令典孔子之法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之君子又曰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殺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爲其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公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玆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後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則召而當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耶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

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曰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飮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汚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伯以璧假許田

東坡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先儒之論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嚴而不知其甚寬且恕也皆知其譏不義而不知其譏不義之所由起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譏隱而不譏桓也始其謀以周公之許田而易泰山之祊者誰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誰也隱既已與人謀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然則爲桓公者不亦難乎夫子知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故譏隱而不譏桓何以言之隱八年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又曰庚寅我入祊入祊云者見魯之果入泰山之祊也則是隱公之罪既成而不可變矣故桓元年書曰鄭伯以璧假許田而已夫許田之入鄭猶祊之入魯也

書魯之入祊而不書鄭之入許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說也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見鄭之求歸而魯之入之也鄭伯以璧假許田者見鄭之來請不見魯之與之也則鄭之來請而不見魯之與之者見桓公之無以辭於鄭也嗚呼作而不義使後世無以辭焉則夫子之罪隱深矣夫善觀春秋者觀其意之所獨而得之故雖夫子之復生而無以易之也公羊曰曷為繫之許近許也諱取周田也穀梁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春秋之所為諱之者三為尊者諱敵為親者諱敗為賢者諱過魯親者也非敗之為諱而取易之為諱是夫子之私魯也

取郜大鼎于宋

東坡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舉三代全盛之法以治僥倖苟且之風而歸之於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時天子秉至公之義而制諸侯之予奪故勇者無所加乎怯弱者無所畏乎強匹夫懷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敢取焉此王道之所由興也周衰諸侯相并而強有力者制其予奪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領之不暇而齊晉秦楚有吞諸侯之心孔子慨然歎曰久矣諸侯之恣行也後世將有二者作而不遏其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後[illegible]之作而舉行之也鉶鼎[illegible]王天子之所以令諸侯使諸侯所以相傳而世守也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且夫鼎也在魯之太廟則是魯鼎也不幸使齊人挈而有之是齊鼎也是[illegible]求而百里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郜鼎也何為不[illegible]之大廟曰取之宋宋[illegible]得之以取之郜故書曰郜鼎郜之得之[illegible]之天子宋以不義取之[illegible]以與魯[illegible]春秋之法而行之[illegible]告而後已也昔者子路問[illegible]所以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謹於正名[illegible]於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聖人之用意蓋深如此夫以區區之魯無故而得[illegible]是召天下之爭也楚昭襄王求鼎於周周武公曰周不愛鼎恐天下以器讎楚也鼎入宋而為宋入魯而為魯安知夫秦晉齊楚之不動其心哉故書曰郜鼎明魯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爭也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以為周公不受也又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而左氏記臧哀伯之諫愚於公羊有取焉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之在人非有即爾未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於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曹劌長勺之戰

柳州曰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
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斷之劌曰可以一戰柳子曰
劌之問洎嚴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夫
神求優裕於饗不優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關二
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道焉是問則
事幾殆矣既問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
亦問略之尤公也苟之德可懷諸侯而不事乎戰
則已耳既至於戰矣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
之薦也劌之辭宜曰君之臣謀而可制敵者誰也
將而死國難者幾何人士卒之熟練者衆寡器械
之堅利者何若撫地形得上游以延敵者何所然
後可以言戰若獨用公之言而恃以戰則其不誤
臣之社稷無幾矣申包胥之言戰得之語在吳篇
中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東坡曰甚哉去聖之久遠三傳紛紛之不同而莫
或折之也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曰禘而致哀
姜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
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譏以
妾為妻也蓋聘于楚而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
穀梁曰成風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人也立
妾之詞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
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后貶焉
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三家之說左氏疎
矣夫人與公一體也存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謚
配公夫人以謚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蓋有既葬
稱謚而不稱夫人者矣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
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未有不稱謚
而稱夫人者也公羊之說又非人情與以信於後
世以齊楚之強奪能脅魯使以其媵女為夫人而
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為妾哉此其可惟也且夫
成風之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為非正而不可以
發焉故與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
不稱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沒也不可以不稱謚而
去其夫人皆所以示不足於成風也況乎禘周公
而致用焉則其罪猶已不容於貶矣故公羊曰用
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禘用致夫人非
禮也

隕石六鷁

六一曰魯僖公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
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
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
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
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

之辭也石鷁猶蓋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
物公穀則鑿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耶將後之
學者偏見耶何紛紛而若是也且春秋載二百年
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開究其所終
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為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
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為石何得不言
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為異然霽若以今
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與
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秀穀禾之力亦
闘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適成主之風矣而
經獨不書曰大風退鷁乎以公羊之意謂其石記
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
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
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
退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
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褻賊
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麋來巢不書
幾鸜鵒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鵒乎如此
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
已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
非獨仲尼而後可也噫三者之說一無是矣而司
內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不知

陽也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
之變出為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
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失不亦又甚乎

魯頌

鄭解曰頌天子事也魯安得有之魯詩變風也其
體與商周固殊矣清廟文王之德也那尚宗之祀
也駉之馬牧于此繫可見矣指之頌天子尊尊之
義也或以用天子禮樂豈其然耶豈哉魯國之惡
旁見齊詩矣春秋之法常事不書不常則書故禘
未踰喪則書郊傷牛則書蒐狩失時則書廟遂祭
則書納幣於喪則書季孫之聘蓋歲聘其常也不
得書宜矣或曰季孫蓋微者也又曰以其頌請蓋
僭也伯禽固賢於僖而當成王時天下一致豈國
有變風而為美哉僖獨於春秋者是聖人公天下
是非其將何逃焉

歷代確論卷第十四

文公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東坡

宣公

初稅畝 東坡

成公

作丘甲 東坡

襄公

會于澶淵宋災故 東坡

昭公

黑肱以濫來奔 東坡

孟僖子知孔子 東坡

定公

孔子爲政 東坡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東坡曰春秋之文同其所以爲文異者君子觀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論閏月不告朔者牽乎猶朝于廟之說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幸已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不郊猶三望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缺而禮樂之章之壞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以爲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書曰猶朝于廟者傷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于廟也夫子之時告朔之禮亡矣而餼羊者存焉夫子猶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則其朝于廟者乃不如餼羊之足存歟公羊傳曰曷爲不言告朔天無是月也穀梁傳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而皆曰猶者可以已也是其以幸之之詞而爲甚之之詞宜其爲此異端之說也且夫天子諸侯之所爲告朔聽政者以爲爲天乎爲民歟天無是月而民無是月歟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閏月以廢喪紀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廢政事歟夫周禮之樂之衰豈一日也哉有人焉開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漸遂至於無也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視朔公羊傳曰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視朔者無疾而不視朔之原也閏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聖人憂焉故謹而書之所以記禮之所由廢也左氏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而杜預以爲雖朝于廟則如勿朝以釋經之所書猶之意是亦由而不通矣

不稅畝
東坡曰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傳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言上之必卹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卹其私故民不勞而上足用也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按行擇其善畝而稅之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夫民不盡力於公田者上之過也宣公不責己悔過擇其善畝而稅之宜其民之謗讟而災異之作也稅畝之明年冬蝝生公羊傳曰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猶曰受之云爾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何休以爲宣公懼而復古故其後大有年愚以爲非也春秋書作三軍後又書舍中軍書躋僖公後又書從祀先公事之復正未始不書宣公而果復古也春秋當有不稅畝之書故何休之說愚不信也

作丘甲
東坡曰先王之爲天下也不求民以其所不爲不強民以其所不能故其民優游而樂易周之盛時其所以取於民者莫不有法民不告勞而上不闕用及其衰也諸侯恣行其所以賦取於民者惟其所欲而刑罰隨之故民至於窮而無告夫民之爲農而責之以工也猶居山者而責之以舟楫也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焉穀梁傳曰古者農工各有職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而杜預以爲古者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而魯使丘出之也夫以四丘而後爲甸魯雖重斂安至於四倍而取之哉哀公用田賦曰二吾猶不足而孔子譏其殘民之甚未有四倍而取者也夫變古亂常者春秋之所譏也故書作三軍舍中軍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者皆所以譏政令之所由變也而穀梁杜氏之說如此之相戾安得不辨其失而歸之正哉愚故曰穀梁之說是也

會于澶淵宋災故
東坡曰春秋之時忠信之道缺大國無厭而小國屢叛朝戰而夕盟朝盟而夕會夫子蓋厭之矣觀周之盛時大宗伯所制朝覲會同之禮各有遠近之差遠不至於疎而相忘近不至於數而相瀆春秋之際何其亂也故曰春秋之盟無義盟也春秋之會無義會也雖然紛紛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將譏之而以爲不可以勝譏之也故擇其甚者而譏焉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襄三十年會于澶淵

宋災故皆以深譏而切責之也春秋之書會多矣
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
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
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
不信孰甚焉非不義不信之甚春秋之譏不至於
此也左氏之論得其正矣皆諸侯之大夫而書曰
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
諱之也且夫見鄰國之災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
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約而背之委巷小人之
事也故書其始之為君子仁人之心而後可以見
後之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蓋明白如此而
公羊傳曰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録
伯姬也且春秋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區區焉
為人之死而録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廣也穀梁曰
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為善澶淵之會中國不侵
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
楚屈建之力也如穀梁之說宋之盟可謂善矣其
不曰息兵故何也嗚呼左氏得其正矣
黑肱以濫來奔
東坡曰諸侯之義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
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過也故夫以力而相奪
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謂暴君也侵之雖不以

兵奪之雖不以力而得之不義者春秋之所[illegible]
君也鄭伯以璧假許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
田歸之于齊此諸侯之以不義而取魯田者也邾
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以防茲來奔黑肱以
濫來奔此魯之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者也諸侯
以不義而取魯田魯以不義而取諸侯之田皆不
容於春秋者也夫子之於庶其牟夷黑肱也責之
薄而於魯也罪之深彼其竊邑叛君為穿窬之事
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譏哉
夫魯周公之後守天子之東藩招聚小國叛亡之
臣與之為盜竊之事孔子悲傷而悼痛之故於三
叛之人具文直書而無隱諱之詞蓋其罪魯之深
也先儒之說區區於叛人之過悲其論固已狹矣
且夫春秋豈為穿窬盜竊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
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盜竊之事將
不禁而自絕此春秋之所以用意於其本也左氏
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書齊豹盜三叛
人名而公羊之說最為踈繆以為叔術之後而通
濫於天下故不繫黑肱於邾嗚呼誰謂孔子而[illegible]
叔術耶蓋嘗論之黑肱之不繫邾也意其若欒
之不繫于晉歟欒盈既奔齊而還入曲沃以叛
曰欒盈入于晉黑肱或者既絕于邾而歸[illegible]

子以其與當時之簡牘既亡其詳不可得而知
然以類而求之或亦然歟穀梁曰不言邾別乎邾
也不言濫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闊不可用
矣

僖子知孔子

東坡曰甚哉聖人待天下之通且恕也酈而為盜
蹈暴而為伯夷聖人不棄也孟僖子之過也其悔
亦晚矣然聖人不棄也曰猶愈乎卒而不知悔者
也孟僖子之過可悲也已仲尼之少也賤天下莫
知其為聖人魯人曰此吾東家丘也又曰此鄹人
之子也楚之子西齊之晏嬰皆當時所謂賢人君

子也其言曰孔丘之道迂闊而不可用況夫三桓
之間而孰知夫有僖子之賢哉僖子之病也告其
子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
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後必有聖
人今孔丘博學而好禮殆其在歟爾必往師之以
學禮嗚呼孔子用於魯三月而齊人懼其霸以僖
子之賢而知夫子之為聖人也使之未亡而授之
以政則魯作東周矣故曰僖子之過可悲也已雖
然夫子之道充乎天下者自僖子光懿子學乎仲
尼請於魯君而與之車使適周觀禮焉而聖人之
道於是大備僖子之功雖不能用之於未亡之

後能救之於已沒之後左丘明惜後世之
知之如此也故丁寧而稱之以為補過之君子
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夫以聖人而不稱
無過之為貴而稱其改過之為善然則補過者聖
人之徒歟孟僖子者聖人之徒也

孔子為政

東坡曰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
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
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
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
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

成公斂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
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
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
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
畿將不利己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
於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
克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
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
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家雖若不悅然莫能違
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家畏
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不能卻之矣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
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
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
齊晉無不亡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
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
之曰田氏之僭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
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為之嬰非不賢也
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
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舉治世
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城出藏甲而三家不疑
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
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久於孔
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
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
十四年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
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使如春秋
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
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
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
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畏
三家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
民不予也皐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
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以勝齊之道孔
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
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五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六

哀公

三桓陪臣 東坡
孔子沐浴請討齊 潁濱
孔子獵較 荊公
孔子誅少正卯 東坡
晏子嘆 賈至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蘇轍 荊公

三桓陪臣

東坡論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或曰建國各以其土之所宜木爲社而宰我不知故孔子非之曰信其然也孔子亦告之以不然而已何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者有所不可追悔者何哉昔者哀公患三桓之逼欲以越去之謂孟武伯曰予及死乎武伯不對由是觀之哀公未嘗斯須忘三桓也古者戮人于社哀公之問社有意於誅也宰我以戰栗動之誅也蓋相與爲隱焉耳三桓之盛自宣公以來而至於此極矣釋貌而授之棄民而予之五世而不知取也一朝而欲誅之可乎昭公之亡哀公之出皆三桓之禍也故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以爲自修則三桓服與庸誅之也又論季孫之憂在蕭牆之內曰以蕭牆之憂爲陽虎之難以吾考之年陽虎始專季氏因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爲非虎之意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四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又論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曰古者士傳言庶人謗有大事謀及庶人而曰庶人不議非此之謂也天下無道政在大夫至其極也則在陪臣陽虎起於陪臣而執國命當是時蓋有姦民處士襲虎之餘風設爲讒言殄行以動搖人主傾覆世臣者故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爲是類發也史記孔子相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少正卯若大夫也必書於春秋其不書蓋微者也微而聞政陽虎之類也歟　又論諸侯十世大夫五世陪臣三世希不失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曰魯自平王東遷隱公始專征伐至昭公十世而大夫逐

自宣公失政季氏始專魯至定公五世
[illegible]大夫定公之初平子之時季氏用事者四世
至陽虎事平子至桓子而亡歷昭公定公蓋三世
而曰三世者孔子於其未亡也言之與以爲不過
是也是時齊晉皆失政高國鮑晏范中行之徒皆
相繼破滅蓋禮樂征伐自諸侯大夫出者其變[illegible]
世數大約不遠是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
之強也而齊晉及魯皆以失政政逮於大夫宜大
夫之強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
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凌其上而無以令其下
矣故諸侯專不過十世而大夫取之大夫專不過
五世而家臣取之在易履之六三說而應乎乾則
履虎尾不咥人亨去乾而自用則履虎尾咥人凶
其是之謂乎或曰田常三晉何以不失曰孔子之
所[illegible]無其德而用其事者也苟有其德雖湯武以
諸侯用天子之事猶可若田常三晉雖不足言然
其所以有國者豈徒然哉非季氏之比也

孔子沐浴請討齊

[illegible]曰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
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illegible]魯大夫[illegible]
[illegible]君之禍而恬不以爲言[illegible]是討之也哀公[illegible]
[illegible]之下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
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
[illegible]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
以越伐魯而去之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
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
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必先擇其
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
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
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
孔子之憂固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所不爲者也

孔子獵較

荊公曰獵較刺時也昔孔子仕於魯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或問乎孟軻曰孔子之仕非事道歟曰
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
四方之食供簿正下獵較則若與以爲然蓋孔子
所以小同於俗猶有義也義固在於可爲之域而
後之人皆於隱居一不[illegible]義以之可否爲身疑道
義[illegible]以和衆自詩甚者傷人倫敗風俗至於無[illegible]
則獲曰孔子亦嘗獵較矣悲夫作是詩以刺焉[illegible]
欲獵較[illegible]我有國人之憐君子所醜獵較獵
[illegible]其辭國人之序君子何傷
[illegible]少正卯

東坡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此叟蓋自知其頭方命薄必不得久在相位故汲汲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三日已爲少正卯所圖矣

宓子賤

賈至碑頌曰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釋微旨而微遠論何先生通爲其藏鞋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原乎天性根於仁殷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陵遲王風衰息夷狄窮於諸夏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強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起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濟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章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爲政之大體先之要恤孤哀妻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禀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敷吏不感而息是以宓子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瞻何其遠哉向使行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一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皐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肴膳在御不解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illegible]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見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佇[illegible]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嗚琴湯湯宓子之堂清靜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鱎華而爲魴鱮鱮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根不蕃齊師已卻魯俗斯阜諫或剖心伊人引肘穆穆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孰爲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遊泳孔門以容定哀泱泱千古顯顯令德聲隱牧牧惠息嗟息人亡政弊道猶詩緊寂寥夜川惆悵舊圃荒祠尚掃苔篆將磷尋風吟韻想見其人年代遐殊精誠闇親再表貞石頌聲惟新

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伯越

老泉曰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臣則曰徒智可以成也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臣悲之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臣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動霸者之兵計子孫

而魯、吳國之兵。討終身而後求可繼也。子貢之兵
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臣以爲魯可存
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之將篡也。憚
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若抵高國
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子之兵
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曰。齊
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股之於
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股
之掣也。今子出伐魯。肘股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
身將磔裂而肘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計
於我。因教之曰。子悉兵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
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彼
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
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
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臣觀仲
尼以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
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轘田
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
於此也。齊哀王擧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
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兵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
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
[illegible]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曰子[illegible][illegible]所載子貢事。疑傳之非[illegible]
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其君之憂。
食於民則患民之患。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
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
年之間。三過其門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
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憂有甚於堯。然回
以爲之賢。而獨安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易其介
其[illegible]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也。
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生於回
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故曰賢者用於君
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
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
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而後可以爲之
謀也。苟不義。而以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
不爲之矣。史記曰。齊伐魯。孔子聞之曰。魯墳墓之
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貢因行說齊伐
吳。故魯復說越。復說晉。五國由是交兵。或強或
[illegible]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事乃與夫儀
秦軫代無以異也。嗟乎。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
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
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以知傳者之妄一也。
者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窮爲匹夫。非有

位萬鍾之論也何以憂患爲哉然則置於階陛之
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墓之國雖君
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之謀爲義哉借使有憂患
爲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國而求自
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行雖不
能盡當於義然孔子賢弟子也孔子之弟子之
所爲固不宜至於此况曰孔子使之也文定公曰
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
其眞子貢雖好辯詎至於此耶亦所謂毀損其眞
者歟

穎濱曰太史公稱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
伯越予觀春秋左傳齊之伐魯本於悼公之怒季
姬而非陳恒吳之伐齊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吳
齊之戰陳乞猶在而恒未任事凡太史公所記皆
非也蓋戰國說客設爲子貢之辭以自託於孔氏
而太史公信之耳孔子有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孔子之
門所謂言語者初止於此疑於子貢加之以辯
可以解紛結救患難如今所載而已若如蘇
張儀騁其詭辯傾覆諸侯以快意一時此則孔
所諱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六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七

通論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
魯之失國 穎濱
魯用郊 東坡
魯隳三墮 東坡
雩閔雨 東坡 劉貢
大夫無遂事 東坡

諸公即位正不正

東坡曰始終受授之際春秋之所甚謹也無事而
書首時事在一月而書二月在三月而書三月者
例也至於公之始年雖有二月三月之書而又特
書正月謂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
蔑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諸侯之始也公羊傳
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以一日無君緣始終之義一
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
此四者相須而不可去也定公元年書曰王三月
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先儒疑焉而未得其當也
嘗試論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始終之正而備即
位之禮者四文成襄哀也攝而立不得備即位之
禮者一隱是也先君不以其道終而已不得備即
位之禮者六桓莊閔僖宣昭是也先君不以其道

終而又在外者二莊公定公也若以踰年而后一者一定公也且又先君雖在外不以其遺終而去當有踰年而后至者則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嘗一日無君而定公元年魯之統絕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續也正月者正其君也魯之統方絕而未續天子之正朔將誰正耶公羊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定哀多微詞而何休以爲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嗚呼昭公絕而定公又得立是魯無君矣穀梁曰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是桓莊閔僖宣昭皆不書正月欤左明無傳杜預之註略而不明而公穀之說又如此故愚猶有言焉

魯之失國

潁濱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卑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咊之民知有大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公還自楚不敢入而不敢問蓋魯君之失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國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公以四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公利景入

稱善而不能用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予嘗考之以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口此先君之所爲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適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沒不復見焉魯公室雖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力自斃君雖失衆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魯用郊

東坡曰先儒之論或曰魯郊僭也春秋譏焉非也魯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春秋之譏魯郊也上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於春秋而夫子無所致其譏也無所致其譏而不譏者春秋之所以求信於天下也夫以魯

而僭天子之郊其罪惡如此之著也夫子以天
所致其譏而不譏焉則其譏之者固天下之所同
而信之也郊之書於春秋者其類有二書卜郊不
從乃免牲者譏卜常祀而不譏郊也鼷鼠食郊牛
之口傷改卜牛者譏養牲之不謹而不譏郊也書
四月五月九月郊者譏郊之不時而不譏郊也非
卜常祀非養牲之不謹非郊之不時則不書不書
則不譏也禘于大廟者為致夫人而書也有事于
太廟者為仲遂卒而書也春秋之書郊者猶此而
已故曰不譏郊也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有天子之禮樂而託
郊之變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曰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穀梁傳曰夏
之始猶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
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時之甚
也抑預以為用郊從史文或說用然後郊者皆無
取焉

魯猶三望

東坡曰昔之論春秋書猶之義者皆曰猶者可以
已也愚以為不然春秋之所以書猶者二曰如此
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也曰

曰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閏月不告月猶
朝于廟不郊猶三望是也夫子傷周道之衰禮樂
文章之壞而莫或救之也故區區焉掇拾其遺亡
以為其全不可得而見矣得見一二斯可矣故閏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者閔其不告朔而幸其猶朝
于廟也不郊猶三望者傷其不郊而幸其猶三望
也春秋之書三望者為不郊而書也或卜郊不從
乃免牲猶三望或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
郊猶三望而穀梁以為乃者亡乎人之詞也猶者
可以已之詞也夫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
得親見之於周也故因魯之所行郊祀之禮而極
言之焉耳故不郊猶三望者皆夫子所以存周之
遺典也若曰可以已則是周之遺典絕矣或曰魯
郊僭也夫子何存焉曰魯郊僭也而夫子不譏夫
子所譏者當其罪也賜魯以天子之禮樂者成王
也受天子之禮樂者伯禽也夫子而譏魯郊也上
則譏成王次則譏伯禽成王伯禽不見于經而夫
子何譏焉故曰猶三望者夫子之所以存周之遺
典也

閔雨

城曰雩者先王所以存夫憂民之心而已也
辭非人情者以其繼眾以其旨也久

八□無與乎其中而又何譏也雖然當深之
聖人不忍安坐而視民之無告也故為之雩雩矣
先王之所以存夫愛民之心而已也作傳者不達
乎此而為是紛紛之論亦可笑矣穀梁傳曰月雩
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月雩之為正
何也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雩之必
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請也古之人重
請以為非讓也嗚呼為民父母安視其急而曰毛
澤未盡人力未竭以行其區區之讓哉愚以為凡
書雩者記旱也一月之旱數雩書月一時之旱故
雩書時春秋書雩之例時月而不日以為旱之不
在乎日也唯昭公之末年八月上辛大雩季辛又
雩而昭公之雩非旱雩也公羊傳曰又雩非雩也
聚衆以逐季氏也然則旱雩之例亦可見矣傳例
曰凡災異歷日者月月者時歷時者加日又雩
記旱也旱記災也故聖人舉此以為例
劉貢曰春秋魯傳公一年之中三書不雨者以其
人君有恤人之志也魯文公二年之中一書不雨
者以其人君無憫人之心也故傳歎精誠而旱不
害物文無憫恤而變則成災

大夫無遂事

劉敞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之
□□□已矣利害出於一時而制之
□當此之時而不遂君子以為固上之不足
□國下之不足以利民可以復命而後請當此
之時而遂君子以為專專者固所貶也而固者亦
所襃也故曰春秋之書遂一也而有善惡存焉君
子觀其當時之實而已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
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媵不書此何以書以
其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大夫出疆有
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公子遂如周遂
如晉公羊亦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
為政也其書遂一也而善惡如此之相遠豈可以
不察其實哉春秋者後世所以學為臣之法也謂
遂之不義則愚恐後之為臣者流而為專謂遂之
皆義愚恐後之為臣者執而為固故曰觀乎當時
之實而已矣西漢之法有矯制之罪而當時之名
臣皆引此以為據若汲黯開倉以賑飢民陳湯發
兵以誅郅支若此者專之可也不然獲罪於春秋
矣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七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八

桓公

管仲不死 東坡

管仲相桓公 潁濱 東坡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

管仲對言霸 李德裕

管仲四維論 柳州

管仲台兵 東坡 潁濱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

管仲無後 東坡

管仲子路 潁濱

桓公用管仲易牙豎刁開方 李翱 東坡

景公

晏子 潁濱

齊司馬對 程晏

梁丘據 柳州

司馬穰苴 東坡 潁濱

管仲不死

東坡曰管仲爲仁則召忽爲不仁歟曰否重力而行度德而處世管也不死仁也召忽死之亦仁也伍尚歸死於其父孝也伍員逃之亦孝也將一一大耳

管仲相桓公

潁濱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而得之爾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其說乃與陳平賈詡無異夫陳平賈詡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爲也而謂伊尹太公爲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以詭詐爲之或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使人免左衽之禍孔子以仁許之然死不旋踵嫡庶爭立桓公不得葬幸而不亡以管仲之智而不免於此蓋物有所蔽之歟古者將治天下必先治家以爲其道當自是往管仲爲齊大夫塞門反坫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爲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爲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爲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爲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欲免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有嫡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嫡庶之分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他人何與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又曰先

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霸於諸侯
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其君死不得葬曰管仲
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亂所從起
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
子之必爭乃屬世子於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
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
於淫慾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
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訓之而況家人乎傳曰管
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相者曰知臣莫若君公曰
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
方何如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
如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
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
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
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於事內既不能治
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
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
君之論云耳

東坡曰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
諫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
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
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
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
然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
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
器小哉

管仲不能尊周

元結曰自吳興以來今三十年論者多云得如管
仲者一人以輔人主當見天下太平矣元子異之
曰嗚呼何是言之誤耶彼管仲者人耳止可與謀
私家畜養之計止可以修鄉里畋倉之事如此仲
可當為至於相諸侯材量已似不足致齊及霸材
量極矣使仲見帝王之道識興國之禮則天子之
國不衰諸侯之國不盛如曰不然請有所說仲之
相齊及齊强富則合請其君恢復王室節正諸侯
君若惑之則引禍福以喻之如約之請君既聽矣然
後約諸侯曰今王室將卑諸侯更强文王風化殘
削向盡武王疆域割奪無幾禮樂不知其由征伐
何因而出我是故謹疆域勉日夜望振兵威可臨
以得與諸侯會盟一旦能新復天子之正朔更

[illegible]子之封畿上奉天子循[illegible]之風化下人得
[illegible]復先公之制度以爲何如若背不從我則以兵
[illegible]於魯魯不敢不從魯從則與魯西臨宋衛宋
鄭從則與三國北臨燕衛燕衛從則與諸國西臨
秦晉秦晉從則與七國以尺牘約吳楚吳楚從則
天下無不從之國然後定約者有果不從者則約
從者曰吾屬以禮義尊天子以法度正諸侯使小
國不常患弱大國不敢恃强此成長世之策若天
子國亡則諸侯交爭兵戈相臨[illegible]爲强者則安得
世世禮讓相服宗廟血食我是故力勸諸侯尊天
子今某國稽顙宜往問之若不從約則與諸侯率
兵伐之分其疆土選其子孫留百里之地奉其宗
社下爲諸侯廣子孫之業上爲天子除不順之臣
何如如此則諸侯誰敢不從然後定天子封畿諸
侯疆域冕服器玩禮樂法度征伐貢輸自齊魯節
正節正印定乃共盟曰有式約者[illegible]請命天子廢
其爵先以立恭順廢其荒惑以立明哲敢不聽者
伐而分之如初約制定於是諸侯先各造邸於天
子之都諸侯乃相率朝覲已而從天子齋戒拜宗
廟禮畢天子誓曰於戲王室之卑久矣予不敢[illegible]
皇天后土之所覆載將旦暮[illegible]於[illegible]猶不可則
[illegible]明骨下見先王令諸侯不忘先王之[illegible]

今之心戮其力正王室俾予上先王宗祀下以[illegible]
荒淫壹不納諫諍失先王法度上不能奉宗祀下
不能安人民爾諸侯當整爾軍卒脩爾矛戟約爾
列國四予[illegible]惡嗣立明辟予若能日勉孱弱力遵
先王法度上奉宗祀下安人民爾諸侯當保爾疆
域安爾人民脩爾貢賦共予郊祀予有此誓豈云
及子將及來世予敢以此誓誓於宗廟予敢以此
誓誓於天地諸侯聞天子之誓相率盟曰天子有
誓俾我諸侯世世得力扶王室使先王先公德業
永長諸侯其各銘天子之誓傳之後嗣我諸侯重
自約曰諸侯有昏當如前盟若天子昏惑不嗣虐
亂天下諸侯當協共規諷諫諍如[illegible]不可則我諸
侯共率禮兵及王之畿復諫諍如初又甚不可則
進禮兵及王之郊[illegible]不可則進禮兵及王之宮兵
及宮矣當以宗廟之尊[illegible]當以人民之怨咨之
當以天子昔誓咨之[illegible]以昔盟咨之以不敢
欺先王先公告之以不[illegible]欺皇天后土告之然後
如天子昔誓如諸侯昔盟使管仲能如此則周之
天子未爲奴矣諸侯之國未印亡矣秦於天下未
至是矣如曰仲才及也君不從也仲知及也時不
可也則仲曾是謀也乎君不從也獨仲[illegible]爲也
予時之不可也然況今日之兵不可以[illegible]一

不可以盟誓禁止如仲之輩欲何爲乎

管仲對害霸

李德裕曰昔管仲對桓公曰宮中之樂無所禁禦不害霸也舉賢而不能任此害霸也竊見敬仲此對是欲一齊國之政滿桓公所以能九合諸侯之志然則非專任亦不能致霸故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桓公爲五霸之首蜀主之任孔明符堅之用景略雖關羽不能移樊勢不能惑蜀與秦皆君安國理非專任之效興桓公得敬仲則興隆霸業漢元信石顯而大虧明德信任同而理亂異者何也所任用非其人也近世有以宮中之樂餌其君者而苞苴日行紀綱日壞朋黨益熾讒言益昌得非竊管仲之術運管仲之道莊周稱所謂至智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又曰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豈斯之謂也

管仲四維論

柳州曰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氏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絶則傾二維絶則危三維絶則覆四維絶則滅苟義之絶則廉且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絶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矣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則爲此言管氏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仲治兵

東坡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歲之日

人儒子皆可以坐而詐唯其奇而不[illegible]
變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illegible]示
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
兩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
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
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
齊蓋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鈎聯
屈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
八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
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
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
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
以逐利爭勝者耶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
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
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
有鄉長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
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
[illegible]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
可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illegible]
[illegible]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
[illegible]魚麗鵝鸛之陣見於[illegible]
遂北伐孤竹九合[illegible]

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管仲欲以歲月[illegible]
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
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
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
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
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illegible]而直
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自敗比
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illegible]雖不
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
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穎濱曰管仲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
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
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
野之民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
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illegible]兵征行暴露戰鬭
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illegible]足而士卒不
知其飢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
汶山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西據白狄逾太行
度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徙禪四方
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
秦孝公欲并海內商君爲之唱謀使秦人[illegible]
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illegible]

志亦以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
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我能累累出而
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乏食而彼必
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
管仲死其遺謀舊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
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
下也

管仲奪伯氏駢邑

東坡曰管仲勳烈之在人者多矣而獨言此者奪
邑而人不怨德之至者也吾嘗以爲比伐山戎南
服强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管仲之於伯氏諸葛
孔明之於李平廖立蓋古今二人而已

管仲無後

東坡曰古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
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
鹽富齊爾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
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丘明稱其
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
洪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
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仲子路

頴濱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而
民到于今受其賜以仁許之至於子路冉有果而
已曰仁則吾不知也然孟子以爲季路曾子之所
羞而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何哉夫管仲之所以爲
國者王矣然其所以不若三代者蓋求而後得之
非有餘而自足之也孟子有言居下位不獲於上
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
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
道反身不誠弗悅於親矣故人必先自信自信之
餘而後治民皆以其有餘及之未有不能誠身而
能治民者也雖或能之民之報之也必粗矣夫子
路自其誠身而爲之矣而其政未足以及民管仲
之政足以及民矣而其身未嘗自信也故三歸反
坫子路之所不爲而九合諸侯亦子路之所不能
也由其踐之道而且不成代則堯舜是也由管仲
之道止於是而已矣此孔子之所以取之而孟子
之所以不予也

桓公用管仲易牙豎刁開方

李氏曰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
攘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
刁易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

明反覆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以
則格于天地功及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焉
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
帝堯之時賢不肖人皆立于朝堯能知舜於是乎
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皐陶二十有
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
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
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皐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
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
之爲君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
焉哉春秋曰夏滅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爲
桓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
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絶存亡
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絶世存亡國焉
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
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
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
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
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
於擇賢得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東坡曰書曰朕聖讒說殄行傳曰君子之所爲衆
人傳爲可繼也凡行之不可傳繼者皆殄行也

矣之所聖也世衰道喪士貴苟難而賤中庸於
愚者進焉齊桓公欲用豎刁易牙開方三子管仲
曰三子者自刑以近君夫親殺子以求合皆非人
情難近桓公不聽卒以亂齊齊桓賢王也管仲信
臣也夫以賢王而不用信臣之言豈非二子者似
忠而難知也歟其亦似之亂真也故曰惡紫謂其
奪朱也惡莠謂其亂苗也惡鄉原謂其亂德也孟
子憂之故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之所貴必其
可傳可繼者也是以謂之經經者常也君子苟常
而爲貴則彼苟難殄行無爲爲之矣苟難者無所
獲殄行者無所利則庶民亦與巧者不能獨進拙
者不可自勉吾虛心而察之賢者可事能者可使
而天下治矣

晏子

猶須以管仲以桓公霸然其身淫侈不能身蹈禮
義晏子之爲人勇於義篤於禮管仲蓋有愧焉然
晏子事靈景莊公[illegible]不足道使晏子而
得君如管仲之於桓公其所成就當與鄭子產等
耳至於糾合諸侯攘卻戎狄未必能若管子也唐
姚崇宋璟皆中興賢相然崇好權利專武后立於
草莽之中未嘗有一言犯之及事明皇帝亦有所
犯大廟棟毀巡遊東都以爲無害至於宋璟

梁丘於武后世排斥權幸身危者數ノ皇帝未嘗有取容之言故世嘗以崇比管仲璟比晏子或庶幾焉

齊司寇對

程晏曰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曰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發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鼷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郊鼷食其角矣請以是郊焉牛之猶敵有蚊蝱繞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卽不知痛也鼠之一乎豈不甚於蚊蝱千噆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鼷鼠乎食君之角矣久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蝱乎但繞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爲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爲鼷鼠於齊矣

梁丘據

贊曰齊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讚晉悲亦悲君喜亦喜爲賢不替卒贊於此猶然猶有以梁丘之媚順心御耳天已晏子躬相梁丘不毀恣其爲政少時賜晏子食寡肉缺味愛其不飽告君使賜甲也梁丘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師是導君以諛閑正則忌讒賢濡惡民盜國亡嗚呼豈唯賢不遠亦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淑贊梁丘也焉

司馬穰苴

東坡曰史記司馬穰苴齊景公時人也其事至偉而左氏不載余嘗疑之戰國策云司馬穰苴爲政者也閔王殺之大臣不親則其去景公也遠矣太史公取戰國策而作史記當以戰國策爲信凡史記所言大事而左氏無有者皆可疑如程嬰公孫杵臼之類是也穰苴之事不可認抑不在春秋之世矣當更徐考之

猶齋曰太史公爲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時晉伐阿甄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子薦穰苴景公拔以爲將使寵臣莊賈監軍穰因其後期戮之三軍畏之爲之用命遂以成功爲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氏考之景公七年北燕伯疑奔齊十二年公朝于晉請伐燕而納款十三年伐燕取賂而還十八年

偃以兵納欵于陽是歲公戒于晉於壺丌言明義
晉侯會諸侯于平丘齊不盟晉人怒自是始貳
于晉而未絕也四十五年公盟鄭伯于醎盟衛侯
于沙始叛晉自是凡四伐晉蓋未有疵晉伐齊者
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執政者湣王殺之故大
臣不附意者穰苴湣王之臣嘗為湣王卻燕晉而
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服事既不信故删去穰
苴而獨為孫武吳起立傳戰國雜說其妄者非一
今皆正之矣然嘗考之穀齊威穰苴之卻燕晉游
談者[redacted]叢時以籍口史記李克稱吳起穰苴且不
能過曾仲連茲無怖覊曹沫之盟其雙擇妄久矣
依據見于籤今亦不能盡正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九

襄公
公敗于泓 東坡 潁濱
獻公
世子申生 白樂天
荀息 東坡
文公
守原 柳州
文公霸 柳州
厲公
士燮 東坡
悼公
智罃趙武 潁濱
平公
叔向 潁濱
智伯
智伯之亡 柳州 漢公
通論
文公悼公 潁濱
晉之故封 柳州

公敗于泓
東坡曰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

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
之辭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天
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
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
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
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傳以爲桓文之師
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特行
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耳齊
王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鍾王
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
牛於德未有所損益也而孟子與之所謂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
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
公滅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
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蹙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
毛欺諸侯人能紾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飢於
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忍於鄫子而不忍
於重傷二毛此豈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
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
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鄫子有罪而討之雖聲之諸
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不
伯嘗皆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

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也襄公以諸侯可以君
得而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其得喪大小不同其
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則不能復宋
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則不能蓋王莽之篡使
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
曰圖王不成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則其敝
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
特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與襄公有一
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
是者多矣身死而論之未有如宋襄公之甚於後
世者也

穎濱曰宋襄公欲求諸侯與楚人戰于泓不鼓不
成列不禽二毛以此兵敗身死而公羊嘉之以爲
文王之戰不過于此余竊笑之夫襄公凌虐小國
至使邾人用鄫子于次睢之社雖桀紂有不爲也
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爲文王不過亦甚
矣哉夫堯舜文武其所以自爲者至矣始於其身
而終至於其室家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是
以干羽可以格三苗因壘可以服有崇不然將
抗自救之不暇而況以服人哉嗚呼儒者一
本而惑於虛名將以盃水勝輿薪之火

于中生

白樂天曰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申生□□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方册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直守嗣君之恭若棄嗣於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者垂之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推厥微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遠於瞽盍以烝烝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兆之始形則齊慄祇載而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又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祇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蔑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因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三□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顓桑虎持宮山祁慶鄭孤突瑕生郤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著仲尼之志丘明從而明之與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襃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之明既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發明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荀息

東坡曰荀息疑於忠者也其事君也君存不能正其道沒又成其邪志而死焉荀息而爲忠則凡忠於盜賊死於私暱者皆忠也而可乎故其書曰及其大夫荀息不然則荀息孔父之徒也可得而名哉春秋不與荀息之爲忠也推此而往則凡天下

之得爲正者幾乎不遠矣

守原

柳州曰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扶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貽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文公霸

柳州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實括齊宋曹衛諸侯當時寰定周室獨奉冊受錫弓矢秬鬯以天下伯齊　踐土俎豆至帛天子侍爲以有諸侯諸侯恃爲以有其國百姓恃爲以有妻子兩全其力欲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尚遠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名爲臣軺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廷之堂凡之宰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飧饋交錯文物發有嘉樂宴有燕賓賓降好賦攜象畢出抗旌聽歸鞶禮缺六八佾理兵大戎小戎鐘鼓不寧以討不恭車甲所乘卒坐天下鼓之則震怖之則畏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驅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狂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

之變

宋荻口料敵勢之强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要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誠樓之臣也鄢陵之役楚師壓晉軍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蓋人所不權也而非之

之璧無因而至[illegible]四夫備戒[illegible]而[illegible]常
功乎故聖人必自危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
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
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逆天欲
全之則[illegible] 其萌芽拄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
亡之以其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說其
寵禰而侮其人民至於亡國殺身不悟者天絕之
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
大殃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爾所
得者微故所用者從無故而得千金[illegible]其志
喪其所守哉使心一動物極而不能返家破身困
復欲治其故業豈可得耶由是言之一天下者得
之難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
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illegible]戰五年未嘗
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illegible]其身不事遠
略民亦不勞繼之[illegible]宗寧晉陽之
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illegible]於破竹然天
下始定[illegible]終其諸卿旅不
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身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
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
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illegible]
[illegible]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illegible]

[illegible]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
[illegible]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illegible]
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敵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
公是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
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illegible]於趙宣
子遠矣

[illegible]趙武

[illegible]賓[illegible]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
文公然桓公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
世爲盟主二百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
襄公悼公之賢齊所無有然其所以保伯業而不
失者則有在矣伯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
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耳文公之後前有
知罃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
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
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
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智罃爲中軍將知用兵之
雖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留不與之
[illegible]卒以弊楚而服鄭此則智罃不用兵之功也[illegible]
[illegible]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illegible]

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于宋以求弭兵趙孟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曰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率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也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所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此始晉為盟主當先諸侯矣晉未失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此始然此二者皆人情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諸侯賴之故吾以為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

叔向

潁濱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為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為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宮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被其辱而國被其害可勝言哉顧不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付於衰晉若不得已而然歟

智伯之亡

柳州設漁者對智伯曰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羣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怪之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今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魦鱮鰱魴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返呑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為螭龍及夫抵大石亂飛濤折鰭秃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懵環坻淑而不能出鷙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為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以為小聞古之漁有

公者其得益大約而得文王於是舍而來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之修家若欒氏郤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裂而食之矣是無異鯋鰷鱣鯉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鑒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脫其鱗膾其肉剞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鯨鱷遺骴莫不備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鑒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無饜臨韓魏以爲重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憂於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成在几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逃不肯同禍段規怨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掘於安邑胃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螻蟻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强大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溫公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文公[illegible]

蘇潁濱曰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illegible]屬[illegible]信[illegible]靖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趨逐之猶恐不及於是秦人責報於外而里丕要功於內不能相忍[illegible]以敗滅內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

起而收之無尺土之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無取天下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至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累之有厚薄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斃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者皆不以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智罃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留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然二子將為先縠而罃將為林父如罃可謂知兵矣寓

晉之故封

柳州曰晉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陽起之黃河迤之大陸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壖若化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壯則騰突撐拒聱岈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嗥終古而不去攖秦搏齊當者失據熊伏慴悚若兕就壓振振業業靦闖蹀戶惕若僕妾其撓衍則平盈旋繚紆徐夷延若飛騫之翔舞洄洑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東指混潰后土濆濁寮沸竈蓋鏡惟于于汩汩騰倒翻越委泊涯涘呀呷欱納推雜夫陰其所盡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裂轟雷努風撼頓于巘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擢拔滿洋洞踏者彌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轄之所負擔楫之所御鱗川林壑隨雲遁雨驟目而下者捲漆以流百舍一赴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起所謂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

古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十九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

莊公

鄭伯克段于鄢 東坡

子產 穎濱 昌黎 東坡

通論

國之興亡 穎濱

懿公

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獬

靈公

祝鮀之佞 東坡

出公

世子蒯聵 孫明復 穎濱

季路 穎濱

鄭伯克段于鄢

東坡曰春秋之所深譏聖人之所哀傷而不忍言者三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而父子之恩絕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而夫婦之道喪鄭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義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傷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爲深且遠也且夫蒯聵之得罪於靈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君臣之道也使輒上之不得從王父之言下之不得從父之令者靈公也故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蒯聵之不去世子者是靈公不得乎逐之之道靈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魯桓公千乘之君而陷於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爲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乎桓公制之不以禮也故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段之禍生於愛也鄭莊公之愛其弟也足以殺之耳孟子曰舜封象於有庳使之源源而來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愛其弟之深而鄭莊公之賊也當太叔之據京城取廩延以爲己邑雖舜復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不曰鄭伯殺其弟段以爲當斯時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夫婦父子兄弟之親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殘之禍至如此夫豈一日之故哉穀梁傳曰克能也能殺也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不稱弟不稱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也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爲鄭伯者宜柰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嗚呼以兄弟之親至交兵而戰固親親之道絕已久矣雖緩追逸賊而其存者幾何故曰於斯時也雖聖人亦殺之而已矣然而聖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傳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而已矣而又區區於當國內外之害是何恩

遠也左氏以爲公不弟故不稱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求聖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子産

昌黎子産不毀鄉校頌曰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知其敎遊于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産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産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旁暢交通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穎濱曰子産爲鄭不以禮法假人棄乎其不可犯也將死戒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爲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鮮死水弱人狎而翫之則多死故寬難子太叔爲政不忍猛鄭國多盜然後悔之由此言之子産豈徒寬惠者哉然孔子之稱子産惠人又以爲古之遺愛僑者由此言之故孟子言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以爲惠而不知爲政甚者又曰子産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敎也此豈眞子産之實蓋求受人無禮法以將之則有所不行若子産則法行惠者也孔子之說云爾

東坡曰子産爲鄭作封洫立謗政鑄刑書其死也敎太叔以猛其用法深其爲政嚴有及民之近利而無經國之遠猷故渾罕叔向皆譏之而孔子以爲惠人不以爲仁蓋小之也孟子曰子産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而不知爲政蓋因孔子之言而失之也子産之於政整齊其民賦完治其城郭道路而以時修其橋梁則有餘矣豈以乘輿濟人者哉記曰子産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敎此又因孟子之言而失也

國之興亡

穎濱曰鄭之諸公桓武之後推莊公爲賢然其爲人喜權而任數桓武之風衰焉叔段之亂諸大夫皆欲早爲之所莊公之明足以制之然待而不問俟其惡成而后加之以大戮此非不忍於弟蓋忍之至也孔子深探其心故書曰鄭伯克段于鄢而丘明謂之鄭志蓋謂此也周平王桓王貳於虢公莊公既質王子取麥禾矣則又率齊而朝之伐宋而說之政不可得於是兵交中原射王中肩嗚呼其良心發於中卒不可得蓋如此鄭自莊公之後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駟子

不知所出惟其來求者與之鄭幾於亡及晉人三帥諸侯以焚楚師不能與而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之暴不能加焉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又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季札過鄭謂子產政將及子子爲政必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子產用之鄭復以安如季子可謂知務矣

許穆夫人賦載馳

鄭獬曰衞懿公夷於狄戴公据其餘而廬之漕許穆夫人其妹也許侯不能救覩宅諸侯有爲衞憂者亦亡有也且將衞而不可於是賦載馳之五章其言哀深以傷往反而盡寬慈之不泄討獨窮於此耳於時諸侯裂天子土捍夷狄暴亂者國相踐也環拱而睨之卒不肯一枉臂起以救衞者俾夫人之惡懸不已而屢言之嗚呼彼誠男子耶不少有激乎奚易以失人心則周孰有存國哉無秦可也後二年齊桓公始城而完之吾知其有以發矣雖然吾獨憫其女子而有憂亡國心彼冠冕而藩天下者尚且施施而安縣噫其亦足羞矣乎

祝鮀之佞

東坡曰祝鮀治宗廟孔子謂衞多君子靈公雖無道而不喪者子魚與數君子之力也左氏亦記其賢決非佞人蓋古者以佞爲才智之稱故自貶則云不佞宋公子朝預於南子之亂非其意也使其不從必不免於禍故孔子哀其不幸曰有子魚之智而後免子魚之智史不得其詳矣然吾觀藏武仲之所以免齊侯之難意其若此也歟

世子蒯聵

孫明復曰正名者傳嗣立嫡之謂也爲國之道莫大於傳嗣傳嗣之道莫大於立嫡所以防僭亂而杜篡奪也周能尊統傳緒承承而不絕故子路問於孔子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以靈公無道不能先正厥嗣以靖其國卒使蒯聵父子爭立以亂於衞故對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謂諸此也何以殆諸按春秋定十四年衞世子蒯聵出奔宋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蒯聵出奔宋者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也納衞世子蒯聵于戚者靈公既死蒯聵爲輒所拒不得入衞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懼而奔宋靈公固宜即而廢之擇其次當立者以定嗣子之位也靈公不能先定嗣子之位故使公子郢得立輒于後以亂于衞夫蒯聵者靈公之子也輒者蒯聵之子衞既立則蒯聵無以立矣蒯聵無以立則必反

而爭其國既反而爭其國則輒必拒之輒既拒之是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也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彼則棄其父而立其子教其子以拒其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人理滅矣是故蒯聵出奔宋納于戚春秋皆正其世子之名而書之者惡靈公而不與輒也惡靈公者惡其不能正厥嗣以靖其國不與輒者不與其爲人子而拒其父也或曰若蒯聵者獨無惡乎曰蒯聵有殺母之罪當絕反而爭其國是爲篡國故經書納書納者篡辭也孰謂蒯聵獨無惡哉然則蒯聵之篡國輒之拒父皆靈公爲之也皆靈公爲之者靈公生不能治其室死不能正其嗣也故春秋參譏之此乃聖人正君臣明父子救昏亂厚人倫之深旨也而世之說者以爲正百事之名者失之遠矣 又曰春秋既正蒯聵世子之名而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傳之俱無一言解經稱世子之義夫傳所以解經也傳而不解安用傳爲唯江熙注穀梁曰齊景公廢世子世子還國書篡若靈公廢蒯聵立輒則蒯聵不得復稱曩日之世子也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此矛楯之喻然則從王父之言傳似失矣經云納衛世子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明正也明正

正之者非耶愚謂蒯聵稱世子之義傳雖失之然亦未爲得也且蒯聵有殺母之罪當絕當絕則不得爲嗣故經稱納衛世子納者篡辭也此與蒯聵還亦書篡非獨齊世子還而書篡也然蒯聵猶稱曩日之世子者乃孔子正其名而書之爾非爲靈公不命輒而書之也然安得謂稱蒯聵爲世子則靈公不命輒審矣哉又忽稱世子者與蒯聵異矣觀鄭忽之出奔也非得罪而見逐也蓋以莊公既卒獨忽當嗣爲宋人執祭仲以立突篡而失國也兄子突之篡忽者兄弟也輒之拒蒯聵者父子也是故忽之出奔也書曰鄭忽出奔衛去世子者譏不能制其弟突以失國也及乎還也書曰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稱世子者善其能反正于鄭也若蒯聵則不然蒯聵之出奔也書曰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及乎還也書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出奔與納但稱世子者明蒯聵正嫡當嗣輒不得拒也由是言之則然安得引鄭世子忽以解蒯聵稱世子之義哉則知世之說者不能辨傳嗣立嫡之道者由三傳失之於前說者惑之於後也 穎濱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於父子夫婦之際靈公蠱公輿欲以與禍國然足言者伋子壽子爭而死而莊公出公父子相攻二十餘年不以爲一

愚之不同至此哉能使者可惡於義惜其不
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蒯聵之惡而以爲廉矣不
得爲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
孔子自陳反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
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
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
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
已矣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
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人道絶矣孔
子於是焉而欲正之何爲而不可靈公之死也衛

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
辭輒而不獲乎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
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
亦將教輒辟位而納蒯聵蒯聵得罪於父生不
養死不喪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
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得立於衛成其
爲世子也若輒辟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爲君也而
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路
潁濱曰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稱於孔氏冉有舊由有
欲而志不足其於季氏也由衛之不能

至於季路忠厲而識闇事衛出公輒父子爭國而
不知其危也方其攻莊公於臺上使幸而莊公舍
孔悝季路與悝皆出猶可言也莊公方質孔悝以
取衛其不釋孔悝有矣孔悝不出遂攻而勝之則
爲臣弑君季路雖生將安所容身乎嗚呼學於孔子
而其處害曾不若柴穫也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

宋賢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一

成王
令尹子文 老泉
子玉用兵 東坡
康王
屈建不薦芰 東坡
昭王
子西 潁濱
惠王
葉公 潁濱
泰伯
讓國 東坡 潁濱
季札讓國 蘇定 錫孫及 潁濱 東坡

令尹子文

老泉曰楚人高令尹子文之行曰三以為令尹而不喜三奪其令尹而不怒其為令尹也楚人為之喜而其去令尹也楚人為之怒已不期令尹而令尹自至夫令尹子文豈獨惡夫富貴哉知其不可以求得而安其自得是以喜怒不及其心而人為之置置嗟夫豈亦不足以見已大而物小耶脫然為棄於人而不知棄之為悲紛然為取於人而不知取之為樂人自以為棄我取我而吾之所以為我者如一則亦不足以高視天下而竊笑之

子玉用兵

東坡曰蔦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苻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兵或能戒懼而不敗耶

屈建不薦芰

東坡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齊三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之所嚴也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

三賢大數君子之言或主於擇或切於時
其子孫雖所趨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親
至於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鬭於菟身爲正
卿而不恤民而心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
行之闕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
賢而惟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
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
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晳嗜羊棗而曾子
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
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
芰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備豈可
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
難於易簀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若以折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而
童子順禮之末易簀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
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
不如事主欒懷子曰主或終所不嗣事於齊
者有如河乃瞑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
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義其爲忠則大矣古
人以愛惡比之美疢藥石曰石猶生我疢之美者
其毒滋多由是觀之御子之愛父則是疢之美子
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頴濱曰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
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
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
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
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
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葉公

頴濱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
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
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春秋
之末諸侯之士知者多矣而未見其仁也葉公子
高於白公之亂也知其不可以及其亂也舉
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
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爲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
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
爲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
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盤桓陳蔡
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意在楚葉耳當是之
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
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功不見於當
世豈仁雖能守而未暇由禮歟傳曰葉公好龍室

□騤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也懼而還走與其□□
此言蓋謂孔子非諝能也昔楚昭王將用孔子矣
令尹子西知孔子聖人畏其害楚而沮之或問子
西於孔子孔子曰彼哉彼哉夫諸侯大夫不知孔
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子西知孔子矣而獨以
爲害楚疑之此其罪甚於不知故孔子深疾之歟

讓國

東坡曰遜國盛德之事也然非其人鮮不爲亂宋
宣公捨與夷而立穆公亂者三世隱桓之相賊子
噲之失國皆存其實而取其名名實存亂之所由
起也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
名實俱亡亂何自生哉非孔子孰能知其爲至德
乎

穎濱曰泰伯以國授王季避之荊蠻天下知文武
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故曰泰
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稱焉子
瞻曰太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其
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有
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禍予以爲□
然人惡不誠誠無爭心苟非私權孰不順之魯之
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授□此非讓之過也漢東
□王彊以天下授顯宗晉□王成帝以□□□□

□非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乎□
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
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與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季札讓國

蕭定曰昔者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
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
者何哉夫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
造國焉季子之讓賢以義也當周德之衰而吳□
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泯絕而不血食
嘗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
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御終終而不可留□其
河既濁阿膠無以正其色藍也斯□□篳不能□
其末與夫當濁亂之世以力勝之□□與爭孰□
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
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
□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没挂劍示不忘
之信遜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
之祭知在玄風可想至德與歎美之辭□人其生
也□□嗚呼之篆向微德仁而至則夫子不復
□其精義被物動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
觀其操何哉是知讓之爲德在於生□不絕
□明矣

門孤及曰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今
負謂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
義非公執禮全節使國基君弒非仁出能觀變入
不討亂非智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
夫國之大紀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
則廢年以義則廢卜以君命則廢禮是以泰伯之
奔句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纂服嗣
位而不私泰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
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
宮天下也於虖樊與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
而季子爲泰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且使爭
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
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閎達博
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世命授餘昧之絕統
必能光啓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
闔閭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嗚呼全
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
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戒鍾爲
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
以先累乎而動治其未亂棄室以表義挂劍以明信
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亦
以累之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之

亂其勃生之亂其孰生之時
獨賢曰春秋之際世不知義而以權利爲言
拉晉文皆知爭國成名者也如子臧之於曹季子
之於吳皆有可取之義又棄而不顧而況於爭乎
乎高二子之義又欲考其行事而子臧反國而致
事事不復見季子事吳九十餘年觀其掛劍於墓
不以死背其心辭子臧傳不以恩累其心引兵避
楚不以名害其德蓋其所以養心者至矣雖辭之
以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彼其所養者誠
重也
東坡贊論曰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
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于諸侯則非童子矣三
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
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
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于
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句踐使
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于吳吳王許之子胥諫
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盛
衰于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也
而謂之季子不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至
二、吾廢也是季子之德信于吳人而言行于

門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
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
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于夫差知言之無益
也夫子胥以闔閭霸而夫差殺之如皁隸豈獨難
於季子乎嗚呼悲夫吾以是知夫差之不道致使
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
死者也江左諸子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
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
曰泰伯之德鍾于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
春秋蔑三之二古之眞人脩有一作化無死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一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二

闔廬
孫武老泉 柳州 六一 東坡
夫差
伍子胥柳州 李白 盧元輔 [illegible] 潁濱
勾踐
事吳東坡
種蠡潁濱 呂黎 東坡
子胥種蠡東坡
通論
國之興亡潁濱

孫武
老泉曰求之而不窮者天下之奇才也天下之士
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
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
至於用而不窮者臣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
舉以爲師然以臣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
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
是而揣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
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
郢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
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

故以訓斷亂若孫武之書以責武之失
猶九地曰威加於敵家則交不得合而武使從伯
嚭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
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師以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
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
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
屍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成子騎所以
必死讎吳也句踐不顧舊擊而吳服田單譎燕掘
墓而齊奮智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
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瑕之
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尚不能自
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
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
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
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窮
然吳起始用兵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
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
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
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
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殺
而之中與觀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閑

大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
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也亦
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樊川序註孫子曰自古以兵著書列於後世可以
教於後生者凡十數家且數萬言其孫武所著十
三篇自武死後凡千歲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
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
一不差跌武之所論大約用仁義使機權也武所
著書凡十數萬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筆其精切
凡十三篇成爲一編曹自爲序因註解之曰吾讀
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深矣然其所爲註解十不釋
一此書蓋非曹不能盡註解也予尋魏志見曹自
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從令
者剋捷違教者負敗意曹自於新書中馳驟其說
自成一家事業不欲隨孫武後盡解其書不然者
曹其不能耶今新書已亡不可復知予因取孫武
書備其註曹之所註亦盡存之分爲上中下三卷
後之人有讀武書予解者因而學之猶盤中走丸
丸之走盤橫斜圓直計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
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
已成然後付之於將漢祖言指蹤者人也獲兔者
犬也此其是也彼爲相者曰兵吾爲吾不當

日明居其位可也
六一曰世所傳孫武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陳皥
註號三家孫子余頃與撰四庫書目所見孫子註
者尤多至二十餘家武之書本於兵兵之術非一
而以不窮爲奇宜其說者之多也凡人之用智有
短長其施設各異故或膠其說於偏見然無出所
謂三家者三家之註皥最後其說時時攻牧之短
牧亦慨然最喜論兵欲試而不得者其學能道春
秋戰國時事甚博而詳然前世言善用兵者稱曹
公曹公嘗與董呂諸袁角其力而勝之遂與吳蜀
分漢而王傳言魏之諸將出兵千里公每坐計勝
敗授其成算諸將用之十不失二有違者兵輒敗
此故魏世用兵悉以新書從事其精於兵也如此
牧謂曹公於註孫子尤略蓋惜其所得自爲一書
是曹公悉得武之術也然武嘗以其書干吳王闔
閭闔閭用之西破楚北威齊晉而霸諸侯夫使武
自用其書止於強霸及曹公用之然亦終不能滅
吳蜀豈武之術盡於此乎抑用之不極其能也後
之學者徒見其書又各牽於己見是以註者雖多
而少當也獨吾友聖俞不然嘗評武之書曰此戰
國相傾之說也三代王者之師司馬九伐之法
不及也然亦愛其文略而意深其行師用

制勝亦皆有法其言甚有次序而註者汨之或失
其意乃自爲註凡膠於偏見者皆抉去傳以己意
而發之然後武之說不汨而明吾知此書當與三
家並傳而後世取其說者獨於吾聖俞多焉聖俞
爲人謹質溫恭仁學而明衣冠進趨眇然儒者也
後世之視其書者與太史公疑張子房爲壯夫何
異
東坡曰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
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
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
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
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
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
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
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
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
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
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汨其外而無守於其中
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
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
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
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

下之至靜為能勇於天下之[illegible]為能詐[illegible]
不役於利與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
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illegible]兵者見其害而後見
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illegible]閑而無事是以若
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
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
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
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
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
可得而使[illegible]有功於此而抑以此自居
則功不可得而底[illegible]居暗以御明則明者
畢見居陰以御陽[illegible]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
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
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
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illegible]見之也明見之
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貪
者詭道也非貪[illegible]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illegible]
廉靜而信者[illegible]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
天下紛紛乎如鳥獸之相搏嬰[illegible]之相蹙者
殺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伍子胥諫陽義女用
柳州論子胥沈劍而死曰伍子胥者非[illegible]之一

[illegible]國闕以道故[illegible]其謀令於[illegible]已不[illegible]
[illegible]進則讒者勝國無可故者於是焉去之可也
出其以暴累於人而又入以致死是固非吾之[illegible]
知也然則員者果狠人也歟
盧元輔胥山銘曰有周行人伍子胥諫吳之[illegible]得
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illegible]將瞰鵠華
途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illegible]遂曰胥山今
云青山者繆也[illegible]說曰[illegible]與其戴
天諫君為忠經曰諸侯[illegible]國[illegible]宋
鄭絕楚出鍾在平為宋[illegible]臣[illegible]既[illegible]坟壞
伏節[illegible]師於吳軍鼓[illegible]三[illegible]王建都
啓[illegible]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成湯再墓太
義孔子立為大經[illegible]人弒君大惡
咸令在上[illegible]行也後
走胥非逆施也[illegible]
悟又顛大伯廟[illegible]公執焉
焉入則諫焉[illegible]言屢出也
草甲已困於齊矣[illegible]屬鏤之賜
及其身
荊公曰予胥出死亡逋[illegible]之中以客寄之一身
以說吳折不測之楚[illegible]天下豈不
[illegible]及其危疑之際[illegible]

事此其志與天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
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
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
可少耶
潁濱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
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
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逞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
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李白曰貞義女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以家溧陽
史闕書之歲三十弗移天于人清英潔白事母純
孝手柔荑而不逾身擊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平
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芟於尚輔於奢血流于朝
赤族伍氏怨毒於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
月涉星遁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於昭關竄
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臨授之壺
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
必報之讎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
理貫於孝道聶姊殞肆槩動於天倫魯姑棄子以
卻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於此
彼或易爾卒使伍君開張闔閭拔爲郢鄧蒙師鞭
屍於楚國申胥泣血於秦庭戰已爾存亦各壯志
風於古今雪大憤於天地微此女之力勳云

爲忠孝之士焉能咆哮烜赫於後世耶謂
所愴然低廻而不能去
事吳
東坡曰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而行
成於吳凡金玉子女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旣反
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於大夫士
女女於士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嘗竊怪其以蠻
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
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
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
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
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
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
以强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
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
而有節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而
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后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
而吳國固在其股掌中矣

種蠡

昌黎曰范蠡旣辭越到齊迺移書文種亦令云去
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
詔悲夫爲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

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閑所以廢
矣句踐奮鳥喙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棲姑蘇
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范蠡文種
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開雷霆藏風雲收斷三
江也開四方高拖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
下徘徊知越有人奈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
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入臣之節合如是耶且
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
何足道哉況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
難以同樂則舉吳之後還越之日已經舟游五湖
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福
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種之書亦曲叛
句踐之翦也句踐何過哉予所謂為人謀而不忠
者其在於此也

東坡曰越既滅吳范蠡以謂句踐為人長頸鳥喙
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同安樂乃與其徒屬浮海而
行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
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
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
之賢豈聚斂積貨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
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
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

句踐有大度能終始用蠡蠡亦非清淨無欲
世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
軍平原君欲封連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
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
之士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
曰吾與富貴而屈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
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
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
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穎濱曰天下未嘗無智者也而智於擇君田豐陳
宮其智皆足以制曹公而豐事袁紹宮事呂布不
用其言而君臣皆亡此固無足言者如陸遜之於
孫權高熲之於隋文言聽計從致君於王伯矣而
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惟范蠡知句踐
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
同安樂則去之泛江湖如去仇讐是以君臣免於
惡名可不謂賢哉

子胥種蠡

東坡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
區之學瑕疵此三人者以三諫不聽鞭尸籍館為
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句踐而棲之會稽為種蠡之
罪雄獨有三諫當去之說卻欲以此

不聽哉三諫而去爲人臣交淺者言也如□□
戚者乃可爾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是以
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嘗
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然則斬
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
皆哀而恕之雖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廬與羣
氏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
若先戰而强諫以死之則雖又當以子胥之罪罪
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
故爲一言

歷之興亡

穎濱曰吳以蠻夷爭盟中國陵威齊晉結怨楚越
再世而亡何者地遠而民共勢不順也越王勾踐
既克夫差雖號伯王而實斂兵自守無大征伐分
吳故土以畀楚宋魯遠以保國傳世彼親見其害
知所以自監矣哉至無强無闔閭之知而有夫差
之愚其殘國宜矣昔楚王克陳宋鄭乃能取之而
不有諸侯安之而楚遂以與靈王大城陳蔡不羹
經營中夏貪而不止則身受其亂蓋東南之常勢
於是可見矣自東晉以至於陳皆國於吳越之墟
成敗之迹□不□者雖桓溫劉裕善用兵或能一
□而民以疲弊於無成至殷浩庾亮亦不足數

也如謝安之賢猶勉彊北征失策而死亦昧於□
名而未安其實故耶嗟夫謀國如蔡謨吾有取焉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三

列國通論

王伯 溫公 荊公
五伯 穎濱
桓文論 東坡
楚及越 穎濱
齊魯 白樂天 穎濱
管蔡齊楚曹宋 穎濱
春秋諸小國 穎濱
春秋無賢臣 孫明復 范文正公
三不欺 呂[illegible] 荊公

王伯

溫公曰命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一公處乎內一公處乎外皆王官也周衰二伯之職廢齊威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因命之為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為霸霸之名自是興自孟荀氏而下皆曰由何道而王由何道而霸道豈有二哉得之有淺深成功有小大耳譬諸水為畎為澮為谷為谿為川為瀆君所鍾則海也大夫士畎澮也諸侯谿谷也州牧川也方伯瀆也天子海也小大雖殊水之性奚以異哉

荊公曰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唯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刃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降焉可也文公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雖得其治然而

豈知其爲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卑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興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五伯

潁濱曰五伯桓文爲盛然觀其用兵皆出於不得已桓公帥諸侯以伐楚次于陘而不進以待楚人之變楚使屈完如師桓公陳諸侯之師與之乘而觀之屈完見齊之盛懼而求盟諸侯之兵成列而未戰也桓公退舍召陵與之盟而去之夫豈不能一戰哉知戰之不必勝而戰勝之利不過服楚全師之功大於克敵故以下戰服楚而不吝也晉文公以諸侯遇楚於城濮楚人請戰文公報楚人之惠退而避之三舍軍吏皆諫子犯曰我退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師退而楚不止遂以破楚而殺子玉使文公退而子玉止則文公之服楚亦與齊桓等無戰勝之功矣故桓文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此其所以全師保國無敵於諸侯者也至宋襄公國小德薄而求諸侯凌虐邾鄫之君爭鄭以怒楚兵敗身死之不暇雖竊霸之名而實非也其後秦穆公東平晉亂西伯戎楚莊王克陳入鄭得而不取皆有霸者之風矣然穆公聽杞子之計違蹇叔而用孟明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霸業莊王使申舟聘齊命無假道於宋舟知必死而王不聽宋人殺之王聞其死投袂而起以兵伐宋圍之九月與之盟而去之雖號能服宋然君子以爲此不假道之師也齊襄公楚靈王之所爲莊王亦爲之而尚何以爲愈乎於乎此二君皆賢君也兵一不義不幾至於狼狽不能與桓文齒而況其下乎

桓文譎正

東坡曰權以濟事曰譎鄭陽曰齊桓公殺哀姜于夷孔子曰正而不譎陽之時師傳盖云爾以此推之晉文公譎而不正蓋納辰嬴之過也哀姜親也齊雖不誅君子不以罪桓公故曰正而不譎以爲桓公可以譎而猶正蓋甚之也秦穆公賢君也文公雖辭辰嬴不害其反國縱使害其反國君子亦不以是亂男女之別故曰譎而不正以爲文公可以正而猶譎蓋罪之也

吳越

潁濱曰吳自泰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

荆公論見南子背蒲盟曰孔子畏衛[illegible]
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
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以手者權也苟有
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
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
用權故孔子不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
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受盟者得志矣豈有志于
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
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
以明義此孔子之所以適衛也

子西晏嬰毁孔子

溫公論史載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溫公曰子
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
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容鄙淺之如是哉　又論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
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
不可以爲國溫公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湣而樂
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産於吳悅季札豈以孔
子獨不知而毁乎

蔡

之民而後民安之太公之所以治齊則居敬[illegible]
簡者伯禽之所以治魯則居敬而行敬者也雖[illegible]
公亦憂魯之不競則仲弓之言周孔之所詳也

管蔡齊楚晉宋

穎濱曰孟子有言王不待大而伯必有大國王者
以德伯者以力以德服人凡有智者莫與之較以
力服人力之所不勝則殆故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齊桓晉文皆因大國之資而[illegible]
楚靈王合齊楚之力無德而求諸侯[illegible]而
身死之晉伯陽宋王偃國小德劣而圖霸者之[illegible]
身死而國隨以滅夫惟樂天者可以保天下畏天
者可以保其國未能畏天而求樂天之功難哉

春秋諸小國

穎濱曰楚方北征諸夏而陳蔡許鄭適當其衝
爲國也難矣吳季子札見鄭子産曰子爲國慎[illegible]
以禮不然鄭將敗子産以區區之賢立於晉楚
之間敬而不懾卒免大國之患非禮何以當之
陳蔡許穎沛隕越之不暇卒先鄭以滅嗚呼鄭一
擧之論之也曰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
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作丘賦鑄刑書
大無禮則不能自立無以止大國之暴[illegible]
安人民將不懷大國亦予不近也[illegible]下十

以其力自斃此其所以爲亡之先後也又杞□
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有焉故孔子曰夏禮
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文獻不足故也然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
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晉悼公過宋觀桑林之舞楚靈王析
合會諸侯向戌諸侯之禮於公如杞遂至於用夷無足言者皆
孔子學官名於郯子郯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
於諸侯爲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焉而
國無君子不能自別悲夫

春秋無賢臣

孫邵曰春秋列國周之諸侯受周之封分爲五等
五等之下臣爲陪臣陪臣於諸侯君父也諸侯於
周王亦君父也陪臣於周義猶大父也夫爲子之
道孝於父者必欲父孝於祖陪臣忠於諸侯者必
欲諸侯忠於天子則忠孝兩全康乂天下今春秋
陪臣張公室侵王室弱周以强諸侯是弱祖而强
父佐諸侯而敵周是佐父而敵祖遺祖之怨成父
之逆惡莫大焉言之於臣則非忠語之於子則非
孝論之於道則傷義推之於情則孤恩遂使姬周
削弱把號而已桓文雖以爲霸何能正之反有封
禪請隧之僭管晏雖有其功何能諫之而有反
坫孔之惡于時風教大壞海內焚如天不休

下民降大聖以爲木鐸歷國七十餘說而不遇去
走齊魯宋衛之郊反若喪家之狗知不可訓慮後
世不懼乃修春秋明向背其有甚者或夷之或徙
之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奔走失社稷者不可
勝紀書曰帝乃震怒致令海內無一嘉祥但有妖
怪謂春秋亂世豈不如然于時人不堪命何耶無
賢臣哉予爲此論警衆士大夫多稱之遂闡嚴蝦
敵蝦微而奇之或謂可刊金石訓乎今後既而喧
傳則有難侯曰春秋豈無賢者予謂之無激之耶
祥之耶奈乎孔門何曰孔門仕者鮮又家臣耳仔
不諳聖賢書乎易云也其齊小貞吉大貞凶春秋
之大夫小貞耳蓋以大貞取之以王道取五霸猶
罪人

范文正公曰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
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
同當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
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與霸者之爲而
王道不與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

三不欺

呂溫曰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
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
皆爲政不同同歸于理作斡非之術自勝□□

經範汪洋古今輝坤國史騶所王拯國有任治擇
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任繁亂之邑而
邑偪強齊仗義為城池倚仁為干櫓當鯨吞之大
敵鳩佷顧之遺黎渙離形檢抄用心術惠訓不倦
乃無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陰
陽運於無言誠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
不欺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攝晉楚之間而清
恭爾位役智利物飭躬勵俗守之以信行之以禮
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燭照如衡誠懸是
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豹當戰國之
際而克修茂績身為紀律言有典章剛包其柔威
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小烈人望霜清
物止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
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
智旁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不敢欺者嚴威允
濟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誠不足至於智智不足
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貴
漸致德宜全舉道貴兼通必也修誠而蓋智誠未
至而政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
不若兼而行之迭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
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任
人敬而不能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孚誠格化

而不忍欺以寬濟猛同二氣之和平自通陟遐以
三才之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
不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始定優劣直論先後
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淵公曰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
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而遂以德察刑為
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
聖人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文未聞聖人為
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者蓋人得聖人之一
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
莫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於前則德之使
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
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
之使其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
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
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
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
道有出此三者乎亦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
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兜以
丹朱稱於前曰嚚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
罪而天下咸服則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
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加

皆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門
隱微西門豹之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皆能以
治者盡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堯舜之時
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
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
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足任以治乎
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豹治十二
渠以利民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爲西門君所爲
不從吏以廢也則豹之德亦足以成於民心矣然
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
則民豈得或不能欺之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四

孔子上

夫子之道 程浩 李覯 杜牧 虞世南
李邕 呂蒙 穎濱 柳州

夫子賢於堯舜 荊公

孔子從先進 東坡

夫子之道

程浩曰天地吾知至廣也以其無所不覆載日月吾知至明也以其無所不照臨江海吾知至大也以其無所不容納料廣以寸管測景以尺圭航大以一葦廣不能逃其數明不能私其質大不能亡其險偉哉夫子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之終非日非月光之所及者遠不江不海潤之所浸者博三代禮樂吾知其損益百王憲章吾知其消息君臣以傳父子以親家國以肥鬼神以享道未可詮其有物釋未可議於無生一以貫之我先師夫子夫子聖人也亦之聖者曰堯王之聖者曰禹師之聖者曰夫子堯之德有時而息禹之功有時而窮夫子之道久而彌芳遠而彌光用之者昌捨之者亡昔否於周今泰於唐不然者何被衮而裳無旒而王者哉

李覯謁夫子廟文曰於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乃聖乃神煥乎丕謨惟王者佃

之以事神使民庶人得之以不失其死生諸侯
之以事天子卿大夫得之以保祿位怨咎不及其
身四時得之而序行天下得之而大同然則天地
神人之事昭乎夫子之道之德也至矣何小子之
所竊歎焉斯歎也其惟來學乎其惟乞靈乎曰某
不敢然也且夫禮樂泯於明夫子之善道也斯可
謂以學矣鬼神瞰於幽夫子之明德也斯可謂以
敬矣孰敢捨道而來學瀆敬而乞靈者乎於是再
拜而起徊翔而觀章施足徵像設無諠我廟廷亘
我王衮冕夫子得之亦無愧言七十之徒亦公亦
侯外如君臣內實討論忝忝小子思得其門夫子
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之遊與兩氣俱
而其既生也過三季之會飄飄湮滅絃歌之音掛
而不和仁義之圖卷而塵陳及相之者而有喜色去
宋而曰桓魋其如予何聖人之窮乃有如是耶書
俾夫子生於堯之代堯必後舜而先夫子生於舜
之代舜則必先夫子而後禹聖人同時化可知也
如舜禹生於夫子之年則不過窮於田畝之中安
有夫子之教垂於無窮若今日之歷洪者乎惟其
子生實陪臣沒乃王爵有聖德也惟紂生實殷辟
死曰獨夫有逆德也惟爵諡在德惟德有聖有逆
惟聖逆在人不在於尊嗚呼夫子聖人之之樂風

卑不至無其時也秦人燒書文之衰也亦有可
德之興也惟夫子之德洎唐之德永而能安古而
更新降康下民爰有烈光訖無間然小子忡忡懍
懍拜稽而生匪作匪述

杜牧曰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
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
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
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兩欸者能耕能戰能行其
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雖官也可以置之置之言
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
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力而無功不如道家
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
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
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
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誠不撓闢四
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不辭
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
帝起為梁國者以笥脯麵牲為薦祀之荐曰佛之
教牲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
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
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辯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為不然辯彼佛

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儀一
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己所非
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
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騈愼已降百家之徒廟
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
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
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
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
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為
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稷
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
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
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云云
常仲孺曰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
乙是生萬物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
準繩故能範而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
教必生大聖以首之庖羲氏竅才煥文君人于天
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至道也軒轅氏推策命官
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帝而居玄德也夏后氏
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之首於王而明大化
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而衰焉平桓以還
[illegible]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羲農之道消矣非聖人
之[illegible]軒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書[illegible]
[illegible]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僭[illegible]八
子戲星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也[illegible]
前聖之道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書亦將
與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也有天下者述其易簡遵其元命可以致於生[illegible]
遵其廣大弘其贊扎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illegible]
其英華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從流[illegible]
[illegible]西[illegible]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然既往
位崇以待來刑於國而達於家爲樂和而[illegible]禮成
郁郁洋洋與日月而終矣其辭曰昭昭五星玄文
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紛上[illegible]下災害祥明聖
入居中百化道成五星九玄醇朴不[illegible]降及堯舜
在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出質文異時日月代
照螢自開闢頑洞無跡考于六籍究於古書昔微禹
之功水土共融微儒之風華夷洪滂大聖同德垂
訓作則山川九州種柴萬國羲軒之[illegible]天子明之
百王纘焉仰而營之
李筌曰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除而[illegible]行
有符楊推大抵宣考神用達人統之可復[illegible]一
之[illegible]頃其揆一也昔黃帝[illegible]賊殿承驕兵[illegible]
逆禍則黃帝興聖肯出尋龍[illegible]

人徹勤略以識亂逮至横流方割包山其咨赦
爲魚鱉食不粒則堯禹竝跡振抜隱憂導百川康
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鄒楚子問鼎則
夫子卓立鑿然成章闕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
寔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閑而必先其
若是者乎哉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
營乎三代兑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
藉之者莫如地放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
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衔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
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
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

其業則不如勿傳紐其禮而不啓其教則不如勿
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不訓
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賛
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
激庸君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煞者勉誠節
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討賊臣也至若
論慈廣孝輔仁龍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
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與夫婦之倫背雖朗日開
覺膏雨闓鬱和風清翳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纜統
而政辟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屢遷而理齊一
時未有雖遂大夫游居下國德教既往言滿方[illegible]

广食列都不假手於後續君思鄕乘必下
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絶一人罔俸令
可稱蓋取與而爲大者也
昌黎曰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
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
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
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云云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
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

後能有所立
穎濱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
寄之曰中舜之禪禹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
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
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
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曰非歟曰非也予一以
貫之雖與子貢言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
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
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
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illegible]之

受之也不惑則爲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爲忠恕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夫又孔子旣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也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之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嗚呼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

柳州曰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圓以遂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叱齊侯類畜狗不靈乎其內積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吾無望焉耳矣

天子賢於堯舜

荊公曰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之爲稱德之極神之爲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謂聖人者於道德無所不盡也於道德無所不盡則若明之於日尊之於上帝矣之或加矣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此觀之則自傳說以來凡所謂聖人者宜無以相尚而其所知宜同宰我曰以予觀夫於堯舜遠矣而世之解者必曰是爲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也而孟子亦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是豈亦門人之私言而非天下公共之論哉爲是言者蓋亦未之思也夫所謂聖賢之言者無一辭之苟其發也必有指焉其指也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夫聖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後世莫之增焉者之稱也若有能加焉者則豈聖也哉然孟子寧我之所以爲是說者蓋亦言其時而已也昔者道發乎伏羲而成乎堯舜繼而大之於禹湯文武此數人者皆居天子之位而使天下之道寖明寖備者也而又有在下而繼之者焉伊尹伯夷柳下惠孔子是也夫伏羲旣發之也而其法未成至於堯而後成焉堯雖能成聖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備也夫以聖人之盛用一人之知足以備天下之法而必待至於孔子者何哉蓋聖人之心不求有爲於天下待天下之變至焉然後吾因其變而制之法耳至孔子之時天下之變備矣故聖人之法亦自是而後備也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此之謂也故其所以能備者豈特孔子一人之力哉蓋所謂聖人者莫不預有力也孟子曰孔子集大成萬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賢於堯舜也

孔子從先進

東坡曰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
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古
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
欲彊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
而其成功有巨細雖然於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
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
有進以彊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
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
堯舜之君使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
味說湯者此戰國之游士以己度伊尹也君子疾
之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者固欲合諸
侯攘戎狄也管仲之志足以霸度其身足以為
霸者之佐是故上無多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
知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三說而後合甚矣
夫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豈不自知其不
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公之不
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衒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
其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略而每
見輒變以徇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
不正也聖人則不然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
高故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

在水火也其欲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而未嘗以
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知其始於少貶而其終必
至於陵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
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子之世
也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
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
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
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
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之以先王之禮樂其心則
然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
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
尋直尺而利亦可為歟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
君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
而君不能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
為而為是輕其身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
進也曰君為用我矣我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
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人乎至於人君亦
然將用是人也則先之以己所欲為要其能否而
責成焉其曰姑用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從之君子
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
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
不正其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

之所謂賊其君者也謹論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五

孔子下

歷聘 荊公 盛均 穎濱

見陽貨

子西妻嬰毀孔子 溫公

厄陳蔡 范文正公 曾子固 王元之

祭祀夫子 呂繁 六一

有若似孔子 穎濱

歷聘

荊公曰古之人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世而
回吾以學孔子焉惑矣孔子之始也食於魯魯亂
而適齊齊大夫欲害己則反而食于魯魯受女樂
不朝者三日義不可以留也則烏乎之曰甚矣衛
靈公之無道也其卿賢者庇乎其徧而不足耳於是
之衛衛靈公不可與處也於是不暇擇而之曹以
適于宋鄭陳蔡衛楚之郊其志信去衛而之曹也
老矣遂歸乎魯以卒孔子之行如此烏在其求行
道也夫天下諸侯不以身先於賢人其不足與有
為明也孔子而不知其何以為孔子也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僕僕然勞其身以求行道於
世者是沽也子路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道之不
行已知之矣蓋孔子之心云耳然則孔子無意

世之人乎曰道之將興歟命也道之[illegible]
苟命矣則如世之人何
盛均論曰學者多稱仲尼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
禮行道不歷聘不遇吾謂仲尼觀禮也大二國交
懽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女[illegible]贄帛
於士皆曰聘故無財與無君國之命一不聘也當
德蝕衰周譎狙七國盡仲尼傷禮樂不起是以恩
韶於齊求師於周將欲鑄義以鏡國張仁以羅俗
使明習為賓貢也且去國適衛蓋辭在於仕矣自
宋之鄭殆非毀矣絕粮於陳蔡亦無財矣官至司
寇果不為去安謂聘哉吾聞夫子觀夏道則之杞
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他國可知也安謂[illegible]
聘哉

穎濱曰孔子一用於魯有成功矣而魯定公季桓
子皆庸人一為女樂所娛視棄孔子如脫弊屣孔
子去魯而遊諸侯有意於擇君矣乎當是時諸侯
無可言者衛靈公雖無道而善用人仲叔圉治賓
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以無失其國孔子
宜可[illegible]焉是以去魯三年而往反於衛者四及知
其不用然後適陳適蔡皆無孔子之於陳蔡無取
[illegible]近於楚而楚昭王將[illegible]公諸梁[illegible]時費君
[illegible]桓以俟焉前後六年見葉公不合卒見[illegible]

王將用之矣而子西間之昭王亦死知諸侯無復
可與共事者然後浩然有歸老之意然反於衛五
年以須魯人之招也蓋翔而後集故欲孔子於衛
見南子於魯欲從公山弗擾於晉欲從佛肸弟子
或疑之而後世亦未免焉昔柳下惠嫗不建門之
女魯人不以為淫魯有男子與婦人皆獨居婦人
有急將從之拒而弗納婦人曰子何不為柳下惠
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學柳
下惠者未有若此人也然則此亦孔子之所獨歟

孔子見陽貨　見南子　公山不狃佛肸召

穎濱曰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矙其亡
也而饋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
孔子三言孔子荅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
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
之而必荅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
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與子路疑之而
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以為世莫吾
知而自信於天也

東坡曰孔子之事可疑者三公山不狃佛肸之召
南子之見此三者皆非常道惟孔子則可故曰聖
達節聖人之於元惡大憝皆許其悔過無絕法也
二子叛臣而孔子欲從之二子聞之必曰孔子不

吾絕也吾從得見君子也雖不能爲君子去爲惡
必不齊量矣雖然亦欲往而卒不往亦欲往者權
也卒不往者正也設網以取魚不可使魚知其爲
網也設權以來小人不可使小人知其爲權也故
孔子於公山不狃佛肸之事皆未嘗正言之其
必不然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又曰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使叛臣爲東周而自
比於匏瓜此豈誠然哉雖至愚知其不然也至於
南子之事亦猶是也而弟子之疑其不可以不一
出故孔子矢之矢之者正言之謂也若此之爲正
言以明昔者之非正言也曰子之於人也無所不
受子之所不受則天之所棄也天豈棄人哉人自
棄也子之所不受則人自棄人自棄則天棄之此
子之所以不敢輕絕於人也　又論公山弗擾召
曰孔子之不助畔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
意亦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收之使
不自絕而已佛肸之不能爲東周亦明矣然而用
孔子則有可以爲東周之道故子欲往者以其有
是道也卒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　又論佛肸召
曰雖有君子不入之言亦有不磷不緇之說是或
一道也子路知其一不知其二然而二者舉非也
孔子之意則有在矣

又論見南子背蒲盟曰孔子見南子爲有禮
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
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以手者權也若有
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
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
用權故孔子不見南子君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
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志于
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
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
以明義此孔子之所以適衛也

子西晏嬰毀孔子

溫公論史載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
令尹子西曰文武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
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乃止溫公曰子
西楚之賢令尹也楚國賴之亡而復存危而復安
其志猶晏嬰也其言豈若鄙淺之如是哉　又論
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
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游說乞貸
不可以爲國溫公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
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產於吳悅季札豈以仲
尼獨不知而毀乎

厄陳蔡

范文正公曰困水在澤下澤方竭焉其道不行於
物君子困窮之時也夫水者浸於外而後施於物
今伏於其內何施之有是則川澤竭而伏其流君
子困而隱其道困於險而不改其說兌爲說也其惟
君子乎能固窮而樂道哉苟不安其困欲尚口而
去之窮斯甚矣知此時者卷而懷之極然後反其
困必亨故曰困亨夫子之於陳蔡也豈其憂乎
會子困曰天地欲泰而先否欲明而先晦天地亦
否萬物豈知大德乎日月不晦萬物豈知大明乎
天下至聖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堯有洪
水之災舜有井廩之苦禹有殛鯀之禍湯有大旱
之厄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管蔡之謗孔子有
絕糧之難噫聖人承萬古之美豈以一身爲貴乎
是知合天地之德不能逃天地之數齊日月之明
不能違日月之道泰而不否豈見聖人之志乎明
而不晦豈見聖人之道乎故孔子在陳也講誦弦
歌不改常性及犯圍之出列從而行怡然而言矣
之爲幸又曰君子不困不成王業果哉身沒之後
聖日皎然文明之君封祀不絕有開必先信其然
也於戲先師夫子聘於時民不否道於世民不泰
也否則否於一時泰則泰於萬世是使後之王皆
知我先師之道捨之則微用之則昌習之則貴由

之則吾道之美此孰爲厄乎
王元之厄臺銘曰天地厄於晦暝日月厄於薄蝕
山川厄於崩竭聖人生而[illegible]天地以稟日月之靈
粹得無有于厄乎所以虞舜厄于歷山帝禹厄于
洪水成湯厄于夏臺文王厄于羑里我先師夫子
厄于陳其道一也于時周室卑危魯道靡潰仁義
路絕奢僭源開列國用權蝟苦而起壞禮樂于糟
[illegible]以詩書于芻狗孩介王室裏壞儒風俎豆不修
軍旅用事苟有衣縫掖而冠章甫者鮮不拔戟而
[illegible]之三綱五常蓋掃地矣夫子抱帝王之道處哀
亂之世而五教之大壞嫁四維而不張刳道德爲
瀕航將欲濟天下之墊溺斷禮法爲耒耜將欲芟
天下之荒穢故不程其力不顧其世聚三千之徒
聘七十之國應機設教與世垂範然偃蘭于絕肆
孰闢其熏施法於亂主孰開其正斯謂天柱將傾
折之一指而扶之難哉爲力乎故教不用于哀定
位不崇于季孟遜辭乎陽貨見忌于子西至於樹
迹亦必削而伐之況文行忠信果得用於世邪卒
致天厭聖道絕糧于陳顏冉之徒餒目相覷我先
師則坦爾無悶怡然自居腹虛腸乾未始太息焉
聖人爲人也不爲己也憂道也不憂己也假欲然
[illegible]之紀綱闢帝道爲坦途酌三代禮文垂諸

餓王澤憂乎生民尚消，楚雖不介而
用無恨哉不然夫豈不知列國有[illegible]
鑄鍾鼎之食但論辭婉惋取之如拾芥[illegible]
匹于六合中以寒餒而自若耶聖人之用心也不
其遠乎吁姦帙佞舌者圖一日之飫[illegible]者
謀萬民之利故教不用乎當時而用于今世位不
顯于生前而顯于没後何則祖述[illegible]當行
天地之間俾夫爲君父爲臣子者不可斯須而離
也得非用於今世耶名載典籍身[illegible]食得非顯
乎没後耶與夫圖一日之飫者又何存哉銘曰借
祿尸位没則絶祀所謂伊人冀教之鬼夫子耻之
不其餒而飽德醉義没則垂世所謂伊人箕山之
士夫子求諸可謂仁乎巍巍聖人生商道逃歷聘
求合絶糧[illegible]山之士可[illegible]其仁莫教之鬼且
非其倫廟食[illegible]祀典惟新我來舊國荒臺[illegible]
拂石勒銘德聲益振

祭祀夫子

自黎司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
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
棄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illegible]
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
[illegible]北面拜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

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illegible]
[illegible]其位者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illegible]得位
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illegible]
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illegible]
[illegible]一曰釋奠釋菜祭之略[illegible]
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illegible]
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
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
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
必有合樂國有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
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
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没後
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
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不知所師則又取孔子
門人之高弟曰顔回[illegible]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
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
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
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
子曰仲尼聖人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
舜矣不幸無時而没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illegible]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illegible]
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illegible]

所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為夫子[illegible]
德之報舉堯舜其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以[illegible]以
迎尸酌鬯為盛犧牲薦饌直與而已故曰祭之略
薦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
備焉然古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
者今者廢而州縣唯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
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
降俯仰之節吏又不多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
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以為古禮不
足復用可勝歎哉　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
事方修禮樂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
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
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之意凡有司簿書之
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肯盡心焉

有若似孔子

顏須曰苟至於君子而無恥者也孟子云禹薦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皆不之益
而之啓然後益不敢踐天子位太史公稱孔子既
沒弟子以有若貌類孔子師之如孔子時及問而
不能答乃斥去之夫以益有若之賢而其無恥至
此極歟且月宿于畢而雨不應商瞿四子而無[illegible]
此小說之妄而鄙儒所以謂孔子[illegible]
國雜說為小者多矣孟子猶不能擇而況太史公
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五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六

孔門弟子

弟子仕不仕 潁濱 范文正公

顏淵 荆公 潁濱 東坡 昌黎

子夏 潁濱

仲由冉求公西華 潁濱

曾參不列四科 李覯 東天 鄭獬

樊遲學稼圃 潁濱

宰予從田常作亂 潁濱 東坡

孔門學道教人 潁濱

弟子仕不仕

潁濱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第亦咸仕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之三人皆未嘗仕季氏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瀾不知其深其舟若蔽天之山其色若浮空之雲然後復風濤而不懼彌帆蔽而不懾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踐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知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欲有救之譬若有甚焉者今夫子之不避而仕則其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溺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若夫三子者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之男子而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

范文正公曰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為邑宰或為家臣或不顧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悉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己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欺誕貪逐貴高弗奪弗厭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從聖人之道使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其所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為賢矣

顏淵

荆公曰君子所求於人者薄而辨是與非也無所於孔子罪宰予曰於予與何誅罪冉有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二子得罪於聖人若當絕也及乎科以列其門弟子取者不過數人於宰予有辭焉之善則取之於由求有所事之善則取之不以一

善而廢其善孔子豈阿其所好哉所求於人者
也管仲功施天下孔子小之門弟子三千人孔子
獨稱顏回爲好學問其餘則未是好學者閔損原
憲曾子之徒不與焉冉求宰我之得罪又如此孔
子豈不樂道人之善哉辨是與非無所苟也所求
於人者薄所以取人者蓋辨是與非者無所苟所
以明聖人之道如宰予冉求二子之不得列其善
則士之難全者衆矣惡足以取人善乎如管仲無
所貶則從政者若是而止矣七十子之徒皆稱好
學則好學者若是而止矣惡足以明聖人之道乎
取人如此則吾之自取者重而人之所處者易明
道如此則吾之與人其所由可知已故薄於責人
而非匿其過不苟於論人而非[redacted]其全聖人之道本
乎中而已春秋之旨豈易於是哉
潁濱曰孔子於諸弟子獨稱顏回之好學弟子之
賢者衆矣而孔子不以好學許之豈妄言哉吾嘗
論之弟子之知孔子者獨顏子耳孔子之道如天
然在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顏子識其
大者也故仰之而知其有高者存焉鑽之而知其
有堅者存焉故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此孔
子所以獨稱其好學也人誠有見於此雖如爲山
覆一簣未有能止之者也苟誠無見矣雖既

何不復能進也此顏子與衆弟子之辨也
又曰予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
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
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
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
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
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所以甘心於貧賤不肯
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
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世利以玉帛子女自養
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
容自得不知天地之爲大與生死之爲變而況其
下者乎故其爲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顧雖南面
王樂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予方區區欲
磨洗濁汙睎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
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
魯司寇下爲委吏乘田惟其所遇無所不可蓋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

東坡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詩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以自警云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游六鑿交鬪驚而不返跬步商受偉哉先師安此微陋孟賁股慄虎豹卻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樂千載無有執瓢從之忽焉在後

昌黎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莫非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乎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絶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德行而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耶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子夏

稍復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於灑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植草木既為之區別微種而時擇之以[illegible]然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

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illegible]
出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
道不明而急於奪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舜禮
樂刑政有所不言矣况於灑掃應對進退也哉
教者未之知而學者亦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
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

仲由冉求公西華曾晳言志

子貢曰四子之言皆其志也夫子之哂由也以其
不讓而其與點也以其自知之明與如曾晳之狂
其必有不可施於世者矣苟不自知而強從事焉
禍必隨之其欲從弟子風乎舞雩詠以忘老則其
處己者審矣不然孔子豈以不仕爲貴者哉

曾參不列四科

李覯曰客有言曰仲尼聖人也曾參孝子也十哲
皆仲尼門人也察其能孝於家能忠於君義友於
兄弟能信於朋友可以臨事可以成章故加其美
目也而曾參雖不闕兼此數者乃其近者小者而
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
對之曰噫非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之名乃一
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于時仲
尼厄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
[illegible]皆標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出時者歸
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歎之[illegible]
參不當此數子也使曾子于時得與數子從行則
仲尼之聖不遺參之孝不後冉伯牛仲弓之目也
必矣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
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
至聖之德値多難之代周遊栖遲天下仕魯
不終過宋伐樹之衞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
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姑已
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溫溫孜孜提攜負
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
言者顏回輒發之故謂之德行矣仲尼言有所陳
未達而端木賜輒達之故謂之言語矣子路勇毅
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
之政事矣子游子夏之文[illegible]秋之外得與聖人論
之故謂之文學矣故數子居則誦仲尼之道行役
則佐仲尼之事而曾參則安在焉患難則未嘗有
用焉且夫孝者人性當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苟
至之乃得爲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
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
與之同目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夫[illegible]
者不止於家也事君愼其事忠其命[illegible]孝也事師
務其道敬其事乃孝也不去危即安不冒利[illegible]

[illegible]所參不敬其事矣不能習義乎矣
其孝也非孝也子從儒守漢宜識所言何言之介
也主人拊几而起曰爾之辨則辯矣如何斯可謂
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樂天曰曾參不列四科者非以德行才業不及諸
人也蓋繫於一時之事耳請爲始終言之昔者仲
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
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
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
立一王之法爲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
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
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
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
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
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論撰
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
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
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可無疑焉
御覽辨曰四科非夫子擇之也吾疑其爲曾子之言
論語曾子之出也蓋曾子常與其弟子評先師之
門人賢其賢者次第之非曾子自著之則曾子之
弟子拾記之云爾曷以解之以其字之也語[illegible]

[illegible]謂則字之師語弟子則名之弟子之
師雖朋友亦名之今四科皆字也曷決乎言因之
之矣曰德行顏回閔損冉耕冉雍言語宰予端木
賜政事冉求仲由文學言偃卜商而反曰顏淵閔
子騫云云如是曾子爲其朋友而字之吾用是固
知非夫子擇之而曾子之出也已疑矣按而書則
則曾子不當於四科也亦宜或曰此蓋從蔡者言
之字者所以褒也曰行於蔡吾不知其果盡從與
否也然七十子尚能踰此十人者乎語非春秋書
君以用其字褒也曰上曷不明著之曰曾子云而
無有發者何也曰記者云耳或著焉或否焉不必
例於此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曰賢哉回也著
之矣柴也愚參也魯堯曰咨汝舜子溫而厲子在
鄉黨則皆去之於此獨不著曾子豈不得耶

樊遲學稼圃

穎濱曰樊遲之學爲農圃蓋將與民並耕而食饔
此孟子所謂許行之學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
小人之事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
爲己憂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此孔子
所謂樊遲小人也

[illegible]從田常作亂
[illegible]門人史記云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

夷其族孔子恥之余以爲宰我之賢列於四科
師友淵源所從來遠矣雖爲不善必不至於從
逆弒君父也宰我不幸乎爲有舊史之誣傳
書因遂信之蓋田恒之亂宰與闞止爭寵闞止被
曰子我也田恒既殺闞止而宰我之冤遂有
哀哉且使宰我從與田恒之亂恒既殺闞止殺簡
公則尚誰族之宰我者事蓋必不然矣夫使宰我於
逆亂猶不足惜也而使孔子之門人高第至此豈
不爲孔子之羞哉
秉按田常弒簡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是其濫
觴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寧無
歷其關羞棄千載不滅之惑也耶近令道考闕經
書究其所自則宰我不然尤驗明甚太史公固嫌
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絃
一洗亦古今之快也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向
常爲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
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
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恥子
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宰予之傳
妄也

孔門學道敎人
楨廣曰孔子之所以敎人者始於灑掃

又其安之然後申之以絃歌廣之以讀書
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由
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
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其才而成之
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大小長短甘辛鹹苦皆
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
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
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語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
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
之於孔子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
人民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
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
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
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
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
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
雖然孔子嘗語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
之者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
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
從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

以不事爲而勿揠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苗
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詩書朝夕從事於詩書行也
久而自得則勿正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必深耕
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
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儒之意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六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七

佛教　昌黎

佛教

昌黎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云云

李節曰業儒之人喜排佛氏其論必曰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代皆無有佛釋氏之典衰亂之所奉也宜一掃絶刻華之使不得蓋釋氏源於漢流於晉瀰漫於宋魏齊梁陳隋唐孝和聖真之間論者之言粗矣抑能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者也吾請言之昔有一夫膚腯而色凝氣烈而神清未嘗寇醫未嘗禱鬼恬然保順罔有札瘥之患故善也耶一夫不幸而有寒暑風濕之痾背陸而反覺耳瞶而目瞑於是攻砭之術用焉禳繪之事紛焉是二夫豈特相反耶蓋病與不病異勢也嗟乎三代之前世康矣三代之季世病矣三代之前禹湯文武德義藩之周公孔子典教持之道風雖衰澆漓猶存詐不勝信惡知遜善於是有擊壤之歌由庚之詩人人而樂也三代之季道風大衰力詐以覆信扇澆而散朴善以柔退惡以强用廢井田則豪寠相承矣貧封略則攻戰亟用矣務實帑則聚斂之臣升矣務勝下則掊克之利貴矣上所以御其下者欺之下所以奉其上者苟之上下相仇激爲怨俗於是有汨羅之客有負石之夫人人愁怨也夫釋氏之教以清凈恬虛爲禪定以柔謙退讓爲忍辱故怨爭可得而息也以菲薄爲修行以窮達於天爲因果故賤陋可得而安也故其喻云必順以

乃相佛性則其本衰代之風激之也夫衰代之人衆無可樂者也不有釋氏以救之尚安所寄心乎論者不責衰代之俗而尤釋氏之盛則是抱疾之夫而責其醫禱攻療者也徒知釋因衰代而生不知衰代須釋氏之救也何以言之耶夫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釋氏使安其分勇者將奮而思鬭智者將靜而思謀則阡陌之人將紛紛而群起矣今釋氏一歸之分而不責於人故賢智明之士皆息心焉其不能達此者愚人也雖上所役焉故雖衰亂之俗可得而安幾此也若之何而專去之哉論者不思釋氏扶世助教之大益而疾其雕鏤彩繪之小費吾故曰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也

樂天曰上古之化也大道惟一中古之教也精義無二蓋上率下以一德則下應上無二心故儒

六經不行於五帝道釋二教不及於三王道乎德
既一衰道又亡矣源雖不別樸散器分於是乎儒
道釋之教鼎立於天下矣降及近代釋氏尤甚焉
臣伏觀其教大抵以禪定爲根以慈忍爲本以報
應爲枝以壽殀爲葉然其先然亦可以誘化人心輔助
王化然臣以爲不可者有以也臣謂天子者奉天
之教令也人者奉天子之教令者也一則理二則亂
若參以外教二三孰甚焉况國家之所定禍亂以
文理華夏執此二者以經緯其人矣而又區區
西方之教與夫子於德臣所未知也一變二之
化也然則根本枝葉王教備焉何必乎人之言此取

[illegible]

彼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道之教無爲之道
在若欲以慈忍厚人德則先王有仁之術隱之訓
在若欲以報應禁人非則先王有賞善罰惡之典
在若欲以齋戒抑人淫則先王有以禮節祀之法
在雖臻其極理則同歸或能助於化然其異之
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
況僧徒日盛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耗人
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廢夫婦於出
律之間古人云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織
在乎具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徒農昇
寺塾而衣臣竊思之豈不爲天下耗蠹天下耗

心不由此矣
曾子固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
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
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
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
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
察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
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
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
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
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
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
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
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
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
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
其性遂其宜而吾之所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
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
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
具而由之以敎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
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
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君且

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
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旣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術
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
物鼓舞乎羣象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
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
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其有以易
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
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
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
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
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所以
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爲
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
得失也臣等故因采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
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彼
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又曰人不能相待以生於是聖人者起紹天闡治
治者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六達而不悖然後人
乃克羣遊族處生殺舒慘歷選列辟莫有改此者
也獨浮屠崛起西陲荒忽梟亂之與假漢魏之衰
世基潛跡文詭辯奮醜行至晉錫緣破正擅邪鼓
行中國有畢世主輕海內之實盛從詭誦嵬瑣悉

貽之邪情馳騖詖辭傾盪性靜之邪說離君臣叛
父子捐耒耜桑柘之務髡而緇不儷不嗣辟而無
用意者在削滅典刑劃擊刮語蔑禮勦樂奪民視
聽遂操驅除唐虞石沉三代柢塞仲尼之訓檢自
賢其淫妄然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
爲言動居處皆變舊徇惟在昔尊禮義而尚
失時地廢而克終故凡明者稱唐虞暴亂者誣幽
厲況欲盡汎掃人之所以生息之道漂蕩聖賢數
千載功業專遂己之私而可以行之哉雖宿儒碩
生纏其僻邪乘剌勤懇於策書然世主莫之寤其
波流汗漫無其抹止其徒相與唱而大之習爲譸
張幻惑下脫瞻佛若探諸篋與百姓交於道而接
於市悉天下之財什伍而奉焉其廩益侈其衆益
蕃其辨益枝葉蘖貫無窮而悖亂無極矣哀哉孰
抑而正之與或曰斯族其迹庶矣盍究其源情性
與然與孔子異意凡爲之者不愛官爭能賢夫惟
印組爲務遂逐然相亂也曰否明先王之道內足
以不惑外足以行事情性有不平與背而之他將
失其平尚何有於孔子之意官也以行吾道能也
以治不能或爭而亂之者自其戾先王之道而教
義不行也尊敎與義則上讓而下競疇亂之乎謀
而遺本以售其辭斯害也已浮圖利心無足而

假無欲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淡泊也惡在其爲賢哉則又以謂爲惡者設之故鬼神之相司察冥報陰譴災福相勝相摩之說以震恐乎其心覬其感懼而創艾是又惑也其以冥報陰譴之可畏孰與畏刑而慕賞哉蹇蹇者陳禮義損益灼然著乎其前當世之法生殺出入升黜成敗焯乎迫乎其心而猶不知省而避也奚暇顧未至之祓禳哉若晉魏梁隋之間蹈道者鄉勸而抵觸者畏止歟否也則浮屠之說無益已可知矣今者虞庠夏校之制未備而塔廟叢於海寓緣南畝操機杼之民寡而斷髮胡服之隸肩相摩踵相交也綴學立制補禮改樂之道未極而蠻貊之書眩中國者驪駕聯駟不足載邃宇高棟不足容也聲明文物之具未完而洪鐘疊鼓之聲鏜鞳於閭閻崇奉之俊古之未極者今復盡行之矣民父子繼梁之食褐衣之襲舉掃之矣是以在下不免乎有凍餓之民操觚囊而為[illegible]中府也爲今之策先民所謂復其人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出於中計斥禱祠之末制厭勝之蠱學自上先焉塲廟勿新也觚試勿數也冠而隸籍五百兒其一人爲老子學推提仁義截絕禮法亂人倫耗農桑之務其源不可不深爲制做此額其數亦創艾之一端也王者正德以齊

之紀仁以得民擧天下之[illegible]之以至順[illegible]焉寰宇之間形氣之內[illegible]之[illegible]存焉可以外運造化內[illegible]之[illegible]絕[illegible]用胡夷之法荒唐之學哉

六一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勢之盛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其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如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缺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於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缺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受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

其他然又謹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
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
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
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
祭祀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
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
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
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
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
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
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
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
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
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
而入於人者深故其民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
於禮樂之際不在乎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
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
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
有此具也周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
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為治之具不備
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特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
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

廢而兼幷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
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
民之奸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
及己夫奸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
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
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而況王公大人往
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
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
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
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偏於天下豈一人一
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
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
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
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仲舒患之而退
修孔氏故孔氏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
而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
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
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
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
色非徒不為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
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
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

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
勢也 又曰昔荀卿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
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
知荀卿之說謬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
其父子絶於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
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
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
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
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
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
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
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
也導之則其患自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
馴致而去其害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
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
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
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
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
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自此之
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矣吳楚之君
號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人
亦以不左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

其不爲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
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
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
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
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耳夫郊天祀地與夫宗廟
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
於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
在乎講明而頒布之耳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
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
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可奈
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
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
者不仁蓋傷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
者不猶甚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內
之今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
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
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
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
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
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人者
辨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稱其長以
言是以古之人君惑之甚於[illegible]

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異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
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
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而勝之捨
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
吾見其不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
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勢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
莫能也故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七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八

老子之道　荊公　潁濱　范文正　東坡

佛老之教　呂黎　六一　潁濱

老子之道

荊公曰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
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
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
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
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
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
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
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
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
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以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
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抵去禮樂
刑政而唯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
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唯其涉乎形器是以必
待於人之言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
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
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
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
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

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疏
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
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
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
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爲用也則
亦近於愚矣
潁濱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
禮樂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
貫之則因變而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
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達者洒掃應
對詩書禮樂皆其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
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
其器故有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
孔子之爲人也周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
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爲也深故示人
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溺其未達也要
之其實皆至於道而所從之行先後耳三代之
後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
而立於世之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
其不悟其說又老氏之敗也老子八十一章
小之解其說如此

范文正公曰老子曰名與身孰親
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
道家之訓使人薄於名而保其眞斯人之徒非爵
祿可加賞罰可動豈爲國家之用哉我先王以名
爲教使天下自勸湯解網文王葬枯骨天下諸侯
聞而歸之是三代人君已因名而重也太公直鉤
以邀文王夷齊餓死于西山仲尼聘七十國以求
行道是聖賢之流無不涉乎名也孔子作春秋即
名教之書也善者褒之不善者貶之使後世君臣
愛令名而勸畏惡名而懼矣夫子曰疾沒世而名
不稱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然則爲善近名豈
無僞耶臣請辯之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仁義三王
身之也身行仁義五霸假之也而假仁義名後之諸侯逆天
暴物殺人盜國不復愛其名者也人臣亦然有性
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
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弑父叛君唯欲

是從不使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刀杖
干戈不可止其惡也武王克商式商容之閭釋箕
子之囚封比干之墓是聖人敢獎名教以厲勸天
下如取道家之言不使近名則豈復有忠臣烈士
爲國家之用哉

東坡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
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
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
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
皆歸於楊氏而道途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
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天屬之
親而合其無故之歡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
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無愛爲我之不足
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顧乎兼愛
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譏其無親
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逍遙
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逍足以自免
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惟其是所是非所非
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興所是非而
其路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詳矣楊氏之爲我墨
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亡
愛之所滅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二者

地皆不可居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
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
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
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
以其路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
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而無愛斷之以爲
我故其說有時而遂窮矣聖人能處於其間而
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齊也而能用之以無失
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
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
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
以爲不終矣蓋嘗聞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與之
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
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
用與否也已蓋夫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
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
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
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爲用不勝勞
矣夫老聃莊周則未嘗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
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
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

之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曰斷滅而又以
與斷無滅旣曰無矣而又恐與之不以強旣斷滅
矣又恐斷滅之爲累則夫其情可見矣昔老仲尼
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
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迹近於中庸
而無忌憚也哉

樂天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黃
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寬簡務儉素不眩聰察不
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
天下皆可以致清淨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
堂而單父之人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閤而東海之
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
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太理其故無他清淨之所致
耳故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
我無事而人自富我無欲而人自樸此四者皆黃
老之要道也陛下誠能體而行之則人儉朴而

右

老之敎

呂黎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
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毁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
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
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
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
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
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
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
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

曰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illegible]
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
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
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
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
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
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
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
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
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
[illegible]
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
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
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
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
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
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
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
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

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
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
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
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
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
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
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
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
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
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
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
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
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
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
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
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

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六一曰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為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說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為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說相盭而然耶故其代為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萬辯者不能合二說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為事同焉而佛能箱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向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泊然無欲之術其事冥深不可質究則其為常以淡泊無為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為力甚易而道家非遭人主之好尚不能獨興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也哉

嗚呼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有以懷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抑於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其為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沮難而天下遂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後食其粟蠶績而后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從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友悌之行以求夫婦之相愛朋友之相信者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詳也至其不幸而死其親戚子孫又為之死喪祭祀歲月伏臘之制所以報其先之恩而可安邱孝子之道者皆具而有法遂之簋飲食酒醴之為大者於廟而小者於膢臘薪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喪而又於終身世世

思而反慘戚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求
至於后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
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寞之間不知先王死喪祭
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
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
尊貴富盛比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
屋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
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為怪異而其間有疑惟不
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何故也彼能執
天下養生送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
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既去矣去
之不久而遂復其教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
道之說於民者甚達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
入而易其所以說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民以為
養生送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遽絕其說
欲納之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惡之
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
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且夫天下之民
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
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
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
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實貧富貴

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守
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
其所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
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祥
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
愚以為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
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
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慰人子之心使佛
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蓋漢唐之際嘗有行
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亦嘗有去者矣而賞罰
不詳祭祀不謹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
復反其舊　又曰善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與之
言則天下之辯者服矣與其里人言曰吾父以為
不然則誰肯信以為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
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
之所為多言以排夫異端終以不明者唯不務辯
其是非利害而以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為尊於
天下為其知天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為
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
下有不知周公之為周公而仲尼之為仲尼也是
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周孔辯也何也彼
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於事譬

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於方圓而以[illegible]
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至圓[illegible]
陰合於規矩使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無害於[illegible]
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
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老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
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
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曰棄父
絕子不爲夫婦放雞豚食菜茹[illegible]後萬物遂而吾
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illegible]直遂之性夫彼且
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從且不吾信如吾之不彼
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強劫之故夫
[illegible]
仁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寧
之以君臣而稱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
於孔子者之所知也而欲以喻其所不知之人而
曰孔子則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辯
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
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舍而他
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
乎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
以語此也　又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自五帝三王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illegible]
齊之以政刑道行於其間而民莫知也文[illegible]

[illegible]召公畢公之賢君子不以爲知道者[illegible]
之際管仲晏子子產叔向之徒以仁義忠信成功
於天下然於其道則已遠矣孔子出於周末捨文
武之遺而得堯舜之極其稱曰君子上達小人下
達嘗自謂我下學而上達者於其門人惟顏子曾
子庶幾以道許之一時賢者若老子之明道其所
以尊之者至矣史稱孔子既見老子退謂弟子曰
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
者可以爲網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
龍吾不能知其乘雲氣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猶龍耶老子體道而不累於物孔子至以龍比之
[illegible]
然卒不與共斯世也捨禮樂刑政而欲行道於世
孔子固知其難哉東漢以來佛法始入中國其遺
與老相出入皆易所謂形而上者而漢世士大夫
不能明也魏晉以後略知之矣好之篤者則欲施
之於世疾之深者則欲絕之於世二者皆非也老
佛之道與吾道同而欲絕之老佛之教與吾教異
而欲行之皆失之矣秦姚興區區一隅招延緇素
[illegible]議妙至者凡數千人而姚氏之亡曾不旋踵
[illegible]禮之江南佛事前世所未嘗見至捨身爲奴
[illegible]之祭不爲毛血父子皆陷於侯景而以[illegible]
[illegible]仁義者觀秦梁之敗則以佛法爲不[illegible]

魏太武深信崔浩浩不信佛法勸帝序去僧[illegible]
經壞寺既滅佛法而浩亦以非罪赤族唐武宗欲
求長生徇道士之私夷佛滅僧不期年而以弑崩
議者觀魏唐之禍則以佛法為不可忤矣二者皆
見其一偏耳老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說也自有天
地而有是道矣古之君子以之治氣養心其高不
可嬰其潔不可涸天地神人皆將望而敬之聖人
之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一用此道也老子
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
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天無
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

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絕侯王無以
貴高將恐蹶道之於物無所不在而尚可非乎[illegible]
然蔑君臣棄父子而以行道於世其弊必有不
勝言者誠以形器治天下道之以禮樂齊之以
刑道行於其間而民不知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並行而不相悖渙然不見其際而天下化不亦
孔之遺意也哉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八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九

文侯
國之興亡 穎濱
惠王
惠王不肖 溫公
孟子對王以仁義 溫公
移粟救飢 荆公
安僖王
公子無忌 穎濱 東坡 溫公
武靈王
武靈王之亡 溫公
惠文王
藺相如 穎濱
孝成王
長平之敗 穎濱
平原君 穎濱
虞卿 穎濱
魯仲連 穎濱
頗牧 溫公 穎濱
獻子
韓之興不在獻子 穎濱
昭侯

賞罰公而享國 溫公

諸王

齊國之興亡 [illegible]

威王

誅賞 老泉 中附録

淳于髡 東坡

宣王

陳仲子 潁濱 溫公

湣王

孟嘗伐秦 潁濱

孟嘗養士 溫公 東坡 荊公

襄王 [illegible]

田單 潁濱

齊王建

顔蠋 東坡

魏國之興亡

潁濱曰魏文侯非戰國之君也內師事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被儒者服以無失德用吳起西門豹李悝盡力耕戰民歡以富而鄰不敢犯外以禮與信交接諸侯與韓趙無怨終其身魏人不知戰國之患雖非盛德之主使當平世得行其志則漢文帝不能遠過也以一時諸侯無足言者也武侯猶以侵暴鄰國至孫惠王[illegible]韓趙齊秦共弊殺龐涓虜太子秦人因之遂取西河地魏由此衰不然以全魏之力據山河之利秦豈能動之哉

惠王不肖

溫公曰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爲天下顯諸侯乎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爲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

孟子對王以仁義

溫公載孟子告梁惠王曰何必曰利子思告孟子牧民之道先利之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易曰利者義之和利用安身以崇德此皆利之大者也溫公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知仁義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之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異故也

移粟救飢

荊公曰梁惠王嘗移粟以救飢饉孟子論而非之所謂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若夫治不由先王之道者是徒善徒法也五帝三王之世可謂隆盛亦不能使五穀常登水旱不至然無凶[illegible]上有美政而下有儲蓄之備也

□無忌　侯嬴　朱亥

潁濱曰魏公子始用侯嬴之計盜兵符殺晉鄙而奪其軍擊秦以全趙成桓文之功矣然兄弟自是相失十年不敢還魏幾無以安其身殆哉其後秦兵攻魏無忌無還魏之心毛薛勸之翻然而歸合諸侯破秦軍使宗廟復安兄弟如故然後得名因以立於世蓋無忌之名發於侯生而全於毛薛侯生之奇毛薛之正廢一不可而正之所全者多矣

東坡朱亥墓銘曰嵬嵬高丘其下為誰唯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孫進取其顱視□豚彘昔在屠肆蓄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佗佗勇夫殺人如蒿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貪賤無以自豪賤而能家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唯是屠者其養可取

溫公曰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僖王猶以為疑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於國家如何哉

武靈王之亡

溫公曰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服習騎射以制林胡滅中山大啓土宇威加強秦可謂賢君矣足溺於私愛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欲之[illegible]也如此

藺相如

潁濱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強秦以禮爲國不較於廉頗其剛柔進退之際頗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為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

長平之敗

潁濱曰趙於戰國強國也非大失計未遽亡也孝成王貪上黨之利不聽趙豹而聽趙勝以致秦怒一失矣使廉頗拒長平聽秦之間而使趙括代頗再失矣趙括既敗邯鄲被圍虞卿請以重寶附楚魏以援國示秦則秦媾可合王不能用而聽趙豹使鄭朱入秦求媾諸侯由此莫敢救趙三失矣積此三失以致大敗僅能自存由此觀之非秦獨能敗趙而趙之所以自敗者多矣故善爲國者必先定計慮計慮既定雖有禍敗不至亡國也

平原君

潁濱曰趙勝傾身下士以竊一時之聲可矣至於爲國計慮勝不知也趙欲距燕有廉頗趙奢不能用而割地與齊以借田單知單之賢而不知其不爲趙用也及韓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趙豹明其不可而勝貪取之長平之禍成於趙勝一言此亦貴公子不知務之禍也乃欲使之相危國難哉

難哉

虞卿

穎濱曰游說之士皆歷詆諸侯以左右網其利虞
卿終始事趙專待從說其言前後可考無反覆之
病觀其赴魏齊之急捐相印棄萬戶侯而不顧此
固義俠之士非說客也哉然太史云記虞卿與趙
謀事皆秦破長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大梁
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
公失不言之耳

魯仲連

穎濱曰戰國游說之士非從即橫說行交合而寵
祿附之故士不厭詭詐爭走於利魯仲連辯過儀
秦氣淩晃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
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
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頗牧

溫公曰趙於三晉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
之師用郭開之讒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
言之可為長歎矣

穎濱曰廉頗李牧皆以將亡之趙抗方興之秦其
為力艱矣卒以用舍為趙之存亡趙能用之而不
能終悲夫

韓之興亡在獻子

穎濱曰韓之先獻子厥最賢然春秋之際諸
大夫如獻子者多矣而子孫莫興太史公以獻
存趙氏之孤為天下之陰德故冀後之昌不然
韓之先與晉同祖皆周武王之後也史伯謂鄭桓
公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
應韓不在 其在晉乎晉自文公伯諸侯至平公
八世猶未足以究武之烈而繼之以韓此天意也
獻子何足以當之然周衰姬姓復興者三國燕與
韓魏皆據地千里后稷播種百穀以濟飢饉其報
固當然哉

賞罰公而享國

溫公曰韓以貧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
不受敵然猶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
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
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齊國之興亡

溫公曰齊地廣而民眾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桓
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
仆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遊士言從橫者雖更相
傾覆要之合從者中國之利也秦約三晉燕楚之
使三晉燕是為齊之藩蔽故[illegible]獨暴百餘年

能一諸侯以表裏相鉤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
謀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
而齊并爲虜理勢然也

誅賞

老泉曰夫齊古之强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
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
爲强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即墨大夫召烹阿
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衞趙魏衞
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
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

牛僧孺論齊誅阿大夫語曰齊威王謂阿大夫曰
汝孰爲吾左右或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
寄汝是則割吾髮於人者而誹謗吾使於宮者爲
近耶夫宮中之近不沿吾之吾矣吾體有所奉
是亦有所職豈以反貴於人乎人入宮之職非近
也入心之職爲近也順顔走出入無方者藝之
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
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乘偶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
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羣臣恐賀而國大治君
子曰正室之明莫感乎千者左右隣不至也而庶
威安有不明乎

晃

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時亦醉一石亦醉
之會男女雜坐幾於亂矣而何諷之有以吾之
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獨能識
妄而平生之嗜亦小衰矣是以託於放蕩之言而
能已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

陳仲子

潁濱曰陳仲子處於於陵齊人以爲廉孟子曰仲
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抑亦盜跖之所築歟
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人
不能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若是則孟子之責人
也以難以吾居於陵而食其食非孟子所謂不可
而仲子之所謂不可也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
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天
下無伯夷仲子之義爲不居且不食也天下不可
待伯夷而後居而後食然則非其居於於陵食於
辟纑之果汙也而不食於母避兄之室事之不可
繼也故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
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君子
之行爲可充也爲可繼也然後行有繼若仲子將
何以繼之故曰御人於國門之外而餽以道則不
受以不義取之於民而餽以道則受於孔子以不
義取之於民者猶禦也其交於孔子何也 其

非禦也非禦而謂之禦充類至義之盡也君子安
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
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
與與絕則誰與立乎天下故君子不受於盜而猶
盜者有所下問而後可以立於世若仲子者蚓[illegible]
後可其操也子曰鳥獸不可同羣吾非斯人之[illegible]
謂矣也

溫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蓋謂不
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蓋[illegible]
以其道取於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
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爲吾既知其不義矣然[illegible]
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於[illegible]
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纑而得之也非不
義也豈嘗更問其築與樹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鵝
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
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之避兄離母豈
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爲也
孟子過之何其甚歟

孟嘗伐秦

穎濱曰戰國以詐力相傾代二百餘年兵出未嘗
[illegible]名秦昭王欺楚懷王而因之要之以割地諸侯
熟視無敢以一言問秦者惟田文免相於秦然
得脫歸而怨之乃借楚爲名與韓魏伐秦兵至函
谷秦人震恐割地以與韓魏僅乃得諸侯禦之彼
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爲壯秦爲老有名
之名誰能禦之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
以東伯惜其聽蘇代之計臨函谷而無攻以求楚
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
卒死於秦由此觀之秦惟不遇威文是以橫行而
莫之制耳豈有大義而屈於不義者哉

孟嘗養士

溫公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
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
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
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
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
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
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
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
淵藪此之謂也 [illegible]口田文所賓禮者至於[illegible]
盜皆以客禮食之[illegible]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
不脫於死當是之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
[illegible]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illegible]
[illegible]公曰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

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盜之力哉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田單

東坡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罔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穎濱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單於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單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單于兵不滿萬人堅守一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顏蠋

東坡曰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矣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達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者也然而未聞也曰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夫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於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飢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二十九

諸王

楚之興亡 穎濱 溫公 劉[illegible]

懷王

屈原 皮日休 柳州 穎濱

襄王

迎婦於秦 溫公

宋玉對風 穎濱

考烈王

春申君 皮日休 穎濱

諸臣

國之興亡 穎濱 溫公

惠王

樂毅 穎濱 東坡

王喜

燕丹荊軻 溫公 [illegible] 穎濱

楚之興亡

穎濱曰楚靈王因陳公子招之亂而滅陳遂討之
儀般之弒君而滅蔡假大義以濟私欲晉[illegible]邑[illegible]
莫之能較沛然自以爲得計矣不十年而有乾谿
之禍秦惠王使張儀說楚懷王欺而責之紿[illegible]
鬼騷[illegible]又誘而執之咸陽卒之以兵遂爲楚之[illegible]

以其惡甚於楚靈王然傳子孫累世其禍乃旋
至天地有與立矣一日爲惡禍未即報也本弱者
連楚根深者徐拔彼方以得爲幸而不知天網之
不失也是故楚雖已滅而楚之父老知秦之禍曰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卒之滅秦者皆楚人也楚莊
王討陳夏徵舒滅陳及宋力皆足以取之而不
有是豈不欲哉畏天故也莊王既霸諸侯而楚遂以
興天命之不僭如此而可誣哉
溫公曰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
其盛也奄有南海偶然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
近讒慝惑於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
不悟亡師而不悔以至涉身客死於秦使其子孫
御讎忍恥以事仇讎強[illegible]辭陵廟焚而
不敢怨[illegible]嚴伏首聽于[illegible]戰而攻之
解割地[illegible]以國以論
不亦[illegible]

劉輌代荀卿與楚相春申君書曰自重黎乃火正
光融天下鬻熊有婦德教西伯弟子洎蚡冒熊繹
華路藍縷以啓荆蠻歷文武成始臣妾江漢至莊
王之始與中國爭伯者此數五君皆鄙之又可因勢而尚能代相亦稱 臣武王熊通楚莊君楚莊而已矣自莊而下無一毫而可稱者
乎道 王式歸位日目側置位者以諫死貴無鞋以詑用 我繹楚君繹成莊而已矣自莊而下楚王不難
亡太子建昭王奔楚宮鞭郢墓豈不以一虺而至
乎爾下及懷王知左徒屈原忠賢始能以楚政付
之嘗訪使戲以游說交關猶以楚爲有人緜何爲
上官靳尚所短王怒踈屈平平既踈秦果爲張儀
計陷楚以傷於地儀許行秦果欺楚是以有藍田
之役丹徒之敗懷王因不出咸陽亡不越魏境卒
死而屍歸至今爲楚痛豈不曰踈屈平親靳尚而
至于爾人亦謂令尹子蘭不得晡然無非己不能
嫉讒又從而惜之俾原生溺離騷爲之作襄王以
前事歷木切骨雖有宋王唐勒景差輩子寧戚諷
吊屈不已又何能免王於矢石哉

屈原

皮日休遇謗曰靳尚之言兮美如鏡子蘭之氣兮
醲於醴既怒聯以相向兮遂褰足而南征面懾懾
以人奚色心滎滎以何情耳方聰兮忽聯目正視兮
怨盲日當午兮便昃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
乎啼兮失聲望靈脩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魵識

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既徜徉兮夏水復眷戀
兮南荆嗟余辰乘於大訓兮蕩清胥之忠貞既貿
貿昔之莫子容兮向重華以自盟既憐仁以憑義
兮遂孤信而擁誠將眞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
此生彼鶯斯有賊兮固不能容乎鶴麒彼茨草之
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蘅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
留將訴帝于玉京

柳州弔屈原曰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
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牝雞咿
嚘兮孤雄束味蛙咬環觀兮蒙耳大呂葷鼠以爲
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
涂一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娛娛笑舞讒巧
之曉曉兮惑以爲咸池便媚鞠恧兮美逾西施謂
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堙重蔕以諱避兮
進俞緩之不可爲何先生之凜凜兮厲鐵石而從
之仲尼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柳下惠之直道
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
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
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
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
義矧先生之悃愊兮躡大故而不貳沉璜瘞珮兮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先生之貌

不可得兮徜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涣余淨之盈眶呵星辰而騷詭恠兮夫孰赦於尚云何揮霍雷霆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嬋辭之朦朗兮世果以是之為任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芊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虞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婾風之不可去兮懷先生之可忘

穎濱曰漢賈誼為長沙傅過汨羅為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棄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哉屈原廉直而不知道徇放以死然後為快此所以未合於聖人耳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迎婦于秦

溫公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競也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一誠得其人秦雖強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可以道吉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illegible]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宋玉對風

穎濱曰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雌雄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楚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春申君

皮日休曰士以知己委用於人報其用者術苟不王要在強其國尊其君也上可以霸略次可以忠烈無王術而有霸略者可以勝人國無霸略而有忠烈者亦足以勝人國春申之道復何如哉憂荊不勝以身市奇計不曰忠乎荊太子既去歇秘在秦其侯刑待禍若白膚以當餓虎不曰烈乎然徙都於壽春失郢室之國去方城之險捨江漢之利其為人謀下矣猶死以是為宮室以魯為封疆春申之力也當斯時也苟任荀卿之儒術廣聖人之

迄用之朞月荆可王矣然以術[illegible]
欲儒術聖道其奥藏天地其明燭照掌中且不
悟況李園之陰謀豈易悟哉豈易悟哉
穎濱曰黄歇相楚王患王無子而以己子盜爲其
後雖使聽朱英殺李園總擅楚國亦將不免大咎
何以言之秦楚立國僅十歳矣無功於民而獲罪
於天天以不韋歇陰亂其嗣而與之俱斃豈區區
朱英所能爲哉不然以黄歇之智而朱英之言獨
無槩於中乎

國之興亡

穎濱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
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
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
入燕始以縱横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
歳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
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
亡燕吳雖南北絶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
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
因而徇之得徑逞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
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
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之
以一七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以[illegible]

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温公曰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illegible]
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illegible]
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爲天下笑[illegible]乃至昭
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樂毅以報強齊
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壞垂成之業惜
哉丹以尺八七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
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樂毅

穎濱曰梁惠王拔邯鄲而齊宣王敗之馬陵[illegible]
其太子申齊湣王伐宋而五國伐齊湣王出奔
莒何者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兵之所召也
樂毅有功之難而有以保其功之難耳樂毅爲燕
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illegible]
年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未服於是[illegible]
然怨心諸侯無罪獨其所以[illegible]
湣王之暴神人之所共棄而伐齊之利諸侯之
共有此固殺之本意然至與莒即墨相持[illegible]
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智將何能爲乎其勢如燕將之守所[illegible]
愈困耳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
以成王者之業此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東坡曰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
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
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
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
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
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
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
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
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
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
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
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祖亦欲罷兵歸
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
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
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
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
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
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
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

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
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
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毅以百倍之衆數歲
而不能下兩城者非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
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
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政令寬賦役反田里
安老幼使齊人無復鬭志[illegible]者獨誰與戰哉
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illegible]此固所以使齊人
得而徐爲之謀也當戰國之[illegible]兵強相吞者豈獨在
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使誠其[illegible]曰不
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亡其所處無使兩失焉
而爲天下笑也

燕丹荊軻

潛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
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
而論者或謂之賢[illegible]夫爲國家者任官以
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
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
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
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
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爲墟
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

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諸不遠
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荊軻懷其豢養之
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
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
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
君子盜諸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一

穆公

先立晉夷吾 皮日休

復晉侯 柳州

孟明焚舟 高湛

由余 老泉 溫公

三良 李德裕

孝公

衛公子虔使衛鞅逃 王元之

商君 溫公 穎濱 東坡

程晏

惠王

張儀 穎濱 東坡

昭王

穰侯 溫公 穎濱

范雎蔡澤 穎濱

白起 穎濱

樗里甘茂 穎濱 唐子西

先立晉夷吾

皮日休曰聖人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而
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爲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
而欲援觀溺者將死而方救噫其亦不仁矣以爲
宰之仁化用一摯摯之不善天下之民捕堯以爲

吾以唐堯之仁化用一鯀鯀之不績天下之民□
禹以爲功夫如是摯之與鯀是高辛唐堯試用之
非先置也推其誠而用之人民尚倍之知是凡先
置者耶當晉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之死踰重
耳在翟夷吾居秦以秦穆之力制翟而安晉其能
必矣夫重耳之賢也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
相人國（趙衰賈佗之謂）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
大夫翼德於成周宣化於汾晉而穆公乃取公子
摯之言（謂公子摯曰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者以濁其中）乃
先置夷吾是爲惠公公之入也背內外之賂（許里克以汾陽之田百萬許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許秦以河外列城五黃金三十鎰白玉之珩六雙）
誅本立之臣（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忝先父之室（謂獻公夫人賈君是也）故生民興誦（謂與人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之死者無
報（晉惠公即位改葬共世子而不成禮也）子殺于晉（……）卒身僂于秦（……）嗚
呼致是也非晉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
不善而去鯀用九載弗績而誅況晉惠公之在位
作宗廟之羞媢爲社稷之稂莠一立十五年其爲
害也大矣今之學者以秦穆爲繆尚疑其謚得繆
文也可以謚繆爲定

復晉侯

柳州論國語曰秦穆公歸至于王城合大夫而
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
曰殺之利公孫枝曰不可公子摯曰吾將以重耳
代之晉之君無道莫不聞重耳之仁莫不知殺無
道立有道仁也公孫枝曰恥一國之士又甚余納
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不若以歸要晉國之成
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父子代處秦國可以無害
柳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言之也且曰
納有道以臨汝何故不可摯之言殺之也則果如
而不用其言立重耳則義而順當是時天下之人
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則大國之霸基也向使
穆公既執晉侯以告于王曰晉夷吾之無道莫不
聞重耳之仁莫不知王又不順氣計而執之矣敢
是以正命對夷吾而立重耳成公晉諸侯曰吾討
惡而進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歸逆公道于天下
則天下諸侯無道者畏有德者懷不答知嚴恭獻
哉而霸秦矣周室雖卑於是王命穆公以爲侯伯
則誰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得者亦大矣棄其公
之道而不知求始欲鄰人以子而要河東之賂其
舍大務小違義從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孟明焚舟

由道濟河焚舟賦曰昔孟明之載戰戰□□□□
以平地血流匹馬隻輪蕩然不收□□□□

廷隱憂用兵至此不死何求誠以梟猴之恩未報
拜賜之言虛設砥名勵節易地改轍簑桑榆之未
晚得雌雄之一決乃復總元戎申薄伐四馬雲布
長劍電掣咆哮兮前號後虎威稜兮左霜右雪大
千旗而四面風動留萬艘而一道地裂小長平之
是襄陵不罔之杜旅創出乎戎秦夕濟乎孟津其
氣益振其屋似倒於是指河中之舟以誓中之人
曰吾與若誓雪前恥買則入黃泉之下勝則入
青雲之裏坎喧而霧變吒咤而風雷雖無此
舟誰無此舟焉否則骸骨為異鄉之土魂魄為磷
國之鬼雖有此舟誰有此舟矣乃命焚之夫其火
與木相守木與火相煎烘大川焮長燔龍吼乎清
潭魚喁乎湯泉舳艫化而為炭楫棹飛而為煙水
聲兵軍聲合旁揺于地火氣與兵氣繩上衝于天
是以天為我蘇然焉地為我震驚焉林木為我枯
死焉山陵為我崩騫焉千里而禽鳥不過四郊而
猛獸莫前況於人乎況於國乎於是晉君臣聞之
心攢百箭背負芒刺形神無主手足若墜曰秦師
傳之修誠之至天將啓吾將避閉城郭而不出然
鋒鏑以自備以五廟為命何為棄以萬人為魚鱉
豈敢護其山河而虞其土地于時
賓之客反為主不戰而勝不攻而

大河之北封尸於殽陵之下既而恩雪前恥人解
厚顏四顧清野橫行而旋譟聲破晉山喜氣塞秦
關曹沫復魯之勳自居其下范蠡平吳之力莫淵
其間此役也見孟明之臨事暫否終泰圖之大也
是子桑之舉人還得精鑑之明也見秦伯之用
賢責功捨過道之在也臣事君不必自致藉主司
之公君使臣不必自得藉主司之忠亦是觀秦伯
之有子桑猶耳目之在躬以其視視一國之明以
其聽聽一國之聰自可以翊天子還淳風名與三
五比崇身與二八爭功成強秦霸西戎不亦宜乎
噫之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事君如之何匪媒
不得是知焚舟之役非孟明之力乃子桑之力也

由余

老泉曰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非以盜賊
夷狄之士可爲也以賢之所在焉而已矣夫賢之
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
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
國而不以爲恥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
反擯棄不用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
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
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
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

賢也而舉三盜焉穆公覇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
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
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
溫公論史記載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對曰中國
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僅以小治及後世阻法也
之威以督責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
下交怨而相簒弑夫戎狄不然上含淳德以御其
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此眞聖人之治也穆公一
爲賢乃離間戎之君臣卒得由余而用之遂覇西
戎溫公曰所謂貴有賢者謂其能治人國家也治
人國家捨詩書禮樂法度無由也今由余曰是六
者中國之所以亂也不如我戎狄無此六者之爲
善如此而穆公以爲賢而用之則雖亡國無難矣
若之何其能覇哉是特老莊之徒設爲此言以誣
先王之法太史遂以爲實而載之過矣

三良

李德裕曰秦穆公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
之矣今不復議唯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
也且臣道莫難於稷契孝友莫盛於周公稷契尚
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
誰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
殉仁義也可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

[illegible]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
歎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行以生同榮樂殁共坎
壈以爲忠乎異於仲言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
得之矣自周漢迄于唐殺身成仁代有賢傑莫
不顧一身之義烈相繼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
黃屋以誑楚赴井而存漢數年間一人而已
[illegible]在四百由此而論余謂[illegible]封建紀氏宜在蕭
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衛公子痤使衛鞅逃

王元之曰衛叔鞅嘗事公子痤痤知其賢而未能
用會痤病衛君親問其疾且問國計痤曰臣之家
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
痤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他國爲衛之患
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君不用子必矣吾請
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嗚呼凡爲社
稷之臣[illegible]安危之[illegible]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
果賢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
爲國[illegible]殺則去國之[illegible]有始請用中請殺而
終使逃者得爲忠乎且先君後臣之說非[illegible]之
[illegible]可爲子長[illegible]史記至是而不言[illegible]
之[illegible]耶將史才之未至耶僕恐後之爲人臣
[illegible]復履其迹因論以明之

商君

程晏曰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
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以
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
歟商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寐於是鞅乃易
之以霸强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
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
達遠盜蹊而適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
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詔之趨盜蹊而强
去也我知盜之蹊而反然之是遠正路而遠盜
蹊哉

溫公論商鞅爲秦建令立木於國市募民徙之曰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
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
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
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欺其
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
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
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晉文公不貪
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
木之賞此四君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
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

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穎濱論商君變法令曰解牛之技恥於屠狗殺人
之盜恥於穿窬衛鞅有帝王之術而肯以强國之
書說孝公乎蓋鞅之志本於强國而已恐孝公之
不能用是以極言其上以要之耳鄭子華欲以鄭
爲市於齊管仲不受而諸侯歸之鞅欺公子卬以
取魏河西利之所在與所復顧鞅而知帝王之術
其肯爲此哉古之制刑輕重必與事麗殺人者死
傷人及盜抵罪故人雖死而無憾今鞅使不告姦
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賦事末利及怠而
貧者舉爲收孥刑之輕重豈復與事麗哉其後始
皇之世有子而嫁者有刑夫爲寄豭者殺之無罪
妻爲逃嫁者子不得母法皆與情不應至於偶語
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其端皆自鞅發之然
鞅之死至於車裂而李斯之死至具五刑皆被赤
族之酷天之報人豈誣也哉

東坡曰商鞅用於秦變法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
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
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
道取以爲史吾以謂遷有大罪二其[illegible]

辯過龜士而進姦雄特其小者耳所謂大罪二
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
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
實甚者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此司馬遷之罪
也秦固天下之强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
政刑十年不爲聲色遊田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
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
流血刻骨之功也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
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
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
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有
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
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
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
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牘
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
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
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
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臨
父師而輕藥石厭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
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
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illegible]

而不寤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
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
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
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
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
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
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又曰聖人制
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
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
是以上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
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
罰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
罰也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天下之所謂權
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待以徇天下也
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
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
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
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
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
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
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
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

之不止由此其故也　又曰商君之法使民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罪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亦可為之懼哉

張儀

穎濱曰戰國之為縱橫者皆傾危反覆之士也然而汗賤無恥莫如張儀而其成功莫如儀之多儀之未信於楚也辭而之晉謂懷王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楚產也吾何求於晉儀曰王獨不好色耳周鄭之女粉白黛黑立於衢閭不知而見者以為神也王獨不好色耳王說資之珠玉而遣之南后鄭袖聞而憂之奉之以千金儀將行謂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臣一飲儀請王召所便習王召鄭袖儀見之謝罪曰儀行天下未嘗見人如此其美也而儀言美人是欺王也王與后大喜而儀言得行儀之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此所以言不信而功多不足乎

東坡曰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莫不疾張子之詐而笑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特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豈惟無所獲其所喪已不可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

穰侯

溫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子母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

穎濱曰秦誅商君逐穰侯君臣皆失之矣彼二子皆知得而不知喪雖智能仿秦而不能免其身豈無足言者而惠王以怨誅鞅至誣以叛逆昭王以過逐冉至出老母逐弱弟而不顧甚矣其少恩彼公子虔方欲報怨固不暇為國慮矣而范雎亦小人以自成而至於是可畏也哉

潁濱曰范睢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而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有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睢勇絕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睢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挫於外會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睢蔡澤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於秦也

白起

潁濱曰讀太史公白起傳秦之再攻邯鄲[illegible]范睢有怨稱病不行以亡其軀慨然歎[illegible]夫無所屈信而困於游談之士使起勉强[illegible]未必敗而免於死矣及讀戰國策記起[illegible]之蹟乃知邯鄲決不可再攻而起又非特以怨不行蓋爲之流涕也趙充國征西羌寧使且不肯奉詔出兵辛武賢雖兵出有功充國竟爲漢宣明其非是武賢怨之至骨雖不能害充國而卒陷其子卬嗚呼循道而不阿自古難之歟

樗里甘茂

潁濱曰蘇秦爲諸侯弱秦而張儀爲秦弱諸侯[illegible]皆可言也如樗里疾公孫奭黨於韓甘茂黨於楚皆借秦之强以搖動諸侯而成其私民生其間其受害可勝言乎今世雖無戰國相傾之勢然士居其間其以喜怒成敗天下事者多矣人主誠能得其情其罪可勝誅乎

唐子西曰昔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年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古稱得道至人能知識邑宮殿從何福業生此非虛語也凡物成就亦非一生之所能爲至其變滅亦非一事之所能營業凝而成能卒而敗其所由來遠矣世俗至人故莫識其所從也若樗里子者豈足名得道哉彼不過以數知之耳蓋萬物本於道故道能[illegible]之不外於數故數亦能知之戰國之士大抵皆深於數故知來事如此至詰其所從來彼亦不能知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一

始皇

取齊楚巧拙 東坡

王翦滅楚 潁濱

戰守 東坡 何去非

棄禮義而務便利 東坡

不用仁義 溫公 潁濱

忘遠 元泉

天之報應 潁濱

秦非閏位 六一

取齊楚巧拙

東坡曰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創於智伯而已韓魏因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illegible]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畏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縱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伐楚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岌岌不隧處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齮齕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齮齕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以是物也唯符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牢之之流乎吾是以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敗

王翦滅楚

曰王翦與始皇議滅楚非六十萬不行
過及觀田單與趙奢論兵乃知老將之言
妄也趙以齊田單爲相單謂趙奢曰吾非不說將
軍之兵法所不服者將軍之用衆也帝王之兵不
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十萬二十萬而
後用之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給也奢曰
君非徒不達兵又不明時勢矣吳干之劍肉試則
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之柱上而擊之則絕爲
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今以三萬之衆而
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劍之爲用
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脾之薄則刃不斷無鉤罕
鐔蒙須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
十萬二十萬之衆以爲鉤罕鐔蒙須之便焉能以
三萬行於天下乎古者四海萬國城大不過三百
丈人多不過三千家則以三萬拒之足矣今取古
萬國分爲戰國七兵能具數十萬食能支數歲千
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君奈何以二萬之衆攻
之田單喟然歎息曰單未至也由此觀之攻千里
之國秩百年之業不乘大隙非大衆不可彼決機
兩陳之間爲一日成敗之計乃可以少擊衆耳

戰守

攻曰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使

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內
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艾豪傑以
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絕蓋
秦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
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率天下蠭起之
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弊適
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一失之則死以匹夫
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
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
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循循士民而諸侯誰敢
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弊天下夫孰
敢抗而患文武昭之君乃以爲其之資而用匹夫
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
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
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奔驟天下老
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其定以息肩於
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
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
强服四海不憂先王之遺謀以爲萬世之謀而獨
其力以爭隣國之利大國雖滅而秦人之心已散
以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於一勢而其所
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

與數百年而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二三
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
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猶且修德以待
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
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
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未亡之際
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無窮亦已衰矣
曰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天下
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
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
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
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
以亡夫始皇雖以禁名城殺豪傑鑄鋒鏑而民之
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若夫
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於上而讎其敵使其
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
樂其義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殺
敵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殺人
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
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
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何去非曰兵有攻有守善為兵者必知夫攻守

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
攻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強也秦
人出兵以攻諸侯蓋將取之也固攻以取人之國
者所謂吞敵之師也及天下壞衲相率而叛秦之
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蓋將卻之也固拒以卻
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
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崤函之
阻以臨山東自繆公以來常併諸侯卒至於并天
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便之居故
也二世之亂天下共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為墟
以二世之不道雖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秦之
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為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
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
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寇
而為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
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
貫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類皆山
林偃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
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
乃提孤軍棄大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鶩以嬰其八
合之鋒卒至於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於
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莫

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
役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
其勇於公鬪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豈
耶之爲兵也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
百萬之師傳於戲下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
而項梁之兵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武臣七國
之人伐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秦戍卒之
口而漢將一日過戍卒書數十萬蓋至於敗亡今
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挑戰何也嗟夫務
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
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
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
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至必貪漢則七國
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
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即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
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
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
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
卒取奕言之識於後世彼二君者固非愚於事機
旨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
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

周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哉而務便利
東坡曰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
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
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
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
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
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
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至廣聖人又憂其
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
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
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
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
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
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
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
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
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奸故曰
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
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
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
一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

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尚法文之
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
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
藩牆而以利器明視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
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
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
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
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
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
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
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牒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
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
而尚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
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
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而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
利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不用仁義而亡

溫公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
謂也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勢
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
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
何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弱國也齊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
下賢者用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
齊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未
嘗受兵而況於力行仁義中心惻怛終身不懈而
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禮讓可以化強暴深居簡
出可以御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
不可以爲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
德以來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惜乎
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illegible]勝敵而後二世而
亡其效有以取之矣

忘遠

老泉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
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
爲之深思靜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
病於內則手足爲之奔棹於外而求所以療之之
[illegible]股心手足之相救非有待而後然也故曰武王
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是其急而古
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
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
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
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
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以臣言之近之可
憂近不若遠之可憂之深也

天之報應

穎濱曰戰國惟秦楚燕爲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
爲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
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
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斃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
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
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之手曰天網恢恢疏而
不失不覩其微孰知其然哉

秦非閏位

六一曰謂秦爲閏者[illegible]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
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二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
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行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
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之
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
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
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
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
皆承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
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
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紂爲昏暴周
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

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亦有功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衞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戎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西滅諸戎拓地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illegible]秦昭[illegible]五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于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於力勝至于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仁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始皇二

罷封建 朱敬則 柳州 范祖禹 俞子固 東坡 賈誼

罷封建

朱敬則曰昔秦廢五等崔寔仲長統王朗曹冏等皆以爲秦之失余竊異之誠通其志云蓋明王之理天下也先之以博愛本之以仁義張四維等五美懸禮樂以庭[illegible]執範於中衡然後沉玄波使橫流揚薰風以高扇[illegible]之甘澤浸潤蕩之膏[illegible]正理華其淫[illegible]其骨髓使天下之人心醉而神足其於忠義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其於[illegible]禮也若章程之在日禮經所及等日月之難踰聲教所行雖風雨之不輟聖人知俗之漸化也王道之已行也於是體國經野有功勳親分山裂河設磐石之固內守外禦有維城之基連結徧於域中膠葛盡於封內雖道昏時喪澤竭政塞鄭伯逐王下申侯殺主魯不供物宋不城周吳徵百牢楚問九鼎小白之一匡天下重耳之一戰諸侯無君之迹顯然篡奪之謀中寢者直以周禮尚有簡書不隕故曰不敢失墜天威在顏自春秋之後禮義漸頹風俗歷昏愧恥心盡疾走先得者爲上奪攘知分者爲能加以八世專齊三家分晉子貢之亂五

以秦之關七雄苛刻薄與經籍道息以十一
行背攻戰萬姓皆戴爪牙無人不屬背距所以去
鞅塈故友李斯因舊交孫臏甕足於龐涓張儀行
志于陳軫一旅之衆便欲稱王再戰之雄爭來秦
帝先王會盟之禮昔時揖俎之容三代之風掃地
盡矣況始皇削平區宇殊非至公李斯之作股肱
罕循大道人無見德唯虐是聞當此時也主猜於
上人駭於下父不能保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
欲使始皇分土姦性進侯淳俗若喻晉鄭之可書
便借賊兵而資盜糧寄龍魚而助風雨不可行也
是以秦鑒周德之緜深懼己圖之不遠罷侯置守
內閣實錄高宗卷三
高下在心天下制在一人百姓不關二主直是不
得行其世封非薄功匪而賤骨肉也高皇帝揭日
月之明懷天地之量剪財不足以分賞論功不足
以受封邑皆百城土有千里人殷國富地廣兵強
五十年間七國同反賈誼憂其國失鼂錯請削其
地若言由大而反也不若伊陵之師賤土之衆也
若言有材而起也劉濞非王蜀之材田橫無先資
之略也且齊晉以逆禮爲衡吳楚以紀上非媿嚳
由敎起其所由來遠矣自此之後雜霸又衰中興
不能改物創圖黃初不能深謀遠慮緬乎虞魏之
以其經緯之初未有積德重光澤及萬□

以爲於秦風之其人雖復於漢曰故稱
若使無孤天下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明劉諸侯者
歸曰皆是欲以此時開賜履之祚垂萬代之封必
有通車三川以闚周室介馬汾隰而逐翼侯王司
徒安請於當時曹元首又勤於宗室皆不知時也
柳州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
有知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近
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
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
非聖人之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
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
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
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
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者痛之而後畏
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
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
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
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封於是有方伯連率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
又大者方伯連率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
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尊君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上下相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天下矯秦之枉脩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

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已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治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

賢也復其位可也取而養之以賴一方可也
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
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
其令亂其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
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
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約從之謀周於同列則
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猶瘁
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
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
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
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
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而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
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
侯哉或者又以為商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
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商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
也蓋以諸侯歸商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
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徇之
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
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
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
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
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

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
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
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
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邑以盡其封略
聖賢生于其時則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
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
勢也
范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
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維之以
長帥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
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
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雖知周之
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
已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
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
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況諸侯之後嗣或
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國
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堯舜禪授湯
武征伐二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
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
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作

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可以
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曾子固曰周之初天下列為諸侯而居者以千數
力小易使也勢便易治也此所以不惟承號令奉
職貢而已固實有以翼戴天子也及其衰也大國
或兼數千里而王令之不能誅之不能加之并為
六國合為秦而周亡矣非封建罪也地過王制也
漢興襲其衰制尊亦大亂於人壞列國而郡縣之
其勢誠小而易使也尺兵不得制升粟不得專賦
徙置守宰若奕碁然爵勢豈使而治豈得行也上
之與吏吏之與民不異於燕越之相視一有變則
翻而從寇爾而能有以翼戴天子乎故一夫唱叛
而秦滅矣非郡縣罪也守宰亡具甚耳今病封建
者必曰用秦法病郡縣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
理也且而更其事以為天下可得更乎否也天下
之存亡祇其大倫大法之治亂爾其次惟其所制
制之使力小而易使勢便而易治皆善也地過王
制勢奪於下皆害也借使韓魏燕趙列為百里之
國而侯虧至今猶可也秦之郡縣勢足以自治力
足以自衛雖以萬世無患可也天下之勢豈不誠
易知哉後世矯前之敝法亦廢藩鎮權功成求逞奏
然而尚未及守宰之分職仰州縣之制賢其豈討之

善也萬一水旱疾疫其或有郡侍之人出於州
其胡以備之徐樂山濤之論可不念哉誠念之下
難擇人而任之分勢而使之如斯而已矣
東坡曰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
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
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以封建子弟同姓甚衆
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
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
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
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立
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
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
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
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
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
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
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
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
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
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

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
以爲不可世未有非之者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世
特以成敗爲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
生知諸侯之不可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
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
魏徵李百藥顔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
之論出諸子皆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
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
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
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
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
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弑之禍至漢七
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
士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
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用之歟故吾以爲李斯
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法也
祕書曰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
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
而勢之隆汙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春
人之必爭強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也

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救之
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蓋自禹五世而得少康
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六世而得大戊自大
戊十三世亦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
是時雖有強暴之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illegible]虞夏
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
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厲平以後諸侯放恣
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桓晉文迭
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蓋
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
在耳地大兵強皆務以詐力相傾雖使湯文復生
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王是以
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
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
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
子弟而上古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
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illegible]不可復動今
秦已削平諸侯蕩然無復古之國雖欲封建子
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
卷而去與秦之郡縣何異且獨不見晉[illegible]
下之事乎割裂海內以封諸將諸子史[illegible]
以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歟

秦滅不復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

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在人

可以强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

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蓋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

能因勢之所在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也使

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寬繇賦省刑罰黜奢淫崇

儉約選任忠良放遠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

代比隆可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四

始皇三

焚書坑儒 司空圖 劉蛻

長城 陸參

阿房宮 杜牧

築臺厭王氣 王元之

驪山墓 皇甫湜

大夫松 慶復

桃花源 李白

焚書坑儒

司空圖銘秦坑曰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隨覆天後儒歸儒祀而家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劉蛻曰無有天下而不知秦之焚書也無世而不謂不用聖人之道所以亡也嗚呼秦亡自亡也安能林人皆曰爲秦亡耳天下不用秦如聖人之道故黎不得其道而用也當其時天下一家而尊己外無非心之人故以法禁人之惡也則不當去法以非人之善是則舉天下之離心而背己也豈秦之區區之心歟蓋天必以秦之强暴非大敗無以救非四海之心故先絶其事君敬長之術而後絶其以亡其天下焉夫天與秦則書存不與秦則

亓秦終無自焚之心也且聖人當先自蔵其書乎
秦未始有焚書之心聖人之家先有其心矣故曰
秦亡其自亡矣且聖人之道與天地合其久與鬼
神合其微則不得毁罶之在秦也然矣陶唐氏之
水前有聖人之化後有聖人之難而後民知事君
敬長之術自秦之火前聖已遠後聖不作而其術
不數世亦已成矣豈非天之欲有絶而先絶其術
欲有立而先立歟今或怨秦之火不全其道也不
如秦火息矣

賈至曰昔秦滅羲軒之制廢唐虞之則七挫學徒
[illegible]素儒黨議書棒撒者斯集麿至然後罪九流之
異論尤百氏之殊術無辜殺身有道併命冤骸積
於坑谷流血染於泉壤蹈仁義而死者不可勝紀
於戲秦皇帝以神武邁古并吞六合掃天下以一
籬笑羣雄如衆草建官罷侯大權在己自軒轅以
降乎一宇宙未有若斯之盛也夫戡亂以武守武
以文文以正業武以權勝秦皇知權之可以取不
知正之可以守嚮使天下既定守正以[illegible]儒道六經
之談訓用三代之文質則唐虞之盛矣湯武弘業不
苗也觀夫坑儒焚書之誌乃欲以[illegible]先王之能事竊
作者之鴻名雖[illegible]耳以[illegible]一己之私欲於當代此便
之所忌也秦之所志悲夫儒以[illegible]命爲宗秦則

[illegible]生人極力宮室儒以道德柔遠秦則竭耗中國
勞師四夷儒以宥過議賢秦則刻法峭刑賊虐諫
輔儒以述先好古秦則師心徇智燔棄典墳夫如
是則秦不得不滅儒不得不坑事使然也

長城

陸參賦曰千城絶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嗚呼悲
夫可得而説原夫[illegible]之[illegible]數藉[illegible]帝謂其欣亡秦
者胡不可知也疑是[illegible]奴於是先蒙恬次扶蘇帥
兵伍役刑徒千里萬里雨驟而雲趨入胡之鄉卻
胡之王北胡[illegible]黨剿胡之[illegible]然後自于洮至於遼
江漢湯湯[illegible]池[illegible]而[illegible]岌太山巍巍將城焉而共
高欲限華夷決安危[illegible]萬[illegible]有中原而稱大帝
想其初也闢[illegible]下土極九泉而深望九霄而
樹千夫力殫[illegible]有力如虎亦不暇努咫尺
之間或什而伍[illegible]暈亦不暇數人氣[illegible]成
一方之雲[illegible]成半空之[illegible]而趨踵步
而復紛紛[illegible]如日中之市國不得而[illegible]役不得
[illegible]停[illegible]朝繼夕自昏達明時若炎風爍熱川源盡
竭[illegible]焚肉火中爲是民[illegible]秦未拔至若
苦雪[illegible]陰風雨霜凍折[illegible]冰寒[illegible]腸是民[illegible]
[illegible]秦未亡民之既酷載[illegible]載仆飢今不[illegible]
[illegible]服病不暇休饑不暇沐甚人之[illegible]

者不還宪者不復秦民嗚嗚向城而哭還晝夜明
列雲鋒也白日晝黑揚塵沙也築之登登約之閣
閣遠而聽也如長空散雹蟄蟄而征沓沓而營遠
而望也如大江流蕣其呼號也怒風匈匈其鞭扑
也血流縱橫地祗業業終朝怒聲星辰悠悠畏其
相接而況於夷狄而況於臣妾其運輸也巷無居
人田無稼民牛苦織承大車轔轔輪不暇從歸不
暇奔其傷財也極民之賦盡民之賂糊口而供赤
立而起議辞塞路亦不我飯其民嗷嗷而天而訴
將以宏其基恢其堵盡韓齊之土固其壁崇其飾
竭億兆之力太華方城乃一卷之石既而岌業崢
嶸向秦而橫如山之成如雲之平繚繞之際亘如
長鯨豎鬣汲汲步不可及掩映天漠勢不可算丘
陵峩峩不及其半影入沙磧勢侵西域殘陽不來
未昏而久其堅如金其峻如林崇高不可以日揣
遠大不可以數尋爲飛下前其歸國內雲不得施
其陰綿綿風不得馳其聲喧吟下視閭塞蟠屈蟬
聯回顧宮闕狀如微煙胡人俯遠望之鞭然如登
青天如臨深淵不敢久視鼻息而旋嗟乎城即高
大民恨難閣之者攘臂切齒觀之者泣涕而
長歎夫如是刑不得不暴政不得不煩國不得不
亂民不得不殘謂其城可以固宗社謂其暴可以

守人寰奈何敵不在遠憂不在外外未畢此和者
已無疎不知棄秦者身冠秦者臣喪秦者羽庶秦
者民而怨秦者鬼神此可憂也而秦弗憂徒欲始
主民塗胡塵萬里而塗炭十年而苦辛然且賣其
民亡厥身非城也去仁義積土石非城也足曰禍
之門是曰戎之根安得而爲防安得而稻人嗚呼
謂險之可恃城之可保則右彭蠡左洞庭不爲堯
之征而伊闕背羊腸不爲湯之亡是以處堯之宮
行堯之風雖無是城也不可得而亂不可得而攻
用秦之威布秦之非雖有是城也如藩垣之微如
闕閎之卑無以防其患折其師不然者秦無得而
狹城無得而荒本以爲禦而反以爲亡者哉 五

阿房宮

杜牧賦曰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
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
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
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鬭角盤盤焉囷囷焉蜂
房水渦矗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
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臺暖
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
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
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時

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
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
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
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
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收掠其人倚疊如
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棄
擲邐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
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
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
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
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
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
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
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嗟乎滅六國者六國
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
愛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
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
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
復哀後人也

秦望氣厭王氣

王元之曰古之王者無靈臺視雲物察氣候之吉
凶知政教之善惡苟理合天道垂休降禎則必日
新其德以奉之化失民心為妖作沴則必夕惕乎
躬以懼之如是則變禍福而返災祥不為難矣烏
有築高臺厭王氣行巫覡之事禦天地之災者乎
嬴政之有天下也始以利觜長距雞鬬六國而擅
場復以鉤爪鋸牙虎噬萬方而擇肉終以多藏厚
斂饕食兆民而富國然后戍五嶺築阿房驅周孔
之書盡赴回祿惑神仙之術但崇方士殺太半之
財則黔首豆分刑三夷之刑則赭衣柳比鯨鯢國
政嬚嬚人命原膏野血風腥雨腥六合孰敢上訴
求主天將使民息肩于炎漢故望氣者云東南有
天子之氣于是祖龍遊梓築臺以厭之殊不知民
厭秦也許之于天天厭秦也授之于漢秦獨厭天
厭民而自王乎向使築是臺告天引咎遷善樹德
封六國之嗣復萬民之業薄賦斂省徭役銷戈融
兵罷務愁矯誅高斯之暴政修虞夏之墜典下從
人望上答天意則王氣不厭而自消矣劉項之族
何由而興哉

驪山墓

皇甫湜很石銘曰很石蒼蒼驪山之旁鑱扑巉巖
巍然四方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鍬焉
惶發石此山言礎于墳若有憑依屹佇中道
迸迫人力無施故老相傳以很名之自昔太古

封不樹有菌於庸有新松野後聖有作緣情不忍爲之棺槨其在唐虞則維穀木噫嘻暴秦虐用其人墳而象山下錮三泉窮珍殫奇力弊財殫驅驪而前如刈草菅天毒其衷神憤其兇謫戍一呼九州風從白梃荊棘指麾潼關阻不闔干戈倒鋒戶露于劫燧燔于童豎無終不十年中禹葬會稽不改其行聖德洋洋無響久長至于漢劉釋之而言中如可欲猶隙南山誰私其身以盡其人刻詞根石炯戒千春

大夫松

廖復賦曰若之興兮風雨弗違松之生兮雖茂何爲爲鑿九州播風沐雨隨山刊木民知攸處如穀如桑共生于商大戊修德其邦乃昌周室方隆拔樹而風成王以悟時和歲豐嬴政肆虐并吞六雄虎視載定鑾輿遂東謂蓬島可以立至謂太山可以升中遭天赫怒雷雨交攻羽葆莫能施其妙復陶何以効其蹤既避于五株之下乃行乎一命之封是何馳騖之極非君之德天罰斯盈以警其生惟松所茂亂虐以旅嗟乎秦之爲君封其樹不其臣松之爲臣庇其君不庇其民樹有爵位人共斧斤委任姦邪今言有枝葉誅戮殘賊今絕其根殊不知松之枝有軒墀之幹不能止趙高之泣之姿有淮淝之形不能卻陳涉之兵項氏纔渡劉公建旌望夷亡秦軹道纍纍大夫亭亭空守其名者乎

桃花源

李白曰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羲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商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四

始皇四 二世附

茅焦諫遷太后 陳瑩
甘羅 柳州
韓非 溫公
李斯 穎濱 東坡
蒙恬 溫公 穎濱

茅焦諫遷太后

陳瑩曰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爲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桀龍逢耶殷紂比干耶曰不以之然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得以言之忠而欲其氣推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並而者克備是爲難矣昔嬴政[illegible]嫪毐以取天下[illegible]暴奢侈古初無之政非也而[illegible]而振當遷太后於雍有[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尺諫者[illegible]矣天下忠之士莫不因而銷詞是請之[illegible]勇果不顧威凶斫虎很冰觸鼎鑊[illegible]遂還其四失保主恠非還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啟皆由之功也噫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然於二十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illegible]人之後[illegible]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illegible]矣[illegible]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死事不立其足爲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甘羅

柳州曰彼甘羅者左右返覆得利棄信使秦背燕之親已而反與趙合以致危於燕天下是以益知秦無禮不信視函谷關若虎豹之窟羅之徒實使然也

韓非

溫公論史記載韓王納地效璽於秦請爲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也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自早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復悔使赦之非已死矣楊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

苟則退縮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恐其不合
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說之不合罪耶曰論不
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溫公曰君子純其
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
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欲反覆其宗
國以僥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李斯 趙高

許衡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亡得意滿諱聞過夫
李斯燔詩書頌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
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
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
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姦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
成天下巳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
豈不幸也

東坡曰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
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監蒙恬兵於上
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
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而上崩
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而卒以
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
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
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謀臣雖有大

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
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
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矣天
之亡人國其禍敗亦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治天
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
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
裂肝碎首也自書契以來唯東漢呂強後唐張承
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
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
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甚於趙高不疑
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隸廝養之賤何能
爲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異吾故表而出之
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
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
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
使二人不即就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
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秦之失道有自來
矣豈獨李斯之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爲輕典以
參夷三族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
復請乎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
爲堯舜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
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哉

持身者熟視始皇譯料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秦法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爲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忠恕爲心乎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者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蒙恬

呂公曰蒙恬爲秦築長城二世因而誅之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爲之使恬不仁可[illegible]爲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潁濱曰蒙氏爲秦名將吞滅諸侯其所以殘暴多矣子孫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執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黨惡李斯也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於琅琊使蒙毅還禱山川至于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焉乎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五

七國通論

七國興亡 温公 老泉 何去非 東坡
蘇秦 陸龜蒙 潁濱
四公子 劉敞 潘存實 劉偁
戰國策 曾子固
申不害商鞅韓非 潁濱 東坡
趙括王翦 六一 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 潁濱
[illegible]

七國興亡

温公曰從横之說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嚮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老泉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予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于顛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荊卿為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卻之洎牧以讒誅邯鄲為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

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為國者無使為積
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
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
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
何去非曰秦得所以并天下之形而天下無至於
必可并六國有以拒秦之勢而秦遂至於不可拒
者豈秦為工於幾六國耶其禍在乎六國之君自
戰其所可親而忘其所可讐故也秦之為國一而
已矣而關東之國六焉計秦之地居六國五之一
校秦之兵當六國十之一以五一之地十一之兵
而常擅其雄強以制天下之命者由其得形便之

居脩扼天下之吭而跗其膺背[illegible]足[illegible]之下故也
使六國之君知夫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相與致誠
締交戮力以擯秦恥秦誠巧於攻亂則亦何能難
昝六國使之駢首西嚮而事秦哉又況得以一二
而夷之也蓋其不知慮此凡所以畏秦而妄畏者
皆其自相晉獘之謀此秦所以得收其弊而終為
所擒也蓋六國之勢莫利於為從莫害於為衡從
合則安衡成則危必然之勢也方其為從於蘇秦
也秦人不敢窺兵函谷關者十五年已而為衡於
張儀而山東諸侯歲被秦禍日割地以求事秦之
懽卒至於地盡而安為墟六國固當收合從之

、然而終敗於為衡之害者其禍在乎自戰其隣
可親而忘其所可讐故也所謂戰所可親忘所可
讐者秦人稍蠶食六國而并夷之則關東諸侯皆
與國也宜情親勢合以謀抗秦然而齊楚自恃其
強有已吞燕趙韓魏之志而緩秦之禍燕趙韓魏
自懲其弱有疑惡齊楚之心而脅秦之威是以衡
人得而因之散敗從約秦以氣恐而勢喝之故人
人震迫爭入賂秦唯恐其獨後之也曾不知齊楚
雖強不足以致秦之畏而其所甚忌者獨在乎韓
魏也韓魏者寔諸侯之西蔽也勢能限秦而使之
無東秦苟有以越之我得以制其後此秦之所忌

也使齊楚燕趙審其社稷之實禍在秦而知韓魏
之為蔽於我委之國而收親之因守從約併力一
志以禦虎狼之秦使其一下兵於六國則六國之
師悉合而從之則秦甲不敢輕越函谷而山東安
矣或曰韓魏者秦之錯壤也秦兵之加韓魏也戰
於百里之內其加於四國也戰於千里之外韓魏
之致秦兵近在乎一日之間而其待諸侯之救乃
在乎三月之外秦攻韓魏既勝而歸休兵則四國
之乘微者尚未及知也今徒執虛契以從嘑譟則
秦人固將疾攻而方饜之是使二國速被實禍二
齊楚燕趙返居齒寒之憂非至計也僕齊

之民裹糧荷戟以應秦敵者無虛歲也然終不併
紓秦患於一日四國誠能歲各更其國之一軍令
一偏持操之以合戍韓魏而佐其勢則是六國之
師日萃於韓魏之郊仰關而伺秦秦誠勇者雖曰
辱而招之固不輕出而以腹背支敵矣夫蘇秦張
儀雖其爲術生於揣摩辯說之流人皆賤之然其
策畫之所出皆足以爲諸侯之利害而成敗之蓋
蘇秦不復終見信於六國而張儀之志得行於秦
此六國之所以見并於秦也嗟乎使關東之國裂
而爲六者豈天所以終相秦乎向使關東之地合
而爲一以與秦人決機於韓魏之郊則勝負之勢
蓋未可知使齊能因其資而遂并燕趙楚能因其
資而遂并韓魏則鼎足之勢可成以其爲國者亡
是以秦人得以間其權而唯其欲終於一二而夷
滅之悲夫
東坡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
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
秦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
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
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
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
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

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
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天下之所重者莫如
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
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
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
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
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
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
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
知天下之勢耶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
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
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
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
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
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
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
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
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
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
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
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間其隙以取其
悲哉

用兵有機權之所在其國乃能兵故國
上以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
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
如狙猱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
欲則戰下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
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
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
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
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
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
以天下百變而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
蘇秦之說而合為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秦
則不然觀人之欲為橫從人之欲為從皆使其自
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
秦不亦宜乎

又曰蘇秦合連諸侯以抗秦之一時良算也公孫
衍一說齊魏而攻趙之約不能終年以蘇秦志之
不一其勢固難成哉然天下苦秦人謀諸侯者將
不能支者欲韓魏楚與秦壤地相接欲勉
抗秦而干戈日至勢不可矣燕齊負海前有
國之限燕弱不足言如齊之強使與四國合從
亦以猶不是時出而拒其鋒齊之暴

蘇秦

陸通曰蘇設寒泉子對秦惠王曰寒泉子秦處士
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入王者
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豈
聽有之乎曰然其之如何王邪霸邪曰黠其霸以
齊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肆乎惠王曰
諸侯不能混雷霆兒不能抗烏獲者鬻與力懸
絕故也蘇子誠許人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
使西面事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
一隻矢之為利也然畏獨攝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
朝也齊桓晉文之霸也姑若膠附終若冰津豈止
連雖不能俱上於楯而已哉寡人甚耳義弗聞也
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荊三晉之合病於兵久矣方
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鍾鏄華澤之藏十九為醉
一為賞稷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楚齊魏為燕
紙趙晉代魏也其憤痛之發入金石出紱鉛闠之
者悄感酸痛泣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
衡容得恬帖安臥秦亦厭戰雖鼓牙頻未能吞諸
侯秦休而強吾亦乘刃而奮矣設有辯口安能反覆
乎大王不用秦語一武士斷其頸繫金車輪轘開
下士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十
王出則拳氣入則色惎及其殆也披上地以奉饋

此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乎春秋祀事何所宗廟惠王卒弗用寒泉子耕於鄗趙卽封蘇秦爲武安君六國不敢窺秦函關十五年

穎濱曰秦強而諸侯弱遊說之士爲横者易爲功爲從者難爲功然而從成則諸侯利而秦病横成則秦帝而膺諸侯要之二者皆出於權譎而從爲愈與蘇秦本說秦爲縱不合而激於燕趙甘心於其所難爲之期年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然口血未乾犀首一出而齊趙背盟從約皆破蓋諸侯異心譬如連雞不能俱棲勢固然矣而太史公以爲約書入秦秦人爲之閉函谷者十五年[illegible]

此說客之浮辭而太史公信之過矣

四公子

潛存實四公子贊曰四君當齊楚趙魏之盛門客三千人闘者孰不慕之有養達則孰不曰一朝富[illegible]貴之心與貧賤之心不相負者鮮則未見其及也

贊曰四人爲身萬二千人爲耳目四人爲梁萬二千人爲椽桷有危可平有死可生豈彼[illegible]或爭嗟乎人之家或財不自與心不自是妻不以慈子而況乎萬二千士懟哉恨目不[illegible]

能[illegible]

增[illegible]

論[illegible]

蘇[illegible]

劉[illegible]

秦兵[illegible]

秦[illegible]

劉[illegible]

況秦[illegible]

劉敞曰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十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皆千里約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者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之折節慕義會賤無所遺平生得其用者三千之一耳而況乎不善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矣何功名之望哉

戰國策

曾子固序曰劉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强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遇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也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偏於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絶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

固不得而廢也。

申不害商鞅韓非。

穎濱曰商鞅以法治秦而申不害以術治韓今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罰加乎姦所謂法也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所謂術也法者臣之所師而術者君之所執也及韓非之學並取申商而兼用法術法之所止雖有聖智不用也術之所操雖有父子不信也使人君據法術之自然而無所復為此申韓所謂老子之道而實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說耳然則韓秦之治行於一時而其害見於久遠使非不幸獲用於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太史公悲韓非知說之難而卒以說死故載其說難於篇然古之君子循理而言言之利害不存乎心故言出而必合要之無愧於中矣豈復立法而求其必售耶今非先立法而後說人既已不知說矣而況非之所以說秦求禍之道乎太史公以李陵之事不合於漢武終身廢辱是以深悲之歟

東坡曰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有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隋不敢夫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浮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

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
卑泥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
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愚讀而思之事固有不
相謀而相惑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
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
而愚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趙括王翦

六一曰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
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辯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
多訥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闇也諛言順意
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
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
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
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
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
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
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
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
母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
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
坑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illegible]
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也

是也秦始皇欲伐荊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
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
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
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即與兵二十萬
使伐荊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荊
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
翦因彊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
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荊夫初聽其言若不可
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
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
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效
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
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
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
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
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
書是時趙方遣廉頗攻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
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
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
也遂用括爲將以代頗藺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
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
用[illegible]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

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才不倍爾夫用人之
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歟此
之患也而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

穎濱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將李
以爲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侯之兄縶
蔡公孫翩以大夫殺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
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五人皆
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循
豫讓爲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讎之義知翩荊軻刺
秦始皇欲始皇以強暴失天下以闢者誅之要以
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沫之事予以
左氏攷之魯莊公十年沫始以謀干莊公公用之
敗齊於長勺自是魯未嘗敗十三年而會齊侯于
柯安得所謂三戰三敗沫以匕首劫齊桓求侵地
者哉始公羊高采異議載沫事於春秋其後戰國
游士多稱沫以爲口實而實非也莊公之與齊桓
同所以戰以小惠小信不足恃惟忠可以一戰
沫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爲刺客之所爲哉春秋
宋楚盟於城下齊魯盟于夾谷皆以要盟不書
乎及會而已使沫信以匕首劫桓公得非要盟乎
而春秋書公會齊侯盟于柯足以知其非要盟也

足以削去曹沫而錄其四人然亦非所謂賢也
荊公曰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
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
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
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
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
人者污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
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優孟西門豹淳于髡優旃

潁濱曰太史公得滑稽三人褚先生一人皆以優笑有益於事故并録之然西門豹古循吏非滑稽者也持以比河伯娶婦事發於俳故巧而捷是以載之滑稽而實非也[illegible]韓非記蓋戰國記事者[illegible]之遺耳

扁鵲

潁濱曰予於趙世家觀簡子之夢與扁鵲之說以爲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知而左氏所記鬼神妖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達者當辯此耳[illegible]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六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七

莊子

莊子之道 荊公 魯直 潁濱

楊墨

楊墨之道 昌黎 [illegible] 荊公 [illegible]

孟子

孟子之道 [illegible] 昌黎 魯直 潁濱

孟子養浩然之氣 潁濱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東坡

闢楊墨 昌黎

孟子言不嗜殺人 潁濱

孟子待齊王 溫公

孟子[illegible] 溫公

荀子

荀卿之道 荊公

荀卿之學 六一

荀卿之失 東坡 荊公

諸子通論

孟楊荀 昌黎

孟楊荀言性 昌黎 荊公 東坡 潁濱

莊子之道

荆公曰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耳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己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而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

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偏一曰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耳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

非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
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
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
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
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猶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
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子以譏吾儒曰莊子之
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
於儒者爲貴悲夫　又曰學者誣周非堯舜孔子
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讀其文
而不以意原之此爲周者之所以訟也周曰上必
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又自以爲
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爲周之
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
可使有爲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彼享
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
之方而專畏犧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
殆其人也然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矣宜其得罪於
聖人之徒也夫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
之說之不詳行之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
者聖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矣不略而詳則天下
以且夫諄諄而後喻譊譊而後服者豈所謂可

[illegible]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不通乎此也
魯直曰莊周內書七篇法度甚嚴彼鵾鵬之大鳩
鷃之細均爲有累於物而不能逍遙唯體道者乃
能逍遙耳故作逍遙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大塊
噫氣萬竅殊響吾是以見萬物之情狀俗學者心
窺券之外有企尚而思齊道之不著論不明也故
作齊物論生之厚動而之死地至於若之設甲
其中也因論以爲命其不中也因論以爲智養生
者謝養生而養其生之主幾乎無死地矣故作養
生主上下四方古者謂之宇往來不窮古者謂之
宙以宇觀人間以宙觀世而我與所依彼推也故
去彼挽也故來以德業與彼有者而我常以不材
故作人間世有德者之驗如印印泥射至百步力
也射中百步巧也前鋒和直豈巧力之謂哉子得
其母不取於人而自信故作德充符子則有宗物
則有師可以爲衆父者不可以爲衆父父故作大
宗師堯舜出而應帝湯武出而應王彼求我以是
與我此名彼俗學者因以塵埃粃糠猿冠四子故
作應帝王二十六篇者解剝斯文稱由其周以來
未見賞音者晚得向秀郭象陷莊周爲齊物之書
滑滑以至今悲夫
穎濱曰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

無所不窺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也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漁父盜跖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返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耳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孔墨之道

昌黎曰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汎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黃蜎反讀墨曰墨以尚同兼愛右鬼非命尚儉爲本仲尼賢賢惡惡褒貶是非尚同乎哉仲尼尊君卑臣坐父伏子內親外疎別遠近以歸一本兼愛乎哉仲尼不語亂神又不對弟子問鬼神事右鬼乎哉仲尼敎人遷善背惡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非命乎哉仲尼曰儉則固又譏晏子祭先豚肩不掩豆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非中制尚儉乎哉墨之道與儒者相戾甚矣使其人不爲夷狄禽獸難矣哉或曰韓子云墨與儒同是堯舜同非桀紂治心敎人奚不相合如是何謂也對曰誰不克是堯舜非桀紂雖童子婦人聞堯舜喜桀紂罵自然之道也顧其道何如爾小堯舜而大異端又云以非道治心敎人其能歸於正乎儒道之正者也墨子反是墨必反儒儒必譏墨不識不反不可謂之儒墨

荊公曰楊墨之道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是也聖人之道兼楊墨而無可無不可者是也墨子之道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楊子之道利天下拔一毛而不爲也夫禹之於天下九年之間三過其門聞呱呱之泣而不一省其子此亦可謂爲人矣顏回之於身簞食瓢飲以獨樂於陋巷之間視天下之亂若無見者此亦可謂爲己矣楊墨之行所以爲人爲己得罪於聖人者何哉此蓋所謂得聖人之一而廢其百者也是故由楊子之道則不義由墨子之道則不仁於仁義之道無所遺而用之不失其所者其唯聖人之徒歟二子之失於仁義而不見天地之全則同矣及其所以得罪則又有可論者也楊子之所執者爲己爲己學者之本也墨子之所學者爲人爲人學者之末也是以學者之事必先爲己其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矣故學者之學也始不在於爲人而卒所以能爲人也今夫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也則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者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由是言之楊子之道雖不足以爲人固知爲己矣墨子之志雖在於爲人吾知其不能也嗚呼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也則亦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其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豈不過甚哉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其異於聖人則同而其得罪則宜有間也

鄭、謝論儒墨使人得失曰天下烏乎治治於儒也
天下烏乎亂亂於墨也亂之曰吾探之不固盜其
隙而乘之也儒何道也聖人之道也芽于羲黃
堯舜湯文之爲以寧于周孔矣諸侯溪汙肆而祖
尊獄塗汙隸塞湮而不洗獨夫于大壤中截其驛
流禮樂之然不遂於用世俗人眩百家始勝
異墨嗚其徒治吾夫子之恭孟荀繼爛迨有此也
夫教治也民也君師治司之也故原乎古總總然
而生倀倀然而蠲煙養爲飢穡乎內適知鳥獸穴
土巢木以養以處不抵爲則決裂撓摧鬭强者
奪之者殺君師者出於仁義不疑從也拱攬探伐
也從引而進之不遽入門治也女有合禮以婚
聘飲食有熟禮以資饗哀也之喪葬思也爲之
祠祭樂有金石成音缺鐵已一原於情性
而閑以節奏無過也與不能也推於家繼於國衡
於天下禮義明而法定道其以兩得之也
彼墨者方且潰然爲異下禁泥其說本儉然於體
非既也又擧而自子非樂也民窮而征不和無愛
無父上同漫等級亂崇墨起天下戕滅禮樂論律
以已俾其君茅茨土階土鉶既耕且治天下將
槁然相與爽矣啜菽飲水昌充哉禮義去則情性
非是墨者所以兩失之也禮義中也大本也

者不過乎史記也得若不爲乎子子
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更乎經矣又奉乎子
聖人之旨也夫孟子之文黎若經傳大借其意
孟於秦漢之得之常置博士以學故其
文辯乎六籍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
何其道暐暐於前其書煥煥於後得非諸構乎正
之極乎與有好邪者愕愕正而不舉噤焉者郁鬱而
無聞不當仲尼處文王嘯歌以取味後之人得
大伸己者其唯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
之道取者其惟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
孟子乎由是說之孟子之功利於人所不勝矣
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濟莊周列子書
下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果而科未正夫莊
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爲外之士習之
以爲鴻荒之民以補教爲志
昌黎曰吾常以爲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
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
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
而末益分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
流爲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荀卿
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
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

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余少而樂觀焉

魯直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趣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爲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其爲書不知前世後聖所謂若合符契者要於經常□者爲之孟子論孔子去魯不知以爲爲肉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不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又能知孟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當未能遠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之勇於義而果於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不多以子雲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發子雲之知言矣□述競稱傳授辯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其所以得罪於子雲也由孔子以來力於學者多矣而才有孟子由孟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才有揚雄荀卿者蓋一

丁號

潁濱曰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綱羅三代之舊聞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雖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臣之相擾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以

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
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
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
諸子各以其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
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
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
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此
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
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
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
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
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
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
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
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孔孟者
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子養浩然之氣

潁濱曰孟子學於子思子思言聖人之道出於天
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
之道子思言至誠無敵於天下而孟子言不動心
與浩然之氣凡孟子之說皆所以求通於子思而
己故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
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以爲然則其行之也安是以
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之
所以爲師弟子也子思舉其所言之故曰誠孟
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一章而三說
其爲其一論養心以致浩然之氣其次論心之所
以不動其三論君子之所以達於義達於義所以
不動心也不動心所以致浩然之氣也三者相須
而不敢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是何
氣也天下之人莫不有氣氣以充其體而已行道
之人一朝之忿而鬬焉以忘其身是亦氣也方其
鬬也不知其身之爲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
可畏也然而是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
中則無所不爲而不自知於是則進而爲勇有患
而爲怯其進而爲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或
使之也其退而爲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

而不敢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
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一人之身而氣三變之故孟子曰
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夫志意既修志盛奪氣
則氣無能爲而惟志之從志意不修氣盛奪志則
志無能爲而惟氣之聽故氣易致也而難在於養
心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而告子先我不動心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何
謂也告子以爲有人於此不得之於其言勿復求
其有此心不得之於其心勿復求其有此氣夫言
之不然而心則然者有矣未有心不然而氣則然
者也故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於心不可由是言之氣者心之使也心之所欲爲
則其氣勃然而應之心所不欲而彊爲之則餒索
然而不應人必先有是心也而後有是氣故君子
養其義心以致其誠使氣與心相伊而不相離然
後臨事而其氣[illegible]故曰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
至而氣從[illegible]昔之君[illegible]以兵勝然之身[illegible]
臨天下言志發而意[illegible]志先信乃[illegible]
及而勢與[illegible]而[illegible]故曰志氣之帥
氣體之充也養志[illegible]

物莫敢逆然後其氣塞于天地雖然心之所以
動者何也博學而識之彊力而行之莽然而思之
有自失焉故心必有所守而後能不動心也所
守不可多也多學而兼守之事至而有不應而足
以落其枝葉損之又損以至於不可損也而後能
應故孔子謂子貢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
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北宮黝之養
勇也曰吾無所於爾也孟施舍之養勇也曰吾無
懼於爾也無辱勇矣而未見所以必勇也無懼而
後能必勇故曰北宮黝之守氣不如孟施舍之守
約北宮黝似子夏孟施舍似曾子曾子之所以自
守者曰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
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夫縮入也入受也自反而心
受之以爲可爲者無憾於吾心也則吾心囂然爲
之而吾氣勃然塞之矣孟子曰其爲氣也配義與
道無是餒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夫餒不充之
謂也有行於此而義不受則心不慊心不慊則氣
不能充體氣不能充體謂之餒矣故心不能不動
也而有待於義君子之所由進於義者何也勉彊
而行之則勞苦而失其真放之而不求則終身而
不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夫君子之於道朝夕從事於其間待其自適而勿

彊正也中心勿忘待其自生而勿助長也而後得其真彊之而求其正助之而望其長是非誠正而誠長也迫於外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待其自至而不彊是學道之要也又曰新喻吳君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得其說請爲我言其故予應之曰子居於江南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溢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蕩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莫能支予嘗試考之彼何若此以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險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内無待於外其中富其與天地相與始也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始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東坡曰使民爲農民曰長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illegible]民爲[illegible]爲治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田獵除[illegible]之民何以怒民以樂成而不可與慮始盡終於不然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誰爲也哉若夫田獵之娛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爲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之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錢不以給共養勞費共養勞費一出少府爲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闢楊墨

昌黎曰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illegible]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illegible]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illegible]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illegible]

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孟子言不嗜殺人

穎濱曰孟子生於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暴強以此游說諸侯諄諄言之冀其或信而諸侯皆習於鄙詐莫以為然者梁襄王問孟子天下烏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曰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當是之時諸侯皆將以多殺人一天下誠有不嗜殺人之君招而撫之天下必將歸之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也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戰國之後更始皇項籍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及漢高祖雖以兵取天下而心不在殺人然後乃定子孫享國二百餘年王莽之亂盜賊蜂起光武獨以不嗜殺人收之及桓靈之禍曹公孫劉皆有蓋世之略而以喜怒殺人故天下卒於三分司馬父子力能一之而殺心益熾故既一復散裂為五胡離為南北隋文帝又能合之矣而好殺不已至子而敗及唐太宗始復不嗜殺人天下乃定其後五代之君出於盜賊吏虜屠戮生靈如恐不及數十年之間天下五易皆不能有天下之半及宋受命藝祖皇帝雖以神武誅鉏僭偽而不嗜殺人之心神民信之未及十年而削平之功比於漢唐天下既定輕刑薄斂凡所誅戮一附於法匹夫匹婦無冤死之獄其仁過於前代是以百有餘年兵革不試戶口[illegible]於癘疫而無死於兵刃蓋自孟子以來定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由此觀之孟子之言豈迂也[illegible]

孟子將朝王

溫公疑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而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乎孟子學孔子者乎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與周公之於成王成王幼周公輔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

孟子謂蚳鼃

溫公疑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爲貧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於齊非抱關擊柝之比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夫賢者所爲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

荀卿之道

荊公曰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彼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論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於近則不能察於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於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爲不若見太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以贍足鄉黨也蓋不能利於彼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贍足鄉黨者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己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而不能知

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illegible]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illegible]至也蓋言[illegible][illegible]足以愛人[illegible]不能愛人[illegible]而能[illegible]荀[illegible]愛人[illegible]墨翟[illegible]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荀卿之學

六一曰三代之衰學廢而道不明然後諸子出自老子厭周之亂用其小見以為聖人之術止於此非仁義而詆聖智諸子因之益得肆其異說至於戰國蕩而不反然後山淵齊高堅白異同之論興聖人之學幾乎其息最後荀卿子獨用詩書之言[illegible]疑異扶正著書以非諸子尤以勸學為急荀卿楚人嘗以學干諸侯不用退居蘭陵楚人尊之及戰國平三代詩書未盡出漢諸大儒賈生司馬遷之[illegible][illegible]所為無不至也將更其名數以請予使之自擇遂改曰荀於是又見其志之果也夫荀卿者未嘗親見聖人徒讀其書而得之然自子思孟子已下意皆輕之使其與游夏並進於孔子之門吾未知其先後也世之學者苟如荀卿可謂[illegible]而[illegible]焉則孰能禦哉

荀卿之失

東坡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

言皆破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大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川公曰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背[illegible]

[illegible]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illegible]

[illegible]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備[illegible]道之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illegible]亦欲後世之名塗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於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爾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錫衆化於後世爾豈可以託負聖賢之空名而行其邪謬之說哉今有人於此[illegible]而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illegible]豈得為孝人[illegible]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illegible]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為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杞柳之為桮棬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為也[illegible]孟子以謂人之為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為故以告子之言為[illegible]仁義矣荀卿以為人之性惡則豈[illegible]仁者哉云云

昌黎曰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
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
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楊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
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
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
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
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
楊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人知有荀氏者
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
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
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
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
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孟楊荀言性

樊川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楊子言人
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
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
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挐求
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私者
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
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

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
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
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
而不能制愛則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
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
凡言情性言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
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以來如一君子者凡有
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
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
子蒸不能潤灼一不能熱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
天止一日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
類可與上下者如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
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荀得多矣
昌黎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
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
而其所以爲情者有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
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
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
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
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
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
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

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滅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次波曰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謂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乎是未知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白黑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而露風氣之所蒸暢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轂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轂是豈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之所謂中人可上下而智與下愚不移者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

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
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
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
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以近之
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
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
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而已乎太古之
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
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
之人固將即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
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
辯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
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
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歧嶷文王之不勤
瞽瞍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聖人之論
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
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
其言曰今日言性者皆雜於佛老愈之說以爲性
之無與乎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亦入於
佛老而不自知也
欒濱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一陰一陽陰陽之未形也猶喜怒哀樂之未發

也陰陽之未形也謂之道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謂
之中中則道也其在人爲性及其發而中節仁義
禮智之用見於物則所謂善亦所謂和也故孔子
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聖人之言性止於是而已
矣孟子學於子思得其說而漸失之則指善以爲
性至於荀卿自任而好異因孟子而反之則曰人
性惡夫善惡皆習也指習以爲性而不知其非天
下之失一也然而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之火
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則火之能熟
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荀卿之所謂惡則火之能
焚者也是火之失其性者也荀卿之失則遠矣
皇甫湜論孟荀曰孟子曰人之性善荀卿曰其善
者僞也是於聖人皆一偏之論也推而言之性之
品有三下愚中人上智是也聖人言性之品亦有
三可上可下不移是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
文王在母不憂在師不煩后稷不坼不副克岐克
嶷之謂上智矣齊桓公以管仲輔之則理以易牙
輔之則亂子夏出見紛華而悅入聞仁義而樂之
之謂中人矣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
心謂下愚矣是故有生而惡者得稱性善乎哉有
生而善者得稱性惡乎哉故曰孟子荀卿之言其
聖人皆一偏之說也窮理盡性惟聖人能之

僻言詭而異端作大義乖而偏說行夫孟軻
儒也荀卿亦大儒也是豈特開異門哉[illegible]
蓋思有所未至明有所不周耳即二子之說原其
始而要其終其於輔教化尊仁義亦殊塗而一致
異派而同源也何以明之孟子以爲惻隱之心人
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性之生善由水之趨
下物誘於外情動於中然後惡之焉是動人沈心
源返天理者也荀卿曰人之生不知尊親長習於
教然後知尊人之知不知禮義長習於教然後知
爲是觀人之嗜欲未善良也一則舉本以推末一
則自棄而流根故曰二子之說殊塗而一致異派
而同源也雖然孟子之公以人性皆如堯舜未至
者罔勉矣荀卿之言以人之性皆如桀跖則不力
爲者殆矣書曰惟人最靈記曰人生而靜感於物
而動則輕之言合經而多益故爲尤乎
荆公論楊孟曰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
非生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
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
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
人爲不爲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
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
性也揚子之言性人之性善惡混孟子之

命[illegible]楊子之言命人爲不爲命也[illegible]
荀[illegible]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其所以異各其
所指[illegible]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
當者也故孟子之所謂性者獨正性也楊子之所
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
獨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
[illegible]夫人之生[illegible]羞惡之性且以羞惡之一端
以言之[illegible]人於此[illegible]善行之不修惡名之不立
[illegible]以厄[illegible]羞惡之[illegible]其爲賢也孰禦哉
[illegible]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
[illegible]之[illegible]羞惡利之不多[illegible]利以[illegible]羞惡之
[illegible]不肖也孰禦哉[illegible]性之不正而楊
子之[illegible]生者也有人於此[illegible]賤而賤罪
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爲也[illegible]命之不正
者而[illegible]之所[illegible]謂命者也[illegible]可以貴
而賤[illegible]可以生[illegible]人之所爲也[illegible]得乎命
之正者[illegible]不厚惡
利之不[illegible]不肖[illegible]豈以爲
其人哉亦[illegible]其失性之正也[illegible]可以賤而賤罪
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其人之命而不以其
人之罪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
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四肢之於[illegible]

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
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子
之說果何異乎今之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
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其指再而曰我
知性命之理誠哉
東坡曰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
嘗立論也所可得而言者唯是歸於至當斯以爲
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以
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
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
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於爲
文汲汲乎唯恐其汩沒而莫吾知也是故[illegible]立
論論並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楊雄皆[illegible]
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紛於天下[illegible]
二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墨[illegible]
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illegible]
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illegible]
內自相攻而不暇[illegible]
道益晦而不明[illegible]
孟子孟子曰人之性[illegible]
于又曰[illegible]

高祖上

項籍 溫公 老泉 東坡 [illegible]

高祖入關 子由

五星聚東井 東坡

鴻門 王彖 [illegible]

還定三秦 唐子西

撓楚權 趣刻印 東坡

食其下齊城 吳鑄

紀信許降楚 [illegible]

楚殺周苛 李覯

楚置王陵母軍中欲招陵 王元之

斬丁公 皮日休 溫公

封雍齒 溫公

劉敬以公主與匈奴和親 溫公

千城之圍 東坡

貫高謀逆 溫公

項籍

司馬溫公曰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據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無禮恣爲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illegible]

[illegible]非此道以行之雖百[illegible]能將[illegible]敗之乎

老泉曰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者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下無惑也吾觀其戰於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向關籍於此時若急引兵趨秦反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能出此而區區與秦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仇籍則其勢不得强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卒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

寡弱之師入之易耳此其勢不同闕與亦不入
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函谷又可于
矣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
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
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捕其子虎安得不
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
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閒必釋趙自救籍據關以其
乘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
一舉而解趙之圍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
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
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承
秦未弊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
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
西蜀吾知其無能爲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
爲劍門守可以爲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可
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自全猶且不給而何足以
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侯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
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
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
夫得一金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烏乎是
以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

李覯曰鋪觀周秦之際桀手簡冊呼可駭耶悲夫
失在强惟周失在弱上慢下瀆政無紀綱若然者
神靈得不哀世教得不張且天命不可以坐得苟
有心者經綸於是漢王起於豐沛籍起於會稽陸
吳之徒自稱曰假王其餘揭竿而呼爭先刺秦者
如林如蟻于時亂浩浩兵憧憧風從虎雲從龍三
靈昏而四海空籍乃杖撥亂劍希當天功浮江而
西有壯士八千抱鼓於舟中縱橫乎群兇所以嚴
大業拯萬靈而爭雌雄者獨漢祖與公遂號百蹄
之師趣累卵之危活趙歇擒王離十壁慴服一麾
旌節然後飄銳氣鋒利鋒抵秦關怒漢先因語曰
背約則違人固信則自遠惡取乎乃軍鴻門屠咸
陽殘峙于神州幅裂于四方始退與漢祖東西而
王天下是知量不足謀不長矣然猶兵衆於濮戰
捷於漢其後則有靈壁之敗太公虜滎陽之圍紀
信焚廣武之守傷其胸固陵之役撓其師與黄
龍虎相逐干戈合離五年之後勝敗乃知是知人
亦不可窮物亦不可終天地否而開雲雷屯而遇
故有三將潰圍孤軍竭歸良馬在御美人在帷其
歌夜闋哀泣獨飲遂飲悵帳中棄甲麾下鏡分美人
傾舉良馬曉漫漫雲茫茫亦失道於陰陵問津於

湯其猶魚遭網而撇鳥嬰羅而翔然終不免矣尚能合從亡之人御追逃之兵撫鼓抵掌鵝鸛丘陵足閉不屢青胡不樸然始解馬於舟予結纓於死地痛矣哉何自悔慨斷焉若斯之甚耶而曰天實亡我非戰之罪何執而不寤哉公實勇而無謀剛而無親忌而信讒暴而殘人是以人得窺其淺兵得害其衆與自亡也豈天亡乎使公勇而能親諸將不攜矣明而察讒奇計得施矣恕而愛人百姓樂推矣然則舉天下如轉圜何漢氏與一二臣之能計之哉至觀謀於漢者皆昔其臣也公實棄之兵於漢者皆亦其將也公不容之故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噫從始而言蓋天理有素乎故生項以驕雞。生漢以教人靜雞者援兵教人者援仁不然何鴻門阽而復乎成皋蹶而復振入關而後衆王楚而驛歸者哉

東坡論項羽疑范增曰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

增曷以此為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殺義帝且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堪非羽弒義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非其意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亦人傑也哉

楚漢論曰王天下者其資有三有以德得之有以力并之有以智取之得之以德者三代是也并之以力者秦人是也取之以知者劉漢是也蓋以力則不若智之勝以智則不若德之全至於項羽之爭天下也其所執者爲何資耶德非羽之所得言者矣其於智力之資又皆兩亡焉而後世之議乃曰項氏其亦不幸過敵於漢而遂失之嗟夫雖微漢高帝則羽之於天下固將失之也漢王之於智蓋疎矣以其能得眞智之所在此所以王項王之於力嘗强矣以其不知眞力之所在此所以亡彼項羽以百戰百勝之氣益於一時手裂天下以王豪傑而宰制之自以天下莫能抗也觀其所賴以爲資蓋有類乎力者矣雖然彼之所謂力者內恃其身之勇叱咤震怒足以威匹夫外恃其衆之勁搏捽決戰足以吞敵人而已至於阻河山據形便俯首東瞰臨制天下保王業之固遺後世之强所謂眞力者彼固莫之或知也是以輕指關中天險之勢燔燒屠戮以寓其暴卒奉而遺之二三降虜反懷區區之故楚而甚榮其歸乃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能知者此特淺丈夫之量安足爲志天下者道哉後之數羽之罪者皆曰奪漢王之關中負信義於天下此所以亡嗟夫使

項氏無意於王而徒奪漢王之關中則其得罪少區區之信義可也如其有意於王而奪之是得計也惟其知奪而不知有此所以亡耳古者創業造邦之君而爲是之爲者可勝罪哉韓信未釋垓下之甲而高帝奪其兵不旋踵而又奪其齊然而智者不非而義者不罪者以其爲天下者重而負人者輕故也是以不顧意氣之微恩而全社稷之大計也漢高帝挾其在己之智術固無足以定天下而王之然天下卒歸之者蓋能收人之智而任之不疑也夫能因人之智而任之不疑則天下之智皆其資也此所謂眞智者也又其所負者帝王之度故於其西遷也則曰吾亦欲東耳安能悒悒久居此乎此其與項羽異矣雖然使無智術之士以主其謀則天下之事亦去矣方其入關乃封秦府藏還軍霸上其畫婉矣乃怵於妄議一旦拒關無納東兵以逆其衆集之鋒幾不免於項氏之暴使遂卑而驕之當能舒徐拱揖以得項王之懽心奠枕而王關中撫循其衆徐爲後圖則天下不足定矣幸而猶獲漢中之遷因思歸之士并三秦定齊魏收信越以與項王親角者數歲僅乃得之向使項羽據關而王驅以東出使與韓彭田黥之徒分疆錯壤以弱其勢則關東之土尚可得而兼哉信

于王者之興固有所謂驅除者也

沮入關

子由曰高帝之入秦一戰於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力强諸侯雖銳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兎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銳鋒亦略盡矣然邯以爲楚地諸將不足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耶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耶然則匠刀者不疾庖丁之解匠弓者不疾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惜刀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既利既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疾哉蕭張爲漢之器既利既勁矣不疾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劃已匠弓不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非善劃善射者終不能以其器也是器豈疾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君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譬乎貪民疾上之臣也

三秦

吾子西曰高祖既破陳豨還至雒陽[illegible]代乃以山北而趙從山南有之遠乃立子常爲代王以代郡鴈門屬焉地固有封境雖接而形勢非使者定荊州在山前距蜀五千餘里而蜀從山後有之其勢實難非獨不能有荊州也雖得秦川亦不能守何者梁益險絕蓋自守之國而不可以兼幷凡物之在山外者尺寸不然有此高祖所以棄漢中而取三秦也

食其下齊城

吳筠詩曰食其昔未偶落魄爲狂生一朝君臣契雄辯何縱橫運籌在漢業憑軾下齊城既以智所達還爲智所烹豈若終賤貧酣歌本無營

撓楚權趣刻印

東坡曰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言吐哺罵曰趣銷印夫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明聖人之無我

紀信詐降楚

盧藏用紀信碑曰昔秦始皇棄六代之[illegible]天下之力以從兵心施及二代祚作昏德之[illegible]不其能此皇天所以與漢也夫龍[illegible]

常之變則不能蔚其文而神其行故英雄蒙
動雷擊並起而已秦當是時海水飛而無紀王網
類而不紐強者制命弱國連衡項羽挺八千兵鼓
行稱百萬隳百城坑降卒弑義帝屠咸陽七十餘
戰而天下定矣於是背關懷楚專制立約雖負河
山藉舊業南面稱孤者膝行請命舉[illegible]受署莫敢
抵捂焉而高祖奮于漢中定三秦之地扶義仗信
東向而爭天下天下之命懸於二雄山東紛紛蜂
合蟻聚未嘗所信羽嘗以百萬之衆困高祖於滎
陽紀公推天曆之在劉顧忠節以自効躬載黃屋
出東門而死之沮百萬之氣頓強楚之威奮諸侯
之魄迴霸王之機身沒孤城之下功濟廟堂之上
高祖因之以成帝業雖弘演納肝而無[illegible]于肇請
矢而不疑公孫杵臼而爲詐孟陽寢牀以自欺其
忠則然於大業不可希也先軫免胄以立誠鉏麑
觸槐以致喪富長愨陳[illegible]趙習仲由結纓而爲壯
其節則全然大機則無以尚矣荀息守言而死事
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殉白勝[illegible]目以
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故功與業貴肩
苟有大預則輕太山於鴻毛壯哉紀公誠得其所
矣夫城郢而紀君名發齋以祈於晉其於惡也
于於戲仲尼所謂見危授命殺身成仁
如苟免者則紀公其人也忘生從義
況斷固分者義也威儀不忒者禮也好謀而成者
智也有死無二者信也大節不撓者勇也乘機興
運者仍也大義一行於人則銘之金鼎揮[illegible]風雅
況紀公兼而有焉斯實[illegible]之殊尤也而文獻之
所先也故表商容式干木君子進之乃惟春秋旌
善之義與爲臣之節奮乎百代之上可以比肩
於斯人俾能揚耿光厚忠義崇尚教化以昭烈我
明天子之風豈不褒德而顯功哉遂作頌曰惟旌
紀公自天作忠膺皇祖兮卓犖磊朗瑰詭倜儻奮
威武兮虎驤龍戰扶危制變挫強楚兮定霸興王
身焚業昌得其所兮雷霆經綸乃聖乃神萬物覩
兮千載一振闡幽作訓爲代矩兮肇三五愚聖
同死苟無足而稱焉吾何以貴於前古兮

楚殺周苛

李翺周苛碑曰昔天厭火德未有受命者而劉項
之戰方苦殘虐亂於生民御史大夫周苛世籍于
沛始漢祖起而隨焉時漢祖以新阸睢水之圍而
遠保滎陽楚人四攻之內無全備憂難持久用將
軍紀信計而漢祖以免乃命周苛嬰後事以禦外
敵敵知其危併力蕩撲哀哀遺軍創痛如積難以
刑兵堅甲而莫能起非愛死也力不甚也

外項氏項氏毅然膺讓襲大鼎於宇下謂許
請封三萬戶爲上將軍軍之政自不穀而下及其
來皆聽其所爲不從則烹汝無疑焉公怒甚色作
視羽而孩之曰吾聞不善人善人之資今天將錫
漢故沉天下以亂救亂者師是用汝資之不卸剣
戈請命兵絕若傾汝死無日矣且秦政反道殲裂
六國天人合怒惟顛不留令君之業不足係秦而
罪後於秦曾不知天以絕之而望與漢爭鋒且若
戰數勝攻數克非若能也天將厚毒何得長哉項
氏恚公之不屈而恥其責己烹如乳虎指左右律
公於沸湯公奮身不顧蹈鼎而卒嗚呼糜軀烹於
不朽不朽者立節立節者顧主主顧者獨苟表焉
與夫由子受戈其資內肝殊也初苛殺魏豹可謂
要人薄我及拒項氏豈非蹈難不苟免耶哀公之
英果史無傳記故鍾繇石以表薦之其辭云龍戰
未分蒭蕘淺罝當雲洩其下漸血滎陽攻急个
士淨泣赤帝徘徊惟公亦淚衆心惟慨處死不改
沈沈積冤萬古懷酸非公光烈系史之闕
楚置王陵母軍中欲招陵
王元之陵母呼曰凡言古之賢母者鮮不以孟子
之親陶公之母爲首稱耳咸謂其斷機以學賢
其之最也噫二母之賢豈不

八累素揚名立言而已其有効忠貞之節
列之風金堅赤心不覵死命殺身於亂世致于
明斷者陵母之謂乎昔秦之興其猛如虎鼓吻張
噬六國皆懼及秦之亡其駭如虎走野奔原群兇
競逐爰有劉項干戈勃興四海波湧八極雲騰乾
坤爲之蕩動嶽瀆爲之分崩黔首無主惶惶兢兢
大寶之尊知歸于仁所以由頼天祖有德民懷有
仁既極之以暴秦終授之於炎漢初離豐沛兄應
天而順人渭擊漢而果關項而後沛沛公未能小
廢項氏於爲赫怒反有戰攻之意復爲仇敵之邦
然而沛切旁求項唯自用故楚失之以范增壞得
之以王陵彼挾羽強我金殿臥項氏計屈驅陵母
以招之母謂漢取以德知其必克項取以力知其
弗後對使伏劍氣植辭直義泉決地忠魂貫空寧
忍愛以割慈不棄同而卽畀陵以之而絕望漢以
之而得賢卒使陵忠而事畀榮分萬戶煌煌焉名
死于漢史赫赫焉功□於漢廷與夫斷機截髮書
何其遠哉論者曰昔有十亂文母在焉陵母之功
其大矣余謂不然矣且文母也子有西伯之封臣
有九人之助來周之王取受之學如反掌
小哉陵匹夫也母老嫗也識漢之興　八十
帥前之効死俾楚後之

師以昭威烈遂述銘曰伊之祭□兮
之器量識明主兮抗對項氏曾無怖兮伏劍□
一死爲虜兮婦人之服衣兮衾兮有忠有烈男子
之心兮男子之服冠兮蓋兮惟邪惟佞婦人之態
兮吁嗟姦臣無節槩兮

丁公

□曰休曰忠之爲稱也非以委身事人不以猜悟
□其心不以辯說貳其心不以疑懼貳其心者乎
上不遇評於公不揚名於私豈猜悟之足入乎上
□已愈乎進不愈乎退豈辯說之足入乎上有間
則懼乎心不懼乎事豈疑懼之足入乎夫苟猜協
生而仕者上有過言未息而懼乎誅諫未再而去
乎位自以得古人三諫不從之義然幸其生貪其
祿是猜悟而貳其心也上有忌必姦乎心機施于
聲氣不思己之不逮而謂上之受謗不思道有未
可而謂辯之足從不從辯而去是辯說貳其心者
也上有間必使彼愛取乎厚也必諂彼佞求其捨
也有愛不可佞佞不可諂即苟而已矣是疑貳而
去其心者也烏乎劉項之作也淮陰不以猜悟而
去項乎淮南不以疑懼而去項乎曲逆不以辯說
□去項乎去彼而就此果謂忠乎果謂不忠乎是
□則存不利即亡者也則丁公臨絕捨敵無

□則違之者豈有猜悟辯說疑懼
□不利則亡者耶與其不忠則彼三侯者亦□
□錢之誅刀鋸之刑也是高祖斬之果不爲當□
漢之初未爲無人丁公就刑未聞有一言而戾者
乎國之命也悲夫

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天下豪傑招亡納
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
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
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
之內無不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臣者人
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
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
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
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
祿四百餘年宜矣

雍齒

溫公曰張良爲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
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
之耶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
至公卿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故良
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
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

以公主與匈奴和親
溫公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可
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
敘惟仁義之人爲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
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
之以威未聞以爲婚姻也且冒頓殺其父如禽獸
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况魯
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平城之圍
東坡曰匈奴圍漢平城陳平上言胡有全兵請令
強弩傅兩矢外向徐行出圍李奇注全兵云惟弓
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傅矢外向
之說不得行矣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
特無弩爾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能
與我行此危事也

貫高謀逆
溫公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
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八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九

高祖中
叔孫通制禮儀 荊公 皮日休 溫公
陸賈叔孫通 朱敬則 東坡
漢政 石守道
建五等封異姓 李翰
蕭何治未央宮 溫公 史剛 高祖歷帝之後 孫子厚
赦季布 東坡
高祖御將 老泉

叔孫通制禮儀
荊公詩曰先生秦博士秦禮頗能熟量主欲有爲
兩主皆不欲草具一王儀羣豪果知肅黃金既徧
賜短衣亦已續儒術自此凋何爲反初服
皮日休曰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
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由其功利之
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
五帝更衛夏商文武迭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之
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
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仲尼仲尼之
後迨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焉矣況聖人
哉吾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爲標準也漢
之受命禮壞儀毀時無聖人苟循其意立其禮者

八如以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
廟也漢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
五帝之郊者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
廟者乎而叔孫生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畤
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
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猶不及七廟賤生其制
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去水火
之雖改作乎將不明增墠之位禘祫之儀
乎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焉乎不
同於古制樂適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
謂也

温公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
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
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
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
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
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覩叔孫
通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
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
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通之
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
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

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而史失其名
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
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
侯也非耶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如委己而從
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善乎揚子之言也
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
東坡論叔孫通不能致二生制禮難不
能知三代然亦因時施宜
之其言未必皆當宜也
按揚子法言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或曰如
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聘先生於齊
魯所不能致者二人由此觀之大臣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然後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若與
時上下隨人俛仰雖或適用於一時何足謂之大
臣為社稷之衛哉

陸賈叔孫通

朱熹則曰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
家杜私門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財
愛力獎耕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技之
也故以刻薄可施於進取變詐可陳於攻
大也不戢將自焚況鋒鏑已銷石城又毀
之以寬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

禮以導之秦既不然逞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亡
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曰當
滎陽成皐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
効一奇惟進豪傑之士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
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收傷痍之民未起二子願
時縛有餘態及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
皇帝忿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馬
上得之可馬上治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
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
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取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
之吏尊首級之科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
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卽驪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
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
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
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
東坡曰聖人之於天下也無意於取之也譬之江
海百谷赴焉譬之麟鳳鳥獸萃焉雖欲辭之豈可
得哉禹治洪水排萬世之患使溝壑之地疏爲桑
麻魚鼈之民化爲衣冠契爲司徒而行五教棄爲
后稷而烝民乃粒世濟其德至於湯武拯塗炭之
民而置之仁壽之域故天下相率而歸之此皇聖
人者蓋推之而不能去逃之而不能免者也於此

脩其政明其教因其民不易其俗以是得之以是
守之傳世數十而民不叛豈有它道哉周室既衰
諸侯並起力征爭奪者天下皆是也德既無以相
過則智勝而已智既無以相傾則力爭而已至秦
之亂天下蕩然無復知有仁義矣漢高祖以三尺
劍起布衣五年而并天下雖稍輔以仁義然所用
之人常先於智勇所行之策常主於權謀是以戰
必勝攻必取天下既平思所以享其成功而安於
無事以爲子孫無窮之計而武夫謀臣舉非其人
莫與爲之者故陸賈譏之曰陛下以馬上得之豈
可以馬上治之乎而叔孫通亦曰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於是酌古今之宜與禮樂之中取其簡
而易知近而易行者以爲朝覲會同冠昏喪祭之
法雖足傳數百年上下相安然莫若三代聖人之
守一道源深而流長也夫武夫謀臣譬之藥石可
以伐病而不可以養生儒者譬之五穀可以養生
而不可以伐病宋襄公爭諸侯不禽二毛不鼓不
成列以敗於泓身死而國幾亡此以五穀伐病者也秦
始皇燔詩書殺豪傑東築臨洮北備胡越民不得
休息傳之二世宗廟無祀此以藥石養生也善夫
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夫世論
之繇直以攻守爲二道故悉論三代以來治亂

王者之術使知禹湯文武之盛德亦儒者之流
下陸賈叔孫通之流蓋儒術之粗也

六政

石守道曰夫二帝之道至於禹而遂分三王之道
至於漢而乃降舜襲堯之節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之道禹襲舜之節不能盡
循舜之道帝之道遂分焉湯革夏改正朔易服色
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
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湯之道漢革秦
不能盡循周之道王之道遂降焉夫皇之道失則
降爲帝帝之道失則降爲王王降則覇矣吾觀漢
以下其不得王道之粹也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
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鄉射三王之禮
也學校三王之教也度量以齊衣服以章宮室以
等三王之訓也三王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
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五
十者養于鄉六十者養于國七十者養于學孤寡
鰥獨皆有常餼周衰王道息秦并天下遂盡滅三
王之道漢革秦之弊而已矣不能革秦之亂循襲
秦之政而井田卒不用也什一卒不行也鄉射卒
不舉也學校卒不興也度量卒不齊也衣服卒不
章也宮室卒不等也市廛而稅關譏而征林麓川

澤不以時而入用民之力無日五十六十七十者
不養孤寡鰥獨無常餼三王之道不復三王之道
不復非秦滅之也漢滅之也昔桀滅夏道湯亦受
命克承禹烈故夏之民歸于湯不見湯之政而見
禹之政紂滅商政武亦受命克循湯名故商之民
歸于周不見周之政而見湯之政秦滅周道漢亦
受命不襲周之政而踵秦之弊故秦之民歸于漢
見漢之政而不見周之政蓋以漢之禮樂易三王
之禮樂也以漢之制度易三王之制度也以漢之
爵賞易三王之爵賞也以漢之法律易三王之法
律也以漢之政令易三王之政令也噫漢順天應
人以仁易暴以治易亂三王之舉也其始何如此
其盛哉其終何如此其卑哉三王大中之道置之
不行區區襲秦之餘立漢之法可惜矣　又曰或
曰漢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誰與曰曹參陸賈叔
孫通之罪也漢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陸賈曰以
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於是使賈著秦所以
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及古今成敗之國賈凡著
十二篇每奏一篇帝輒稱善高祖已并天下羣臣
飲爭功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叔孫通乃
子百餘人雜古禮與秦儀以爲漢儀帝曰吾
日知爲皇帝之貴也漢高祖豁達大度

濬哲英威睿武其資料固不下於禹湯則又
武也導之使為帝則帝矣使為王則王矣方其定
其禍亂思為漢家改正朔定禮樂立制度明文章
施道德張教化一風俗興太平以垂於千萬世貫
若能遠舉帝皇之道致於人君施於國家布於天
下通若能純用三王之禮施於制度通於政教格
於後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者乃斷斷進夫
當時之近務王霸之徑略所予易行設教學夫近
古之野禮亡秦之遺儀求乎疾效使高祖上視湯
武有慙德漢家比蹤三王為不侔可惜也哉初蕭
何為相天下未甚又而何死曹參代之參以為蕭
為之規當守之勿失日夜飲醇酒寬縱不治事疏
復惠帝求治參不能竭才輔之直以高祖之初定
禍亂蕭何之草創律令汶傳出禁苑為已太平可
僅立法式為已大備當其高祖之既平禍亂蕭
之既定律令惠帝之方求治參能竭伊尹致君
堯舜之心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道以事惠帝
變之未修者修之教化之未格者格之文章之
備者備之禮律之未明者明之刑政之未和者
之盡循三王之道而行之豈與通顧觖之於前
復行之於後漢豈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故曰
則叔孫通曹參之罪也　又曰或曰時有澆

乃升降當漢之時固不同三代之時盡行三王之
道可乎曰時有澆淳非謂後之時不淳於昔之時
也道有升降非謂今之道皆降於古之道也夫時
在治亂道在聖人非有先後耳桀紂興則民性暴
湯武興則民性善湯之時固在桀之後武之時固
在紂之後而湯武之時豈不淳於桀紂之時其道
亦已降乎其民亦已難教乎時治則淳時亂則澆
非時有澆淳也聖人存則道從而隆聖人亡則道
從而降非道有升降也民厭周久矣苦秦甚矣秦
之政檻穽也民得出檻穽唯使之從使從三王之
政三王之政非如檻穽之深則可畏也既出檻穽
而得適非檻穽人皆樂為從之況使從三王大中
之道而歸於秦然安樂乎當高祖提秦之民於千
萬丈不測深淵中置之於平地君示之以三王之
政華之以三王之化鼓之以三王之號令明之以
三王之律度民有不肯從之乃曰不如在千萬丈
不測深淵中之樂耶吾未之信也當乎天下初定
也民未有富兼地民未有彊凌弱民未有衆吞寡
民未有大并小因定之經界因為之井田民有爭
乎國未有遊行之費國未有兵衆之勤國未有土
木之耗因為之什一之法因立之中正之道國關
門乎封建以域之鄉射以仁之庠序以教之養老

享之養之民不爲漢民爲三王之民民不用故見三王之政伊尹俾其君不及堯舜其心恥若撻于市湯去堯舜數百年矣而又承桀之大亂其時固亦遠淆矣卒能以堯舜之道事其君使其君如堯舜曹參陸賈叔孫通乃獨不能以三王之道尹於漢使漢不及三王誠可罪也或曰漢之輔臣當謂有蕭張中有平勃後有霍光魏相公孫閎陽侯韋賢父子而獨責於賈與通繆[illegible]相國不亦偏乎曰易之革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君子以治曆明時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當高祖定天下而革去故鼎取新之日也曹參陸賈叔孫通正當君子以治曆明時正位凝命之際也會其時乘其際不能創制度修律令以垂萬世法適當其罪也至於後世法令已定矣條章已著矣制度已行矣朝廷循之已成熟矣百姓信之已貫習矣而遽更之得無亂乎富者已連田無地矣彊已凌弱矣衆已暴寡矣大已并小矣而遽正之以經界居之以井田民肯從乎後制奉縱日作土木不息內畜媚侍外馳畋遊殫天下之財疲天下之力猶供億不足而遽行中正之道取什一之賦罷關市開山澤國而不乏乎故晁錯請削侯地而被誅仲舒請限民田而不用霍光罷[illegible]公[illegible]韋賢扶陽侯雖有其才豈復能爲漢守[illegible]制度乎適不當其時也吾故罪曹參陸賈叔孫通也

建五等封異姓

李翰曰或稱漢祖建五等封異姓其計得乎高后立四王非劉氏其事順乎嘗試論之曰夫思治要亂體國之常理去危就安宅[illegible]大城然而制業圖遠隨化會機是非較於毫釐夫異代興滅可不謂然乎撲夫高祖造漢畏亡秦宗族無尺寸之封子弟立虛空之地故衆枝莫助而孤根易拔封建之心常於此矣又謂大業可以力取神器權於命歸思得攬四海以獨富舉百郡以從欲而外誘異端內疑成計及見羣心交沮偶語間興適極天下不可獨理專欲不能盡衆分利以恩先封雍齒後將士斂手不懷反覆豪傑[illegible]知難[illegible]勸天下之利於是行爵既而鑾輅龍旂[illegible]室昭穆[illegible]長來譽自功臣子孫君列世祚人[illegible]上豈子愛之情下結盟信之志羣后同大[illegible]之勢匹夫從烏合之衆此所以爲計之是也何劉氏乎之議不覽三代之典境土踰溢隄防漏下權敵上都制方偏國過當啓陵僭之端恃強連交爭之見賈誼見時亂晁錯憂其必危卒使諸侯失節淵是忿以爲計之非也且夫中興之主下懷[illegible]

之勳成務之臣有高佐命之力故禮樂大備功[illegible]
新之格言琴瑟不調除仍舊之弊法劉[illegible]
崩高后稱制侯王諸呂何不可哉當若[illegible]
之位宜序親疎之節小其國以圖全[illegible]以壤
害而陳平周勃亦分茅錫土將相之後[illegible]
舅甥之國穆若脣齒預閑親親之心不踐嫌猜之
路克復明辟決自我躬高謝[illegible]陵無負先帝安有
齊兵之覦變代邸之危疑哉此所以為[illegible]得也[illegible]
害久盈物無兩大以呂氏之盛跨漢制之權專[illegible]
兵以侯疑秉大政以速謗起[illegible]異姓當[illegible]侯隙剎
促大臣側目相視自投機穽[illegible]此所以為計
之失也烏乎物有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凡人臨事
今[illegible]覘往則明向使高[illegible]呂后觀既往之勢折當
[illegible]斷必全之策杜未萌之禍則惠文之間無
[illegible]未有晉鄭是[illegible]況復周陳諸之
[illegible]天命興廢孰亂
[illegible]人[illegible]悔矣

蕭[illegible]治未央宮

[illegible]公曰王者以仁義為麗道德為威未聞以其宮室鎮服天下也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志而顧以宮室為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illegible]室而桀[illegible]傾宮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illegible]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illegible]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於孝武卒以宮[illegible]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鄭侯啓之也　又史劍曰是必非蕭何之言藉或有之何惡得為賢相哉天下方未定為之上者拊循煦嫗之不暇又安可重為煩費以壯宮室哉古之王者明其德刑而天下服未聞宮室可以重威也創業垂統之君致其恭儉以訓子孫子孫猶淫靡而不可禁況示之以驕侈乎孝武卒以宮室靡敝天下惡在其無以加也是皆庸人之所及而謂何固肯為此言乎

高祖唐帝之後

柳子厚漢原廟銘曰昔[illegible]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illegible]稷契佐命[illegible]天下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illegible]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illegible]彼秦[illegible]皇天贖唐[illegible]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纂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由逆[illegible]為策上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illegible]陰脫帝[illegible]網[illegible]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illegible]之苗也鄭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illegible]禹之裔也淮陰[illegible]天兵道[illegible]
一[illegible]是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縛[illegible]

於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illegible]明天[illegible]
[illegible]六以者乎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illegible]
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illegible]
[illegible]心厚探昊穹之興旨載幽明之休佑殺白帝於大
澤以承其靈建赤旂於沛邑以招其神假手于羣
以混諸侯憑刃于項以離關東奉天爵之元命而
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徑乘木之六紡而秦楚之庭
不保其位既建皇極[illegible]陽撫征四方訓齊天
下乃築沛宮以追泝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
之德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沒
爲思樂之逝[illegible]千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
沛宮之舊也[illegible]於是庶而赤精降靈命於
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
緒化[illegible]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嵩岱岳之
高源[illegible]之長蕃靈棲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
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廣之宇內天下
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以懷于舊宮
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illegible]焉陳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敘季布

序曰[illegible]向帝唐高祖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突
[illegible]一時之烈丈夫故能以身徇主有死無二惟
[illegible]君故能推至公之心不以私怨殺士此可以爲
萬世守主之法

[illegible]祖御將

者泉曰進之論書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
露蹈白刃而不辭者蓋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先
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
我用是皆一偏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
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
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
其才之小大而爲之制御之術一概賞之不可用
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
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
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
一雉餉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
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
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

可得也才小者屬焉也求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
其擊博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
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
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
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
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之時三人者未有功
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
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
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
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
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
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
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
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
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苟或先賞之則彼
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
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
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
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
懷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
知大計者矣

聖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三十九

聖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

高祖下

三傑 王元之
張良 李白 温公 荊公 子由 梁肅 東坡
韓信 荊公 晉直 劉禹錫 高參 温公
陳平 李德裕
樊噲 晉直 六一
高祖欲易太子 東坡 帝之智者
四皓 元翰 梁肅 白樂天 孫明復 李白 荊公
趙堯 東坡
田橫 子由 呂祖謙

三傑

王元之三傑佐漢孰優論曰夫百姓不能自治命
聖人以治之聖人不能獨治生賢臣以佐之粤自
有天地建國家歷代已來固非賢而不乂也在昔
嬴氏之有天下也蠶食六國虎噬兆民君政法于
羽很人命輕于草芥役五嶺之戍起阿房之宮坑
儒學之徒惑神仙之事築城北塞鞭石東溟秦
嗷嗷上訴求主天命高祖革秦之暴甚堯之精
蛇于大澤逐鹿于中原雲飛豐沛之間雷動
之地將欲洗萬人之塗炭救六合之分崩乃
以佐焉則有膺炎漢之運儲昴宿之精與

賢動無遺策供轉輸于千里約法令于二[illegible]此同
籍之書全府庫之利使諸侯同反掌定萬國如[illegible]
北此鄭侯爲一也則有繼韓國之裔授黃公之言
解紛陳八難之謀運籌決千里之勝掉三寸舌爲
爲帝者之師封萬戶侯自是布衣之極此留侯爲
二也次乃勇冠三軍功深百戰下强齊如拾芥虜
叛魏似摧枯七十陣征伐之勞光乎決策四百年
興隆之祚垂之古今此淮陰爲三也故高祖嘗口
此皆人之傑也吾能用之奮布衣而取天下未爲
艱哉然則漢猶鼎也三傑爲足以負之漢猶天也
三傑爲辰以燭之鼎去一足則有欹傾之虞天闕
一辰則失經躔之度漢虧一傑則無霸王之業豈
非天之道啓聖哲救黎元滅亂秦殄强楚而興大
漢哉不然何龍虎風雲會合之若是耶噫輔弼則
優劣斯異故謂韓信之功如獵犬雖云[illegible]獲蓋指
蹤在乎人矣如是蕭張人之功也韓信犬之功也
優劣之義不其明乎其或得名遂之道[illegible]在子房
乎故蕭公受繫韓信受戮雖成功于前終貽[illegible]於
後未若定儲之計從赤松而游遠害全身垂名千
萬世者不爲優乎

[illegible]經下邳圯橋懷子房詩曰子房未虎嘯破
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沙報韓雖不成天
地皆震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智勇我來圯橋上
懷古欽英風唯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歎息此人
去蕭條徐泗空

王荊公詩曰張良美好如婦人五世相韓韓入秦
傾家爲主合壯士博浪沙中擊秦帝脫身下邳世
不知舉國大索何能爲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黃
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
來四皓招不得爲我立棄商山芝洛陽賈誼才能
薄擾擾空令絳灌疑

子由詩曰留侯決成敗面折愧周昌垂老召商叟
鴻鵠自高翔

梁肅圯橋石表銘曰初留侯讎秦高帝在豐龍虎
不起風雲未會黃石知天衢欲平否極必傾秦之
亡而漢之昌故先以興王之符而授留侯且曰孺
子可教後得濟北黃石其我也故以號云大受命
之君與佐命之臣將欲叙天道定人倫則必幽贊
神明協成大勳在黃帝氏方平蚩尤時乃玄女啓
符風后行誅然後迎日推筴天下大治在堯舜方
憂水害時乃洛出九疇禹成九功然後萬國底寧
黎民時雍在漢祖方征秦項時乃黃石授兵留侯
贊成然後紲嬰軹道斬羽垓下自昔[illegible]圖元命啓

在儀籍補序言陰符鈐益帝載惟此三石歟
書文章昭明大業用輿易稱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又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蓋謂是矣凡志不定則
事不成謀不從則業不廣留侯不遇黃石無以定
其志高祖不獲留侯無以廣其業人神參會有適
乃行不然何道降聖賢者皆邈會上得天綫下濟
帝師如此其盛也

東坡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
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鬬
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
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
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
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
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不察
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
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
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
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
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
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
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
死矣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
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
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
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
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也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
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
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
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
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
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
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
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
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
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
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
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
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
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
烏乎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
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
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

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此
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復盛
而不止者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
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
焉

韓信

王荊公詩曰韓信寄食常歎然邂逅漂母能哀憐
當時噲等何由伍但有淮陰惡少年[illegible]道[illegible]曹勿
筆吏從容一語知人意壇上平明大將旗舉軍[illegible]
驚王不疑拔兵半楚濰半涉從初龍且聞信怯[illegible]
門天下已橫分談笑重來卷楚氣但以胜名終[illegible]
羽誰爲孔貴兩將軍

魯直詩曰韓生沈鷙非悍勇傀身跨下蒼自重胡
公不斬人未知蕭相自追王始用從來儒者溺
鬪奇兵果斬成安君功成千金購降虜東面置
請廣武軍前定策取萬全燕齊爭下如風旋雖
躡足封太躁略此事已足垂千年君不見秦家丞
相衛公手立法治秦薄如紙法行投鼠不忌器通
天資少恩耳白頭故人一趙良忠言逆耳棄路傍
國知功名成敗不足據直觀古人用心處

禹錫詩曰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歎良弓
後代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仁游議曰或曰漢高祖偽游雲夢
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漢高祖不思弘遠
坦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貴正
不責幸與律不與藏皆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
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
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偽偽游之名不可以
訓曰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來諸
侯之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
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聖哲之明而未有
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
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
天下必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
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
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
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
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
綰悉以叛逆豈非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
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恥襲侵之事況乎有天下
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巡
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困
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毁遲自雲夢始矣

温公曰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唐子西淮陰賢婦傳曰賢婦亡姓名淮陰下鄉小蓋老矣貧無自資以洴澼絖為業屬秦末亂鄉民不親耒耜者累年矣天下饑饉婦方坐沙上以水擊絮望見城下有客長大帶刀劍彷徨水濱婦私獨伺之歎哉與言則斗士也面有飢色婦哀其困餽而食之王數十月矣然無倦竟客庭閒日異日少有重報母是時天下兵動關豪傑並起婦視客非庸人終能有所就遂佯怒以語激之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之食寧望報乎會楚兵過淮客仗劍從楚戲下楚不能用客亡命歸漢得大將從漢王定三秦與楚人戰京索間有功二年八月始渉西河破魏豹九月破代十二月破趙明年十二月遂破齊蓋自北出至是歲餘而席卷天下之半明年二月漢遣使立客齊王又明年引兵會漢垓下破楚天下大定漢徙客王楚都下邳蓋自寄食五年裂地數千里南面稱孤於是下令曰求婦報千金天下不多客之賢而多婦之長者有知識客韓信也云云銘曰項王喑嗚叱咤漢信未不時信點不辨坐視信遣反噬其[redacted]臣夫匪臣而知信乎

陳平

李德裕曰士之有志氣而思富貴者必能建功業有志氣而輕爵祿者必能立名節二者雖其志不同然時危世亂皆人君之所急也何者非好功業不能以勘亂非重名節不能以死難此其梗槩也

不當理平之世或能黑闇亦且名節
其皆可以大任平澹和雅世所謂君子者居下必
不能急病理煩遺難亦不能撥亂濟危可以羽儀
朝廷潤色名教如宗廟瑚璉園林鴻鵠雖不常為
人用而自然可貴鄭大夫之謂王侍郎也世亦有不拘小疵
而能全大節者如陳平背楚歸漢漢王疑其多心
令護諸將又疑其受金可謂不能以名節自固矣
及功成封侯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漢高曰若
子可謂不背本矣其後竟詐許呂以安劉氏近世
宰相上官儀詩多浮艷時人稱為上官體實為天
人所病及高宗之初竟以謀廢武后心存王室見
於宗族受禍郭代公倜儻不羈之士也少不以名
節自檢當蕭岑內難保護睿宗雖危機竟全臣
節則名節之間不可以一槩論也陳平能不背楚
無知所以必不負漢王矣今士之背本者人君豈
可保之哉

樊噲

曾直詩曰漢興豐沛間天下故舊因依日月明拔
劍一庖犧下酒剖符千戶舞陽城鼓刀屠狗少時
事排闥諫君身後名異日淮陰儒仍見安能鞅鞅
似平生

六一樊侯廟記曰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位列

至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以爵其功
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舞陽距鄭既不
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
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
事危鴻門噲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
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
靈矣

高祖欲易太子

東坡曰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
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
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
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
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
仁義者而不喜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
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
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
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
高帝權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
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
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其為害至此七
嘗不太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其為當其心未
始所不從盍嘗告之以呂后太子

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肯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秪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御之此固高帝之所輕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圜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疏乎或曰呂后强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主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得亦不忍奪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樂從吾言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舊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强項之周昌足以抗呂后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與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高祖之智

老泉曰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措揺目以切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之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后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氏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揺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一少矣方亞父嗾項莊時微噲誚讓羽則漢之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

燕王命平勃即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誣
偽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
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
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
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也
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
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以死
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
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紿太尉不得
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
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為
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
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為帝而
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

頌詩曰巢由皆避世堯舜不得臣伊尹
湯武乃可君四賢胡為者千載名氣氳何稱若
跡前後疑不倫秦政虐天下黷武窮生民諸侯戰
必死壯士眉亦顰張良韓孺子推碎屬車輪遂令
英雄意日夜思報秦先生相將去不復嬰世塵雲
卷存孤岫龍潛為小鱗秦皇轉無道諫者必殺親
茅焦脫衣諫先生無一言趙高殺二世先生如不
聞劉項取天下先生遊白雲海內八年戰先生全
一身漢業日已定先生名亦振不得為濟世宜哉
為隱淪如何一朝起屈作儲貳賓安存孝惠帝摧
頹戚夫人捨大以謀細蚌盤而蠖伸惠皇竟不嗣
呂氏禍有因雖懷安劉志未若周與陳皆落子房
術先生道何屯出處貴明白故吾今有云
白樂天答元稹詩曰天下有道見無道卷懷之此
乃聖人語吾聞諸仲尼矯矯四先生同稟希世資
隨時而顯晦秉道無磷緇秦皇肆暴虐二世遺亂
離先生相隨去商嶺采紫芝君看秦獄中戮辱者
李斯劉項爭天下謀臣競悅隨先生如鸞鶴去入
冥冥飛君看齊鼎中雜爛者酈其子房得沛公自
謂相遇遲入難掉舌幅三略役心機辛苦十數年
晝夜形神疲竟雜霸者道徒稱帝者師子房爾則
此非吾所宜漢高之季年嬖寵鍾所私冢嫡欲

嚴奪骨肉相憂疑訾無子房口口舌無所施亦何
陳平心心計將何爲皤皤四先生高冠危映脩從
容下南山顧盼入東闈所贈惠太子左右生羽儀
卻顧戚夫人楚舞無光輝心不盡一計口不吐一
詞暗定天下本遂安劉氏危子房吾則能此非爾
所知先生道既光太子禮甚卑安車留不住功成
棄如遺如破旱天雲一雨百穀滋澤則在天下雲
復歸希夷匆高巢與由匆尚呂與伊巢由往不返
伊呂去不歸豈如四先生出處兩逶迤何必長隱
遁何必長濟時由來聖人道無朕不可窺卷之不
盈握舒之亘八極先生道甚明夫子猶或非顧子
辯其惑爲奏吟此詩
李白詩曰白髮四老人昂藏南山側偃蹇松雪間
冥翳不可識雲窗拂青靄石壁橫翠色龍虎方戰
爭於焉自休息秦人失金鏡漢祖昇紫極陰虹濁
太陽前星遂淪匿一行佐明聖倏起生羽翼功成
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窅冥合元化茫昧信難測飛
聲塞天衢萬古仰遺蹤
王荊公詩曰秦歐九州迸知力起經綸重利誘衆
欲頗知聚秦民頑然此四老上友千載魂采芝商
山中一視漢與秦蠢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道德
雖避世餘風迴至尊嫡孽一朝正留侯果知口出

此似亦獨顧興王所存
李華詩曰秦滅漢帝興南山有遺老危冠揖萬乘
幸得厭征討當君逐鹿時臣等已枯槁寧知帝朝
變但覺泉石好高臥三十年相看成四皓帝宮公
其善見顧何不早感稱太子仁重義亦尊道側聞
戚姬事申生不自保暫出商山雲朅來趨廬掃東
宮成羽翼楚舞傷悴抱後代無其人戾園滿秋草
梁肅曰道可使也而隱於帝后是以終嗣箕山之
風良揖於軒堯也徒宜輔王而偶生秦世則四皓之
所以晦明於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竭秦短世
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以公軒軒然鴻
飛于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假係苟蔑嫡崇庶則
亂是用長而公僂僂然倚定儲后權也勢則以時
出則以權時以全己之道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
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illegible]之故曰時合
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皆[illegible]四公之謂矣
李華贊曰時濁從危賢人去之[illegible]山鸞鳳潛
飛漢以霸興皇王道衰呂爲[illegible]至忠[illegible]斯吾非
國緒可動而紀羅置皓髮來護太子[illegible]勤客答
嫡心已四賢皆盈天下定矣返駕南山[illegible]
甘明復曰四先生儒也處周之[illegible]
皆以搢沈冥乎南山非欲潔其身[illegible]

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曷以知其然歟夫傳嗣也嫡周道也爲國之本莫大於傳嗣嗣之大莫大乎立嫡不可不正也苟一失其正則覆亡篡奪之禍隨之自秦氏肆虐燔滅羣聖之典周道絶矣絶而復傳者四先生也昔漢祖提一劒平四海由布衣爲天子位斯可謂眞主矣及夫禍亂旣定嗜欲旣起內有嬖寵之惑外有廢嫡之議羣臣詢詢莫之能正四先生將因是時以行其道故因子房而出吐一言以正太子之位此非周道絶而四先生復傳者乎然四先生之出豈止爲漢而出哉爲萬世而出也漢祖起干戈中素不喜儒四先生慣其辱也故不旋踵而去終於巖石之下噫乎逮今千餘祀人未有知其潛德隱耀者昔伯夷叔齊諫武王不食而死非孔子稱之則西山之餓夫也後世孰稱之哉司馬遷班固不能博采斂善發施其光爲四先生立傳垂於無窮斯其過矣噫萬世而下使臣不敢戕其君者二叔是也爲萬世之下使庶不亂其嫡者四先生是也

韋渠牟四皓商山畫圖贊曰煥煥煌煌爲世爲瑜孰光乎不耀之光幽幽深深爲山爲林孰繫乎不繫之心足知乎虛室生白元門不關流水去住淸風往還豈比夫稷契在世巢由在山一物有累兩心不閑者哉聞之謂何簪裾薜蘿本不于我豈云其他熙熙怡怡與時爲春匡漢避秦惟玆四人于德之鄰不孤其身于濁之濱不迷其津給事旣素孰知其故想像儀刑念玆丹青曄曄紫芝深谷透迤俛仰今古空林住時鳳凰無德鸞皆有羣出處語默商山白雲

王元之曰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秦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爲聖乎若其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矣漢危而不出則素隱行怪巢由之徒矣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拒孝惠之命則功不立而名不彰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全德者矣嘗試論之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敎孺子居攝七年明辟未復召公不悅於內二叔流言於外盛德大業幾墜于地呼扶幼君長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夫如意之戚戚姬之寵以安吕后以嬖代宗本根一搖社稷將墜咸謂其難乎

賢 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急則[illegible]
焚芝平城則可議立嫡則圍鑿而方柄也豈無留
侯賤八難罷六國則可言主要則以水而投石也
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而定之漢廷公卿皆出其
下復能錙銖軒冕桎梏衣冠安萬乘而不有其功
抗巫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仁達識時能與於此
夫向使先生定漢嗣爲漢臣報德議功必在乎勃
之右必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當是時
以四賢事一帝挾振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不
說流言之事乎吾知其就戮辱之不暇矣欲望其
茹紫芝臥商嶺烏可得乎是知先生之出非獨謀
漢也亦將救時也先生之去非獨全身也亦將矯
世也危而復之不妄於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
去之不乘時以取寵可謂矯乎世矣用是爲誡人
猶有失建元立順之徒爾烏乎世之爲人臣議立
裔者可勝道哉或因定策而專國或因擁立而無
君代殺殘兇何莫由斯其後謟天于莽貞益國于
曹馬移徙寵鼎易于奕棊累累簡編可爲大集異
乎哉先生危則助之安則捨之其來也至公于萬
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出[illegible]仁而不失
其正者千古四人而已矣或曰周公相成王制禮
天下大定歷代仰之號爲[illegible]王[illegible]

過于周公乎愚曰不然周公成文武之業知
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肖
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之明也先生聖之
晦也蓋時異而迹殊矣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又擬留侯與四皓書曰蓋聞有天地以來聖人曰
軒轅有崆峒之請又曰帝堯有箕山之遜況乎風
移世變民澆化漓北面而爲臣者乎有國家之未
決智慮所不及得不資取於賢士哉先生抱大道
藏大器學辱之事出于身外興亡之理了于掌中
[illegible]添雲泉泥滓爵位瓊林瑤池以游以息雲漿霞
饌以飲以食芝君桂父先生之交也青鸞紫鳳先
生之駕也鶴巨鶴天神氣愈清桂朽椿枯童顏未
改萬乘不能屈其節千金不能聘其才眞所謂神
仙中人風塵外物然而歷觀古之聖賢未嘗不有
意於民也故隱見隨其時語默得其所進則爲天
下之福退則爲天下之亂在暴秦勃興荼毒華夏
虎狂攫肉網密[illegible]若德甚于虎狼人命輕于草
芥先生知德不可[illegible]民不可化拂衣高蹈遁于山
林其隱也可謂得其時矣今皇帝奮布衣提利劍
撥大亂定大難起龍虎於豐谷會雲雷於泗濱才
卷亂秦電掃强楚可謂英雄矣旣而革暴[illegible]
之緒定覆盆之固成垂拱之風惟於[illegible]之[illegible]

□有發其之謀臣于股慄戰敵□□良□□□
於草莽間拊其手縱七十戰出奇謀策求□
一事見遺哉於此時晉不獲用其神三寸舌者□
者之師封萬戶僕乃布衣之極敢於此際愛天下
諫乎蓋恐死而無離於國事矣又開之也哉□下
者禪遜於賢今之有天下者欲從其子而已□譏謗
於古矣若不選賢擇能立嫡並長維卿淡然缺乎
今太子爲人元良立孝正國步游流相漸陷議響
三善克隆百拔與爽帝欲廢而不用以□□帝望翦
廷拘叙先生于此時可不痛蓋然戚戚傷顧先生
出雲關開袖倪駕玄鶴馭金虬降降蹤庭庭解對□
定天下之惑決君上之疑隱見爲獸之旗道□耀
美于昔賢鄉望先生無□轅於□之原於階一□
則萬國幸甚

蘇頲夷齊四皓優劣論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恥當年而節莫觀故發義□之志從道以成功也
澣一時流譽于古然立志者必義成功者必道立
資於義而志可明徵於道而功可見志以立節
以成名名之成昭其道也節之立昭其義也非能
其身後代有準非夷齊歟能利其國當時□賴非
四皓歟揆而度之優而柔之循其事而理於是乎
以其初而論於是乎著蓋周德既廣則夷齊而優

以而歸爲漢業既興則四皓受命而出爲天之所
高矣諫武王正臣禮也入之戴漢矣護太子忠主
道也忠之所存者大則正之所行者高高而能行
者節所謂立也大而能行者名所謂成也若夫志
士仁人將合而已進足以成退足以立用足以兼
濟否足以獨善不降其身則安食其粟不降其志
則言采其薇覃台氏之子不忍也嬴之德衰則巖
穴入出劉之德盛則衣冠就列夏黃公之徒知時
也舉其成事各同乎其成矣究其立事各異乎其
立志深淺故與優劣統而論之其美也一別
而紀之互有也二宗以遂志夷齊之烈矣愛國
以居存四之行矣曰若稽古以質乎今四皓見
賢於子房夷齊稱仁於宣以與其稱仁於宣父不
猶愈於見賢於子房哉

趙堯

東坡曰方與公謂周昌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
才也公異之且代君昌笑曰堯刀筆吏耳何□□
□□□而相爲趙王 置貴彊相□

以堯爲代昌爲御史大夫至殺趙王呂后欲

爲持謝病不朝耳由是觀之堯特爲此計規代昌耳安能爲高祖謀哉其後呂后怨堯爲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獨不能爲高祖謀其自謀亦不審矣昌謂之刀筆吏眞不誣哉

田橫

唐子西過田橫墓詩曰成則爲王敗則亡英雄成敗本尋常滄溟無際何妨死卻死東都未敢光又曰九江梁楚竟誅夷自古才高必見疑就使酈生猶未死將軍來此亦何爲

昌黎祭橫墓文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余旣博覽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鋩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孔聖亦云其遑遑尚余行之不逮猶顚沛其何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一

惠帝　呂后

惠帝見太后殺趙王戚夫人因不聽政　温公

帝築復道叔孫通請立原廟　温公

曹參　程晏

張辟彊　李德裕

鄧寄賣友　東坡

文帝

文帝言懲漢　老泉

除肉刑　樂天

賈誼　劉禹錫　張德輿　子由　東坡　孔武仲　曾子固　樂天

李布　盧照鄰　温公

直不疑　東坡

惠帝見太后殺趙王戚夫人因不聽政

温公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者也

帝築復道叔孫通請立原廟

温公曰過者人之所以不免也惟聖賢爲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

桂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則云人主無過舉是敎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謬哉

曹參

程晏蕭何求繼論曰讀漢史者多曰曹參守蕭何之規曰醉以酒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庶之二賢相也至矣哉論曰非也署牛之渴也孺子飮之渟淖之污牛渴已久得其渟淖之污寧圖於清冷之水乎設使孺子牽之於清冷之水則滌乎腹中之泥也牛然後知渟淖之污不可終日而飮之百姓罹秦之渴已久矣蕭何曰吾所以爲法律是權天下之草創也吾不止此將致尹爲成康之君使民爲成康之民是牽民於清冷之水也曹參日荒於酒惠帝訊焉參問於惠帝曰高帝創之陛下承之蕭何造之臣參遵之陛下垂拱臣等守職惠帝以爲是也民又歌之嗚呼漢之民以漢之污愈於秦之渴不知牽於清冷之水滌乎腹中之泥也蕭何之傳曹參也若木工能造材而未果覆而終者必待善覆者焉何旣造矣謂參爲善覆者參守其宅而不能覆徒欺君曰陛下不如高帝宅參不如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廢作則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之最也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不知己不能覆何之造而荒於酒幸不同羲和之誅貪位畏勝飾情妄言以惑君也孰爲名賢相耶吾病漢史以蕭何善求繼以曹參爲堪其後故論之

張辟彊

李德裕論曰揚子美辟彊之覺陳平非也若以童子肩敏善揣呂氏之情奇之可也若以反道合權以安社稷不其悖哉授兵產祿幾危劉氏皆因辟彊啓之向使留侯尙存必執戈逐之將爲戮矣觀高祖遺言呂后制其大事可謂謀無遺策矣以王陵有廷諍之節置以爲相謂周勃堪寄以之任令掌兵於北外有齊楚崩勢盤石之固內有朱虛東牟肺腑之親是時產祿皆匹夫耳呂后雖心不在[illegible]將相何至[illegible]之上憂[illegible]不食自促其壽豈能爲將相之害哉[illegible]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此產祿在呂宗矣何可背之歟後擢[illegible]八十產祿之封植固矣曷平勃二人遠先朝盟訓劉氏之業必歸呂宗及呂后之歿劫酈商以給呂祿計[illegible]呂矣周勃雖入北軍尙不敢公言誅諸呂豈可與產祿皆徒隸之人非英傑之士[illegible]

豈受其紿說哉嗟乎與其國之於雖豈皆制一
易由是而言平勃用確强之計斷爲謬矣留孫破
產以郭韓結客以沮秦從四皓以安太子所爲正
伏義居正由此知不尚權謀明矣

酈寄賣友

東坡曰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
夫賣友者謂見利忘義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
雖權諸呂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東坡曰當是
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以功臣子而與國賊
游且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游碏禁之不從
卒殺之若子無所譏曰大義滅親酈商之賢不及
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爲庚責
友之譏固之異義歷矣

文帝善繼漢

老泉曰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
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波之爲蒼湍洶湧之爲
溶洪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湖注淮泗匯爲洪波
猪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
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
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
用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故
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
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
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
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
爲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
天下之患雜然而出矣蓋虎豹終日不殺則跳踉
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
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
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
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
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
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
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于呂氏之禍迄孝文而後
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
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
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之

侯社稷臣

李德裕袁盎以周勃為功臣論曰袁盎對文帝以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盎見勃自德其功有以激之也非至誠篤論此言足以惑文帝聰明傷仁厚之政俾其君有薄宗臣之意卒使周勃大功皆棄非罪見疑可為長歎息也當呂后之世惠帝已殂少帝非劉氏陳平用辟彊計權王產祿絳侯若不與之同心而制其兵柄必由此而階亂矣則劉氏安危未可知也然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未嘗不以存社稷志在劉氏外雖遜順內守忠正得不謂之社稷臣矣其後絳侯繫請室盎始明其無罪所謂陷之死地而後生之徒有救焚之才且非曲突之義楊子稱盎忠不足而談有餘斯言當矣善哉賈生之說諭堂陛之峻高者難攀卑者易凌文帝感悟養臣下有節有以見賢人用心致君精識若袁公者難與並為仁矣盎惟有正慎夫人席塞梁王求嗣此二事守正不撓忠於所奉害錯之罪虐貫神明安陵之禍知天道不昧矣

薄昭

公曰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愚以為法當天下之公器惟至公持法者視肆縱之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不始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慰母氏心者於慎之於始乎

論肉刑

樂天曰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其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惻怛隱之心乖矣其懲禁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仕塞今歟刑酷吏倚而行之則[illegible]

亂之弊作矣此即固所謂以死罔人久矣審
此遂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illegible]
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
剕劓椓黥刖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
人始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
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漢文帝始除
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
犯[illegible]則豈有罔人者耶此愚所謂徵其實者
也[illegible]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
[illegible]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況肉刑廢之久
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
面傷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
適時變順人情之[illegible]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
情又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
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愚以為復之
有[illegible]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賈誼

[illegible]易詩曰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
[illegible]人居貴位
[illegible]西詩曰賈生料吳楚竟斃大梁城一身不自
哭空傷生
[illegible]林曰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illegible]

[illegible]之旁[illegible]漢氏華贏高祖得以
石[illegible]久及為夫子制[illegible]度施[illegible]華而[illegible]
時循舊[illegible]能定朝儀其制未悉唯生草其[illegible]
欲以制度[illegible]定正朔謂革與服通流貨幣天
下禮讓[illegible]諫竟枉其適出傅湘沅生自以不
得志哀痛乎先哉遂渡湘沅必弔之哉其辭
曰賊[illegible]而相君兮何必懷此故都噫余謂生之
意矣審戰國時屈平不用於荊荊而齊趙秦魏矣
何不捨[illegible]而他國乎余謂平雖遺斥而亦宗之親
不忍捨同姓之邦為他國之相宜矣然則生之君
漢文盡於平當漢時捨文帝則諸侯矣如適諸侯
荊新書之文抑諸侯而尊天子也捨諸侯則捐愚
若剖新書之文滅胡越而崇中夏也是以其心弔
其[illegible]詞隱而麗其藻傷而悲余悲生之[illegible]之
見[illegible]又生不能自明其道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
求知於用者不在於一時而在於百世之後者乎
未可知但不知百世之後得其文而有之者復何
太[illegible]云云
樂天[illegible]漢[illegible]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
為流涕者三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歲
[illegible]大[illegible]海大和而[illegible]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

說詞不切志不激則亦常談耳何以
發陳於至理也是以雖感動過言而無
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罪故臣不失忠君不失
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
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恨得後時過亦澤矣然竟不
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擯議而試屬諸道之難行
亦已久矣東陽絳灌何代無之噫一薰一蕕善齊
不能同器方鑿圓枘良不無以措刻心所以治世
少而亂日多大雅寢而正聲寢漢道不振矣之於
賈傅焉

東坡曰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君子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誼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誼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趯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烏乎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其以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

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生者亦慎其所發
哉　又曰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嘗推
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
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廢士之
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
當時將相群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
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
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
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
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
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
尤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以為御
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
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窮矣文景優劣斯可見
矣

曾子固讀賈誼傳曰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于奇
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
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
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
不能浩浩洋洋波瀾際涯雖千萬年之遠而若會
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
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
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
青雲抗太虛而不入於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
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事多
而憂深慮遠而激扞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
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怨不忍之態然其
氣要以為無傷也於是又自喜其無入而不宜矣
使予位之朝廷親天子所以措置指畫號令天下
之意作之訓辭鏤之金石以傳太平無窮之業蓋
未必不有可觀者遇其所感寓其所志則自以為
皆無傷也余悲賈生之不遇觀其為文經畫天下
之便宜足以見其康天下之心觀其過湘為賦以
弔屈原足以見其悯時憂國而有觸於其氣後之
人責其一不遇而為是憂怨之言乃不知古

作皆古窮人之辭要之不悖於道義者皆可[illegible]
賈生少年多才見文帝極陳天下之事毅然[illegible]
阿避而絳灌之武夫相遭于朝譬之投規於瓶雖
强之不合故斥去不得與聞朝廷之事以奮其中
之所欲言彼其不發於一時猶可寄文以攄其蘊
則夫賈生之志其亦可罪耶故予之窮餓足以知
人之窮者亦必若此又嘗學文章而知窮人之辭
自古皆然是以於賈生少進焉嗚呼使賈生卒其
所施爲其功業宜有可述者又豈空言以道之哉
予之所以自悲者亦若此然已之知者其誰歟雖
不吾知誰患耶

季布

盧照鄰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
隷[illegible]變姓名幸逢滕將軍兼遇曹丘生漢祖廣
招納一朝拜公卿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廷議
斬樊噲羣公寂無聲處身孤且直遭時坦而平丈
夫當如此唯唯何足榮

温公曰曹丘與長君善而布與書使絕之是以曹
丘爲小人也及曹丘見以毀譽動己而己善之是
養小人以自利也夫以毀譽動人及養小人以自
[illegible]皆姦人之道也果如是則布烏得爲賢大夫

東坡曰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辯盜嫂亦士之高行
然非人情其所以蒙詬受名非不求名也求名之
至者也太史公竊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
處讇君子譏之爲其近於佞也不疑蒙詬以求名
周文讇迹以求利均以爲佞佞之爲言智也太史
公之論後世莫曉吾是以疏解之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一

景帝

文景優劣 子由

晁錯 李覯 呂本中 子由 少游 何去非

竇嬰 田文 東坡 郅都 [illegible]

文景優劣

子由論曰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寬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克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貶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晁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七國反袁盎一說譖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縱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如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義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為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為不恭儉者戒也

晁錯

李覯曰讀漢史見景帝殺御史大夫晁錯以姑息吳王濞痛其非罪也故直筆而議極錯潁川人起於諸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以對策擢為中大夫及景帝即位極言獻替未嘗不忠於心乃命副丞相錯所以推心不顧愚衷漢室而患諸侯僭大上書請削其土是用剪其羽翼而固其本也度錯之志豈有負君哉原吳濞者反謀有由然間人骨肉而塞不啓自此上達能不生怨怨端既立臣節安附欲無為亂終不可[illegible]以南方富殖而諸夏初又狂大為叛料勝[illegible]極長舌交結七國借誅錯為名異亦無非常之見而聽亂臣一說乃斬錯不問莫其紓難而七國之兵曾不少減是以察其來不為錯明矣且袁盎與錯宿不相善於景帝豈不知二臣之不叶而聽偏議是為臣之報隙也若宗社何及鄧公吳還乃欷歔長悲益為天子之羞爾始高祖封濞於吳以識東南之必亂于時豈有錯削地之議蓋天之曆數有理亂也脫使無梁國以絕其道無條侯以耀其武則秦之鹿復以盎之肉可食初錯介然孤立指畫高議大臣疾

小臣怖人人来約各欲倖刃其父知其必戮也而
深[illegible]之巻曰所以會尊君上安宗廟父曰劉氏安[illegible]
氏危矣吾不忍見禍及先禍死矣噫夫史臣責錯
之父不逮趙括母何其鄙也夫趙括持必敗之勢
而母言於趙王不可使將及括失律母以先見獲
宥鼂錯用至忠之略與必敗之勢異也其父雖懼
禍至奈其子所籌國之大事也且使括母言之足
稱明婦人也使錯父言之是沮其子為忠也孰可
擬議或人有復言錯忠則有矣而智不足愚則不
爾夫忠所以補君智所以濟身苟圖濟身則忠有
不遂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賊由袁盎時
在景帝非智之短時不與也古云[illegible]木先伐愚知
[illegible]道哉

老泉曰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舉數千里之地[illegible]
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illegible]不可
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亂
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illegible]
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叛及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
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
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
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危也文當時
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
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變以及於孝
景之世有謀臣曰晁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
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遲而禍大吾懼其
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晁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
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
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
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illegible]與知其勢將有
遠禍而度已不及身[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後人以苟免
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illegible]而為天下謀則[illegible]
人君之女可除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illegible]
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illegible]
成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illegible]

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以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子由論曰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強文帝以柔勝天下剛強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修以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凌駕中國帝屈意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晁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強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皆以其言為信吾以為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為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晁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阱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為天下慮患而使好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晁錯者鮮矣

猇𫎇大然皆高帝之封也一旦用錯計謫其罪
削奪之則天下忿然皆有不直漢之心當此之
時諸侯直而漢曲故吳王得以藉口反也然吳卽
山鑄錢煑海爲鹽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欲爲
反者三十餘年其稱兵也發憤削也以誅錯爲名
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則逆節暴露天下亦忿然有
不直七國之心當此之時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
得以破其兵也雖然漢之斬錯也其謀發於袁盎
盎與錯有隙故世之論者以錯死爲冤此正樓緩
所謂以母言之則爲是以妻言之則爲妬夫言之
者與而其言同也使盎與錯素無毗睚之嫌其爲
漢計亦當出此然則漢不斬錯柰何卽七國之兵
未易破也何以知之以唐安祿山之事可知也方
明皇之時姦臣楊國忠用事天下皆切齒不平故
祿山以誅國忠爲名而反是時唐若斬國忠以謝
天下則祿山安得而至長安乎惜其不知此至賊
入潼關人神共怒然後爲陳元禮之所殺也由是
言之漢不斬錯則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王思
禮之徒嘗以此勸哥舒翰用其計留卒三萬守關
悉精銳渡滻水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然
漢斬錯事出景帝袁盎發其端而已故足以激忠
義之氣而折姦雄之心使翰[illegible]所國忠事不[illegible]

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秪足以危身矣尚爲之
之成敗哉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何夫非曰古者持國任事有四臣焉杜患於未
萌䇿於未形者賢臣也禍結而排之使安難之而
戡之使平者功臣也國安矣寧而錯之危世治矣
汨而亂之者非愚卽姦臣也蓋姦臣之不足者
忠愚臣之不足者知忠知不足而持國任事禍之
府也昔者鼂錯嘗忠於漢矣而其知不足以任天
下之大權也是以輕發七國之難而其身先斃於
人之一言可不謂愚乎夫錯者爲申商之學鋭㲹
而寡恩好謀而喜功之臣者也自孝景之居東宮
而錯說之以人主之術數也固以智籠之矣及其
卽位而以天下聽之彼挾其君之以天下聽之也
欲就其所謂術數之效是以輕爲而不疑決發而
不顧卒以憂君危國幾成劉氏之大變而後世之
士猶或智之獨子雲乃謂之愚子雲之愚錯也非
以其智不足以衛身而愚之也亦以其不能杜七
國未發之禍而故趣之其亂也東諸侯之勢誠強
矣強而驕驕而反亦其理也然而柬之而使無驕
御之而使無反者豈國無術邪而錯之策曰削之
不削皆且反也削之則反速而禍小不削則反遲
而禍大是錯之術無他趣之以速反而已錯之所

謂禍小者。以吾朝削其地。而禁得其民故也。安有數十年拊循之民。一旦而遂不為之役也。吳王所發五十萬之衆者。皆其削郡之民也。連七國可為之師。西嚮而圖危關中。乃曰禍小者。有恩也。夫七國之王。獨吳少嘗軍旅。為宿姦故。懲其六王皆驕夫弱稚。非有高材絕器。枚智任術。足以就大計者。其謀又非前締而合之也。令一旦尚得相親而起。皆吳實迫之。欲并以為東帝之資耳。當孝文之世。濞之不朝。發於死子之隱。而反端著矣。賈誼固嘗為之痛哭矣。然而孝文一切包匿不窮其姦。而以恩禮羈之。是以迄孝文之世。三十餘年而濞無他變也。濞之反於孝景之三年。而其王吳者四十三稔矣。齒髮固已就衰。而鄉之勇決之氣與夫驕悍之情。窺覬之姦。皆已沮釋矣。今一旦奮然空國西嚮。計不反顧者。濞豈得已哉。有錯之然。攝其後以起之也。昔高帝之王濞者。三郡且南面而撫其國者四十餘年。錯之任事。一旦而削其二郡。楚趙諸藩。皆以暗隱微愆。奪其封圍之半。彼固知其地盡而要領隨之。是以出於計之無聊。為一決取向使景帝襲孝文之寬假。而恩禮有加焉。而錯出於主父偃之策。使諸侯皆得以其封地分侯支庶。以弱其勢。則濞亦何事乎白首稱兵。蓋所以[illegible]楚

豈諸齊不安南面之樂。而甘為濞從也。吳王之反也。固天人之所共棄。未有不至於敗滅者。然亦有兵未為曉兵者也。使其誠曉兵。則關東非漢有。而錯之罪可勝誅哉。方濞之起也。其謀於宿將。則曰必先取梁。其謀於新將。則曰必先據洛。二策者皆勝策也。而吳王非於所用。故敗亡隨之。其曰必先取梁者。梁王親景帝之母弟。國大而強。北距泰山。而西界高陽。令釋梁不下。而兵遂西。則漢衛其廩。梁搗其脅。不戰而成擒矣。此宿將以先取梁為功者。萬全之策也。所謂以正合者也。雒陽阻山河之固。挖西兵之衝。積武庫之械。豐敖倉之粟。令不疾據而徐行留攻。則漢騎勝入梁楚之郊。以蹙之敗可立待也。此新將以先據雒為功者。立奇之策也。所謂以奇勝者也。二策者皆勝策也。雖反國之處無所恃之。亦兵家之至數也。卒其當時無以雙舉而並施之。以救之也。是以吳王因其數。梁而不用其據雒。此所以亟敗也。所謂雙舉而並施者。銳師卷甲以趋雒陽。重兵疾攻以覆梁都。雒雖無能入關。而山東舉矣。知取梁而不知取雒。則漢兵得以守下。知據雒而不知取梁。則梁兵得以躡後。使銳一深雒。而重兵攻梁。雒已據。則漢兵不能即東。其[illegible]則以舉梁。梁累而山東定矣。幸其不出。此

乃也聚而不分以壓梁壁梁未及下而亞夫之軍馳入滎陽而壁昌邑矣求戰不得欲去不可彷徨無所而坐成擒故曰幸其未為曉兵者也向使吳王兩用其策而又假田祿伯之偏師提之以趨武關周丘長驅遂歷陽城之北及雖不逞而禍實大矣嗚呼孰謂畺錯非真愚者哉

竇嬰田蚡

東坡曰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以可以一笑鳳凰翔于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匡語也

郅都

推德與酷吏傳議曰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從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三傳以誠世爾而復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又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戢手側目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且入居公卿出總列郡堅剛忠純終始如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紀王澤之弛絕此豈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推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創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甚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以推埋沉命倖[illegible]氏之徒[illegible]為[illegible]人雜列篇帙至其述贊雖云引是非爭大體

又何補焉噫唶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深者
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
以苟官無處父之華異申棖之慾所至之邦必以
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諸
弱似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而非失之多
矣豈獨是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二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三

武帝上

孝武免亡秦之禍 溫公
窮兵四夷 張栻 何去非 子由
王恢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 東坡
封田千秋為富民侯 溫公 張栻
李廣利伐宛取馬封海西侯 溫公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 荊公
用宦者典尚書 王元之
戾太子 溫公
封禪求用言 羅隱
好神仙 李華 李德裕
狄山與張湯爭議 東坡
見衛青汲黯 東坡
汲黯 東坡
司馬相如 東坡 劉敞 李白 柳子厚

孝武免亡秦之禍

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
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
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
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
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illegible]

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四夷

張詠詩曰漢代非良計西戎世世塵無何求善馬不算苦生民外國雖虛結中華憤莫伸卻教為後恥昭帝遠和親　又曰留名魯連去於世遂遙音盡愛聊城下寧知滄海深偶然飛一箭無事在千金迴望淩煙閣何人是此心

何去非曰兵有所必用雖虞舜太王之不欲固當舉之有所不必用雖蚩尤秦皇之不厭固當戢之古之人若有忘戰而惡兵其敝天下皆得以陵之故其勢變於弱而不能振有樂戰而窮兵其敝天下皆得以乘之故其勢變於強而不知變然則兵於人之國也有以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矣西漢之興歷五君而至於孝武自高帝之起匹夫誅強秦蹙暴楚已而平反亂征不服迄於其世而天下伏尸流血者二十餘年呂后惠文衆天下初定與民休息深持柔仁不校之德其於兵也固惲言而厭用之也可謂知天下之勢矣孝景之於漢也蓋感可抗而兵可形之時也然而即位未幾卒然詔於七國之變故其心氣創艾亦姑安天下之無事未暇為天下之勢慮也然其為漢之勢亦浸至孝武帝以雄才大略承三世涵育之天下之勢將就弱而不振[illegible]武帝之時也方是時也內無姦變之隙外無強僭之國而世為漢患者獨匈奴耳夫匈奴自楚漢之起乘秦之亂復收河南之地而其勢始強高帝嘗以三十萬之衆困於白登之圍蓋士不食者七日已解而歸不思有以復之而和親始議矣高后誤其嫚書之辱臨朝而責之矣終之以好辭順禮然適其桀驁之情凡此書皆欲與民息屆姑置外之而不校也孝文之世其所以施恩輸賞者甚至飾遣宗女以遇其仁[illegible]使者未還而胡已深入矣候騎遠於甘泉雍都其後作親作絕益為屏障至於近塞戳上郡[illegible]之也以衛京師以孝文之寬仁恭儉猶不免憤獄而驅之者再乃至手級飾擇賦而思頗牧之良能也景之世其所以奉之情與夫遺待之數又加至矣然其感侍之暴信然其不止也由是觀之漢之於匈奴非深懲而大治之則其為後患也可勝備哉是以孝武抗其英特之氣選徒習騎擇命將帥先發而倡之之蓋師行十年斬刈殆盡名王貴人俘獲百數單于捧手窮遁漠北遂收兩河之地而郡屬之劉四世之使虜遺後嗣之安強至於宣元成哀之世單于頓顙臣服謁期聽令以朝位次比內諸侯雖白

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迫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晁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

東坡曰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

少游曰世之論者皆以為漢用袁盎之謀斬晁錯以謝天下為非是以臣觀之漢所以敗七國之兵所以敗也何則勝敗之機係於理之曲直理直則師壯師壯勝之機也理曲則師老師老敗之機也善戰者戰理昔晉欲報楚之惠退師三舍軍吏以為師老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若子犯可謂善戰理矣蓋不退師則背惠食言而曲在晉師退而楚不還則曲在楚我直彼曲所以勝也漢斬鼂錯之事何異於此夫漢之諸侯連城數十地方千里雖

勞師匱賦所功烈之被遠矣使微孝武則漢之所以世被胡患其戎役轉餉以憂累縣官者可得而預計哉甚矣時者之議不知求夫天下之勢強弱之任所當然者而但曰文景為是慈儉愛民而武帝黷於兵師祈福至與秦皇同日而非議之豈不痛哉使孝武不溺於文成五利之姦以重耗天下擾虜之役止於衛霍之既死而不窮武師之兵則其功烈與周宣比隆矣

子由曰天下有三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乎國之無威欲君之無辱則[illegible]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受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有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伐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三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錦繡天子之至辱而文景不以為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截百萬匈奴之民死者太半洗除先帝之宿恥而誇大中國之氣得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忍而不

願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策矣

論韓安國論擊匈奴

子由曰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知而無所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鮮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若[illegible]其一不達其二此其利不睹其害而好之者有其臣採其情而逢其意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之三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事常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伐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下議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其擊帝從恢議使聶壹[illegible]以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遠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竭

而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而事已不救矣然
蘇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
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有
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東坡曰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反復
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
以禽之則臣不可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
為此議以信汝爾不然京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
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
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又曰漢武帝逐
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繆公違蹇叔之
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封
田千秋為富民侯
溫公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
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
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
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
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張祿撰富民侯傳贊曰漢武晚年以丞相為富民
侯富民大本也侯爵勸功也惟尊之若此將復古
之功邀嘻大朴未散民命在天風教既闢民紛
智賢不可贖贖之非賢先王本仁孝以辦◯◯

不可櫌擾之生弊先王本諸儉以御之粵自◯
瑤晝民始知勞秦易井田民始知弊所謂上開◯
欲而下散其衆四人◯作其勞就安百途弊叢◯
僞散朴褒閭之民也真可◯哉一作之百取之◯
白不得息稚齒而避驅焦以力竭而飢寒繼之◯
民奪我利非賢奪我食何嘗少得佑助使俾日◯
之故謂令德日理窮兵亦私末逐喧嗜而大本駁
贊者於斯也哉非有大聖正智其誰拯之歟漢迄
秦弊七十年武威叉經漸被四海以高祖之仁文
帝之儉尚不能推民壽鄉功磨三代加於武皇事
威窮後四十年間民力凋半垂下富民之詔尊為
工公之號憂勞誠思亦至矣乎徒知民富而後國
富不知國正而後民治◯不能師三代育民之◯
以事末術良可悲矣亦從而止奔危之弊雖萬斯◯
末若五尺之鑑之要也◯已弊之民雖百斯術◯
若一正其本之仁也烏乎未逐末寡本弊不正◯
民富國昌者未之有也◯雜霸道史或過矣余◯
其君有富民之志臣策富民之號又憤不能闢◯
之因附史氏作贊以繼之贊曰五后之世事簡而
民靜夏商周之世事正而民治故貧富之名稀◯
稱焉二代之季四人亂◯百途競鶩◯飢寒◯
皆本行之遂使抱仁義智能者易以要功於其間

如武皇帝命富民侯又　哉又如何哉
使李廣利伐宛取馬封
溫公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
其意以為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
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係焉苟為不擇賢愚
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為名而私其所愛
則不若無功而侯之為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
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先帝之約愚曰過矣
用主父偃策削諸侯地
王荊公曰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
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之制
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
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百里
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
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
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
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
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
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
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
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之弱而不至乎傾駭變
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

官署與尚書
王元之曰武帝與群臣游後庭公卿不得入改用宦
者典尚書尚書之官起于秦代漢初置之自高祖
已來並用士人矣所以出納詔命[illegible]圖書[illegible]
象則謂之文昌考上台則謂之司會尊帝而[illegible]華
省以其服進賢之冠納青之領拜則為之冊命[illegible]
[illegible]為之發束居三獨坐之尊當二千石之貴尚非
時故事識其無者得非尸祿而曠位乎武帝以遊
宴之樂任閹豎之徒于是乎失正名矣書曰任官
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傳曰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上
官得其人民受其賜非其人民罹其害為國者可
不慎乎況大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焉國謂
之喉舌是亦比之樞機可不慎選其人乎[illegible]
四星在帝座之側聖人法天而置之耳職以牙官
被之荊蕭閹守之用持龍進膳而已今使之總領
五曹提挈百揆專其閫之任同冢宰之司原亦業
矣哉亦猶投豹竊于跳虎遺龍章于裸壤也歷觀
往古有國之君親比于宦人者鮮不亂於邦家矣
嗚呼黑貂綠服天闕禮閣漢之重秩也為宦者有
之可痛惜耳使姦倖求進學肩于胡注[illegible]
安適迹于林麓夫如是則百工三事能無[illegible]
[illegible]忍後之有國者迹為故事因議[illegible]

戾太子
溫公論皇子弗陵之生因命其母鉤弋名門曰堯
母門曰爲人君者動靜擧措不可不愼發於中必
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
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
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又曰古之明王敎養
太子必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
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
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
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
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封禪
林簡言曰仲尼以季氏旅於泰山爲僭觀漢武封
泰山非僭歟抑聞無其位無其德爲事僭也有其
位無其德爲事亦僭也吾聞封泰山報成功也蓋
皆德稱乎位者爲之若伏羲神農者也若黃帝嚳
帝者也若堯舜禹湯者也漢武封禪奚甚哉秦乎
伏羲乎堯舜乎秦封禪二代而秦滅固不可慕也
若以伏羲堯舜爲心亦宜訪伏羲堯舜之道徽以
所行之道倂之十不倂之乎彼乎之不爲而不可
豈若豈曰作哉彼舞干羽

曰作哉彼用夔典樂而李延年進豈曰作哉
讀木而捕人誹者死豈曰作哉凡所擧錯皆
人亦知不作矣在漢武計宜罷去不作行其作者
已行之則卿大夫行之卿大夫行之則國人行之
夫如是雖不封禪而伏羲堯舜之德之美自至矣
奈何不尊此道取司馬相如諛佞遺草內欺於方
寸而不能自忖外欺於千古矯名竊德冒煙雲瓔
哉競封泰山禪梁父好商辛夏癸之好迹伏羲堯
舜之迹季氏之僭安可逃乎昔齊桓公議封禪管
夷吾用他辭以罷之以其與帝王位故也夫無德
與無位相去幾何儻漢朝有人如管夷吾應用三
青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羅隱論山呼曰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縱者苟非其
正則人能壞之事能壞之物能壞之辭貴賤則殊
及其壞一也前後左右之諛佞者人壞之也窮游
極觀者事壞之也發於感慨者物壞之也是三者
有一於是則爲國之大惡焉承富庶之後睇
左右之說窮遊觀之靡乃東封焉蓋所以祈其福
而不祈其歲時也由是萬歲之聲發於感慨洪
踰遼越海勞師弊俗以致於百姓困窮者率山岳
歲之聲也以一山之聲猶若是況千口萬
以東封之呼不得以爲祥而自延主之

好神仙

李華詩曰日照崑崙山羽人披羽衣乘龍駕雲

欲往心無違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國靈氣皆白

然求之不可得何爲漢武帝精意禱羣山靡費詣

萬計宮車終不還蒼茫茂陵樹足以戒人間

李德裕曰秦皇漢武非好道者也始皇併滅六國兼羲唐之帝號漢武剪伐匈奴恢商周之疆宇皆開闢所未有也雖不能尊周孔之道以爲教化用湯武之師以行弔伐而英才遠略自湯武已降鮮能及矣豈不窮心上之計哉蓋以享國既久歡樂已極馭戎狄之力疲矣天馬碧雞之求息矣魚龍角觝之戲倦矣絲竹鞞鼓之音厭矣以神仙爲奇以方士爲戲亦庶幾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固不至於晝神鍊形矣何以知之荀卿稱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謫詐不誕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

余嘗覽曹植論左慈封君達之類家王及植兄弟以優笑蓄之耳斯言信矣大抵方士皆習靜者爲之隱身巖穴不求聞達如山麋野麋是其志也豈樂翹車之召哉敢自衒其術而欺明主者亦難之既不用遂之可也殺之非也若以其詐而則公孫卿欒大無非行詐殺其千數利以自足以大戒蘭艾同焚斯爲甚矣王觀末高宗不洽天竺方士那羅邇娑婆寐遂之歸國斯可謂後王法矣

狄山與張湯爭議

東坡曰謹按漢制博士秩皆六百石爾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至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見衛青汲黯

東坡曰漢武無道無足觀者惟據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爲可佳爾若青奴才雅宜舐痔據廁見之正其宜也

及諸

東坡曰古之賢君知直臣之難得忠言之難聞故生盡其用殁思其言想見其人形於夢寐亦可謂從諫好德之至矣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在[illegible]歎之故太宗之治幾至刑措而武帝之

盗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司馬相如

東坡曰司馬長卿始以汙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益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為時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累富還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又相如歸臨邛臨邛令王吉謬為恭謹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從者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余觀之不獨不能諷殆幾於勸也諂諛之意死而不忘猶作封禪書如相如真所謂小人也哉

又跋曰相如偶一官以諭蜀父老不記犢鼻時也器混庸保著書曾幾許渴肺灰土燥琴書有遺蛻於我聊早作書遺故人皎皎我懷抱余生幸無愧可與君平道　又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聞相如工為文奉百金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為作長門賦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予以漢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以微詞褻慢及宮闈耶太史公一說李陵事以為意沮貳師遂下蠶室陳皇后得罪止坐衛子夫子夫之愛不減李夫人豈區區貳師所能比乎而於相如之賦獨不疑其有間於子夫者豈非幸與不幸固自有命歟世以禍福論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於明哲者皆非通論也

劉蛻曰漢武帝聞子虛賦初恨不與相如同時既而復喜其人之在世也若然者居蓬蒿而名顯之於天子富貴固不足疑其來爵土固不足畏不大令按其本傳云官則止使者居家初則甚貧嗚呼有才如相如者好才如漢武帝然而不遠者幾知之矣于時武帝以四境為心中國耗弱爵土酬於謀臣金帛竭於戰士雖念一篇之子虛固不能賦十夫之口食宜矣　李白大獵賦序曰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遠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辭賦歷代以為文雄莫

敢誣訐臣請語其大畧竊武稱其用心矛盾所言楚國不過千里雲澤居其太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義也上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袤纔數百長楊詩胡設網為周阹放麋鹿其中以搏攫虔樂羽獵於靈臺之囿囿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迨今觀之何闕闕之甚也但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正君示物周博乎文論苑囿之小竊為微臣不取也　柳子厚曰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克壹馬羅石渠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枚乘客于吳相如遊于梁其或致書臣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代確論卷第四十三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四

武帝下　二

李陵　樂天　少游　何去非

李廣　溫公

霍去病　何去非

桑洪羊　張戒　李德裕

公孫弘　李德裕

石慶　少游

終軍　柳子厚

李陵

樂天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苦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識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狼瞫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illegible]存就生降嘻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

以哀手爲俘虜不可以言勇義蹤跡矣以負辱於後不可以言智罪建於朝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於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易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易若忘身守死而轉禍於福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孥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當延於世刑不加親戮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子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以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逆天之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然乎

秦少游曰草食之獸不疾而易藪水生之蟲不疾而易水行小變不失其大常也如此者可以用兵矣何則用兵之法有所謂常有所謂變什則圍之伍則攻之不敵則逃之兵之所謂常也以寡覆衆兵之所謂變也古之善用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伍攻之道未嘗忽焉所謂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嗚呼李陵之所以敗者其不達於此乎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帝時匈奴承冒頓之後號爲強盛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之徒每出塞至少不下三萬騎其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相與應接然後有功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七八萬騎接戰百數十合安得而不敗哉蓋陵嘗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見虜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不知幸之不可以數之昔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取荊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又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使信伐荊既而軍敗復欲使翦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從之遂平荊地夫王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到哉以爲不變不可恃也

嘗不可失也故曰單騎趙奢之用兵而奢以吳千之劍內試則斷牛馬食試則截盤匜薄之於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嗚呼以王翦之事趙奢之言觀之則陵之敗也其自取之哉夫豪傑之士不患無才患不能養其氣而已不能養氣則雖有奇才適足以殺身也方陵之召見武臺天子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恥之不敢言也遂請當一隊以分單于兵夫以陵之奇才向使少加持重則衛霍之功豈難繼哉而不勝一旦之憤輕用其鋒至兵敗降匈奴殺其家是以不能養其氣而已或曰李陵以孤軍深入其亡也宜矣然則李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何也曰唐之擊突厥也六總管師十萬皆授靖節制所向輒克虜勢窘甚矣頡利兼食當勒所部來奔所謂傷弓之禽可以虛弦下也況於勁騎三千乎與陵之事異矣

何去非曰善將將者不以其將予敵善為將者不以其身予敵主以其將予敵而將不辭是制將也將以其身予敵而主不禁是聽主也故聽主無斷而制將無權二者之失均為漢武召陵欲為貳師將輜重也而陵恥於屬人自以所將皆荊楚勇士奇才劍客願得自當一隊以步卒五千涉單于廷而無所事騎也夫所謂騎者匈奴之勝兵長技也廣澤平野李突馳踐出沒千里非中國步兵之能敵也以匈奴之強兵騎之眾居安持佚為致敵之主而吾欲以數千之士擐甲負糧徒步深入萊勞虛憊為趨敵之客是陵輕委其身以予敵矣而漢武之不禁也乃甚壯之而聽其行上無統帥而下無援師使之窮數十日之力涉數千里之地以與虜角而冀其成功陵誠勇矣雖其所以摧敗足以暴於天下卒以眾寡不敵身為降虜辱國敗家為天下笑者是漢武以陵與敵也故曰二者之失均焉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陵提五千之士孤軍獨出當單于十萬之師轉鬬萬里安得不爲其所擒也是以古之善戰者無幸勝而有常功計必勝而後戰是勝不可以幸得也度有功而後動是功可以常期也秦將取荊問其將李信曰度兵幾何而足信曰二十萬足矣以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君甚壯信而諱翦也遂以二十萬衆將信而行大喪其師而還秦君大恐自駕以請王翦翦曰必欲用臣顧非六十萬人不可也秦君曰謹受命翦遂將之卒破荊而滅焉冒頓單于嫚辱呂后漢之君臣廷議欲斬其使遂奉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

高祖以四十萬衆困於平城噲奈何欲以十萬
横行匈奴也呂后大悟遂罷其議向使王翦徇秦
君以將予敵而不辭呂后聽樊噲以身予敵而不
禁則二將之禍可勝悔哉夫李廣李陵皆山西之
美將也材武善戰能得士死力然輕暴易敵可以
屬人難以專將世主者苟能因其材而任之使奮
勵氣節震擊驚撓則前無堅執而功烈可期矣漢
武皆不知其所任二人者終僨覆而不濟身辱名敗
可不惜哉大將軍衛青之擊匈奴也以廣爲前
將軍青從廣出東道少回遠之水草廣請於上曰
臣部爲前將軍令臣出東道臣結髮與匈奴戰乃
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而青陰受上
旨以廣數奇無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廣遂出東
道卒以失期自殺夫以廣之材勇得從大將軍全
師之出其勝氣已倍矣又獲居前以當單于此其
志得所逞宜有以自効無復平日之不偶也奈何
㝠撓擯之使其枉道他出遂死於悒悒而天下皆
爲哀焉至若陵也又聽其以身予敵而棄之匈奴
使倚於或勝及其以敗聞徒延首傾耳望其死敵
而已卒使悔惜也嗟夫漢武之於二氏不得爲無
失也蓋用廣者失於周而用陵者失於易其所以
喪之者一也賈復中興之名將也世祖以其壯勇

何去非曰先王之政不求徇人之私情而求當天
下之正義正義之立在國爲法制在軍爲紀律治
國而續法制者亡理軍而廢紀律者破法制非人
情之所安然吾必驅之使就者所以齊萬民也紀
律非士心之所樂然吾必督之使循者所以嚴三
軍也昔者李廣之爲將軍其材氣超絶漢之邊將
無出其右者自漢師之加匈奴廣未嘗不從其事
蓋以兵居郡者四十餘年以將軍出塞者歲相繼
也而小大之戰七十餘遇以漢武之厚於賞功自
衛霍之出數有而取侯封者數十百人廣之吏士

曾者亦且數輩而廣爭至於敗伍令罪從一
功以取封爵卒以失律自裁以當幕府之責嘗曰
後世之士莫不共惜其材而深哀其不偶也竊嘗
究之以廣之能而遂至于此者由其治軍不用紀
律此所以勳烈爵賞皆所不與而又繼之以死也
夫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
令常至于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於怨善於
將者使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
而百勝也雖然死恩者私也死令者職也士未有
以致其私而有以致其職者可戰也未有以致其
職而有以致其私者未可戰也蓋私者在士而職
者在將在士者難恃在將者可必故也夫部曲行
陣屯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
謂軍之紀律雖百夫之率不可一日輒廢而緩於
申嚴約束者也故以守則整而不犯以戰則肅而
用命今廣之治軍欲其人人之自安利也至於部
曲頓舍警嚴管攝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
所謂軍之紀律者未嘗用也故當時稱其寬緩不
苛士皆愛樂而程不識乃謂士雖佚樂為之死敵
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此其恩不加令而功之難
必也士誠樂死之矣然其紀律之不成亦所以
致敗也故曰寧而不能令譬如驕子不可用也噫

司馬穰苴卒然擢於閭伍之間而將齊軍一旦
令於莊賈而三軍之士莫不奮爭為之赴戰遂一
舉而摧燕晉之師彭越起於羣盜百人之聚其所
率者皆平日之等夷一旦號令斬其後期衆皆莫
敢仰視遂以其兵起為漢王卒佐高祖平一天下
二人者豈復所謂素撫循之師者哉以其得治軍
之紀律能使夫三軍之士必死於令故也廣不求
諸此乃從妄人之談而深自罪悔於殺已降以為
禍莫大於此者亦已疎矣

論去病

何去非曰天之所與不可無而甚高者材也性之
所授不可習而甚明者智也以天下無可強之材
可習之智則凡材智有以大過於人者皆天之所
以私被之也天下之事莫神於兵天下之能莫巧
於戰以其神也故溫恭信厚盛德之君子有所不
能知謂其巧也而桀惡欺譎不羈之小人常有以
獨辨由是觀之凡材智之高明而自得於兵之妙
用者皆天之所資也昔者漢武之有事於匈奴也
其世家宿將交於塞下而衛青起於賤隸去病奮
於驕童轉戰萬里無嚮不克聲成功烈震於天下
稱古之名將無以過之二人者之能豈出於素習
亦天之所資也是以漢武欲教去病以孫吳

書乃曰顧方略如何耳不[illegible]法信哉兵之
不可以法傳也昔之[illegible]發之此足
知其爲曉兵矣非以兵[illegible]可以無學
也蓋兵未嘗不出於法[illegible]盡於兵以其
必出於法故人不可以不[illegible]所得而傳者
其粗也以其不盡於兵故人不可以專守蓋法之
無得而傳者其妙也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一日
之内一陣之間離合取舍其變無窮一移踵瞬目
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書以應無窮之敵則勝負
之數決矣是以古之善爲兵者不以法爲守而以
法爲所常能緣法而生法與夫離法而會法順求
之於古而逆施之於今仰取之以人而俯變之以
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敗而我以之勝
視之若拙而卒爲工察之若愚而適爲智運奇合
變旣勝而不以語人則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
去病之不求深學而自顧方略之如何也夫歸師
勿遏曹公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
窮寇勿迫趙充國所以緩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
降薛仁杲百里而爭利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
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彊
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
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

亦所以覆楚軍也曹公用之拒袁紹而[illegible]
臨敵而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用之
將白起而破趙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計知其必棄
上中而用其下賈詡策張繡以精兵追退軍而敗
以敗軍擊勝卒而勝宋武先料譙縱伺我之出其
不意然後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獨料思明必怨嵩
而歸帥降思明之二將凡此者皆非兵法之所備勝
而書之所能教也然而吾書用之其巧如此是果
不在乎固其紛而專守也趙括之能讀父書詳
矣而藺相如謂徒能讀之而不知合變也故終其
論兵者父奢無以難之然奢不以爲能而逆知其
必敗趙軍者以書之無益於括而括之泥哉若不
特非書之所不能傳而亦非吾心之能達於無
戰之日也昔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武之所言
以教人者備矣其所不可者雖武亦無得而預言
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勝不可
先傳又曰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
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
而應形於無窮善學武者因諸此而自求之將所
謂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學者亦在乎此爾已嘆
乎豈孫吳之遺以程人之空言未合乎其所以敎
而不[illegible]其所不可敎乃因闋見盡書亦已妄矣

策

張彧漢史贊桑弘羊評曰班固叙弘羊擢於賈豎方以版築飯牛旦錄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又與仲舒石建汲黯日磾等二十餘人並論而談殆不然矣夫君人者務於得賢故不隔卑鄙將慮賢者起賤不謂賤者之必賢古書所欲以伊尹負鼎取類於庖人太公坐釣求備於漁叟不亦遠哉且上之所欲人必有甚之者故曹伯好田則公孫彊出陳侯好色則儀行父進商辛沒酗則惡來輩進周厲貪虐則榮夷公起漢武好利四海則桑弘羊擢其所由來者久矣書曰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抑爲此也李絳用無賦孔子書而選之以其餘周公之制也而況攘奪摧䝉力爲天下聚斂之人乎義也者君子之所死生而小人之所不及利也故小人之所趍蹈而君子之所不忍爲漢武必欲行先王之道守高祖之法則焉用弘羊欲奪萬姓之利明主人之資則天下市籍小人皆能之矣亦何獨弘羊乎善爲盜者聾恣於而罪愈重盜愈刻而主愈害弘羊善心計盜鹽鐵析秋毫令吏坐販不顧王者之體府庫盈而王澤竭一身幸而四海窮於弘羊之計則得矣漢亦何負於弘羊哉卜式潔己自守不及持政知弘羊罪欲烹以致雨孟堅解修國史垂法來代奈何以錐刀異類齒得人之譏一二不智其若是乎

李德裕曰人君不以聚貨制用之臣起擇相謂諸之任則姦邪無所容矣左右貴倖知所愛之人非宰相之器以此職爲發身之捷徑取位之要津皆由此汲引以塞訕論領此職者竊天子之財以爲之賂聚貨者所以得升矣貴擇其奇贏秉上之急售於有司以取倍利制用者所以得進矣三司皆有官屬分部以主郡國貴倖得其寶賂多誘賈人巧吏起之煩類牧羊而蓄豺養魚而縱獺欲其不侵不暴焉可得也故盜用貨泉多張空簿國用日蹙生人日困揚雄上書云漢武運帑藏之財塡盧山之壑今貨入權門甚於是矣孟獻子有言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子輿以利國爲非揚雄以推酤與數稱其職者必皆抉商工之術有良賈之才壽昌習分銖之事弘羊析秋毫之數小人爲能君子所以不忍爲也卜式言天久不雨獨烹弘羊天乃雨焉有仲尼之鳴鼓將攻卜式之欲烹致雨而反居相位可爲之甚痛哉

孫弘

李德裕曰古人稱周公吐握下士而天下歸心若周公則可何也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

[illegible]當此之時臣強君弱陰勝而陽[illegible]天之變其事盡收威柄於掌握之中大臣取旁[illegible]而已稍不如意則痛法以繩之丞相已下皆惶恐救過而不暇當此之時君強臣弱陽勝而陰伏豪傑之士頗多自重莫肯少毀其節鄙人則惟恐失之無所不至也當君弱臣強陽勝陰微之時雖有豪傑安得而用雖用之亦必不能容則用之而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illegible]時亦[illegible]用事不關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正言嘗欲治上近臣反受其過上書[illegible]詔報反室自以為得計既而不知所為復起視事嗚呼此其所以見容於武帝者歟夫慶終於相位是田蚡之所致也故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然則平津之免何也弘之才術雖不與慶同日而語至朝奏事議開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如此之類與慶相去為幾何邪弘與慶為人不同其所以免者一也蓋是時非特丞相也如東方朔枚皋馬相如嚴助吳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屬左右親幸之臣而亦多以罪誅惟相如稱疾避朔皋不根持論以此獲免由是觀之武帝之世鄙人者多矣豈特慶也哉故淮南王謀反憚

諂好臣諫守節死義至謂龍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嗚呼如汲黯者可謂豪傑之士也

終軍

初子厚曰彼終童書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覘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感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從踴之己則決起奮怒掉強越挾淫夫以媒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焉是無異盧狗之遇嗾呀呀而走不顧險阻唯嗾者之從何與己之心也

賢吏

子由曰昔者漢武之世吏之賢者有汲黯之持重鄭莊之喜士兒寬之寬厚董生之文雅公孫之恭儉文翁之好儒若是其盛而所謂居官可紀者六人參列於其間

漢鼎

東坡曰禹鑄九鼎用器也然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于洛邑蓋已兒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始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謂三虎之垂涎而睨己也絕周之祀不足以獲罪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省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也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兹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傳寶之說乎不寶此而拳拳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四

昭帝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 李德裕 孫甫

傳介子刺樓蘭王 溫公

宣帝

昌邑王 王元之 東坡　霍光 東坡 陳瓘 己 溫公

宣帝論漢家以王道雜霸 溫公

蕭望之殺韓延壽 溫公　宣帝詰責杜延年 東坡

黃霸 東坡　張安世 少游　趙充國 東坡

元帝

用儒 李德裕 蘇潁濱

任用恭顯 李德裕 [illegible] 溫公 白 東坡 天

見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 溫公

貢禹 溫公

韋玄成 少游

王昭君 [illegible]　二疏 東坡

明察燕王之譖霍光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年十四而知燕王書詐敍有譖霍光者上輒怒曰敢有譖毀者坐之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鴟鴞之詩

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帝亦使所親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以賢士景帝信盎誅鼂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致孤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惜哉霍光不學亡術未稱其德然輕徭薄賦與人休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議鹽鐵而罷榷酤亦任信忠臣之効也繼體而殂功德未盡良可痛也

子由曰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為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復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年二十而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夫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為成王之壽者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疾秦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illegible]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以

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留稱興而無改焉必
其俗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述焉
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
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飮食日與之接漸其
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蓋無足
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
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出爲
幾世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亦無不
識而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責夏侯勝感動
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
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在之者
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
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之以邪正曉
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
强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乃臣之職
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
田獵侈之以宮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
說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
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故人必
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爲天下故吾論三宗事國及之皆以學道爲先
至其明指其書過人之明而莫能道之以手論之以爲此禮先之過也

燥然為鍊石之人白日已傾立什指
霍光盡忠延年嘉議乃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安
今將軍廢賀於昌邑今古一也何疑焉乎是按劍
示衆升階逼尊下君於殿堂解君之璽紱出徙句
禁固諸外藩芟荒穢於宮中平瘡痍於闕下矣如
是則青天之缺不鍊石而自平白日之傾詎揮戈
而再午故曰漢之伊尹也然則太甲改過復享三
十二年之帝而湯嗣中興尹之功也賀之見廢除
二十七日之禮漢祚不泯光之力也大哉成湯之
為君也未沒而安宗廟於尹其惟任賢矣孝武之
為主也臨終而屬社稷於霍光其能知人矣知扶
湯漢之祚賴伊霍之德也嘗試論甲尚復興賀終
見廢事君之道也為臣之義不亦關乎夫過而能
改善莫大焉過而不改是為過矣且甲之放也言
止暴亂賀之廢也極於荒淫何使不早圖之養成
其惡姦佞為黨忠賢[illegible]誅則霍光何以為謀延年
不復與議人臣陷於至死宗社變盛[illegible]墟又何難
哉云云
東坡論霍光疏昌邑王罪曰觀昌邑王與張敞詩
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二
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illegible]
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illegible]

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言[illegible]
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者此者[illegible]欲後人[illegible]見
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illegible]
惡可盡信邪

[illegible]霍光

東坡曰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
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曆博
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
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所試皆功效
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書至於霍光先無尺寸
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
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
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
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
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一
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一
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天
下閑有能辨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
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
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
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
然而廉潔不為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

輕敵而敢深入不令別將遠征常自從之故霍去
以勳名自終蓋勇壯輕敵者可以自從而別將遠
征之所深忌也觀賈復之所以爲將無以異於陵
廣也而世祖不令別將遠征常以自從者是明於
知復而得所以馭之之術也故卒收其効而全其
終不然則復也亦殞於敵矣嗚呼可任人若世祖者
幾希矣

李廣

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治衆而不用法無
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
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
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
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
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
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
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李廣鮮不覆亡

剛毅固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節
之者皆尚息是也若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
此武帝之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个臣斷斷無他
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
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
保我子孫黎民亦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
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
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
惟聖人在上則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
長苟以久任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冲
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
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
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天下其所以歷事三
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
亦以此取之歟

溫公論光與禹等謀反誅夷曰霍光之輔漢室可
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
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
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
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
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
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

況子孫以驕侈趨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禄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而加誅焉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闘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陵無已曰有其才而無其節者司馬懿是也有其節而無其才者荀息是也有是二者成功而去伊周是也有是二者守而不去霍光是也光承武帝孤幼之託天下之寄黜昏陟明全而歸之承征伐之後公私兩弊而十數年間內豐外服光之功亦三焉然以私愛冒大義隣於篡矣其孝宣帝知而不爭使之爭則未可知也昭崩而宣立既不能去又不歸政光之失亦三焉史氏謂不學無術闇於大理而或以謂人倫逆順雖不學而知之日磾老胡而著忠孝何待於學嗚呼學則明否則蔽理之常也不學而能者資也資可常乎夫義有由之者有畏之者由之者道也畏之者學也學而後知畏也畏聖人之言也光之不勝私以其不知畏也一以人也使其學而知畏其肯出此乎豈特如肯以婢爲妻乎則除患於未然光之三失其[illegible]此乎或者又謂節而不才然保人之幼全人之家天下危而復安此皆才之大者至其結昏人主並上官以宰相子安與武庫親同列而忘患有無而求管豐又豈有以過人持其才有能否雖世守人而下之不能是也或又謂日磾不肯納女後宮而光以女后日磾殺弄兒而光陰妻爲不軌光之守節誠有不知至其功亦非日磾所及也始光[illegible]日磾[illegible]匈奴輕漢此其智有過人者惜乎不之盡也

宣帝論 漢家以王道雜霸

溫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所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稷契皐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當

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迺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蕭望之殺韓延壽

温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爲善政之類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可不謂能乎寬饒偉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楊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爲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宣帝詰責杜延年

東坡曰古者賢君用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杜延年名猶不免出爲邊吏治効不進則詰之既進則褒之所以歷試人才考事功蓋如此孝宣之治優於孝文者以此也馬周諫唐太宗亦以爲言治天下者不可以不知也

黃霸

東坡曰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云黃霸本尚教化庶幾乎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凰蓋可疑也霸以鶡爲神雀不如潁川之鳳以何物爲之雖近世識者自用上

張安世

少游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前史皆以爲賢以愚觀之安世亦具臣耳賢則未也何則有大臣者有具臣者有姦臣者天下之士於道可退則請於君而退於道可進則請於君而進進退在道而不在我進之不從退之不聽有去而已此之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大臣者也進賢而不能用退不肖而不能必取充位而已此具臣者也同乎己雖不肖必與異乎己雖賢必擠專爲利而已此姦臣也安世身爲漢之大臣與聞政事者當天下進賢退不肖之責而竊竊焉專爲匿名迹遠權勢之事進之不從退之不聽也能致爲臣而去乎愚知安世之不能也蓋安世與霍光同功一體之人其女孫敬又霍氏之外屬婦也光薨用事及[illegible]族夷

孫敬尚相坐宣帝雖赦之而安世心不自安
懲博陸之顛方貪權勢在己是以深思熟計欲以
自媚於上故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出聞詔令乃
驚使騎之丞相府問焉謂其長吏曰明主在上賢
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薦之嗚呼其視
姦臣則有間矣豈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愚故曰
安世則具臣矣賢則未也昔伊尹之相湯曰阿衡
周公之相周曰太宰衡者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
歸於平宰者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
知平而已矣故爵重爲多者無所於德爲輕爲寡
者無所於怨衡宰之平實無心也伊尹周公所以
事其君者如此曾若安世遠權勢者乎雖號不同
而其於有心則一也昔叔向被囚祁奚免之叔向
不告免焉而朝范滂被繫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
不謝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諸葛亮
廢廖立李平及亮卒立泣平致死嗚呼國之大
臣其好賢也如祁奚之於叔向霍諝之於范滂其
疾惡也如管仲之於伯氏諸葛亮之於廖立李平
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近或遠皆可以稱[illegible]
矣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將無知者身以老後[illegible]
子出其奏於朝然後知舉才皆濤所進而季通[illegible]
[illegible]不以仁予之也嗚呼知[illegible]濤[illegible]

之不與安世矣
充國
東坡曰始予觀充國策先零虜奴情偽得何其明
也又觀遣雕庫行羌中告諭[illegible]辛武賢[illegible]攻罕开
守便宜不出師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懷羈
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謀詭人於
一戰者絕矣最末觀其語將校曰諸君皆便文自
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吾固以死守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言之卒
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
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自法當然奈何觀於
外將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皆違
[illegible]與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務語
於人曰某事吾常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illegible]
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
有哉而以餘命愛[illegible]位者何有立也豈惟才不及
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當適
[illegible]然與充國同時在廣庭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
[illegible]哉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豈
樂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

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氣不知
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克國可重也況三
代君臣間哉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
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
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
東氣俗故著云爾

用儒

李德裕曰荀悅論略曰高帝天下初定無事草創
文帝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古典未備制度多闕
武帝内修文學外耀武威而不盡其術不克其終
宣帝任法審刑總覈名實而不用儒術理化不成
歷數三代以及元帝崇尙儒學從諫如流引班固
贊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又曰貢薛韋匡迭爲宰相
其旨以爲專用儒術莫盛於此班固荀悅皆文雅
之士以元帝好儒徵用儒生故以玆爲美而深罪
石顯痛之泣血稱詩人投畀豺虎嫉之甚也異乎
余之所聞矣任恭顯始於宣帝當宣帝之世石顯
豈能擧其大業哉則知惡不在於顯矣蕭望之周
堪者皆廊廟之器有師傅之恩石顯所忌廢而
用羽龍上書遂致于理其後劉向發網張猛自
豈得謂之優繇亮直乎貢禹之京房　不忠且
皆英特雋才通術奇士於　忠矣
惑於讒邪豈得謂之
斷於讒後則用法亦不得謂之優繇乎貢薛
能忠諫止於諷諭恭顯未嘗懲姦觸邪矣韋匡
從容守位未嘗犯顏于主矣所以得秉時而進久
安其位昔桀紂殺一龍逢比干而天下之惡歸焉
桀紂以拒諫而殺之其悖已甚元帝以信讒而殺
抑又甚乎王業陵衰至成哀陵替纔三世而王莽
篡奪宣帝稱亂吾家者太子也知子莫若父信哉
是言
孫明復書元帝贊後曰儒者長世御俗宣教化之
大本也宣帝不識帝王遠略故鄙之曰俗儒好是
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及夫
元帝卽位徒有好儒之名復無用儒之實雖外以
貢薛韋匡爲宰相而內以弘恭石顯爲腹心是時
天下之政皆自恭顯出貢薛之徒言不必行計不
必從但具員備位而已自恭顯殺蕭望之京房之
後羣臣側足喪氣畏權懼誅雖睹朝廷之失刑政
之濫莫復敢有抗言于時元帝昏然不寤益信恭
顯是故姦邪日進紀綱日亂風俗日壞災祥日見
孝宣之業職此而衰矣而史固贊稱上少而好儒
及卽位登用儒生委之以政云云噫是何謂
制度業者非儒者之文義乎昔宣帝

昏愚之君上下盡邪讒言相蔽人不與其聰明

元帝自稱淫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

得危亡之君元帝蓋自以恭顯爲賢而任之不疑

司馬溫公論京房宴見言恭顯曰人君之德不明

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入乎觀京房之所以曉孝

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寤悲夫詩曰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吳鎔京房詩曰達者貴量力至人尚知幾京房洞

幽贊神與感發揮如何殊元惡不悟禍所歸深物

間謀已誰言爾精微

溫公論蕭望之自殺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

難寤也夫恭顯之譖愬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

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其中智

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

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

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

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白樂天傷蕭京詩曰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荊棘霜降同夜萎草木既區別榮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熟書信忠見經邪忍竊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憂勞再不讒虛業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每讀亦成紀情人悲寄言爲國者不得學其時寄言恐臣者必於常

用儒生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今觀史固之贊曰

元帝用儒生亂其家者也此史固不思之甚矣向

使元帝能納蕭望之劉更生京房賈捐之之謀退

去憸人進用碩老與之謀求治道以天下爲心則

邦家之休祖宗之烈可垂於無窮矣安有衰滅晉

哉史固筆削論定善惡之際何不書曰上即位登

用儒生不能委之以政牽制佞倖優游不斷孝宣

之業衰焉如是則褒貶得其中矣吾大懼後世繼

體守文之君覽史固之贊以爲自昔儒生之不足

爲用也而委任佞倖以致衰亂禍不淺矣

任用恭顯

李德裕曰漢元帝習武帝游宴後庭又隆好音樂

與弘恭石顯圖議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史臣

贊曰優游不斷漢宣之業衰焉余以班固之言未

盡其辭此蓋懦而不中權移所變非不斷也夫帝

王者天也天以剛徤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

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剛也者不息之

謂也故權衡獨運歲時不忒粹也者不雜之謂也

故乖氣消散陰陽不謬若運動不在於權軸贅倖

不由於大治蕩蕩上帝復何爲哉書曰天聰明

我民聰明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之時上下皆公讒說不行人與其聰明

免諸葛豐左遷周堪張猛

温公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毁其志非爲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責禹

温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足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韋元成

秦少游曰愚觀韋元成等議漢宗廟之事未嘗不笑之以爲此乃不達時變腐儒之論也何則自[illegible]出於人心而已合於先王之[illegible]合於人心君子不以爲禮也夫事死如事生[illegible]如事存古今之情一也上古之世生養之具未備不居而穴處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illegible]則祭其先也亦不過薦毛血於中野而已中古[illegible]來養生之具漸備範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以[illegible]以燔以炙以爲醴酪夫以備者自奉而以[illegible]備者奉其先則非人心之所安也於是始制宗[illegible]之禮祭祀之儀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日有祭月[illegible]時有享歲有[illegible]始有歸其物則天之所生[illegible]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夫豈求勝於上古[illegible]已哉蓋以謂不如是則人心怵焉而不安此制[illegible]本意也昔惠帝作復道叔孫通因請以爲原[illegible]當出游離宮因請獻櫻桃夫原廟與諸果之[illegible]此未嘗有而通輒以爲請者知制禮之本意[illegible]以義起之也彼元成等不然徒見漢之宗廟[illegible]不合六藝之文遂欲一切毁之不知六藝之文中古之事也上古之事不可盡行於中古中古之事豈可盡行於後世哉古之君子將營宮室[illegible]廟爲先廐庫次之宮室爲後將毁宮室廐庫[illegible]宗廟爲後何則營之先親而後身毁之先身而[illegible]之制度不合於六藝之文者也

元成等徒知陵廟園寢便殿祭之爲過而不知雜
仙長年合歡增成飛廉奏暴臺之爲過也知廟在郡
國月游衣冠之爲非而不知千門萬戶之宮神明
通天之臺離宮別館百有餘區之爲非也元帝初
元中雖以修異當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齊而
永元中幸長楊射熊館布車騎大獵則是宮室宴
享之事未能如禮也宮室宴享非禮則置而不議
宗廟祭祀非禮則議而毀之漢之祖宗神靈不存
則已神靈若存能不發怒於子孫乎元帝寢疾而
夢祖宗譴責也豈非以此乎史稱元帝少好儒及
即位用元成等爲宰相而孝宣之業衰焉後世譏
以儒爲不足用者以元成等議宗廟祭祀之事
言之元帝所用者蓋腐儒耳安得真儒用之哉

王昭君

程晏設毛延壽自解語曰帝見王嬙美召延壽責
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
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
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閎夭獻美女於
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
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良者留之
乎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以
亂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

德安能亂彼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
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
遷亂耳瑟可以彼爲美乎帝不能省君子知良畫
工也孰詆其貨哉

六一明妃曲曰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
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無一失難再得雖能
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
制夷狄漢計誠已拙女色難自誇狂風日暮起飄
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自嗟

二疏

東坡二疏圖贊曰惟天爲健而不干時沉潛剛克
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之道
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楊韓蓋三良臣先生
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
載于今我觀畫圖涕淚沾襟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五

古今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六

成帝
朱雲折檻 石守道 王元之 樂天
張禹 李德裕
王商 李德裕
翟文進以熒惑自殺 溫公
多災異 樂天
梅子真 蘇潁
哀帝 平帝
王氏之亂 [illegible]
揚雄 陳黯

朱雲折檻
石守道漢成帝詩曰鬱鬱朱雲志不伸上方寶劍
欲生塵空留折檻旌忠直左右何嘗去佞臣
王元之折檻銘曰朱雲折檻之說凡知書者悉之
矣成帝詩而必折彰忠節也折而不理旌直臣也
靜徵厥由考成未得任賢去衰之道何以旌其直
臣哉張禹身為帝師手執國柄一人仰之為規矩
諸侯繫之手慘舒內不能舉百揆之綱外不能撫
兆民之領懸邪道者前旅進巧言如簧續嘖嘖贊
[illegible]聽帝聽錮天下之良臣殘天下之脈口元之
[illegible]之間災書屢見當時識者鮮不以王氏為
帝乃幸禹之私第議國之政事間其一言以為模
範禹不能陳正道以御災祥戮佞臣而安宗社反
以罕言命不語性為正德致成帝無慮王氏益驕
洎民出謗辭上有憂色則必整衣冠露蓍蔡卦吉
則喜兆凶則愁此豈輔賛之道邪手決覆亡之機
躬開殺逆之路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于時雲為
直臣身在下位覩莽之將亂嫉禹之不忠乃蹈白
刃之危輕鴻毛之命畀華亦斷佞臣是圖請尚方
劍知不從也冀萬一而得之斷佞臣矣折天子檻
知失禮矣冀再三而諫之悟時君矣孝成雖聽慶
忌之言不能戮禹之罪徒存折檻又何益哉向
使誅禹於兩觀之前升雲於百工之上邪佞路塞
忠讜源開新莽之禍何由而興乎銘曰檻之既折
明朱雲之忠節兮檻不能折檻之不理見新室之
亂起兮亦不能理雲以折檻為忠帝以折檻為恥
忠而不用必貽尚方之劍匣而何斬佞臣之
頭惜而胡為任賢有貳去邪而疑姦臣日離新室
以盛漢室以衰禍實自取亡其咎誰遺編蠹簡歷
代可悲千古之下弔而為辭

淡深義有辱薄范睢山東之匹夫也入虎狼之秦履不測之險可謂交疏義薄矣而能尊昭王去穰侯開秦霸業之基以安國復嗣可謂忠於昭王矣

夫獨斷者英主也古人言謀之欲多斷之在獨蓋爲此矣天有震雷之恐龍有逆鱗之很所以人君在於能斷耳然親戚之際恩義之重斷之於己可也張敞所謂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也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周宣餞申伯有孔碩之詩晉康送文侯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漢成帝車駕至張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禹以年老子弱與曲陽有隙乃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帝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致漢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發可謂漢之賊也國之妖也雖蛇鬬於鄭鷁退於宋妖不甚於禹矣朱雲欲以尚方斬馬劍斷佞臣頭斯言當矣後代有類於此者其臣可以范睢爲師表張禹爲鑒戒

荀

李德裕荀悅哀王商論曰夫獨智不用於世溷

於時昔人所以自退雖退猶不得自免異

又曰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

樂天曰漢成帝以朱雲廷辱張禹令持下殿雲攀檻檻折成帝容之後當理檻帝命勿易以旌直臣豈不以臣不受死雖辭於死而必諫乎君能納諫雖折其檻而必容乎不然何褒之竭忠也如此而帝之見容也又如此

張禹

李德裕曰夫社稷之計安危之機君不能獨斷皆必咨於所欽之臣然臣有忠邪行有險易

容焉豈不哀哉余三復斯論潸然出涕夫仲尼可
人也惟美顏子之行藏與我同志稱甯武愚不可
及歎遽瑗卷而懷之則聖人遵養時晦可謂至矣
以仲尼之德足以塞叔孫之毀以仲尼之仁足以
免陳蔡之困以仲尼之智足以避匡人之辱以仲
尼之道足以容魯衛之世而逼迫多懼殆於危亡
由是思之照非命也況王何於哉世人皆以貌陋
質薄為鄙而敦厚碩大為吉凶禁品咸貴貞漢相
容貌懾罪于而遭愍於時惡路而頌是命之否也
龍虎不能免於患及命之泰也蛭螾皆得保其生
余又聞國之衰也忠賢先去故管仲知隰朋不久
而齊國亂范蠡令祝宗祈死而晉主憂伍胥戮而
夫差亡況黜出而劉安悖徒數剝楚之奪孰救變
昌之禍昔秦繆以三良為殉君子曰秦繆之不為
盟主也宜哉棄善人之謂也

翟方進以熒惑自殺

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
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乃
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
仁君猶不肯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以
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
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
謂不知命矣

一作人異

樂天司天臺詩曰司天臺仰觀俯察天人際羲
死來職事廢官不求賢空取藝昔聞西漢元成間
上陵下替謫見天北辰微暗少光色四星煌煌如
火赤耀芒動角射三台上台半滅中台坼是時非
無太史官眼見心知不敢言明朝趨入明光殿唯
奏慶雲壽星見天文時變兩如斯九重天子不得
知不得知安用臺高百尺為

柳方具

羅隱曰漢成□時綱紀頹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
再三夫大政既去而匈履閭徒者猶數百位尚不
能為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
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
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
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勞螢蕃衍之大出一言
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
得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
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
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
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

之亂
子由曰哀帝自諸侯爲天子方其在國好禮修儉
知成帝優容舅家權奪於王氏及即位收攬威柄
朝廷竦然庶幾於治既而傅太后僭侮王后僭竊
名號始失天下心帝復寵倖臣董賢位至三公富
擬王室雖欲貶損王氏而身既失德朝無名臣所
以資之者多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
德行四國順之二者帝皆失之其若王氏何方帝
之崩也王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
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
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助君
賢頓首幸甚莽既至使尚書劾奏免賢賢即日自
殺王氏代漢之禍實成於此昔高帝寢疾有呂氏
之憂呂后問以後事帝曰陳平治有餘然難獨任
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少文然安劉氏者
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及產祿之變王陵爭之於前
平勃定之於後皆如高帝所慮文帝不年有七國
之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及吳
楚之變亞夫爲大將破之數月之間亦如文帝所
慮今王氏之亂與呂氏比同未爾而哀帝無其人
漢遂以亡非特天命蓋人謀也

爲諸鳳文曰嘗得揚雄云君子在治若
若鳳謂隱見之宜得也將欲仲之以爲鑒法其
劇秦美新則有異乎是雄仕漢遇新室之劉之不
能去之又懼禍及乃爲斯文以媚而取容嗚呼鳳
故若是邪果若是則鳳遇繒繳而區翔無閒邪君
子之仕也所以行道道之不行也則可以明其節
彼莽之不臣雄時在列宜以君臣之義與已之理
匡救之以行其道苟畏其威愛其死則可投簪謝
謝以明其節詐有苟祿貪生徇非飾詐廣引秦過
以諭惡則是稽其篡逆也與古之持顛危死名節
者背而馳也鄉者所著若鳳之說得不爲誣鳳也
哉雖常禽也曉晦而不迷其候鳳靈鳥也理晦而
不知其時耶噫言之不思有如是邪或曰古人臨
危制變亦權道也雄知莽之不可正也故矯爲其
辭姑務脫禍是亦權也何過之深歟曰不然夫權
者聖人有爲所以不失其道未見捨其道而從其
權者仲尼仕魯以季桓子荒齊樂知其不可正也
乃去之曾不聞矯爲其辭以求庸於魯雖仲尼曰
月其德人之不倖然揚雄亦慕仲尼之教者以著
書立言爲事得自易哉夫立言者皆不欲人之從
教邪且己不能信人況求信於人乎講 子宋
行其言而後從之斯言可與也哉

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以二子之郛文
自知而任己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
可學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
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
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雄之所既主故介甫以
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亦猶孟子之意哉
徐明復許揚子作太元曰千古諸儒咸稱揚子雲
作太元以準易今考子雲之書觀子雲之意且見
其非準易而作蓋疾莽而作也何哉昔者多乎失
道賊莽亂常包藏禍心竊弄神器違天咈人莫甚
於此雖大德中否而天命未改是以元元之心僟
戴於漢是時不知天命者爭言符瑞稱莽之功德
以濟其惡以苟富貴若劉歆甄豐之徒皆位至上
公獨子雲恥從莽命以聖王之道自守故其位不
過一大夫而已子雲既疾莽之篡位又懼來者蹈
莽之迹復肆惡於人上乃上酌天時行運盈縮消
長之數下推人事進退存亡成敗之端以作太元
元有三方九州二十七家八十一部者三公九卿
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象也元君象也總而
治之起於牛宿之一度終于斗宿之二十二度而
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二萬六千二百四十
具大明天人終始逆順之理君臣上下去就之

際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以戒違天咈人戕君盜國
者此子雲之本意也孰謂準易而作哉諸儒咸稱
太元準易者蓋以易緯言卦氣起於中孚震離兌
坎配于四方其六十卦各主六日七分以周一歲
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就此而論之也殊不
知易緯者陰陽家說非聖人格言者執此以為且
則易道泥矣且太元之於易猶四體之一支也可
以謂之準易者乎斯言蓋探於桓譚稱太元曰是
書也與大易準班固因諱以姓其大乎易故作太
元使子雲被僭大易之名於千古是不知子雲者
也
東坡論揚雄文辭[illegible]相如曰長
子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則疑若不文是
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
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
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
用矣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
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
法言皆是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變其
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
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
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
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者甚衆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七

通論

漢之人君 溫公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

高帝武帝待臣下 東坡

漢之人臣 權德輿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老泉

文武元成近侍 李德裕

韓信鄰寄 呂溫

袁盎汲黯 李德裕

人臣有後 李德裕 東坡

漢風俗 東坡

匈奴 樂天 陳子昂

西漢興亡 東坡 馬周

漢之人君

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劒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illegible]

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彊內有絳灌之心
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之
而莫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
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
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
秦皇何遠哉至其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
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
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
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
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
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愎不明
嬖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沖嗣位王莽因之
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頻民疲兵罷盈怨積而天
下叛之矣

高祖以周勃遺惠文武帝以霍光遺昭宣

老泉曰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
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
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
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於安田文所謂子少國
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
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
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
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
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彼冢
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
年而不置疑於其間邪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
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邪今夫
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
胷以濟緩急奈何天下而無腹心之臣乎

高祖元成哀平制御之術

子由曰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
天下之術術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
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
之也故萬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
牛服於箱馬服於輈鷹隼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
觸馬不可以有所蹶鷹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
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
忌而投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且治
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則
敝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爲之先後
而制其遲速驟□□而節之有時則終日蹀躞
而不知□以術之王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
盡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

其智力者使効其力天下之人雖然皆刻於孙安
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與之
慮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
心而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徒爲吾用也而欲
乎天下之英雄欲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
漢之際姦宄猛悍之人所在而爲寇高祖發於豐
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倫皆撫而納諸其
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玉帛子女牛羊犬馬以
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趍起
之懷倨肆傲岸輕侮凌辱以折其强很之氣其視
天下之英雄不啻若匹夫孺子然皆得其驩心而
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
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
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使莭下氣求爲之用
而不暇元成哀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
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避譏畏議遠引
而去小人宦豎縱横放肆而制其事此甚可憫也
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
其變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畏命而畏其
所寵欲其樂從而見其所私欲其喜而致其所悅
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
所恐欲其守死不去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

皆能知之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
以爲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士皆
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横太過
而難制由此觀之治天下愈不可無術也

高帝武帝侍臣下

東坡曰君以利使臣則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
人亦不過徒於才而薄於德者也君以禮使臣則
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猶不失廉耻之士
也其臣皆君子則事治而民安士有廉耻則臨難
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謹於禮禮以欽爲主
宜若近於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禮也禮以文爲飾
宜若近於僞然而得情者莫若禮也哀公問君使
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忠不有爵祿刑罰乎何爲其專以禮使臣也以
爵祿而至者貪利之人也利盡則逝矣以刑罰而
用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則解矣故莫若以
禮禮者君臣之大義也無時而已也高祖以神武
取天下其得人可謂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
踞溺冠跨項可謂無禮矣故陳平論其臣皆嗜利
無耻者以是進取可也至於守成則殆矣高帝晚
節不用叔孫通陸賈其禍豈可勝言哉吕后之世
平勃皆約而王諸吕幾危劉氏以廉耻不足故也

武帝踞厠而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黯青雖富貴一改以僕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禮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漢之人臣

權德輿曰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謀明贊王業至宣帝之時則魏相通故事丙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豈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次焉至若孔匡張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齪齪備位故身名皆泯夫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哉

趙廣漢張敞尹翁歸王尊皆出吏胥中

岱泉曰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爲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賢之出吏胥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大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權爲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胥吏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姦大豪畏懼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攻不諳窮閻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最要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擢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齒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買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云云

文武元成近倖

李德裕曰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習慾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就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於君矣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擊鼓之娛微行沉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張放所以得蠱政矣噫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崇蘇宋以脩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耶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韓

子叙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
叙三聖人者亦以伯夷居伊尹之首而揚子亦曰
孔子高餓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所取於
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
棄於己者也求[illegible][illegible]益生於可遁之世而未嘗遁
也蓋其不合則去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
至於揚子則吾竊有疑焉何當王莽之亂雖鄉里
自售者知遠其辱而揚子親屈其體為其左右之
臣豈君子固多態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
非必出故能宗其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
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出於所爲
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揚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
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
歸諸道則亦君子所當爲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
高隱之下皆迹矣迹豈足以求聖賢哉唯其在
於係累之迹是以大過於人也如聖賢之道非
哉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知
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亂
箕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
而其去就若此蓋亦所謂迹不必同也
或處或黙或語言君子無可無不可也

守不至乎跪拜於莽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
則揚子之所知亦已小矣[redacted]曾子固答人書曰蒙
疏示某謂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
竊有以謂紂為繼世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
同又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也又謂雄非有求
於莽特於義命有所未盡其思之恐皆不然方紂
之亂微子箕子比干者蓋皆諫而不從則相與謀
以謂去之可也任其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
先王不必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
或任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
於是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
於囚奴夫任其難者箕子之志也其諫而不從至
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
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
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
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懷無耻也在我者固
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
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書易論語其
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雄遭王莽之際
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
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書行著於史者可得而致
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

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也故吾以與其子合者是所謂與其子合者如此非謂合其事紂之初也其於美新是爽則非可已而不已者也若可已而不已則鄉里自好者不爲況若雄者乎且較其輕重辱於仕莽爲重矣雄不得而已則於其輕重其得已哉其可者亦辱於門媿而就之則於美新安知其不爲而爲之亦豈有異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須在我如何耳若此者孔子所不爲也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非所欲見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此法言所謂詘身以信道者也然則非於所以自見者歟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命嗇以謂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矣有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逮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收闕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亦爲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曰我難於

呂溫由鹿賦曰予南出襄漢之間遇野人縶鹿至者問之荅曰此爲由鹿由此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嘷不飲食者累日余喟然嘆曰虞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是繁有徒古之徒矣嗟乎鹿無情而猶知痛傷人之與謀宴安殘黯者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微感深遂作賦曰云云皆如淮陰遇禍寃在仲理通說且拒稱謀寧起堂堂蕭公實曰知己給致鍾室胡寧忍此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酈生既爲交親誘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獸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賣友而享其功滅交道兮墜義風曾麋鹿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哉諒此世之茫茫吾未見其始終

袁盎汲黯

李德裕曰袁盎汲黯皆豪俠者也若非氣蓋當世義動明主豈有是名哉袁盎曰緩急人所有故善劇孟匿季心汲黯好遊俠任氣節善灌夫所以知其然也余斯言豈徒妄發揚子所謂孟軻之勇類於是夫俠者非常之人也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爲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所謂不知義者感匹夫之交格君父之命爲貫高危

自是也所利者邪所害者正爲梁王殺袁盎之
是也此乃盗賊耳焉得謂之俠哉唯劇孟不殺直
而存甚不忍志寧斯爲眞俠矣淮南王悍及衡以
其守節死義所以易公孫弘如發蒙耳黯實氣義
之兼者士之任氣而不知義皆可謂之遊矣然士
無氣義者爲臣必不能死難求道必不能出人近
代石儒復問徑山大師欲習道可得至乎徑山對
曰學道者唯猛將可也學首分裂無所顧惜由是
而知士之無氣義者雖爲桑門亦不足觀矣

人臣有後

李德裕曰陳平稱吾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卽廢
絶不復興以吾多陰禍也至曾孫何國絶班生宗
稱平之言以爲世戒理當然矣而丙丞相續及于
顯點爲關內侯王孫昌乃絶國絶三十二歲復續
而張湯杜周子孫世有令名皆在顯位其故何哉
丙丞相於漢宣之德可謂至矣晉荀息以忠貞之
故不敢負獻公穉嬰以揚孤之義不忍欺趙氏所
以繼之以死終不食言丙丞相於史皇孫微君臣
之分無親戚之情而保養曾孫仁心惻隱出入間
煠給以私財介然拒天子之使因是全四一命
且奏記霍光決定大策熟而顯微翊之莫
其深厚不伐古所未有夏侯勝以爲
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是宜寔生賢人世濟其美
古所謂有後者良謂是矣焉在傳爵邑而已哉張
杜有後豈用法雖深而持書喜能去天下之惡除
生人之害所以然也
東坡論張湯揚雄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
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
揚雄宜有後者也達賢者有後吾是以知蔽賢之
無後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吾是以知有其
實而辭其名者之有後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重
蔽之是絶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
竊之是欺天也絶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
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吾書之
云耳

漢風俗

東坡曰西漢風俗諂媚不立流俗所移惟汲長孺
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些徳音俗不名青但謂大將
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吏吾於河南太守吳公比
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然也本朝 太宗
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革吾嘗發策尊士院
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士思有述也而答者不
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對曰戎狄者一氣所生不可剪而滅也五方異
族不可臣而畜也故爲侵暴之患久矣而備禦之
略亦多矣考其要者大段有四焉若乃選將練兵
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
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之計自婁敬始
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鼂錯始然則用王恢
之謀則殫財耗力亂離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
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是
胡之耳目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殫焉
亦隨時而弊矣故漢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
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安雖侵略之患暫寧
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爲匈奴所欺也用
鼂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患未免攻戰之勞故
奴無得志之處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武病之有事
武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誘之以餌誘之以
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有素斯皆
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視也
陳子昂論突厥曰匈奴爲中國之患自上代所苦
久矣請以秦漢已來事跡證明之始皇之時侵吞
六國制有天下按劍叱咤八荒犇馳然匈奴遁逃
威不能服牧馬河內以侵邊疆始皇赫然使蒙恬
將四十萬衆北築長城固以逐胡取其河南之地

百餘里當時燕齊海岱嬴糧給費徭役煩苦人
以不堪故長城未畢而關左之戍已爲其患二代
而亡莫不始於事胡也至漢興高祖受命奮雄
兵利更以三十萬衆窘迫白登七日被圍僅而獲
免自是歷呂太后至孝文帝單于桀驁益陵漢家
文帝徒以遜辭致獻金帛但求其善和而已不敢
有圖賈誼所以哭之痛文帝以天下之盛而畏事
戎狄以倒懸天下也景帝時遭受其患於是漢武
踐祚以承六代鴻業屬乎文景元默之化海內又
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內庫之錢貫朽而不
可校財力雄富士馬精彊忿匈奴之驕慢將報先
帝之辱遂使王恢韓安國將三十萬衆以馬邑誘
單于師出從費竟無毫髮之功於是大命六師擧
以伐胡爲務首尾二十餘年中國騷然大變其弊
至於國用不足軍興不給租及六畜算及舟車鹽
賊羣與京師起亂竟不能制單于之命一日而羅
服之漢宗衰殘幾自覆社稷也故漢武晚年靡兵
革之弊乃下哀痛之詔罷輪臺之田封丞相爲富
民侯將以蘇中國也至宣帝代軍復出師擊匈奴
數窮天降其禍虛閭權渠單于病死右賢王屠耆
堂代立骨肉大臣自不相服又立虛閭權渠子爲
呼韓邪單于擊殺屠耆堂諸名王貴人各自分立

而王單于更相攻擊以至大亂殘虐死者計草人敗畜產耗滅十至八九又以飢餓相燔燒以求食於是寄命無所諸名王貴人右伊秩訾且渠當戶以下將兵五萬稽首來降於是北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直至哀平之際邊人以安愚竊以此觀匈奴之形察天時之變盛衰存亡之機事可見也然則匈奴不滅中國未可安臥亦明矣夫以漢祖之略武帝之雄謀臣勇將勢盛雷電窮兵黷武傾天下以事之終不能屈一王服一國宣帝承衰竭之後撫瘡痍之人不敢煬然有出師之意累而未有遺矢之費而臣僕於單于其故何哉蓋盛衰有時理亂有數故曰聖人脩備以待時定以正天下如拾遺耳

四

漢興亡

東坡曰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而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礪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illegible]

達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illegible]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嶽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皆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以無事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君儒者生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已去而倀倀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愚嘗觀兩漢之初高祖起秦之際光武之興亦已繁矣而高帝以項氏分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而起者皆以絕人之姿據其土地甲兵之衆其勢之盛亂然天下終以不能卒定於漢傳十數世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鄉風兵革不試而王莽竪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凡在朝之者皆有嘗試擠啖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illegible]

勢會畢闊絶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illegible]
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患及其一旦困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馬周論崇節儉及制諸王疏曰昔唐堯茅茨土階夏禹惡衣菲食如此之事臣知不可復行於今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役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至景帝以錦繡纂組妨害女工特詔除之所以百姓安後至孝武帝雖窮奢極侈而承文景遺德故人心不動向使高祖之後即有武帝天下必不能全此於時代差近事跡可見自古以來成敗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為盜賊其國無不即滅人主雖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之於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由喪而皆不知其身之失是商笑夏桀之亡也幽厲亦笑紂滅隋煬帝大業之初笑齊魏之失國然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魏也故京房謂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此言不可不誡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七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八

光武

劉伯升 何去非
世祖英雄 何去非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子西
卓茂為太傅 溫公
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
鄧禹 溫公 子由 何去非
邳彤 東坡
梁統 東坡
馬援 劉貢父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 東坡
嚴陵 權德輿 梁肅 羅隱 范文正公

劉伯升

何去非曰古之豪傑遭天下之變亂慨然而起皆有拯民撥禍之志其兵力威勢亦足以就功成業者已而一旦所膽屠潰於庸夫孺子之手曾不少悟為天下笑者何也怙氣而易人矜衆而忽謀卒然變發於非意之所及故也昔者王莽之盜漢也而劉氏宗藩誅夷廢錮救死不暇幸而存者皆屏竄不能自為依福苟生而已獨伯升憤然有興復社稷之志收結輕俠起以誅莽雖莽亦深憚之方

丈也獨舉舂陵子弟八千人乃說新市平林
數千之兵以助其勢而光武之衆亦倡於宛是以
斬甄阜梁丘賜而破嚴尤陳茂之師不數月而衆
至十萬其勢振矣於是豪傑相與議立宗室以從
人望其意固在乎伯升也而新市平林憚其威明
且樂更始之懦弛也遂定策立之伯升爭之而不
得也已而伯升拔宛光武大破尋邑百萬之衆更
始君臣愈不自安遂誅伯升嗟乎伯升之志固大
矣而其死也愚夫且知及之而伯升之不悟也夫
新市平林之將帥故羣盜耳方吾之起而藉其兵
已而連卻大敵而擁衆十萬者功在我也人以其
功而欲崇立之新市平林之不樂也舉而屬之懦
弱之更始則三軍之權不在伯升而在乎新市平
林矣權分於人而又固爭更始之立宜其不旋踵
而誅矣昔者呂后之欲王諸呂也以問其相王陵
陳平王陵力爭而陳平可之夫王陵之爭將欲以
安漢而推諸呂也不知陳平之可者乃所以安漢
而推諸呂也伯升所拒更始之立者王陵之爭也
非所以自安矣雖然伯升之心固未嘗忘新市平
林之與更始也惜其撫機而不知發而爲人發之
此其死而不悟也宋義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
羊貪如狼强不可使者斬之其意固在乎項羽
而不知其意之在我也是以羽發而誅之[illegible]以
發卽羽亦誅矣伯升以新市平林之爲附貳以
德之而未忍負之耶孰若蜀先主之於劉璋李密
之於翟氏也璋舉全蜀倚先主先主還取之以爲
鼎足之資人不非其負璋而與其得取蜀之機也
密始臣於翟氏翟自以其才之不逮密也推而主
之已而微有間言密卽誅之其權遂一而兵以大
振使伯升舉宛之威而又因世祖破尋邑之勢勒
兵擊師以戮新市平林之驕而黜更始則中興之
業不在世祖矣嗟乎伯升之不忍者亦婦人之仁
耳古之求集大事者常不忍於負人而終爲人之
所負者以其相伺之機間不容髮故也世祖之運
兵決戰不及伯升而深謀至計乃甚過之蓋伯升
似項羽而世祖類高皇此所以定天下而復大業
也始伯升之見殺而世祖馳詣更始遜謝引過深
自然讓不爲戚傷是以更始信而任之卒至推王
郎定河北其資成矣乃徐正其位號遂以其兵西
加更始而定長安使其跡形憤快不平於伯升之
禍則亦併誅而已矣
世祖英雄
何去非曰師不必衆也而効命者必少無皆勇也
[illegible]死者勝古之人有以衆而敗有以少而勝者

王尋土邑以百萬而敗於三千之光武。曹公以
十萬而敗於三萬之周瑜。符堅以百萬而敗於八
千之謝玄。是也。夫率師百萬以臨數千之軍者。必
勝之軍也。然有時而至於敗者。驕吾所以必勝而
以輕敵敗也。提卒數千以當百萬之衆。必敗之道
也。然有時而至於勝者。奮吾所以必敗而以致死
勝也。夫兵多在敵者。智將之所貪。而愚將之所懼
也。兵寡在我者。愚將之所危。而智將之所安也。多
固可懼。而我貪之。情吾有以覆其驕也。少固可危。
而我安之。情吾有以激其奮也。提數千之兵以抗
大敵。使之人人自致其死。而忘其為數千之弱者。
易能也。連百萬之衆以臨小敵。使之人人各効其
命。而忘其為百萬之強者。難能也。何者。弱則思奮
而強則易懈。故也。弱而奮。則奮者其氣也。強而懈
則懈者其情也。於氣則易乘。於情則難率。因易乘
之氣而激之。故有以寡而勝者矣。執難率之情而
驅之。故有以多而敗者矣。是以古之善論將者。必
知其所以勝任之多寡。苟非所勝任。雖多而累矣。
韓信以高祖才不過所勝將者十萬耳。而其自謂則
雖多而益辨也。是以古之善將者。其用百萬如使
一。大分數既定。形名既飭。節制素明。威信素著。
術以用其衆故也。趙括一用趙人四十[illegible]之[illegible]而

萬

[illegible]之坑者。敗於衆也。王翦必[illegible]
取勝於荊者。辨於多也。漢高祖嘗一大戰
[illegible]劫五諸侯之兵合六十萬以攻楚也。而項羽
[illegible]逆以三萬之銳起而覆之。濉水為之不流。此將
道其分。而韓信之所憂也。曹公之於兵也。巧譎奇
變。離合出沒。其應無窮。白首於兵。未嘗不以少敵
衆也。及走赤壁之師。而成劉備周瑜之名者。驕荊
州之勝。恃水陸之衆。而敗於懈也。方尋邑百萬之
衆。以臨昆陽。其視孤城之內外者。皆几上肉也。然
而光武合數千之卒。申之以必死之勢。激之以求
生之奮。身先而搏之。則其反視尋邑之衆者。皆几
上肉也。是以勝之。雖然。是役也。人見其為光武之
能事。而莫知其所以為能事也。唯善將觀其生平。
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也。皆竊惟之。而不知光武為
是勇怯者。乃所謂能事。而皆以求勝也。夫怯於小
敵者。其真情也。勇於大敵者。其權術也。蓋敵小而
怯。怯而戒。戒而勵。勝之道也。敵大而勇。勇而決
而奮。亦勝之道也。於敵之小而不其真情。是以不
易勝之也。於敵之大而用其權術。是以不畏勝衆
也。光武非特能以少敗衆也。固又至於多而益辨
一。光武之於取天下者。亦何獨不出於[illegible]
術。鮮顧人莫之測耳。始伯升之[illegible]

大抵以詐莽以復劉氏而世祖乃獨事田業之謹而已故伯升比之高祖見怯而人亦以謹厚曰之不意其有他也及其部勒賓客絳衣大冠而起於宛則勇決之氣又有過於伯升者焉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豈一日之間耶然於莽之世而爲伯升之所爲者固亦危矣是以光武之獨事田業爲謹厚者其權術也卒然而起絳衣大冠者其眞情也故伯升首事而光武收之嗚呼英雄若世祖者爲難及也

三輔復見漢官威儀

唐子西曰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文彩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之卽喜不見卽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隷僚屬惟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勠去禍難以成中興之功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王人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矣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也叔孫所爲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雖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昔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返其故州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心如此此何理耶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百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父母而長育其子孫者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者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絶於民也亦灼然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改其二祖宗餘澤日益銷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竊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矣古者公卿大夫俗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閭閻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爲天下國家者哉

卓茂爲太傅

溫公曰孔子稱擧善而敎不能則勸是以舜擧皐陶湯擧伊尹而不仁者遠有德故也光武卽位之初羣英競逐四海鼎沸彼推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眞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

除享祚久長蓋當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者也
予豈爲不義侯
樺德輿曰先師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又曰必
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
當東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正
三綱褒倚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
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譖後
罪反側怨望之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其時師旅
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爲心當錄德
念功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
已則仗大順以討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臣之
義此三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蒼頭
子密有便室之逆逞其徂忍時伺臥寢逆使命懸
僕誅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爲不義侯愚以爲伯
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
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齊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
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爲不足勸矣
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然乃異於是乎若
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彼於東漢讞罪衆
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夷未復不借古訓以昔怒
爲刑賞使天下陷臺廝養各逞其私之亂而徼達
以凌諸侯危疑之勢哉臣下叛亂之原萬世

汨彝訓且以寵令爲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
桓靈不道山陽者奉其所以自膺詎知非封不
義之效歟

鄧禹

盛公論光武以馮異代禹討關中曰耆關人頌武
王之德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
在布陳厥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
是道也豈不美哉
子由曰禹初以兵入關乘勝衝克關輔震憂是時
赤眉方入長安諸將豪傑皆勸禹徑乘其亂禹曰
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輕饋之
費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兵銳未易當也盜賊羣居
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者也
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變乃可圖也於是引兵
北屯栒邑光武聞之數禹以時進討禹固執前意
遷延不進明年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入長安謁高
廟收十一帝神主然卒不能定關中無功而歸蓋
赤眉方強急之則難緩之則得逮其自敗西走扶
風而乘之猶能還兵敗羽而況其未走也哉如光
武之計蓋不知赤眉方強而禹兵力不足若審知
此聽其堅守北道時出而撓之使別將挾其東

而飢之磨以歲月而赤眉就擒矣崇之敗而兩世
與馮異相遇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與賊相遇且數
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
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
西一舉取之此萬全計也禹又不從而敗由此觀
之禹本計不失而帝不能用禹亦迫其君命不能
自固耳

何去非曰善用兵者能驕敵之强而怠敵之銳彼
之勢誠强則吾形之以弱使其恃之以為獨强
而至於驕使之氣誠銳則吾斂之以不應使其無
得以逞其銳而至於怠然後出吾所匿之强以加
其驕出吾所伏之銳以加其怠使其雖有巧者不
及窺勇者不及備則制勝在我知 云云 昔者冒頓
之滅東胡李牧之大破匈奴者中之以其驕也趙
奢之破秦軍周亞夫之敗吳楚者中之以其怠也
雖然求驕以怠人之軍者必有夫堅制之氣與夫
善待之度迫之而不為動撓之而不為應者其氣
也辱之而不為忿激之而不為變者其度也持是
之氣守是之度為其上者無得而令焉其下者無
得而議然後敵可勝而功可必也東胡之恃其强
而易於冒頓也冒頓因其易我而遂驕之求焉世
之矣而復求婦婦畀之矣而復求上[illegible]

羣臣悉誅其欲與土者馳馬而赴東胡今之曰後
至者斬國人從之遂滅東胡秦人伐韓軍於閼與
趙使趙奢救之奢因其銳而欲怠之也去邯鄲三
十里而止令於軍曰敢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
西鼓譟勒兵屋瓦盡振軍中一人言急救武安奢
立斬之堅壁增壘三旬不行秦間諜來奢善食而
遣之二日一夜至於閼與五十里而軍秦人不意
其至悉甲逆之一戰而大破秦軍此冒頓趙奢所
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下者無得而議之也李牧之
為趙守北邊也與上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
有敢捕虜者斬如是者數歲匈奴以其為怯趙王
以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牧易以他將匈奴每至
戰輒失利王復使牧往復如故約居數歲匈奴誠
以為怯牧乃陰飭兵騎大縱畜牧以餌之匈奴小
入佯北不勝單于遂以其衆大至牧設奇大破之
斬騎十萬單于遁徙遂不近邊吳楚以山東反漢
而先攻梁漢使周亞夫救之梁王景帝之母弟亞
夫以其鋒方銳未可與之遂以梁委之而不救
梁急訴於帝雖數詔亞夫救梁而不受也卒以破
吳此李牧亞夫所以驕而怠人者為其上者無與
而令之也雖然使夫四人者無氣以持之無度
之主得以令而下得以議則亦與以奪之

而勝之矣昔者漢光武被命更始安集河北
鄧禹於徒步之中恃之以爲蕭何者以其言足以
就大計其智足以定大業且非羣臣之等夷也遂
以西方之事委之而禹亦能勝所屬任所向就功
赤眉之入長安諸將豪傑皆欲擊之禹以其乘新
勝之强則富鋒銳然盜賊羣居無他遠計必生變
故而吾衆雖多戰勝者少又乏資饋難與力爭而
可以計破也且將休兵北道以觀其弊於是別軍
北趨栒邑以就糧養士蓋將有以驕而怠之然後
取也此禹之計得矣光武亟欲天下之集而緩其
爲計與功也遂迫以進討禹無以專制乃以其兵
去栒邑而赤眉果不能守西走扶風雖得入關中
然卒飢士散無足以制賊者是以赤眉復還入之
禹無以抗乃不勝其忿悁而數以饑兵徼戰至於
屢北僅以身免聲威功烈一朝沮喪此知所以勝
而怠人之術矣惜其爲氣與度者不足以持守之
是以一憤而不能復擧也故善於擇將者必先求
其氣而後求其材先察其度而後察其智氣足以
御材度足以養智然後可以授之兵而責之戰也
嗟乎以光武之明於任人以鄧禹之篤於得君
至此而背戾者況夫以昏庸而御夫疎賤者
乎而必哉

邪形

東坡曰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爲世祖堅守世
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
惟邪形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
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
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
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
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邪形可謂漢之
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
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
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
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爲便公大驚以瓊爲悔也已
而徐言避狄固爲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
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
略似邪形皆一時雄傑也

統

東坡論統議重法曰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
主然習所見以爲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
刑與三夷之誅景帝復孥戮晁錯武帝以來有增
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帝之舊至王嘉爲相始輕
成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亦
於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餘

之爭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宣武以重法興
衰乎以輕法衰因上言宜增重法律帝當時不從
其議此如人少年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迎節而
病見此便爲酒色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然一
出此言遂獲罪于天其子松竦皆不命冀卒滅族
嗚呼悲夫戒哉竦而不漏可不懼乎

馬援

劉禹錫經伏波神祠詩曰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
頭漢壘麏鼯鬬蠻溪霧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指
東流自負霸王略安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
盡炎州一以功名累飜思馬少游

伏波有功德於嶺南

東坡伏波將軍廟碑曰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
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援
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爲寇
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
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
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
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
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陵

范德與嚴陵釣臺下作詩曰絕頂聳蒼翠清湍

興破先矣吹其羔子求得臣心臺樓翳元翳
循編塵不與糞中臥卻歸江上春潛驅臺風
使尊者津昔用佐天下特此報故人則知天贊心
不獨私其身弛張有深致耕釣陶天眞奈何滿風
後樓樓論屈仲交情同市道利欲相紛綸我行訪
遺臺仰古懷逸民稽徽鴻鵠遠雲霜松桂新江流
亦不窮山色長秋昊人世自今古清輝照無垠
梁肅釣臺碑曰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
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
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臭曠之域如雲出於山
遊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
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於是矣或曰人倫
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
以賤爲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
然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
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故節由於堯先生於漢
皆不易乎位遊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稽慕
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
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頌曰登
葉浩浩流風爲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
故人爲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召至禁中昔歸治
資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與肆狂孤竹求仁介治

山死龔勝蘭焚猶歟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济容屈伸淸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磨

羅隱刻嚴陵釣臺曰巖巖而高者嚴子之釣臺也寥寥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人之遺何如睨蒼吾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鬪兮風雨相遺于戈戴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業繼三尺劍之基者其唯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薄祿位相尚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差等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范文正公祠堂記曰先生漢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旣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淸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敎也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卷四十八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九

明帝 肅宗

赦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溫公

宋暉 東坡

梁鴻

王充 昌黎

安帝

徵用樊英 溫公

順帝

以梁冀爲大將軍 溫公

質帝

崔寔應詔請公車言事 溫公

元帝

手東羌 溫公

李固 子由

徐穉 張九齡 曾子固

王符 昌黎

靈帝

黨錮 溫公

赦竇憲奪沁水公主園田

溫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

尚書何異指鹿爲馬善矣然猶不能
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不
苟或知之而復赦之則不若不知之爲愈也
言之彼或爲姦而上不知之猶有所畏既知而不
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
知而不能用知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朱暉

東坡曰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爲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爲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爲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爲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奈何稱病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猶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強力不足多尚書爲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爲禍甚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爲莫大之禍也甚夫

梁鴻

梁肅梁鴻高士碣曰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變語道如而遊於世遺然微缺淡風隨物君以爲道不可徇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山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避患故適越以避避不可以不食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適而妻之伯通高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忽夫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日明與晦人之道也日否與泰達人知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往而歎鑿坏以逃荷篠以避而晦迹避難不成乎名於戲伯鸞非斯人之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之風聲亦將舍爾順以觀我靈龜乎日山隱器車河出馬圖伯鸞不行獨與道俱大虛無際浮雲無繫伯鸞伊何踪人世直道辱身三黜魯邦扣馬逆諫餓于首陽矣伯鸞節而含光作銘鼻橋萬古無

贊曰王充者何會稽上虞人本自元城徙
居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于肆陸市是遊一見
誦憶遂通衆流閉門潛思論衡以修爲州治中自
免歸與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命待公車
以病不行年七十餘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
時終於永元

徵用樊英

溫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
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己知而道不得行群邪共處
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
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
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
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心以訪
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
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也務其實不務其名也
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
不敢強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
亂而不可輔乎群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
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
已厚矣政已治矣群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扣閽
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
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
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
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
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
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
貴哉若乃令聞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
取士不苟進潔己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
庇民是亦清修之上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
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待馮異以勵廉恥美
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
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以驚俗
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
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
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以梁冀爲大將軍

溫公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
猶知王立之不材棄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
族梁冀頑嚚兇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母之位
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崔寔應詔詣公車言事

溫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
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

抑止於目前姦宄得肆綱紀不立故常
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君子明此義則已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
常道矣

平東羌

溫公曰書稱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
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蠻夷戎狄氣類雖殊
其就利避害樂生惡死亦與人同耳御之得其道
則附順服從失其道則離叛侵擾固其宜也是以
先王之政叛則討之服則懷之處之四裔不使亂
禮義之邦而已若乃視之如草木禽獸不分臧否
不辨去來悉艾殺之豈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
之所以叛者為郡縣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誅者
將帥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將驅而出之塞外擇良
吏而牧之皆疆場之臣也豈得多以殺為快邪
夫御之不得其道雖華夏之民亦將蜂起而為寇
又可盡誅邪然則段紀明之為將雖克捷有功君
子所不與也

李固

子由曰孔子謂顏淵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
爾有是夫用之而不行則何以利人舍之而不去
則何以保身聖人之於天下理極於

其大夫孔寧儀行父宣淫於朝洩冶諫
秋書之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君雖無道而洩
冶亦名以為無益於事而害其身君子不為也李
固立於順桓之間內無愧於其心外無負於其人
東漢名臣如固者一二人耳然事有可恨者濟帝
之亡固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不從而立質帝質帝
之亡也固復以清河王為請與胡廣趙戒同謀廣
戒懼而中變固獨與杜喬爭之冀積怒憤發策免
固而立桓帝其後歲餘劉文劉鮪謀立清河王冀
遂誣固與文鮪通謀殺之吾竊怪固為三公再欲
立蒜而不克冀如雖恨疾之如仇讎獨一梁太后
知其賢欲宥之而不能固雖貪立賢君存漢社稷
勢必無成矣一舉不中奉身而去得免於禍斯已
幸矣再更大變固守前議遲遲不去以陷大戮則
固之死亦自取也不然如固之賢吾何間然哉

徐稺

張九齡曰公受天元休含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
以一體資清純動適元妙知道之將廢守窮則隱
善躬耕取資非力不食鄰落所在率化無訟在漢
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物故退非山林不尚
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府四察孝廉又舉
有道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延熹二年尚書

令汝南陳蕃儀羽南郡曾孝相與上疏
宜爲輔弼協和人神以桓帝猶能安子玄纁備禮
設禮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諸公嘉
招辟不之肯就及聘蕢本徒步而祭禮有所尚焉
雖不薄其有所加之爲貴士之感義實衰世之
有補人而見德伴後生之可尋其發中播行中慮
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
羣顏閔鑿坏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
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
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綸於世純儉以存戒
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己以歸正漢廷所以
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後數子直道邁而
已哉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
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兵應鴻飛入冥道高
事遠辭陳名邵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曾子固曰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
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
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如
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
甚至於不容而羅織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
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殁而漢
之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

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
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
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
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
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爲人與獨善於隱約
其操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
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
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
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栖栖不遑寧處此其意
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
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
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惜
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
易彼也

王符

呂黎贊曰王符節信安定臨涇好學有志鄉人所
輕憤世著論潛夫是名亦激之謂以救爲賊良民
之患其旨深明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不及帶屣
履出迎豈若鴈門問癘呼蹤下作終家吁嗟先生
鋼
王荊公讀後漢書詩曰紛黨紛紛衆是非當時

主見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祚歸
予由陳蕃論曰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將
以智御物而事不得不祕謀未發而使人知之未
有不殆者也陳蕃將與竇武共誅宦官蕃自謂外
從人望內有德於竇后事無不克乃先事露章曰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
言極意則羣兇側目禍不旋踵均此二者臣寧得
罪不忍欺天今道路諠譁皆言侯覽曹節公乘昕
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若不
急誅必生變亂傾覆社稷願出臣章宣示左右令
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從聞者莫不震恐謀未及
發曹節等矯詔殺之時蕃七十餘矣聞難作將官
屬門生八十餘人拔刃入承天門攘臂大呼適遇
王甫甫收殺之於乎天之將亡漢恥蕃一朝老臣
名重天下而猶狃寡慮乃與杙嘗更擊者也幾乎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斯豈孔子所謂賢哉
黃堉東都名臣論曰范曄書稱陳蕃曰懍懍乎伊
望之業矣論竇武曰天之廢商久矣君將興之宋
襄公所以敗也當陳蕃竇武秉政之際天下延頸
太平之業後世學者言忠烈有道必稱焉遇讒謂
之不天緒臨期於盍然使國紀勦墜士人不登要

以之由蕃以奇志堅節誓清國步呈材劾世
得為閹竇氏臨朝腹心相委武以后父位為上將
將相同心願指喑嗚足移天下列奏邪豎次行誅
戮緩期延計如牛捕鼠而鄭颯等釋緤吞舌興敢
騰遂是氣窮勢竭也所留者朱瑀等十七人方且
出宿歸府狐疑不斷瑀等唾血一呼稽首塗地使
天下忠臣義士踠蹐甘禍亂是何智慮之不明器
用之寡微也夫以將相委任之重從天下想望之
志與起以誅洒羣孽若決江湖灌枝燭泰山壓朽
林爾運回自失貽禍宗社使天下以忠為諱兇豎
得志人上猶能謂之桂烈之士邪通儒巨賢四海
所繫望覆敗乃爾尚何責屠羊乘龍無謀而出怨
哉學者必猶惑蕃武之事試為陳之自和順之後
君道已替政由嬖習使蕃武居股肱地補綻決壞
因事風諭不以蕩滅為己任則紀綱勢猶可維
持為識歎之漢而已一旦功力不終為邪黨魚肉
使阿進小智憤激而辱覆卑兇黨竭禪則劉氏遷
業矣豈非材不應實覆餗渥形哉愚哉傳漢業將
絕傳實扶起斷為根落之禍耳故君子之立事也
爰勢如騎獸搏物如鷹隼騎乎擊則立噬鷙鳥覺
形則無獲是以不俟終日救患未萌疾雷不及掩
耳去惡絕其本根安有勢萬全之勢絲毫髮

身辱功絕貽禍宗社哉愚按漢書與賈生異時而慟也

溫公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司空圖曰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是之是成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禪於吾道哉附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華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況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吹吹以至大亂惟撩虎而屈已者庶可與權

李德裕曰理平之世致化興行羣臣和於朝百姓和於野人自砥礪無所是非天下焉有朋黨哉仲長統所謂同異生是非愛憎生朋黨朋黨致怨讎是也東漢桓靈之朝政在閹寺綱紀以亂風教寖衰黨錮之士始以議論疵物於是危言危行刺譏當世其志在於維持名教斥遠佞邪雖乖大道猶不失正今之朋黨者皆依倚倖臣誣陷君子鼓天下之動以養交游竊儒家之術以資大盜所謂教猱升木嗾犬害人穴居城社不可熏鑿漢之黨錮爲理世之罪人矣今之朋邪又黨錮之罪人矣仲長統曰才智者亦姦宄之羽翼勇氣者亦盜賊之爪牙誠如是言然辨之未盡如是者皆小才小勇秖能用詭道入邪徑譬鼠穿壁蛇毒螫人如巨海陰夜百色妖露焉能白日爲變越人道之行當羞粉矣

盧照鄰詠郭泰詩曰大漢昔云季小人道遂振玉帛委閽尹斧鑕嬰縉紳邈哉郭先生卷舒得其眞雍容謝朝廷談笑獎人倫在晦不絕俗處亂不爲親諸侯不得友天子不得臣冲情甄負龍重價折角巾悠悠天下士相送洛橋津去如仙舟上寂寞竹門鄰

於稱曰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何也蓋古之君子
初無意於制行也因時而已伯夷之時天下失於
太濁於是制其行以清柳下惠之時天下失於太
潔故制其行以和雖然清者所以激濁也非激濁
而爲清是隘而已和者所以救潔也非救潔而爲
和是不恭而已故由其本而言之則爲清爲和由
其弊而言之則爲隘爲不恭故伯夷柳下惠者嘗
未嘗清實未嘗和也安有隘不恭之弊哉前史稱
中常侍侯覽托太守高倫用吏陳寔曰此人不宜
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也從外舉又中常侍張讓歸
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絶往者讓甚恥之寔
乃獨弔焉嗚呼若寔者可謂殆無幾於夷惠矣何
則桓靈之時政在宦官而天下之士方以高節相
高疾之已甚至使其黨無所發憤常欲以身死黨
錮之禍海内塗炭者二十餘年豈特小人之罪哉
君子亦有以取之也寔知其然故於用吏送葬之
事稍承其身應之所以因時救弊而已其後復誅
黨人張讓以寔故多自全宥則其効蓋可見也嗚
呼使東漢之士大夫皆如寔也黨錮之禍何從而
興乎以此言之寔殆無幾於夷惠不誣矣

爲侯張而少詘也不爲過則元稹之徒因宦官以
得宰相亦不爲過斯不然也孔子於衛見南子矣
不曾欲陽虎矣孟子以爲主我衛卿可得也則
曰有命蓋見南子欲陽虎者身何詘也不主彌子
者道不可詘也寔於侯張亦詘身以伸道耳豈若
元稹之徒詘道而伸身者哉然則士大夫爲道而
不詘身於宦人者亦可矣斯又不然也昔齊人獲
臧堅齊侯使人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
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決傷
而死古之人耻其身之辱於刑臣也如此非寔之
時其可詘身於宦人也其故爲伯夷之清而非其
時皆是隘而已若寔之詘身於宦人而非其時
是爲恭而已

也賢而任之凡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絢私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所以然者何哉叔其本故也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爲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煩擾而天下大亂所以然者何哉逐其末故也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殘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爲笑而深可爲戒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四十九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

獻帝

董卓 高適 何去非 溫公

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子西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 子西

仲長統 昌黎

通論

漢之人君 溫公

東漢興亡 溫公

術吏 杜牧

隗囂劉表 子由

丁鴻劉愷 東坡 子由

董卓

高適董卓論議曰昔漢祚陵夷桓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臣非補衮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顧而不扶禍則先唱興晉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妃嬪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誣朝廷以自尊貴大肆剽虜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横衣冠凍餒死倚牆壁之間兆庶困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起連州跨郡皆以卓

為名故兵挫於孫堅乘奔於袁紹僭擬與胎黨勛劉邪驅覆東人脅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慘要之糜爛刳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郿塢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貿允誠天假布手母妻屠戮種族無留骨肉灰燼不其快哉令後道之人不憝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靈寶父子可享於江鄉爾朱兄弟可祠於朔土嗚乎仁賢之魂寂寞於丘陵義烈之魂沈埋於泉壤何馨香之氣用之於暴悖之鬼哉

何去非孫堅之攻董卓論曰古之豪傑有功業之大志其才力雖足有以取濟而無謀夫策士合奇策智以更輔其不逮使無失乎事機之會則往往功敗業去而為徒發者皆是也昔東漢董卓之變豪傑相視而起於中州者若袁曹劉呂皆負其姦豪之資求因時乘變以濟所欲獨孫堅激於忠勇投袂特起於區區之下郡奮以誅卓雖卓亦獨憚而避之惜乎三失大機而功業不就卒以輕敵逢殞其身由無謀夫策士以發其智慮之所不及故也始堅以義從之士起於長沙比至南陽衆已數萬南陽太守不時調給堅責以稽停義師按軍而誅之人大震服南陽民籍且數百萬兵以食而堅不留據之以治軍整卒命一偏將西趨武以震三輔身扼成皋而定鞏洛迎天子而奉之仗順討逆以濟其志乃返棄去而袁術得以起而拔於羈旅之中以為己資遂以驕肆此堅之一失也夫董卓之強天下畏之袁紹曹公相與歃血而起者凡十一將皆擁據州郡衆各數萬然無敢先發以向卓者獨曹公與其偏將退逐以敗北而堅獨以其兵鏖之合戰陽人大破其軍梟其銳將卓深震懼乃遣親心詣堅和成令疏其子弟勝刺史郡守者悉表用之向使堅陽合而陰圖之差其宗親苟勝單事者皆如疏與之使得各據土擁兵以大其勢徐四起而[illegible]之則其取卓易於反掌不知出此乃怒叱其使言必誅卓使之[illegible]懼遂殘汴洛陽封持天子西引入關以避其鋒而窮其毒此堅之二失也夫兵以義動者其勢[illegible]特[illegible]則何至於附人苟唯不能而不斯離必其無義足以為天下之所歸往者然後從之袁術徒憑籍世資以役天下其驕豪不武非託身之主也堅已驅卓而修復雒陽之殘壞不能阻山河之險因形勢之便以觀天下之變乃還軍魯陽聽役於術為之崎嶇轉戰以搏黃祖卒殞其身於襄漢之間無[illegible]士[illegible]至之三失也夫一舉事而三失[illegible]

馬溫公論王允專董卓之功孫瑞歸功于允後世
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
身可不謂之智乎

詔并十四州復爲九州

唐子西曰三桓擅魯作三軍今周禮其志乃欲卑
公室而奪之權曹操擅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
欲廣冀州而兼其地夫引經術稱古誼者固未必
皆姦人而姦人之欲濟其邪謀者亦未嘗不引經
術而稱古誼旣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皆疑要在
乎察之而已

袁術僭號置南北郊

唐子西曰惟天子祀天地于郊唯魯得用郊郊祀
之禮聖人所甚重而後亂人欲爲大盜於天下未
嘗不先盜其所甚重者此莊老之徒所以有聖人
不死大盜不止之說也至揚子之論則又不然矣
人謂包犧周公所作察天下而與之名分所以
不得不重人道也之說儒者固已非之而揚子之
論亦復有所未盡揚子惟知嚴名分以臨天下
不知能保天下者然後能守名分桀人之祀向
周非不欲桀之力有所不能也然則欲守名分
先觀其所以保天下者哉

續

傳曰長統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朗有雄才
知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倜儻敢言語嘿無
常人以爲狂生州郡會召稱疾不就著論昌言初
舉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卒不至于榮論說古今
發憤著書昌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
京四十一終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漢之人君

溫公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飢之待
哺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期年
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
君之器紀綱不修諸將暴橫不旋踵而亡固其宜
也光武以仁厚□□英偉之忠昆陽之役驅烏
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內翕然變而爲漢宜陽
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衆一朝而散皆希
世之奇功也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取良
吏卓茂以爲太傅成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
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天下
已定不失舊物乃偃武修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
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義勵風俗繼以明章守
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又
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
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徇國故雖衰而不亡意者

建武永平之餘烈猶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黨錮英俊賊虐忠正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也竭雖除而虎狼入室矣卓貪悖殘忍廢主遷都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東漢興亡

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遭漢中衰羣雄糜沸奮起布衣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脩明禮樂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繼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遊太學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其忠厚清脩之士豈唯取重於搢紳亦見慕於衆庶愚鄙汚穢之人豈唯不容於朝廷亦見棄於鄉曲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賞罰無章賄賂公行賢愚混雜是非顚倒可謂亂矣然猶綿綿不至於亡上則有公卿大夫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折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至有觸冒斧鉞僵仆於前而忠義奮發繼起於後隨踵就戮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哉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斯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承陵夷頹敝之餘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殘滅忠良甚於寇讎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起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烝民塗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然則州郡擁兵專地而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彊伉加有大功於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循吏

杜預曰東漢光武明帝稱爲明主相繼五十年當時以深刻刺舉號爲稱職治古之風廢俗吏之課高於此時循吏衛颯任延王景秦彭劉寬陳寵之徒止一縣宰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以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文用忠恕撫字

百里之內勃生古風凡違衆背時徇古非今王莽公孫述尚難其事豈一縣宰能移其俗此蓋人爲治古之人法爲一時之法治以之教教之即治古之人以一時之法齊之即一時之人正云云

隗囂劉表

子由隗囂論曰智者爲國知所去就大義既定雖有得失不爲害也隗囂初據隴坻謙恭下士豪傑歸之新政脩舉兵甲富盛一時竊據之中有賢將之風矣然聖公乘王莽之敗擁衆入關君臣貪暴不改盜賊之舊敗亡之勢匹夫匹婦皆知之矣而囂以大衆束手稱臣違方望之言陷諸父於死地僅以身免及光武自河北入洛政修民附賢士滿朝羣盜十去六七而囂懲既往之禍方擁兵自固爲亡國之計謀臣去之義士笑之而囂與王元王捷二人以死守之始從聖公而不疑終背光武而不恤去就之際無一得者至於殺身亡國蓋不足怪也劉表專制荊州土廣民衆勢重於天下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二人皆求助於表表亦晏然自守一無所與韓嵩說表曰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果欲有爲起乘其弊可也如其不然則擇其所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赴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以行中立矣猶豫不能用卒爲曹公所并隗囂劉琮容風義皆有長者之譽然其敗也皆以去就不明失之不如張魯之庸敗亡之餘知所歸往猶能保其後嗣兵法有之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知彼而不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己不知彼每戰必殆夫惟知彼知己然後知所去就哉

丁鴻劉愷

東坡曰君子之爲善非特以適己自便而已其取於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與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與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爲己慮之又爲人謀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爲君子而使人爲小人是亦去小人無幾耳東漢劉愷遜其弟而詔聽之丁鴻亦以陽狂遜其弟而其友人鮑駿責之以義鴻召就封其始自以爲義而行之其終也知其不義而復之以其能復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許也此范氏之所以賢鴻而下愷也其論稱太伯伯夷未始有其遜哉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及後世徇其名而昧其致於是詭激之行興矣若劉愷之徒遜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丁鴻之心主於忠其終悟而從義也范氏之所賢者固已得

矣而其未盡者請得而畢其說夫先王之制立長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亂非有意私其長而汩其少也天子與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國皆受之太祖而非已之所得專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與人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國與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劉愷丁鴻之國不知二子所自致邪將亦受之其先祖邪受之其先祖而傳之其所不當立之人雖其弟之親與塗人均耳夫吳太伯仲雍非所以爲法也太伯將以成周之王業而伯夷將以訓天下之遜而爲是詭時特異之行皆非所以爲法也今劉愷舉國而逃其弟非獨使弟受非服之爵通也將以壞先王防亂之法輕其先祖之國而猶爲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禮繩之以法而論之罪大矣然漢世士大夫多以此爲名者安順桓靈之世士皆反道矯情以盜一時之名蓋其漸始於西漢之世韋元成以侯讓其弟而爲世主所賢天下高之故漸以成俗覆常而蹈易者世以爲無能而摘之到丁鴻之復於中道尤可深嘉而屢歎也

子由曰天下之讓三有不若之讓有相援之讓有無故之讓讓之爲名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有無故之讓則聖人深疾而排之以爲此所以盜名於暗世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讓韓起范宣子之讓知伯宣子穆子之於彼二人者誠有愧於其心也是不若之讓也舜之命禹也讓於皐陶命益也讓於朱虎熊羆禹之事非皐陶之所能任而益之事非朱虎熊羆之所能辦亦明矣而猶讓焉是所謂相援之讓也故誠使夫天下之人皆讓其所不如則百職舉而無廢材讓以相援則賢者以類升而小人不能間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至於無故之讓天下之大不善也東漢之衰丁鴻鄧彪劉愷此三人者當襲父爵而以讓其弟非有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別而徒讓焉以取高於世俗世之君子疾而深議之以爲陷於無故之讓然三人者之中又有美惡焉劉鄧讓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鴻讓而不終聽其友人鮑駿之言而卒就國此所以爲賢於劉鄧也且夫聞天下之讓而竊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是鄧彪劉愷之心也聞天下之讓而竊慕之而不知其不同者丁鴻之心也推此二心以斷天下之眞僞則鴻在可恕而愷爲可戮此優劣之辨也故范曄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讓也故太伯稱至德伯夷稱賢人若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受其名不已過乎且君子之立言非以苟顯

英將以制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苟賢其身於以敎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乎丁鴻之心存乎忠愛故能悟而從義異乎二子之爲徇名也嗚呼世之邪僻之人苟冒天下之美名以僥倖天下之大利自以爲莫吾察也而不知君子之論有以見之故爲天下不可以無君子之論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一

兩漢通論

興亡人材 劉禹錫 子由 東坡 少游 楊齊賢

歷代委任人臣 子由 荊公

張禹江東梁冀王莽之流 崇天

興亡人材

劉禹錫山陽城賦曰山陽故城遺趾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作賦蓋閔漢也詞曰我止行車覽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悴春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辭至尊而伍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芒刃之足舒懿王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數迨汜陽與鄗上悦蛇變而龍攄痛人亡而事替終此地爲忽諸嗟乎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德芽迨武乃發桓靈之欲從心於昏蘗其妖熖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奸雄乘釁而騰振物象潍以易位被虐歸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之不騫使人得覩乎逐鹿固僥倖者所先諒人事之云爾孰云當途之兆也自[illegible]久矣莫可追陞彼墟兮噫嘻獨遺武兮貽[illegible]

予由論兩漢之患曰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賤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亡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鋭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爲必起諸侯之太强也然則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四顧以爲無虞而陵夷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强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顯宗旣平天下以爲世世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强臣矣而東漢之亡其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防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太勢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勢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勢力而能爲災飲酒而能爲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

東坡論兩漢之衰曰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略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爲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仿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爲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爲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勢而安豢畜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爼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草野相與力爲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爲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公卿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効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爲安號呼奔走以自顚仆昔者太公治齊擧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寛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雖在朝廷則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不敢爲非

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曾子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爲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爲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又論兩漢之亡於王莽曹操曰古之聖人制爲君臣之分天子以其一身立乎天下之上安受天下之奉己而不辭天下之人奇才壯士爭出其力以自盡於一人之下而無所逃遁此二者何爲而然也天下之事固其賢者爲之也仁人君子盡其心以制天下之事而無所不成武夫猛士竭其力以剪天下之暴亂而無所不定此其類非不智且勇也然而不從其君則其心常鬱鬱然曠四海而不能以自安功成事立鞅然反顧而莫之能受是以天下之奇才其才雖足以取之而常喜天下之有賢君者利其有以受之也蓋古之人君收天下之英雄而不失其心故天下皆爭歸之而英雄之士因其君之資以用力於天下功成求得而不敢爲背叛之操故上下相守而可以至於無窮惟其君臣相虞而不能以相用君以爲無事乎其臣臣以爲無事乎其君君無所用以至於天下之不親臣無以用之以至於慄慄而無所底麗而天下始大亂矣且彼不知夫天下之豈也天下之人皆人臣也而誰能以相從惟其因之

子之澤而用之是以雖其比肩之人而莫敢抗之是天下之莫吾抗也則以爲天下之畏我而不知己之戴君之威而行也故或狃天下之畏己而反以求去其君其君既去而天下之人孰畏而不爲變哉昔者西漢之衰王莽竊取其人君之權而執之以求取其天下方其執之而未取也天下不知其將取之是以俛首而奉其所爲何者天下之心猶以爲漢役之也至於天下在莽而其英雄之士遂起而共攻之不數年而莽以大敗何者天下不服無漢之王莽也其後東漢之亂獻帝奔走於草莽之中曹操出之以爲帝王當是之時則天下已無漢矣而唯曹氏之爲聽然天下之英雄猶以爲名皆起而爭之終曹公之身而不能以自安猶幸其當時之人皆知漢之天下已去而操取之也是以心服曹氏而安爲之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天下之情居下而干其上之政者以爲己之享其利也而不知天下之爭心皆將囂然而不平是以其素所服者[illegible]則其失之也愈速何則其不平者衆故曰去[illegible]公室五世矣政在大夫四世矣而三桓之

孫微矣嗚呼公室既微則三桓之子孫天下之謂宜盛者也而終以衰弱而不振則夫君臣之分可知也矣

少游論兩漢之臣曰取天下者必有功臣守天下者必有名臣雖然有國家者寧無功臣不可以無名臣何則功臣以貪逐利便爲能名臣以伏節死義爲任也昔西漢之末海内承平四夷賓服而王莽竊持國柄談笑而輒移之東漢之季姦雄擾起中原大亂而曹公睥睨神器終身而不敢取焉蓋疑焉及讀李固傳見固與杜喬之誅門生弟子貫械憂鐵鑕類俱死者相屬然後始知其所以然也何則西漢多功臣也蓋西漢自高祖以馬上得天下不悅諸生其取人也先器識所以朝多功臣則乘便逐利者衆形不便勢不利彼不爲也晚節末路王鳳用事王章以直言被誅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爲風矣其大臣如張禹孔光輩皆持祿取容偷爲一切之計其清節之士如龔勝郭欽蔣詡之徒亦不過謝病免歸而已其風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有懼哉此王氏所以談笑而移之也東漢自光武不任功臣銳意文士其取人也先經術所以朝多名臣則伏節死義者衆節之所在義之所從必爲也故晚節末路梁冀擅命閒[illegible]

死抗之而天下靡然以殺身成仁爲俗矣故大如陳蕃黃瓊輩皆捐軀覆族以急國家之難黨錮之士如李膺杜密范滂之徒至連頸就誅而無悔色其俗如此亂臣賊子奈何而不懼哉此曹公之所以終身而不敢取也然西漢易亡而復興東漢難亡而易絕者何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故歷代之君其始也雖勢強大非有仁心則不興及其季也雖德失政亂非有不仁之罪則不絕哀成之君失德甚矣然其事止於女寵佞倖而已未紀不仁之罪也故國亡而復興桓靈之時無道極矣鉤黨之獄忠臣義士死者百有餘人諸所夷滅至於不可勝數則是不仁之罪已貫盈矣故國亡而遂絕此亦理之必至事之固然不足怪也嗚呼國者天下之大器也君臣者相與持此器也觀器之安危則知人之能否觀國之理危則知君臣之賢不肖以二漢論之報施之道其不沫也如此然則爲人君臣者可不戒哉

權德輿兩漢辨亡論曰言兩漢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爲莽卓篡逆汙神器以亂齊人自賁夷滅天下耳目顯然聞知靜譚厭初則亡西京者張禹亡東京者胡廣皆以假道儒術得伸其邪心微一求守以名致位公輔詞氣所發損益係之而多方善

柔保位持祿或陷時君以滋禍階或附兇沴以升
禍胎故其蕩覆之機篡奪之兆皆指導馴致之漸
年祀相遠循乎受顧指之然也其為賊害豈直莽
卓之比乎禹以儒術為帝師身被漢相特見尊信
當王臣之重極儒者之貴永始元延之間天地之
眚屢見言事者皆譏切王氏專政時成帝亦悔懼
天變而未有以決駕至禹第辟左右以問之須其
一言以為律度為禹計者亦宜陳大易堅冰之誡
誦小雅十月之刺秉其鄉納痛言得失反以罕言
命不語怪為詞致成帝不疑之心授王氏寖盛之
勢上下恬然奄忽亡國借帝慮不至是猶當開陳
切劘面折廷辯剛當就第宮闈之際虛懷者決之
時方且睢小男於牀下官子婿於近郡欸欸然用
家人匹婦為心以身圖安不恤國患致使羣盜弄
權迭執魁柄禍稔毒流至於新都不可遏也斯可
憤也逮至東都順桓之間國統三絕胡廣以巨儒
柄用位極上台初梁冀席外戚之重貪戾當國既
鴆質帝議立嗣君公卿大臣皆以清河王蒜年長
有德屬最尊親可以靖人亦既定策冀方擇其明
哲且不利長君私於蠡吾獨異羣議為冀計者亦
當中立如石介然不回李趙誠之使何李杜所守
然後與三事百士廷詞於朝辯[illegible]豈能一
旦盡誅漢廷羣公邪反徇一息之安首鼠畏懦
使清河徙廢蠡吾為梗邦家陵夷漢道日蹙結宦
錮之獄成閹寺之禍禍亂循環以至董卓赫赫漢
室化為當塗蓋權撓鼎折之所由來久矣彼梅福
以孤遠上疏張綱以早秩埋輪獨何人哉而不是
思也噫嘻就利違害榮通醜窮大凡有生之常性
也暨乎手持政柄體國存亡則謹之於初決之於
始以導善氣以遏亂源若禍階既萌則死而後已
白刃可蹈鴻毛斯輕奈何禹廣以宴安之時則藉
小忠立細行數數然獻吉筮於莽嘗沮立后於梁
冀及夫安危之際邦家之大則甘心結舌陰拱觀
變豈止然也方又熾熖熖以燎原決蕩蕩以襄陵
投天下於煙煨擠萬人於昏墊百代之下無所指
名雖史贊粗言而不究論本末且出不越境書弒
君之惡言僞而辯有兩觀之誅若當春秋之時明
禹廣之罪作誡來世可勝紀乎向若西京抑損王
氏尊君卑臣則庶乎無哀平之壞東京登庸清河
王主明臣忠則庶乎無靈獻之亂大漢之祚未易
知也或以國之興亡皆有陰騭之數非人謀能亢
則但取譬聲者而相之立土木偶而尊之被以章
紱列於廊廟斯可矣何堯舜之或否或吁爾咨一
或夔或卜憂勤日昃之若是然後為理邪

委任人臣

□昔日高帝擧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力以報之故呂氏之亂平勃得致力焉誅產祿立文帝若反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爲忤則高帝之用人其重如此景帝之後此風衰矣夫臣用舍僅如僕隸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健飾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意高才之士側足而復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其欺罔而士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乘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小竇后擅朝竇憲兄弟恣橫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樹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而憲以逆謀敗蓋光武不任大臣之遺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其誅閻顯立□勳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患極天下不能堪君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蓋光武不任大臣之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若有不能而爲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歷觀古今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於乎殆哉

王荊公委任論曰人主以委任爲難人臣以塞責爲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僞信其忠則不疑其僞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爲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於我心而任之在他人雖僞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斤金不問出入韓信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置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爲不□則辭有敗事不循則失故孝文雖愛鄧通而□

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定天下大策當是時
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錮
武王嘉師丹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嬖
嬖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寖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
也中興之後唯世祖能馭大臣以寵鄧耿賈之徒
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於為子孫慮則
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於外戚豎宦
惟嬖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
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冗
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為脅於外戚豎
宦惟嬖近習者愈矣至於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
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燮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
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
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於閹寺之手其
餘則希世用事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
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
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之忠則委之
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
其重使上下之誠桐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烏
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於物物亦誠焉
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何[illegible]
之間於秦獨以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

以徇衆人者人亦徇衆其行以國士待人者人
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
不忠顧人君待之意何如耳
子由論高祖光武明帝曰人主之德在於知人其
病在於多才知人而善用之若己有焉雖至於堯
舜可也多才而自用雖有賢者無所復施則亦僅
自立耳漢高帝謀事不如張良用兵不如韓信治
國不如蕭何知此三人而用之不疑西破強秦東
服項羽曾莫與抗者及天下既平政事一出於何
法令講若畫一民安其生天下遂以無事又繼之
以曹參終之以平勃至文景之際天下晏然凡此
皆高帝知人之餘功也東漢光武才略文武破尋
邑取趙魏誅[illegible]羣盜算無遺策計其武功宜若優
於高帝然使當高帝之世與項羽為敵必有不能
辨者及其復大位懲王莽篡奪之禍雖置三公而
不付以事專任尚書以督文書繩姦詐為賢政事
察察下不能欺一時稱治然而異己者斥非識書
棄以一身任天下其知之所不見力之所不舉者
多矣至於明帝好察愈甚故東漢之治寬厚樂易
之風遠不及西漢賢士大夫立於其朝甚不獲伸
雖號稱治當其父子才志之所止君子不尚也
如江充梁冀王莽之流

武帝上

袁紹 少游 東坡 子西
赤壁之戰 子西
攻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 子由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子西
操不追關羽 子西
征烏桓歸田疇 子西

袁紹

少游曰天下之禍莫大於殺士古之人欲有爲於世者雖負其豪俊傑特之才據强大不可拔之勢疑若殺一士不足以爲損益然而未始不亡者何邪士國之重器社稷安危之所係四海治亂之所屬故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强失士者辱傾士者危殺士者亡世之論者皆以袁紹之亡係於官渡竊以爲不然紹之所以亡者殺田豐耳使紹不殺田豐雖有官渡之敗未至亡也何則昔楚漢相距於京索之間高祖奔北狼狽甚於袁紹者數矣而卒有天下項籍以百戰百勝之威非特曹公比也而竟死東城其所以然者與失士之得失而已故高祖以爲張子房韓信蕭何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以爲我擒以楚漢之事言之則知紹之亡果在於田豐不在於官渡也且紹之械繫田豐也何異高祖械繫婁敬於廣武乎高祖困於平城而還以二千石封敬號建信侯紹敗而還慙豐而殺之嗚呼人之量度相遠一至於此哉傳曰善敗者不亡故楚昭王軻越王句踐皆猶於絕滅而復續紹雖敗於官渡而冀州之地南據大河北阻燕代形勢之勝尚可用也向使出豐於獄東向而事之問以計策卑身折節以撫傷殘之餘激稅金鼓以厲奔走之氣內修農械外結英雄不能并吞天下豈遂至於亡哉方紹與董卓異議橫刀不應長揖而出及起兵渤海遂有四州之地連百萬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不可謂非一時之傑也然殺一田豐遂至於此則天下之禍其有大於殺士者乎文若曰袁紹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乎竊以爲知言也

東坡論曹袁興亡曰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于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爲闇主之謀而忠[illegible]

可得而禍隨之若乃今知孟德本初之所以興亡者又曰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爲巧思請試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頓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誅戮嫡庶爭奪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桓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呼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毁齒以漸搖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齒與以殺兒云

唐子西非孫盛評曹公哭袁紹墓曰禹用小人之市下車而哭之況劉項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劉與操少相友善同起事而後又盟主乎雖通乖好紹至於相傾然吾以公義討之以私恩哭之不以恩掩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道也何名爲失哉孫氏之論非但俯學也蓋亦可謂小人矣

赤壁之戰

唐子西曰世之爲將者雖多其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以四十萬勝秦惟王翦項籍二人而多多益辦者獨韓信能之自餘兵至二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諸侯兵五十六萬敗於彭城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引三十二萬伏馬邑無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黃巾以百萬敗於壽張符堅以八十萬敗於合肥隋以九十萬敗於遼東其衆愈多其敗愈甚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若曹公可謂善將矣復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士衆也衆故疫死者幾半此兵多爲累之明驗也以曹公之才不過能將十萬衆則水軍六十萬當與

如何祖宗三…能輕之高祖皇帝行然

司宜

以吳蜀論赤壁漢中之役

東坡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必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捨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然天下莫能敵之昔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以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琮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敢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帝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五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子由論賈詡劉曄曰曹公入荊州降劉琮欲順江東下以取孫氏賈詡言於公曰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遠震兵勢盛矣若因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江東可以不勞衆而定也今不用其計以兵入吳境遂敗於赤壁夫詡之所以說曹公則李左車之所以說淮陰侯使舉燕趙之勢僥倖

以下爲者也方是時孫氏之據江東已三世矣國
險而民附賢才爲用諸葛孔明以爲可與爲援而
不可圖而曹公以劉琮待之欲一舉而下之難哉
使公誠用詡言鎮坐荊州使辯士持尺書結好於
吳吳知公與并吞之心雖未卽降而不以干戈相
向者可必也方是時劉元德方以窮客借兵於吳
吳既脩好於公其勢必不助劉而元德固可蹙矣
惜乎謀之不善荊州既不能守而孫劉皆銳孰謂
曹公之智而不如淮陰侯哉其後公既降張魯下
漢中劉曄勸公乘勝取蜀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
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駭因
其震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善治國
而爲相關張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
要不可犯也公不從而反天下皆惜曄計之不用
夫元德之賢過於仲謀賈詡欲以文告懷仲謀而
曄欲以虛聲下元德其愚智蓋已遠矣彼曹公不
用曄計豈非以詡言爲戒也哉春秋之際楚子重
伐鄭晉欒武子救之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
蔡楚子以申息之師救蔡晉羣帥皆欲戰知莊子
范文子韓獻子謂武子曰吾來救鄭楚師不戰吾
遂至此既遷戮矣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
雖克不令若不克爲辱已甚了如還也遂全師而
歸夫兵久於外狃於一勝而輕用敵理勢然也
敗常十九古之習於兵者蓋知之矣

攻袁紹吳蜀

何去非曰昔者東漢之微豪傑並起而爭天下人
各操其所爭之資蓋二袁以勢呂布以勇而曹公
以智劉備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夫
兵以勢舉者勢傾則潰戰以勇合者勇竭則禽唯
能應之以智則常以全强而制其二者之弊是以
袁呂皆失而曹公收之劉備孫權僅復自全於區
區之一隅也方二袁之起藉其世資以撼天下紹
舉四州之衆南向而通官渡術據南陽以窺淮
遂有稱大號呂布驍勇特鬭無前而爭兗州方是之
時天下之視曹公幾不復振而人之所以爭荊而
樂赴者袁呂而已而曹公遂超獨以其智起而應
之以盈萬之旅北摧袁紹而定燕冀合三縣之衆
東擒呂布而收濟兗蹙袁術於淮南僇從無遺遂
以奔死而曹公智畫之出常若有餘而不少困經
之所謂勢與勇者一旦潰敗皆不勝支然後天下
始服曹公之爲無敵而以袁呂爲不足恃也至於
彼之任勢與力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亦皆知
曹公之獨以智强而未易亟也然常因擇山其械
之唯曹公亦自恃其智之足以辦者是其所以驕我

之也故常視敵甚輕為無以處於其來征劉備也袁紹欲躡之於其官渡之相持也孫權欲襲之於其北伐烏桓也劉備欲乘之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而窺何間隙者所乘之時也然而曹公晏然不爲之深憂而易計者決於負智輕敵之已甚是以數乘危而徼倖也雖然於勢不得不起者蓋劉備在所必征袁紹在所必拒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使其人之謀我而我亦將有以應之未有乎顛沛也至於烏桓之役則其輕敵速寇而苟免禍敗者固無殆於此時也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亦所謂一時之豪橫大河之北奄四州之土南向而爭天下一旦權敗卒以憂死而其二子屏竄不肖曹公折箠而驅之北走烏桓以苟歲月之命雖未就梟戮亦可知其無能爲矣方是之時中土未安幽冀新附而孫權劉備覬伺其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而操方窮其兵力遠卽塞北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爲不急之役徼倖於一決嗚呼可謂至危矣使劉表少辨事機而備之謀得逞擧荊州之衆卷甲而乘許下之虛則魏之本根撥矣曹公雖還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然則操之數爲此擧而蔑復顧者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夫官渡徐州之役在勢有不得不應雖易之可也

今從軍萬里後嘗寇鄴而前向襄廣且甚易之云不顧者亦已大失計矣劉備之不得擧番天所以相魏耳嗟乎人唯智之難能苟唯僥乎難饒之智加審處而慎用之則無所不濟今乃恃之以易人則其與不智者何異曹公所以數蹈禍機而卒免者天實全之耳後之人無求捐乎曹公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 又曰言兵無若孫武用兵無若韓信曹公武雖以兵爲書而不甚見於其所自用韓信不自爲書曹公雖爲而不見於後世然而傳稱二人者之學皆出於武是以能神於用而不窮竊嘗究之武之十三篇天下之學兵者所通誦也使其皆知所以用之則天下孰不爲韓曹也以韓曹未有繼於後世則凡得武之書伏而讀之者未必皆能辨於戰也武之書韓曹之術皆在焉使武之書不傳則二人者之爲兵固不戾乎武之所欲言者至其所以因事設奇用而不窮者雖武之言有所未旣也驅市人白徒而置之死地惟若韓信者然後能斬陳餘遏其歸師而與之死地戰惟若曹公者然後能克張繡此武之所以寓其妙固有待乎韓曹之倫也誦衆圖勝而人莫之能知銳勝而復誦以語人人亦從而信之不疑此韓信曹公無窮之變詐不獨用於敵而亦自用於其軍也蓋軍

之所恃者將將之所恃者氣以屢勝之將持必死之氣以臨三軍則三軍之士氣定而情安則有大敵故嘗吞而勝之韓信以數萬之衆當趙之二十萬非脆敵也乃令裨將傳食曰破趙而後會食信策趙為必敗可也而曰必破而後會食遽可豫期哉使誠有以破趙雖食而戰未為失趙之敗也然而韓信為此者以至寡而當至衆危道也故示之以必勝之氣與夫至暇之情所以寧士心而作之戰也曹公之征關中馬超韓遂之所糾合以拒公者皆劇賊也每賊一部至公輒有喜色賊既破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據險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其皆集可一舉而滅之是以喜耳袁紹造公於延津公使登壘而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計公曰勿復白乃令解鞍縱馬待焉有頃紹兵擊之遂大破紹斬其二將夫敵多而懼者人之情也以曹公之勇而形之以懼則其下震矣故以偽喜偽安視之衆恃公之所喜與安也則畏心不生而勇亦自倍此所以勝之也故用兵之妙而獨以詐敵而又以愚吾士卒之耳目也昔者創業造邦之君蓋莫盛於漢之高皇考其平日之智勇寔無以速其良平信越之流然其捏迹曾不累年誅秦覆楚遂有天一

而王之晉公天資機譎挾漢以令天下其行兵用師狹機合變當日無與其儷也然卒老於軍不出乎一吳蜀此其故何也識者以其持法嚴忍諸將討畫有出於己者皆以法夷之故人舊怨無一免者此所以不濟嗟夫曹公殘刻少恩必報睚眦之怨真有之矣至若謀夫策士收攬聽任固亦不遺未嘗深負之也蓋常自況以帝王之志業期有以致眩後世然稽其才略蓋亦韓信之等夷而其遇天下之變無以異於劉項之際劉備孫權皆以人豪因時乘變保據一隅而公之諸將皆非其敵至於輒苦中原以基大業皆自公為之而老期迫矣此其為君與漢異也

操征柳城劉備勸劉表襲許表不用

唐子西曰挾天子令諸侯其事始於齊桓晉文而齊桓晉文未嘗遷惠王襄王於齊晉也除難定亂興滅繼絕功效既著諸侯自服耳董卓以獻帝居長安李茂貞以昭宗幸鳳翔發號施令動以制詔為名然而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何也無尺寸之功以取信於天下而有劫主之名以負謗於諸侯則天下諸侯群起而攻之亦固其理也使表能勤王如桓文耶雖不襲許何害其為令諸侯哉如其不然雖能襲許適足以致諸侯之師而已董卓李

茂貞篡逆

操不追關羽

唐子西曰羽爲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上亦能之曹公得羽不殺厚待而用之其力可謂賢矣然戰國之君亦能之至羽必欲立效以報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殆非戰國之士矣曹公知羽必去重賞以鹽其歸戒左右勿追曰彼各爲其主也內能平其氣不以彼我爲心外能成羽之忠不私其力於己是猶有先王之遺風焉吾嘗論曹公曰是人能爲善而不能不爲惡能爲善是以能享國不能不爲惡是以不能取天下

征爲桓碑田疇

唐子西曰或曰田疇辭聘於袁氏從辟於曹公門人怪之疇笑而不答何也曰難言也昔漢明帝問於吳良曰先帝召卿不至反從驃騎遊邪良曰先帝以禮待下故臣得以禮進退驃騎以法檢下故臣爲法屈疇之用意蓋亦如此是時袁氏政寬故疇可得不至曹氏刻急故疇不敢不來來非其義故終身不受封爵疇雖不言言在其中矣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二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三

武帝下

孔融 東坡

孔融禰衡楊脩 魯直

華佗 劉禹錫

管寧 東坡 子由 [illegible]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子西

臧洪爲張超死 少游

使蔣幹說周瑜 東坡

孔融

東坡曰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難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疏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己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

揖絲難也予讀公所作楊脩贊歎曰
公復有魯國一男子僞殺乎之公無幾不死

孔融禰衡楊脩

魯直木之彬彬詩序曰曹公所攫三人孔融禰衡
楊脩嫚侮操且疑且信故以衡假手於黃祖殺融
乃覆巢獨楊脩才慧數解隱語又探其不言者殺
之最允得罪雖其父公雅故不足以貫死嗟乎屈
黃犢子右致遠材一苾其脊死於隆車之轅豈不
如隰子之伐木耶田常與大夫隰子登臺四望齊
邑南何而蔽於隰子之喬木成子不言隰子歸使
人伐木斧斤纔數創則止之相室曰變之亟也何
田子將成大事惡人知其微令不伐木未深是也
知人之所不言其忌深矣故曰知微者夬在其頭
求福者禧藏其類雖然隰子猶有所未盡也與有
聖奚筴虞公而去之豈可同年語哉咸二逕仔行
事作木之彬彬詩曰木之彬彬非取異於人可害
室則斬則伐可蘧豆則將擲草之耳茸非求異於
世中芻牧則刈則鉏中饜味則剝則相非以異材
故耶是非之岐刈害薰蒸嗟人道之多患故草木
尚與情吾嘗觀於若人失巧於辯人拙於自辯以
動乎天機不周乎旨變罪莫慘於德有必禍貫人
於心有見罪不在德心其蠢賊禍不在心是也

韜之入嗷嗷自辯行於衆誇之前嗟爍不讓立乎
衆埒之上積小不當是以右其夬當悲夫罪在矣
以富物十常中其七八別其耶以自殘蘇晃虎之
竊發禍集於所忽仇釁於條名易其言則嘗爾用
其智則害明為君子則奈何獨見殺於異寡

華佗

劉禹錫論曰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為曹公所怒
荀文若請曰佗術實工人命係焉宜議能以宥曹
公曰憂天下無此鼠輩耶遂考竟佗至蒼舒病且
死見醫不能生始有悔之之歎嗟乎以操之明暑見
幾然猶輕殺材能以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滅
之理攻之發猶不能逞其恚直可長諸矣可惜歎
原夫史氏之書于冊也是使後之人寬能者之罪
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
恚醫為後之或者覆用是為口實悲哉夫賢能不
能無過苟寘於理矣或必有寬之請彼壬人皆一
憂天下無材耶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材之不可少
已或必有惜之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悲
何會不知悔之日方竊生之不可罪也謂不能矣
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
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耳吾觀自曹魏以來執
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材能衆矣又烏用書

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
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
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何
謀近霸者文舉有高名猶以可懲爲故曹殺他人
哉

荀彧

溫公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
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諸侯之賢大夫皆
不足以當之而獨稱管仲之仁豈非以其輔佐齊
桓大濟生民乎齊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
之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漢末
大亂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然則荀
彧舍魏武將誰事哉齊桓之時周室雖衰未若建
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蕩覆尺土一民皆非漢
有荀彧佐魏而興之舉賢用能訓卒厲兵決機發
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爲強化亂爲治十分天下
而有其八其功豈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糾
而荀彧死漢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
以爲彧之勸魏武取兗州則比之高光官渡不令
還許則比之楚漢及事就功畢乃欲邀名於漢代
譬之教盜穴墻發櫃而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愚
以爲孔子稱文勝質則史凡爲史者記人之言
必有以文之然則比魏武於高光楚漢者史氏之
文也豈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貶彧非其罪矣且使
魏武爲帝則彧爲佐命元功與蕭何同賞矣彧不
利此而利於殺身以邀名豈人情乎　杜牧題荀
文若傳後曰荀文若爲魏操畫策取兗州比之高
光不棄關中河內官渡不令還許比之楚漢成皋
爲籌計比議無不以帝王許之海內付之事就功
畢欲邀名於漢代委身之道可以爲忠乎世皆曰
曹馬且東漢崩裂紛披都遷主播天下大亂操起
兵東都提獻帝於徒步困臥之中南征北伐僅三
十年始定三分之業司馬安全之代竊發肘下奪
偷權柄殘虐譎狡豈可與操比哉若使操不殺伏
后不誅孔融不囚楊彪從容於揖讓之間雖慙於
三代天下非操而誰可以得之者紂殺一比干武
王斷首燒屍而滅其國桓靈四十年間殺千百比
干毒流其社稷可以血食乎可以壇墠父天拜郊
乎假使當時無操獻帝復能正其國乎假使操不
挾獻帝以令天下英雄能與操爭乎使無操復何
人爲蒼生請命乎教盜穴墻發櫃多得金玉已復
不與同挈得不爲盜乎何況非盜也文若之死宜
然耶予由論曰荀文若之於曹公則漢高帝之
房也董昭建九錫文若不欲曹公不能平以死

死君子惜之或以爲文若先識之未究或以
君欲終節於漢氏者皆非文若之心也夫若於
曹公於東郡致其美畧以推戚群雄因以帝王之
業許之矣豈其晩節復疑而不予哉方是時中原
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
歸曹氏而將安往文若之意以爲知而取之則我
有力爭之嫌人懷不忍之志徐而俟之我則無爭
而人亦無饜要之必得而免爭奪之禍此文若之
本心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頃以致文
若之死九錫雖至而禪代之事至子方遂此則曹
公之極而非文若之過也　子西論議者謂或叶
規曹氏以傾漢祚晩節立異無救運移曰管仲相
桓公伐山戎伐陳蔡伐楚伐晉其志欲尊周爾而
桓公遂有封禪之志文若佐曹公平青徐平許洛
平河朔平漢南其志欲尊漢耳而曹公遂有九錫
之議管仲知封禪之不可許也故設詞以拒之文
若知九錫之不可長也故遜詞以却之管仲幸救
桓公從其說以全勤王之功文若不幸故曹公不
用其語以成竊國之禍究其終始幸不幸異耳用
心豈不同耶論者何得非之
氏代漢
直詩并叙曰曹公自以勳加華幣文封函谷

拔擢漢之中而用漢室於家巷更當銅之灾董
忠臣耘除羣盡殺盡之間北面朝者拱而觀變達
魏何擇焉彼見宗廟社稷之無與也執太阿而用
頴以司一世之命左右無不得意引後宮於鈇鉞
如刈蒲茅夫婦婢使得罪家人猶爲謝過而覩此
面受命之君自以爲未知死所嗚呼厲怜王其誰
曰遜言雖然已恭遜腹毒而色取仁任不以易漢
姓者何也漢之末造雖得罪於社稷骨鯁之臣而
猶不得於民故相與愛其名耳余聞曰道揆以上
惠不足而明有餘不在社稷而數有功衆盛殆其
不繼我感之作曹公詩一章南征北伐報功頻劉
氏親爲魏國賓畢竟以丕成霸業豈能於漢作純
臣兩都秋色皆喬木二祖恩波在細民駕御英雄
雖有術力扶宗社可無人

管寧

東坡曰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名
猶爲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爲謀殺程昱郭嘉
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
所論建輙中操意況肯爲用然然不免栢溫謂孟
嘉曰人不可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
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爲高人勝士
也數罪幼安懷實避世汎閣海表其視操文

于真翠罄斗筲而已終身不死亦不得而稱焉
謂賢於丈若大舉遠矣　予由嘗幼安畫贊并引
曰三自荆州還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遒
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
一人焉曰管幼安幼安少而遭亂浮居遼東三
十七年而歸安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沒
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
審於處已云耳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尚
其立志行義賢於秦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應世
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輔曹公方其
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
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以憂子布忠亮
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
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絶平原華子魚以德
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
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
臧否聞於世晩入蜀依劉璋先主將至成都文休
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
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者終
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贊曰幼
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東海一歎

宮閑不求通白帽布裙歸寧而風四時蒸嘗儀
必躬八十有四舉此而[illegible]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
以命之天之逸民

華歆邴原管寧三友

唐子西曰邴原管寧皆歷德之上而歆爲之首則
歆之爲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
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豈
盛德之士哉操始無雄猜之人各盡其理方是之
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之詞程昱郭嘉之流
爲不少足以辨此何至使歆爲之歆果賢耶操決
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爲賢者陳
壽作原傳寧少與華歆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
作寧傳又稱寧與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
操尚乎朋友固不貴至宦友之操尚不同則非
所以爲友矣此又之所未解

臧洪爲張超死

少游論曰臧洪以袁紹不救張超絶不與通至於
敗死以愚觀之洪實游俠之靡也豈臣子之義哉
何則夫欲生而惡死天下之眞情也然古之君子
或損軀命棄親族不爲苟得者非不欲生以其所
欲有甚於生而已使其所欲未有甚於生所惡未
有甚於死則君子豈有矯世絶俗辨其所由

者耶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之常也傳曰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君子之變也不得已而爲之者也世衰道微士大夫講學不明於是始亂於輕重趨舍之際徒知保身之爲易殺身之爲難而不知重死之與苟生其失一也齊有崔氏之難其臣死者十有餘人晏子獨以爲君臣爲社稷死爲社稷亡者若爲已死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以晏子之言論之洪爲張超而死者果何爲也夫曹操呂布皆漢之姦臣然方是時操挾天子其勢爲順布背朝廷其勢爲逆使超去逆就順紹弗爲救猶或可責紹叛操而歸布安能責其不救乎夫張超袁紹之於洪雖交有故新遇有薄厚然受其委屬則皆主也使舊主爲新主所殺洪絕之而致死猶或可異紹殺超已曾氏也得與紹爲仇乎由是言之洪爲張超而二有果何謂也孔融嘗爲管亥所困太史慈爲突圍求救於先主先主從之遂解都昌之急蓋是亦以尚名節甚矣天下之士惟以然諾不終爲媿亂不解爲恥臧志有在生死以之故事成則爲太史慈不成則爲臧洪以臣子之義責之皆罪也豈惕子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荊軻爲刺客之靡耶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若歟一者可謂傷勇矣亦可悲夫

蔣幹說周瑜

東坡曰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間隔別遙聞芳烈故來叙闊幷觀雅規而云說客無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視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幹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爲人殺者也以予考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邪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四

文帝

文帝受禪 [illegible] 子西

賈詡諫伐吳蜀 子由

司徒華歆等與諸葛亮書令稱藩 子西

賜羣臣沒入生口 子西

于禁 溫公

徐幹 曾子固

明帝 一

有司奏魏得地統以建丑為正 子西

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權對以天文則魏為正 子西

張掖出石時人以為魏晉之符 子西

司馬懿陳羣曹真並以大將軍開府 子西

明帝作考課之法七十二條 溫公

夏侯玄何晏 東坡

司馬仲達 何去非

陳留王

鄧艾 何去非

通論

魏八君

文帝受禪

柳子厚論曹丕言舜禹之事曰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受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况在野者乎堯知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昬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安在哉或曰耄矣曰匱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

人者多而自忘也既益之自繫猶是也

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盡矣丕之父操禍以立强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爲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則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孫仲謀强弱蓋不同其忘不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爲天下使如漢不能救桀禹爲禹之禁不使如周之不能救也堯舜然而世從探其情而究之故曰大舜之壽者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年丁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哉曰是舜禹施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舜禹之堯有義已死矣於幼而存者究不能使之感也不若是不能與人一下

一西論孫盛非蘇則發服曰魏氏受禪庶事以搞素舉哀誠爲輕脫然盛謂貳志兹又過矣于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臬音使人聞而惡之

賈詡諫伐吳蜀

子由曰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爲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强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川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勝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服四方貪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符堅擁百萬之衆以吳會之未服欲一擧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符堅之必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不能成大功故符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

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陸華歆等與諸葛亮書令稱藩
子西曰魏之羣臣可謂不學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如漢之蕭望之者當不爲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邪來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爲叛臣宣帝從之蓋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粵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加誅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禮非獨祝以譎遜蓋將爲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illegible]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雖稱藩猶當待以弗臣況未服而强之邪前此加權封爵而爲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爲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賜羣臣沒入生口
子西論孫盛非華歆出嫁沒入生口曰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其論議類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名爲偏宥哉使盛爲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盛不爲過也

渥公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復歸文帝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徐幹
曾子固中論序曰恐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大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云云
有司奏魏得地統以建丑爲正
子西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爲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爲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爲正其說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爲正

矣至夏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
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爲可用非謂建寅之正
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爲正然猶不廢
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爲夏以建寅爲正周
以建子爲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
之曰商以建丑爲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
以建寅爲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
周以建子爲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隕
霜殺菽二月大水商人以建丑爲正於經既無所
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爲正者取二十四氣
之首也以建寅爲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爲
正其取義安在哉足以知其不然

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爲正權對以天文則魏爲正
子西曰權推魏爲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
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
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位王者惡之
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
道豈易言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强弱常
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宮然以載記考之流星入紫
宮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符堅敗熒惑守帝座
而呂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
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

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言
亦太詳矣爲天者不亦難哉

依揆出石時人以爲魏晉之符
子西曰河圖洛書之說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
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借乎時無伏犧神禹
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爲魏晉之符彼魏晉何
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爲猶
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司馬懿陳羣曹休曹眞並以大將軍開府
子西曰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
征置幕府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
懿等並爲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邪公室之卑
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鬪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
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爲第一今
長文亦爲此餘無足道矣

明帝作考課之法七十二條
遲公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
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
殽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眞僞相冒要之本在
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
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
考課之法適足以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

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
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
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
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
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
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
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
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
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狀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
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
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
貴而不能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
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
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
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
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
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
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
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
屬官之上三公居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
陟在下之人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
史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

為京房劉邵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
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制法也寬其責成也
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
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
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
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
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
奔趨其末故也
夏侯玄何晏
東萊曰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
肉刑論辭旨深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樂毅之伐
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蓋不過甚
矣玄好老莊清談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
然李豐書稱玄亦不免李豐之厭晏目玄以
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
皆安在乎輩兒妄作名字自相割裂皆如此可
以發千載之一笑
司馬仲達
何去非曰昔之君臣相與相遇天下授受讓之日君
未嘗不欲具臣之才臣未嘗不敬其君之賢臣以
才矣而其君常事於甚忌君既明矣而臣一嘗
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

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附一也
其固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
雖然君固有所不足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
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獨先主之
與諸葛孔明符堅之與王猛是也至於曹公之與
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
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
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
收而治之夫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爲己容曹公
之欲危固疑其不爲己用此其相與於始者固已
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
邈之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
所以爲人牽以成夫取魏之資也人之挾數任
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蓋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爲
書籌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是始萌諸心而仲
達啓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則文若沮之以
忤其情已而文若出於百營而不能救其誌仲達
卒爲之腹心而遂去其愧方曹公之艱苦天下求
集大業也將帥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
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
以爲能而求使之迫公之亡始制其兵出當蜀
忍若神無譽不矜雖曹公有所不迫焉

已撫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其君之待公之節
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略自將其身者可知
而竊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
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
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
死以爲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於此舉也亮之僑
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乘其
弊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怒仲達表求決戰魏君
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
君徒示武於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
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決者
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
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
機乃悻然輕用其衆爲忿憤之師安足爲仲達也
昔之朱伺號爲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
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寧
其所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
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
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達也
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
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者曹
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

不求適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旣往之迹故其
所以蹤與矯者適足以爲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
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令當斬青以不
敢專誅於外因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
以爲臣與師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
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受詔挾兵睥睨人皆
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也而以狀聞卓因
遂其先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者非出於他也
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係迹而求蹤
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爲縱寇也鄧艾之伐蜀
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俘劉禪
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略以爲閫外之任當制威
賞乃大專拜假至欲讓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馬
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
艾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蓋
以皇甫嵩嘗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踏後悔遂
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爲召禍也
是皆不求適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旣往之迹
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爲將也急
於智名而銳於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
艾嘗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
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趦趄閣姜維以權挾之

恐於奔命維能拒扞而終非堅敵也艾爲主帥不
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
趨江油以襲劉禪蓋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
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絕士皆攀緣崖木
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氈自裹輪運
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
瞻之師而劉禪自迫所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
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爲以肉餧虎矣艾一
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以其身
爲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
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
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
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奇道之兵將以掩覆於
其外必有以應驗於其內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
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
爲鄉道故也使其無應驗之者則愬亦何能乘虛
而徼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
沈勇有大略觀其爲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
保勝爲策未嘗苟競於一戰務以居軍無爲赫赫
滅之效卒至制敵於股掌之上安邊定遠皆出其
畫而獨收其成勳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
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

操術之致然也

魏人君

溫公曰漢室不綱羣雄糜擾乘釁播遷莫之依者
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荊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
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
賢豪掃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野
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蕩然伏
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漢室也惜其
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
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繕外禦不墜前功而明帝於
彌留之際爲嘉厓嘉草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
驕縱黨友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
悲夫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四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五

先主　後主

攻劉璋　子西　袁樞　小字上

荊州　子西　少藏游　子瞻

孫權稱尊孔明不與絕　子西

龐統中流矢卒　子由

張溫敗　子由

漢業　劉禹錫　[illegible]

後主即位詠　[illegible]

陳壽謂[illegible]記無[illegible]　子西

法正[illegible]　子西

攻劉璋

子西論先主圖益州大會於涪曰涪之役陋何足論哉至於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亦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況於兵乎欲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則凱歌而以喪禮居之

東坡嚴顏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賢談笑[illegible]几[illegible]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illegible]淚[illegible]頭將千古為病悸子由[illegible]古[illegible]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illegible]大[illegible]已說嚴顏平生吾不記獨[illegible]破[illegible]被執不辱古亦有吾愛喜折張飛豪軍中生死[illegible]怪臾勝使氣果共何所頭[illegible]死了無怒我豈畏死如兒昔匹夫受戮或不避所丞壯氣吞黃河臨危閑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其人

荊州論羽

子西論魯肅以荊州借備曰漢時荊州之地爲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荊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琮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羽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荊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有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然以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躡足之幾而周瑜以爲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少游論魯肅以荊州借備勸吳以荊州之地借先主因以取蜀吳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蓋略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吳王雖不欲借荊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之策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侯之心袁紹呂布皆爲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荊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荊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從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悅項羽雖從之入也而高祖遂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illegible]之心已系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荊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舉大事必以人爲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在公安吳爲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呂布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爲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沿江而下非吳雄略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荊州之事拒之則爲仇殺之則招禍因而借之則可以合從并力而抗曹公肅之爲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司論嘗欲從先主置吳盛爲築宮多其美女玩好[illegible]如何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常見其髀內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與之坐則同席豈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於吳者耶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則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蜀亦孫之所以保吳者矣

少游論使關羽爭荊州并與吳連和[illegible]

也。先主聞之。與吳連和。分荊州。吳亦引亞吳勢非
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若公
安。若進據襄陽。而羽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參軍實
還。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
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也
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荊州。亦不能
辨此。信天命有在哉。

子由論先主爲關羽伐吳曰。事固有當作而不可
作者矣。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
蜀先主之於關羽。名雖君臣。義則父子也。先主入
蜀。而羽攻曹仁於荊州。吳乘其敝。羽以敗死。先主
欲爲羽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吳蜀之於魏。國小而
兵弱。本以漢季君臣之分。締交相親。以魏爲敵。則
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專羽之怨。
則爲失所先後矣。先主之在白帝也。吳之君臣懼
而已和。若以讎魏之重。說而從之。義無不可者。先
主念羽之深。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奮不慮
害。兵敗而繼之死。忘兩國之大計。而徇一夫之適
怨。則未爲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在。必能止
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以此
爲失計矣。

稱尊孔明不與之絕

子西曰。或曰。孔明之不絕吳權。耶正耶。曰正也。
權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爲有王者作。
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
之罪。王者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教。吳則吳
之僭號。疑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龐統中流矢卒

子西曰。龐德公以孔明爲臥龍。以士元爲鳳雛。則
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
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
不惜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羽
卒。明年黃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
馬良卒。基業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
奪之者。明年後主踐祚。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
七年雲卒。又五年孔明卒。而勳舊於是乎盡。正卒
時四十五。超四十七。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
傳稱少與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
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陵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
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孔明言張溫敗

子西曰。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
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
謂不以其道矣。尚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劉禹錫蜀先主廟詩曰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司馬溫公蜀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將據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爲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不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爲虜宜矣

後主即位改元

子西曰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爲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矣以吾觀之似不爲過古者人君雖亡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亦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爲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旣名之爲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爲桓公元年自紀元已來有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爲嫌而曰不可。故曰不爲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陳壽謂蜀不置史注記無官

子西曰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爲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時尋者通知天人而卜興廢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誼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爲太史令以論著爲己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爲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法正報德與怨

子西論於此非諸葛亮不罪法正太橫曰秦昭王以范睢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求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

朕之所望於將軍也復無疑哉國初郭進爲山西巡檢民訴進略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耶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王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哉孫盛所見者小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五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六

先主下

諸葛亮

諸葛亮

先鼓征谷五丈原詩曰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百萬五丈原勢原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之文士報如水蕭蕭如馬嘶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此三輔間終焉巻少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信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舊青拜祭空邪古清渡落悲笳

殷潛之題籌筆驛詩曰江東借劉據荊下奪孤婺霸略並匡漢雄圖欲佐誰奏書對後主使翊出全師重襄錄路遠意反正旗欲將苞在截必使舉無遺沈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圖敏宮分畫前筋此探玄出於伐英示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製運去事欲斷命屈天方窮人亡國自隨難雜指舊壯開創極物基得秋曾過地客探作教資若歸新辟數難復顧哀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杜牧之和曰三分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主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乞坤在毫勝負知艱難同志創得失計豪犛

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小集助林
概庄時看徙容問罪師褒中秋缺角噴曲曉妝溪
伏義懸無敵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誰復應能
丈子夜星纔落爲乇馬便移鄰亭世自換白日暈
長乘何處所耕岩猶題診痺詩　王荊公詩曰漢
日一今西南中原一星芒祥盜何昏黑聯翩各飛揚
武後六七此時龍臥猶滋蕪梓蹲梁父吟看與衆爭
先進又得所徒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
文強暐暐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
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爲悲傷豎子
能走強梁

東坡八陣磧詩曰平沙何茫茫彷彿見石蕤蕤[illegible]
寒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
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
自從漢道衰[illegible]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
結驅民市無煙戰野江流血萬人賭一擲殺盡如
淡雲不爲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
掃群陸崎惟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
月去如督六師紛未整一旦英雄折雖餘八陣圖
可詭變峽　東坡論八陣勢曰諸葛亮造八陣圖
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
征蜀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illegible]

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四蕝蕝正
圜不見凸凹處如日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
可辨
老泉論諸葛亮與魏角戰曰知有所甚愛知有所
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
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
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
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
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
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
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
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
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
全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
權也者以一而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
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
敵也漢高祖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
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illegible]
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百
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下足卹之地彼蓋所以孤一
氏也秦之憂在六國也蜀最僻最先取楚最彊
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illegible]

氏爲其亡宜也
子西論亮建興五年出屯漢中曰是歲二未親士
大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踰
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是歲
四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荊益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
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
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寧有變耶而遽有
此舉何哉　又論出祁山馬謖敗亮還漢中曰漢
全盛時日月所照標目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漸
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投之吳割渭以北
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
郡望風響應而蜀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
亮方是之時國家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歸
還之使岐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二
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四郡
之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
流離轉徙逆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以響應
之意哉此雖邊郡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然
此吾所以爲之惜也　又論亮爲後主寫申韓
子六韜曰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
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

大要以制累爲先後主寬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
略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
權奇計管子貴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
繩墨切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
以對病爲妙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値亦復何補哉
東坡跋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
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
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　又論
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
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
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
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
明雖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
東據許兗南收荊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
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
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
而強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
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
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說先主
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
月抵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曩時

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下之諺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illegible]而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使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嚮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爲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何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卻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強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之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蠊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illegible]也

少游論曰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illegible]五霸不及其臣愚竊以爲不然[illegible]

[illegible]堂之上置杯焉則勝負明也翻板而傳鳴鳩[illegible]累矣昔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奇才亦霸者之臣爾何則亮常王之輔肯爲蜀先主委身耶王道以爲使亮而無禮樂其有與乎尤非也愚以爲亮雖無死當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爲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若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猶不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差尚不足以取魏而况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爲小器樂毅爲弱燕合五國之從喪萬乘之齊然驕而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聞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其爲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術則彼有不留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當留則可以與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illegible]

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將
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羽之死
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強諫及兵敗乃嘆曰法孝直
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東必不危也所謂虎兕
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
之不足以取天下而與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
一言道合遂能覇有荊益成鼎峙之勢及受寄托
孤義盡於主國無閒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爲
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
壽以謂管蕭之亞盖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畧
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七縱七擒之
獲曰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
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所作八陣
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畧不言一
知矣嗚呼豈壽挾亮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一
也

何去非論曰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州而
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
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
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蓋晚
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
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
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
與復劉氏之大業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
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
亂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
於覊窮困蹶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荊收益而
自爲資孔明豈以中州爲不足起而以區區荊益
之一隅足以有爲耶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
下之未爲吳魏者荊益而已顧備取此則無所歸
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荊州繼逐劉璋而
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略也雖然孔明之於二州也
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蜀
用劉氏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地

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爭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難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全故也故直求之者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界之以分裂不全之荊州而有孫權之窺聽其後爲之鎭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羽之勇使擧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梟羽而盡奪其荊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荊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亟而唯徘徊於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稅駕志偏之師死擧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而無成功之量有合衆之仁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爲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息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爲小大强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已深自抑弱以養息

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釁因河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爲仁義之師强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爲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於此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彊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趨他道以爲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惋孔明之出者六蓋嘗一用其奇矣聲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師奇之不可廢於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也此鋭於動衆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惡夫出奇卒以喪敗其衆者可譏爲哉雖然孔明不可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敵故也范蠡之謂句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彊於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蜀馳武侯廟碑銘曰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
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藉父兄之餘
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贊
一武侯卽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
尺嘗躬耕壠畝好爲梁甫吟先主旣用自北徂南
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
之地爲己封梁益之人爲己畜曹操不敢以兵禮
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閭妄動彼相之力焉屬未吉
創業未半中道而殂遺詔邦家之事大囑于公敎
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爲臣行令如君其名近
嫌也位爲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
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詰此雖大小有異託
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興流言苟非誠信
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
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
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岐山而不
賀志在呑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
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覩矣故得三關不封二
邦喪氣大勳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旺庶蒸祭
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顚以
[illegible]之連山峻極其嶮不爲公死而平沃土[illegible]
爲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爲公

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爲公死而貧及鄧艾揚兵於
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戶如撓羣羊劉禪
竟不免面縛軍門身爲降虜天事與人事終天事
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殷二敬
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
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略眞
命世之才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固
曰才有所詣不逢前賢向令伊呂並世而主殷周
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
會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爲天不假年志盡莫就生
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
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
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
令葬漢中定軍山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
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刊之典一山
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然疑爲神者歲大旱邦人禱
之能爲雲爲雨是靈存與沒人貴福利生死古今
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焉銘曰漢室大壞掃地
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覬者飛突
兀臥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起再爲師魚水相得
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略地氣吞全吳智兼九
縄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與王之[illegible]既但

武侯親覩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
降得乎荒墳四顙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
人生異代仰止山隅
裴度武侯祠堂碑銘曰度言讀舊史詳求往哲或
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
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
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
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
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
未從虎時稱臥龍諱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崔州
平心與元直神交泊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
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
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謂阻深
殷為強國謂為遠䟽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者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鉚有其
七我無其一由解裼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
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
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
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
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
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
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存

治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
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噫夫委棄
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
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
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遷邑
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繼大漢之祀成
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
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達生知曷以
臻於此乎 云云 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
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
干櫓照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
服豐落鋪敦渭濱遍跡畏威懷居懷仁中原旰旰
下測不克以待可勝先臻其極天奪偽禍公命不
吳潛旂其已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而
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之總
漢嘉撥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暨約亦皆然矣
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聯立咸受誦罰聞
之痛之或泣或絕世榮勿剪驕邑斯奪繇是而言
咏遠撥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問
結古栢森森遺廟沈沈不珍禋祀以迄于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
巴峽峯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謚曰天厭漢德俾絕其紐群生隳塗四海洶洶
武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吳其輕未獲心折南陽豎
臥仰時而起三顧雖晚群材雅定必也揖揚是資
異立變化消息成敗掌中龍戰玄黃再得雲雨於是
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illegible]水合
勢蟠亘萬里張為龍形亦欲首尾咸摛一不可洛
翼爭中夏飛于天衢然後長驅句吳東入海大
勳未集天奪其魂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烈不散
長為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之才
知己託國土雖狹國以勸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
強[illegible]武既從晉宣非敵而戎車薦駕不窺中原或
奇謀非長則軒何覆軍無釁矣武鄉不繼則策
室天誅有成莫矣皆試念之臨清渭大民無端
以為歸極則思處則志其思也不可以忘其忘
不可使忌嘗漢遺方作哀平無罪王莽乃欲纂
[illegible]運為命舒之以威動之以仁使人忘漢然不
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寖遠祖宗流毒在人骨
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續綸之不以本原之不
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
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氏惟活元元曹氏
料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仰虛[illegible]德以
之民得誠感動然後經武觀兵長驅義聲以

孫樵刻武侯碑陰曰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
熱泊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牧死夾於蜀欲噓
而再然之難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
不足闊抑非智者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
寧靡等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
昡安敎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叢武
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鼎抗國
將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為兵矣
史壽以為短於應變負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
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圖圍之不暇鍾鄧寧能越
巖懸兵決勝而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
矣天竄武侯其不愛劉氏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
憂蟠南陽時人不與何殺伍肩受社稷寄擅刑賞
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驥何意氣明白之卓卓也
八矣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謠遺烈廟而
[illegible]往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
[illegible]以當擅城合諸侯在下矣

李翰三名臣論諸葛比管樂白或問於翰曰昔諸
葛亮擁膝南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州平
元直以爲信然此三名臣者亦優劣乎曰夫小者
不足以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奈何況議大賢然
執律管者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
里之度察微觀著由庶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
如傑所揣則管不追樂孔明其伯仲之間曰何謂
其然也昔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
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
蔽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劍門
下卑而三分天下有歲後罰嚴修德勳業短祚中
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爲燕將才勝齊師挫衄於
二城之間狼狽於返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亡
于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識所未喻其有說
耶翰曰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
興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當先格以
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事可明
也夫若當既亂之時輔有道之主功濟諸夏澤被
生民信爲美矣然徵功當辭務人之情通矣肆奢
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
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幾
起籌畫必當事屯而業存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強

鄴畏懾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竊其軍令
跡其用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玄德嘗
稱爲謹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
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己而未審於人樂生一
戰舉齊二城未下繼之以德收之以禮含權變於
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
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
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避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
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昭
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言可謂懷
祿不弃其榮周身不遺於道此諸二子不亦優哉
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
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長短耶且夫運有通塞命
有脩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代魏問得
不以周叔爲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
則漢師不敗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
也終埋藏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
可勝道哉

孫堅　孫策　孫權

黃初二年魏策孫權爲吳王子西

保全江東何去非

權令太子登讀漢書子西

諸葛恪子西

潘濬平樊伷子西

孫亮

孫綝盜乘御馬亮從刁玄言降赦宮中以免綝子西

通論

吳氏興亡温公

三國通論

曹操劉備子西

曹操劉備孫權東坡

三國亡先後李德裕

孔融諸葛亮之文東坡

魏晉收錄孔融諸葛亮文子西

黃初二年魏策孫權爲吳王

子西曰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略以爲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也先卑者規曰尉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蓋見討伐以白衆且吳至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還關矣國有警急則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徵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既而魏責任子權不能堪卒叛之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寬目前之患而陳壽以句踐奇之句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保全江東

何去非孫堅論論孫策孫權曰孫策壯武衛略過於其父又有周瑜魯肅之儔以輔其起惜乎堅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奮於中原以競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爲鼎足之資使之不死當爲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蓋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寄其足而策乃能以數兵千餘渡江轉鬭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然以遺其父兄然審機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

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強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亦其爲雄強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爲雌弱權唯能知乎此是以內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此不逾合肥而西不過襄陽未嘗大舉輕發以來侵侮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常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爲謀審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權令太子登讀漢書

予西曰劉備敎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於如此是大可惜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 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智誠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敎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諸葛恪

予由孫仲謀論曰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危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光知用兵之害罷以輸權黏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凡武帝之所以如

稱賢君者唯用霍光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不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薦李嚴楊儀楊相琬費禕而授之政雖後主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吳遠甚吳文帝方其任屬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惟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挫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終復肆志於僚友恪既以之變顧於民因之三世絕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比國以亡夫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潘濬樊伷

予曰權克荊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臥不屈權與致之濬伏牀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濬爲權畫策自將討平之其於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爲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於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隸況其國乎樂毅賢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濬不得

在益衆御馬亮從刀元言

而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
吳王有罪當誅丞相御史典 宗正廷尉共
如法制曰朕不忍制法其與列侯二千石議之於
是丞相御史又奏臣等謹與列侯二千石議皆曰
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
于夫請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
以道揆今宛人主也而論法元有司也而論情故
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吳氏興亡

溫公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紀賊鋒
深蹂川洛汛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
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者儒宿將很損失據關
地千里眞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
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拔大敵非明而有
勇能如是乎奄有荊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
後嗣景帝皆明惠畋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復殘
虐決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曹操劉備

予氏論麗統說先主取益州云云評曰寬勝急仁
勝暴忠勝譎然操彊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
也操稗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
不如稗稗非謂寬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
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曹操劉備孫權

東坡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
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
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
是以天下之難蜂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
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
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
幸邪漢世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
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
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
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
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
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
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
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
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
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
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
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擧彼欲用其所
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
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

公孫攄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不知
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
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
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
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
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
地以視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
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
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
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
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
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
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
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衛則非將也不忍忿
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
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
狽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
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
帝為不可及也夫

三國亡先後

李德裕論曰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咗
勢有輕重積仁有厚薄察民政柄所歸則亡

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黃皓皓隸人也內不能修
侯舊典外不能制姜維黷武絕綱日壞君子不服
所以先亡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
唯守空宮亡之漸遠係於僭昭之志將移神器之
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
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
殺之柄不幸帷嬙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吳滅由是
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晲深淵震
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說魏文帝
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為亡國之言所謂柄者
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代觀三國之事可
不戒懼哉

孔融諸葛亮之文

東坡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
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
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
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話語至出
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
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錢益叔錄孔融諸葛亮之文

丁酉曰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班固
武帝踐阼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

武之餘根而亮云百亶之仇敵二人之言宜於
當時之所欲聞而並兄收錄惟恐其墜夾蕩然無
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
取於魏晉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七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八

晉宣帝　武帝

傅玄諫止持文[illegible]三日之退　溫公

[illegible]帝無[illegible]孫[illegible]　溫公

武帝以[illegible]子母[illegible]秦王柬[illegible]淮南王允

並[illegible]寸要害　[illegible]由

貴戚[illegible]一赦　東坡

裴楷[illegible]對　東坡

衛瓘[illegible]床　東坡

爲吉[illegible]娶[illegible]

[illegible]東坡　李[illegible]

[illegible]　溫公

[illegible]應[illegible]　[illegible]公

[illegible]　東坡

[illegible]　東坡

唐[illegible]　東坡

平[illegible]六一　[illegible]　子西

傅玄[illegible]止[illegible]帝三年之[illegible]

溫[illegible]曰[illegible]之喪自天子[illegible]于庶[illegible]此[illegible]禮經

百[illegible]不[illegible]者[illegible]帝[illegible]心[illegible]學[illegible]禮[illegible]父子

之恩[illegible]臣之[illegible]王[illegible]能[illegible]哀戚之情

[illegible]群臣[illegible]正[illegible]於晉[illegible]矯而

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以
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鄴邑誅叛逆皆曹公
也雖使終身奉獻帝平天下[illegible]天下不歸漢
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illegible]禍[illegible]之使天
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illegible]何以加
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illegible]於
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illegible]
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illegible]帝
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
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并其[illegible]而奪
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illegible]帝於
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簒奪之心上官桀桑
弘羊助之此其禍危於曹[illegible]霍光內[illegible]外誅
桀羊擁護昭帝說無驕君之心及昭帝[illegible]國空
無主迎立昌邑王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禍在其
手者屢矣然退避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
非無有一人異議者以仲達擬光[illegible]爲得之耶然
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illegible]而告之曰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illegible]後主汝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illegible]
蜀人知之矣使[illegible]有異志一[illegible]功式

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
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武帝無貽厥孫謀之道
温公曰何曾識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
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
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
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其家非忠臣
也
武帝以太子母弟秦王柬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
要害
子由晉武帝論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
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
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亡古之人蓋有[illegible]行已而
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
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千如朱
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爲也漢高帝始謂惠
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於太
子也遂發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樵任
均故惠帝雖殘[illegible]雖橫而拔立文帝漢室不病
也武帝既老而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
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
後事當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illegible]

世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爲亂而不淡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舍子棐遠宗子而委齊王芳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使宇肇之奉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資之望而爽只以庸才與仲達爭權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篡弒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群臣舉知之而奏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皆恐懼其奪嫡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法當致意於君子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已敗壞乃始悟其怪亡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豫聞朝政則盡心不二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戚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則又有吳楚七國之患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爲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疑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乃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鎭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寄之如此之

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擁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擁兵以救內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貴戚專殺

東坡曰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裴楷對

東坡曰晉武帝探策當如箴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說以實告裴楷爲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爲善談鄙哉君懷愍皆不終牛繼馬後豈及二乎

衛瓘撫牀

東坡曰晉惠帝爲太子衛瓘欲陳啓廢之言未敢發會燕陵雲臺瓘託醉帝前曰臣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拊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眞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耶以瓘之智不宜闇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識耳

爲惠帝娶婦

東坡曰晉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賈氏女[illegible]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爲取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於衆口則顛倒錯謬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為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賈充

東坡曰司馬景王既執王淩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淩與逵共守而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皆發成濟之事淩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曰任愷庾純以賈充邪諂欲其疎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即其子孫所寄心腹唯賈充而已充亦以少子晉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須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患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處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彊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東坡曰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始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小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

山濤

溫公論李熹言山濤等占官田曰政之大本在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熹其於刑賞兩失之使熹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熹不足褒褒之使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不正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嵇紹應命王裒辭徵

溫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晉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阮籍

東坡阮籍嘯臺詩曰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胸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爲嘯所發飲爲醉所昏誰能與之較亂世足自存又論阮籍廣武嘆曰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刊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太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事所以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爲豎子乎 又書阮籍語曰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言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蝨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爲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胸懷本趣也然吾嘗謂古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而卒以壽死無恙以此論之亦蝨之出入往來於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蝨乎吾故書之以爲將來君子一笑

張華

東坡論曰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篤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爲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唐彬

東坡答曰唐彬與王濬伐吳爲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功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余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未得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爲監軍以問文立立曰彬多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

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嘗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平吳羊祜　杜預

六一峴山亭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事爭常倚荊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子由羊祜論曰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童弒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兵甲七年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大夫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強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于女色蔽于庸子疏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

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
患者國恒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亦[illegible]
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
而晉亂此天命非人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
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兇
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
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
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
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
耳惟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
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子西論羊陸交和或以祜抗失臣節兩譏之曰親
仁善鄰者國家之寶也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
以將帥之職而修鄰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
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
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已來唯知詐力一
有為德則是非為之衍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
者是亦中奇而已矣何名為失節哉然晉陽秋以
為羊陸推僑札之好疑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
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實
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
為羊陸之美也

卷第五十八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九

惠帝

惠帝時陸機掌兵 何去非

孝懷帝 愍帝

劉曜之亂 張籍

王衍 東坡

通論

西晉入君 泗公

晉室之禍 何去非

晉祖尚浮虛 張說

惠帝時陸機掌兵

何去非陸機論曰稱境內之衆而屬人以將持疏
遠之身而將人之兵於君臣授受之際皆危機也
善任將者不以其兵輕屬於人善為將者不以其
身輕任其寄君必有以深得於臣而使之將臣必
有以深得於君而為其用故武事可舉而戰功可
收君臣皆設令於天下古之人有行之者孫武
之於吳王闔閭田穰苴之於齊景公周亞夫之於
漢文帝是也始武以兵法干吳王也王試之以婦
人武即因其所以試我者探其心而占之其意已
在乎二姬之首也二姬王之所甚愛者武固知王
宮之婦人且安王之寵豈嘗知枹鼓之約束

軍之令哉然必斬之而不釋者非有怨夫二
姬也且籍其首以探王之誠心所以信我者固
與不固也吳王果不恤二姬之死而知孫武之善
兵遂卒將之武亦知王之所以任我者固而安爲
其將故能西破强楚北威齊晉而吳以霸彊齊景
公以田穰苴之爲將軍也受鉞之始固請其寵臣
莊賈以監其軍穰苴豈眞以人微權輕而有賴於
賈哉其意固已在乎賈之戮也賈雖差期刻之約
可以情免也然卒不置其誅者非有怨於賈也姑
借其死以探齊君之誠心而占其所以任我者篤
與否也景公果賢其人而任之不疑故能大却燕
晉之師而還其所侵漢文嚴三將以備胡
躬勞其軍至於細柳之亞夫辭天子而風於
將軍之令方是之時細柳之士徒知威而
不知漢文之尊也豈亞夫於此悖君臣而爲
是不可犯哉亦以探孝文之誠心以占我者
至與未至也漢文果高其才屬於景帝可以
專任而亞夫亦以閫外之事自專故七國之反繇
削其軍遂能固拒救梁之詔而平關東之變世之
淺者徒見夫三人得徇衆立威之道曾不知其爲
將之微非特主乎徇衆立威而已也至於君臣所
以得之始固結其心不可以間離毀敗而以勸

名自全者皆出乎此故也甚矣陸生之不講乎爲
將之術也機以亡國羈旅之身委質上國於術無
所持於氣無所養徒矜才傲物犯怒於衆司馬穎
强肆不君舉犯順之師豈足爲託身之主哉機以
怨讎之身一朝身先羣士都督其軍而衆數十萬
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彼既失所任矣而
機內無術以探其所以任我之心外無權以濟
其所屬我者之事乃方擬然自擬齊梁臨戎之始
孟超以偏校干其令而辱之若遇僕虜而機不以
爲戮而舍之以是而將用是而戰雖提師百萬孰
救其敗哉故鹿苑之潰死者如積衆毀因之遂戮
其譭爲天下笑曾不知夫才不足勝其所寄智不
足其所知一投足舉踵則顚躓隨之乃歸禍於
三代之將豈不繆哉或曰機雖將世而儒者也軍
旅之事非其素所嘗者遂喪其師此王衍房琯之
徒皆以招敗也嗟乎以儒而將登乎喪師者才不
足以任將故也必曰儒果不可以將將果不可用
儒者非也才之所在無惡其儒也使儒而知將
世將有所不能窺也至若機者適足以親其禍
已何足道哉

嚾之亂

稽永嘉中行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寺戍卑

晉家天子作降虜公卿齊走如牛羊紫陌班擴
相繼家家雞犬驚上墓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
前不敢哭九州諸侯自驕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
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晉語

王衍

東坡論衍降石勒曰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
且勸僭號其女惠風爲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
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拔劍大罵而死
乃知夷甫之死非獨愧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
也

西晉人君

温公曰宣帝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西却諸葛
東擧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爲良臣夫曹爽宴安
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鋤異己乎昔之美掃
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吞吳稍
爲舊服恃其治安荒于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爲遠
圖宗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辨菽麥譬之
萬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爲他人有乎恐
生於閨闥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氐羌紛界
爭承其弊割裂中原釐醢生民積骸如丘流血成
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之禍

何去非晉論曰神器之重有以自歸而後收之
以力取而後得之自歸而後收之者三代而上是
也以力取而後得之者秦漢而下是也夫歸我而收
之與夫我取而得之固有間矣而其所以取之之
道又有甚異者焉然則享天下者亦觀夫所取之
道如何耳魏之取漢異於漢之所以取秦晉之取
魏異於魏之所以取漢魏視晉以所取漢之迹晉
蒙魏以所取漢之權是晉之取魏者魏啓之也晉
將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執魏之權魏徒
見權之去我而在晉猶昔之去漢而在魏也是以
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輸之乃自謂所當然者故晉
於得魏之迹無以異於魏之得漢而於所以取魏
之道最爲無名蓋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雖然晉
室之禍亦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昔者
秦爲無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傑
相與起而誅秦秦亡而漢得之是漢無所負於秦
也東漢自董卓之亂天下痛其倡漢之禍相與建
議歃血起而誅卓者凡以爲漢也卓既誅矣而曹
操二袁乃始連兵相噬以爭天下而求代漢曹操
先得挾漢之策以令天下終於漢不自亡而操取
之是魏猶有負於漢也漢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
取之也雖然微曹操則漢之天下不得不亡以

其有此衰之竊取之也操收天下於二袁竊取之中是漢嘗已天下矣而操救之則魏猶爲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漢異乎漢之取秦也至於晉也則不然自司馬仲達已韜藏禍姦於操之世操嘗悟之而不肯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於操之已乃稍駿浸以立其盜權之功遂收其權而私執之所謂盜權之功者蓋東定遼東而取孟達南摧王淩而內誅曹爽耳非有存其既已絕其既絕之大勳若魏之於漢也蓋其知夫魏之取漢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踐其迹而竊其某權更四世而固執之至於一旦取魏於懷袖無事之間而天下之人亦安之於無可奈何是故爲無名而有類夫王莽之盜漢也及夫晉之宗室內叛戎夷外攻至於陵夷而不可勝救者亦魏有以遺之魏已公族之恩雖號加侯王而無尺土一民之奉晉人取而代之懲其無枝葉之庇於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專國之權一立八王內相屠噬至於禍結不可勝解而戎羯乘之關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戎夷種落而錯居之以扞蜀寇至於近發肘腋不可勝救以成永嘉之禍由是觀之則凡晉室之大變皆魏有以遺之嗚呼豈亦天意者耶

晉祖尚浮虛

張說論晉風曰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爲國道德爲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擬關足可反覆孝慈胎青仁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浮虛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謂貞宗不適遠也老稱歸根曰靜復命知見邪斯故反照爾孔云窮神知化德之盛者神不可窮而窮之是神合於我化不可知而知之是化爲我用唯此二義墮莊生亦不始盡言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五十九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

元帝　明帝　成帝　哀帝

王導庾亮王敦蘇峻 淵材公變 少游

石崇廁婢 東坡

沈勁 溫公

祖逖 子由

陶侃母 舒元輿

王述 郗超 東坡

孟嘉 東坡

王羲之 曾子固

劉裕平廣固獲慕容超斬王公以下三千餘

人夷其城 溫公

王導庾亮王敦蘇峻

楊變原晉亂說曰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蕩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下至僞色於朝門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寮敗而猶紛崇莫虛誕汚蠹時風奏請黜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潔源端本之日也猶乃習虛駕僞崇尚佻薄躡諸賊跡踵其前轍以此創立朝綱基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泝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壺之奏黜浮僞崇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子由王導論曰西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欲風俗既敗夷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有容衆人安之然生於澄衍之間不能去習俗之累喜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

隗刁協剛介狷淺見信於帝專以法繩公卿而深疾王氏恣橫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辭兵犯闕幸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以元舅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導用威刑亮知峻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釁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邪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邪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於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

舉也齊景公以貪暴失民田氏以寬施得衆
晏嬰求其所以救之嬰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
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
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
可以爲國也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
世族爲患於其國若腹心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
一攻之以毒藥刼之以鍼砭病若不去命輙隨盡
非賢臣良醫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族大
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
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
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
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
必大焉先治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
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己位鄭乃少安及其
久而政成大臣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
斃之逐豐卷戮子晳鄭乃大治知導所爲知賂伯
石以全其始矣未知予忠儉斃泰侈以成其終也
以爲賢於隱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
東坡論庾亮召蘇峻曰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
侃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

利誘曰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
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
爲峻若往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
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
道步來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果由
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向導夜行
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若從二
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鼂錯削七國大類
此亞夫猶能迷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
謂錯能容忍七國待事會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
決欲發者自可獨召吳王濞入朝仍發大兵隨之
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
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
車之謀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
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爲反備既
反而後調兵食此與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
合諸侯之交此眞妄庸人也
溫公論蘇峻平王導加卞敦寵祿曰庾亮以外戚
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
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
於此旣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
政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少游論王導殺周顗曰春秋書趙盾之罪[illegible]
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
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愚始疑之又竊[illegible]史見王
導問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
誅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誅
王導嘗求於顗顗申救其功而不與言導心銜之
及敦得志問顗於導導不答顗遂見誅後見其表
乃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
之死導假手於敦實導之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
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
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
忍殺之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
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之志
也不然則其反也曷爲其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
則書重信不誣矣[illegible]而傳述其事耶
然則穿實[illegible]也舍盾惡而誅疑似書
何也[illegible]下不疑爲[illegible]心迹俱惡
者天下不疑焉[illegible]人有善之名而無[illegible]之實有惡之
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者常託身於疑似之間天
下莫得而誅之此春秋所以誅之也太史公以
秋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蓋以此矣淮南[illegible]
坐趙事死屬王以爲辟陽侯力[illegible]

輒擁殺之昔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
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
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誅志不誅事非特春秋
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
罪與趙盾同乎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
興導力爲多特其殺顗之事有似盾而已

石崇廁婢

東坡曰王敦至崇家如廁脫故著新意色不作廁
中婢曰此客必是作賊此婢乃知人而崇令執事
廁中是殆無知耶

沈勁

溫公曰沈勁可謂能爲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
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
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
之謂乎

祖逖

子由論曰敵國相圖必審於彼己將驕敵弱則利
於速戰將弱敵強則利於自守違此二者而求成
功難矣東晉渡江以江淮爲境中原雖屢有變而
南兵不出出亦無功皆夷狄自相屠滅而已石勒
之死也庾亮爲北伐之計石虎之[illegible]
鎮之役皆無成而死及苻堅之[illegible]

勝之威有席卷之意終以兵將斜潰無尺寸之得其後宋文帝自謂富彊以兵挑元魏梁武志於并吞失信於高氏陳宣乘高氏之衰攘取淮南皆繼之以敗亡何者東南地薄兵脆將非命世之雄其勢固如此也方石虎之斃中原大亂晉人皆謂北方不足復平蔡謨獨以為憂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者非上哲必由英豪度今諸人皆不辦此必將經營分表疲人以逞才不副意徒使財殫力竭終將何所至哉吾見韓盧東郭俱斃而已矣至哉此言實當時好事者之病也自江南建國惟桓溫東討慕容西征苻堅兵鋒所及敵人震動又宋武破廣固陷長安所至蕩定有帀役之風此二人者誠非常將也然桓溫終以敗衂不能成大功宋武志在禪代未能定秦浪俱而返而況其下者乎惟晉元帝初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言於帝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釁毒流中原耳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為之統主郡國豪傑必有應者沉溺之志喜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也帝以逖為豫州刺史使進屯淮陰逖兵力甚弱乃鑄造兵器招合離散稍誅鋤叛渙復進據譙然未嘗[illegible]

石勒遣兵攻逖輒就破其衆勤於兵間勤身節用禮下賢俊懷撫初附專以恩信接人不尚詐力故人爭為之用自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石勒之強不敢以兵窺其境逖州藉成皋勤使人修其墓復遣使通好且求互市逖不答其使而許其市通南北之貨多獲其利方將經略河北而帝使戴若思擁節直據其上逖快快不得志死蓋敵強將弱能知自守之為利者惟逖一人夫惟知自守之為進取而後可以言進取也哉

陶侃母

舒元輿陶母墳版文曰常母之道恩勝威威不勝而常子之性偏以驕出由此也偏氣發正正氣敗績故往往恩過驕道而闇門閭者解命舩敎磨去法用者相半古孟氏母警戒若此乃首以兼敎軻三變而至於道去千年而陶之母亦以兼敎侃侃遂至於道云云　父母敎子大論不逆義方然父之敎主於兼之言恩威不偏時偏失者或骨髓間有秦吳之繆故州吁石厚變為戎敵非父子邪且母之敎偏在慈夫以兼敎無有繆者之繆以偏敎而無繆者之繆或鮮矣云云

王述　郗超

東坡論王述謂子為癡因王坦之為桓溫長史温[illegible]

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之[illegible]
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排下曰
汝竟癡耶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坦之乃辭以
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乃[illegible]以[illegible]得罪於
溫以至終身則是述癡者以婚嫁兒避溫禍則見坦
之之癡王述年以致卑上疏乞骸骨辭世事[illegible]父
魏司空郗白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
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稱譽及其年老汲汲
自課遂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蓋天假其壽致仕
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其言悽惻乃蕭謝哉
又論郗超小人之孝曰郗超雖爲桓溫腹心以其
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死出一箱付門生曰
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相傷爲斃我死後公若
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哀悼成
疾門生依指呈之則悉與溫往返密計愔大怒曰
小子死恨晚更不復哭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
與石碏比然郗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
孝則不從溫矣東坡曰小人之孝也 又論王[illegible]
父子優劣曰郗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溫密謀之
書一箧屬其門生曰若吾父眠食大減即出此書
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子讚[illegible]而
[illegible]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豈莫加於父子之愛

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忘
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
嘉賓與桓溫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絕而明者其
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溫述怒排
坦之曰汝竟癡邪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
桓溫之禍使郗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孟嘉

東坡論孟嘉非無用曰晉士浮虛而無實用然其
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事然桓溫謂嘉人
不可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溫平生輕殷浩豈妄許
人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安不遇如孟嘉也

王羲之

曾子固右軍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
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
長曰王羲之之墨池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
水盡黑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
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
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
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道德
者邪

[illegible]裕平廣固獲慕容超斬王公以下三千餘人夷其城

溫公曰吾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美盛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通論

元帝不得正統六一

晉人君 溫公

陶潛阮籍 樂天 韓愈 魯直 子由 東坡

兩晉通論

晉風俗 子由

晉室之敗 東坡

夷狄亂晉 何去非

元帝不得正統

六一東晉論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獨不然之何哉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况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存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 兩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 西周之[illegible]則[illegible]通爲千里之方 則正統之[illegible]

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綿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統耳自惠帝之亂晉政巳亡懸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絕矣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瑯琊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惕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爭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耳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瑯琊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晉人君

溫公曰晉室旣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彌漫河洛蕭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適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襁糧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青大憨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者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羣賢旣沒使道子元顯之徒軼之敗亡不亦宜乎

陶潛阮籍

樂天訪陶公舊宅詩曰垢塵不汚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爲難先生有五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連徵竟不起斯可謂眞賢云云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宿舊彭澤懷陶元亮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江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予剛制酒無用酌杯盎欲招千載魂斯文或宜當　又書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愷悌慈祥雖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

人前不得說夢也

子由和淵明詩集序曰吾於詩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所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詩人皆莫及也云云嗟乎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仇池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仇池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與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亦未足以論古也云云

東坡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惡其不情也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眞也

韓愈論阮籍陶潛曰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邪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聲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乎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晉風俗

子由曰聖人之所以御物者三道一也禮二也刑三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禮與刑皆器也孔子生於周末內與門弟子言外與諸侯大夫言言及於道者蓋寡也非不能言謂道之不可以輕授人也蓋嘗言之矣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夫道以綜爲體而入於羣有在仁而非仁在義而非義在禮而非禮在智而非智惟其非形器也故目不可以視而見耳不可以聽而知惟君子得之於心以之御物應變無方而不失其正則所謂時中也小人不知而竊其名與物相遇輒相捍而徇欲則所謂無忌憚也故孔子不以道語人其所以語人者必以禮禮者器也而孔子必以教人非吝之也蓋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由禮以達其道小人由禮以達其器由禮以達其道則自得而不眩由禮以達其器則有守而不狂此孔子所以寡言道而言禮也若其下者視之以禮而不格然後待之以刑辟三者具而聖人之所以御物者盡矣三代已遠漢之儒者雖不聞道而能守禮故在朝廷則危言在鄉黨則危行皆不失其正至魏武始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始慕通

遠而天下賤守節相承不已而虛無放蕩之論益於朝野何晏鄧颺導其源阮籍父子張其流而王衍兄弟卒以亂天下要其終皆以清邪佞成淫欲惡禮法之繩其姦也故蔑棄禮法而以道自命天下之小人便之君臣奢縱於上男女淫泆於下風俗大壞至於中原為墟而不悟王導謝安江東之賢臣也王導無禮於成帝而不知懼謝安作樂於朞喪而不受教則廢禮蔑道之俗然矣東晉以來天下學者分為南北南方簡約得其精華北方深廣窮其枝葉至唐始以義疏通南北之異雖未聞聖人之大道而形器之說備矣上自郊廟朝廷之儀下至冠昏喪祭之法何所不取於此然以其不言道也故學者小之於是捨之而求道於冥冥而不可得也則至於禮樂度數之間字書形聲之際無不指以為道之存然反而察其所以施之於世者內則諂諛以求進外則聚斂以求售廢端良聚苟合杜忠言之門闢邪說之路而皆以詩書文飾其僞要之與衍無異嗚呼世無孔孟使楊墨塞路而莫之闢吾則罪人爾矣

晉室之敗

東坡晉論曰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佚而能勤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遜下矣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彊冠冕偲王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蓋常起於上之所慊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其間而攻其上之所難夫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鬪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者邪彼以死傷戰鬪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使其所畏之不足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者昔晉室之衰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之心高談揖遜泊然沖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飢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

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求言以
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而不救於憂患也矣
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勞事故富而不
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
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稱使匹夫小
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於君子至於後
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强食其甚
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
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
之故也哉。

乂致亂晉

何去非晉論曰天下之禍不患其有可覩之迹而
發於近而患其無可窺之形而發於遠有迹之可
覩雖甚愚怯必加所警備而發於近者其毒常淺
無形之可窺雖甚智勇亦忽於防慮而發於遠者
其毒常深昔者五胡之禍晉室其起非一朝之日
也探其甚而積之乃在於數百歲之前歷國更三
世而歷君者數十平居常日不見其有可窺之形
是以一發而莫之能禦夫非無形也蓋為禍之形
常隱於福為福之形常隱於禍人見其為今日之
禍福而已不能究其所隱而逆窺之是以終其未
皆莫觀其昭然之形以其為禍至於不可勝救也

也先王之制夷狄於要荒也甚惡其猾夏而亂
來嘗不欲驅攘而擯斥之周公制諸侯於明堂列
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與夫備物盛禮
之觀後世之君幸其衰微而悅其向服也自內徙
而親之其爭於漢之孝宣與於世祖而盛於魏
武或空其國而徙塞之黎民雜其居而為冠敵
之患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謂世主之大欲
國家之盛福矣不知其既久而大禍之所伏一
旦向然而發者非所以莫之能遏而為不幸而適
當之以其平居常日不覩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
孝宣乘武帝攘擊之威會其內爭始納
呼韓邪之朝元帝時請罷邊備顧侯應之策以為
自孝武攘之幕北奪其陰山匈奴失所蔽隱每過
陰山未嘗不哭其喪之也今罷備塞則示之大利
元帝雖報謝焉自是胡人亦浸而南顧漢亦甚悅
其來而不之卻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徙南
廷以安納之稍內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諸部因遂
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雲中定襄雁門之七郡
而河西之地判為虜區加徙叛羌錯置三輔魏武
復大徙武都之氐以實關中禦蜀寇而匈奴五
部皆居汾晉而近在肘腋矣於晉之興大率中原
半為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

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illegible]
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蕃其君長飲食[illegible]
華美而其桀驁貪悍樂闘喜亂之志態則亦無以
而變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國者幾二百年所謂
發於遲而爲毒深者也雖然彼之内徙而驅役也
亦迫於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嘗不懷上而思逞固
甚怨夫中國羈物而賤侮之也是以劉猛發憤而
反於晉事雖不濟而劉氏諸部未嘗一日而忘之
也自魏而上其間非無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漸
爲子孫後世之慮然皆安其内附或樂用其太唯
恐其不能鳩合而收役之雖有夫爲禍之形皆不
爲之深思遠慮就其所伏而消厭之由晉而下自
武帝之平一吳會優撫天下固無藉乎夷狄之助
哉苟於此時有能探其所伏之禍而逆制其因其
懷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導其往爲之假建名號而
厚資之使各以其種族而還之舊土彼特樂引輕
去而唯恐其後也然後嚴斥障塞使有華夷内外
之限後雖有警則無至乎發於肘腋之間而被不
可勝言之禍矣雖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爲子孫
計之慮則不能決於有爲以救其未發之深
自平一吳會方以修飾形於天下其能

及於此哉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復切于
皆恬不爲省方抱虎而熟寐嗟乎爲天下者
恃其爲平日之福而忽所隱之禍也哉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一

前趙　劉淵聰　公

後趙　石勒虎　公

前燕　慕容

後燕　慕容垂

前秦

苻堅苻洪王猛

歲長驅伊洛有并吞[illegible]之志勒舉鞭一麾[illegible]
[illegible]然就縛遂兼其國[illegible]氏咸服其才不
有過人者能如是乎[illegible]之資濟貪狡之志
敗屠其孫而剝奪其族[illegible]刀以陵人暴物窮
奢極欲不可盈厭自以[illegible]地陷則抱子弄
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illegible]相攻尸浮漳滏
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慕容廆儁暐恪評

溫公論曰慕容氏世為君長保據海隅及廆始大
屬晉室版蕩諸夏之民皆[illegible]而歸之廆撫循勞
徠收其髦俊[illegible]命以佐大[illegible]務農

[illegible]亂秣馬厲兵以窺鄰國之釁故能剪將刈猶大
啓土宇既承其遺烈慨大前功於是吞斷遼行守
文倖高麗蔑夫餘吞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冬
石氏內亂篤乘時而動驅厲精蓄銳之兵以掃離
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
段龕擒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暐之
立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
威行鄰敵及評為政妬宗室勳賢之人逐之以資
隣敵君闇臣鄙以當苻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慕容垂寶盛熙德超

溫公論曰慕容垂以美才茂勳不容於昏亂之朝

[illegible]淝之戰[illegible]　子[illegible]

苻堅禮慕容垂不殺　公

苻堅以慕容評為給事　溫公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溫公

後秦

姚弋仲襄萇興泓　溫公

劉淵聰曜

溫公論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奮有河
汾天下豪傑之衆翕然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
為臣聰承其餘業遂陷兩都擄二帝夷夏幾
殘晉無親舉以痛絶積罪未生家為潛戮[illegible]以

[illegible]成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與[illegible]
[illegible]爭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拔甲西河則
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傑也然始與劉氏約降則
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仁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
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壓之捷
以國全寇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
亦不幸而天亡也

勒虎

温公論曰石勒以胡羯戎隸崛起阜櫪之間連百
萬之衆横行天下斷喪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
西逐劉琨南舉兗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
自歸於秦秦王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棄人之
約亦足以小償其愧矣而垂之去燕燕人如失其
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韓范故數年之間掉馬
簞從容而牧故業自然之勢也寔以不克負荷開
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故適逃棄
年之間覆國殆盡子弟親戚翦為仇讎進退失據
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於仇人
之懷終踞其喉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有
非智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夭照以二婦
人之故遂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
伯之任德南夏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illegible]

[illegible]下能救盡喪其用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
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
收者不亡矣超以齊役之故輕犯強敵又不能善
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苻堅苻洪王猛

温公論曰石氏之強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
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
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健為不能然猶西取關中
并姚襄卻桓溫遂為強國堅以雄才英略加之慈
惠忠信舉王猛於布衣任之以政動舊不能離親
戚不敢妬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
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
五胡之盛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
晉先為之除官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
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
囚降虜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讎徧於四方
馬塞於郊卽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
者皆以堅寵信羌與鮮卑而代晉彼皆求睹其速
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
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又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
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
所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使堅治國

無失其道則垂衰皆秦之能生也爲能爲此哉
之所以亡由驕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
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
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
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淮淝之戰

何去非曰甚哉堅舉而以智克戰以順合而以奇
勝堅之爲是役也貿於義順則犯考於奇智則誠
悖於其所興者三玩於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敗
亡而不救也所謂悖於其興者三者不[illegible]鎮人再
舉之退敗而求濟其欲於天命未改之晉一也忘
其夷虜之醜類竊據正統而干犯天命二也溺於
鮮卑中我以詐而忘其爲社稷之讎三也三者悖
矣而又玩於所以用者二焉勢去不分而趨一道
首尾相失無他奇變一也驕其盛強足以必勝棄
其大軍易敵輕進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吳王劫
七國百萬之師而卒不用田祿伯之計乃專力於
梁以至於敗者爲與權之分也祿山舉范陽數十
萬之衆而翺不用何千年之畫乃併兵徐行卒以
不濟者惜與勢之分也雖假息及虜敗亡隨之亦
昧於兵之至數也趙括之論兵工矣雖其父奢無
以難之然獨憂其當敗趙軍者以其言於易也王

邑恥不生縛其敵而徒邀其歸卒以大敗者以兵
用於易也深其權之分則不以其兵屬人無與人
以兵是自驕也惜其勢之合則不以其兵假人
無假人以兵是能弛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時
而恃必敗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戰而戰必爲
蓋衆而恐殆者與寡而強而易敵者與勢所出
衆强之名而昧寡弱之實者其勝當可覆而取也
夫東南之所恃以爲固而拒衡於中原者以有長
淮大江千里之衆也然而吳亡於前而陳滅於後
者彼之動者義與戰所出者皆與奇謀之取矣
也二十萬取而所出之道六精之勝陳也互卄萬
取而所出之道也唯其所出之道多則微之所發
於敵者是其千里之江淮因與我共之矣今堅之
所率者百萬之衆而前後千里其爲前鋒者三十
五萬而專向壽陽堅嘗自恃其衆之盛謂投鞭於
江足斷其流乃自項城棄其大軍而以輕騎八千
赴之是以晉人乘其未集而急擊之及其既敗而
後至之兵皆死於蹂踐惡在其爲百萬之衆也使
堅之師離爲十道偕發並至分壓其境輕騎遊趨
營其要害特自爲敵士自爲戰雖主客之勢殊攻
守之形異晉誠善距而御我之二三則晉所用以
之勝者蓋亦六七雖未足以亡晉而亦以[illegible]

嗟夫堅之於叛胡也固所謂鐵中之錚錚者矣
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難辨也蓋兵有衆
寡勢有分合以寡而遇衆其勢宜合以衆而遇寡
其勢宜分黥布反攻楚楚爲三軍以禦之而又自
戰於其地布大破其一軍而二軍皆散吳漢之討
公孫述以兵二萬自將而逼成都授其裨將劉尚
萬人使別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將攻之漢
尚俱敗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在其妙者雖少
猶將分之以兵必出於奇而奇常在於分故也項
羽之二十八騎取而分之爲四會之爲三是也至
於兵大勢重而致潰敗者未嘗不在乎不分之過
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
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
俱至此言其陣之分也以陣而必分則凡兵之大
勢者可知也蓋兵大勢重分之則所趣者廣足以
出奇而人自爲戰不分則所應者獨難以合變而
身率其敵將以其身並敵而士不自爲戰求其無
敗不可得也嗟乎人常樂乎大衆之衆苟唯不知
其所用而用之雖至死而不悟者豈特爲符堅也
哉 又論淮淝之戰慕容垂叛曰荊揚踰雍天下
之一喝而有長淮大江之阻其俗輕易剽悍專上
亂自周之微爲吳越楚之僭强常以其代

天下然其爲形勢非圖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爭
故後世豪傑多乘中州之擾趣而據之自其爲孫
氏之吳已而爲晉宋齊梁陳之代興雖不能撫
二州之境然皆以帝號自娛抗衡北方而不爲下
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國失政雖以重師臨之鮮有
得志故魏武乘舉荊之勢以數十萬之衆困於烏
林魏文繼之六舉獨臨江歎息而返符堅以秦雍
百萬之强而臨淮淝一戰而潰唯其後世爭昏驕
虐上下携貳而中州之主爲伐罪弔民之師則雖
淮江之阻亦無足以憑負矣然而陳叔寶猶謂周
齊之師嘗退敗於五至而不以爲虞是以晉武之
俘孫皓隋文之俘叔寶皆易於拾遺也而符堅不
懲魏人之不濟乃欲申其威於天命未改之晉此
其所以敗也雖然自古夷虜之强未有逮能并集
天下於一統者此如八沖所以重訓其子孫使必
無忘於歸覺而符融慘悟致戒於堅者亦以此也
而堅昧於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爲愧而銳於
東南之疆違忠智之言收叛虜之計一舉而大覆
其師冠雖因之遂亡其國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
自取之速也 始堅以豪壯之姿奮於夷虜徵王猛
之材以輔成其志業遂能自三秦之强平燕代
吞滅涼蜀九州七據而制其七可謂盛矣然而

晉辟徵衆材任事主無失德而堅乃咈衆圖
廷臣咸屬相與力爭而不得也獨慕容垂以失國
之讎欲以其禍中之求乘其弊而復燕祀乃力贊
其趣堅甚悅而不疑以爲獨與己合遂空國大舉
而潰於一戰返未及境而鮮卑叛羌共起而乘之
身爲俘虜遂亡其國嗚呼可不謂其非昬悖矣夫
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禍使之悅赴而不以爲疑
而昧者常安投其禍雖死而不悟漢世祖方安集
河北更始之將謝躬以兵數萬來屯於鄴忠武忌
之乃好謂之曰吾行擊青犢必破而尤來在山陽
者勢當潰走若以君之威力擊之則成擒耳躬善
其言遂以其兵去鄴而趨尤來世祖即命吳漢襲
奪其城躬敗還鄴而漢殺之孫策之渡江也廬江
太守劉勳新得袁術之衆而貳於策策深惡之時
豫章上繚宗民萬家保於江東策語勳曰上繚吾
之矣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臨之無不
克也勳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輕銳襲拔廬江而盡
降劉勳之衆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復燕祀
於既亡也夫與人爲敵乃受其甘言而從其所役
未有不墮其畫中者也法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
害傳曰成敗之機在於善察人之言堅於垂之言
惟意其所以爲利而不慮其所以爲害一失其機

於無以察人之言而遂至於喪敗人之
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堅之晚而昬悖自用雖
之尚在固將不用其言而亦無以救秦之亡矣
子由亦論曰符堅王猛君臣相得以成霸功雖齊
桓管仲不過也猛之將死也堅問以後事猛曰晉
雖僻處吳越然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
歿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讎終爲
人患宜漸除之以寧社稷言終而死堅不能用也
卒大舉伐晉敗于淝上歸未及國而慕容垂叛之
既反而姚萇叛之地分身死終斃於二人之手故
後世多猛之賢而咎堅之不明吾嘗論之堅雖有
霸者之略而懷無厭之心以天下不一爲深恥雖
滅燕定蜀并秦涼下西域而其貪未已兵革歲克
而不知懼也晉雖微弱謝安桓沖爲之將相君臣
相安民未患晉而欲以力取之稽之天道論之人
情雖內無垂萇之釁而堅之敗必不免矣然堅以
夷狄之餘而有帝王之度其滅慕容垂姚萇及二
姓之子弟錄其才能而官使之布滿中外此其舊
[illegible]然不疑者若以世俗言之則以漸除之如猛之
計得矣若以帝王之事言之則堅之意未必過也
大雅之稱文王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商士膚

少作河渚崙脲蹦嘽文王用人其本
何尤焉德職不若文王而竊慕焉觀其所以如
然何耳文武既沒周公成王之際商之遺黎猶多
呂秦閭閻之間口予復反鄙我周邦故周公定商
改封微子于宋而遷其頑民于洛邑保釐東郊作
多士而撫寧之所以慮其變者至矣至君陳畢命
皆迭居成周而董帥之故康王之命畢公曰周公
毖商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
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然猶曰邪之
安危惟茲商士由是觀之文王之用商人孟存其
隨忠臣義士堅貞壹意勢虎在其腹心而貪得無厭
顧其後豈能於憂垂成哉使堅信猛之策南於言
好戰與保境與民休息雖有垂髮苗人安焉之
文王雖來可觀然亦非王猛之所及矣

符堅禮慕容垂不殺

溫公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
戎吳得伍員而克彊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羽魏得
許攸而破袁紹敵國之材臣來爲已用進取之良
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
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而歸秦未有異
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爲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
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人

之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猛
何汲汲於殺垂至乃爲市井鬻賣之行有如嫉其
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爲哉

符堅以慕容評爲給事

溫公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爲人除害
故也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
以喪其國國亡不死逃遁見擒秦王堅不以爲誅
首又從而寵秩之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
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
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由不
得其道故也

赦行唐公洛叛不誅

溫公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
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
爲逆行險徼倖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
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
之能無亡乎

姚弋仲襄長樂論

溫公曰姚弋仲以羌酋帥立於二石之朝以純
直勇略著稱而得其眷知豈非忠信之致然非
氣質適兼資文武有孫武之風適爲晉來

見殺亦其命也甚藉父兄之烈値符氏之衰鳴鼓
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
之其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關中凉夏諸豪
靡不幸服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俊以治國訓
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之世骨肉内離寇
亂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即亦興貽謀之
未遠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三

宋武帝

武帝之志 子由 何去非

謝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 子西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黄直

文帝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仲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温公

詔豫章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温公

劉凝之 東坡

明帝

明帝殺王彧 東坡

順帝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

通論

宋代晉 張詡

宋之人君 温公

宋武帝之志

由口東漢之衰曹公始踐伯者之迹挾天子以
定其志本欲盡掃羣雄而後取漢耶既滅二

袁呂布劉表遂欲取江東而不克既破馬超
欲并舉巴蜀而不果再屈於吳蜀而公亦老矣於
是董昭進九錫之議懵然聽之而桓文之業至此
盡矣然方是時公在河朔而漢都許昌雖使主盟
諸夏而不廢舊君上可以爲周文王下亦不失爲
桓文公不能忍而甘心王莽九錫之事此荀文若
之所以爲恨也至司馬仲達父子其勢蓋與公異
矣擁兵天子之側固已下順既殺王淩害諸葛誕
非人臣矣又降劉禪服曹氏之所不能服非貪其
土地而利其人民也志亦在九錫耳雖欲復爲桓
文尚可得乎宋武既誅桓氏收遺晉而封植之又
克譙縱執慕容超逐盧循擒姚泓立四大功天下
莫能抗然其志不在桓文而志在九錫亦已卑矣
方帝之克長安也中原震恐元魏雖姚氏之婚姻
而不敢救羌氏雖關中之唇齒而不敢爭此其智
力有餘足以有爲之時也若能因其兵勢據秦隴
之形勝引吳越之饒富以經略中夏成曹公河朔
之勢則五伯之功可冀顧所以用之何如耳然其
兵未入秦而使傅亮南走處業發九錫之議劉穆
之死南方無復可託雖已入秦而無留秦之意卒
里之地付一孺子而去赫連勃勃乘之兵
半狼狽而反僅乃得脫以帝之明非不

將之不足以保秦而志有所在不暇它慮矣
以目前之利而棄百世之功有曹公削平之業而
循從司馬父子攘竊之陋此君子之所追恨也孔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
仁能守之不莊以莅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未盡善也古之爲國必
具此四者而後能成大功如武帝之用兵無敵於
天下可以言知矣至其棄秦而歸以求九錫之淫
名尚可以爲仁乎惟其仁知不具故其功業止於
是也故予曰志有所在而不暇它慮焉
何去非論曰天下之事有至而無窮而吾有以應
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因其機況乎爭天下之利
起兩軍之交不得其機以決之則事亦隨去矣蓋
機之爲說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
會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髮先機而起於機
爲妄動後機而發於機爲失應古之智者於機未
嘗妄起而亦未嘗失應是以御天下之爭於一已
而植不移制天下之變於無窮而智不詘夫機有
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數至者待之
百年而無可乘之機則吾未嘗遲之而求於先幾
居之一日而機數至則吾未嘗厭之而急於必應
嗚呼人有至此然後可與濟天下之大業

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栖迨其返國苦身焦思拊
循其民求有以報於吳也蓋七年而民求奮於吳
其臣逢同大夫種范蠡之徒止之以爲未稱其可
乘之機以發之也於是乎斂形匿跡以伺其隙者
凡十八年一旦吳王空國北從黃池之會遂一舉
而敗吳再舉而亡之西晉自永嘉之亂羣胡四起
而分中原元帝竄身南渡牧區區之江左以續宗
祀而羣胡自相搏噬與驟滅百年之久至於苻
堅并吞略盡乃空國大舉而圖江南遂及淝水百
萬之敗及未及國而慕容已燕之翟並起而乘之
垂收陝東而沖亂關右苻丕坐困鄴城求我糧援
旣而垂以幽冀之民饑死殆盡其黨潰叛退保中
山堅沖相持其勢俱憊於斯時也可謂千載一至
之機也晉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餘因淝水克捷
之勢選師擇將而命二軍一軍北收鄴城以舉
代一軍西趨咸陽而定關隴據舊都之固復七廟
之墜鎮撫士民以殄餘虜則武帝之業一朝可復
而大恥刷矣晉人撫機而不知發乃方出師渭
以慰其求旣而尺土不獲而師以喪敗此謝安以
氣怯而失機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
靈寶於舊楚定劉毅於荊豫滅南燕於三齊克
公甯蜀殄盧循於交廣西執姚泓而滅後秦

舉無遺策而天下憚服矣北方之寇獨關東之拓
跋隴坻之赫連耳方其入關魏人雖強不敢南指
西顧以議其後而秦民大悅以謂百年懷辱去於
一朝相與涕泣而留之以其爲漢室之裔乃以長
安十陵咸陽宮室以動其情使武帝因三秦倦附
之民治兵蒐騎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濟下巴蜀之
粟舉荊豫之師發青齊之甲以與趙魏從事於中
原則天下之勢不勞而遂一矣然其帝不暇煖舉
千里之秦舊之乳稱之兒引兵遠還無復顧慮大
還秦民之望蓋一舉定而赫連躡踵以收關中如
拾構於懷闇此宋武帝志舉而失機也察夫宋武
之世非以秦雍爲富積而趙魏爲足憚也然其丕
去而不顧者蓋以其艱難百戰凡所以造宋之基
業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盧循乘虛
而下幾失建鄴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議其後而爲
盧循之舉也此所以輕關中而不顧也又其起
於漁樵匹夫之微身經百戰以經略江左者凡三
十年今之西歸者徒欲成取晉之資而其志慮之
所在亦曰代晉而已未暇爲王業萬世慮也使司
馬氏卒不復見中州之定而羣胡遂爲不討之
者由再失夫天下之大機也嗚呼集大事者要
果而貴機宋武兼之矣

靈運惠連玄暉

樂天讀靈運詩曰吾聞達士道窮通順冥數適乃
朝廷來窮即江湖去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
志鬱不用須有所洩洩處爲山水詩逸韻諧奇趣
大必籠大海細不遺草樹豈惟翫景物亦欲攄心
素往郎事中未能忘興諭因知康樂作不獨在
章句

子西書三謝詩後曰江左諸謝詩見文選者六
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采今取靈運惠連
玄暉詩各四十兩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
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
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謝靈運陶淵明庾義城

魯直論其詩曰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
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
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
耳

謝晦徐羨之傅亮

子由曰晉獻公殺其世子申生而立奚齊國人不
順其大夫里克殺奚齊卓子而納惠公春秋書以
弒君書之矣惠公旣入而殺里克以弒君之罪罪
之春秋書曰晉殺其大夫里克稱人以殺殺有罪
也稱國以殺殺無罪也里克弒君而以殺無罪書何
春秋之微意也奚齊卓子之立以淫破義雖已爲
君而晉人不君也旣已爲君則君臣之名正故里
克爲弒君而國人之所不君則勢必不免里克因
國人之所欲廢而廢之因國人之所欲立而立之
則里克之罪與宋華督齊崔杼異矣雖使上有明
天子下有賢方伯里克之罪猶可議也惠公以弒
得立而歸罪於克以自說於諸侯其義有不可矣
然惠公殺克而背內外之賂國人惡之敵人怨之
兵敗於秦身死而子滅至其謀臣呂甥郤稱冀芮
皆以兵死蓋背理而傷義非獨人之所不與而天
亦不與也宋武帝之亡也託國於徐羨之傅亮謝
晦少帝失德三人謀廢之而其弟義眞亦以輕
動不任社稷乃先廢義眞而後廢帝兄弟皆不得
其死乃迎立文帝旣立三人疑懼羨之亮內秉朝
政晦出鎭上流爲自安之計自謂廢狂亂以寧社
稷不以賊遺君父無負於國矣然文帝藩國舊人
王華孔寧子王曇首皆陵上好進之人也聞羨之
亮據其還路每以弒逆之禍激怒文帝文帝遂疾
意誅之三人旣死君臣自謂不世之功也是時寧
子已死華與曇首皆受不次封賞文帝在位三十
年其治爲江左稱首然元嘉三年始誅三人

子勿生既壯而為商臣之亂華寧子之子孫
間於世而疊首之子僧綽以才能任事亦并死於
劭嗚呼天之報人不遠如此不然晉惠公宋文帝
禍發若合符契何哉謝晦將之荊州自疑不免以
問蔡廓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
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
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耳蕃夫蔡廓之言
不學春秋而意與之合太史公作言為國者不可
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守經
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
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其意皆以善為之
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宋之君臣
識略通春秋則文帝必無惠公之禍而徐傅謝三
人必不受里克之誅悲夫

文帝誅劉湛等彭城王義康遜位出鎮豫章

涑水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
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
湛權侔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
乎

孝武帝三妃四時祀二帝於青溪故宅用家人禮

胡公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
干國之典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
禮甚矣衛成公欲祀相寧武子猶非之而況降其
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

劉凝之

東坡曰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屐即與之此人後得
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為鄰人認所著
屐麟士笑曰是卿屐耶即予之鄰人後得所失屐
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
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凝之也

明帝殺王彧

東坡曰宋明帝詔答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
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
草亦碎於踐踏晉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
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
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
帝竟殺景文哀哉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槪不謂
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
客棋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
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取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
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
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
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

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景文不言
王儉自比謝安
少游曰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
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汚世而矯流俗
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
謝安蓋自況也以愚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
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
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
爲主婿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
亦猶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
者也安之仕晉始爲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
出縉紳願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
幾有二心至於暈改袁宏之文以寢九錫之命可
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
其爲親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
稽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
梁王曾國之事使臣匪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大勢
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
大節如此愚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談論經
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謂一
時之美一日之長吞汚世而合流俗者也君子何
取焉安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雖受朝命

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
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多
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
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
日而語哉宋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
屈身後劫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因義
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
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矣

宋代晉

張謂曰昔在王者不道帝辛失德天命將改人心
已去聖哲繼世曆數歸爲商湯所以華夏周武所
以伐殷也至於太甲初放成王未長國步猶梗時
尚屯虞忠賢處之名節存焉伊尹所以反王周公
所以復嗣也元興之際義熙之間晉主中庸幸無
桀紂之罪劉公人略雖有伊周之勳當其驅駕英
雄芟夷僭僞兩援蠻楚北破強燕電掃秦雍風清
巴蜀三方來我有四海爲已任誠能秉汾陽之志
息淮陰之機章華何劉同爲翊戴指撝徐傅共致
雍熙則元皇建業之都至今享殷周之祚劉后豫
章之地至今爲齊晉之國而近希曹馬遠棄威文
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人葉傳其世嗣以
口不以壽終漢氏寬仁晉緒成大族劉公八宗以

抑與遺種天之報施具明徵乎則知握元符升入寶得義得之者難純智力得之者易亡傳成如宋齊與足稱者況敗如莽卓直足道哉後之人運膺陵夷業崇經濟尉冀故地殷鑒在茲

宋之人君

溫公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兇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擒譙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趣盧循殄殲[illegible]師西上[illegible]毅[illegible]北驅姚泓面縛[illegible]掃[illegible]洛修奉[illegible]震驚[illegible]表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區未一蹟於天位安業奉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貳未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及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何從之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四

齊高帝

金土同價 李皓 東坡

武帝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溫公

海陵王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朏求出致酒遺弟瀹書曰飲此勿豫人事 溫公

通論

高帝明帝東昏侯 溫公

梁武帝

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弃師發以宏為名因免官 溫公

湛僧智圍魏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慶和以城降僧智以城遜夔 溫公

武帝好佛 李德裕

賀琛啓陳四事武帝怒而詰責 溫公

昭明太子葬其貴嬪求吉地被厭禱之譖 溫公

通論

武帝元帝 溫公

陳文帝

帝疾篤謂孔奐等欲傳位弟安成王頊

諫止之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預廢伯[illegible]
入纂是爲宣帝 溫公

後主

荒淫 劉禹錫 東坡

通論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 溫公

隳國興亡 曾子固

金土同價

袁皓齊處士言曰齊祖受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乃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揆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十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諠懽快喜相聲曰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ㄨ王矣而告卿處士處士聞而恠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爲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六地之封在於民全而國殷土有林木民得而取土有鹹滷民得而煮土有禾黍民得盈庾金玉在山衆庶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瘥漢壞既廣百姓餘矣土地之利百姓莫得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何以田殁無上而及乎泉生則稅盡而郡縣邑剋而吏嚙吾視宋人之貧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往

東坡曰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與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爲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不可使貴如金也

武帝疾王融謀以子良易嗣君

溫公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王融乘危徼倖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清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

明帝謀繼大統侍中謝朏求出致酒遺弟瀹書曰飲此勿豫人事

溫公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

臣如此可謂忠乎

高帝明帝東昏侯

溫公南齊論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全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臨川王宏洛口之敗并竊發以宏為名以免官

溫公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遷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湛僧智圍魏夏侯夔引兵助之魏元慶和以城降僧智以城遜夔

溫公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人之賢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武帝好佛

李德裕曰世人疑梁武建佛剎三百餘所而國破家亡殘禍甚酷以為釋氏之力不能拯其顛危余以為不然也釋氏有六波羅密檀波羅密是其一也又曰難捨能捨大者頭目支體其次國城妻子所謂難捨也余嘗深求此理本戒其不貪[illegible]微不有其寶必不換人所寶與老氏之無欲知足司城之不貪為寶其義一也庸失謂之什福斯為妄矣而梁武所建佛剎未嘗自損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斂愚俗竭經國之費破生人之產勞役不上杼軸其空閭位傷方不堪其弊以徼身福不其悖哉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賀琛啓陳四事武帝怒而詰責

溫公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脞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碎是以明主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詰貪暴之主名問勞費之條目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箴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昭明太子葬其貴嬪求吉地被厭禱之譖

溫公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武帝之慈愛一涉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嗣求吉得凶不可湔[illegible]

不戒哉是以能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武帝元帝

溫公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擧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已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爲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思勝於感紀綱不立信任除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沒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爲荊棘其智未足稱也無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獨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鎭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閒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間身爲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帝疾篤詰孔奐等欲傳位弟安成王頊奐等諫止之及太子伯宗立三年頊廢伯宗而入篡是爲宣帝

溫公曰夫臣之事君宜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孔奐在陳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當如竇嬰面辨袁盎廷爭防微杜漸以絕覬覦之心以爲誠邪則當請明下詔書宣告中外使世祖有宋宣之美高宗無楚靈之惡不亦善乎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如晉之荀息趙之肥義奈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焉及其既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託以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荒淫

劉禹錫臺城詩曰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東坡論陳隋好樂而亡曰吹笛彈琵琶五弦及歌舞二技自文襄已來好之河清已後尤甚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能自度曲親執樂器玩好無倦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侍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行幸道路或時馬上作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餘見隋煬帝門

武帝文帝宣帝後主

溫公曰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業衆伺隙以詐力取國然率羸弊之衆當強齊秉勝之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

足爲良主孝宣値齊之衰而啓之逮周之興而覆
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
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不能保其社稷況後主荒
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眢井不亦宜乎

陳國興亡

曾子固陳書序曰陳之爲陳蓋偷爲一切之計非
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
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
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忌患縱欲則其終之
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
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
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爲世戒
而況於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
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
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
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槩
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四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五

明元帝　太武帝

太武兇殘　王叡

崔浩　少游

孝文帝

穆泰與陸叡安樂侯隆等謀作亂伏誅　温公

韓顯宗等諫取士當擇賢才不宜專取門望

温公

文帝至肆州慰勞所過跛眇者赦軍士爲盜
者三人　温公

孝明帝

李崇北征上表乞改鎮立州高平鎮民叛帝
謂崇表之由　温公

通論

魏之人君　温公

魏去夷即華　六一

北齊

歷代人君　温公

文皇帝

伊婁謙聘齊其參軍高遵舜命周高祖克齊
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請赦遵帝乃止謙
待遵如初　温公

高祖平齊後務儉約露寢 温公
通論
後周人君 温公
七代通論
宋齊梁陳周北齊後魏 東坡
宋齊梁陳 李白
宋齊 李德裕
太武兇殘
王穀後魏行日力微皇帝諱天嗣太武兇殘人所
畏一朝鮎鯉飛上天子孫盡作河魚餌
崔浩
少游曰有有道之士有有才之士至明而持以晦
至智而守以愚與物並游而不離其域者有道之
士也以明濟明以智資智穎然獨出不與衆爲耦
者有才之士也夫有道之與有才相去遠矣不可
不知也史稱崔浩自比張良且謂稽古過之以愚
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子房之於
漢荀攸賈詡之於魏浩之於元魏運籌制勝算無
遺策實各一時之謀臣也高祖以子房與韓信蕭
何爲三傑用之以取天下韓信王楚數十城蕭何
封侯第一而子房獨願封留而已及太子監國中
乃行少傳事晏然處於叔孫通之下了無於代

不平之意故司馬以爲無智名勇功可謂有道之
士也荀賈雖不足以與於此然佽謀謨帷幄時人
子弟莫知其言辭亦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皆以令
終故陳壽以爲良平之亞雖有才之士亦頗闇君
子之道者也浩則不然其設心措意惟恐功之不
著名之不顯而已李順之死浩既有力而奏五寅
元曆章尤夸誕妄誣古人所撰圖書至鏡石道傍
以彰直筆明哲之所爲固如此乎正孟子所謂小
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盆成
括之流也以此論之浩曾不及荀賈明矣何敢望
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
奉身而退者道家之流也觀天人察時變以輔人
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
邳受書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耳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之流也浩精於術數之學
其言熒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兒出後宮幾
與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爲矯誣之言則
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然高帝
用子房之謀棄咸陽還定三秦滅項羽於垓下太
武用浩亦取赫連昌破蠕蠕平沮渠牧犍於涼州
惠帝得不廢本子房之謀而太武爲國副主亦自
浩發之其迹蓋相似也嗚呼蓋欲爲子房而不知

所以爲子房者歟

穆泰與陸叡安樂侯隆等謀作亂伏誅

温公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寛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使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則刑政之失無此爲大焉

韓顯宗等諫取士當擇賢才不宜專取門望

温公曰選擧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也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辨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

文帝至肆州慰勞所過跛眇者赦軍士爲盜者三人

温公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猶邇在境如在廷擧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内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彼廢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内今獨施於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夫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李崇北征上表乞改鎭立州高平鎭民叛帝謂崇表之由

温公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也上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如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

魏之人君

温公曰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擧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爲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擧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荊豫權赫連開關中梟馮跋吞遼隴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遍於大漠悉爲其有子孫博帝者百有餘年五胡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賤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威聲文采蔚然可觀矣但武儒弱不克負荷寵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沖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民愁怨盜賊蠭起日滋月

益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暌離以招外盜才曰
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伊洛台主沈
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
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進適
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
三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情以失其威
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徒
不能救況庸君乎

魏去夷即華

六一後魏論曰魏之興也自成帝以至於聖武凡
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宣又十一世至于昭成而建
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
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
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
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
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
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
者質諸聖人而可以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
國僵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
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越之僭
之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一
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六

遂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下
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
之魏亦起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
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
其業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
當魏之時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
又由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
其中不足者弱有餘者强其最强者符堅之時自
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
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强者曰魏自江而北
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
者纔優於符堅而已就使魏與世遠不可倫格之
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
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
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魏代人君

溫公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
爲魏孝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慝而能惓惓盡恭以
事靜帝沒身不忘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雋材而
無重德惇慢無禮終隕身於奴隸文宣淫酗殘暴
甚於桀紂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隣敵終其
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武明達惧悍實有齊之

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亡後
主繼之昏任尤甚誅戮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
已為幸矣
伊婁謙聘齊其參軍高遵學命周高祖克齊執遵付
謙任其報復謙請赦遵帝乃止謙待遵如初
溫公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
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
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
以報德為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
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義也
高祖平齊後務儉約露寢
溫公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
祖勝而愈儉
後周人君
溫公後周論曰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散
嚴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令
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
為與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
受制強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惡熟為
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illegible]槁可謂知柔知剛智
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illegible]但
六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illegible]下史

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
亦不能及也惜其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謫自絕于
天結怨于民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宋齊梁陳周北齊後魏
東坡七代論曰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
天下之勢天下之勢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
之士常因其隙而入於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
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
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
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
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為一蓋其間百有餘年之中
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
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
其百年之間南無間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
蓋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嘗有
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
周齊取之後魏此五變者兵交而不解內亂而無
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隣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蓋
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
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
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合之勢
一洗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

以六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以
孫之死關中未安帝不及援兵不及息而介走以
防江南之亂留孫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勇則
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
事足以見矣曹操亦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
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蓋其志將以
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
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
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
之粟而內圖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
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
之足以滯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
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
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
宋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
之者宋武之罪也

宋齊梁陳

李白金陵歎曰石頭巉巖如虎據凌波欲過滄江
去鍾山龍盤走勢來秀色橫分歷陽樹四十餘帝
三百秋功名事跡隨東流白馬小兒誰家子泰清
一歲來關囚金陵昔時何壯哉席捲英豪天下來
冠蓋散為煙霧盡金輿玉座成寒灰扣劍悲吟空
咄嗟梁陳之國亂如麻天子龍沈景陽井誰歌玉
樹後庭花此地傷心不能道月下離離長春草送
爾長江萬里心他年來訪商山皓

宋齊

李德裕宋齊論曰宋齊以降繼體承祧者君德蔑
微王道凌替纘緒之初始華大運除宥解網以悅
衆心仁義之風薄骨肉之情廢前史論之詳矣然
政未得中改之可也如弓之高下者抑舉琴瑟之
不調者更張此亦天之道也豈獨人事哉唯用其
罪人不可甚矣天下之惡一也古人言一心可以
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豈有不忠於前朝而
能忠於後王者也毀泉臺春秋之所譏先儒之所
惡宋齊之君有一於此必以為美政泉臺見妖尚
不可毀況無妖者乎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
人之懷叔子望碑墮淚彼人臣也而見思若此舜
時珍攻改莫匪舊臣皆伯益贊禹稱大舜之德曹
參導惠帝守蕭何之法魏文帝初受漢禪羣臣皆
揚縲紲唯衛臻獨稱漢美文帝曰天下之珍當與
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於此可謂有百心矣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六

隋高祖

高祖與后重誓無異生子以絕分爭又使五子分據大鎮晚年父子兄弟迭猜忌皆不以壽終 温公

楊素 何去非

煬帝

荒淫 樂天 東坡

嚴峻法令 陳子昂

通論

文帝煬帝 温公

高祖與后重誓無異生子以絕分爭又使五子分據大鎮晚年父子兄弟迭猜忌皆不以壽終

温公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人主誠能慎此四者亂何自生乎隋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借諗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楊素

何去非曰戰必勝攻必取者將之良能也良將之所挾亦曰智勇而已能智而無勇則遇勇而挫有勇而無智則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維以戰必勝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illegible]

素之於隋可謂一代之名將矣而賀若弼謂其特猛將耳非所謂謀將也甚哉弼之過於自負而輕於議人也隋自平陳之後素已為統帥矣其克敵斬虜功策為多既俘陳主而江湖海岱羣盜蜂起大者數萬小者數千而素專閫外之權韓戰萬里窮越嶺海無向不滅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稱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鉞專征其所摧陷者不可勝計遂空虜庭而清內難然素之兵未嘗小衂隋功臣無與肩者其為烈亦至矣而弼猶不以謀將處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許之以謀蓋所謂徒勇而無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則凡所以決機取勝者其誰之謀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謂名將首稱韓擒虎賀若弼史萬歲與素耳擒弼自平陳之後不獲立尺寸之效獨史萬歲從素征討以驍勇稱而弼乃以大將自處而自是三人者皆不能盡其材亦見其不知量而務以其私言動世主也素之馭戎嚴整而喜誅每戰必求士之過失者斬之以令常至百輩而先以數百人赴敵陷陣不能而還卻者悉斬之復[illegible]以數百人期必陷陣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無[illegible]此弼所以得目之為猛也嗟乎素非有[illegible]

也以爲士之必死者乃所以決生必生者乃所以決死故也唐之善於兵者無若李靖其爲書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將十卒而殺其三者威振於敵國殺其一者令行於三軍靖豈以卒爲不足愛哉以爲殺一而百奮則奮者可期於勝也縱一而百惰則惰者可期於敗也奮而克敵與夫惰而爲敵所克則是殺者乃所以生之愛者乃所以害之也善爲將者能明乎此則無惡乎兵者忍也雖然在我之術有足以致勝者足以爲勝之工也法曰兵無選鋒曰北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其啓行者選鋒之謂也越王句踐之伐吳其爲士者數萬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謂君子者其選鋒也素之所使以陷陣者其選鋒之謂歟然至有不克而還不免於誅者豈其非選之特精而養之素厚之士也又常觀唐太宗之將未嘗先以其身親搏戰也必以驍騎勁旅而經營於其傍或瞰臨於其高常若無意於戰者兵旣交其鬪皆力而未決也卒然率之而奮士皆殊死突貫其敵之陣而出其背凡所擊者無不摧敗猶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鈞而力偶方相持而未決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則夫受助者蔑不勝矣此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者也使素之所用以爲鋒者皆精其選而又量敵之堅脆以遣之使其必足以蹈敵無至乎不克而還又加之誅而常出於唐太宗之奇則如澌者亦何待而妄議矣

荒淫

白樂天隋堤柳詩曰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影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遊應將此柳繫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歡樂殊未極豈知明年正朔歸武德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墻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東坡論隋好樂而亡曰隋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人製豔曲詞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創萬歲樂藏鉤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塼續命鬪雞子鬪百草泛龍舟還舊

曲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不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文彈曲多則能造曲因語明達云陳氏褊隘曹妙達猶自封王況我天下大同乎宋武帝既受禪詔廷未備音樂殷仲文以為言帝曰口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解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觀二主之言與臣之理豈不明哉

嚴峻法令

陳子昂諫政書曰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務理之私臣聞長老云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襲窮毒黷武厭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騷然矣遂使楊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乘人釁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哮闞之勢傾宇宙矣然猶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靡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荊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擾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

煬帝

溫公論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盡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微幸得之然明敏約儉勤於政治選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於返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鞨林邑高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材之主以守之十世之內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意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盡竭民財而猶巡遊不息以樂淫憂恐聞直言專自蒙蔽喪亡之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皇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六

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七

唐高祖

起義兵 東坡 孫之翰 范祖禹
高祖推李密為盟主以驕其志 范祖禹
世民誅佞人高德儒 范祖禹
高祖辭九錫殊禮 范祖禹
錄用隋子孫 范祖禹
高祖闢言路賞孫伏伽之諫 范祖禹
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范祖禹
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責德彝不忠於唐
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用之 范祖禹
晉州人自言見白衣老人稱老君為唐祖詔
於其地立廟 范祖禹
蕭銑降斬于都市 范祖禹
定官職令 范祖禹
復置十二軍 孫之翰
從裴矩言許突厥昏 范祖禹
賞裴矩力爭 司馬温公
太子建成 孫之翰 范祖禹 温公
殺劉文靜恩裴寂 孫之翰 張唐英
殺劉世讓 孫之翰
竇建德 張唐英
高君雅 張唐英
蘇世長 張唐英
傅弈 張唐英

起義兵

東坡論曰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三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有瞞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獨不能少緩義師哉曰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人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計矣秦王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明甚新舊史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謂下流之歸也欒

孫之翰論求助突厥曰義師之起本救世亂若威德漸盛則四夷欽附矣故周武興師致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衆助牧野之戰漢高平定天下亦有北貊燕人梟騎之助今唐師方起當以德義為勝何可聽劉文靜一時之謀遠求助於突厥斯自小也財帛金寶皆民力所致當舉義之始許之夷狄可乎不啻賂之又自失信後突厥恃其微功連歲入寇蓋由茲失策也

范祖禹論太宗脅父叛求助突厥曰四大欲白之

於璧資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以爲大事
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所負已以起亡
高祖既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
厥倚以爲助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
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尤不可不愼擧也是
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之亂蓋高
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
從而突厥將爲後患二者權以濟事也臣竊以爲
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
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爲歟此而
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
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高祖推李密爲盟主以驕其志

范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譏之當是時李
密方圖洛陽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密進則前有太
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
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
侮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悍於密而驕之以行
詐哉且擧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
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illegible]與裴寂
之徒怯懦之計得已而不已者也

民詐使人高德儒

范祖禹曰昔武王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
式商容之閭戮飛廉惡來於海隅[illegible]降兵如[illegible]
不及何哉使民知德意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敵海
內莫不革心易慮以聽上之所爲去商之汙俗被
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草之從風也太宗始起兵
而戮一使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
而不爲使[illegible]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使於隋而戮
於唐爲使者果何利哉

高祖[illegible]大位以禮

范祖禹曰自魏晉之君欺孤兒寡婦以奪天位考其
實無異於篡況王莽而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
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惟唐高祖知
其出於詐謀者所爲故警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
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公爲之文曰受禪於
隋是亦未免襲末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
一代之王而優於魏晉遠矣

周隋子孫 [illegible]

范祖禹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
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武王[illegible]
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誅其罪人之身而存其
人下之公義也況其父兄宗族今[illegible]

臣篡奪隋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以非
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君以此始必以
此終信矣唐高祖始卽位而錄隋之子孫由漢以
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高祖闢言路賞孫伏伽之諫

范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以氣血周流無所壅底而後能存爲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壅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開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饑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范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猶姓者或以國或以族或以地或以官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爾後無稽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以蕃戚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强合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帝責德彝不忠於隋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用之

范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旣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感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晉州人自言見白衣老人稱老君爲唐祖詔於其地立廟

范祖禹曰商祖契周祖后稷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出於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蔚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卑天祖悖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僑爲皇祖叔父何以異哉

銑降斬于都市

范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也難之世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荊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非之篡竊也唐御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足矣而

欽以百姓之故不忍困守而降完府庫舉國以
歸之唐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
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平四方僭僞之國係累其
主致之闕下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窮天下
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來
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

定官職令

范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
名官太尉掌武蓋秙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
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也自漢以來
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
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書省是
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是政出於
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
備盡於此如綱之在網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
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
也

置十二軍

孫之翰曰國之用武固常事不可一日而懈也中
國之廣外夷之衆雖太平之世黠惡者畏威服德
而不敢動其心常幸國之有事起而爲患爾則武
備可一日懈乎況大亂初定人心未寧便欲爲
安逸之態而偃武事及突厥入寇但謀遷都以
經世之略何其淺也賴秦王堅議不行謬策今復
置十二軍以教諸府之兵中國之威自茲盛矣

從裴矩言許突厥昏

范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爲故常結
昏戎狄不以爲恥以爲畏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
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爲謀之邪則是以女爲
間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
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
之强弱者猶許其昏則强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
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
諸夷酋長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夫匹士庶
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者
變華爲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
爲難其臣亦不以爲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
與夷狄無異也

賞裴矩力爭

溫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
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
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
表動則景隨矣

建成

孫之論論立建成爲太子曰王者立太子必嫡子
者使天下之亾有自以止爭奪之患也行之乎世
固爲常法若夫大公之世子不賢尚求聖人以傳
大位况長子不賢次子聖乎安得局於常法也唐
有天下本秦王之謀秦王功德之大海內屬望其
勢可終爲人臣乎建成自以舉義以來無一事可稱
道徒以年長使居聖子上至愚者知其不可也雖
秦王以常禮爲讓明不虛其位待天命之歸况受
命之初天下未定何汲汲於立太子也善哉寧王
憲讓太子之言曰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
此甚世不易之論也

范祖禹論王珪魏徵勸建成擊劉黑闥爲自安計
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
太子而勉之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
以輔導東宮爲職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
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
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凡建成旣爲太子則國其
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
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
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况庸人乎 又論建成
募十兵欲圖秦王并使楊文幹反爲相應曰建成

以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
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
義斷之乃外惑於羣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至
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溫公論秦王射殺建成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
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
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太王之明
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
而生矣旣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
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旣而爲羣下所迫遂至
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
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
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范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
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
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
天下弟雖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
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竊以爲不然昔者象
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
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
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
誠以親愛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

言於國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也
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已
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
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
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
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
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
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
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
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悖悖
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
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
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殺劉文靜恩裴寂

孫之翰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
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
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
高祖任情親寂而疏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
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譖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性
闇與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彌
厚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皆
人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張唐英曰自古佐命之臣皆懷忠於舊君始
仁人尚恥之若裴寂劉文靜之流致不在劉白
二子皆首為謀主唱難起義及高祖登極御業
賞賜無極恩寵至厚爵位至重雖有踰恣之迹當
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歲不寧居適既以不
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妄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殺戮
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
澤不私萬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
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
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盜隋之宮人
密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脅寂故高祖恨之不
然何寂之功業智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
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愛而恨
文靜形之於言故悍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
性有如是哉

殺劉世讓

孫之翰曰兵之用間為神妙者以其術之不可窺
也高祖歷戰伐多矣用兵之事不可謂不曉劉世
讓素有忠義之名既以知邊機使備突厥方制其
要害功效甚明突厥使人入朝言世讓有異謀殊
不思世讓既荷任用已有功效何故與突厥通謀
況突厥入寇本以馬邑為便今得其地守之是扼

其入冦之路世藉經畫如是戎人反言與己同謀其情固易察顯高祖不察而殺世讓何昏暗之甚也

竇建德

張唐英曰建德陷黎陽虜皇妹同安公主及淮安王神通大將軍李世勣世勣乃逃歸國或勸誅世勣之父建德曰世勣本唐臣逃還本朝忠臣也其父何罪又舍公主神通於別館以客禮而厚之生令歸國建德之於神通世勣可謂有恩矣於唐可謂有禮矣及兵敗俘歸斬於長安世勣等無一言以救建德之死於建德負少恩哉或曰建德抗拒王師外爲世充之援若赦而不誅何以懲天下之爲曰誅之宜也然當此之時羣盜搶攘蜂結蟻聚凡得君良之士率皆屠滅無有存者建德乃厚禮公主神通又不誅世勣之父乃姦雄之中仁人也世勣若念其父嘗報於建德而身作首領誠出一言救之設使朝廷不從亦足以報彼不誅父之恩全於忠孝豈非仁人之心哉朝廷既不原情而定罪世勣等又不能出力以一援其後劉黑闥之徒以誅建德爲戒建衛復叛擁衆不降八月之中盡復建德故地兵連禍結皆復數年此由失於斬建而致爾故曰傷弓之鳥難安而黷武之衆易動用人之際可不慎乎

高君雅

張唐英曰高祖將舉義旗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覺其事欲因晉祠之會以害高祖而太宗與劉靜謀詐遣劉政會告王威高君雅之變君雅在高祖坐上大詬曰此反人欲殺我也文靜遂叱左右執而殺之嘗觀威與君雅之心乃隋之忠臣也當被執大詬之際必有至直至切之言責高祖爲隋室懿戚重臣不當墟其社稷然而史臣不載其辭者蓋爲唐而諱之故使二子忠烈之名不彰於世夫鉛刀尚能一割病虎猶能一搏使君雅稍有權力豈不能一奮而報隋哉今乃洗玉之汙而使之潔抉月之霾而使之明庸以勸後世不忘舊君者若當時旣設其美後世又不顯其節則愚恐忠烈之道由是而寢息矣

蘇世長

張唐英曰世長侍高祖宴於披香殿見其華麗乃曰此殿煬帝造乎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此是吾造卿何言之世長曰昔陛下居於武功之時宅纔庇風雨當此之時亦以爲足今初有天下[illegible]隋宮室又加雕飾其可得乎以此知世長之於[illegible]爭得諷諫之道也且有天下之君窮奢極侈、

厚于奉養園苑畏其不廣宮室畏其不壯蛾嬪[illegible]
不麗車服畏其不高不美竭生民之力務爲自奉
之計不念創業之艱難惟見守成之容易自漢而
下結怨于民敗亂繼踵率皆由此世長見高祖初
得天下而遽追秦王漢武之侈仍諫以武功舊宅
繞庭風雨此管仲所謂願君無忘射鉤臣亦不敢
忘檻車之謂也

傅弈

張唐英曰傅弈武德中嘗上書請除釋氏時蕭瑀
方崇信釋氏弈與辯詰瑀辭屈乃合掌曰地獄所
設正謂此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七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八

太宗一

帝悟弓工之言延五品以上問政事得失曰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
之務其能徧知乎 范祖禹

朝廷之制 孫之翰

諫官預聞中書門下議事 孫之翰

責臣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范祖禹

言事告訐者以讒人罪之 范祖禹

問褚遂良舜造漆器何諫者之多 范祖禹

覩隋宮苑因戒羣臣諂諛蔽聰明 范祖禹

論隋文帝不委任臣下 范祖禹

責宰相求賢才 范祖禹

責封德彝未有奇材異能可舉之對 孫之翰

有上書者請帝陽怒以試直佞之臣帝對當
以至誠接臣下 范祖禹

賞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范祖禹

幸洛陽官吏以闕儲偫有被譴者魏公諫止
之 范祖禹

指宇文士及爲佞人 范祖禹

與蕭瑀論周秦脩短曰取天下或可以逆
而守之不可以不順 范祖禹

與侍臣論創業守成之難 范祖禹
與侍臣論天下守之甚難 范祖禹
謂侍臣朕有二喜一懼 范祖禹
謂朝臣朕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言不
可與羣臣校功云云能帝善之 范祖禹
魏史 范祖禹
問過失於長孫無忌因論羣臣得失 范祖禹
欲立元吉妃楊氏為后魏公止之尋以楊所
生皇子明繼元吉 范祖禹
馬周諫帝如貞觀之初節儉 范祖禹
自為終制戒厚葬 范祖禹
貶權萬紀言銀坑之利 孫之翰
殺盧祖尚 孫之翰
謂侍臣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 范祖禹
詔有司覆奏死刑 范祖禹
封禪 范祖禹
卽位踰年改元為貞觀 孫之翰
放宮人三千 孫之翰
委太子決訟 范祖禹
廢太子承乾黜魏王泰立晉王治為太子
略附 溫公 孫之翰 溫唐英
工之言延五品以上問政事得失曰朕以

天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
范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
亡也若有餘太宗周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
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
朝廷之制
孫之翰曰太宗定天下之功固天授神武之才不
待贊論而赫赫於無窮矣其朝廷之制又如是宜
乎正觀之治也夫定官之員不務多而務擇賢則
不賢者安得用矣大臣議事使諫官御史史官並
從而入或正其失或糾其非或書其過則大臣安
敢不直議矣諸司長官正衙奏事使衆臣共聞之
屬官不得奏本司外事非至公之事人不敢言則
陰邪之事自絶矣疏賤之人言事者令門下司引
奏又置立仗馬以備急事則天下之情無不達矣
內侍皆黃衣給事宮掖則姦人無所附而事權不
假於人矣數者皆朝廷大法為人君者能遵行之
雖未能及正觀之治朝廷必尊而天下可治也何
哉官少而賢必擇之精也大臣不敢曲議必聽之
明也諸司官無邪言必制之公也言事者無壅而
人情盡達必采之詳也內侍不預事必御之嚴也
數者非太宗英睿不能盡其道人君資性至此者
鮮矣然設官少而務擇賢使諫官輩預聞大臣以

議而救其失諸司奏事明陳於庭疏駁者言出明
塗不任內侍以事必久其制而力行之雖不逮太
宗之英睿朝廷豈有不尊天下豈有不治也

諫官預聞中書門下議事

孫之翰曰太宗之任諫官具得其道夫天下之務
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
思慮之失亦不能免一失之則爲害不細必藉忠
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士論治[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乃其志
爾能密有所助則亦志佈不通行豈必欲張君過
而取高名哉當君相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
闕說或有闕失從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
不知諫者之所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況大
臣論事以諫官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敢有不公之
議茲亦制御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
臣不可預聞國議必衆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
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則剛直之臣有
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
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觀太宗任諫官可謂得
其道

[illegible]下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范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非徒使上下相從[illegible]交
其所不逮也書曰百官修輔苟取充位而[illegible]

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
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教責而使之言雖欲
不治不可得也

言事告訐者以讒人罪之

范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不惟塞讒而
又罪之可謂至明且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問褚遂良舜造漆器何諫者之多

范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
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能知也何賴於
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
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今有人康強而
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
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則疾疢何自而生
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艴然是人也
不病則已病則忽焉而死雖欲救之無及矣從諫
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
賢王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
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
事暗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
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
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
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大

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隋宮苑因戒羣臣諂諛蔽聰明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陷諛拒諫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固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論隋文帝不委任臣下

范祖禹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皐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敎皐陶明五刑敎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

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責宰相求賢才

范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責封德彝未有奇材異能可舉之對

孫之翰曰封倫眞姦人太宗眞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大臣之職為達人材固非細事天下之大中外之任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器而任之衆職擧矣蓋有人主責其舉賢已未嘗有所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蔽主之明下欲蔽天下之善此眞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三姦人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進立功業掩已之名見已之過已之名減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能固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一也姦人樹私必人附已乃引之賢者懷才安命進退以道固不肯趨附於人姦人以謂不附已而引之則不為已之恩不知恩則不為已之黨此所以不樂進

賢其情二也姦人無至公待人之心心旣不公無
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薦引而進之或有大
過爲己之累此所以不樂進賢其情三也封倫之
情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嘗乏人折之使慙懼
無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國有姦如封倫者
世世不無人主能照其情而責之則公卿悚動賢
者進矣

有上書者請帝陽怒以試直佞之臣帝對曰以至誠
御臣下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
而御四海之廣應萬機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
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
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惟衡設而
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
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眞
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
以試之哉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
澂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
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
動物乎夫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
欲不欺不可得也惟能御之以至誠則
人之而憸邪者無自入矣

張玄素諫修洛陽宮

范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太宗虛己以
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宗
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
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幸洛陽宮吏以關儲偫有被譴者闕魏公諫止之

范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
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
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
以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爲賢君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
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帝言曰朕能任
衣衣令不至此身以恭儉先民惟恐傾之嗚呼其
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克不亦賢乎

指宗文王及爲賢人

范祖禹曰穴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
佞人殆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
於何也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惟利之從故
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
國則交敵國利在戎狄則親戎狄利之所在則
之利之所在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其臣則不

行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
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匡君父
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
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古之姦者其始莫不巧
言令色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
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佞順從者也是故堯
舜畏之以比驩兜有苗而孔子以爲殆人君可不
遠之乎
與蕭瑀論周秦脩短曰取天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
不可以不順
范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矣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
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
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而不知征伐之順
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
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與侍臣論創業守成之難
范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
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故謂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然非惟
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

與侍臣論天下守之甚難
范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又曰無
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爲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
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
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
終也
謂侍臣朕有二喜一懼
范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
持盈守成矣夫惟憂於未然謹於無形故卒乎無
憂懼也
謂朝臣朕常兼將相之事張行成上書言不可與羣
臣校功爭能帝善之
范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
言之失而其臣已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聽諫
以自防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觀史
范祖禹論帝聞褚遂良欲觀史曰人君言行被於
天下炳若日月衆皆睹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
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
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
以儆其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又論帝欲觀高祖實
錄命削去浮詞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

不與焉故齊大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没
其罪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
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
太史星暦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直書
其實而已非如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
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
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問過失於長孫無忌因論羣臣得失

范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故先王
以羣臣為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下之分相使
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諂以悦之君
好直而臣不忠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
其言豈皆中於理哉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
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依人輕侮其
臣不恭孰甚焉

欲立元吉妃楊氏為后魏公止之尋以楊所生皇子
明繼元吉

范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
之妃惡莫大焉茍非用魏徵之言過而遂立以為
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惡
之為弟婦也其瀆人倫亦甚哉

[illegible]帝如貞觀之初節儉

范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武王發之人主不役於[illegible]
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寖久將外事
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
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自為終制戒厚葬

范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
於山陵是為大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是
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
益而姑為之以貫禍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太宗
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
之末不免暴露之患豈非高宗之過乎

貶權萬紀言銀坑之利

孫之翰曰觀太宗罪萬紀言利真得天子之體天
子為天下所尊非止威勢之重由仁德之高也仁
德之本莫大於愛民愛民之要莫先於節用用之
有節天下貢賦之入歲有餘矣何至殫山澤之利
以困人力乎然自三代之衰秦漢而下人君好利
者多由所為侈大而無節也用無節天下貢賦之
入不足以充其費姦人得以言利矣人君顧所用
不足必悅其言而從之好利日甚人力必窮人力
窮則危亂日至縱未至危亂天子言為令動為法
[illegible]利開於天下豈其體哉太宗斥言利之臣

惟能自節用謹制度絶權倖無過覺爾正謝一[illegible]
其事可見初出宮人三千天下固已頌其仁愛及
宮中欲修一殿則想秦皇之遊不遊其役雖不耐
執公卿請營一閣以避暑亦想漢文露臺之意
不從其請聽幸吏都敎穎修乾陽殿以事幾者
極言隋室修乾陽勞民之事喜其言出此然降其
樂公主敎有司資送倍於長公主侍中魏鄭公諫
故事言長公主倍於公主豈得以愛屈其實是
術其言遂不越著其設官之制則命學講屠翁枉
如臨定其員位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員多得才矣
而少冗食其置兵之法設內外諸路府兵止六十
萬惟其量無上三萬及有兵者上丈正征者不
給外皆散之農畝而自其籍兵於賞之專勞香原
賢昔禮典無要人杜其選外無使且無直澤矣
歲入之物有餘常矣秋淺戚羣風俗其遺置矣
前代聖王所戒並自得於天子之位矣嗚呼爲天子
皆可至是可至是而不至者由縱驕修大亂覆不
立權倖不抑所致然所爲談以驕靡以論若
制度不立則庶事無節而冗費益多議論次興則
姦人競附而私恩益廣冗費多私恩廣矣
儉德亦何能省用太宗自節其用得以經費廣
倖此所以不取山澤之利不困生民也

用自豐其爲天子而得其體者仁德於無窮也

殺盧祖尚

孫之翰曰人主操天下之勢不可一日失威令威
令一失則下起慢上之漸漸若不止則紀綱弛而
權移於下何以操天下之勢故謂人主不可一日
失威令也然威令之行不可過中過中則暴暴則
人心離矣太宗之用威令誠得其術故內外之臣
聞一令罔不肅然從之此無他以聰明之性公正
之心剛嚴之體御於內外也以此御內外天下得
不從其令乎盧祖尚丁其時衛其任乃委曲恩慮
以身爲計沮成驕慢之態宜乎抵罪矣然殺戮刑
之權若施於驕慢之罪此又過矣人臣驕慢殺之
復有甚於驕慢者何以加刑若祖尚之罪遂於遐裔
而永棄之未至失威令也

謂侍臣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

范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夫良民不被
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
措刑不亦疎矣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
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治者矣

詔有司覆奏死刑

范祖禹曰易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孚者
信發於中也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

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
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先王慎重如此故
刑清而民服者太宗之恤刑也可謂至誠而近於
古矣幾致刑措不亦宜乎

封禪

范祖禹論文武百官請封禪鄭公止之曰古者天
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
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論謬者爲
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且三
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人主不法三代而法
秦以爲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
而論佞者猶傳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取
以其事爲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
之雖亦預爲正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
明皇遂踵行之然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爲非
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
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孫之翰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管
仲說以爲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王漢武
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異
數至天下多事蓋煩費生靈干動和氣所致則舉
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也
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術
王巡守每至方岳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於
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功德濟生民而致時太平
則天必祐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
待自告其功也太宗謂以事天至誠掃地足以致
敬何必登山封數尺之土此實至論

即位踰年改元爲貞觀

孫之翰曰或明春秋書國君即位必於元年正月
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此書即位踰年至春秋
之法乎答曰尚書記天子傳位改元之法舜則曰
月正元日禹則曰正月朔旦春秋即位改元之法
本於此聖人以舜禹之法爲天下之至正也然顧
命康王之誥記成王崩康王既爲天子乃釋冕反
喪服蓋以先君不書所終之年天子之位不可一
日而虛故於柩前即位明先君傳授之意不及行
舜禹之法也但踰年稱君改元亦同其道矣以天
子不待踰年即位則諸侯可知也春秋一國之史
聖人修之遂見天下大法天下大法莫若舜禹至
正也元年初即位說者引康誥之文爲定以謂無
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存國史書即位以年
此顯明不待踰年即位元年月新君之法不
因而存舜禹之道也況魯侯即位雖稱元年

必書王正月者上以明王道之序下以見諸
工制而即位也若修天子之史可不知書元年即
位之法乎又後代事類天子繼統必待踰年稱君
勢有不便矣固當依實書之雖略變古法其曰以
即位踰年改元亦所以法尚書定位春秋改元見
新君之意也

放宮人三千

孫之翰曰古之明王嬪御之數皆於經典者可見
也漢之後宮及千數賢如魏祖者不肯出仕矣蓋
以人君當置嬪御其損有三後費甚也內寵多也
怨女衆也後費甚則困民力內寵多則競私謁怨
女衆則傷和氣人君之德所損如是賢者以為譏
諫止而不顧任也況隋煬荒昏自古無比強取良
家女置後宮皆因無其數高祖初入關放離宮之
人還親屬此得其事之一節及受禪安然有其後
宮欲不荒昏得乎高祖了乎之立矯其過討出三
千之衆使天下聳動歌詠存之盛德也

委太子決訟

范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
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問學明而德性成
一息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使之決民事
三乎乎若其才則將不學而能不才則宮臣

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廢太子承乾黜魏王泰立晉王治為太子吳王恪

司馬溫公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
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孫之翰論曰王者立太子以嫡以年以德固有常
禮若嫡與年者或庸昏或過惡固不可不擇於諸
子也擇之之法取衆望決己意則天下歸心矣太
宗英主也斷大事未嘗有疑晚年牽愛不能定一
子泰長而有過立晉王固無疑何至投牀自苦敢
決於無忌之言太子君之副社稷之本豈使一臣
立之仍命拜謝賴太子良人情有屬無忌忠不遂
其恩不如是必起爭亂之[illegible]

張唐英論吳王恪曰太子承乾得罪太宗欲立魏
王泰褚遂良諫之以為不可因召長孫無忌房喬
李勣等謂曰我三子一弟如此我心無憀因投于
牀抽佩刀欲刺無忌等爭前抱持奪其刀問上所
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斬
之既而又悔欲立吳王恪無忌切諍而止無忌等
處恪為患因房遺愛謀叛而誣殺之嗟乎太宗之
立儲副不足為後世法也且立太子者非私於己
之子也為天下國家之大本也既以承乾不執而
許之則宜察諸子之賢不肖擇其有君人之德者

立之不然則立嫡以長以絕爭奪之禍此三代之直道而行也奈何輕天下神器之重以一時之忿引刀自刺使顧命大臣奉詔於惶恐之際不暇議立嫡立賢之計此豈保家安國之道哉既立高宗而復立吳王恪卒使以猜疑而被羅織之罪皆太宗失於獨斷而致之也噫夫人之生貴為天子之子是天下之貴孰以加之也以建立之失不保性命則與夫生於不貴之族反得終天年者豈不遠哉無忌其後卒被流竄死於黔南天下以為冤然而亦疑其誣殺吳王恪之報應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九

太宗二

南平公主　張唐英
太宗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溫公
充容徐氏上疏　孫之翰
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　呂溫　范祖禹　錢尚書　范
突厥　范祖禹
康國求內附不從　范祖禹
高麗　范祖禹　孫之翰
薛延陀　溫公　范祖禹
四夷請帝為天可汗　范祖禹
李靖　呂溫　孫之翰
李勣　范祖禹　孫之翰　張唐英

南平公主

張唐英論曰南平公主下降王珪子珪以禮有婦見舅姑儀近代公主出降其禮皆廢久上欽明動循法制使公主謁見置為身榮乃與妻就席而坐使公主執笄行盥饋禮自是公主下降皆行婦禮於舅姑自珪始也噫珪可謂能行閨門禮也太宗可謂能以家道而正其女也南平可謂能行其婦道也詩曰平王之子齊侯之孫言其平王之女使其下降與侯之子齊體也所自貴從公主自以啻

王女以陰干陽不復有剛柔上下之分士大夫
而恥之故劉裕時江斆當尚主乃上表讓婚曰王
偃無仲都之質祼雪於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投
軀於深井召必以三脯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若
披請不申當刑膚翦髮投山竄海觀其言則知自
古至今夫之被凌其於天下者衆矣況習蓋恭於
盥饋之禮邪以此觀之則南平之賢可知矣後之
公主下降者宜取法焉

太宗論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司馬溫公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
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
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所履也樂者聖人所樂
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
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
之器是亦垂之巧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
施之於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違
世已久矣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
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
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
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
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
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
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內如此數十百年然
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有其末一
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
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
之詔王莽建羲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
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
陵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
臺城之辱然則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
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
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
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
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
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
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
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
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於山
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
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治亂何異睹拳石而輕
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
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宋氏上疏

行之歟曰帝王於後宮恩寵過厚非賢德者鮮不
干預時事著名於外蓋寵過厚則言易入言易入
則事可動後宮於帝王可動事則姦邪附之著名
於外又況親族藉恩矜爲氣勢內寵至此小則破
家之禍大則爲國之患比必然之勢也太宗在位
歲久於後宮不無寵嬖任以不聞何人爾惟徐充
容以恩顧稱然不干預時事復能諫爭君失則正
觀宮壼之政可知也宮政如是後代不能遵守神
龍中上官昭容等豫權於外廣樹姦黨天寶中楊
妃專勢於時務預既爲國蠹既亂數婦人及其家
皆不免誅戮矣況上世淳風既往人主之尊爲天
下所奉制度必如古帝之簡朴或不能也宮室服
用既異於上世矣雖英明之君爲外物所誘必有
侈樂之意意有侈樂於後宮豈無所嬖在人情未
爲大過也既嬖之居處服玩充其欲足矣何必容
其私謁至于國事使恣寵倚之以作勢姦人附之
以竊權氣焰既成必至患禍而後已則人君於後
宮或有嬖寵能以正觀爲法不恃不授時事亦足
以保安之也

取天下名儒爲學官

虞世南永興公贊曰英英永興華德貴行以
因以選佐命天下既定爲唐儒宗、謚云
紀古風秉精纘思假道書圖籍、代出入三
古問義和心講堯舜謂歸來帝側啓沃籌帝身
永興與鴻濛之論闢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
是宗先聖是崇於穆辟雍沈沈天子所臨或
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動容其旁
咸誦衿首髫林孫兒亦垂青衿洋洋聲教無遠不
洎日月所照皆以文字肇開古始掃蕩虎豕實我
群儒成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劉禹錫論唐興貴文曰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
使光耀乎世粹和絪縕積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
文之[illegible]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
繫于訏謨宥密依可不耽惟唐神武定天下群慝
既戢乃求以文韶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
爲大臣者魏文貞公以諍爭顯高唐以智略奮本
江陵以潤色開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
上唐之貴文至矣哉

范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
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
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
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
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
士合於京師學者衆多眩耀一時而已非古

美[illegible]之實也唐之儒學惟正觀開元爲盛其人才之
所成就者亦可睹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鄉
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儒不復三代之
制臣未知其可也
突厥 高昌
范祖禹論太宗因突厥請朝而知懼曰易曰其亡
其亡繫于苞桑書曰儆戒無虞失戒所以勸善而
進德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正
觀之治宜哉　又論突厥入寇帝悔不用魏徵褚
遂良復立高昌之言曰有國者喪師之禍小而或
以覇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得地之禍大而或以
亡楚靈王齊湣王是也是故廣地不若廣德強兵
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廣患
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
及者不以煩中國也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
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爲哉　又論用溫彥博策
突厥酋長降者皆拜官布列朝廷置四都督府六
州處其降衆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
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
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保
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混公卿大
夫列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illegible]

亂華亦甚矣至天寶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
之失歟
[illegible]求內附不從
范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故有所不爲然
以兵克者則以爲己有而郡縣置之其爲疲勞百
姓一也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鮮然其不受康
國足以爲後世法矣後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
少貶哉
高麗
范祖禹論陳大德使高麗曰臣聞高昌亡大
懼曰大德出使覘地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
教所及無思不服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覘其險阻
詭詐誘其民人以爲奇[illegible]措口歸報啓人主征伐
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相望而
爲諫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又論鄧素請
增戍兵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修文德其言豈不
美哉然弗能行之直以辯折臣下而已其始不欲
增戍而卒親征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能勝
德乎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太宗之謂矣　又
論褚遂良諫親征伐高麗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
主爲賊臣所殺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
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

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於高麗
而欲自征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
亦未失也
孫之翰曰貞觀中天下治平四夷賓服天子威德
甚盛太宗練兵師尚功名其志甚銳以此不衰息
之意臨天下可預防患難永保太平之業也但因
蓋蘇文之罪弒主害民復侵陵鄰國詔罷兵不聽
然彼有罪豈預中國之事命一二將帥出師境上
示征討擬擾之勢使畏威懷德足爲天子能事何
至決親征之計乎忠賢交諫莫非苦言李勣一議
堅不可動遂舉中國數萬之衆驅之異域輕其性
命已似忍况爲衆之奪力與遠夷爭勝又自輕
之甚雖平遼東數城破延壽大軍何足益其威德
若延壽納對盧之計危可測乎此蓋太宗英勇自
恃忽於深慮李勣順意生事遂成誤計且初議伐
遼褚遂良諫止其事太宗然之勣至追逐延陀犯
邊聖策本欲進擊由親後若諫致失事機以此激
之遂定親征之議及敗延壽之衆太宗下馬謝天
則危心可知矣詔從行軍人戰死者加勳級撫縮
地則中國士衆以命於遠夷者可知矣天子倚宗
廟社稷之重爲天下生靈之主一旦那因小忿之
事履危難輕入 威德無乃損乎且李勣進發親
延陀事謂之失策知延陀犯邊太宗
大破其衆足示中國之威不追擊之亦未
況高麗本不敢犯邊何至親征乎李勣順意生
事無以逃其罪矣房喬忍死上表懇諫伐遼賢哉
范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蓋雖小國必有
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大百萬
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
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又
論帝歸書報太子於高麗之功曰太宗之伐高麗
非獨恃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也本其少時奮於
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旣久不
能深居高拱端思所以遣志扼腕踊躍喜於用兵
如馮婦搏虎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中和
以養其氣始於勇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
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
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
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太宗於天下無事
不知用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
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自以爲功誇其
智能夸示臣下其器不亦小哉 又論帝以征高
麗不能成功悔思魏徵曰太宗旣翦頡利而滅高
昌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懾而窮武不已欲舉高

而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竟無功而還矣浙氣活未
見煬帝以勤遠亡國而觀其所爲但以爲太宗之
征高麗無異於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
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
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爲
賢也　又論二十一年高麗之役曰太宗以蓋蘇
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
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而唐師入境貪其土
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兄子弟流爲餓殍且弑君者
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焉王者之師乎伐而
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擾其閭堨害其耕稼則是
利於爲寇非禦寇也　又論使蜀造船欲大舉滅
高麗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
振旅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
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
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
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
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
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一人之
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
不及於蜀而必欲療之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
病也此豈愛身之道乎

許延陀

司馬溫公論延陀請昏帝初許而復絶之曰孔子
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
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又復恃彊棄信
而絶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
不慎哉
范祖禹論破薛延陀曰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
八蠻西旅獻獒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
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
之如疾風之振槁左衽之民解辮內附自以爲開
闢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莫不以冠帶四
夷爲盛德大業何哉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
狄如晝之有夜陽之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
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
言矣舜曰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又曰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
若無怠荒柔遠能邇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嚮風
慕義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於欲附者則撫
之不欲者不强致也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
之君或蹶疾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
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總

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王者於天地之
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當愛之况人類而欲殘
之乎殘之固不可况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仁人
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
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
其民不可使也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
且得之旣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耻其失不在於
已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
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也且中國地非不廣也
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以惠
養吾民使男有餘粟女有餘布兵革不試以致太
平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外如彼其難也
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
所難何哉忽近而務遠厭故而謀新不入於秦則
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
哉太宗矜其功能好大無窮華夷中外欲其爲一
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
慕也

四夷請帝爲天可汗

范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
其無君臣之禮也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
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使令不師古不足爲
法也

李靖

一百溫凌煙閣功臣李衛公靖贊曰有隋之末[illegible]
熾蔡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野將有聖人
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矯從兵奮
跡躍於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赫帝曰
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征式遏不廷則鉞如
飈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illegible]若荊巫
蕩若風湖况若匈奴[illegible]書混
同家稷蕩空衛侯之功[illegible]明惠和莱勇
賀智長轡仁義仁義續蕩帝王之將爲古[illegible]鐵

山堂嘆

孫之翰論命李靖討吐谷渾曰天子善任人而能
主威柄則大臣不驕大臣不驕則中外自肅太宗
以吐谷渾不命一日謂侍臣曰欲李靖爲帥討之
靖功名之大爲當世勳臣方以老病家居閉其言
亟見執政請行天子使大臣如是功名不逮於靖
筋力未衰於靖者敢驕慢乎人臣不敢驕慢則各
盡其才節人臣各盡才節天下事不足治矣天子
使人至是者無他善任人而能主威柄也　又
帝謂靖曰前者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爲[illegible]
之太宗之明李靖之賢君臣之心可無間矣

深入虜地方成大功安得容讒人之言且謂靖
無綱紀致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此不識事體
之言也靖善用兵法令素整以少精騎深入虜中
無綱紀安能成功乎虜中奇寶若果有之散之兵
衆正得事宜突厥凌中國久矣一日平之張天威
雪國恥安邊寧人非靖盡心兵衆盡力何以成此
功以寶貨散之軍衆是上不奉君欲下足恩衆心
故謂正得事宜但不知寶貨之有無爾太宗為君
何至以奇寶為意僅能賞將而賴仁明之德不行
重責靖之忠誠果所能望不然君臣之間兩有大
過矣及幾月始悟其事命特為相亦足光其功德
宜罪讒人以戒于後宣[illegible]

李勣

范祖禹論降李勣曰 太宗以李勣為何如人
哉以為愚也則不可以[illegible]動而定天下矣以為
賢也當任而勿疑何乃慮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
之而後用邪是以犬馬畜之也矣欲得其心而折
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馭黥
彭之徒狙詐之術也五伯之所不為也豈堯舜親
賢之道乎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
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
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太宗豈得而用之哉

論曰君待臣以道則臣以道報之[illegible]
以利則臣以利報之矣此歷代已來君臣之常[illegible]
也太宗用李勣有本末勣之才謀智力立功立事
為大臣[illegible]宜然以勣不負李密尤信其心使輔太
子[illegible]此節勣雖高勳重望復為書預中書門下
事節已至矣復慮太子不盡力乎何至無故謫
逐使太子[illegible]日[illegible]以[illegible]所謂致其死力此正待
[illegible]以利也凡人父[illegible]有恩力於人其入稍良未有
不厚其子弟者況天子以大位授人且寵信之豈
於太子不盡力乎然勣忠義之士但風氣英豪非
感激不能盡節一日無故逐之不無怏怏及太子
授以僕射勣之感心豈不曉其利誘也至發言皇
后之際不背盡忠難失大臣之節然亦由太宗以
利啓其心也

張唐英曰太宗寢疾謂太子晉王曰汝於李勣無
恩我將責之汝他日授以僕射即荷汝恩以致死
力乃出為疊州都督晉王即位召為僕射嘗觀史
至此惜太宗於任人之誠有未[illegible]且既知勣可
為顧命大臣當面授遺詔使為[illegible]奈何勣本無
[illegible]乃[illegible]為[illegible]督使太子自召而[illegible]求其致力哉
[illegible]臣義士[illegible]之中巖野之下亦有憂勢
之心不[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學然後致死力於[illegible]

匹夫之交亦有可託古道之交亦能知心所
況勣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自當效力以答累朝之
恩何必須太子自授以官然後可任使哉使勣小
人也則苟且一時之寵以充詘其志使勣君子也
其肯忘先朝之恩而不盡忠於嗣君乎其後竟
不能盡大節以輔高宗乃曲同取容扶立武氏斵
喪王室皆勣之為又肯能為高宗致死力哉諺謂
欲不溺而自墜以石欲不病而自飲以堇其太宗
任勣之謂乎

范祖禹論勣諂立武后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
顧命大臣乃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
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雖后之立
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
哉太宗以勣為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
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六十九

太宗二

房玄齡杜如晦 呂溫 孫之翰
魏鄭公 呂溫 范祖禹 唐英 孫之翰 曾子固 白樂天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 司空圖 張唐英

房玄齡杜如晦

呂溫房玄齡贊曰梁公先覺龍興待君長彗流光
降天帝新義師雷興公躍其鱗杖策千里來揖帝
闈婉婉梁公寔贊寔賢寶光寔融羽義翼忠若鸞
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智中弛張斯衝左
右太宗夷廓蒙定高祖功功告武成姻開太平
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羣英王不豁
燀胸不洗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濟多士太宗
以寧公無事矣閟哀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方
叔邵虎大邦翰軸至則委次開居台輔橋默自處
亦莫穀余侮高節令終嗚呼梁公杜如晦贊曰穆
穆萊公奇姿粹靈蘊亢和氣為大國楨秉時牧能
唐室大開故人相攜趙燠瀛魏公同直上太階更
為陰陽迭作日月佐明四海蒼育萬物王度是欽
如玉如金德音愔愔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
甫

孫之翰論房杜相業曰或問房杜之相也謀議

至自然之事而世大賢之何也答曰宰相之
功必赫赫觀時事何如爾房杜自秦府遇于請
天下平國詳太宗即位遂命作相付任之畀不與
他相同乃得盡心助治致時太平以事明之其功
可見宰相之任莫先乎正官職用賢才若官得其
才宰相總其大要庶事舉而天下治矣正觀元年
房杜定文武官六百四十員官既少則才可擇才
可擇則官不濫官不濫則職自舉況公於取士各
盡其才此房杜得左主與治之要道也至于圖規
模典章文物皆其所定又防姦邪抑權倖各有著
法大槩如此不惟一時之治固足垂憲於後也其
他軍國機務雖謀議不著每事太宗從之以太
宗之英睿專任二相而從其所以舉其賢又可明也
即正觀時事之治二相之功可見矣或曰正觀四
年天下大治太宗惟稱魏公之力不及房杜何也
答曰正觀之初太宗求治方切魏公專論王道封
倫橫議以沮之太宗不惑姦言力行王道及天下
之治也嘉賢人之論足以明道故稱魏公之力嫉
小人之言不能使之懲悔故恨封倫之不見其
自不及房杜也然魏公議臣也房杜宰輔也
論其治體房杜助其施為爾後世有房
亦功有惟詳觀太宗專任之意正觀時之

也 又論黜陳師合曰人主之任大臣不可不
亦不可專若深知其人可付國事不專任之何以
責成功蓋任專則責重責重則人必盡其才力也
若知人未至而專任之苟無成功則有敗事又或
竊擅威福有難制之患二者惟在人主審之不可
一失失則事機難追矣太宗可謂能審任人之術
者也知房杜如晦賢而付以國事房杜方盡心
職事已著功效陳師合以平常之見欲移主意如
晦奏其事似不廣然慮小臣間言漸害於事公
言之爾太宗不惑師合之言待如晦荷信任如是
敢不盡其才力乎此所以成太平之治也然有太
宗之明房杜之賢則可專任而不容人言人主知
人未至當審其付任不可執此為法

魏鄭公

呂溫鄭公贊曰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
天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
撫我則后各盡其志事李密隱太子沈浮變通龍戰既息
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綱則直諤諤謇謇危言正
色保太宗德踰達舊否日月不蝕漢霸雜行周
王道人或有言秉德不撓雜禮與樂崇德合
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
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

匡飭聖唐爲唐宗臣致磨根疆求武萬邦

張唐英論鄭公書守成之難曰自古桀紂幽厲亦哀桓靈晉懷愍隋煬荒皆守成之君矣天下大器皆由而失之蓋承豐泰之後府庫實而無所廓則思窮土木之妙干戈戢而無所識則思拓邊疆之廣志氣既驕則悅諂諛之言嗜欲既蕩則惡忠直之諫起瓊殿之華麗而不知下有衿廬屋以輸官者享太官之珍羞而不知下有啗糟糠以充腸者有嬪御之嬌艷而不知下有鰥寡而亡告者有鄭衛之娛耳而不知下有哀怨可傷者天下已叛而堂上未聞蕭牆已釁而禁中未悟推此信魏公以守成爲難矣

曾子固曰予觀太宗常屈已以從羣臣之議而魏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已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所自至亦得君以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復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遂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揜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諫切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也存之於書未嘗揜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矣令當時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爲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其戾也夫春秋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其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之

子武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乎此口此出人之所曾言也今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嘗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已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白樂天論魏公勸帝行仁義曰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易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行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愚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illegible]納其言時時稱彝置其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澆瀉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illegible]不欲[illegible]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徵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

范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孰不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前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孫之翰曰帝王興治道在觀時而為之觀時在至明至明在至公至明則理無不通至公則事無不正通於理故能變天下之弊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弊變而教立其治不勞而成矣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則聖人之[illegible]見矣或曰孔子言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illegible]之旨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何謂也答曰[illegible]

爲邦者久之之辭也爲邦者者邦下者
未能通變時事功業不速必中道而止者矣以人
行仁政乃有成功也若以聖哲之道則朞月可矣
但後之爲天下者雖欲興起治道多非聖哲之才
不能通究時弊以道變之務遠其功以行一時之
事故所爲駮雜莫復前古之治也觀魏公之論誠
得聖人之意文皇能納其言而不惑姦人之議力
變時弊以行王道嗚呼明哉大亂之後興立教法
不急其功致時太平德流於後嗚呼公哉
曾子固唐令序曰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
任以府衛設師徒之備以口分永業爲授田之法
以租庸調爲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
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私見
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能超然遠復
詘封倫而納鄭公之議其爲國家天下意故能
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
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
制度有庶幾于古者而惜其不復行也故掇其
要可紀者論之于此焉
范祖禹論鄭公陳十漸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
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
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

不反諸已已欲富而惡貧則富者民之所欲也
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
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
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孫之翰論魏公諫諍曰魏公以忠直稱於世歷數
百年而名愈高李翺論修史之法則曰假如作魏
公傳但記其諫諍之詞足以爲正直是魏公得諫
諍之道其言足傳信於後也觀貞觀十一年魏公
上三疏乃諫詞之著者然不過以戒修逸明任人
平刑賞辨忠邪及引前代治亂爲說未嘗深言君
過亦不及安危大計詳味其意尤見當時之高致
夫不深言君過君無大過也不及安危大計君能
自主威福了天下大事也君無大過能了大事眞
英主也但政有小失則諫之以前代治亂爲戒使
不至於甚此所以爲忠直之臣也魏公事英主力
贊政道已成太平之治見其小失尙孜孜諫諍以
防其甚如事中常之君天下未治其君或有大過
魏公諫諍之言必危切於是至安危大計必忘身
以事也蓋輔相之道不至此不足爲忠魏公之心
後之相者詳觀之　又論鄭公不避形迹之對曰
人臣之任國事莫若知無不爲一存形迹非公也
之道也且如有賢才滯於下或己之親舊也或

勢之親舊也以此避嫌而不擧又如有臣下訐
主怒枉爲人誣將被刑戮特行寬逐其人或己之
親舊也或權勢之親舊也以此避黨而不辨又如
有姦惡之人將爲國患其人或己之所不足者也
或權勢之所不足者也以此疑避而不言凡此之
類皆存形迹也人臣存形迹爲身之謀爾非所爲
國計也夫有賢未用國之失也殺逐無辜君之過
也姦人將起時之患也爲人臣者知國之失而不
陳見君之過而不正覩時之患而不救但曰我存
形迹此罪不細故謂非公忠之道也溫彥博因魏
公爲人所毁遂言人臣須存形迹此不忠之言也
賴魏公自陳太宗寤悟其事非君臣相信義失大
公之道
張唐英曰溫彥博嘗奏魏公不存形迹遂被謗議
帝令論魏公今後須存形迹魏公因奏曰君臣叶
契義均一體豈可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
下同遵此路邦之喪巳未可知也上矍然改容悔
之噫魏公之奏實萬世君天下之龜鑑也豈觀前
世治道之駁雜敗源之浸淫非興長謀遠慮之賢
淫時濟世之主慷慨決裂橫身爲國以乂寧天下
蒼生然由君臣之志不通上下之情有間此
日謂之專權激切敢諫者謂之好訐欲朝

嫌之際有可言而不言所以避嫌疑有可行而
行所以遠謗議以致事多因循而不革政或偏擧
而不擧始以突隙不從終焚百尋之屋初以蟻穴
不窒竟潰千里之隄魏晉而下何其紛紛之多也
鄭公深識安危治亂之變極陳切當之論大宗遂
改容悔之貞改過不吝而聞諫必從之英主也溫
公曾不慮此而反欲魏公形迹則賢與不賢並可
知矣
范祖禹論魏公論王明暗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公
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
聰明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
於遠邇大小而已矣　又論鄭公望昭陵之
對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
善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
格君心之非若魏徵近之矣　又論鄭公對帝天
下未定擇人專取才既定取才行兼備曰太宗以
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
魏公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
有小人之才古人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
所謂才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
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
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

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
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
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辟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
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
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
垂統㪅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
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
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
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手證之學駁而不純故
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又論
以鄭公爲太子太師曰魏公之於太宗知無有不
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之當是時
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證不知之甚亦明也知
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illegible]其正直
以重太子也外不關告其君以嫡庶之别內不開
訓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所補救處父
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而已豈不疾而耄乎卒之
身没而見疑讒人得以間之惜哉
穎濱論太宗信用鄭公曰古之人主自中君以上
爲理所屈皆能行之而[illegible]未必加也若漢文帝之[illegible]
訪農唐太宗之於從諫疑於誠矣或問二[illegible]

誠孰愈乎謂文帝言不足而意有餘未嘗爲外[illegible]
觀美繫於詞命而形於制度不過詔令丁寧而已
而身之所履則可信不誣矣夫知稼穡者必尚儉
後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書囊爲殿帷罷露臺却
走馬此其意可見也太宗每見賢臣則求諫援引
古今出入經傳此雖無害於聞過而有好名之心
似於誠有所不足也意有餘者忘言實有餘者忘
名理之必然也文皇嘗曰恨不撲殺此老文德皇
后問誰帝曰魏徵夫太宗之信用徵如此而猶有
殺心焉則平日之厚敬而深信之未必情也且好
諫者不諱其過而魏徵以諫章與史官帝聞而怒
遂有仆碑罷婚之事何怨之深如此二事或疑其
不信予謂或有之
房玄齡李靖魏鄭公
司空圖三賢贊并序曰隋大業末房公李公魏公
同師文中公嘗謂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惠
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illegible]
果然宜有贊激云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illegible]
出遇太宗諷誠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揚[illegible]
關百千年社稷
張唐英論房魏曰夫得百騏驥不若得一[illegible]
百太阿不若得一歐冶百騏驥有時[illegible]

門有時而欽毀若伯樂歐冶存則舉天下之良馬良劍何求之而不得哉房魏二公文皇帝之伯樂歐冶也當文皇時天下賢士大夫一才一能畢登於朝下由二公啓沃薦引於上而任用之所以能稱其職而世之談良相者止曰房杜而不曰房魏者何哉房喬起於佐命平定天下精成太平二十餘年百度修舉其功固大矣如晦與房喬共掌朝政亦多規畫然薨於正觀三年其功固不及房矣魏公得用知無不爲前後奏議數千萬言者之行事者數百餘條政事大小罔有不論正觀太平之功魏公之功最居多而言者不曰房魏而曰房杜者豈當太宗即位之初房杜執政天下之民喜見太平之初則言曰房杜及太平已久天下之人仁酣樂太宗之德化而功不復歸於臣下是猶人調鼎而不敢食之時也故世不曰房魏焉然迹其行事考之實效魏公才智在二公之上而規畫並於房故曰房魏二公太宗之伯樂歐冶如晦乃溫彥博之流也奚逮於魏哉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一

太宗四

蕭瑀 呂溫 范祖禹 張唐英
劉洎 褚遂良 孫之翰 張唐英 東坡
王珪 李德裕
裴寂 六一
戴胄 張唐英
孔穎達 張唐英
尉遲敬德 呂溫
李君羨 王元之
王君廓 張唐英
總論太平之政 曾子固 小子由 范祖禹
總論羣臣 呂溫

蕭瑀

呂溫蕭公瑀贊曰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厦兢兢爲新棟路車玄衮開國南宋武德之暮羣孽內𥉂巍巍宋公貞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爲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莫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塵雲山倚空冰[illegible]人耿介絕倫爲唐貞臣

御論太宗謂瑀眞社稷臣曰大宗以蕭瑀無

二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臣下在而私
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
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隕無貳太
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人君以此取於
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張書英曰蕭瑀請出家為僧此可罪也然盡忠於
隋及歸國亦多有功績頗見委任歷僕射御史大
夫名參預朝政每有諍論房杜不能抗之房等雖心
知其是而不用其言瑀彌怏怏自是罷為太子少
傅此是抗閡瑀而使優閒爾且房杜可謂賢相也
經綸草昧以啓天下之業竭忠悉慮以成天下之
務不以求備而責人不以己長而格物正觀太平
之功誠有力焉然於瑀尚亦有所抑遏豈亦珪之
玷而珠之翳乎古人謂事雖淺當深謀之言雖輕
當重思之由不知言以致知言而房杜二人於用
人亦至矣而尚失於瑀豈瑀之性褊躁每於議論
之際務以直氣自豪而不能從容委曲詳悉評議
但求辯博而取勝於諸公故房杜自以持天下之
政樞柄在己恥其不能畢論每有不容其說然以
二公才過於人雖不從一蕭瑀之言無害為賢相
後之執政者必欲跡房杜業成就太平之功則可
下使願言者榮華逆意者枯槁心知其是而不用

其言庶乎國家之政無有蔽而不通故曰天下無
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蓋取於衆苟不取於
衆是哥以輩昔嘗箝天下之口而自任耳

劉洎褚遂良

孫之翰論曰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
也禁伐遼之行太宗諭洎輔翼太子之意洎有誅
大臣之對特己責其疎徒太宗自遼東至不豫洎
謁而深憂或言誅大臣事亦與前疎徒之語何異
僕為遂良所奏太宗累前怒殺之跡其事狀近於
是矣若洎止憂聖體絕無他言又引馬周自明周
對與洎不異太宗何至偏信遂良讒言遽殺大臣
乎況洎有罪而周隱之又安得止罪洎而不責周
也蓋褚遂良諫廢立皇后事以忠直被譴姦人從
而譖之信恐無罪故劉洎之子訴父為遂良所譖
李義府助之賴樂彥瑋力辨其事遂良譖洎之言
當出於此矣又正觀實錄本敬播所修號為詳直
後許敬宗專修史之任頗以憎愛改易舊文則遂
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也
張書英曰太宗征遼留洎於定州輔太子謂曰安
危之機所寄尤重洎對曰大臣有愆臣即行誅太
宗戒曰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健宜戒之以保終
吉及征遼還上在道不康洎與褚遂良曰 注下

而遂良面奏司[illegible]當軸少去行[illegible]
自盡而論者謂遂良陷殺洎後亦流貶蓋其[illegible]
然觀洎爲性不甚閑慎當有此言非遂良誣之
何以明之且洎因爭飛白書不顧陛靡之分輒
御牀又對太宗尚欲親誅大臣而太宗戒以不安
至是見上不豫忽發伊霍之言固必有之及遂良
不肯立武氏貶死愛州則天臨朝之際自之子訴
理其父之寃必不言其父之失復李義府輩左右
之故史臣從而書其子之言以爲遂良所誣此乃
必然之理然遂良有可責者止可奏於上令削其
官爵不可不救而令賜洎死也茲可罪也

東坡論遂良飛雉集宮之對曰唐太宗時飛雉數
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爲
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
伯文公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
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
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
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
武王此諂妄之甚過者其君而太宗善之史不識
焉野鳥無故數入宮此乃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鼎
雊鼎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illegible]
費[illegible]忠也

李德裕論王珪對太宗納廬江美人曰自古得代
國之女以爲妃后未嘗不致危亡之患者何也亡
國之餘爲能無怨氣其立基創業之祖宗必皆一
時之英傑其社稷山川之鬼神當爲一國之所奉
愛其血食忿其滅亡故能爲厲矣必生妖美之色
蠱惑當世之君使其骨肉相殘以壞於內君臣相
疑以敗於外危亡之兆鮮不由此史蘇所謂必有
女戎妹喜妲己褒姒是也史蘇言之詳矣今不復
論是以晉獻得驪戎佚女太子有雉經之禍及
三世苻堅納慕容姊弟秦宮有鳳今之謠敗於五
將[illegible]五梁武取東昏所幸[illegible]國隋[illegible]
陳主之妹終以殞身此皆禍敗之著明者也又夏
姬入荊子反竊於奔命吳人始[illegible]楚之[illegible]晉
世祖息於爲政[illegible]乃亂華矣[illegible]以王珪觀廬江
美人正言納諫如王珪者可謂識微之士明於禍
福矣

裴寂

六一曰予嘗與尹師魯論自[illegible]晉而下佐命功臣
皆可貶絕以其二心舊朝叶[illegible]成謀主雖曰忠於所
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illegible]叙傳[illegible]其終始良[illegible]
以哉始寂爲晉陽宮監私以宮人侍高祖[illegible]

昭可謂戡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劉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雅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官政之謬皆歸其人又聞妖主不自明乃欲殺人緘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戴胄

張唐英曰正觀中詐僞資蔭者許自首免罪不首者死俄有詐僞者敗露胄斷流以奏之帝曰下勑令死今斷從流示天下以不信也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即付所司臣不敢虧法觀胄之言乃效張釋之爲心也然而釋之已失對於孝文胄亦失言於文皇且人君執天下之柄可生可殺威福在已古之聖賢庸人主持崇高之位而輕於刑罰故皐陶告虞舜戒惟刑之恤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庶獄今胄之意以爲即當殺之非臣所及謂人君可以不用法而殺人使爲人主者皆如太宗固無慮有淫虐之刑設使暴如桀紂者謂有司執法不可委之於有司乃任情殺人則悲無辜者無告矣若胄者宜曰聖人也刑必關王者之法不枉輕重陛下亦不可得而私臣敢得而專之必歸之中正合乎王極使人無冤枉奈何其意反謂爲君者用法不必愼爲臣者用法須愼王子雍謂輕於爲君而重於爲臣其胄之謂乎

孔穎達

張唐英曰孔穎達嘗撰周易正義又與馬嘉運趙乾協蘇德詳等參詳以行於世觀其發明三聖之旨通貫萬化之蘊其亦深於易乎然於下繫云案諸儒象卦制器皆取卦爻象之體今韓康伯之意直取卦名因以制器案上繫云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於義未善今既遵韓氏之學且依此釋之甚哉穎達之失聖人之道至深遠而學者不悟故洪生碩儒爲注疏以啓乎後進而使得其餘今韓氏既失於取象之義而已爲正義當爲刋正指歸以爲後人之師法奈何既知其失不爲剖析是非又從而蹈其失哉夫斵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益者震下而巽上震陽木動也巽陰木可揉也而揉以爲耒耜之象其動在下耕田之象也而韓謂制器致豐以益萬物又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之象而韓謂乘理以散小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蓋取小過小過者艮下

而震上艮山也巽木也山止於下木動於上□之象而韓謂以小物齊用諸如此類失著甚衆□可備舉韓氏妄肆臆說疏達又不發明其得失誠可惜也類而推之則聖人之旨皆可見矣學者宜自求之

尉遲敬德

呂溫尉遲鄂公敬德贊曰侁侁鄂公百鍊龍泉沈翳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事躍入大川神武獲爲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熊威虎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手拔禍根掃除氛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爲和氣深地高堂頤性保常眉壽飲露靜奏淸商商爲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公貞毅後不以人事嘗煩氣愉奏淸商業以自奉

李君羨

王元之李君羨傳論曰正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曰當有女主武王者太宗深惡之時李君羨已封武連郡公又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稱五娘以其封邑皆有武字乃名合女主之讖愕然思之卒以謀反下詔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馭英雄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故人不怨矣至于進功臣而黜宗室亦一代之良主耳且其侯君集之反也太宗自拔之洎得其狀復謂羣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太宗學君集而薄君羨邪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而脩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復出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爲是也僕讀書至是嘆君羨之罹罪無辜而見誅惜文皇之用刑有誅而不中因論以志之亦以爲君臣之戒

王君廓

張唐英曰太子建成旣被誅詔召幽州都督廬江王瑗入朝瑗建成之黨也甚懼之時王君廓典瑗之兵素性險薄欲陷瑗以爲己功乃始說瑗令舉兵而反君廓因是擒瑗縊殺傳首京師君廓以功遷領軍大將軍嗟乎瑗無長謀遠慮爲君廓所賣遂陷叛逆此固可誅然瑗之叛由君廓致之朝廷不原其心遂除籍屬沒其家產而進君廓之秩以以瑗家口賜之俾代其位而稔姦植惡使小人心愈無畏憚而自謂得計矣譬人有植梧檟□父云非善也請伐之旣而求以爲薪是利在

也以太宗雄才大略高絶負古而詭巧之人尚得
逞其志比之論人伐梧求以爲薪不甚相遠而不
加誅戮以懲不忠不義之人又嘗比之爲藺相如
豈嫉達成之深而恥瑗爲之黨故雖君廓暴虐悖
逆不叶天道而不以爲卜取古所謂愛之欲生而
惡之欲死於瑗與君廓見之矣然尤可惜若瑗乃
高祖從父兄之子雖有罪逆其家口止可從坐不
然幽之掖庭不當以賜君廓而君廓亦何面目而
受之哉噫禽獸不爲也而君廓爲之是不逆禽獸
也

總論太宗之政

曾子固曰予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
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
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
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亦成正觀
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欲慕繼以
嗟嘆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曾有如此問答議論否
雖皐陶禹稷與堯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
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堯舜去今時遠其時雖
有謀議如正觀閒或尚過之而其史不盡存故于
今所聞見尠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由漢以降至
于陳隋復由高宗以降至于五代其史甚完其謀
議無如此謀議況也故其治皆出其下理勢然
爾

子由論曰太宗之賢自西漢以來一人而已傒賢
使能將相莫非正人恭儉節用天下幾至刑措自
三代以下未見其比也然傳子至孫遭武氏之亂
子孫爲戮不絶如綫後世推原其故而不得以吾
觀之惜乎其未聞大道也哉昔楚昭王有疾卜之
曰河爲祟大夫請祭於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
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
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及將死有雲如衆
赤鳥夾日以飛三日王使問周史周史曰其當王
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
而置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
受罰又焉移之亦弗禜孔子聞之曰楚昭王知大
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吾觀太宗所爲其不知道
者衆矣其能免乎貞觀之間天下既平征伐四夷
滅突厥夷高昌殘吐谷渾兵出四克務勝而不知
止最後親征高麗大臣力爭不從僅而克之其賢
於隋氏者幸一勝耳而帝安之其意亦欲夸當
年高後世耳太子承乾既立十餘年復寵魏王泰
使兄弟相傾承乾既廢晉王嫡子也欲立泰而使
晉王傳位晉王疑不能決至引佩刀自刺大臣救

之而止父子之間以愛故轉予奪至於如此
得秘讖言唐後必中微有女武代王以問李淳風
欲求而殺之淳風曰其兆既已成在宮中矣天之
所命不可去也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且自今
以往四十年其人已老老則仁雖受終易姓必不
能絕李氏若殺之復生壯者多殺而逞則子孫無
遺類矣帝用其言而止然猶以疑似殺李君羨夫
天命之不可易惟修德或能已之而帝欲以殺人
弭之難哉帝之老也將擇大臣以輔少主李勣起
於布衣忠力勁累有節使之氣嘗事李密友單雄
信密敗不忍以其地求利密死不廢舊君之禮雄
信將死以股肉啗之使與俱死帝以是爲可屬疾
革謂高宗曰爾於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即授
以僕射高宗從之及廢王后立武昭儀召勣與長
孫無忌褚遂良計之勣稱疾不至帝曰皇后無子
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良等不可他日勣見帝
曰將立昭儀而顧命大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勣
曰此陛下家事不須問外人由此廢立之議遂定
勣匹夫之俠也以死徇人不以爲難至於禮義
重社稷所由安危勣不知也而帝以爲可以屬
孤寄天下過矣且使勣信賢託國於父竭忠力以
恢其子可也何至父逐之子復之而後可哉

以待臣下於義既已薄矣凡此皆不知道之過也
苟不知道則凡所施於世必有逆天理失人心而
不自知者故楚昭王知大道雖失國而必復太宗
惟不知道雖天下既治且安而幾至於絕滅孔子
之所以觀國者如此

范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
漢高而規模不及也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
矣迹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屈
已以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正觀之
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
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
豈不難得哉人主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
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
善臣皆舉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
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總論羣臣

呂溫淩煙閣勳臣贊序曰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
軋坤軸揻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
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
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爲而不有之道謙德乎
祖考推勞于羣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

忠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書以識
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
動德也昔者舜以五臣致理周以十亂反正高祖
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勳
賢籠今古推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
唐莒公劉渝公之論採元符建帝圖昔戴神堯舉
晉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
君爲己任諫若不及謇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皋
繇之昌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
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夔
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
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
衛受天勇智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
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
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之指蹤也子房之決勝也
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三軍力蕩大敵匹馬孤
劍爲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樸忠賈復之雄勇也其
餘皆棟梁殊材瑚璉異制儔諸古烈罔有慙德皇
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爲經武爲緯智斯作
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傴小不過退者全來者達控
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籠檻
以觀遠邇之致不頓轡鎖以極權奇之變執一德
而衆力徒然大信而羣情緝高祖取之以義太宗
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
非盛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一

高宗

廢立皇后 石守道 孫之翰
追尊上祖幷高祖太宗文穆文德二后帝自稱天皇后自稱天后 孫之翰
追謚太子爲皇帝 范祖禹
改元顯慶 孫之翰
封禪改元乾封 孫之翰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俟三年喪成婚 范祖禹
責五品以上言事 范祖禹
許敬宗對彗星爲高麗滅之兆 范祖禹
來公敏諫止幸涼州 范祖禹
劉仁軌請李勣立鎮洮河以陷之 孫之翰
李勣 范祖禹 孫之翰
長孫無忌 范祖禹 孫之翰
上官儀郝處俊 孫之翰
劉仁軌 張唐英
總論高宗 范祖禹 子由

廢立皇后

石守道曰吁虐哉高宗也隋氏酷民塗炭太宗援之以仁義躋之於富壽民方出死地而登樂土六宗溺於一婦人輕以天下授之民復塗炭者二十年信矣高宗之虐也初太宗不豫執高宗手顧褚遂良長孫無忌曰我好兒我好新婦今付卿曁王皇后廢立則天後唐室幾爲丘墟李氏子孫繼踵殺戮皆高宗之虐毒及於祖先流於後世也噫皇后者宗廟之本也天下之母也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君治外事后聽內政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也陰之與陽也立之必以存天下之大公繫宗廟之大本爲社稷之大計合於天地人心而後可以得立也廢之必以存天下之大公係宗廟之太本爲社稷之大計合於天地人心而後可以得廢也高宗專一人之欲徇一人之愛不顧天下大公宗廟大本社稷大計而以一時之私情自廢立裂貽武氏之禍幾乎覆宗絶祀爲虐不亦甚乎

孫之翰曰高宗卽位數年奉先帝成法以臨天下始得守文之體一日昏惑自恣不奉天戒雖前代荒亂之主少過之者天子之貴嬪御之衆何至私先帝才人使逞險譎之計誣陷中宮爲國大醜且晉邸升爲皇儲卽位之年地震久而不止是天意以陰盛爲戒也太宗臨終顧無忌遂良稱好兒好婦是以家國事以付託於大臣也武氏詭計初行方議廢立遂良以死爭之是不負先帝之付託嗚呼先帝付託於臨終天地示戒於連年大臣

乖於所議精通中常迭主常知事理甚明不可
念况高宗少爲聖父教訓正人輔導宜全不如
理乎但内惑嬖寵之計外納姦人之言止不奉天
戒次不遵父命下不顧忠議得二雖之欲以至於
此心知皇后無辜而惘之不爲嬖者哉殘酷不敢
問此又屛隱之態甚矣使文武之臣讃襄之長共
朝變者此又亂禮之甚前代末之有事使蒙青檀
人主之權害宗室殺大臣幾移宗社實高宗之過
也然高宗之過雖姦黨所贊亦由李勣微言于志
寧顧望致之爾李勣荷先帝付託志寧任宰輔之
重若能勤遂良無忌韓瑗來濟之言蘇義黨能動
乎是極諫高宗之過者遂良也成就高宗之過者
李勣志寧也故書曰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諫
不立皇后降潭州都督書其一言而明録大臣之任
也諫廢立明廢者不當廢立者不當立也同諫而
明無罪也遣勣志寧主皇后不書其官但書之者
明勣上志寧無大臣之節所以譏之也書臨軒立皇
后而不曰帝見高宗無人君之禮矣

追遵上祖并高祖太宗太穆文德二后帝自稱天皇
后自稱天后

孫之翰曰謚所以尊名也古之天子諸侯卿大
夫名謚多惟取一大善爲謚不使名浮於實也

代帝王謚號或實或虛不能盡如古制然必以爲
廟之始一二字爲定高祖起義兵雖出太宗之謀
然親平大亂成就王業謚武宜矣太宗本以武功
定天下即位之後行王道致太平措誠人心幾致
刑措紀綱號令與治古同謚文宜矣今高宗加謚
高祖曰神堯不惟越禮適所以辱之也高祖於堯
之道安可擬况稱曰神堯人必謂不稱其名既知
不稱得非辱之也二后加號神聖尤非其實孟子
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皇中宮
之位可當其號乎此蓋武后自欲尊大爲稱天后
高宗遂稱天皇高宗與后既欲稱號不若遂追尊
祖宗二后用掩其跡嗚呼爲天子循后之欲僭大
號褻瀆祖宗亂典禮使後嗣觀之猶尚崇飾此高
宗之過也高宗之過亦由大臣有司不守經義罪
君之爲所致爾

追謚太子爲皇帝

范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
爲贈謚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謚其子爲皇
禮也蓋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位酖殺太子欲蓋其
眾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跡當時政出
於后高宗尸位而已其後明皇追謚寧王憲代宗
追謚建寧王倓以此爲故事皆不以正之體不可

後世法也

改元顯慶

孫也翰曰人君卽位之年謂之元年書元始之
君布政自玆而始首月謂之正月取其正始之義
也厥後以數繼之終於一世焉此前古聖人不易
之法也至漢文帝惑方士之言改後元年始亂古
制孝武因事別立年名歷代帝王皆遵尚之唐武
德正觀雖爲年號各終一世不復改元此於古制
不失高宗守成何爲不奉祖宗之法且在位七年
矣而謂之元年於理安乎若以立太子之始得以
改元不知天下事統於天子乎統於太子乎事不
師古而至於此由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

封禪改元乾封

修之翰曰太宗以大功大德平治天下其朝廷之
事則賢才在位法度施設其生民之樂則刑罰幾
措歲時屢登其四夷之服則大者來臣小者安帖
雖古聖王之治何以加焉尚謂封禪盛德之事虛
文所爲未當天心終不行其禮高宗在位十餘年
準頌先帝遺德生民安業四夷不動奈朝廷之事
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臨朝聽斷則中宮
專擅於後得以預聞威福之柄不專於己此大亂
之兆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擧稀闊之
物誇耀天下爾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
年不已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又千乘萬騎之
行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也嘉人預慮天時不
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尚以歲旱爲乾封
則民之飢困災變頻仍是果天祐歟爲天下者切
戒於此勿輕議盛德之事

于志寧請衡山公主三年喪畢成婚

范祖禹曰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君喪三年自
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漢文率情變禮薄於喪紀始
令吏民三日羣臣三十六日而釋服雖欲自損以
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
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
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擧樂內
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夫君
者父道也臣者子道也無君是無父也況人君而
可以無父乎若君服於內臣除於外是有父子無
君臣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
隆禮敎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又五品以上言事

范祖禹曰太宗嘉納直言導羣臣以諫爭是以後
嗣失者日相繼也後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
猶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貽

孫謀以燕翼子太宗之謂矣

斥許敬宗對彗星爲高麗滅之兆

范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三辰之告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齊景公欲禳彗星晏子曰彗所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矯誣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來公敏諫止幸涼州

范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瑗來濟之逐長孫無忌之死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責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顧命之臣以先帝遺言爭之確乎其不可入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違其細行亦不免陷於大惡也

劉仁軌請李敬玄鎭洮河以陷之

孫之翰論李敬玄統兵曰王者能知人能馭臣下不欺矣將相不忌賢不私怒國事盡濟矣[illegible][illegible]練邊事與仁軌立異此於廟堂之上恥所[illegible]其賢而違其議也仁軌知敬玄非將帥才決[illegible]鎭守使之敗辱此特其功名欺君以逞私怒也高宗不察敬玄不能統兵但徇仁軌意遣之尋致兵師敗衄自損國威此昧知人之明失馭臣之術也是舉也君臣之間俱不免過然仁軌之過大矣

李勣

范祖禹論帝欲求諫勣對以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過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人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　又論勣將死以房杜爲戒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其子孫不肖覆宗絶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女殺忠臣罪不容誅得死牖下幸矣至於子孫羣不逞以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覬非望之福戮及父祖剖棺暴屍豈非餘殃哉而勣之將死乃以房杜爲戒可謂不能省己者矣古者父子之間不責善骨肉之親無絶也而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遂使殺之殘忍無親何異於[illegible][illegible]乎非所以爲訓也

孫之翰論命勣爲僕射同唐衣碑等而下附注
宰輔之制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故僕射
二品侍中中書門下三品本曰李勣自尚書授詹
事詹事卑於尚書欲輔翊太子而授之同中書
門下三品者得預聞國政此侍中中書令之任也
令勣授開府儀同三司已以僕射開府從一品僕
射從二品令同三品者並不與立號竟乎又杜
佑通典曰同中書門下二品者以階卑官高令所
給祿秩同品謝授此以非從者後同三品者正起
初命率不以爲何號也

長孫無忌

范祖禹論高宗欲立武后先官無忌妾子曰高宗
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
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不之思
乎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役於利則不足以爲重
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
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而益見擇矣無
忌不知出此卒使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邪
得以入譖高宗無足識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孫之翰論帝以許敬宗告無忌反遂逐無忌曰人
君之惑讒言由不知其人爲姦邪高宗於許敬宗
不知其人也且如敬宗修太宗實錄

曰三代以道御天下動容雅出辭氣發於
宮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
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
以征伐辭已卑矣然春秋之後吳越狡次繼之以
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爲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
言非力不用相與爲盜賊之行猶恐不勝雖相文
之事且下誠矣而況於文武成康之舊哉秦起於
西陲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上其先襄公
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爲賢者亦僅是耳詩曰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史蘇臣
之老盛也蒹葭蒼蒼其強勁而不知有於甲兵曰白露爲
霜爲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秦人以耕戰自
立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然而君
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於爲利而不知義至於
商君屢之以法峻俗日惡鄙詐傷慝甚於六國卒
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爲非是無足以服人矣
當是時諸侯大者地方千里帶甲數千萬雖使
齊桓晉文假仁義以方今之兵勢將不能行
誰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唐虞之先君
猶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告其君皆莫
信以爲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
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蓋親其誠有

又論郝處俊不令后攝政曰處俊諫[illegible]
令天后攝政可謂社稷之臣也自上官儀被殺後
宗爲后所制拿其威權內外畏之無敢忤其意者
高宗數因疾欲令攝政亦勢逼而然也處俊不顧
禍患懇懇諫其事至引魏令不許皇后臨朝爲證是
時也處俊之心止知有社稷討不知有身計也言
既激切復經義明白又得義琰爲助雖昏上悍后
義不能違矣夫人臣之事君也見大過而不敢言
臨大事而不敢當者此欲保位而避禍也處俊當
武后擅權上下危逼之際出等唯論力救其事義
琰協心助爲之言二公真保大臣下罹其禍如于
志寧輩預發立皇后之議顧望不言乃保位避禍
之意也然竟不免譴黜止一刺史而歿但得畏懦
不忠之名爲世所罪又豈能保位而禍乎則人臣
事君不可自計利害也夫邪正在於所守禍福繫
於所值守者己也不可不固值者時也此不可必
惟不失忠藎節則窮通死生賢矣

劉仁軌

張唐英曰咸亨中戴至德與仁軌爲左右僕射人
有申訴寃枉仁軌輒美言許之時號解事僕射
德即據理詰難未嘗與奪有申當罪[illegible]
不解事僕射噫一于解事[illegible]

忠勤所以立功忠恕所以立名退讓所以全美推
賢所以任事若至德之心近此四者矣仁軌則不
然掠公家之美以爲公務容悅之容以求名譽奔
競之塗以爲美媚澆薄之風以爲任乃乾沒邀利
之徒非謀猷稱后之臣而世之庸庸者不責其實
不原其心採其言爲其多可從而倡和以爲賢者
而至德名反在其下昔王莽好諂諛悅人以叔天
下之心卒移漢祚雖仁軌非有此心然恐後世好
名邀美之士飾正於外藏詐於內跡而行之則實
不肖混殽而喜邪之漸浸潤矣故論之以爲後世
容悅之戒

總論高宗之政

范祖禹論永徽有正觀風曰高宗即位之初日引
刺史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
有正觀之風察邇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敢
信覿胡人進戲而知所好之不可不愼率是道也
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繆昏惑忠臣不可
諫骨肉不相保雖享國日久卒成武氏之禍何哉
初親賢後用佞也書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illegible]論高宗智足以保身曰高宗之[illegible]暗又
[illegible]妻操制其柄外聚群[illegible]天下[illegible]而禍不[illegible]

者有以也非幸也其智蓋有足以自衞者
東方言者謂高麗將亡之祥上曰高麗小醜
吾民也夫是言能出諸口則亦有不可欺者以
斂子賢故怒其人常與賢交通令其父訓之其父
卽手殺之上聞而不善也更貶其父夫刑政能如
是則乘其意盡然抑戒而天下聞之猶有父子之
義焉夫能酌理而不可盡撥以義而諂有所不
文其應物之際不失古五此足以保其身矣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三

則天一

廢立中宗預朝政 范祖禹 張唐英 孫之翰 楊⋯

狄仁傑 范文正公 蘇子由 孫之翰

裴炎 張唐英

五王 薛季昶附 張唐英

張柬之 孫之翰

廢立中宗預朝政

范祖禹論黜武后年號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書因之故唐史亦爲武后于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於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正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正何不可此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天下

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臣復繫嗣聖之年黜武
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
於君子而不辭也
孫之翰不稱武后年號論曰武后僭竊位號唐之
史官遂修實錄撰國史亦爲立紀繫后事於帝王
之年列僞周於有唐之史名體大亂史法大失矣
後史官沈旣濟奏議曰中宗以始年登大位季年
復舊業雖尊名中否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
表年昔魯昭公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
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太后紀每於歲首
必書中宗所居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
行某事改某制則紀稱中宗而事跡太后俾名不
失正禮不違常此得春秋之法足正唐史之失也
故從其議書武后事於中宗年中武后改年皆是
妄作今起嗣聖繫以景龍武后所改但存其名備
證他事而不表年焉所以正帝統而黜僭僞也
楊變紀梁公對曰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閣
移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奇等於揚州起兵以
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
之門以懾伏內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
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否梁公曰朝廷小人
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未有一實之蠹將

[illegible]樹而棄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疋而焚之乎
[illegible]年者誠欲其鷙也然則鷙於烏鳶乎鷙於鸞鳳
乎鷙而無別不如不鷙矣天后默然
孫之翰論張柬之廢武后曰舊史書武后傳位於
中宗蓋史官諱其事也然於桓彥範傳書武三思
以武后爲彥範等所廢常深憤怨又武后實錄書
彥範請太后復辟臥不語事是廢之爲實事書柬
之彥範等遂廢武氏所以明大法也唐之天下高
祖太宗之天下也高宗傳受於祖宗及其崩也以
子託后后擅威權乃遷奪其位僭竊大號恣行兇
虐流毒內外踰二十年不還至此若終身無禍何
以作戒於後況實廢之安得諱之也若以中宗武
后之子也彥範等奉子而廢母[illegible]不順是亦不
達其理矣春秋莊公元年三月夫人遜于齊此莊
公之母也以悖亂之事去其[illegible]之則春秋之法
可見矣武后奪嗣君之位變唐國號兇威虐法爲
害歲久此安得無所貶也況書廢武氏者廢其僭
竊之號強大之權復后之位矣復后位所以奉祖
宗之統豈不順乎故用春秋之法爲唐貶絕罪人
以作戒於後也
唐英曰武后之起其始蒙天綱言其貴不可言
[illegible]風亦云當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宮中[illegible]史云

此未嘗不疑也。且二帝三王之盛，其陰陽日者讖緯之說，未之有也。迨漢以來，取天下不以仁義之道，故將假符瑞以惑天下之人，使信而歸也。數董仲舒言三代受命之符，而儒者嘗鄙之。且武氏一女子，焉能感動上帝，而前兆如此哉。上帝之心，又豈故孕育不仁之女子，使之賊殘唐室如此哉。此必武氏僭竊之後，其附麗姦諂之徒，欲自稱其惡，乃神其事，因言天之所啓，非由人事也。然於李淳風等傳增加其言，以惑後人。亦若曰不然，則二帝三王之聞賢后妃多矣，上帝胡不前定其至貴之兆，而獨區區私一武氏哉。以愚觀之，有堯舜禹湯之德，足以王天下。自古符瑞之云，皆不足信也。何止一武氏哉。

狄仁傑

范文正公狄梁公碑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如日月，存諸歌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illegible]歟。吁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繫者，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共聽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柏，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語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柏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嗚呼，執法之官，患在[illegible]。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illegible]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唯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要使無功血食，以[illegible]明哲之祠存。吁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illegible]州刺史能撫[illegible]息，郡人紀之碑。又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

原鄴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
活汝輩耶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
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
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
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
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從脅從輩聞王師來乘
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
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
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
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
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譖
下獄公因大周革命萬物惟新[illegible]甘從誅
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從史當抑公經
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
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臨刃之中不義不為況廟
堂之上乎契丹寇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illegible]公至下令曰百姓復
爾業彼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
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
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犯[illegible]
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詔命公為安撫大使
[illegible]為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illegible]以

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
不為豈盡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
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皆
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
之憶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
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
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
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
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
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
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
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
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
問以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
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
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
下豈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
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
軍國陛下今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
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
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
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

逆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
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
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復
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
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以可將
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
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
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
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
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長改秋官侍郎及召
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
后吁嗟乎薦大賢重才實荷知人之深乎又嘗引
拔桓彦範敬暉姚元崇等至公卿者數十人公之
勳德不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具載之別傳
論者謂松柏不凋金石不柔受於天也公爲大理
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
相位而能復廬王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
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顚而不
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易移丹陽郡
道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
伐其誠漢有四皓正於未奔嗚呼武后知人

如亥何心不隨何力可以一公哀傷挽天之亡運
長風而孤騫翹大川以獨航孰可渠公不可革勁
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忠一朝感通肇
陰扶揉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
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斈
蘇子由論曰母后臨朝據人君之地而私其親有
志之士將欲正之常患不克漢呂后欲王諸呂王
陵以高帝舊約爭之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
之背之不可言雖直不見省陵幸而不死亦廢不
用唐武后廢廬陵王立豫王學王雖在位未嘗省
天下事徐敬業爲之起兵於外裴炎爭之於內皆
不旋踵爲戮何者彼奮於重臣下無所奈何勢必
至此也惠帝之亡也陸平聽張辟彊計封王諸呂
呂后安之故平與周勃得執將相之柄以伺其間
後聽陸賈交歡周勃將相之權不分周勃得入北
軍左袒一呼而呂氏以亡豫王既立武后革命稱
帝追尊祖考封王子弟戕殺天下豪傑志得意滿
以爲武氏有泰山之安矣狄仁傑雖爲宰相而未
嘗一言及后欲以三思爲太子訪之大臣仁傑曰
臣觀天人未厭唐德頃匈奴犯邊陛下使三思募
一人月不及千人及使廬陵王不旬浹得五萬人
今欲繼統非廬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復召問曰

曰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
意天以此儆陛下耶文皇帝身蹈鋒刃百戰以有
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語陛下監國陛下本神
器而有之十餘年矣今又欲以三思為後且母子
與姑姪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血食宗
廟三思立廟無祔姑之禮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
迎廬陵王於房州而立之蓋王陵裴炎起禍亂之
辭欲以一言折之故不廢則死陳平狄仁傑待異
日衰而徐正之故身與國俱全惟呂后無子親止
於姪故沒身而後變武后有子母子之愛人情之
所同故老而自復由此觀之陳狄之所以成功者
變以後得之也然廬陵既立而張易之昌宗未去
仁傑於置之而不問後援之張柬之後其志遂而
後取之豈以禍亂之根生於母子之間不如是則必
至於殺傷故耶老氏有言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
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
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
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二公得之矣
[illegible]論炎廢中宗為廬陵王
炎為侍中[illegible]炎以為不可
[illegible]何[illegible]侍中炎懼入

[illegible]度歸入宮執帝[illegible]
中宗王旦為帝炎以功封河東侯[illegible]
臣也且中宗讓國之言令以炎不與后父侍中乃
激怒之言也非本意欲授位於后父也奈何不思
人主發憤之言遂定策而廢之設使中宗誠有此
意已為執政大臣持天下之柄當曰天下者高
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若倦於萬機
欲逆神於無窮適還於太上則當傳之子孫不可
輕議以神器而付於后族使宗廟絕食若終不可
諫尚有伊尹放太甲於桐宮之事奈何不精思遠
慮遽行霍光昌邑之大事遂使武氏得志革姓改
氏誅戮李氏子孫幾盡豈非炎庸夫一言之失所
致乎若翦衆之君可容易廢立則恐恐後世竊國
而賣君者踵足而起爾其後以[illegible]誣奏誅死蓋
有以召之也中宗反正不斷其為庸夫之幸也
孫之翰論殺裴炎曰裴炎之死雖由直講迹其本
末亦自取之也武后篡奪之勢非一朝一夕之為
方欲因事立威震懾中外然後行其所謀中宗即
立之初欲過寵后父炎力爭之因有[illegible]國之言蓋
一時忿激之詞也炎諫於外武后制於內一弱主
[illegible]有為何得因一時忿激之詞便爾不堪輔佐
[illegible]蓋炎自以忤意預憂禍及[illegible]

䇿爲之謀爾殊不知武后既廢帝立少子天下之
權皆在於己其勢至此事肯已乎況裴炎有異謀也
炎方區區諫正其過又請復政少子益欲取人之
寶己預其謀既使得之乃以廉恥爲責令歸其人
亦得從乎言既不得禍得免乎故謂炎之死亦自
取之也夫爲人臣者雖當盡力於事在擇主之正
與不正爾主不正而盡力焉鮮有不罹其禍者蓋
共事之時知其計畫所長用心所向得志之後必
慮復與之謀則不利於己故不無忌之之意也則
炎與劉禕之程務挺輩相繼被戮皆自取之也

五王 薛季昶附

張唐英曰薛季昶嘗勸敬暉等令誅武三思而暉
等不從季昶曰吾不知死所矣其後因王同皎事
羅織其事流竄嶺外崔寔獻計遣御史周利用巡
嶺外逼令自殺桓彦範死於龍州敬暉死於崖州
崔暉死於白州張柬之死於新州袁恕己死於竇
州讀史至此未嘗不歔欷流涕也嗟乎五王奮大
忠仗大節誅張昌宗等掃除內難肅清宮闈復子
明辟中興國祚其忠節足以貫神明純誠足以貫
日月謂其延福錫慶宜與唐齊其盛衰而纔享封
爵已陷網羅所謂溺於深淵者得禍亦大乎蓋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也夫以三思之智豈賢於五
王皆其果於此幾而致使五王作爲所圖故不
能用彦範之計至若韋氏與三思則竟有後患小
昔漢之竇武陳蕃之徒華音適然不斷盡爲小人之
所圖若五王之誅二張其亦武華之徒歟後世忠義
之士欲立大功須大無苟雖細乎寸心猶豫乎末
路不能屈伸在我而任直隨形則五王之禍嘗倚
人門戶之間爾可不畏哉又舊史以季昶載於良
吏傳亦非也況季昶本與五王同謀誅易之其後
又同得罪死於嶺外附於五王傳可也何必載於
良吏傳哉

張柬之

孫之翰論曰觀武后用張柬之見其任賢人之術
也武后臨朝僭號踰二十年所用之人處賢相字
蓋后設者之性不適於人必謂不用衆人無以成
己欲不用賢人無以庇己過然特以權者多賢者
也如狄仁傑婁元崇相於內婁師德郭元振將於
外天下事何慮乎然終究殘不遺不可稍職者以
比也當傑崇相國才謀之士不足於時尚致極誅
於二相求大才以備任用二相力薦柬之遂命作
相其推心不疑如此則向之任用之意可知矣豈
非得任賢之術也一婦人僭天下太號恣行兇虐
以大權付得其人久不禍敗爲人君者能鑒誡

任賢天下豈有爰異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四

則天二

岑長倩 張唐英

姚璹 張唐英

楊再思 張唐英

徐敬業 張唐英

陳子昂 盧藏用

劉知幾 張唐英

中宗

中宗韋后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韋月將告武三思逆亂中宗流之 范祖禹

睿宗

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范祖禹

太平公主 石守道

追立劉竇二后招魂葬東都 范祖禹

景雲年 孫之翰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 孫之翰

岑長倩

張唐英論曰長倩垂拱中為文昌右相則天崇甚懼長倩上疏請改皇嗣姓武氏以為周家儲貳矣悅而從之及張嘉福上表請立武承

爲太子長倩與格輔元堅不從乃言曰皇嗣已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由是大忤諸武下獄被誅而議者謂長倩不忠於唐誅之宜矣且則天之時唐室族葉子弟及朝廷舊臣誅戮殆盡長倩懼皇嗣亦爲諸武所構殺乃請改姓武上以順則天之意下以全皇嗣之命豈謂不忠於唐耶使則天既死皇嗣即位握天下之柄豈肯不復姓李而姓武乎若以長倩不忠則當順從而立承嗣足以免誅豈得復執皇嗣已在東宮不可復立承嗣乎以此原其情則長倩之心乃陳平順呂后之心也誰可與言幾微之事焉惜乎人不明其心也

姚璹

張唐英論曰舊史狄仁傑王方慶姚璹同傳且仁傑有再造唐室之功方慶嘗諫則天曰陛下之子尚在廬陵臣之子何惜遠官姚璹乃唐之賊臣則天之佞臣也何得與狄王同傳哉且則天之時天下非無忠義之士欲復唐祚但以酷吏盈朝羅織成獄故忠義之士不能發耳璹既不能奮發忠節自可持節保身何至於桂林長史凡嶺外山川草木有武字者皆進爲祥瑞符合國姓則天悅之召爲平章事乃附三思督作天樞以紀周德及明堂災則天避殿璹乃以成周宣榭火卜世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且明堂布政之宮而武氏不脩占制徇意經造上帝監戒火而燼之而璹乃遠引周漢爲比又非經義且周室之災由禮崩樂壞之所致建章之火由窮奢極侈之所召豈卜世盛德之事乎又令宰臣親撰時政紀以送史館失史臣直筆之法皆璹姦佞所爲也昔魏明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千秋以一言爲相見咍夷狄璹何人也亦執國政哉求其璹侶乃洛水進赤心石者可與同等豈可汚狄王二公之傳哉

楊再思

張唐英論曰姚璹不可與狄公同傳既已明矣而楊再思復與王杜同傳可乎且王及善有大臣之體杜景佺有宰相之器朱少連不附權要李懷遠能守簡素皆有一節可述而再思姦佞邪巧不畏不義舞高麗以悅同休喻蓮華以媚昌宗鞫王同皎而不明其枉紬載多言而感其宵諷附宗楚客而貶魏元忠偷合冒寵不顧廉恥自始至末無一可稱附於張昌宗傳可也而使同李杜諸公是砣跖與夷齊聯轡斯高與伊皐並譽豈非黑白相混哉自古君子常少而小人常多若小人得與君子同傳則愚恐君子之道愈剝而不振矣

繹其旨則知子昂之頌乃諷諫武后而保佑中宗
之微旨也其揚雄劇秦美新之亞乎何以名之子
昂表云先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
皇王巳來未嘗有也此言自古未嘗有婦人革命
之事又欲武氏不改唐室舊物乃不顯諫之義也
又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陛下受天之符爲人
聖母皇帝仁孝肅恭神明可以纂武承業以承武
氏而有天下謂不可傳於武氏子孫此子昂之微
旨也孰謂諂悅武氏而爲之哉此子雲美新之
開辨之而世之人方知子雲之心今辨子昂亦篇
之意然則賢者立言必俟後世之智者噫士君子
仕於亂世以此微文而今遂書可也然而子雲
之美新子昂之頌周不爲之人以於爲之也若遠不
知言者則直佞人爾

劉知幾子史通

張唐英論曰劉知幾著史通二十卷徐堅曰居此
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因求其書而觀之則知劉
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摘歷代史氏之失
雖班馬壽曄皆爲其輕重茲可尚矣至外篇疑經
有未論者十二條始亦竊疑其于於春秋有所議
略乃取春秋而審詳之則劉子乃好辯而不知春
秋之旨不識聖人之心也劉子云齊鄭楚國弑君

張唐英論曰嘗謝高祖太宗之時天下將相大臣
合謀畢智經營締緝其勤至矣一武氏奪而有之
天下惴惴莫有異議獨徐敬業區區不量發憤舉
兵以興復中宗爲名議者必以焦僥之步而企夸
父之跡要離之弱而追扛鼎之勢多見其不自知
也然若使敬業從薛璋之計直据東都因人心之
思唐則復中宗之位易如反掌惜乎不知苟且非
英雄之事及近非丈夫之爲謀大志小卒無成功
終就誅戮然觀自古有志於功名之士成則衆美
歸之若使訓注石榴甘露之事成則其功亦赫然
可稱今敬業既不幸而敗後世不復稱其忠憑恐
後世之士不復有爲舊君致命爾故予嘗以敬業
比翟義云

陳子昂

盧藏用曰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衛反魯乃刪
詩書述易道而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
者也孔子歿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
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遷爲之傑憲章禮樂
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
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不顧其
後班張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其
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末蓋憔悴逶迤

頹而靡至於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併之亡
工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
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
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
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
岷峨之精巫廬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諍之辭
則為政之先也昭夷之倡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
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
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
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
薄揖揚而凌秦漢儀遺風而替曹劉吾見其進未
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偶時委骨巴山年志
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叨
讒謗以勦其天乎天乎誰紛泰知孰矣焉

張唐英曰學者議子昂作大周受命頌□將
況武氏而不忠於唐始亦嘗鄙其文後乃歎□公

各以疾赴遂皆書卒而[illegible][illegible]返不討賊冢嫡
親嘗而被以惡名播諸來葉且躬為梟獍則孱弱
遺名跡涉瓜李乃凝脂顯戮其所未諭者一也鄭
昭公九年圖弒其君鄭敖而書曰楚子麇卒襄公
七年鄭子駟弒其君僖公而書曰鄭伯髡頑卒哀
公十年齊人弒其君悼公而書曰齊侯陽生卒且
彼三國雖弒其君而皆以疾赴告故魯史因其赴
告以為實而書之于策及孔子修春秋若其事有
可以為褒貶之法者則因其文而筆削以寄三法
如無足示法則仍其策書傳疑傳信之文或寓其
事故他國以弒君告者則書曰弒君他國以疾告
者則書曰卒皆赴告策書之舊文也及授與丘明
作傳則得備觀諸國簡牘實書其事備其本末以
成其文至於盾不討賊止不嘗藥而以弒君父之
罪加之者蓋孔子之志也若為正卿而不討賊是
君之讎可得而赦望也若為冢子而不嘗藥則父
之疾不在乎服勤就養也故書盾之弒以教天下
人臣之為忠書止之弒以教天下人子之為孝所
謂原情而定罪因罪以誅意故曰吾志在春秋彼
親弒君父雖不書於經而傳能備載其事其罪逆
不在言而可知矣豈可謂躬為梟獍則濡網遺名
跡涉瓜李則凝脂顯戮哉以此知劉子纔好辯愚

不知春秋之旨矣其他事以類推之聖人之志此
顯然明白故不復辯學者當自求之無惑劉子之
異說可也　又曰劉知幾又論太史公左丘明荀
子班固於春秋有虛美者五此乃劉子譏孔如之
不大笑日月之不明多矣其不知量也其莊奚國
不足與論其是非然尤可罪者謂乃冢書與魯史
特同獲者曰止辭臣曰料執我行人殺其在宋鄭
棄其師隕石于宋五諸如此句多是古史全文劉
知孔子謂修書但用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
有何益哉噫劉子之罪過於楊墨遠矣與聖人違則
直譏特於天下而病武是也聖人吾對無道譏
於春秋孔子是也今劉氏取信於汲冢竹書鎖語
而謂孔子何力於春秋何証聖人之甚也夫孔子
之於春秋有不合於王道者則定法於一字以褒
貶之如其策書成文書所為法則因而直書蓋聖
人之志也而劉子謂筆則筆削則削皆為虛言何
往悖之甚也汲冢等書蓋戰國之時好學者
愛其語句乃錄於竹簡以便記習若今之抄集子
史雅言之類後因其死乃藏於墓中至晉太康中
其書始出而擊虞束晳荀顗王隱杜預之徒不知
是當時好學者所記錄竹簡之辭反謂春秋已出
猶有此文遂使劉子惑之以聖人何力於春秋以

此論之則劉子之罪過於楊墨遠矣苟不關而白
坦塗愚恐終身由徑馳於淫說矣　又曰知幾之子
餗著大說六篇詩書禮樂春秋周易之意推其短
取其長者而十有五六然其說云帝王既殁王者
每五百歲乃[illegible]湯武周文當其會也周五百歲
而王者不作仲尼生焉仲尼無位其道見之文字
今去此時又出千載五百之數何其蹤與大言其
累世種文德云云而已作六說之意觀餗之言謂
孔子之後千餘歲而無其人謂己可以當之乃作
大說噫是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蹇而追飛
兎之執蓋不量己之甚也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
讚易道修春秋非衍其文辭以誇耀當世蓋皆以示
萬古之教而餗乃自孔氏章至孝亂凡八十九章
皆取漢史諸書及群臣奏議撰其名目以擬尚書
又取房中歌至後庭關百草臨春樂小年子之類
凡一百四十二篇以撰雅言比前代周公之句吉
甫之雅又取巴歈歌白頭吟折楊柳至談容娘以
比前代國風之流且孔子之書斷自唐虞終於秦
誓詩始關雎終於商頌皆有所蘊以垂世立教不
知餗之書始於孔子終於考亂詩始於房中終於
談容娘何所取哉苟以孔氏比堯典則孔子無德
不可比堯也若以考亂比秦誓則獨劉餗之辛一

可比穆公也若以房中樂比關雎則彼非燕用合
二公聖賢之事也以譚容娘比商頌則彼非祭祀
所歌之曲也不知鍊之意何所法而為之哉昔揚
雄以亞聖之才著太玄法言而班固尚比吳楚僭
號而餘之學曾未及揚雄十之一而自尊其能以
孔子之後千載而無人已可以備之而妄為著述
其罪又過於其父爾所謂惑而乘隙焉任而操干
將者乎蓋不自知其任惑爾

中宗韋后 安樂公主附

范祖禹論燕欽融言皇后宗楚客等危宗社楚客
矯詔撲殺之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
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
剛德制之則得正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
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其
惡必至於滔天弒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
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
得乎

孫之翰論韋后安樂公主弒帝曰中宗真下愚之
人不可移之性也前代人君如太甲者中人之性
爾始以失道為大臣所廢遂能深思前過自新厥
德暨復正位享國末年中宗即位之初過於后父
因大臣切諫有不道之言為母所廢[illegible]幾
殞身於二婦人之手宜乎

韋月將告武三思逆亂中宗流之

范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暗
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
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天后之
福

范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
以禮可謂孝矣未聞以女子為女冠而可以資福
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
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褻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
以是為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
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為則先王為之矣不待後
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
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為後世法也

太平公主

石守道曰中宗在位韋庶人安樂公主用事忠良
屛失讒邪並用刑賞僭濫賄賂公行庶政盡隳彝
倫攸斁宮闈恣醜穢之行朝廷肆朋比之風宗社
崎危海內咨怨睿宗時為相王目擊其事常扼腕
窒嘆不勝竊憤及乎身履帝位親握萬機則宜刷
蕩滌瑕洗穢濯垢沐浴中外咸使潔清緝熙讜猷

循理而乃不戒覆車復蹈危轍專縱太主恣横以亂朝政遂使海内失望君子息心苟非繼之以聖主唐祚或去矣臣嘗謂中宗睿宗爲唐主良以此也

追立劉竇二后招魂葬東都

范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埋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景雲年

孫之翰論曰古之人君卽位必踰年而改元者先君之年不可不終也繼大位不可無始也一年不可二君也先君之年不終則後嗣急於爲君而忘孝心矣繼大位無始則布政立事無以正本矣一年二君則國統不一而民聽惑矣與法如是之重人君得不謹其事歟睿宗於中宗雖兄弟之序然繼其位則同於先君安得不待踰年而改元蓋大臣昧於經義而然也今書景雲年者不可分中宗所終之一年爲二又不可記睿宗之始年謂之二年故變其例所以戒無禮而正不典也

傳位太子自稱上皇仍決軍國大務

孫之翰論曰睿宗以次子平王賢而有功取内外屬望之嘉從長子辭讓之誠立爲太子又以時方多難上表示變自知行事不當天意遂傳位於子此實大公之心安宗社之計也然爲一妹所惑雖傳位而不授以政使太子稱帝而主細務自稱太上皇而斷大事此體豈正乎故養成一妹之惡致姦人黨附從而逆謀構太子英果先事誅之不然内難可測乎蓋睿宗雖有大公之心而明斷不至也惜哉

睿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四

玄宗一

以宰相張說兼節度使巡邊 范祖禹

勅海王武藝母弟門藝來奔武藝請罪之上詐報云已流於嶺南 温公

王毛仲掌監牧馬蕃育至四十三萬匹加開府 范祖禹

帝使王忠嗣攻石堡城忠嗣言不可後助董延光取之不克李林甫因譖忠嗣 范祖禹

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 范祖禹

始置翰林院下至僧道百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范祖禹

尊奉道教 范祖禹 六一 子由

初令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備十哲 温公

制增太廟為九室 范祖禹

以符瑞相繼乃加聖祖號并諸帝后謚號 范祖禹

羣臣上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范祖禹

設五王帳 范祖禹

謚岐王為惠文太子 范祖禹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皆賜死 范祖禹 孫之翰

立貴妃 范祖禹 石守道

安祿山 范祖禹 孫之翰 子由

幸蜀 范祖禹

以宰相張說兼節度使巡邊

范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夫宰相百官之首也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勅海王武藝母弟門藝來奔武藝請罪之上詐報云已流於嶺南

司馬温公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自歸天子天子當察其枉直賞門藝而罰武藝為政之體也縱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効小人為欺誑之語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泄可不羞哉

王毛仲掌監牧馬蕃育至四十三萬匹加開府

范祖禹曰詩美衛文公以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夫塞故能誠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具多過於二百倍由其在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夫馬必生於邊隅而養於苦寒之

地褊近之中國則其非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
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晉之彊也鄭之小駟
出於河南故不可乘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
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
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盛者乎

帝使王忠嗣攻石堡城忠嗣言不可後助董延光取
之不克李林甫因譖忠嗣

范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
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
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
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罪不亦直乎
旣黽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
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

范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
王知稼穡之艱難杼軸之勤勞故取之有制用之
有節明皇暴斂而横費之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
禍乎

置翰林院下至僧道百工皆處之謂之待詔

范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
焉明皇始置翰林而其職始分旣發號令豫謀議
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

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皆
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
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懷其利爲之者不
亦可羞乎

尊奉道敎

范祖禹論帝夢玄元得其像曰中庸曰誠則形形
則著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人之有夢也蓋亦誠
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
則或聞肅肅之聲見罔象之形何也心之動也夢
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
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
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
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
瑞者衆而迂誕之語日聞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
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又論田同
秀言玄元錫寶符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者矣明皇崇老尚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
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
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
終身不復言神明之事可謂能補過矣 又論王
元翼言玄元授妙寶眞符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
漢武帝驅攘四夷皆雄才之主也及其爲方士

戶欺玩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欲清虛以居
上則邪謟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則不爲惑
也明矣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爲幻以惑之其神明
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大亂也[illegible]人爲追尊玄
元皇帝父幷皐陶爲帝曰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
諂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唐祖老子於
昧荒忽矣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叔方士附會之
說而追氣加謚不亦誣乎書曰皐陶作士而作史
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
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如商
周有世次皆可考也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
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又論帝謂黃素儀
升天空中爲護藥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
之不怍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
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謟諛言
有呼萬歲者明皇乃自爲詐又甚於漢武矣
六一論華陽頌曰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
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
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窮天下之力不足以
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
冀其實無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
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illegible]

說也其所以貪之者篤則棄萬事絕人理
之[illegible]於無所得者[illegible]死生天地之[illegible]
[illegible]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illegible]
[illegible]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可樂勝其所畏也老之徒有死者[illegible]
[illegible]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illegible]之不
可[illegible]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
者[illegible]惑之以爲誠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
習[illegible]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
者[illegible]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
於彼不勝其勞是其可笑也
又[illegible]論明皇好無爲說而敗曰人主當務好要不
當務無爲夫無爲之爲言妙矣比羲農堯舜得道
者之事也而庸君昏主聞其說而樂之深居與處
[illegible]塞耳目是非過前而不察毀譽[illegible]弄而不悟視
人之利害國之存亡若越人視秦人之疾痛者曰
我無爲也耽樂飲[illegible]遊蕩無度
亦曰無爲也是故莫若好要吾不治事付人以事
而視其成吾不攬權分人以權而觀其趨事成以
利則可成而害則必治其故而賞罰行焉分吾
權而忘於公則任之益吾之權而行其私則斥
而用舍公焉此之謂要知好要則進於無爲矣

皇任李林甫十餘年盡失賢者之助太宗六法
廢革殆盡正觀之風俗廢壞無遺林甫朝夕從容
若非聚斂奢侈以蕩移人主之心意則羅織刑獄
以破滅人之家族也閨門之內干戈嗟鈐未嘗絕
而間為神仙鬼怪之說以動其心而使皇帝不為
慮漫不知察利器去手而不覺[illegible]地設世不
復見此皆其始好無為之說者也可不戒哉
初令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備十哲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
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故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不
試猶能兵萊夷卻費人曰吾戰則[illegible]孔子專文
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illegible]者為其有先聖先
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
之抗衡哉古者有代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屬
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
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
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
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
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
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增大廟為九室
范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卿曰有天
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
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
之文武是也然則一昭三穆之外倘足以祖有功
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違其制矣夫禮不可
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者盡
矣唐制何所取乎
以符瑞相繼乃加聖祖號并諸帝后謚
范祖禹曰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
既稱天以誄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
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illegible]復重至繁而
不可紀大祖宗苟有高世之功[illegible]曰文曰武足
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評之而使天
下後世以為譏玩也故夫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
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
以謚號繁多為貴也書之典禮不經亦甚哉
群臣上開元神武皇帝尊號
范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蓋其德
不足擬名號一而已矣及秦兼皇帝之號固已僭
矣後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世漢[illegible]妖讖
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周[illegible]自稱天元[illegible]示

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本於此嗚呼
故後之臣諛遂著以爲故事使其臣子附加之
於君父豈不悖哉
孫之翰亦論加尊號曰古天子之稱曰皇曰帝曰
王蓋稱其德也秦不觀德之所稱但務兼而稱
皇帝然亦未有尊號也至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
之號此豈可爲法乎高祖太宗各有功德俱無尊
號高宗徇武后之意始稱天皇中宗從韋庶人之
欲乃號應天二宗並爲婦人所制紀綱號令不由
於己其行事紛亂未合天理乎而稱曰天皇號曰
應天是妄自尊大但取千萬世所罪且笑也明皇
以賢繼位祖宗善惡之事聞見固熟何故忘高祖
太宗之實德襲高宗中宗之虛名蓋臣下諂諛
不守經義逢君之過而然也故所上表明言可少
稽古此人臣不思之言爾人君行事不可泥古必
達又不可不稽古之道泥古迹則失於通變之機
不稽古道則無以成大中之法泥明皇英偉之主
志氣雄侈臣下常以古道諷之尚慮越逸可得明
言何必稽古以導其侈心乎豈非不思之言也

立王帳

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該友于兄弟時於太以
惠于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

深爲惟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大而
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他人
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擧斯心加諸彼
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夫
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感
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
入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爲
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尊黜其妻爲人
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
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不出於利心哉

論

岐王爲惠文太子

范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
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也雖所愛其弟欲以厚之
然不正之禮不足爲後世法也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尋賜死 立忠王璵爲太子

范祖禹曰明皇三子之死由李林甫之一言其
得於廢黜於張九齡之未罷相則父子得以相
保相傳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孫之翰論冊忠王爲太子曰國之廢立太子可以
易哉其立之也非嫡不可非長不可非賢不可
元初明皇立瑛爲太子非嫡也非長也但以其
母麗妃之寵遂立其子立之固容易廢亦易之

餘年名分久定雖不聞大賢亦不聞有過又可容
易廢之乎不惟廢之復殺之矣此雖武妃妖惑林
甫賊計致明皇有是大惡然迹其本末亦由張說
之過也明皇諸子皆非中宮所生可慎擇賢者立
之矣何必卽位之初急於立子蓋方寵趙母用說
其意飄然立之歲久中外不聞其過人心有奉矣
開元十七年忠王領河北元帥與百官相見張說
退而言曰嘗觀太宗寫眞圖忠王奇表也之聖祖
事果使甲蓋昭成方娠說侍讀東宮知其事謂
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使衆知爾亦欲有結王
之意也說事明皇不惟東宮之舊復贊先天誅國
之事情義至密非他相可比故任用已來言必從
計必行觀忠王之事豈無密謀潛議也若果以瑛
之才不能任唐事忠王賢足以代之何不定計退
瑛於藩而立忠王使父子之際社稷之重無所失
焉何密稱忠王之善而無所定計計雖不定明皇
意已移矣天子於太子有移意則嬖寵姦賊之言
入之易爾以此論之豈非張說之過也不然二十
五年張九齡以直道被黜朝廷之士知明皇方惡
忠言休前方專以計誰復開口敢謀國事明皇於
林甫之言無不聽納惟立壽王瑁事不聽而卒立
忠王也然瑛之才治與不逮忠王無以辨之但以

有太子而說爲人臣稱諸王之美又不能贊定太
太子之計使處置得所終啟明皇殺子之惡說無
以逃其過矣

立貴妃　玄宗子壽王妃

范祖禹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明皇殺其
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禁臧無
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其何
以爲天下乎　又論貴妃以禍祿養祿山曰昔辛
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明皇不信
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掖而不疑褻
慢神器亦極矣豈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歟
何其惑之甚也
石守道曰明皇帝承則天中宗睿宗三朝禍亂之
後思洗刷垢穢剗絕荒穢凶讒任內清靖致道乃
以姚崇宋璟韓休張九齡李元紘杜暹等相夫爲
宰相宵分不寐日昃不食潛心至治之道側耳患
良之言夜勤萬機念慮四海不敢暫時逸豫不敢
一日畋遊苑囿稱行聲色不御汲汲論思遂致開
元三十年太平一日妃子入宮專寵成內荒頹
聚歛政蛾眉巧笑迷君之心妖姿艷舞眩君之目
日月斯久情愛寢深竭天下之財以奉一婦人竭
海內之力以事一女子常恐不足弟兄姊妹皆

厚封骨肉姻親咸登要職名園甲第以賜之膏腴
水石以寵之牝雞晨鳴威過人主后戚專國勢傾
朝廷諸侯輦貨于妃子之宮四方爭賂於楊氏之
宅恩由財結官以賄成紀綱盡廢爵賞無序讒邪
得進忠良見廢故天寶之政不在於天子而在於
楊氏是以中外胥怨人神共憤迨祿山舉兵一唱
而東都陷沒靈駕播遷倉皇出關崎嶇幸蜀國祚
危如綴旒皇都鞠為茂草誰其為之楊氏一婦人
也還主恩而自專弄國柄而無禁色荒於內而天
下怨叛豈非一婦人能致耶詩曰赫赫宗周褒姒
烕之紂以妲己而亡吳以西施而滅天寶之亂誰
謂非貴妃之罪也噫明皇至聰明至神聖也為一
女之惑取笑千載之下可痛也哉臣嘗思唐高祖
太宗親覆矢石身冒霜露艱難辛苦十餘年以得
天下既得之後側席求賢虛心納諫晝視朝政日
既不食夜讀經書講分不厭勞心苦體孜孜為致
海內太平作子孫久長業未嘗敢暫時宴樂未嘗
敢一夕荒寧苑囿不游絲竹不御畋獵不數女色
不近凡武德正觀二三十年間四海晏然生人樂
業國家之制度備矣禮樂成矣政化行矣教法修
矣以垂於子垂於孫將謂之萬世而無喪亂覆亡
禍也嗚呼太宗陵土未乾而則天奪國李氏子

孫殺戮殆盡唐室宗廟將為丘墟自後韋皇后安
樂公主專政擅權朝廷大壞至楊太眞妃惑亂則
海內一搖明皇肅宗四世播遷唐室自此亦衰矣
才得十八帝僅三百年國滅家破良由高宗中宗
睿宗明皇覆敗祖業噫嗟歎息痛心疾首撫卷扼
腕而泣下不止蓋傷其人子傳人社稷不仁不孝
以至於此臣聞天子之孝在乎承宗廟奉社稷撫
四海安萬民彼高宗輩惑一婦人溺亡女子忽然
忘宗廟之重棄社稷之大輕四海之廣視萬民之
衆其為不孝也甚矣後世得不以為深戒哉

安祿山

范祖禹論祿山兼領范陽節度而黜陟使席建侯
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美由是祿山
之寵益固曰明皇寵信安祿山故羣臣爭譽其美
以封殖之主心益固雖太子不能間也三人者豈
必交利於一蕃將而不忠於唐之社稷哉不過諛
悅人主以保寵位而已其後祿山卒大亂天下人
臣阿意順旨其長禍豈細哉

孫之翰論輔璆琳國稱祿山無事曰人主信待中
官無甚於明皇也祿山領三道兵權勢力至重又
請蕃將以代舊將反計可知國忠以貴妃之親據
公相之位明皇寵信無不從及奏祿山逆狀流

以言是必欲感悟主心也然明皇竟未之信諸使
璆琳往察其狀是信待國忠之意未及於中官也
其意曰國忠我之寵丞相也但祿山有功不無忌
嫉則其言未必忠於我也璆琳日在左右我所親
信委之以事必盡忠於我也以此待璆琳之意過
於國忠及爲璆琳所誤遂成大亂雖悔之不及事
矣後之人君信待中官不可不懼
予由論明皇征安祿山之事曰天寶承平兵不
知戰大盜突起四海震動之無策君播國亡哥
舒之敗固無足道者明皇欲下詔親征而羣臣擘
俟准境其事當是時天子聽戒其有濟乎愚嘗論
之天寶盜起雖上有昏佞臣逃杜塞抑當時朝廷
無人矣故爲是倡狂不審之漸天子臨戎其利
有二天下莫能當而明皇必不行之事而不行
使果行其後則有甚於此者天下爲之一者屬之
以兵名重勢敵人雖强不忍以兵向之危而起人
之欲二者天子所統必天下之兵屬將天下莫
能抗明皇時天下之勢其重在西北而京師輕也
久矣人徒覺與搢紳切齒矣無度百姓怨苦內
蠲淫佚荒亂失度尊名之不振也甚矣祿山敢戰
其兵皆畜我勁卒非復唐也彼惟恐祀順之不深
以之不狀則明皇之於尊名重勢所不得行一

也天下勁兵皆在西北藩臣握之府兵既壞宿子
侍衛長征彍騎而已有急而募不過得長安市中
子而以抗代北勁騎此以羊戰狼則明皇於至兵
選卒既不得行二也親征不可則無策乎曰知兵
者必知敵人所恃知是者百戰不殆祿山之利速
戰也所恃范陽也十年教其民至是而用之其鋒
不可當雖太公復直必姑避之故賊必乘其鋒而
用之彼惟恐戰之不速致人之不我拒也然祿山
之勢野度河而南司畢舍也故心動易搖其恃范
陽如虎豹之有山林急則投之以自藏方祿山之
南也厚集潼關之師深溝高壘勿與之戰委河南
與之是時李光弼郭子儀皆在河北遣一將搗范
陽之虛往必得志彼進則不得入關退則已失范
陽倚空虛之東都不過半年其勢潰矣此至計
也其後祿山既死慶緒北走而史思明已有范陽
慶緒卒困死河朔以此知祿山失范陽則必斃於
河朔諸帥也其後史思明陷東都李光弼拒之於
河陽而思明不能西以此知厚集潼關之師不戰
而老之而祿山傾國遠鬬委其所恃而不顧固已
絕天下之至危而唐之君臣不知出此唐無人也
夫
范祖禹論顏眞卿杲卿等起兵討祿山曰

末引於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令知此行
臣解而杲卿首謀於常山真卿唱義於平原其介
然皆無設死其城郭李憕盧奕蔣清死其官守賈
賁以一尉討賊張巡以縣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
朔方李光弼電擊於河北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
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卒賴是於忠賢夫國
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衆之國有一臣則不
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唐之不亡斷可知
矣詩云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苟得其人則何危
亂之有

范祖禹論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
況為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載廟主而行
明皇既不能率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
得已而避寇出奔猶當告于宗廟諭衆而行為備
而動則不至於顚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猶與其所
愛服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
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為出計
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又論上至咸陽日中不
得食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
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共
也合而從之則為人君離而去之則為匹夫夫

常治則能保其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
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先王不敢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
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十
里而已無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又
論老父郭從謹讜上以杜絶直言致亂曰天寶之
亂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
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矢交於前大親不能相保
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玄宗二

姚崇　宋璟 范祖禹 子由 溫公 [illegible] 孫之翰

盧懷慎 溫公 孫之翰

張說 范祖禹

源乾曜 范祖禹

張九齡 唐子西 呂溫 孫之翰 東坡

周子諒 范祖禹 胡子厚 張唐英 [illegible]

陸象先 張唐英

姚崇　宋璟

范祖禹論崇奏序進官吏帝仰視屋不顧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哉

又論姚崇對帝刺史縣令不可偏擇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為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一相者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矣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廣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苟相得其人則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可偏擇豈宰相之体乎

司馬溫公論薛謙元獻鼎銘崇表賀曰日蝕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誣於天下侮於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范祖禹論遣薛訥擊契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當成之歟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遣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盡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庇其身終則引謗以歸於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夫

孫之翰論相姚崇曰天子任輔臣非知其才諒其忠推誠待之何以責成功輔臣循天子之知非素蓄策畫通達時務盡節行之何以稱大用明皇之相姚崇之事君得其道矣初明皇以崇可相將

乃以張說常讒言交譖一不能動遂以大柄付之崇亦荷其信任之意力救時弊行之不疑數十年紛亂之政旬日而變紀綱法度卓然振起非君臣相待之誠至深至悉何以及此然爲姚崇則易爲明皇則難自中宗復位承武后暴政之餘且爲韋庶人所制用姦貪去忠良官職無序紀綱大亂以太平暴横不改其惡中外人心思治甚切崇有宰智謀能識時事之弊知其救之之術方當國政服人心行之不疑爾明皇居藩邸已憤時弊之甚即位之始銳意求治任崇固宜但張說有輔翼之勳帝所親待方居左右與崇不協崇雖才過於說適在疏遠明皇不信親近而信疏遠不任說而任崇此所以爲難也嗚呼人君知疏遠之臣賢而可任付以大柄推誠待之遂使盡心畢力成開元治平之業後之人君觀其任賢之道得不以爲法哉

子由論曰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斯言固二人之所長也然應變者要之不失正而後可孟子有言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唐明皇豪俊之君也而姚崇治以豪俊事之方其君臣遇合天下事迎刃而解

不足爲者雖然以水濟水後將有不可食者開元四年天下大蝗民祭而拜之坐視食苗而不敢捕崇奏遣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羣臣多不以爲然帝亦疑之而崇行之愈力蝗亦爲息捕蝗雖古之遺法然遇災而懼修德以答天變古之道也崇置之不言而專以捕爲事已可疑矣然而崇所親吏趙誨以贓死崇懼遂還政時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宰相宋璟蘇頲皆言三年之喪未終不可巡幸壞壓之變天戒也請罷東巡修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崇曰此苻堅故殿也山有朽壞而崩木蠹而折理無足怪但壞與行會非緣行而壞也今關中無年餽餉勞弊出幸東都所以爲人非爲己也百司已戒供擬已具請車駕即東而遷神主太極殿更作新廟此大孝也帝用其言崇由此復相開元末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皆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李林甫獨曰二都本東西宮耳車駕往來何用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即駕而西崇建東幸之計林甫造西還之議其意同爾孰謂崇獨賢乎從崇之議使人君上不畏天戒中不敬宗廟下不恤人言三者忠臣之所諱而崇居之不疑何哉其後崇璟皆沒玄宗意輕蔑羣臣方任張九齡而廢太子瑛用李林

容則聽李林甫方雅楊國忠而親安祿山則用之
繆琳專以適己爲悅類崇有以啓之也吾謂開元
之治雖出於崇天寶之亂亦崇之所自致此人臣
之至戒也
范祖禹論宋璟不賞郝靈荃以防黷武曰宋璟可
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然
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甚深也後明皇卒以黷
武至於大亂何其得之明識也宋璟可謂賢相矣 又
論宋璟不與楊思勗交言曰召宦援以終不得爲
剛宋璟所以能剛其操然後可明皇以此重之可
謂能知賢矣
皮日休曰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
毅狀疑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之文而有梅
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不類其爲人也
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夫
廣平之才未爲是賦那蘇公果能知其人哉將廣
平困於窮阨於蹤然强爲是文邪

盧懷愼

司馬溫公論懷愼每事推崇時人謂伴食宰相曰
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
知其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
及蕭何一遵其法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
丹爲其餘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
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
專固以分其權娼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
亦罪人也崇曾之賢相懷愼與之同心戮力以濟
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臣斷
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
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
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愼之謂
矣
孫之翰論懷愼爲宋璟盧從愿且謂上享國既久
處小人東閣以進二君其志之日太宗嘗賜魏公
手詔言晉何曾不忠之罪蓋謂曾竊觀武帝書逸之
意不能切諫但退有後言也觀盧懷愼與宋璟等
所言頗似何曾之意然懷愼與曾言同而意異曾
以奢侈爲時所譏見主之過默而不諫此正保位
爾其與子孫竊言又欲取名於後世也懷愼清儉
有節性復公正非懷祿固寵之人也其主方勤政
治未有深過但以高識見其萌芽不聞切諫此亦
可責能與璟等深言日力爲之是使諫正於後以
此論之懷愼與曾言同而意異也夫大臣德望有
素無保位懷祿之迹若觀主微過而不言能
者 正於後尙可掩過若大臣德望未著

而不言又不能力爲賢者使之諫正此眞僕妾
寵之人雖爲一時富貴千萬世識者視之當爲戒
人矣

張說

范祖禹論張說召募壯士代宿衛曰唐制諸衛府
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
民後世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
寖壞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也張說不究其所以
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
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
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
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
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
亂也

源乾曜

范祖禹論乾曜張說以上生日爲千秋節曰太宗
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乃
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
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
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
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張九齡

唐子西張曲江畫像贊序曰吾南遊至內左拾
老爲吾言唐開元中平盧師張守珪遣偏將安祿
山奏事京師張文獻公見之大驚密請除之不從
未幾守珪入朝祿山引兵擊奚丹大敗所亡失以
萬計公請以軍法誅之又不從後二十年祿山稱
兵犯順公之沒蓋十六年矣明皇在蜀始悔不用
公言於是遣使度嶺弔祭以舊史驗之良然吾嘗
謂明皇一日殺三庶人如刈竹葦如剖瓜棼無毫
髮顧惜而誅一胡雛如拔齒然此何理也方是時
唐祚將衰親疎厚薄之序一切倒置陵夷至於天
寶之末人倫天理絶滅敗壞故張垍其婿也而先
叛永王其子也而又叛太子起兵至靈武則又叛
雖微祿山唐祚未必不衰而唐祚之衰自祿山始
明皇嘗歎公沒不復聞忠言正使公存吾知其言
不復用矣公平生論事至多而斯言不用尤可痛
恨吾欲訪其故居而弔其墓識其子孫以求其遺
風餘烈時方遷徙勢有所未暇獨得其遺像流落
而贊之曰魏武言典午不可親而文帝待之坦然
不疑也齊王攸言胡雛不可養而晉武寵之確然
不移也莫親於父子莫愛於兄弟一有所蔽則猶
愛莫得而奪之況於疎遠乎然則公言之不用亦
其宜也噫先事而言則未信已至而悔則無及

未有不由於斯也可□□，可用□□
以見公之像懷然而嗟咨也
右張荊州畫贊序曰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
之碩亮臣也開元二十二年玄宗春秋高矣將太
平自致頗易天下綜覈稍怠推納寖廣若君子小
人摩肩于朝直聲遂寢邪氣始勝中興之業衰焉
公於是以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
秉大節而不回了其小必諫大必諍攀帝檻歷天階
犯雷霆之威不霽不止以同幾能卻為分明虎而
冠之不敢征然如賢倚賴天下仰息處康乎千載
之望然或賓天地落山嶽之禍俾姦臣乘釁以速
致我詐以喪明聖不能保家我公家賓于候服身
辟遠而誠意切道既塞而說孺望憂而不怨終老
南國於壓功業乎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否則通在
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久懷荒政樂與群
下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否極之變姚宋坐而乘之
舉為時要動中上意天元照身宇宙在手勢若有
歸相得當洪流而鼓迅風崇朝千里不足怪也開
元末天子倦於勤而安其安高視穆清湛然大肯
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而扶之舉為時害
上愁曰與讒黨抗行于交戟之中勢若微陽
□雲而吐丹氣欻爍而滅又何難乎

之一時事一聖賤其跡執其柄而有可不
成有不成況乎羞池萍茅沉落光耀者復
贊曰唐有棟臣往矣其邈世傳遺像以覺後
容恢異天骨峻拔凝東嶽日照泰嶽其睟崇崇
起敬起忠貌與神會凜然生風氣蘊迹鱗色形匪
躬當時曲直如在胸中縉紳初觀淡海以化羊角
中獨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斯畫嗚呼為臣儼
爾夙夜
孫之翰論九齡乞斬祿山曰人君有忌心則賢者
不能立事矣軍國之務至大至眾一人之志固不
能了必藉賢者謀議也賢者謀議多出眾人之見
非英睿求治之君往往不忘其心或以忤意厭之
或以立異惡之姦邪希旨之臣指疑似之事從而
譖毀則人君忌之矣既忌之不惟深議難合且欲
斷一時怒氣多方沮之雖理道明白亦不從也賢
者為人君所忌如此欲立事得乎九齡以高才直
道居輔相之位值明皇倦於政治厭聞讜言方且
倚任李林甫姦臣謀議固無以合所奏祿山逆狀
此先覺獨斷之論非常人可明其以將校敗衂請
行軍法此有何難明之理況祿山素無賢名又無
大功止以勇銳可用今戰而敗衂則勇銳亦可
人不知以何功德可贖罪也是明皇以九齡

聖正多所違忤又聽姦邪讒間又有忌心[illegible]讒
其言而沮之也讒賢者忠於國而人君忌之[illegible]讒
之事雖理道明白不從其言在賢者無負於國矣
但人君內倚姦臣以養大惡播遷之患歸於何人
東坡論九齡罷相曰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
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
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
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
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
流爾故王莽以斗筲穿窬之才盜取神器如反掌
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惟張九齡一人九齡
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
治亂之機可不愼哉

周子諒

范祖禹論杖周子諒於朝堂以彈牛仙客故曰古
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
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
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抑外戚焚珠玉錦繡斥神仙
禁言祥瑞豈不正哉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
生悅機祥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
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柳子厚曰天寶年有以謟諛至相位賢臣抗[illegible]
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illegible]
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乎[illegible]得其[illegible]者[illegible]
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illegible]其所斯蓋得
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
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勸第令生於定
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間則
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歿不遭
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云云

最唐英論曰柳宗元有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
周某字某以諫死葬于某所公天寶中有謟諛至
相位賢臣放逐公爲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
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謟諛爲相者誰氏賢臣
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質之周君必子諒也謟諛
必牛仙客也賢臣必張九齡也林甫薦仙客爲宰
相張九齡言其不可上不悅罷九齡相位時子諒
爲御史白於大夫李適之曰仙客不才濫登相位
公何得坐視其事適之遽奏之上怒決配子諒於
瀼州至藍田賜死以九齡所薦子諒非其人左遷
荊州都督嗟乎九齡以子諒能抗言朝廷之失是
不負其職而九齡爲能知人爾而明皇惑邪佞之
臣反以九齡所薦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則後之大
臣薦臺諫官者當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蟬[illegible]如

淬萍則無患矣何以爲朝廷之门曰哉夫物而然其茂也必時溉之溉而怒長反自代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惡子諒乃自求衰之謂乎兩辛之禍有所召爾

鄭獬曰唐孰亂之曰林甫也曰是林甫大乎成也然則其殺周子諒始乎子諒死言也張九齡前其識亦棄焉於此開元之治亂岐矣於時林甫雖相也有正人梗乎中尚闔吻而伺未能奮其爪牙也及死且棄焉則闔然始怒矣忠臣噤口而啗去爭邪爭逢而公進顧誰爲忌憚歟嗚呼禹曰無若丹朱傲吾畏舜不宜及是言也而舜無誅焉則有以發乎衆矣故小雲逐則張禹進禹進而丁氏擅與漢之亂一迹焉吾固曰其殺周子諒始乎

陸象先

張唐英論曰象先爲益州長史司馬韋抱真諫以宜行罰象先曰理則可矣何必嚴刑以立威遷河中尹錄事白以小吏合杖象先曰此人之情不甚相遠必須行杖須從汝始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始爲煩耳但静其源何憂不簡噫可謂仁恕長者也求之古人其究乎賤之倫乎兩漢以下循吏殆不及也後世爲人上者以仁愛而撫民則以謂之柔懦以教化而訓俗則世之謂迂闊至有以

其民惟恐其不階反得辞才之譽撓其民惟恐其不煩反得治劇之名故近年趨進奔競者惟務亂其民以進己之身故天下之民日陷網羅之苦耳不聞仁義禮樂之教目不見寬和慈惠之化謂爲治之法自古皆然至有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蹠先襲惡填塞牢有刑誅殺戮歲千萬數皆由在上者煩撓而致之噫安得國家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又求象先輩百十人分之四方郡縣導民以德齊民以禮使其有恥且格不煩不撓至簡至易盡成循吏之治而使吾人熙熙哉夫以匡衡曹參而能守蓋公一言以清淨而鎮俗而公卿大夫牧民而不以象先之心爲心者真衣冠而[illegible]者乎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七

玄宗三

宇文融 王鉷 子由 孫之翰 范祖禹

李林甫 范祖禹 孫之翰 張唐英

楊國忠 范祖禹

高力士 范祖禹

宇文融 王鉷

蘇子由論宇文融曰開元之初天下始脫中宗之亂玄宗勵精政事姚崇宋璟彌縫其闕而補其過庶幾正觀之治矣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開元之初無妄之世也無妄之爲言無一不正之謂也君子之處此也亦全其大正而略其小不正而已蓋詳其小必廢其大古語有之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無妄六二曰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其三曰無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其五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夫必耕而後穫必菑而後畬小人之所謂無妄也而君子不然於義可穫不必其所耕也於道可畬不必其所菑也然後無所不行今有失牛於此得之者行人也而責償於邑人其意亦以求無妄也而邑人罹其災故無妄之疾雖勿藥可也藥之其損或有甚於病者矣

[illegible]富庶而戶口未嘗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而論之請治籍外羨田逃戶命攝御史分行括實玄宗喜之朝臣莫敢言其非者惟陽翟尉皇甫憬戶部侍郎楊瑒以爲籍外取稅百姓困弊得不償失而二人皆左遷諸道所括凡得客戶八百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多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爲客歲終籍羨數百萬緡其名似是而實失民心淺言之則失在未詳深言之則失在貪利持辛方以耳目之未責得於人行之不疑羣臣爭爲聚斂以迎修心天寶之亂實始於此吾觀近世士大夫多有此病賢者不忍天下有小不平而欲平之小人饕倖其利以爲進取之計故天下每每多弊宰相李沆近世之賢相也嘗[illegible]在朝廷十餘年無功可紀唯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有一施行[illegible]此亦以報國者之善言醫者康[illegible]之難以爲有[illegible]不服藥常得中醫蓋良醫不可必得而庸醫舉目皆是庸醫類能殺人而不服藥者未必死李公之言蓋類此也

孫之翰論帝用聚斂臣王鉷曰正觀十年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銀坑事太宗惡其言利遂斥之不令立朝詳味當時致治之風堯舜何以加焉天子[illegible]有天下惟患德義之不充不患財用之不

劉中天子勤勞政治敦尚儉德非賢者不厚賜
功臣不寵賜內無嬖人專其恩外無姦臣竊其澤
所用固有節所斂固不厚但慮賢才未盡用生民
未盡泰意常不足爾天子務德如是此所以言利
之臣不能合也天寶之初天子厭倦萬機日恣侈
逸內有嬖人擅其寵外有姦臣導其欲恩賜寖廣
用度日增天下常入之物不足以充其費必詳刻
生民而後足其欲此所以言利之臣大用於時也
故韋堅以漕運寵楊愼矜以聚財進至王鉷任用
則斂剝極矣民以困死違理舊課詔恩給復廣收
脚貴怨苦之聲遍於天下鉷方以所聚之物謂之
羨餘納於內庫以奉天子私費嗚呼天子之費豈
有私乎天子爲生民之主民乃勤力以奉之財賦
之入國有常數入既有常用得無節乎故行賞於
人必使內外稱之曰中也施惠於人必使內外稱
之曰宜也以是費用豈爲私乎今乃恣奢逸廣恩
賜使嬖寵之家競爲僭侈權倖之輩各極其欲是
明皇寵聚斂之臣誅剝天下剝肌膚椎骨髓以快
姦人女子之心爾快姦人女子之心而取天下之
怨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王鉷聚斂極矣繼以楊
國忠用事尤恣無名之取故明皇私費濫用以
卒盈積季年之亂復資盜賊之用是明皇

之臣窮生民之力始則奉私欲終乃爲所亂也
之論治亂者多稽察之時獎余以英宗明臣之言
驗之太宗勤於政治作言利之臣而天下自治矣
明皇倦於政治寵姦巧之臣而天下自亂矣以此
論之治亂采繫於時乎後之王者宜鑒於是
范祖禹論楊國忠告鉷與弟銲通謀反賜死曰昔
榮夷公好專利厲王悅之芮良夫知王室之將卑
以爲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而或專之
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
也專之必盡盡則所害者多故凡有利必有害利
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爲天地
之施也聖王寧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
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聚利之臣鮮不
顚敗自榮夷公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
於宇文融融既流死而韋堅楊愼矜王鉷繼起及
至其之極于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寔敷
何哉蓋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讐之斂其惡
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
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裴休之富
國李悝之平糴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
齊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施
此可不戒哉

李林甫

范祖禹論以徐嶠奏刑罰幾措賜李林甫牛仙客爵國公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孫之翰論曰或問開元二十五年明皇用姦人逐賢相戮直臣殺三子此國事大失人道幾喪也有何德化尚致天下獄訟稀少曰國政善惡皆有幾効明皇即位之初厲精政事得姚崇宋璟張九齡之徒繼爲輔弼盡心贊助故德化被於民間風俗既厚獄訟幾息及在位漸久息於政治雖姦邪柔闇而進尚有忠賢任事未能大害於政及罷免賢相專任姦人直臣言事遂遭殺戮三子無辜俱以讒死其他流貶者不可勝道此因君之失還得[illegible]在於內而未及於民前日爲善之效法風未改故獄訟尚稀也林甫自以專任經歲[illegible]衆矣下一善事掠之爲功將以掩罪嫌棄小人得希其意妄託微物用爲靈異上以固主心下以惑民聽明皇感其事從而賞之自此權威益起大欲姦惡日甚無所不爲天寶之亂乃爲惡之効也爲君爲相者勿以目前善迹便爲己功當顧己之行事何如爾善惡之事未有不効者也

范祖禹論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以[illegible]胡人爲將曰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胡人爲帥將則不必聰明睿智之主而後能知其非也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行其計以中其欲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從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孫之翰論林甫平章事曰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然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因郎官源乾曜薦其無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爲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爲御史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爲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必信於主但武惠妃力助爲之助遂至大用[illegible]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然有一時之[illegible]下佞邪不顯[illegible]已之矇蔽者也林甫爲近臣以佞[illegible]則其人姦佞可知也假如惑於[illegible]不辨其姦佞林甫既相之後能議何政謀何事況一不知學術素無行實有何所長任之也是林甫凡有奏請[illegible]迎意希旨以取恩寵凡人臣奏請之事[illegible]於主意須經世濟民理道明白始可[illegible]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旨而然也況[illegible]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己意帝王之[illegible]其事也況明皇不爲不明一旦[illegible]

含慮遜位[illegible]天下則[illegible]之[illegible]
如此夫[illegible]
何以興起[illegible]
德有素才能[illegible]者可[illegible]才能[illegible]
但取嬖[illegible]之以迎意希旨[illegible]之是上忘[illegible]
社之重[illegible]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
甫任用[illegible]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
以害良善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授[illegible]節制利
其貪[illegible]類無[illegible]相之路養成祿山亂[illegible]則天寶
之亂林甫之致也噫天下一聽[illegible]之言任[illegible]人
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於已罷擢
遷之苦於民陷死[illegible]之[illegible]人君得不深戒
張唐英論林甫置節度曰唐自武德已來其武臣
蕃將雖有大功者未嘗委以[illegible]雖如馬燧阿史那
社爾契苾何力[illegible]其出於外止居副總管
副節度之職其[illegible]節度大使常擇名臣而委
之故自武德至開[illegible]藩鎮之臣未嘗有叛如
張嘉正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皆出為節度入為宰
相當時經始之慮亦已深矣何則[illegible]大鎮有城
池之險有甲兵之彊有土地之廣有人民之眾有
府庫之實苟非忠孝之臣忽有不軌之[illegible]
皇帝始立法制而付之名臣以杜禍[illegible]

天寶[illegible]李林甫以姦諂狡媚因緣事任[illegible]
蔽日月以己本非儒術文行才望而進[illegible]
進[illegible]在己之上欲杜中外名臣出將入相[illegible]
用高仙芝為[illegible]節度使封常清為安西節度[illegible]
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牛仙客為河西節度使皆
專大將之任[illegible]不知文字不知典故而與輔政
之[illegible]故祿山之叛由專范陽大將之任故[illegible]而鄉
欲爭天下此皆由林甫啓之也

楊國忠

范祖禹論國忠誣奏南詔之捷曰管子有[illegible]堂上
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壅蔽
之為害深也明皇信一國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
知以敗為勝其不亡蓋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
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告其君者蓋在位者皆小
人無一賢也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自以為太
平有萬世之安而不知禍亂將[illegible]由置[illegible]
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又論國忠[illegible]進兵
攻祿山曰國忠既激祿山使之[illegible]其言又
促舒翰出兵潼關[illegible]其為己[illegible]
社稷之患然其所[illegible]全者[illegible]以自[illegible]
利避害小人之常[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於國而不害於家[illegible]自以[illegible]

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
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
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
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高力士

范祖禹論以力士知內侍省并增宦者除三品將
軍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
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艱故其防患也深其慮
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
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甲人
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
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
是以後寖于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
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
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又論明皇寵任力士使李
決章奏曰明皇不豎石顯之專而寵任力士至使
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甚矣其
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
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石守道論曰明皇在開元初銳意政治登用姚崇
宋璟韓休張九齡等爲宰相百度修舉倫敍
開元三十年躋于太平逮高力士用事引宇文
林甫楊國忠等在內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
等居外朝政蠹損治道剝喪綱紀大壞賄賂公行
姦臣得以行其謀天子得以肆其欲忠謇戢舌佞
邪成羣賢人道消萬民胥怨安祿山之禍由妃子
鼓之於內力士導之於外也噫左右輔弼中外賢
才森然滿朝謀劃衆論不與議論萬機之政進退
四海之士策慮安危謀惟教化乃引此輩在帷幄
之內與論議國政參決機務評品善惡黜陟士類
不亦失乎觀夫天寶之亂則可爲戒也已
范祖禹論帝語力士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力
士因言將相任事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
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邊事付之
將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滑
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林甫時言路
塞絕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楊國忠知其君之
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
謏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
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位於朝者皆小人也高力
士帷幄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噤
默此非其忠義過人蓋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
於宦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
省以及於亂不亦宜哉

玄宗四

姜皎 張唐英

杜甫 李白元稹曾子固 東坡 王元之 流光

元魯山 李華

張旭 昌黎

孟浩然 皮日休

姜皎

張唐英論曰明皇寵遇姜皎過厚因緣恩倖為太常卿楚國公復慮天下議其私昵之偏乃虛暴其功於天下以比霍光程溫鄧晨朱祐及宋璟上言處其太盛非久安之道請抑損之乃放歸田里其後復起為秘書監因漏禁中語張嘉正希王守一之旨奏決杖一頓配流欽州嗟乎明皇之於皎君臣終始可謂不全也且始昵之則出入臥內與后妃臥宴擊毬鬭雞呼為姜七當此之時惟慮其寵之不來福之不隆位之不崇又暴其功業謂漢魏已來佐命大功無有其比及間隙一開讒言得入因其漏言卒杖而死之何始終之不一也且既從宋璟之言放之田里宜念光武全南陽故人之意勿復起之可也既起之亦宜保之可也皎亦宜中心作有攻城野戰之功因緣私幸遂忝崇顯如風暴雨無終久之勢既歸田里宜不起可也既起則亦宜損之可也君臣既不能審慮俱失其分又有過失宜念嘗暴其功以比古人但削其官爵放為庶人設有不可宜賜死于家可也奈何鞭笞配流不啻如視犬馬何厚薄之殊哉後世有蒙華膴受寵遇如皎者亦宜念周易大盈之際少受以謙無謂主恩可恃而讒人難入亦保身全家之道有一不慎則禍來若發機焉

杜甫 李白

元稹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揀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亦詞意閑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尚文章

以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
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
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官大振
歷世之文能者互書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
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后文體之變極焉而
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於晉
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雅
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
古旁蘇李氣奪曹劉掩顔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
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
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爲能無
可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
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
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
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
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
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東坡曰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
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覩
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后變風發乎情雖衰
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
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

而語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
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云云
三元之李太白眞贊序曰予嘗讀謫仙傳具得其
本始而隱以俟命也中而仕以求用也終而退以
全身也又嘗讀謫仙文徵達其旨頌而諷以救時
也俳而奧以矯俗也清而麗以見才也而未識謫
仙之容可太息矣云云謫仙之形態秀姿清融
春露冰潔金莖謫仙之格骨寒氣直吟冷碧江下
凌秋石仙睞牛蹊砰緄初醒海夜驪龍睡當枕浪
仙袂任飄雲氣斜松顛跨鶴宿月棲霞龍竹自
攜烏紗不整無定華姿若生是所謂神仙中
人風塵外物也亦既逢願能與遊乎且大畫於
圖之形頌而美德寫旻倩之質贊以紀功矧我讀
仙之文行哉贊曰仙之來兮峨嵋扃曳霓衣兮
紫庭仙之去兮騎長鯨挾雲旂兮歸滄溟雲濤雪
波留蓬瀛是謫仙筆留其形國風絶壞誰繼聲其
有鶴態高亭亭
東坡曰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
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
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
以此料天下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
卿大夫爭事之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

突伎之傳者也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人可伎人
於吾乎義侯謂贊集李生乞翮濟明鉛包含宏大
陵轢御相嘲嗤鄙儕籠罩諸騷籍貴勢出不伓
顛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
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
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
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
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也吾
不可以不辨
沈光曰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
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觥强者醜禍而不發乘陰者
怙帑而不進積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鐵碇搏猛
者猜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彊者弱之險
者爽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
如是噫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今為天下唱
者業術匡救天必付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
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
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彊非真勇太白
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人因沉酢以曾眼明耳
聰恐貽顛踣故抑其盃觴沉乎麴糵耳一淮離目
底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
投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

之妍茂騫擲仂於逸情閑思使之壯氣激人也
措謫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詭歷物外爽人精魄
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酬歎使之馳騁決發如睨也
昇而失意放懷靈見窮通悲喜呼吁太白鬣文之彊
梁文之險潰丈夫之專轉失之佳而作御弄益觴流
誦麴糵是真築其聰騖其明醒則移於醆寢笙歌
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醒決其明
核於行事強把時急猶不得所而死生也當勝當
類忠赤遺有其人放其寬才華於太白無於蔡鶯
結劉受寒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危壓灘
蠡雖無見枝堅遐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曾子固曰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七十六篇今凡
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
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其作之
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
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
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
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中竹溪入吳
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
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
遊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入吳轉徙金陵
上秋浦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

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云云

元魯山

李華三賢論曰或曰吾讀古人之書而求古之人未獲嗟夫遐哉謂曰無世無賢人其或世教不至淪於風波雖賢不能自辨況察者未之究乎鄭衛方奏正聲間發極和無味至文無彩聽者不達反以爲怪譎之音太師樂工亦失容而止曼都之姿雜於憔悴敝縕蔘蕭艾美醜夷倫自以爲陋此二者既病不自明又求者亦昏將剖其善惡在還政化端風俗則賢不肖異貫而後賢者自明而求者不惑也余兄事元魯山而友劉蕭二功曹此三學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紀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元齊愚智劉感一物不得其正蕭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元之道劉之深蕭之志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大亟獎善大重元奉親孝居喪哀撫孤仁徇朋友之急在職明於賞罰終身貧而樂天知命焉以爲正者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天人之極致也而詞章不稱是無樂也於是作破陣樂詞協商周之頌推是而論則見元之道矣劉名儒史官之家兄弟以學著乃述詩書禮樂春秋爲五說條貫源流備今古之變推是而論則見劉之深矣蕭以史書爲繁尤罪子長不編年陳事而爲列傳後代因之非典訓也將正其失自春秋三家之後非訓齊生人不錄次序纘修以迄于今志就而歿推是而論則見蕭之志矣元據師保之席瞻其形容不俟見而見其仁劉被卿佐之服居賓友之地言理亂根源人倫隱明參乎元精而後見其妙蕭若百鍊之鋼不可屈折當廢興去就之際一生一死之間而後見其大節視聽過速欲人人如我志與時多背恒見詬於人取其中節之舉是可以爲人師矣學廣而不遍精其貫穿甚於精者又文方復雅頌之至當以律度百代爲任古之能者往往不至焉

大□孫僞不可爲不知者言也代世……
羅甫柯張惟一時依痕使安成之……
各□呂通邀使車發詞求乞惟一……
之于蕭贊府生一賢才資天下風教……足得一
世徒兆夫如是得不謂之孝乎云云

韓愈

韓黎論旭草書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
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
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
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
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
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怒
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
心必於草書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
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
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孟浩然

皮日休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
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
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令
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大之與若公輸氏

者也北齊美蕭慤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
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
沙嶼清風動高薨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
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音此與古人爭
勝於毫釐也……鳴呼先生之道
復何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
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
人既慕其名親其跡……之王……嗜昌歇思仲尼
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八

玄宗五

總論玄宗之政　溫公　石守道　東坡　范祖禹

總論玄宗之政

溫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儉約如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又論安祿山搜捕樂工入洛口聖人以道德爲麗仁義爲樂故雖茅茨土堦惡衣菲食不恥其陋惟恐奉養之過以勞民傷財明皇恃其承平不思後患殫耳目之翫窮聲技之巧自謂帝王富貴皆不我如欲使前莫能及後無以踰非徒娛己亦以誇人豈知大盜在旁已有窺窬之心卒致鑾輿播越生民塗炭乃知人君崇華靡以示人適足爲大盜之招也

孫之翰論袁楚客諫帝娛樂曰開元二年明皇方勤政治用才傑百度修舉內外無事實承平之風聽政之暇頗事娛樂以人之常情觀之天子當承平之時稍自娛樂何損於事袁楚客上疏引太康之事由余之言爲諫此乃賢人見遠之深也大抵人之情好逸而憚勞志意稍充[illegible]患解有不驕怠者驕怠不已憂患遂至此人[illegible]也況萬乘之貴爲天下所奉又當內外[illegible]自樂驕怠之意必從而生姦人窺其情[illegible]作奇巧以奉之心悅意快以寵其人一人寵之則姦人之徒爭爲之計矣姦人得計時政必壞可復一日亂亡自至此人君好逸之常勢也故楚客一窺明皇娛樂之意以太康失道不聽五弟所述禽荒色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之戒遂至失國秦穆崇飾宮室由余譏其勞民能改其過乃興霸業之事上疏言之以止驕逸之漸明皇雖容其言而娛樂不改其意自以大功即位方任賢才致天下無事我娛樂何害哉所以忽其言不聽蓋明皇才性英豪向在藩邸歷知民間事觀韋庶人之黨勢危社稷遂起兵討之能成大功茲乃感憤而爲也及即位厲精政事委信賢才以除前日之弊然英豪之性不能純入於道見時平無事乃以娛樂爲意殊不知娛樂寖久志意漸昏姦邪乘間以進自致危亂也但明皇雄才大略雖務娛樂猶倚任賢人以了國事德澤之廣入人者深故久而致天寶之亂也若中智之主不及明皇恃復不能任賢致天下無事如開元時如明皇縱樂不待久而爲亂也或曰人主當天下無事之時不可自樂乎曰天下之大政務之廣堯舜致治之世尚曰兢兢業業一二日萬機戒慎如此後世之治望堯舜[illegible]

時無事得不慎其微乎然人主聽斷之暇宴樂以
節游宴以時豈不樂乎況天下奉之意無不足何
必數從禽廣聲樂使姦人窺之奉其欲之為樂也
後世必法堯舜之君常保儉德恐有不能或嗜好
於物不可有形或倦怠於事不可有迹外或有恩
澤之臣權不可假內或有嬖寵之人言不可惑嗜
好有形則小人極新美之事由奉其欲而自有所
希矣倦怠有迹則邪臣陳安逸之樂迎導其意而
自有所為矣假恩澤者權則黨附必衆而擅恩威
矣惑嬖寵之言則私謁大行而撓政令矣明皇在
位歲久四事皆不能慎故起天寶之亂天寶之亂
原於是年矣

東坡論重內輕外之弊曰予謂古者任人無內外
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得君猶更出
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歷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
方均內外之勢也唐開元天寶間重內輕外當時
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
為不如寺監僚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祿山之亂河
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真卿而明皇初不
識也此重內輕外之弊可以為鑒

范祖禹論禮遇姚宋林甫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
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
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
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
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初
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
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
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
厚於請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
則賢者日遠而小人日進矣

石守道論任用楊李曰書云后非賢不乂又曰良
臣惟聖則知人君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性必由
忠賢輔翼然後聖德日躋而天下長治也古言治
者莫尚乎三皇言三皇者莫尚乎黃帝須得六相
而後皇道成也古言治者莫尚乎五帝言五帝者
莫尚乎堯舜堯須得四嶽舜須得十六相而後帝
德盛也古之言治者莫尚乎三王言三王者莫尚
乎禹湯文武禹必得益湯必得伊尹文王武王必
得周召呂望而後王業大也三王而下言治者莫
尚乎漢言漢者莫尚乎高祖高祖必得蕭張而後
能滅暴秦而平海內也漢而下言治者莫尚乎唐
言唐者莫尚乎太宗太宗必得房魏而後能革亂
隋而登太平也故曰人君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
性必由忠賢輔翼然後聖德日躋而天下長治矣

臣觀唐明皇帝爲臨淄王始得劉幽求等克討之
庶人以清內難自皇太子卽帝位能用從郭
元振等誅太平公主以除太釁開元初則引姚
崇宋璟等爲宰相乃致開元三十年太平之功業
偉哉侔禹湯而齊文武矣暨天寶初姚崇宋璟歿
死又斥棄張九齡不用專任李林甫楊國忠於是
忠良路塞君子道否姦業並進小人得時明皇一
身三處受害林甫國忠蔽其明高力士塞其聽楊
貴妃食其心大凡人所侍而用者心也耳也目也
聖人高拱巖廊之上南面臨天下者以心勞乎萬
機之務而計乎成敗也以明視乎九州之遠而審
乎安危也以聰聽乎萬方之政而審乎治亂也今
明皇心與耳目三者皆廢雖有自誠之明上聖之
性又安用之哉荒色淫酒惑以喪志萬機曠廢而
不知朝廷傾亂而不察天下咨怨而不恤社稷將
覆而不悟祿山兵起河北陷沒而賊據東都猶未
之覺乎戈將及乘輿乃遽走出延秋門以避鋒刃
幾何不喪身亡國由林甫國忠之階亂也或曰高
力士弄權於外楊貴妃用事於內天寶之亂豈獨
林甫國忠也對曰力士所以得弄權於外楊貴妃
所以得用事於內者由林甫國忠爲之也高力士
自謂元初則知內侍省事已承人主恩寵然初

至爲宰相力士小心供職而已因未致干政
威權及林甫國忠爲相皆由力士進達故力士亦
專恣矣宇文融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愼矜王鉷
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皆因附力士並取將相高
位專寵恣橫威福擅作而君子道消開元初武惠
妃頗遇特厚以故王皇后見廢而明皇壼中宮二
十年專寵惠妃及德妃薨後庭數千人無可意者
後楊貴妃進見于春歲禮遇幾如惠妃然則明
皇在開元間非惑於女色而海宇無事政令和一
豈非以姚宋等朝夕左右以忠言讜論進於君直
使君汲汲行堯舜之道明皇銳意治本權歸正人
飲酒不敢過夕燕朝不敢差晚雖寸不敢數御惠
國不敢頻行內殿寵惠妃而外不敢驕慢庶政
惠妃雖受君寵而不敢輙竊君權雖有百惠妃又
豈能惑明皇之心亂開元之政哉及楊貴妃入宮
則林甫國忠爲宰相唯以奢侈之務啓君之心悅
樂之事蕩君之志積斂財貨以盈君欲崇飾臺榭
以請君遊累日不視朝與人切諫連宵奏鍾鼓無
人上言倡優日戲上前婦女明宮內朝政大壞
皆林甫國忠爲之也噫用姚宋則治用楊李則亂
賢臣不可不用也姦人不可不去也崔羣嘗對曰
以安危在出令治亂由所任明皇用姚崇宋

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
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治
亂分時也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
任姦臣李林甫治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係
非小又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正觀中文皇帝剗
常道治致昇平及神龍之間然有內難明皇平定
興復不易而聲名最盛歷代長久何道而然宰相
崔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
苦初承丕業皆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
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正觀一朝四海寧晏
有房喬杜如晦魏鄭公王珪之屬為輔佐股肱君
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
繼體常經天后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為
政此二人者皆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
君于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為圖以獻明皇
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
代莫及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
圖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
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陛
下既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元之治天
寶之亂則任賢臣與任姦邪得失安危明矣或曰
人君深居九重之內朝廷千官百辟比肩而進搢

武而退何由辨得其賢臣而用之何由辨得其姦
邪而去之對曰賢臣與姦邪迥異爾非為難辨也
在人君審而熟察其可見也昭昭矣其好直言
君之短者直訐君之失者好悲諫下違死者好補
時政之闕者好不從君之欲者好不徇君之私者
復為當朝正人之所延譽言為左右小臣之所譖
毀者為宮掖嬪后之所憎惡者此則賢臣也其好
隨君之意順君之旨伺君之色候君之言探君之
心徇君之欲好詭隨而從衆好循默而不言復不
為朝廷正人之所延譽者為左右小臣之所引薦
者為宮掖嬪后之所稱羨者此則姦邪也君以此
察之賢臣姦邪甚易見也明皇欲罪太子瑛鄂王
瑤光王琚張九齡不奉詔李林甫曰此家事何須
謀於外人明皇欲加牛仙客實封張九齡奏為不
可林甫曰天子用人有何不可凡人觀之皆以為
九齡賢林甫姦而明皇怒九齡不順己善林甫能
承意貶九齡而相林甫此明皇之不察也傳曰失
之毫釐差之千里明皇失之致海內罹毒國祚將
傾豈止謬以千里也任人之際可不察歟向使明
皇能辨林甫之姦九齡之賢則豈有羯胡犯闕之
亂也千載之下可為殷鑑也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七十九

肅宗一
即位靈武 范祖禹
太上皇 范祖禹
寶應元年四月崔侁奏尼眞如登天得鎭國
寶十三枚以鎭國厥甲寅上皇崩丁卯帝
崩 范祖禹
去尊號去年號以建子月爲歲首 范祖禹
帝在彭原與張良娣博 范祖禹
上始以官爵賞功而朝士僮僕有衣金紫執
役者大將軍告身一通才易一醉 范祖禹
帝初與回紇約克京城日金帛子女皆歸之
至廣平王俶等收東京回紇大掠三日 蘇轍
命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爲
觀軍容使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
帝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 李少游
以六等定陷賊官罪誅陳希烈等 呂公
更制樂器 東坡
以李峴論毛若虛鞫獄不實罷相降蜀州
史孫之翰
藩鎭 范祖禹
李揆 唐英
李勉 范祖禹

即位靈武
范祖禹論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同兵誅楊
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僨軍降虜固無
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
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
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
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
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
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
而欲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太上皇
范祖禹論上迎上皇於望賢宮釋黃袍嘗膳習馬
執鞚前引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
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存令也及其迎
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
屑屑焉爲末禮以眩燿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
用婦言而保姦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
事親若此罪莫大焉且臨危則取大利居安則謹
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
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illegible]

諫乎 又論帝還上皇西内後感李唐對上
思見陛下之言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内曰陽失於
所以為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為剛則困於柔
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懲艾而反畏之
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寶應元年四月崔侁奏尼眞如登天得鎭國寶十三
枚以鎭國災甲寅上皇崩丁卯帝崩
范祖禹論曰昔堯命重黎絶地天通蓋惡神人雜
揉巫覡矯妄而誣天罔民也後世主昏于上民迷
于下瀆亂天地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
人興故姦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
凶之驗亦可睹矣 又論李輔國殺張后及越王
係兗王僩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皁隷之流肅宗
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
以驚殂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
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去尊號去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祖禹論曰肅宗信禨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
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
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乎
在彭原與張良娣博
范祖禹論曰明皇播遷于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

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
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為樂乎肅宗之志不及
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上始以官爵賞功而朝士僮僕有衣金紫執役者大
將軍告身一通不易一醉
范祖禹論曰傳曰不執不物謂之亂政官爵者人
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
則人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雖得而加於君子
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
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
之不競不亦宜乎
帝初與回紇約克京城日金帛子女皆歸之至廣平
王俶等收東京回紇大掠三日
范祖禹論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
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
之不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
務欲速不為遠謀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其失
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春秋
之時姜戎常佐晉征討皆以中國之師制之使為
掎角之助而已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與之
共事未有不為患者也
九節度討安慶緒不置元帥以魚朝恩充

使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論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
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閽人殿之猶以為
辱況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
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
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
京舉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帝不聽李泌先取范陽之謀

秦少游論曰臣聞有善聽無良謀有善謀無利勢
天下之勢善謀之則無不利天下之謀善聽之則
無不良臣嘗以為唐室方鎮之患至於百有餘年
而不能解者其弊蓋始於天寶之際肅宗不用李
泌之謀先取范陽而已何則范陽者祿山之巢穴
也焉焚其巢雖有勁翮無所歸亂矣其穴雖有餘
之無所恃其勢也祿山帥范陽專三道勁兵不幾
若十有四年矣其人視之猶子之於父母也一旦
舉兵犯順天下之人以為反虜切齒攘袂惟恐其不
不滅而范陽之人獨以為主引頸企踵惟恐其不
興此所謂家臣不知有國自古小人之常情故郭
子儀李光弼自朔方起兵皆欲先圖范陽而泌亦
肅宗言之最悉此蓋天下利勢爭之不可失也
肅宗能聽其計先詔李郭諸將犄角而前

其巢穴則其衆自潰兩京可以傳檄而定矣
息矣唯其不用泌謀是以慶緒思明相繼復亂
兇徒逆黨久稽天誅則僭為一切之計瓜分河北
地以付之此方鎮之患所從起也昔之取天下者
皆以首事之地為根本故雖困敗而能復振高祖
之保關中光武之據河內魏武之全兗州是也夫
范陽者亦祿山之關中河內兗州也方其陷兩京
所得禁府珍寶輒以橐駝載歸其俗至謂祿山思
明為二聖後十七年張弘靖欲變其俗發墓毀棺
而衆猶不悅以至於亂由是言之天寶之際若非
唐之盛德在人忠臣義士乃心王室則天下之事
可勝言哉柳玭稱兩京之復泌謀居多其功大於
魯連范蠡若以范陽言之泌之謀不見聽者多矣
其言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又得
兩京則賊再亂亡而果然嗚呼使泌之謀盡見聽
也豈有方鎮之患哉

以六等定陷賊官罪陳希烈等

司馬溫公論曰為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希
烈等或貴為卿相或親連肺腑於承平之日無一
言以規人主之失救社稷之危迎合取容以竊富
貴及四海橫潰乘天子播越偷生苟免顧戀妻子
媚賊稱臣為之陳力此屠酤之所羞為之下如

當命全其首領復其官爵恩禮詩之厚
得討也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外
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齏粉寇手何為善者
不幸而為惡者之幸朝廷待忠義之薄而保姦邪
之厚邪至於微賤之臣巡徼之隸謀議不預號令
不變朝聞親征之詔夕失望而死乃復責其不
能扈從不亦難乎六等議刑當務可矣何悔焉

更制樂器

東坡曰唐之初郎用祖孝孫武德九年始詔祖孝孫
竇璡等定樂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五縣
而不擊謂之啞鍾孝孫又以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
與孝孫等次調五鍾叩之而聲由是十二鍾皆用
而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得律因李輔國奏之云
太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更製諸鍾磬帝以
為然乃悉取諸樂器更製之二十日而成然以
漢律考之黃鍾乃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而
用肅宗樂以後政日急民日愁以至於亡以理推
之其所謂下者乃中聲也悲夫

李峴論毛若虛鞫獄不實罷相降蜀州刺史

孫之翰論曰肅宗逐李峴不惟為內臣所制亦
其勢而然也峴之名德為時倚重作相未踰月謀
既未已能聳動中外及論毛若虛幾因致禍伯[illegible]
於中書識逐此固易明之事一縣尉捕殺馬坊
小兒罪之甚安敢行法但李輔國言卒之究伯陽
是數名臣棄獲之只得其狀獨若虛附會輔國亦
言其究肅宗不信伯陽等公正之書但憑若虛姦
回之奏此豈非為輔國所制而然耶既為內臣所
制枉逐正人賢哲讒之久又為累且對侍臣言峴
專權逐之遠郡從焉[illegible]之果不能辨事之曲直
終臣之枉正豈非昏昧也輔國一閹人以讒疑微
勞寵用過分遂致弄權撓亂國法公對百官承附
言來峴既相首論其狀輔國專讒泣聲出於意是
亦知懼也一閹人方經猜天子不能制大臣不敢
非議者作相當狃其軒翥非之歲將必能制其姦
惡不至於甚峴方盡心國事無所畏避肅宗以為
專權而逐之養成輔國之勢卒為大惡懼肅宗由
與之並世以殺龍內臣遂發情至此惜哉

[illegible]祖為論鄴延恩請劉展為淮南都統因除[illegible]
知謀以衆州存趙鎮陷潤昇等十餘州因擊[illegible]
二言而韓延恩待潘臣皆叛江淮數千里[illegible]
反逐淮展兵不久定[illegible]國也[illegible]
猶恐之呂望特二述恩之罪哉[illegible]
[illegible]師賜死[illegible]

陵不折以藩鎮為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制厥
前來瑱亂於後皆朝廷易置不以其道故也乃移
未失臣節而行裴茙纂奪之謀使茙克瑱而代其
位不若瑱跋扈之為愈也夫藩臣倔強阻兵得一
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待無亂乎
司馬溫公論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李懷玉殺玄
志子推侯希逸為節度上令中使就授旌節曰夫
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
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
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
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
下定民志此之謂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
以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
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上下
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
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
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
自是之後積習為常君臣循守以為得策謂之姑
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
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
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且夫有國家者賞
而誅惡故為善者勸為惡者懲彼為人下而殺

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
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
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
近憂為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
由是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
之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
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為俱利久存之
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
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
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
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
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
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　大宋受命
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
鑕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
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于今皆由治軍以禮故
也豈非詒謀之遠哉

李揆

唐英論曰李揆與呂諲同相肅宗諲才優揆之
及諲以事出守荊南而政聲甚美揆入為相密
遣省官往江陵求諲之專諲乃奏之揆貶袁
又嗔揆欲陷諲乃自陷也且執大政於

廿二页

蓋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樊遲請學稼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不知其道[illegible]者
蓋二斯藏其事是矣
[illegible]而[illegible]
不[illegible]不封至[illegible]

則以學文
賢賢易色事父母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事君能致其身
吾必謂之學矣
不重則不威

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
[illegible]文
[illegible]手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賊夫人之子
[illegible]

衣敝縕袍
與之游也
存乎其
遑顧色
過位
[illegible]
雖車馬
不內顧
時哉時哉

肅宗二

房琯 東坡 范祖禹 柳子厚 張唐英

李光弼 孫之翰 范祖禹 子由

張巡許遠 孫之翰 呂黎 柳子厚

韋應物 白樂天

房琯

東坡論陳濤斜之敗曰房次律敗於陳濤斜從曰萬人悲哉古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華杜佑所集然其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力焉次律云云若河驛多安能敵我劉秩按區區之辨以待云洛河蹤矣

范祖禹曰房琯有文章志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師傳其能成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議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柳子厚相國房公德銘之陰曰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入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為縣者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浩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相玄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於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於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辨所去而人哀號理遠人遠人不勝其懷為文士趙郡李華錄公之德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人不忘公之遺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為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顧渾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為卿士道為三公德為國師年為元老嘗為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公子孫罔不戴慕盛德之詞文而不刻刺史懼于莫克興起乃卒歸于王公王公嘗以機密臣下于禁中遵公之道刺於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儕其去我也遠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於邦之良政

孫之翰論房琯挾怨用人致睢陽之陷說見許遠張巡門

張唐英論曰議者謂肅宗遣明不出兵以救睢陽

李光弼

相以特丹子奇攻陷其城執殺張巡姚誾南霽雲
之違皆進明所致也今觀其本末則非進明之罪
乃房琯之罪也何以明之且琯與進明有隙除爲
嶺南節度及辭之日具言爲琯所構肅宗改除河
南節度兼御史大夫守臨淮琯惡進明之度己已
也乃除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兼御史大夫
使權位與進明相敵而不可度制又割其麾下
兵進明懼叔冀相襲不敢分兵以援之遂致睢陽
之陷嗚呼身爲國相當天下横流奔潰之際不能
進賢授能推至公以拯天下之難乃蜂蠆其心私釋
已憾以亞相之尊假於兇豎俾佪正人而奪之卒
致睢陽不拔忠義被害一郡之民肝血塗地非琯
致之而孰致之耶夫燕雀巢於一室子母相哺煦
煦然自以爲安也竈突火焚不知禍之無地其琯
之謂也當是時上皇在蜀天子在靈武淮泗閨婦
知其野童豎蹈無知識必亦忿然思欲恥而琯
身爲執政大臣曾不是思務爲小人陰險之行是尚
妁自安也彼誠何心哉而杜甫區區以其大臣
之子能自樹立蓋徒聚其風流虛名以至銜詞
而不考其實噫此輩負地何恥也若有益於天一
哉

史論李光弼斬崔衆曰將帥出師外[illegible]
行[illegible]不尙威國難立功然行法尙嚴正以制
下將士使之一稟命令盡力於事也若天子遣
於軍中有所違犯亦與部將爲比而戮之則置
廷於何地況靈武初基大亂未定爲將帥者固當
盡忠義之心尊奉王室以起盛大之勢尚慮威靈
未振安得爲強橫之態以輕朝廷也崔衆奉詔交
兵驕慢將帥此雖有罪李奉朝命何不論奏其狀
乞行國法於時天子方倚任將帥必無不從之理
天子從而行法則將帥尊朝廷威三軍二事俱得
矣何至忿其無禮遽行軍法輕朝廷召任其人堅拒
所命至言宣勅則斬中丞拜宰相則斬宰相此彊
橫之態甚矣且如穰苴爲將於戰國之世斬監軍
以立威者蓋直起平下未爲將士信服故請君之
寵臣[illegible]因其有犯用行法用此立威以濟國事
非[illegible]已有所忿也光弼[illegible]將帥之任功効已著威
[illegible]已爲不待[illegible]信服矣況衆爲御史
[illegible]命[illegible]兵之非[illegible]之比以驕慢戮之是因忿一
行法之[illegible]斬宰相之言皆非彊橫以逞忿也將帥
臣逆朝廷微弱彊横自恣此國跋扈者常態耳
[illegible]忠賢不當如是蓋暗於大體忿而不思也光
弼帥之材傑出於時平賊之功高於[illegible]時[illegible]

識邪所閒大節微虧蓋不能去彌縫之態也
惜哉 又論史思明降光弼使烏承恩圖思明不
克思明復叛曰李光弼謀殺思明事何其不密乘
機不顧國體之甚也思明爲祿山逆黨罪不容誅
但能從欵仁智忠義之言以范陽一道歸於朝廷
雖險詐之心未可全信已能斬慶緒之黨表效順
之節天子命爲節帥封之王爵恩寵方厚未見復
叛之迹何遽遣人圖之也若以叛逆之罪險詐之
情必不可留亦須國威兵力足以制服其人然
命使誅之示天下以惡之法何至方降恩命旦遣
人爲之刺介使潛結部將圖之此豈國體也況河
北殘寇尚未平定叛逆之黨方觀國之恩信厚薄
爲向背之計思明旣以歸順被寵今者始降隨而
圖之使叛者決其計矣此又[illegible]致思明
復叛大亂兩河毒生民敗王師兇燄之盛數年始
平由此失策矣噫光弼賢將謀有未盡之失後之
謀國事者得不深慮之
范祖禹論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
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
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旣納史思明之降加
以爵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
[illegible]在欒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illegible]

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
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則
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非所
以弭亂也旣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
臣欲以服天下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子由論李郭優劣曰雄傑好亂之士可服以天下
之大義而不可揄以匹夫之小數何者彼其心甘
爲理屈而不肯屈人以其智幸而揜之得其志其
後必大亂兇悖放恣而後快其志乃已此不可不
愼也漢高帝苟一時之便僞游雲夢而執韓信雖
能執信而信之反心自此始矣當此時高才志士
亦有輕其君之心故英布貢高之亂繼踵而起此
非服英雄之道也李光弼提孤軍與安史健虜百
鬪百勝其治軍行兵犀果出郭子儀之右而當時
諸將皆望風服子儀如敬君父而光弼之在彭城
諸將已不爲用子儀能使回紇認爲父而思明乃
上書請誅光弼大抵光弼之實不如子儀之名子
儀安坐而有餘光弼馳騁而不足乎嘗思其故讀
史思明傳見光弼使烏承恩潛殺思明事而知李
郭之優劣蓋子儀爲人至誠不欺上於忠信其學
中誠格天人也故靜則人安其德動則人服其筭
光弼用烏承恩使襲殺思明此雖彼夫儕輩之

然竟其人雖桃悍驕勇而中有所詐不可作前亦
月之智盜賊之明有驕蠢用不然何以召思明之
伯而田承嗣之勝獷爲尚父屢敗此於服人之道
亦矣嗚呼成事以才不若以德服人以智不若以
理惜德與理始鈍終利以之治大以之行遠未之
有悔也

張巡許遠南霽雲

孫之翰論曰宰相盡大公之心而處智謀不至此
致敗事況可挾不平之意乎房琯之爲相也與賀
蘭進明有私怨進明帥河南既兼御史大夫是假
風憲之成以重其任琯又用許叔冀爲都將亦兼
大夫均其官使不爲下此宰相秉不平之意一舉
事兩遂至睢陽危迫進明不救也賀數人爲賊之
害軍民之衆罹其屠戮則宰相秉不平之意一也
事在於此也或曰賀蘭進明所以不救張巡許
功名既高固有嫉之之意頗以叔冀爲辭亦
必出兵救援則睢陽陷賊實進明之罪不察房
之過也答曰進明先救淮大夫不爲其[illegible]
小靖交懷愈深此因以遂之人及帥河南權[illegible]
遷琯或慮其難制必用大將以分其權則當[illegible]
才任之使共力國事奈何用叔冀一役險人[illegible]
特從重其官與節帥等是正使各尚氣勢不[illegible]

爾此豈宰相大公之意也不然進明雖嫉巡[illegible]
於巡遠功名不無嫉之之意當南霽雲求救忠義
憤發言詞哀切足以感激於人稍異木石者必動
心也進明亦非全然兇狠不知情義之人安得絕
無救之之意豈非有所憚而然也或曰韓愈作張
巡傳後叙止言巡遠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
救絕不言許叔冀事豈非舊史傳之誤也答曰愈
叙張巡事蓋以李翰所作巡傳尚有遺落故採於
徐聞老人言有所書爾老人之言備當時事迹又
豈能窺進明之情也況愈之所言止謂遺事故不
盡舉其本末爾舊史高適傳載許叔冀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然宋事此也是睢陽則房琯挾怨用人致
[illegible]琯以時各作相不此
士大功輔大事既已負肅宗倚任之意又復挾[illegible]
用人致敗誤事則琯之淪落以致於不幸也後
爲相者所戒之
[illegible]詳表曰瓌生褒死雖之上有死事之孤或[illegible]
[illegible]事或追建封邑加爾死以慰生撫存以答亡[illegible]
君臣之義貫以生死勸勵之道者於存亡君[illegible]
不遺於臣臣所以不背其君臣節於是乎[illegible]
[illegible]是生於君臣少習儒詩書通知謀亂[illegible]
[illegible]下位忠勇奮發當[illegible]之死節[illegible]

據洛陽控引幽朔驅其猛銳吞噬河南以守雍丘潰其心腹及魯炅以十萬之師棄甲於南陽哥舒以天下之衆敗績於潼關兩宮出居萬國波蕩賊遂僭盜神器鴟峙兩京南臨漢江兩道將擁羣師遷延而不進列郡望風而出奔而巡獨守孤城不爲之挑賊乃遠出巡後議圖江漢巡退軍睢陽扼其咽領前後拒守自春徂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以少擊衆以弱制強出奇無窮制勝如神殺其兇醜九十餘萬賊所以不敢越睢陽而取江淮江淮所以保全者巡之力也城孤糧盡外救不至猶奮羸起病摧鋒陷堅俾三軍之士啖膚而食知死不叛及城陷見執終無撓詞顧叱兇徒精貫白日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而議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臣切痛之今臣謹據十倫以議巡過以塞衆口臣聞人稟教以立身刑原情而定罪故事有違教則人道不列刑有非罪則三法不加忠者臣之教恕者法之情今巡援節而死非虧教也析骸而爨非本情也春秋之義以功覆過刑之興恕過者刑故大易之戒遏惡揚善爲國之議錄用棄瑕今衆議巡罪是廢君臣之教絀忠之範不以功掩過不以刑恕情善遏惡揚錄瑕棄善所以獎人倫明勸戒也且逆胡背德

朝廷衣冠休息累代大臣將相從逆比肩而巡朝廷不登坐宴不與不階一伍之衆不假一節之機威肅義旅奮身死節此巡之忠大矣賊勢憑凌連兵百萬巡以數千之衆横而制之若無巡則無睢陽無睢陽則無江淮賊若因江淮之資兵強廣財強積根結盤據西向以拒王師雖終於殲夷而曠日持久國家以六師震其西巡以堅壘扼其東故陝鄢一戰而大軍北走王師因之而勢勝聲勢緣投而城陷此天意使巡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師師至而巡死也此巡之功大矣古者列國諸侯或相侵伐猶有分災救患之義況諸將同受國恩奉辭伐罪邪巡所以固守者非惟懷獨克之志亦以待諸軍之救救不至而食盡食既盡而及人乖其本圖非其素志則巡之情可求矣設使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百之衆以全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況非其素志乎在周典之三宥其一曰宥過失故語巡之過則可以敦世教議巡之功則可以繫中興原巡之情則可以宥過失昔夫子制春秋明褒貶齊侯將封禪略而不書晉文公召王河陽書而諱之蓋以匡戴之功大可以掩僭禪之過也今巡倉皇之罪輕於僭禪興復之功重於匡戴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訓昭然可徵臣故

謂巡者足可以爲訓知云云

昌黎曰李翰所爲張巡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不爲許遠立傳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守死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

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命闕役當窮於力攻志在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功汴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着鄭師之大臨甘下部宋臣之病告請侯環顧而莫救國命[illegible]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彊寇公乃[illegible]圍駟出萬衆[illegible]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張樂[illegible]以好賦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illegible]獨何心飲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illegible]而[illegible]即死此城百碎秦庭終情無哀之[illegible]楚野待[illegible]陽帶劍之辭至德二載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賞之[illegible]歎息有関奇之權號聞義能從果其初心烈士抗[illegible]詞痛極其之同日直臣致憤惜蔡邕於黑司於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和敵立權以怒寇假其暫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此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後爲史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胡虜論者或未之思也

韋應物

白樂天曰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淡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illegible]後貴之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二

代宗

大曆中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韓
滉稱縣境苗獨不損 范祖禹

顔眞卿降峽州別駕 孫之翰

藩鎮僭擬遠甚 范祖禹 孫之翰

宦官 石守道

楊綰 范祖禹

元載 范祖禹 孫之翰 石守道

李光弼 張唐英

常袞 呂公

總論代宗之政 子由

大曆中秋霖損稼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韓滉稱縣境苗獨不損

范祖禹曰代宗責澡令猶在字人無惻隱之心而阿黨權勢黜之當矣韓滉掌邦計之臣敢爲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鎭以諫官受委覆實而共爲欺罔人主卒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臣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交使可以蒙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天下愈受其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終信之其爲欺一也明於疏遠而暗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顔眞卿降峽州別駕

孫之翰曰君之逐臣也或自見其過或爲人所言自見其過必無忌心可矣爲人所言尤在觀其狀察其情也顔眞卿之立朝論議風節時無倫比元載作相方引用私黨忌人之言遂請百官言事必先詣宰相而後上聞眞卿極論其事以爲蔽塞言路過於林甫國忠時中外傳布稱眞卿言爲當故載深銜之因眞卿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誣以誹謗而逐之且祭器不修衆所共見況掌有司之事言之豈爲誹謗也代宗雖非英睿之君亦非昏主眞卿之賢非不知也載怨眞卿之情非不察也何不能辨其事而逐眞卿豈非以載方擅權不能違其意爾代宗行事盡尚寬厚且容宰相擅權而逐賢臣則尚寬之爲害也如此夫君之爲國也必有駕馭大臣之術有主張賢人之力然後大臣不敢擅權賢人得以立事矣代宗不通是道故元載積惡眞卿不容於朝大曆之政法度隳廢由此數也

范祖禹論僕固懷恩惡史朝義平寵衰矣以降將
薛嵩田承嗣等分帥河北曰僕固懷恩旣平河北
而除惡不絶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宦
者為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由此始使郭李為將
其豈遺國患乎
孫之翰懷恩留賊將分帥河北論曰懷恩留賊將
之勢者分帥河北以為己援此固不忠之罪然觀
其情有所懼而為之也肅宗寵信內臣為將帥之
患郭子儀討平大亂收復二京元勳厚德天下聽
望不與魚朝恩相叶為其讒間遂罷兵權李光弼
戰賊盡力勳有奇功材謀忠勇冠於諸將亦為朝
恩所撓故有敗衂懷恩前從子儀知其事後事光
弼憚其嚴不附遂與朝恩叶議以敗其功又施其
計矣以郭李之功不能固其權任況他帥乎又觀
代宗即位之始程元振用事於內甚於朝恩來
瑱居將相之任一不從元振請託無罪被殺此懷
恩所以不肯盡忠也若以懷恩止慮賊平寵衰他
日所以則其父子力戰不踰年平定劇賊一門之
內死王事者四十餘人此豈欲養賊乎何其已平
之後而存其餘孽是有所懼而然也人君任用將
人之盡忠有常道矣駕馭之術賞罰之典固不

可失其機會能不容權倖之人間其恩澤
內無所憚外無所撓天下有事則當大任而
憂天下無事則荷寵數而不覺衰能盡是道則事
患者鮮矣肅宗代宗寵內臣過厚待將帥不至致
懷恩懷貳自為身謀終計一生河北非天子所有
范祖禹論懷恩叛上自陳語不及人致功臣顛越
皆由懷恩母殺之李光弼成其陷亦知厚遇回傳
曰禹得罪己其衅也勑為代宗之責己也厚其待
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門其[illegible]而善惡不
明上下之情常通讒巧將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
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
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為唐世
姑息之主由不得其道也　又論以公主妻田承
嗣子承嗣益驕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為旣
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齊與吳皆列國也後
世且循為之[illegible]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
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叛臣之子苟欲姑息而
又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
也
孫之翰李寶臣為馬承倩所辱復叛論曰天子遣
使方鎮所以禮將帥恩軍民察事機也非謹厚有
識之人惡可充其任況方鎮承朝廷姑息養成跋

是之勢久矣十日有奉詔立功者遣吏□□□□
擇人天子但信任內臣不擇而使之所乎河北自
天寶末為賊所據至寶應年始平之乃率為懷恩招
賊將之降者李寶臣田承嗣輩分帥諸鎮遠撫循
兵署將吏擅其土地不貢不覲交相親結勢不可
破凡十餘年間朝廷止以目前未敢為安國不能
制馭也大曆十年田承嗣叛會李寶臣與之有隙
表請討之代宗遂命出師寶臣果能與李正己破
承嗣之衆擒其將離之宗師是歸怨已深功效以
著此天賜之機使之使害統制河北也于是時
廷當選賢明公勤之臣使勞其師恩其軍以卑
安之以正言論之則前日桀驁之心必盡變矣
已有成效必盡力使為勝敵於嗣緒博自釋
廷命以師守之寶臣正己自以於國各□
其欲不次順不可得於寶臣□□一先動□
師討之尤易為力乃自非天□□□制河北也
使也何乃使中官劉清潭勞賜將士所至□□
時進發故恩賞失時已沮三軍之氣矣又遣中
馬承倩宣勞寶臣尤是貪惡之人不知廉恥者
事宜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詬詈擲于道中寶
怨復與承嗣相結正己窺之亦不盡力於是
承嗣朝廷終不能制數年河北復亂□□□□

□是由不選中使所致也則天子任使內臣非
人已著行實已彰為中外所信者惡可用哉
范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殺禹以
塞道而殖綽郭最見獲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
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遂誅終唐之世不能
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宦官
石守道論曰明皇以寵任高力士遂啓祿山之亂
天寶之禍肅宗崎嶇危難親被矢石賴元臣勳將
克復兩京而國祚復興大寶不去故乃推功於李
輔國使此閹腐之餘輒弄權柄朝綱隳壞忠賢道
梗代宗即位為人主而數凌蔑其恃權恃勢驕恣
如此代宗豈無英武能忍受侮辱者蓋權在於彼
而不在於己也噫人君所以南面而治天下不下
堂而朝諸侯御六服偶合之衆持兆人生死之柄
者以其權在手也今權在輔國雖代宗英武其能
制之乎故但忍之而已猶賴代宗淵深有謀始外
示優容而內思有以去其權乃虛加尚父以尊寵
之而漸罷之兵柄既失盜入其室而首臂俱去雖
漢胡能為也是知人君所重者權也固不可以假
人則萬乘之尊匹夫爾哉　又曰代宗為太
子凌蔑幾至不臣蓋以其方握兵柄□□□□

不能制也幸而奪其權輔國不敢驕悖乃復以二柄授於元振則宜乎致吐蕃之犯闕乘輿之奔竄也且自安祿山反後藩臣稍稍不順非以長策遠馭信賞明罰則無以賓服之矣而來瑱當時賢帥有功國家裴冕本朝元臣去績無毫髮之罪纖介之過元振誣搆其獄皆使誅竄夫賞有功旌有德懼人不知勸今賢臣勳帥無罪而被誅天下不得不離心諸侯不得不解體吐蕃犯闕諸道之師不至誰之過與由元振一怒也吁元振一怒致蕩宗蒼皇京師陷覆可嗟矣夫可爲深戒

楊綰

范祖禹論綰上疏官進士明經之弊請舉孝廉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李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又論綰爲相郭子儀減樂黎省騶從崔寬徹第舍曰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也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之如此況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元載

范祖禹論載忌李泌帝匿於江西曰代宗以一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縱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亂也

孫之翰論上察元載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曰天子擇宰相患不能知其人人所[illegible]賢者或不用代宗於元載知其不賢也於李栖筠知其賢也知不賢而久用之知賢而不大用何哉大曆六年代宗察載姦貪故任栖筠爲御史大夫使制之自是數年栖筠盡公忠之節而載姦貪日甚卒不能制蓋宰相任天下事大夫主風憲權國不侔況載內結倖臣外樹姦黨使栖筠二相守道寡援尚慮未勝一風憲職誠難制之也代宗既知賢與不賢胡不罷載而相栖筠何至使憂憤而終也必以載有內外之助未易可罷則內外之黨知能惑人主始爲之助代宗知其姦貪既已不惑其黨安能爲助設不能助夫何憚而不罷之也至十二年發[illegible]罪誅之既誅之欲如其黨者誅[illegible]何難哉豈[illegible]載之惡縱其極而去之殊不[illegible]其惡數亂國事害生民多矣蓋代宗優柔之主雖能[illegible]心之跡而斷之不早遂使姦臣大熾

身憤而終惜哉
劉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
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
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上當
自助以便其相視之如敵國主勢不已卑乎
石守道論曰宰相之任上則調和陰陽下則撫安
黎庶內以平章百姓外以鎮撫四夷國家之爵賞
刑罰所由關也天下之政教化令所由出之軒陛
之下論道德而佐一人朝廷之上執陶鈞而宰萬
物其任豈輕哉國家之治亂天下之安危常必由
之所不可易其人也唐虞之皋夔稷契湯之伊尹
伊陟高宗之傅說周之太顛閎夭周召太公漢之
蕭張平勃唐太宗之房杜明皇之姚宋憲宗之裴
度皆任得其人故至于今法唐虞之隆推湯周之
治稱漢唐之盛也苟捨是而任之必致傾危故後
世宰相非人而覆亡接踵噫任宰相之事必有宰
相之才不求其人但以年高久次或柔弱易制或
佞邪諂進或結託外戚或附麗中人便佞居具瞻
之地是論道之職姦邪者則樹權作福鬻官賣法
以亂天下軟弱者則承違順旨緘默不言以固恩
寵大則危社稷小則隳紀綱宰相之任何可輕授
也元載巧邪孅佞庸近凡鄙結託閹臣李輔國

為宰相故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
進綱紀隳壞政令頹弛貪猥盈滿賄賂公行海內
怨嗟朝廷危殆猶賴代宗聰明早察其姦克行誅
戮不然幾何不喪國也宰相之任豈可忽哉戒之
戒之

李光弼

張唐英曰光弼平安史有大功於社稷古之名將
無以加之然非純臣也何以明之廣德初吐蕃寇
京師詔發兵赴難光弼與中人程元振魚朝恩不
協遷延不至此不忠也十月代宗幸陝避寇實倚
光弼為外援乃除東都留守以觀去就光弼辭以
久待詔敕不至乃歸徐州欲取江淮租賦以自給
此有二志也光弼母在河中詔屢存問又令郭子
儀舉其母以歸京師以弟光進為渭北節度代光
弼於以魚程之故不入朝而死於徐州大不孝也
且夷狄寇于京師天子出居于外當此之時若以
天下為憂不以一身之禍福為意奔赴行在掃清國
難然後密疏於上請誅二豎不為難也若度二豎
不可遽除則功成之後退歸私第以養老母況代
宗寬仁必察曲直未必遽有不測之禍何至疑惑
不以忠節自全坐視國難仍拒朝命遂為自安之
計哉忠嗣曰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羽林而

歸宿衛其次豈失一爵中上佐又魚朝恩門人言臣
郭子儀父墓子儀入朝中外甚憂子儀於人言臣
久在軍中不禁兵士殘人墳墓多矣此臣不忠不
孝所致朝廷乃安以忠酬子儀而觀光弼則光弼
之議淺矣昔貫澤之會威公有憂天下之心不召
而至者數國葵丘之會驕而自矜叛者九國惜乎
光弼無憂天下之心也其後部曲皆不奉約束此
由已致之也昔乃代宗猜忌有所畏懼恐光弼
非唐臣也寬仁之主尚使不敢跋扈之節光弼之
妻也

常衮

司馬溫公論衮乞停賜御饌并欲辭堂廚曰君子
恥食浮於人衮之辭祿廉恥存焉與夫固位貪祿
者不猶愈乎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如衮者亦
未可以深譏也

總論代宗之政

子由論曰予嘗論代宗唐之庸主也而承安史擾
亂之後百度草創寇出一切人情震擾易以生變
比非常中所能定而代宗承之又嘗一為吐蕃所
驚而奔於陝然周遂以定不及其身者何哉余考
代宗行事有類英主者二焉誠能是道而禁之其
身安而國定蓋無足怪何也容大功之臣而

下疑外無姑息之迹也僕固懷恩李光弼二人之
功著懷恩之恃恩犯上自敵以下誰能忍之而代
宗不與之較優容包納卒待其自斃豈不曰與之
較力則彼驕虜也與之較理則彼戎狄也其桀氣
而兇悖蓋其衰乃可圖也是其料懷恩於目中矣
李光弼身兼將相功無與二而李陝之役堅坐不
應此其意非持兩端以高臥以觀變也而代宗之
恩終始不衰豈不曰以光弼而傷之天下其謂我
何彼之不赴吾急吾不問則已問之則必討彼非
束手受死者而吾誰使敵之哉代宗之待二臣如
是天下不謂之姑息者理宜爾也德宗之於懷光
則姑息之迹不可勝捨矣人有當其意則用之衆
怒不與則必殺之其用其殺莫或能間之者焉始
用元載委已聽之載惡已甚誅之不疑寵魚朝恩
殘危郭子儀然其橫也則殺之程元振之寵固矣
柳伉一言而逐之易如反掌卒棄不用元載之獄
問曰皆從中出則是平日載雖擅權于外而代宗
居中無不知也去三大姦如殺犬羊中外不驚上
下歡伏觀此則昏且孱者不能為也是二者英主
之所難而代宗有焉所以能保國而安身也

德宗一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皆悅淄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范祖禹

薛邕張涉以贓得罪宦官武將籍口毀文臣帝心始疑 范祖禹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范祖禹

上不任宰相惟任裴延齡韋渠牟李齊運李實等 范祖禹

蔣乂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范祖禹

賦稅征歛 范祖禹

陸贄諫遙制軍機 范祖禹

關中鐵錢兵民皆疲罷 范祖禹

責御史鼓平仲 宋庠

東宮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李希烈杜牧 李綱

朱滔 范祖禹

朱泚 范祖禹

吐蕃 孫之翰

省貢獻罷樂工詔勿上祥瑞出宮女等中外皆悅淄青軍士曰明主出吾屬猶反乎

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所以宗之政務其煩碎決其底滯四海之內翕然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蓋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從其獨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薛邕張涉以贓得罪宦官武將藉口毀文臣帝心始疑

范祖禹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為哉二臣以贓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取於衆矣以噎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宰委宦者以為腹心乃疑朝士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帝不委任臣下陸贄言用人之法

范祖禹曰昔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孔子以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夫為政不先有司則君代其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矣失此三者以為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為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能盡君之道

也德宗反之亦足爲後世戒哉
上不任宰相惟信裴延齡韋渠牟韋執誼李實等
范祖禹曰德宗悦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故守
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正元之間雜忠邪賢
佞雜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小人常得志裴韋渠牟
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黨事東宮洎之亦入於是
爲害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又論宰相不敢私
第見客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故
也詩曰周爰咨諏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
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塞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
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若
替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
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
於既用之後夫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
也然而人君多悦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
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蔣又諫張茂宗起復尚主不從
范祖禹曰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變昏習夷
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動必稽禮
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恭鄙隱也禮法之
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稅征斂
范祖禹論楊炎作兩稅外率一錢者以枉法論曰
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爲令者其始未
嘗不戒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
守之者也苟朝廷自不守其法則天下其誰守之
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
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然繼出天下不勝
其弊蓋法雖備具而意常誅求人君用意出於法
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違意者罪
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又
論借商人錢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
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
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
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失民心
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借商
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治不有
小殘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
主甘心爲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也　又論
陳少游奏增稅錢及鹽價曰少游重斂加賦以媚
上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
賞之是以百吏承風競爲刻剝民不聊生以至夫
亂夫以天官而賞民賊安得無顛覆之禍乎　又
論初稅間架除陌錢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

以天林者膚之所恃也剝財不已必侵於民
民之所戴也剝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
也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不務養
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濟之民愁
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必
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又論陸贄奏請
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曰臬貨所以權物之
輕重流於天下者也用積於府庫不為利也何以
知其然耶穀帛者出於民而官不可為也錢出於官
而民不可為也取其所有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
矣是故以穀帛為賦則民不得不耕織以奉公上
此賦之於農桑也知不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
民之所有甚之也殘矣官之所求以之必貴矣故
帛輕則民為之害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穀
壅於上民困於下而於田野荒蕪由取其所
無故也然則以錢為賦宜豈得其利乎為法者必
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又論帝自奉
天運尤專意聚斂藩鎮州縣以進奉求恩曰古之
人君或多難以興國或因亂以啓霸皆因艱難
憂患備嘗則知民之疾苦事之得失因而後發
惕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為也德宗以興元
知其貪以取亡而恃貨之求愈務聚斂政事

紀綱大壞德又不進而其心謬矣亦甚矣哉
司馬溫公誥上欲新唐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
乎對曰不樂上命復其家曰甚矣唐德宗之難寤
也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
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
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
以遊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
千載之一遇也固當按有司之廢格詔書殘虐下
民橫增賦斂盜取公財及左右諂諛日稱民間豐
樂者而誅之然後洗心易慮一新其政屏浮飾廢
虛文謹號令敦誠信察真偽辨忠邪矜困窮伸冤
滯則太平之業可致矣釋此不為乃復光奇之家
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又安得人人自言於天
子而戶戶復其徭賦乎
范祖禹論長安平定庫尚餘蓄曰德宗欲剗滅藩
鎮故聚天下之財以師出為名而多殖貨利以為
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匹夫猶不可以家
之有無欺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以不足
欺天下乎得財而失民將誰與守矣其失國宜哉
而向之所積以為盜資貨悖而出猶不能竭先王
不以利為利而以義為利蓋以此也

陸贄諫進制軍機

范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六五為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帥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於人者也故雖貞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出於已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又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雖有方叔召虎之臣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敗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論中饑饉兵民皆瘦黑

范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或終身遂羸一失其養則易以死臣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天下者可不務哉

責御史段平仲

張唐英曰德宗以雄才英氣發演中宗為治事總攬福臨制中外宰臣備員承受章奏而天下之政多所壅隔時監察御史段平仲羈落中累歲出外于若得一召見必大有開悟後與陳歸奉使回奏事畢欲有所建白上知其意問之聲色俱厲雜以他語平仲錯愕不得言因誤稱名上叱出之坐是廢十年噫德宗於此乎失君人之體矣夫君人之威踰於雷霆重於萬鈞臣子之命微如鴻毛輕如一縷君人者優柔以容之溫怡以接之慮其畏懼而不敢言嫌疑而不盡情而況臨之以嚴厲之色責之以叢雜之言而欲求盡言通下情其可得哉胡不少假以顏色試聽所奏而能明社稷之安危究邦家之興替悉生民之利病審刑政之得失一言興邦轉禍為福奈何震威以懼之哉以是知奉天之阨興元之幸亦由上下之情不通而有以召之也昔程名振奏事詞色不屈文皇帝曰房喬在朕左右見朕嗔人未嘗不失色今名振敢如此亦奇士也乃優而任之德宗之量豈不愧於文皇哉子曰聲色之化民末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恭惟藝祖優寵直言未嘗折撻太宗詔內外臣僚無欲面對使御閣門司引見真宗之時有此為計者輔臣請罪其指斥真宗曰但問事之當否負貴此仁宗即位已來其臺諫之臣侍從之列亦以議日夕陳之於前未嘗不溫顏訪問

十年天下大平夷夏安靖前視德宗之器一何隘
哉
東宮
先祖勅諭于任王叔文侍東宮薦人陰結黨與曰
古之教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與之共處左右
前後皆正人也其後嗣德或不能成德而小人之
徒德宗不能選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
之人入侍宮不恐其子乎夫有千金之産者必欲
其子守之有一命之爵者必欲其子繼之此常人
之情也而况天下至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傳
其子而愚之乎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
君疑賢者導其子之勢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
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又論帝疾衛次公等
定嗣緒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
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大保仲
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
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恐衆之不
覩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
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
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
其即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歿也亦以禮

所部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
兵奇寵且信之頗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固結
謀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
奇妻竇聞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
遠禍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
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
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
視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
欲誅大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
丸見之言於薛育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
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審矣
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
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納僭位紀號先
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
首以獻暴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
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
希烈僭而桂娘坦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
可也此誠知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
擒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
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
其力不足邪蓋義理昏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

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未有不甚之者也　又論竇文場與神策軍始令宦官分典禁旅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又論竇霍勢傾中外請要或出其門曰自是宦者始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其可以假人乎　又論宦者議軍事爭論紛然莫能決曰自古宦者豫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循德覆車之轍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賢則不必監之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又論宮市攘奪取人物曰詩云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京師者諸夏根本天子之所與共守者也而德宗殘之如此然則遠者何所望乎當是時刻剝遍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又論薛盈珍誣奏姚南仲帝爲貶幕僚馬少微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踈羣臣而外之雖有實言人殺身以明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己也此其爲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爲深戒

諸鎮

范祖禹論陸贄諫李萬榮爲節度不從曰自肅宗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簒也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爲國者必嚴上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又論李說忌李景略使賈文場薦守豐州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然必曰選參佐以副之者猶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宦者得以術去之亦不由己惟其苟簡多畏無法以自守也夫以一人之處其可勝左右之敵乎　又論李說薦嚴綬以進奉知名爲河東司馬曰昔魏獻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遂諫而辭之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辭爲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又論于頔有據貴之帝無如之何曰德宗初有削平諸鎮之志卒

明斷似剛其不畏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illegible]
血氣之剛有志氣之剛夫勇有匹夫之勇有天下
之勇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始盛而終衰壯鋭而老
消此血氣之剛也其靜也正其動也健此志氣之
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未可得而
挫也不度其可而為之不慮其後而發之此匹夫
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
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不可得而怯也是故
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為
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之也易則其屈也
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
如此之甚也　又論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掩其
敗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惟有常德者能
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
畏縮而不敢治難乎有常德哉　又論李長榮薨
吉還中使以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即授節度
司屬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失其
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
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黜
陟人主之柄也德宗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
為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李希烈

不狀論劉昌薛愿曰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
驅兵東下將収江淮寧陵守將劉昌以兵三千拒
之希烈衆且十倍攻之三月韓晉公三千強弩涉
水夜入寧陵弩矢至希烈帳前希烈曰復益吳弩
寧陵不可取也解圍歸汴後數月希烈驍將翟耀
以鋭兵大敗於淮陽城下希烈耳聾棄汴歸蔡後
司徒劉公立從見昌問曰爾以孤城用一當九凡
百日問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負心能守之耳昌令
陴者曰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隅未嘗內顧
捽而斬之軍士有死志故能堅守因伏地流涕司
徒劉公亦泣撫昌背曰國家必以富貴爾天實末
淮陽太守薛愿睢陽太守許遠眞源縣令張巡等
其守二城其於窮蹙事相差埒睢陽陷賊淮陽能
守故巡遠名懸而愿事不傳昌之守寧陵近比之
於淮陽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孫武曰善用兵者
無赫赫之功斯是也
杜牧之竇烈女傳曰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
建中初為汴州戶曹掾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
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
門顧其父曰愼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取富貴於
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illegible]凡
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illegible]

李翱楊烈婦傳曰建中四年希烈陷汴州旣又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爲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爲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爲賊之人邪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爲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爲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侃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呑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

參治

范祖禹論滔救田悅至東鹿士卒不從乃斬二百
餘人引兵而南曰民皆有常性饑食渴飲以養其
父母妻子而終其天年此人情之所欲也豈樂爲
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
而民不知所從故姦雄得以誑其衆而用之也天
寶以後幽薊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戎狄然
朱滔劫其民如此不得已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
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已而修政矣詩序曰小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先王不以罪四夷而以咎中
國反求諸已自從而已矣人君苟行仁政使民親
其長愛其上賊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誘
之哉

參泚 逭奉

范祖禹論泚僭號樊系譔冊文既成仰藥曰司馬
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
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
成乃死是亦爲逆而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
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怯耳
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
此猶臧獲婢妾之引決者耳非能勇也士有不幸
而身處危亂者其亦覩此以爲戒哉　又論朱泚
引兵逼奉天曰德宗以饑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
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
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而況以天下
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
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
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
不信哉　又論涇原兵救襄城至滻水以宴犒薄
作亂還趨京城曰昔秦逐匈奴戍五嶺而陳勝起
大澤隋伐突厥征高麗而楊元感亂黎陽自古攻
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而本搖故
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
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都邑譬之欲除瘍疥而疾潰
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
之變其可勝慮乎　又論涇原兵變倉卒兵無一
人至者上自出幸奉天司馬公作立政以戒成王
自左右常伯至于綴衣虎賁皆選忠良而勿以憸
人是時齊侯呂伋掌天子之兵故康王之立太保
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千戈虎賁百人以逆之周家
以爲天子心膂爪牙者太公之子也其發之也以
宰相之命二諸侯往焉慎重如此王室其可亂乎
晉悼公使弁糾御戎荀賓爲右使訓諸御知義羣
騶知禮故可用也至漢之時宿衛皆備以忠力之

與公卿之子盡古之遺法也夫以天子之所使諸侯與天下之賢者共扞衛之訓其徒旅使知禮義不如是不足以爲固也後世苟簡人君多疑寧與小人而不與君子德宗之世所任尤非其人至於變起京邑而無一卒之備其後懲前之失委之宦者而其禍愈深矣舉天下不義之人使執利器而環天子之居不以付之忠賢臣是以知後世人主之不尊國家之藥法也

張唐英論王翃召朱泚之亂曰德宗建中四年詔涇原節度姚令言率兵五萬討希烈京兆尹王翃犒軍惟以糲食菜餅軍士皆怒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爲國家死於是難不能得一頓飽食國家瓊林大盈府庫寶貨堆積不取之如何爲活遂倒戈入京師德宗惶恐幸奉天世之議者但以朱泚之叛而不知召泚者翃也且朝廷文臣及后妃權勢之家將相臺閣之臣其合食識費非有毛髮之功坐皆厭膏粱而曳執綺繡二軍之士暑不得就清涼之蔭寒不得附燠煖之所荷戈被甲出入行陣當無事之際亦須以恩信而責其功效況當擾攘之際故宜先以重賞以死其心又以重罰以盡其力而翃惜一飯之費流四海之禍卒使任蕩覆宗社瀆亂神器腥穢天地禍害宗靈非翃乃之而郭召之耶昔强高犒師而鄭國所忠留人賽而邯鄲致圍翃以糲粟之餽不知國家致遠之道而惜毫毛之利豈能知此哉

吐蕃

孫之翰論曰觀陸贄論吐蕃情狀不足助國討賊適足爲患此賢者之遠識也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者彼荒遠貧苦之俗習爭鬪賊殺之事一日引之中國使窺其利必當動心也且高祖初起義兵得突厥數百人爲助遂恃微功貪求不已後連歲入寇爲關中之患近十年高祖至欲遷都避之肅宗以慶緒之亂藉回紇助兵雖與將帥同収二都至許之害生民取財貨茲固中國之醜又歲許賂遺仍以帝女下嫁僅得一二年無事及遣兵助攻相州諸鎮軍潰回紇思奔此亦未能必勝也代宗以朝義未平復藉回紇兵力雖得數千人求助驕横兇悖益輕中國元帥僚屬皆朝廷近臣多爲鞭撻而死所爲剽劫尤甚於賊賴僕固懷恩盡力始能同滅朝義代宗恩賞姑息無所不至曾未數年已入寇盩厔中國有事藉夷狄之力其爲患如此此非特古事爲驗乃唐事實德宗熟聞而親見也聞見而不能鑒又欲藉吐蕃之力盪當賊泚之亂車駕播遷艱危之中復倚援

以弱况吐蕃桀黠甚於諸戎結贊好謀尤多陰計
德宗雖遣使賂遺促其發兵已與賊泚交通爲觀
變之計賴天祐唐祚使遭疫疾而退不然者陸贄
所慮進兵郊畿不卻不前外恭國家內連兇逆兩
受賂遺且恣剽劫王師不得伐叛民人不得保生
賊雖誅已我亦困竭其勢至此唐祚危矣則中國
雖衰不可假夷狄之功不幸有事惟推誠任人以
激忠義天下之大臣子之衆必能盡力於事矣苟
藉夷狄之力未有不爲大患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四

德宗二

崔祐甫 溫公 孫之翰 石守道
盧杞 范祖禹 孫之翰
陸贄 范祖禹 胡致堂
李泌 范祖禹 溫公
蕭復 范祖禹 呂公著
姜公輔 范祖禹
楊炎 孫之翰
裴延齡 范祖禹
崔善正 范祖禹 致堂
李晟 東坡 孫之翰

崔祐甫

司馬溫公論爲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疏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人則罰之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

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盧杞

范祖禹論崔祐甫盧杞曰德宗性本猜克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則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卽政之始勵精求治猶能任賢一爲小人之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祐甫用於正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又論杞爲相引裴延齡爲學士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是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以自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世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衆進而不已也人君置相可不愼哉　又論盧杞保朱泚必不反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以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illegible]

鳳翔必亂見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illegible]請遣大臣宣慰而卒致泚於賊又誤援軍[illegible]危宗相謀國乘剌如此則其人可知也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幾亡社稷至死而猶以爲賢自古庸辟而不悟者有如德宗者也　又論帝迫羣議不得已貶杞新州司馬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擯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置迫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惡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孫之翰論杞姦邪曰李勉以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德宗不知所以爲姦邪此勉知其一未知其二杞姦邪惑主固有其術其始未必能辨也及以大罪貶竄德宗復念之此由性所合爾盡德宗性[illegible]盧杞性險人臣希主所忌之意而行其險計此固易合也當李懷光赴難奉天杞懼言己之罪故沮其朝見致懷光怨望以成德宗悟其事乃逐杞矣悟其事是辨其姦邪也既辨而復念之以其危難不敢徇己之情復有過失懼陛下不盡力於[illegible]

賊也賊既平復歸京師又欲肆己所欲顧朝廷之
臣未有如杞能希其意者故念之念之必將用之
豈非性有所合也賴忠賢之徒力諫其事杞復早
死不然杞必再用用則天下再亂矣後之人君性
忌者得不戒之

石守道論曰嘗讀唐史見德宗信任盧杞知大姦
有似乎忠大佞有似乎賢深心厚貌外不可知巧
邪善諂君不能察使黜袁高之奏陳官之疏蹤幽
厲之蒙蔽桓靈之昏暗俯將有以發悟而德宗曾
不少釋其惑待遇益厚蓋有以左道蠱其君也結
君之心已深也固君之寵已堅也至杞死而天下
爲之快德宗思之不已者信其大姦大佞有似乎
忠賢而能蔽君聽明至於宗社覆危而莫之悟也
海內怨嗟而莫之覺也任人之際可不察歟觀其
行括率稅間架算除陌斂天下之怨貿禍於國家
拒懷光之朝苟一身之安遺憂於宗社千載之下
人猶憤惋讀觀盧杞之邪德宗之蔽塞可爲後世
之鑑矣

陸贄

范祖禹論贄上書論將兵屯關中形勢財利曰贄
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色視其脉理而
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仆而後知爲病也陸贄

用兵之亂如蓍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贊史
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知之也非獨如贄之賢
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
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言
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又論贄
上疏勸帝從諫帝謂其失在推誠曰德宗播遷幾
於亡國能反求諸己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
不改又而不從乃疑臣下之揚其惡而掩其美
因不復聽納爲事甚矣其人君之德也陸贄
之言曲盡其情者其聽從曾無一二愚故剟其大
略以見德宗之與其行事以爲戒哉　又論上
與贄謀人謂內相上行止必與之俱曰德宗於
危亂之斯須不可無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
棄之如棄然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詩
曰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其德
宗之謂　又論贄上疏諫上疑山狄來者爲窺
覘欲拘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
知其非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
極論之使之懲旣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
之未遠是用大諫陸贄有焉　又論贄諫帝下詔
訪褒頭內人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從陸
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出戶也

君苟不能强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又論
諫帝不可不對趙憬論政事曰凡此皆係於心術
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
改蓋自以爲得馭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
以愈疑而愈閒也　又論裴延齡趙憬諂陸贄罷
相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
乎德宗知延齡誕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
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欲佞足以惑其君
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扶植之故不可去
也延齡之親寵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
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憬其爲誅首歟

權德輿曰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
術亦至矣待之宣室擢任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
能達四聰而盡其善排羣議而成謀道之難行
亦已久矣東陽鋒[illegible]歷代無之嗟一棄一猶番齊
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治
世少而亂世多夫雅聲而正澤寢漢道未融既失
之於賈傅吾唐不幸復損棄於陸公公之秉筆內
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詔行之爲典
謨俾獷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
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
利害臣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

公爲臣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
瞽衡而揭日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
說爭衡考其文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
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
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
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公才不謂
不長位不謂不高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
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
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
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自我弘之在人堯
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亦廢見舒
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
而致君不及正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
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

李泌

范祖禹論帝使李泌分主職事泌對宰相之職不
可分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
揆夏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
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
政有所待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上
世[illegible]以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
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

歲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六月
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
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
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
立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
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
言治矣　又論上欲廢太子泌諫止之曰李泌善
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
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論諫之人助君之決者
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獨
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也
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又論泌言君相造命曰易
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
道爲臣盡臣道此窮理也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
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夫順受其正
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命故知命者不
立巖牆之下立巖牆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
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之所爲非人之所
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
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斂不相盧杞而
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
乎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
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修也
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司馬溫公論元友直運錢帛二十五萬泌悉輸之
大盈庫上猶有宣索曰王者以天下爲家天下之
財皆其有也阜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民己必豫
焉或乃更爲私藏此匹夫之鄙志也古人有言曰
貧不學儉夫多財者奢欲之所自來也李泌欲弭
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財豐則欲滋矣財不稱欲
能無求乎是猶啓其門而禁其出也雖德宗之多
僻亦泌所以相之者非其道故也

蕭復

范祖禹論上以復輕己使之慰淮南陸贄言復去
就帝竟不復辨曰德宗惡正直而信讒邪故親盧
杞踈蕭復嫉陳既聞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
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尊嘗[illegible]之晦時不
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
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其德宗之
謂矣　又論復謂李勉盧翰在相位不可不與共
議政事遂罷相曰蕭復欲黜陳少游賞韋皐此朝
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得相行
之而已何疑於李勉盧翰而獨與從一爲寃邪且
既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乎

幾希矣夫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

姜公輔

范祖禹論公輔以諫厓黨唐安公主罷相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以交修其所不逮也書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而後宰相與諫諍之臣分其所職人君得夫相不豫焉必責之諫臣此謟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者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德宗而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君豈知所任相哉

楊炎

孫之翰論曰楊炎爲宰相論內庫之弊使財賦一歸有司言租庸之害定兩稅以便天下才力頗稱其位李及建議復陵陽渠不從嚴郢之言以起民怨城原州不納段秀實之計以致兵叛何其自敗功業也宰相之位固在盡其才力以營國事苟謀議未至安得不從人之善也況陵渠之爭嚴郢引內園植稻之費以明之利害甚顯何故不從其言也原州之議秀實請俟農隙興功是但衆安而事立又何故不納其計也不惟不從不納且讎其人矣蓋炎自恃才力方持大權不欲天下之人一違其議故樹威如此殊不思宰相之議繫天下利害必在於是爾未至於是有違之者安得不從也能從於善人稱賢矣已有賢名則何損於才力何言於大權乎然至公之道也炎雖有才而心不公故不能成就功業卒至禍敗後之爲相者戒之　又論貶崖州司馬賜死曰炎懷元載私恩讎劉晏害之此固大罪若正名誅之宜矣然炎之害晏本出私惡德宗殺炎又非公法始炎誣晏嘗託附獨孤妃欲立韓王德宗不察虛實便以晏不利於己至遣使先殺晏後詔以忠州叛罪之此君與相俱以私怨心殺害勳賢仍輕其罪用掩己過是上欺於天下欺於人中外冤惜固不能已炎懼人言之多奏遣腹心使於四方言殺晏之事本由君怒以解己罪德宗聞之又惡殺勳賢之事在己乃怒炎有意牀之若下詔述己聽讒殺賢之過深自咎責雪晏之枉優加贈典正炎之罪肆諸市朝猶可戒已失道明國常憲使姦險者知懼忠憤者快心反權用盧杞姦惡益甚於炎乃加炎他罪殺之又豈公法也爲君爲相還怨如是柄欲無禍君欲不危難矣

裴延齡

范祖禹論劉置四庫虛張名數以惑上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虛數置簿書欺罔人主取功賞而已由

益至于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
人莫不為欺故其所行者由一律也
崔善正　李錡
范祖禹論崔善正言錡不法上械送錡錡坑殺之
曰德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錡甘心焉善正
之死非特以言錡也餌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
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言者也
張唐英論曰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
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
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蓽則有簫韶之樂非食
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失於廟
堂而黎民抱髓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一言
者言錡之叛為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
者問樵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
遣一騎促迎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
善正之言審與不審然後以善正付法未為晚也
何至聞聽過明械之以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
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為錡之計者已既有不
臣之迹發善正謀言朝廷釋然不以為信則宜翻
然悔過納款歸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
發已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用之
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尚可謂善刑過矣德宗評[illegible]

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錡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
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為枉妄宜下詔旌賞爵
其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
善正可謂生死無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李晟
東坡李西平畫贊曰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比
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
與隴右聯河隍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墮
賊計困平涼辛羅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
劍誅延賞為菹醢不足償覽遺像滂泗旁
范祖禹論以張延賞罷晟兵柄晟謂與吐蕃盟事
可憂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
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
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
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
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
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尚結贊之陰謀忠賢至計確
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
善不明故也延賞以私憾敗國殄民刑勳大爲德
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孫之翰論李晟論張延賞曰初德宗用延賞相舊
人言晟與延賞不協表論其過故改授僕射以見

其事似晟恃功挾怨以沮延賞及詳其本末乃
忠於德宗非恃功挾怨也晟雖一代元勳位任出
極常慕魏鄭公爲人思致君如正觀之治事有常
言杞而無隱至德宗用延賞相表論其過者知延
賞非宰相器也但德宗注意延賞必欲大用乃論
晟與之釋憾會劉佐韓滉入朝以德宗意勸晟表
爲延賞不得已言之此又見晟不敢恃功固拒君
意爲强臣之態也延賞既相爲德宗鄙行言無不
從齊映居相位雖無顯赫事業爲賢頗稱然直延
賞與不足逐之遠郡怒晟不解以讒言罷其兵權
又忌柳渾忠直擠之罷相李泌議社稷大功欲用
劉佐李抱眞輩以河隴以高之遂建議減官收俸
錢以助軍既罷晟兵權抱眞輩不平遂辭遂任又
減官詔下衆言不便延賞復請量留員數以解謗
議作相數月㦯意報怨舉事輕脫如此此固非宰
相器則晟之表論其過豈非忠於德宗也但德宗
好任姦人必使延賞作相尙以早卒未能大害天
下然時政亂矣或曰李晟言張延賞不可大用其
主誠忠矣然將帥方成大功領兵權進退宰相可
乎答曰將帥賢如晟名德爲天下信服如晟者
天子命相非其人言之可矣不及晟者言之則
亂之臣也

德宗三

陽城 昌黎 柳子厚 范祖禹
顏眞卿 范祖禹 蘇子由 … 孫甫
段秀實 柳子厚
陸長源 鄭通誠 樂天 張唐英
高愍女 李翺
何蕃 昌黎
陸贄 李翺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

陽城

昌黎諫臣論曰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問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也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

其行謹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二聖一賢書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

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柳子厚陽公遺愛碣曰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會郡李僙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已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嚬蹙顧眄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儒有立聽聞嘉言樂其鐘鼓瞻仰德宇及公當職施政示人准程良偽大夫食者益勤誕者益恭沔川遂逆親三歲罷退鄉黨今未及下之就業餘人權順古彰孝弟以興則文講貫經籍俾達與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嗟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遽師遂相與咨度羣吏布告諭

於明乃訪于學古之士純公名字垂憲于後云
丈與太學諸生書曰始朝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爲
司業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已
詔出爲道州僕時通籍光範門就職書府聞之惕
然不喜非特爲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表而
莫有所矜式焉既而群又有僕致詔草書僕得觀
之喜士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寵勤至以厚乃知
欲振陽公宣風爲土畢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
少喜如獲慰薦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
明聖不諱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于下
執事冀少見採取而遲陽公之南也翌日聞諸生
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下懇悃至
誠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輒用撫手喜甚震抃不
寧不意古道復形于今僕嘗讀李元禮嵇叔夜傳
觀其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百年不
可睹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於戲
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曩
聞有狂惑小生依託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
狀而論者以爲言謂陽公過於納汙無人師之道
是大不然仲尼吾黨狂狷南郭獻譏曾參徒七十
二人致禍負芻孟軻館齊從者竊屨彼一聖兩賢
人為大儒然猶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今

所不拒而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理固然也
范祖禹論陽城救陸贄欲逐裴延齡麻曰韓愈
諍臣論當城未有言之時世世之論者或譏
之餘意譏城以在職久而不言及陸贄之貶而
發向若贄不與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遂默而已
乎臣以爲不然語錄曰或問贄曰爲人所不能爲
有待而爲者也還裴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此人
所不能非賢孰能之一舊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
放死而無憾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
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矣

顔眞卿

范祖禹論盧杞使眞卿使希烈被殺曰關播薦李
元平盧杞陷顔眞卿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畢
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
佞所以蔽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曾子固顔魯公祠堂記曰初公以忤楊國忠斥
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擧兵公
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
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說
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譖遷綿州李輔國遷太
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

斬作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進除之方
不滿會李希烈陷汝州杞節以公使希烈希烈初
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
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
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
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
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苟順且抗天下
從之矣自此至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
下日入於弊大盜既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
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
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
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
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
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
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
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
雖中人可勉爲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
跋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
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
八少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
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
天下欲睠顧回隱以終於世其可乎故亂乎

者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
子所謂仁者歟
六一跋麻姑壇記曰麻姑壇記顏眞卿撰并書顏
公忠義之節皎如日月其爲人尊嚴剛勁象其筆
畫而不免惑於神仙之說釋老之爲斯民患也深
大
十西日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
所陷焉者命也史臣以一人吭節偃蹇爲姦臣所
兄預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
冀以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鎭州而盧
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子者
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之士
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輒欲自以爲得
不亦謬乎
貝
厚與昌黎書致段太尉逸事曰太尉大節古
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
有難在軍中其処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
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
諒也
鄭通誠
八良曰丞相隴西公出鎭于汴州軍司

御史大夫陸長源實左右之二年而軍用華司空
南陽公作藩于徐州軍副便祠部員外郎鄭通誠
實先後之三年而民用康暨十五年春龍丙寅次
辰而師亂大夫以直道及禍十六年夏南陽薨戮
日而難作員外以危行遇害惜乎大夫人之望也
員外國之良也咸克潔于身儉于家勤于邦又申
之以言行文學智謀政事故其歷要官參劇務如
刀劍發硎割而無滯如鐘磬在懸動而有聲識者
以為異時登天子股肱耳目之任必能經綸秉哲
紹復隴西南陽之事業以藩輔王家嗚呼善人宜
翔鍾奕葉之慶而不免及身之禍天乎報施之朕
何其昧歟昔詩人有黃鳥之章以哀三良不得其
死今斯文亦以哀二良其辭曰伊大化之無形兮
浩浩而茫茫中有禍身兮否機之張梁之亂兮陸
受其毒徐之難兮鄭罹其殃怖善人兮邦之紀綱
邦之殄兮而人先亡謂天之惡下民兮胡為生此
忠良謂天之愛下民兮胡為生此豺狼我欲階寘
寘問蒼蒼蒼蒼之不可問兮俾我心之盡傷悲夫
而今而後吾知夫天難諶而人靡常
張唐英論陸長源曰嘗觀韓子汴州亂詩及白氏
文集二良文言陸長源人之望也以直道受禍今
考其事之迹則長源乃自貽伊戚也始朝廷從□

□為宣武軍節度使長源自汝州刺史為晉行
軍司馬然資性輕佻言語驕傲務酷其刑以威驕兵
及晉死而長源為留後藩鎮舊例凡有大變皆厚
賞三軍或以此論之長源曰我不同河北賊以錢
物買健兒狂節又不給布帛但高其鹽直以折之
兵士人得鹽一二斤而已又從事楊儀孟叔度浮
薄不檢常戲入軍營玩弄婦女自稱孟郎三軍怨
怒遂執長源并楊孟殺之噫是不知機也譬之良
醫治疾也病有萬變藥亦萬變若病變而藥不變
則壽民者皆為殤子矣故賢智之士見機以成天
下之務通變以立天下之功故身亦全名亦立國
家之事亦濟而長源徒執匹夫介許之節非有通
變之才不知適道論有不合權不能委順其辭卒
陷爭鬬所謂病變而藥不變矣孟子曰盆成括小
有才而不知君子之大道子死於齊是政曰大雅
君人臣之所聚小智自私藏怨之府若長源者其
亦小智自私之謂乎

高愍女

高愍女碑曰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
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
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
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

章請獨免其死而以爲婢衆皆許之妹妹泣
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
與兄將被刑感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爲忠宗
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
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懸當此之時天
下之爲父母者莫不欲懸女之爲子也天下之爲
夫者莫不欲懸女之爲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
者聞之莫不欲懸女之行在身也昔者曹娥思父
卽自沉于江獄吏呼囚章女悲號思哻其兄作詩
託駆緹縈上書乞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
義或仁噫此懸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
向逢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
女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
王化之大端也

何蕃

呂黎太學何蕃傳曰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
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
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
克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
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
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
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

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者…
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
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
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
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
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
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
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
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果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
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
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陸參 字公佐

李翱陸歙州述曰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于
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爲生旱苗然也雨與
苗運相違或雨于海于山于苗不得仰其澤惟人
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爲拯顚顇之人
然也賢者與顚顇之人遇不合或死于野或得百
位而道不能行顚顇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苗
也適然唯賢者之生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
其澤顚顇之人賴其力傳說伊尹吉甫管…
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於海日抑哲生兼此…

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輩人
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才亦天時
嗚呼公佐之官雖列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
年道之不行與居于田時亦差也公佐之賢雖日
聞也其德行亦未必昭昭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
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遘疾而死矣天下之
人未蒙其德固宜然也則天之於君也授之以救
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任如膏雨之或雨于海
或降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
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不足于心者邪得是
道者窮居于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
何有不足于心者邪

總論德宗之政

范祖禹曰唐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
有六年亦不為不久矣以其時考之粃政尤多
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者三曰
聚斂貨財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
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
務切欲削平僭叛剋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
隕膽破慴畏姑息惟恐生事猜防臣下則專任
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剋益甚於初矣自古以
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
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
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
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五

順宗

王叔文以杜佑掌財賦而已副之 范祖禹

賈耽鄭珣瑜相次歸臥 范祖禹

劉禹錫 東坡

董從 劉禹錫

憲宗

憲宗求聽諫爭 范祖禹

于頔勸峻刑上曰欲使朕失人心耳 范祖禹

上不以平蔡鄆事付史 范祖禹

以張洪靖為河東節度 范祖禹

罷鄭絪相李藩 范祖禹

罷權德輿相 范祖禹

憲宗任相 孫之翰

帝暴崩宮中 范祖禹 石守道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淮西 呂素

王叔文以杜佑掌財賦而已副之

范祖禹論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春秋傳曰凡能左右之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為也以舊相不能與小人共事而為之用其可謂

賈耽鄭珣瑜相次歸臥

范祖禹論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人大矣賈耽鄭珣瑜皆小人用事而為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劉禹錫

東坡論禹錫文過曰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以此知小人之為姦雖已敗猶不改也其復置之要地乎

董從

劉禹錫曰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情同理達詩者能之工生於才達生於明工猶……而用而後詩道備矣云云詩者其文章之……而言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

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姦可使尸曉必欲劾
晳然後數行於時自建安距來明已遠詞人比肩
唱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馬鳴群
在史策國朝因之藝然復興由舊章以降貴仕者
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勤
爲任不暇署人於文什之間故其風雅息樂府協
律不能足新詞以度曲夜誦之職寂寥無紀則董
生之貧臥于喬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
藝者歟

憲宗求聽諫爭

范祖禹論上謂宰相事有違宜御當陳論曰憲宗
以太宗納諫勵其羣臣其有意於正觀之治乎天
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
厥德憲宗有焉　又論上責宰相當力諫曰人君
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惟不從諫也是以
君子日疎小人日親[illegible]之朝豈以疎而遠
易其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
言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
去之臣之義也若隨正直而懼諂諛然而未從[illegible]
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懼畏罪而不言
曰吾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憲宗
爭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又論上詰李

不諫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儆戒正厥后克
聖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命曰后
克聖臣不命其承疇能悅而從之又貴以乘之何
患乎臣之不諫也

于頔勸峻刑上曰欲使朕失人心耳

范祖禹曰守位以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
討先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
曷敢有越厥志言刑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爲無私
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
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憲宗懲
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
入哉

上不以平蔡鄆事付史

范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
德也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能勝其驕侈之
心卒任小人以橫蠹燕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
難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慾慾則逸心生
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皆生於所忽也

張洪靖爲河東節度

范祖禹論洪靖請併力平淮西及極恆冀帝不從
求罷明年以爲節度曰張洪靖言不失職隨遠
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拾恆冀併力淮[illegible]

且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illegible]
之思乎
罷鄭絪相李藩
范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
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罷權德輿相
范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爲得固
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
所發明則焉用相矣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
不明哉
憲宗任相
孫之翰論曰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
將此非通論夫天下安已注意於相天下危亦當
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今觀唐事大可驗德
宗建中中以兩河亂銳意平定時得馬燧李抱真
李晟輩數名將任之竟不能平魏博淄青之亂反
致大變者相不得人也相者盧杞也無大公至忠
之心無經營處置之才雖有名將故不能成功也
憲宗自即位有興復大業之志首得杜黃裳陳安
危之本啓其機斷繼得武元衡裴垍李絳裴度咸
議國事數賢皆大忠至明之人故能選任將帥不
貳逆亂六十年叛渙之地復爲王土此[illegible]之人
見太平光宋者相得其人也則所謂天下安
注意於相相得人將自出矣非其驗歟或曰
中叛者李希烈田悅朱滔等皆劇賊非元和中[illegible]
闢李錡盧從史王承宗吳元濟李師道之比也故
馬燧輩不能平希烈等數賊高崇文輩能平闢等
數叛臣也此由賊之彊弱將之用力難易又何繫
於相之事焉答曰希烈等雖劇賊過於闢等然馬
燧抱真李晟之爲將亦過於高崇文李光顏李愬
之徒也以是論之將才賊勢正等爾但前日之將
不能成功後日之將能成功者實繫於相爾建中
元和之事難以疏舉今舉一二事最顯者證之馬
燧輩敗田悅於洹水悅奔魏州城中敗卒無三二
千人皆夷傷未起日夕俟降燧輩若乘勝進兵復
田悅收魏博反掌間爾時河北劇賊惟悅悅既平
李納勢弱望風當降況朱滔等未叛河北無事矣
河北無事河南一希烈兇賊既無黨援何能爲哉
但燧與抱真不和遷延不進致悅嬰城固守且誘
朱滔等同叛遂成橫流之勢蓋燧窺朝廷之事盧
杞所爲險薄專報怨憚必無公平之法以御於外
故少所畏憚敢乘私忿之心不了國事也杜黃裳
薦高崇文使討劉闢崇文固盡心軍事黃裳亦
[illegible]得成功以其所憚之人制之使人諭之曰

盡力當所割據代之嚮慕宰相已薦用名將伍以能者制之崇文不得不速封立功也裴度請督戰淮西諸將聞之益用命知度必能賞功罰罪也以此證之天下安危繫於相豈不彰彰乎然相之賢非天子之明不能任也又見憲宗之明能任賢相則德宗以毀柄付於羣人何如主哉元和之治建中之亂後之君天下者深鑒之

帝暴崩宮中

范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遂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又論曰陳洪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其後文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追怨穆宗以爲豫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弒則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爲陳洪志所弒

石守道論曰天寶之後唐室失御中官內握兵權各擅威福諸侯外據土宇罕有臣順憲宗皇帝英斷神聖聰明睿武初斬劉闢後平淮蔡遂定東夏威德遠暢華夷畏服聖功卓然神人乘捨信乎中興之聖主矣然不能鑒德宗之失卒中宦之禍而崩於近倖親任閹寺終於弒戮惜哉

給上以李拭請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上以中使黜之曰憲宗以李拭逢迎其意謂之姦佞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者哉　又論以吐突承璀爲招討使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爲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廷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又論譚忠說田季安謀以中人爲將乃天子自爲謀將詩服臣下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illegible]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賢者共爲之竟以天下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矜其功故任中人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用傅說者高宗之功用十亂者武王之功用周公者成王之功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璀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奪[illegible]下人君之動可不慎哉

范祖禹論杜黄裳對帝請以法度裁藩鎭曰常
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
後王者不得而滅絶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
封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彊大其理勢然也
唐之藩鎭皆起於盜賊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
而姑息之至於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
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
由君相者哉　又論以內庫錢百五十萬緡賜魏
博軍士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
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
還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
不固而王澤易竭也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
其能有之十年乎　又論上以愛女嫁于頔之子
頔遂入朝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論也憲
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鎭焉得人人而悅
之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耳之
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
妻其子不亦替乎　又論李絳言河北諸鎭不同
淮西劍南未易取曰人君之患在徇於一勝而欲
事所難不知敵之强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
克喪嫁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
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攻亂日淺者治之

亦易亂日久者除之亦難先王所修內事外攘夷
伐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
之悔也　又論四年方平淮西曰人君之御天下
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
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
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愼其所以守之者
哉　又論横海節度烏重胤奏罷鎭將令刺史領
兵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
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
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
故爲法者必關盛衰爲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
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
於天子則天下如網網之相維臂指之相使矣唐
自中葉郡置鎭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無專
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鎭愈强横海一帥制之
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
之有哉
呂公論沂州軍亂王弁殺王遂而曹華屠軍卒千
二百人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彼
一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
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蒞新造之邦用苛虐
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沂帥得人戮之一卒可

犬豕耳何少以天子如曹爲蔡人之餌宇丑作威
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超前屠平餘人系章居叉崧
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吾步卒
上下吟吟如冠離聚如得間則烟腐肉嗚忽發嗟
爲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当宇鮮乎儒將冀
致太平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苟狗應功不果乎信
故也

淮西

昌黎平淮西碑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
襲盜以狃往往在玄宗崇極而圮河北悍驕河南附
之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
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
不嶽行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
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
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讙欲事
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
戰未利內驚京師羣臣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
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
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
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既翦陵雲蔡
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
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既
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
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人婦女迎門笑
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
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
戰退戮今肝而起左飧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憊
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
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
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
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
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
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
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
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憲宗二

李絳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孫之翰

杜黃裳 范祖禹

裴垍 范祖禹

崔羣 范祖禹

韋丹 杜牧

白居易 東坡 子由 元稹

柳宗元 辯公 東坡 呂蒙

李賀 杜牧

[illegible]

劉軻 白樂天

李絳

范祖禹論上以久旱降德音絳與白居易言乞令實惠及人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逮鰥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又論上畏絳諫罷獵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以成德也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其言絳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其可謂賢矣 又論李絳不能復以吐突承璀為中尉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舍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為國之重哉

裴度

范祖禹論度以蔡卒為牙兵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積戾之俗為驩虞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行仁以試之效歟

孫之翰論用裴度相曰前代已來天子有興治平亂之志而或功不成事不立者明斷不至也以天子之尊有明斷之才何功不成何事不立然當興治平亂之時必究事機詳利害任賢者去時弊數者之類君不能獨計必謀於臣謀於臣未必盡賢不盡賢必有異同之論若辨之不至則惑其事而不行或行之一蠹人沮議則半道而止矣此無他明斷不至也憲宗用裴度為宰相使平寇亂可謂明斷至矣憲宗以河北藩臣竊據之地不奉朝命[illegible]有平定之志吳元濟於河南近[illegible]

父之位月赦兵四劫遂命刑討之鎮鄆二賊同惡相援乞赦元濟之罪憲宗不許但委武元衡經畫其事又得裴度贊其大計鎮鄆賊乘兇忿之心恣行逆計至遣其黨於都下竊發以害元衡及傷裴度中外惶駭日慮不測獻計者請罷裴度官以安賊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乎朕用度一人足以破賊此眞英主之言明斷之才也夫能知裴度之賢必能破賊明之至也京師兇賊竊發殺害宰相不能撓用兵之計斷之至也宜乎不數年誅除宿盜平定兩河盡復高祖太宗之土宇非明斷之才何以至此用兵固難事加六十年叛渙之地朝廷恬於姑息矣一日決計征討止由明斷遂果有功若軍國之事不至如此之難者天子以明斷行之豈有不成乎　又論罷度相曰憲宗用數賢相故能平治天下然數相中裴度功尤大者惜乎已成大功方在與倚諸具固太平之業遽爲姦人所擠罷去相位何憲宗前日用度之明後罷度之昏也當淮西之叛鎮鄆連謀變起都城宰輔被害時不用度賊勢必矣遍天下亂矣憲宗既以明斷用度度得盡其才謀經營國事故朝政日修國威日振平淮西服鎮州收淄青四方欣欣再見平世度之大功如是若久任之正觀

之治可復也但憲宗以世難漸平有侈樂之心人皇甫鎛本以聚斂倖媚進用至爲宰相度極陳鎛姦惡之狀一不聽納鎛自知公議不容益以佞計固寵會內庫出陳朽物付度支鎛以善價買之用給邊軍致將士大怒焚其所賜度又言之鎛於人主前引足指靴爲堅牢此眞奴僕之態憲宗寵奴僕之人不顧忠賢之奏竟以鎛言罷度相位何昏暗至此蓋憲宗中智可上可下之主也中智之主當患難則能用忠賢及無事則必悅姦佞用忠賢所以濟已之事悅姦佞且以奉已之欲故前日用度其明在中智之上値患難之大也後日寵鎛其昏在中智之下見世道之平也　又素寵內臣吐突承璀方用事鎛以厚賂結之內外膠固姦計已行故度可罷而鎛不可不寵也度既罷鎛欲專寵君以自固恩寵憲宗方蕩然自得謂天下無事思慮年壽之不永侈欲之不極鎛譔方士以長生說之加官官衆多日益親幸數月爲金丹所誤忿怒不常宦官遂起逆謀矣前日明斷能平天下後日寵姦不能保其身以憲宗中智之才功業已成威福甚盛一日昏惑尚取大禍後之人君功業威福不遂者得不爲戒哉

范祖禹論度表皇甫鎛姦邪諫諍

八九何自淸懷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
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蓋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
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
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
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
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爲而不成裴
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杜黃裳

范祖禹論黃裳對憲宗以王者選賢而委任不宜
親細事曰鼂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
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誘人主至使爲上者
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
過也夫人君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
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
勤其上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
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
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裴垍

范祖禹論憲宗任相矯德宗弊垍亦竭誠佐賞
諫官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躬爭爲己任又引天下
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所以愛君之至者也使相不惟
諂諛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
大者也人主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
垍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崔羣

范祖禹論羣對帝以玄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爲
治亂之分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然
可睹矣豈羣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
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
能易也

韋丹

杜牧武陽公遺愛碑曰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
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
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目覩觀察使
韋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
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
至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守臣紀于泉上
丹公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吏臣
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爲丹序而銘之以美
大其事臣某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恢於河北
枝葉於齊魯梁蔡闊爲章句書生以蜀叛籍爲宗
室老臣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致而發兆者往往
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賁謀益聖付賢使能者

未決虜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斬必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是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害勢苦實以守土多德良吏而丹居第一周召伯治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書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令下明詔別出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帝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

白居易

東坡論樂天不欲討蔡曰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不可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爲非策然不得武裴公二臣事亦未易辨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以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作吾是以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欲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戰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世士說也

子由曰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然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兩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蓋勢有所至而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以七十致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歿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亞閒冷衰病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僇死不獲其終者自釋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絶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爲辨之

元稹論樂天之文章曰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長樂天之長可以爲多矣夫以諷諭之詩長於激開適之詩長於遣感傷之詩長於切五字律詩百言而上長於贍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長於情賦贊箴戒之類長於當碑記叙事制誥長於實啓奏表狀長於直書檄詞策剖判長於盡總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柳宗元

王荆公讀柳宗元傳曰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illegible]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illegible]、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illegible]

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後

何議於彼哉

東坡曰柳宗元敢爲誕妄居之不疑呂溫爲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道于永者必呱呱然謂子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其稱溫之爭恭亦賢豪絕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爲裴延齡婿者乎宗元與伾叔文交蓋亦不喜於延齡姻也恭爲延齡婿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　又答錢濟明書曰句亦非識語之論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爲書耳所視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爲虛器以天人爲不相知所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四維正符之類皆非是云云

昌黎曰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視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擧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李賀

杜牧論賀文章曰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

祭夜肩吾宫體謠求取情狀離絶遠去筆墨畦町
門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
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劉軻

白樂天曰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
相續不絶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爲文
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崖谷間者猶一二十
人卽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
爲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爲文故著翼論三卷叢
書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
未臻極往往而得云云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七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八

憲宗二

韓愈（附柳子厚 李翺 范文正公 東坡 少游 介甫 老泉 李漢）

孟郊 張籍 李翺（昌黎 六一）

歐陽詹（昌黎 曾子固）

韓愈

沈顏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
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
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
是不諭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
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
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
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者之若陟
嶮者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蹄蹶然後歎不知稅駕
之晚爲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從沈子幾晦乎
石介辨謗曰介讀青州劉䝺韓吏部傳論曰憲宗
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言之去南荒八千
里此言何於身利於道也繫於此知吏部之知也
自朝陽之湫鱷魚爲害甚人患之吏部至則以文
逐之一夕盡去鱷魚亦性暴戾無識傀然化
而去爲使吏部立巖廟廊元首德其道而[illegible]

之義矣然識盡者如鮒魚者亦必無也剞宜可依
況於人乎察於其知吏部之道也曰史所謂排釋
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者復以也榮於此知吏
部之尊也曰詳辯其旨不獨爲賀有其於賤侮凡
人息於暫季而丞於遊韓吾齊融也雖然此知吏
部之孝也曰敵無德於民猶有靈於吾國宗元有
德於民豈無靈於韓也者吾吏部耶之何所不可
榮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券碑非不善也信一
帝人而齊之焉知貫錄不類孝碑樂於此知吏部
之更證也
井文正公曰予觀堯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醨
迭變代無窮乎惟抑末揚本去偽從正左右聖人
之道者難之近則唐正元元和之間韓退之主盟
于文而古道最爲鏗信以降宋及五代其體薄弱
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道有至焉者不
也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歌書擅剔其僞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生
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魏氣
象萎薾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爲古文
對摽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蔡塞固然莫知也先生
生於大曆戊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
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日記數千百言比壯

通念曉析酷排釋氏諸史百子搜抉無隱
淵並肆奮沄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狀卒
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恻當世遂大
拯頹風教人自爲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
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於文摧陷廓清
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
柳子厚韓愈毛穎傳後曰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
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
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
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
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
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
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
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太
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
者終日討說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
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
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薦
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梨橘柚苦
鹹酸辛雖蜇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篤好之者
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晳之羊棗然後盡

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
孰焉而不爲者歛息焉游焉而有所纖縱甚矣藝
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壑
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固凡已
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毋論之
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
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勸其篇益於
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
呫呫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又論曰退之因
徵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特
末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使作之必過
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作之道言措意論極高
溫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　云云
東坡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
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
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
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
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言老子謂之道德則有取
焉爾至於搥提仁義絕滅禮樂爲獨致若以老子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爲本是
爲無取尚可想知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以禮成道也不成

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道也
與韓愈相去遠矣　又論曰歐陽文忠公嘗謂晉
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以謂唐
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
生願効此作一篇每執筆輙罷因自笑曰不若且
放教退之獨步　又論曰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
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象犀天下莫不
好奔走悉力爭鬭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
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
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
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
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何
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
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
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
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
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
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
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
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
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
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

一言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
而舉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
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
別爲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
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
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曾漸其禮而致
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
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
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
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以汎愛衆而
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
六
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
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
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
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
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
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
豈可謂善學者耶　又論曰匹夫而爲百世師一
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
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
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
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

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
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
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
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
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
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
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
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
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
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
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
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
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
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
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
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云云
又論曰先王之時一道德同風俗士大夫
之文故六藝之文事詞相稱始終本末以

一人之手後世道術爲天下裂士大夫始有意
爲文故自周衰以來作者班班相望而起奮其私
知各自名家總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何則夫
所謂文者有論理之文有論事之文有敍事之文
有託詞之文有成體之文探道德之理述王命之
情發天人之奥明死生之變此論理之文如列禦
寇莊周之所作是也列白黑陰陽要其歸宿決其
嫌疑此論事之文如蘇秦張儀之所作是也考同
異次舊聞不虛美不隱惡人以爲實錄此敍事之
文如司馬遷班固之作是也原本山川極命草木
比物屬事駭耳目變心意此託詞之文如屈原宋
玉之作是也鉤列莊之微挾蘇張之辯摭班固之
實攬屈宋之英本之以詩書折之以孔氏此成體
之文韓愈之所作是也蓋前之作者多矣而莫有
備於愈後之作者亦多矣而無以加於愈故曰總
而論之未有如韓愈者也然則列莊蘇張班馬屈
宋之流其學術才氣皆出於愈之文猶杜子美之
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
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
阮籍之詩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
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
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

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
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耶孟
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
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
嗚呼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
皮日休請韓文公配享書曰於戲聖人之道不過
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
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
公侯至於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
隋或卿大夫至於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
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
旌入十哲噫天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
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惟聖
人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
陳隋遇於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儒乘書可行
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
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吾又
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
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
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縱橫以爲理或
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
惟昌黎文公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

聖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illegible]
[illegible]百祀之作[illegible]詞無不[illegible]造化補[illegible]
韓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
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
四科焉國家以二十一賢者[illegible]
[illegible]
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配享于孔聖廟堂者其為
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不以釋聖人
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其文吾
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為
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享之位則自兹
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李翱祭文曰[illegible]云遠揚朱恣行孟軻拒之
乃壞于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
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
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
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
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illegible]
[illegible]辭于難疏奏輒斥去而復遷[illegible]不改正言
[illegible]閭云云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名之[illegible]
[illegible]我謀兄行下于太常聲[illegible]天地謚云不長
[illegible]李翱

昌黎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
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
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
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謌也有思
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
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
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
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敓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
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
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
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
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
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
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楚大國也
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
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
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
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

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天將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云云

六一論李翺文曰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耳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爲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過翺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而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予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賤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

歐陽詹

昌黎曰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莅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

十春遂與詹生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
島閩中余或在京師他歲不見詹久者惟濟歸閩
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離則必合
合必兩忌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
詹事父母盡孝道於妻子仁於朋友義以誠氣醇
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
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
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詹為國子監四
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詹有狀
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賤而為之也
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
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
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親在側雖無離憂其志
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
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聲名流於人人
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云
云

曾子固曰韓愈作歐陽詹哀辭其序曰讀其書知
其於仁孝最隆也余觀其出門懷歸等賦思曰愈
之所稱豈謂此耶又觀其陶器銘鴛騖詩等則悲
在之志為至機道銘觀其鑄金蒸雲之論姦珍評
論觀其反復風論則又知生之尤篤至於文而其
材果奇也最後觀其明誠論卒曰知之者知之求
之者知之知生於此長自負其說三四觀之而其
說皆不出於舊生卒無已身者不知生於此何其
自大也則又思余舅氏吳君嘗論序生之所謂尹
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
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之者為非
是明誠之非為長生為卿非尹喜公孫子房商君
之所能至其理較然舅氏之論無疑矣此於生為
一失於舅氏非其意所極也與生材高下知何故
不可知其可知者舅氏之從事於明誠可謂知所
守矣不溺而趨於為長生為卿為子房之謫商君
之刻薄可必也則其材亦誠卓然可畏者也惜乎
死矣不得見其施之於行事而其論與其集今皆
亡使其有補於生與後世者獨余知之而世不得
盡知也 云云

大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八

穆宗
復失河北 孫之翰 范祖禹 張唐英
朋黨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張洪靖 張唐英
張平叔 東坡
敬宗
宦官劉克明弒帝 孫之翰 范祖禹
裴度 范祖禹
韋處厚 孫之翰 [illegible]

復失河北

孫之翰論曰長慶失河北穆宗昏主崔植杜元穎輩常才皆不足譏迹其本由憲宗失之也元和十年憲宗用裴度相至十四年兩河平定天下藩鎮無一跋扈之臣時方治平憲宗遂有驕逸之意以姦人皇甫鎛相逐度出鎮憲宗既逐度穆宗正得用崔植杜元穎輩矣逐賢相而任常才欲天下無事不可得所以復失河北也一賢者相凡四年平定天下數常才相不二年河北復亂所謂天下安危繫於相事豈不明乎或曰憲宗用裴度相雖能平定兩河然鎮之受代在蕭俛段文昌崔植作相之時幽之納土在元穎作相之後二鎮雖復失之本亦由數相得之何關度事邪答曰裴度初得幽鎮雖在植輩作相之時然本由裴度能定兩河致國威大振鎮州覩諸賊伏誅無所援助納德棣質變了朝夕憂懼不敢保有領鎮既懼幽自懾伏并以國威如是非度而誰植輩相穆宗得鎮得幽乘其時爾有何施為乎亦猶李林甫牛仙客初相明皇尚致天下微盜稍少也況蕭俛文昌建消兵之議先已失策則植輩常才可知也兼不止失幽鎮魏博亦為賊臣所據矣若憲宗能平天下深念安危之本不縱驕逸不任姦人使度久於其位經制國事以固大業穆宗雖中常之主顧大勳德為輔必不至荒僻姦邪思倖之人畏宰相剛正必不敢肆其所為藩鎮之臣懼宰相威略必不敢跋扈若是天下豈有事乎憲宗既已逐去賢相穆宗為君僅及中智數常才相之衆邪倖惑之朝政不修法度弛廢藩臣何所憚而不亂也長慶君相之事不足議其本憲宗失之也

范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也以相其失之也以相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

曾鞏曰穆宗時范陽節度劉總入朝請分所部
之地以幽營涿為一道請張洪靖鎭之瀛漠為一
道盧士政主之平嬀檀為一道薛平主之又籍軍
中裨校宿將如朱克融輩為之闕下冀朝廷擢用
以激厲燕薊之俗而宰臣崔植杜元穎無經國謀
略不從其請唯瀛漠置觀察使餘皆俾洪靖統領
之又朱克融輩日詣中書求官不能得日夕丐食
於人及克融隨洪靖歸鎭旣怨朝廷不用又洪靖
制馭無術克融遂因洪靖與王庭湊連衡為叛旣
詔遣將出征又每軍置中官監軍選驍勇以自衛
遣羸弱以禦敵王師十五萬不能當克融等一萬
皆由左右牽制所致也且憲宗任用才智宵衣旰
食焦勞十數年方得河朔地及劉總又納地歸國
是賢人君子有為之時也宜用總策及任克融輩
以視藩鎭然後選用英才經營天下澄世之所不
能澄裁世之所不能裁而乃硜硜自固因循苟且
優游歲月幸須臾之安而不為久遠計復稔天下
之禍誰使然哉且克融本兇暴之徒宜以計羈
制之若不用則當除去之奈何旣不能用又不能
去使其在京師則衣食不給求食於人彼豈無怨
憤之心哉譬之養虎當飽其肉食剪其爪牙則無
噬人之患若使其有爪牙以自衛復餓且饑之

不搏人而噬之哉故謂復失河朔非克融遂能為
之也崔杜二相失之也所謂規規守文之士不能
意外行事其二相之謂乎以此知淸天下者須英
豪傑之才爾章句書生誰能了國家事哉　又
論蕭俛段文昌獻消兵之議曰兵者威武之具聖
人以是除天下之惡興天下之善其不可去之者
久矣穆宗承章武恢復之後士在偃革宰臣段文
昌蕭俛因獻消兵之術密詔天下之兵每百人限
八人逃亡逃亡者入山林數渾聚為寇盜蜂屯蟻
聚鷄飛隼擊所至村落悉遭毒螫生民於是漸無
憀矣及朱克融王廷湊之亂其逃亡之兵多歸之
朝廷議討二賊召新兵皆市井烏合累為賊所敗
而威沮氣喪不復有師伍之勢於是河朔之地復
為賊所有噫章武以雄睿之姿中興唐室驅駕豪
英選任將帥臣鄰然二十餘年方定兩河之寇其
勤勞宵旰固已至矣而蕭段二子謬於一言遂復
失之是時國家所費億萬之財而不得河朔斗粟
尺帛可謂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也夫二子者必
欲去冗兵省調度則三代兩漢已來固有制度在
方冊可攷而行若未能及此則可選其老弱疾病
者俾之為農其他驍銳勇敢熟於戰陣者留之
養以備征伐何必立為定制百人限八人逃

以當時禁衛言之有兵二十萬每百人[illegible]八人逃亡是天下有一萬六千人逃亡爲寇矣此豈不爲天下患哉其後至宣宗已後所在寇盜充斥石頭起於湖南毛約起於江南康全起於欽州至於恭定乾符之際王郢王仙芝尚君長羿鵠子全䥢山一丈黑李𡉏蘊劉漢宏李之黃巢之徒侵陷嶺淅據輝青徐以至襄漢悉被兵而其中多亦逃亡之兵爲之聲影其禍皆胎於逃兵之謀也

朋黨

范祖禹論李德裕李宗閔始爲朋黨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標榜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讒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illegible]之名是以穆宗以後權移於下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偏濫刑罰放紛士之附會者不入於牛則入於李不憂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黨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厲名節立廉恥以抗權邪者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濟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爲李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

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裴度

范祖禹論度言元稹魏弘簡姦蠹以謂朝中姦臣存則逆賊縱除無益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父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而左右前後得貞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父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國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可不爲深戒哉

張弘靖

張唐英論曰弘靖之帥范陽也朝廷以其嘉貞之孫延賞之子三世爲相委以重柄譬如取嬰兒而投之河謂其父善泅也弘靖亦以世胄之貴儼然自尊以誇燿燕俗不能與下同其甘苦復以賓吏之亂皆自范陽欲革其俗乃發祿山之墓用鐵辱燕人復縱從事韋雍張宗厚輩酣肆夜飲醉責士爲反虜嘗曰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於是其下皆怨克融乘人心之〻變因

立殺韋雍張宗厚又擊殺義士張徹皆弘靖為之
也夫以狸而致鼠不可致之是不以致之之道豹
之也腥致蠅而蠅畢至以致之之道致之也且弘
靖欲革燕俗則宜以仁厚革彼兇殘宜以純約革
彼奢僭宜旌忠良革彼不軌宜執禮法革彼驕軼
然後又召燕之父老百姓及三軍之士告以朝廷
恩信為善者有賞為惡者有罰其次勸之以孝悌
督之以耕戰謹身節用務等其人而先斷基以求
革風俗豈革之之道哉彼克融者既在部伍亦宜
推赤心以置之腹中與說利害禍福曰汝能信順
効忠朝廷自有爵賞他日無慮不富貴彼非木石
其肯不順信哉設自顧不能則乞朝廷別除賢者
以安反側而弘靖曾不慮及於此乃恣其僚屬酣
酗罵辱彼焉得不相從而唱亂哉然則克融非因
弘靖乃弘靖自因也而尚不蒙斥戮貶守撫州穆
宗眞有恩於弘靖也

張平叔

東坡曰樂天作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詞云
與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
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
人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刻剝事見退之集
天制詞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度其人

小人也

劉克明弑帝

序之翰論昭愍弑曰昭愍年十六即位非上智之
性不無童心然能納韋處厚忠言辨李逢吉黨
知裴度大賢而召之復相從李程之諫輟土木之
役得李德裕所奏令罷進繚綾聽裴度陳論止東
都巡幸復數視朝勤於聽政以是觀之本非荒暗
之主若忠賢久於輔導亦庶幾漢昭之比也但為
內臣惑亂極其荒游而崩原其事迹不止昭愍之
過乃近世積習之患也何以驗之觀內臣仇士良
致仕教其黨曰令日與諸君言久遠計天子莫教
閒閒則讀書讀書則[illegible]臣重文臣則廣納規諫
減戲好省游幸如此則吾輩恩澤衰薄權力不重
諸君但常以毬獵聲樂蠱之游幸之所極奢侈盡
奇技使一處盛於一處如此則天子不暇觀書不
親萬機不知外事吾輩恩澤權力永無疎間觀士
良之言則內臣姦巧者亂人主之術盡見矣內
臣以此術惑之在位歲久功業之君如憲宗者不
能免況沖年之君即位之初乎雖忠賢之臣輔導
於外間數日一見率不過數刻接對退則窮日之
姦巧者誘惑之矣以忠賢間日數刻之
多逆意之事姦巧內臣窮日

竹欲之事在沖年之君中人之情
此內臣所以惑亂昭愍之甚也既至於□
性喜怒無定矣內臣又恨其怒而責罰及□□
乃行弒逆之謀七年之間弒逆再矣後之人君觀
是尊得不懍懍
范祖禹曰周公作無逸□在昔商王中宗享國七
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祖甲三十有三年自
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夫人君在位之淺深享壽之多少繫其
心之逸勤德之薄厚不可不知也

裴度

范祖禹論上下信李逢吉之黨毀度復以為相曰
孔子言衞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圉治賓客祝
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言其國
猶有人也敬宗狂童足以取亡而能不惑憲言復
相裴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主天下未亂由得
一相故也賢人所繫豈不重哉　又論劉克明弒
敬宗立絳王悟王守澄誅之立文宗以裴度攝冢
宰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而不討賊君
立而不豫謀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
□□以為君耳且二日之間而三易君主廢置皆
首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終於
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而況不賢者乎

韋處厚

孫之翰論處厚乞相裴度曰韋處厚不顧李逢吉
兇威而斥其黨不念裴度舊隙而言其賢此公忠
之性過人而益之以至明也當昭愍即位以童年
方倚大臣大臣逢吉姦兇人也欺天子幼弱大樹
朋黨專報私怨有所貶逐者百僚賀於中書以明
快意其姦兇氣勢至此矣在朝之人知□數□之者
處厚一侍臣孤直自立任郎官日嘗□裴度因事
貶官逢吉於度亦所深怨也處厚犯權臣之威稱
其所怨復不念己之隙力言其賢蓋以逢吉所為
乃先任之態我公直無過何畏彼哉度嘗逐我未
知我之善也河北之亂非度之才謀不能平定當
天子憂憤之時度方為逢吉所抑不得大用我近
臣也安得以所隙而不言賢哉是公忠之性過人
而益之以至明也夫公忠則專計國事而不為身
謀至明則深辨事理之歸處厚盡是道宜乎位至
宰輔才業名德重於天下
劉禹錫曰公未為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志
皆文士之詞也以才略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
以往所執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
示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

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卜難以諫言利者其辭似賈吏吾嘆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今名聞之豈不偉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八十九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

文宗一

謀廢太子 李德裕

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貴以讓所除官不決而罷 范祖禹

帝願處無過 東坡

宦官 范祖禹 石守道

朋黨 孫之翰 溫公 張唐英

謀廢太子

李德裕論曰余開成中作鎮淮服聞東宮為人所誣天子赫然大怒召宰臣及公卿大僚議於內殿其時諫者僉曰太子幼年思慮未至亦曰太子之年足以改過往復移時大略不出於此夫明主可以理奪其要在於開所未聞昔千秋上書言子弄父兵罪當笞耳武帝一言而寤蓋以簡而當理魏太祖嘗謂諸子曰吾必不用左右之言以理汝曹何者使左右君子也必不離人父子之間使左右小人必言不可用其時無人以此言寤主因問主上太子之過得於何人言之者與太子恩愛厚薄何如哉文宗聰明睿智聞之必寤寤之後太子必安以余揣之不三數月則父子如初矣蓋以父子之愛發於天性言之必當易寤況一子乎是以漢

高觀四皓上壽悲歌鴻鵠宣帝以玄成退讓令名
淮陽元帝聞史丹稱器人於絲竹鼓鼙而笑皆屈
己於愛可不謂之天性哉惜哉文宗竟不得一聞
是言豈太子之命也歟
德裕請宗室散處方州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范祖禹曰昔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夏商
天命雖改而杞宋之祀與周並傳其子孫歷千百
歲不可而滅絶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他人
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宗室甚於纍囚其國未
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故自魏晋以後一姓有天
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莫
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
祭闕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帝顧夢無過
東坡論上訪鄭公後得魏謩曰觀唐文宗覽正觀
要而思魏鄭公之後亦有意於善治矣雖然唐宗
陵遲未易興起非高才偉人無足以圖之而信訓
註之狂謀幾隕宗社良可嘆已至於獎魏謩之振
諫類處於無過之地亦賢君之用心也
宦官
范祖禹論上語周墀以受制於家奴乃不如赧獻
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發而不中危亡
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又論上自甘露事
怨怨不樂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偪以清宮闈正紀
綱有其志而無其才闇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
寛厚勤於庶政以其時君較之身無過行而主威
益削國命益微悒悒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
不足以爲政其文宗之謂乎 又論與李訓鄭註
謀誅宦官不克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偪
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紀綱既正賞罰之柄
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正典刑而已矣乃
與訓註爲詭譎之計欲用甲兵於陛城之間不以
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
塗地社稷幾亡非徒無益而反召禍蓋自古不用
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石守道曰中官黨盛自天寶後迄于大和百數十
年矣歷肅宗代宗德宗憲穆六世矣其根柢固矣
其巢穴深矣豈可容易動搖哉故申錫謀未發而
受誅李訓計未行而被害雖文宗英武亦無如之
何易曰履霜堅冰至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
漸矣防其始戒其漸姦黨不能長也文宗區區積
亂之後志欲去羣邪啓治本清姦人闢政道而守
澄之黨已盛矣如何哉可爲歎息矣

孫之翰辨朋黨論曰人君惡臣下朋黨者以其樹私而背公欺聰明竊威福亂國政也朋黨爲患如是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爾辨若不精君子爲小人所陷矣蓋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濟其功此同心於國事非朋黨也以利合者思濟其欲此同心於私計乃朋黨也二者混淆並進非明君曷能辨之君不能辨則君子爲小人所勝必矣蓋君子之徒見義則果意以進誠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窺之懼君子道行則不便於己取疑似之形譏之於君而君子被謗又恥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則不然見利則詭計以進巧其言曲其道復彌縫其隙用心無所不至但勝於人便於己險薄邪佞皆可爲所以多勝於君子也情狀如是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舉直以唐之四事論之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君雖明而弱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君明不足雖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正觀中蕭瑀謂房喬輩數大臣相黨嘗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爾太宗謂瑀曰卿人君者須駕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待房喬輩同心[illegible]事知與不爲瑀雖非小人但以性剛躁復多猜惑妄言喬輩朋黨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數賢何以免責不惟不免其責無以盡其才謀助成治平之業矣此所謂君至明則人不能誣人以朋黨也元和末裴度崔羣同相度以勳德羣以仁賢爲天下瞻望及皇甫鎛以聚斂進復結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爲非度羣累言鎛邪險之狀憲宗反疑度羣爲黨寵鎛愈甚至謂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樹朋黨度對曰君子小人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則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爲朋黨帝曰他人之言亦與卿言相似豈易辨之夫以度羣之大賢譏鎛之邪黨如鸞鳳之於梟鳶人人可見而憲宗惑之蓋方務倖聚惡忠而喜佞也觀初用度羣之意非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謂君雖明爲情所惑則不能察小人之朋黨辨君子之不黨也昭愍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樹朋黨明報讎怨排裴度逐李紳欺君中年略無所憚賴韋處厚不顧凶險氣盤言度之大賢紳之枉事昭愍深信處厚之忠許度復相鬭紳貶遂然不能罪逢吉之姦黨此所謂

君雖明而務雖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朋黨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閔之黨大惡之觀二李之爲似均然情之輕重有異矣亦在辨之也宗閔輩元和中對賢良策深詆時病時李吉甫作相怒所言黨其恩命故宗閔與憾焉後宗閔得用必排德裕及其相與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閔相與者甚又怨不解其過似均矣如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愍朝論李忠直有補於時所歷方鎮大著政效又裴度嘗薦之作相爲宗閔輩所沮而罷遂領劍南聯國監軍王踐言入言維州事文宗召德裕歸朝遂令爲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專而不悦竟爲蓋奏李訓鄭注所譖引宗閔代之宗閔未嘗絶無功然素閣任侍郎日結女學士宋若憲而楊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小鎮也又因注訓復用此德裕之賢與宗閔不侔矣又德裕所與者多才德之人幾乎不黨但剛狠之性好勝於人所怨者不忘所與者必進以此不免朋黨之累然亦宗閔姦人則情僞矣文宗但以德裕宗閔皆有朋黨深嫉之不能辨其情之輕重明已不至矣又聽注訓所誣貶之善十多日爲二李之黨而逐之此所謂君明不足辨察其朋黨而不能辨其情之輕重也夫太宗之明爲人君者當法之憲宗之惑爲人君者當戒之昭愍之弱爲人君者當深思之深思之術尤盡心焉且有臣言於君曰某人朋黨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當詰之曰朋黨有何狀言者必曰相援而欺君也君又當詰之曰所欺何事害於國病於人圖於利其狀明白此朋黨無疑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陳害人圖利之狀此乃誣人朋黨大則罪之小則疎之宜矣又或言者陈似是之狀未甚明白者當審其人與言者位不相逼乎素無嫌怨乎何人以公議進何人以權倖用何人論議有補於國何人才行有稱於時復參驗他臣而究其本末則言者與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盡是道豈有臣下朋黨之事或曰何以盡是道答曰在明與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與公安得至也答曰不聽左右之偏言則明矣不以悦黨親之忤意疎之則公矣能戒是事明與公庶乎可至也

溫公論曰謂去朋黨難曰夫君子小人不相容猶冰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故君子得位則斥小人小人得勢則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小人譽其所好毀其所惡其處心也私其處事也誣公且實者謂之正直私且誣者謂之朋黨在人主所以辨之耳

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賞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則朋黨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則不然明不能燭强不能斷邪正並進毁譽交至取捨不在於己威福下移於人於是讒慝得志而朋黨之議興矣夫木腐而蠹生醯酸而蜹聚故朝廷有朋黨則人主當自咎而不當以咎羣臣也文宗苟患羣臣之朋黨何不察其所毁譽者爲實爲誣所進退者爲賢爲不肖其心爲公爲私其人爲君子爲小人苟實也賢也公也君子也匪徒用其言又當進之誣也不肖也私也小人也匪徒棄其言又當刑之如是雖使之爲朋黨孰敢哉釋是不爲乃怨羣臣之難治是猶不種不芸而怨田之蕪也朝中之黨且不能去況河北賊乎　又論黄介夫作壞唐論五篇以爲壞唐者非巢溫與閹豎乃李宗閔李德裕朋黨之弊也是誠得其本矣雖然介夫知其一未知其二彼盗賊之與由閹豎閹豎之横由輔相則信然矣噫輔相樹立私黨更相排壓而不能正者又誰咎哉夫朋黨之患不專在唐自古有之以堯之明共工驩兜相薦於朝舜臣堯既流共工又放驩兜除其邪黨然後四門穆穆百工咸熙仲虺數夏之惡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武王數商之惡曰朋家作仇脅

權相滅是則治亂之世未嘗無朋黨堯聰明故能別白善惡而德業昌明桀紂昏亂故不能區處是非而邦家覆亡由是言之興亡不在朋黨而在昏明矣洪範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絶是以舜誅禹父而禹爲舜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周公放蔡叔而封蔡仲公之至也夫宗閔德裕雖爲朋黨由文宗實使之文宗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殊不知羣臣爲朋黨誰之過也由是觀之壞唐者文宗之不明宗閔德裕不足專罪也

張唐英論曰文宗用李宗閔爲宰相宗閔引牛僧孺同知政事盡逐李德裕之黨及德裕再相出宗閔以爲興元節度宗閔因駙馬沈義女學士宋若憲援宦楊承和而再求輔政會中人王守澄薦李訓鄭注而德裕惡其險巧訓注居中用事復相宗閔而出德裕是時朋黨之熾兩相傾軋排逐朝士鮮有虛日文宗嘗歎曰去河北賊甚易去此黨實難嗟乎文宗於此失政刑矣夫爲天下之君治亂安危在擇宰相而已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

其賜宰相非其人則天下受其禍進退任用繫於君上察其賢不賢耳夫君子小人各有朋黨以君子者為宰相則抱君子之道者皆以黨而進於朝矣以小人為宰相則懷小人之才者亦以黨而進於朝矣君子進則國體重而紀綱正小人進則國體輕而紀綱亂君人者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則察其器宇觀其議論驗其行事審其措置苟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生民不私於身不貪其權使內外百官各得其職上下庶務各有其序是可任以大臣之事也苟反於此是不可任以大臣之事也今小人之黨日夕進見交亂於左右尚不能去之而曰去河北賊甚易此徒言耳嘗謂文宗有嫉惡之志而無嫉惡之斷何以言之文宗嘗自為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此蓋知小人浮艷害政而滋蔓矣然終不能奮獨見之明剗除羣妖以強王體徒嗚咽悒鬱於禁中此非有其志而無其斷耶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一

文宗二

牛僧孺　李德裕　王曾　温公　石介

李訓　鄭注　少游　李德裕　温公

鄭覃　孫之翰

杜元穎　孫之翰

劉蕡　范祖禹

牛僧孺　李德裕

子由論曰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愠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固不同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者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總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劉總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

帥火在太速使姦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
命終自覺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
此固二人之所以異數之德裕則優矣德裕節度
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
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
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强今議和好而自違之中
國御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贊普
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
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
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
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帝方用李
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
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
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
業私室無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
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
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
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
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
去二人所趨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
人是以知其皆偉人也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
其乾沒府錢四十萬緡貿之非實及在朱崖作

[illegible]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倖然[illegible]
之心老而不衰也若僧孺南遷於循老而得[illegible]
子蔚蘂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於
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
耶

溫公論李德裕追論維州悉怛謀事決牛李是非
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捨不能決牛李之是非臣
以為昔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弗許曰或
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吾
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使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是
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則維
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然則
為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則為向化在吐
蕃不免為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
者利也僧孺所言者義也匹夫徇利而忘義猶恥
之況天子乎譬如鄰人有牛逸而入於家或勸其
兄歸之或勸其弟攘之勸歸者曰攘之不義也且
致訟勸攘者曰彼嘗攘吾羊矣何義之拘牛大畜也
鬻之可以富家以是觀之牛李是非端可見矣
人[illegible]僧孺太平無象之對曰君明臣忠上令下
從俊良在位邪佞遠退禮修樂舉刑清政平姦宄
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

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也于斯之時閽寺專權於
於內弗能逐也藩鎮阻兵陵慢於外弗能制也士
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弗能詰也軍旅歲興賦歛
日急骨血縱橫於原野杼柚空竭於里閭而僧孺
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任居
承弼進則偷安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敢盜
名罪孰大焉

石介論曰唐文宗皇帝旣承父兄奢弊之餘自踐
祚孜孜正道有意正觀開元之治一日延英對宰
相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意於此乎宰相牛僧
孺對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
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虐
下無怨讟私室無强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
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退至中
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
處玆地乎旬日間三上章請退悖哉僧孺之不忠
也伊尹恥致其君不及堯舜魏文公願爲皐夔夫
湯與太宗又豈未有堯舜之資才邪伊尹魏文公
致之遂如堯舜焉吾觀文宗夙夜勤治身復恭儉
英智聰睿有聖人資僧孺若以堯舜之道輔之必
爲堯舜矣若以帝皇之道語之必能行帝皇之道
矣凡人臣以道事君竭己之才以致于君惟恐君
不能行盡己之道竭己之才以致于君
猶盡日孜孜夙夜勉勉左輔右弼庶幾行之僧孺
何嘗以堯舜之道語其君文宗何嘗有聞道而不
能行者而僧孺不忠也且君可以爲開元之君也
則以開元之政啓之君旣能爲開元之政也則以
正觀之政啓之君旣能爲正觀之政也則以三王
之政啓之君旣能行三王之政也則以五帝之道
啓之君旣能行五帝之道也則以三皇之道啓之
然後致其君卓然在於羲軒之上躋其民沛然納
乎仁壽之域此不爲堅乎直指大和之間謂之太
平可嗟矣夫唐自開元已後藩臣屈强不侵中官
驕恣擅權文宗承穆宗昭愍之後當長慶寶曆之
亂四海奢靡彝倫攸斁萬機墮曠庶政不綱當是
時中官王守澄用事鄭人得進幽州軍亂方鎮其
帥成都失守復陷于蠻而又武寧舉行申錫遭[illegible]
興元兵亂李絳被害疾疫相繼民罹夭傷水旱
臻歲數凶歛而僧孺謂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
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彊家公義無壅
滯不亦面欺其君歟復且怨君責成於己輒使去
三上章求退其悖亦甚矣人臣之體固如是乎
其後鄭注干政李訓亂國邪謀得行狂徒並出
大和之治不及正觀開元之太平過在僧孺曰

文宗有君而無臣態矣乎

涯公論楊志誠逐李載義上從僧孺謀因以求爲節度曰昔者聖人順天理察人情知庶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知羣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黜惡抑彊而輔弱撫服而懲逆業暴而誅亂然後發號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詩云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載義藩屏大臣有功於國無罪而志誠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無所責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則是將帥之廢置生殺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爲哉國家之有方鎭豈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李訓　鄭注　王涯賈餗舒元輿附

淮海李訓論曰天下無易事非其人則難於登天天下無難事得其人則易於反掌難無定難易無常形惟其人也昔漢有諸侯强大之患連城數十地方千里擅爵人赦死罪戴黄屋剌客公行景帝用鼂錯之謀始議削平之法令未及行而七國從而起矣何其難耶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謀令得推恩分其子弟詔下之日人人各得所願不更彊場不變而尾大之患亡矣又何其易耶以此言之則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愚讀唐史至甘露之事未嘗不爲文宗而歎息何則欲除累世之姦而倚一區區之李訓豈不疎哉宦官之禍深矣自德宗懲北軍之變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分委宦官由是太阿倒持不復可収憲宗之賊歷三世而不能討天下憤惋是時故老舊臣如裴度李德裕之徒皆在也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委任二臣俾之圖畫則刀鋸之殘豈難制哉何則以訓之輕躁寡謀尚能殺王守澄則知度與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屬無疑矣惟其不用二臣而委之訓與鄭注是以事敗謀泄害及忠良蹀血禁闈之背不勝欲恨而已非事之難不知人之過也或曰注之帥鳳翔也欲因宦者送守澄之喪以鎭兵誅之訓忌其功乃先五日舉事使注不爲訓所忌也庶其有濟乎愚曰不然惟其訓之事敗則唐之禍在士良使注之功成則唐之禍在注矣何則袁紹董卓崔休朱温之事嘗成矣其禍何如哉以此見之事敗亦受禍成亦受禍在用小人而已矣德裕嘗曰舉大事非北軍無以成功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又曰焚林而畋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之猖蹶則天下常勢亦不用臣以

爲德裕能不爲於會昌時也則知其能爲[illegible]
時必矣
李德裕論李訓奇才曰開成初余作鎮淮甸會有
朝之茂彥廉問制將于東南者相繼而至余與之
讌言皆曰聖上顧丞相鄭公覃李公固言李公石
曰李訓稟五常之性服人倫之教則不及卿等然
天下奇才卿等皆不如也三丞相默然而退余曰
李訓甚狂而愚曾不及於徒隸焉得謂之奇才也
自古天下有常勢不可變也昔陳平之患呂氏百
計無所出常閒居深念陸賈由戶而進不之覺也
賈揣知其情言曰將相和則社稷安矣因爲畫策
陳平乃竊由是以黃金爲絳侯壽將相交歡以敗
產祿逝世五王之誅二張也漢陽王召大將軍李
多祚謂曰將軍爵服隆貴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
將軍貴產富後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將軍子弟
榮祿誰人與之曰大帝與之因謂曰大帝思乎多
祚雀然泣下又曰今大帝之子深居鶴禁危若綴
旒將軍豈有意乎多祚乃感激受命與之定策元
載之圖魚朝恩也以崔昭尹神州俾昭日詣苑中
以牢醴爲朝恩饌因其北門大將軍王駕鶴等結
[illegible]共籌陰計而朝恩竟敗夫舉大事非北軍無以
[illegible]此所謂天下之常勢也李訓因守澄得幸[illegible]

[illegible]迹錯而由夕遊於禁軍則入無礙此時挾守
澄之勢與天子契於魚水北軍諸將望其顧盼與
之觀天顏無異若以中旨喻之諭以爵賞即諸將
從之勢如風靡矣訓捨此不用而欲以神州憲臺
遊徼捕擊之吏抱關擊柝之徒以儲精甲利兵亦
猶霜蓬之撲烈火矣禁中人覺其變未及其亂而
使訓計畫行所誅者不過侍從數百人而已其徒
尚數千人與北軍協力報怨則天下横流矣何以
知之昔竇武之舉事也以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
宮中人矯詔令張奐率五營士與武對陣乃大呼
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
者乎自旦至辰兵降略盡由是知前代已來禁軍
惟畏伏中人寧遠焉得使其效死嗟乎焚林而畋
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既經李訓誅戮則
天下常勢亦不可用也
澄公論訓注謀誅宦官不克宰相王涯賈餗舒元
輿皆坐腰斬無問親疎皆死曰論者皆謂涯
餗有文學名聲初不知訓注之謀横罹覆族之禍
憤歎其冤臣獨以爲不然夫顚而不扶焉用彼相
涯餗安高位飾重祿訓注小人窮奸極險力致將
[illegible]涯餗與之比肩不以爲恥國家危殆不以爲憂
偷合苟容日復一日自謂得保身之良策[illegible]

世右使人人如此而無禍則奸臣孰不傾之哉
曰渴生不虞足折形劉蓋天誅之也王貞安自敗
之哉

鄭覃

孫之翰論覃言開成政事曰鄭覃言開成政事元年二年好三年四年即漸不好頗得實楊嗣復不觀事理但謂覃譏已遂若求退意不容覃在有上累聖德之言此姦人之計也開成之初覃與李石同相贊文宗致治言論勤切文宗勵精之意亦甚聽納如內置赦書使姦吏不達恩及天下紫宸與宰臣及諸司官論事各使舉職以郭承嘏任給事中有封駮之益不令外任湖南進羨餘錢令收貯以備水旱諸州稅急害人悉使除羅王彥威進度支羨餘錢求寵給邊軍衣賜不時黜授衛尉加李石剛直之議抑內臣仇士良權勢不使撓亂朝權此元年二年之政事至三年仇士良遣盜刺石文宗罷石政務使之出鎮朝廷待將相舊禮一皆寢罷以滋士良之勢中書門下凡奏事各挾所見動成忿競無至公同心之稱又奏改舊制不令僕射尚書等論朝廷事文宗取後宮之言譏廢皇太子與宰臣及憲官等論諫得以不廢然太子遂斃於少陽院仇士良用軍中詭謀之事枉害五[illegible]人三年四年之政事也以是觀之鄭覃之言也得實嗣復但恨覃沮已引用李宗閔之意遂乖其言議指為瑕釁盡力排之覃與嗣復同相況居四輔之首既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覃亦自言其過嗣復不能深思極論共謀國政求其失而更之但快忿心以覃言為過至言非惟臣罪亦恐上累聖德正以譏言激主之意爾及罷覃輩獨當國政又何所施為哉不踰年禍敗蓋自取也

杜元穎

孫之翰論曰杜元穎事憲宗為翰林學士穆宗即位自司勳員外郎加中書舍人不周歲用為宰相時議謂臣進用之速未有其比宜罄所學盡忠節以輔時治苟謀議有失但竭心於事亦可見大臣報國之節何得略無能效者聞於時已負國矣及出鎮於蜀遇昭愍沖年即位首進罨畫打毬衣五五百事自後廣求珍異翫好之具貢奉相繼用圖恩寵以至纖悉掊斂大取軍民之怨不忠無識一至於此人臣已為將相矣若守正自固為主所寵此固至榮然於將相之位又何以加若守正自固而主所疎已必無過亦不為辱至於名位亦未必失之也何乃遇人君沖年專道佞欲以圖恩寵望求深欲何為哉如李德裕在浙而昭愍凡有[illegible]

宗再三諭奏罷其貢獻此以生民爲意不奉君之
侈欲也以德裕之賢視元穎何等人爾蓋元穎屬
憲宗晚年及穆宗長年即位多縱侈樂厚繼人二
長君尚若此昭愍童年嗣位尤當奢逸專以侈
靡奉之殊不知窺時作事而不正者事極而變則
禍矣使元穎不誅歛民人專奉君欲未必不入登
三事外不失方面之任內不失尚書僕射之位矣
反以圖寵之意專務誅剝以取衆怨變賊来際天
害一方元穎坐是貶死遐裔矣後之爲將相者深
戒之

劉蕡

范祖禹論曰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
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汨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而
盛人心歛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
有以爲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無
不得其所矣唐則不然抑遏之廢斥之使身老巖
穴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一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二

武宗

殺陳王　孫之翰
毀拆佛寺　石守道
諫官疏皆匿名　范祖禹
李德裕諫不使監使多占精兵不以中詔指
揮軍事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溫公　子由
李德裕　范祖禹　張唐英　孫之翰　[illegible]
杜牧　[illegible]

殺陳王

孫之翰論曰武宗殺陳王安王又欲殺李珏等不
惟褊很之過乃不忘召後代之亂也文宗繼昭愍
即位晚年無子以昭愍之子成美爲儲貳李珏
之議得其正矣及文宗大漸仇士良爲詔立武宗
武宗文宗之弟於大序不若陳王之正然既即位
陳王李珏何罪焉武宗惑士良之譖褊很之性
已殺陳王矣至是又欲殺珏賴輔相等懇救其事
然竟逐之是大臣當天子立子之際不當正議也
正議者獲罪則後之大臣於國嗣不敢忠言矣夫
不敢忠言則天子之子必長身而大賢何無也

恵若子幼或未著大賢之名或孫子孰亂正嗣
嗣有時而不定一日爭奪之患何所不至豈非召
後代之亂也如嗣復立安王之議此乃不正然之
事狀明白為中外所信可罪之以戒後之挾私而
議國事者況事狀曖昧又安可不罪焉

毀拆佛寺

石守道論曰夫仁義之道大中至正之道也天下
之福也古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武王能修仁義之
道故皆受仁義之福何以驗之書曰堯在位七十
年享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在位五十載享年一百
一十二歲禹傳于子繼位一十七君有國四百年
湯傳于子孫繼位二十七君有國七百年周亦傳于
子繼位三十三君有國八百年此其驗也後世人
君仁義不修而酒淫怠荒窮奢極欲竭天下之力
疲天下之力聚歛生靈之膏血以信奉佛而望福
報不亦妖言乎且帝王以生靈為本使天下無一
夫飢無一夫寒無一夫不遂其生無一夫不得其
所此帝王之福也天下生民凍餒轉死溝壑而不
給一尺帛賜一石粟使其飽且暖而乃畢人之貨
填于寺門以奉羣髡將以為萬民求福何[illegible]
且僧徒皆游墮之民人蠹人國使之[illegible]
知何由能作福也若曰奉佛佛死[illegible]

[illegible]仁也臭朽腐爛也其魂已殄滅消散也以數片
金薄塗于面首用三門高屋覆其身軀其使[illegible]降
福於人臣不信也臣不信也王縉之徒以謂國祚
流長皆佛之福報所資又以為祿山思明毒亂方
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勃亂而死西戎犯闕未
整而退實由佛之福力何厚誣也高祖太宗以仁
義革亂拔四海之民出塗炭之中置于富壽之域
登于太平之樂德化深厚恩惠及遠積仁累義垂
之子孫不能剏藝其善中原屢擾社稷幾覆高祖
太宗之德未盡人神協贊宗廟祐助逆兵勤而旦
祚神器危而復安延至于三百年蓋高祖太宗之
盛天地神人之贊而乃推于佛何厚誣也嗚呼自
佛入中國蠹壞至于今矣今髡徒左衽夷狄之人
半中國古之所謂四民者流之于佛老十有六七
天下穀帛貨貝歸于佛老者亦十有六七今以天
一奉佛老佛老益盛中國益匱生民益耗生民耗
十[illegible]國雖有天下國家何以為國也佛老之患也
六[illegible]深矣非有英睿之君神聖威武如禹湯文武
[illegible]除此弊也在有唐時憲宗迎佛骨刑部侍
[illegible]上疏切諫至于武宗皇帝遂拆天下寺盡
[illegible]下僧尼毀天下佛像武[illegible]
[illegible]哉古之帝王以干戈而定天下[illegible]

則有周武王以征伐而威四夷以來朝則有漢
帝以睿智英斷聰明正直而去佛教以殄滅則有
唐武宗臣嘗論三武之功以謂紂虐無厭武王順
后稷公劉王季文王之德乘天下厭亂之心一戎
衣服天下漢祖志怯戎狄輕出易走武帝驅天下
之兵利天下之甲以抗一隅而匈奴臣其功皆易
至於佛者深根固蒂七八百年為天下大患如唐
太宗之聖神明皇之仁勇憲宗之英睿皆不能除
之而武宗皇帝奮於百王之下斷自宸智挺然不
疑一旦盡除去之其功過於周武王漢武帝遠甚
矣

諫官疏皆匿名

范祖禹論曰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朝廷者四方
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正
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有以
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
待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
止者也蓋曰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夫惟正
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

李德裕諫不使監使多占精兵不以中詔指揮軍事

范祖禹論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
動者必以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揆之
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士
卒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仇士良

范祖禹論士良戒其儕恍天子以奢侈勿令讀書
近儒生曰小人莫不養其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
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
若得奢靡之娛亂耳目足以蕩君心哉又有甚焉
者矣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闢邊境或殺臣下隨
其所好以竊擁寵人君苟從其欲而不知其爲天
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
則可以免斯患矣

藩鎮

范祖禹論李德裕請討劉稹宣勸河北三鎮三鎮
無不奉詔以為自天寶以後河朔諸鎮為唐患憲宗雖
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至於朝廷惟事姑息幸其
不叛而已可矣以至于武宗不惟使三
鎮不以助逆又討以為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
之者能服其心也傳曰能得其道則天下俱化
不失其道則天下俱詐成節制人主威柄
天下豈有不同一相者哉　又論德裕戒勗河北
三鎮曰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古之明王天下
服之有叛者必討浮而告之至于再至于三

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此
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
亦赦之辭也是以兵加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
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鎭如運諸掌使武宗享國長
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溫公論郭誼殺劉稹斬之曰董重質之在淮西郭
誼之在昭義吳元濟劉稹如木偶人在伎兒之手
耳彼二人者始則勸人爲亂終則賣主規利其死
固有餘罪然憲宗用之於前武宗誅之於後臣愚
以爲皆失之何則賞奸非義也殺降非信也失義
與信何以爲國昔漢光武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
死知其非力竭則不降故也樊崇徐宣王元牛邯
之徒豈非助亂之人乎而光武弗殺蓋以旣受其
降則不可復誅故也若旣赦而復逆亡叛亂則其
罪固無所矣如誼等免死流之遠方沒齒不還可
矣殺之非也

子由論曰李德裕剛以遇事之方其度有所慨然
度之制變務出于中和故事出而人不驚事已而
身安德裕矜才而伏意者也故其所發足以悚動
人之視聽而後多悔宦者劉承偕監劉悟軍悟不
其侮而言之朝憲宗以甘有寵於母后也聞
又請殺之又曰不能斬則流之失所之則可

亦足以氣勁而於事此德裕猶未爲足以寡[illegible]
上不傷太后心流之亦足矣何必衆動人之視聽
哉此度過人者也劉稹之叛計策出於鄭注爲多
稹勢已窮釁誼斬稹以降此在誼爲可恐在鄭注
爲可賞德裕以爲稹小子安知反謀實鄭注之爲
賣稹以求生卒斬之德裕之出此不過欲明大義
立風聲以悚動視聽若誼者置而不問斯可矣何
必求名而殺之邪是時張鎬擁鎭以足以拒王命
而所深忌書左右之竊發也誅誼而致臣始安也
於其下其爲慮谷巳誅矣德裕惡牛僧孺其傾信
實也曰僧孺聞劉從諫死而低數又証成其罪家
之遠夫傾大臣惟有交反者罪爲無以加人主之
所不悟僧孺由此遂竄德裕於後怨則使麥禾言
亦豈忍爲是哉故一失勢羣起而攻之身沒南荒
非偶然者也

李德裕

范祖禹論德裕言爲政在擇宰相令政事皆出
中書曰古之王者惟以一相總天下之務是以權
出于一政無多門苟非其才則退之而已矣亦以
小臣間之讒慝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宗之時宰
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圖所
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功伐蓋以此歟

唐英論德裕請任世家而要官[illegible]
[illegible]要官當任世家以其知與故之故也噫德裕之
言私於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且伊尹起於耕
夫傅說起於胥靡太公望起於漁釣管仲起於囚
筆公孫弘牧豕蕃丘雅方進以霸王入京率皆爲
時賢臣豈盡出於世胄以資之時而言自房杜
已降如馬周劉洎狄仁傑劉晏婁師德郝處俊
裴行儉劉仁軌張說姚崇宋璟賢裴度之輩其
豈皆世家子弟耶德裕相論爲當爲御史大夫父
吉甫爲宰相已又爲宰相其意又欲爲其諸子之
地使異日列處顯要故先爲此言以爲身後之計
故曰私於己可也非天下之公言也而後之人乃
以此言爲然而孤寒之路益塞誠可嗟也德裕若
以天下公言則宜曰朝廷要官宜擇賢者無限孤
寒世胄惟其才任之則可也奈何以己二世宰輔
又欲爲諸子之地而以此言拒天下之寒士哉唐
文紀曰趙人書酒生于方稱乳母浮之水上曰其
父善酒子必不溺而德裕之言其乳母浮子之類
耶
孫之翰論德裕辭太尉曰李德裕自穆宗至文宗
翻歷內外職任奏議忠直政績彰顯遂當輔相之
任然爲邪佞所排不克成就功業及相武宗

始盡其才回鶻在邊先請待以恩好及其入寇乃
授以[illegible]知雄成算使之平寇得中國大體上策推
命以[illegible]羅生事不欲用兵德裕料其事勢奏請使
將[illegible]先[illegible]聲援之謀且委征討之任擇帥遣兵[illegible]
從使至宰領節直趨磁州擐甲之右遣帥恐將全
軍以臣又以王宰少有威望令劉沔領軍直抵爲
宰京代宰之奮也即時遣兵太原之亂揚弁以中
使張皇其事德裕堅待節德裕析中使爲口使王逢
將陳許易定兵進討太原兵戍兵外皆攖寨軍方
共弁擒其家屬盡誅後平此皆獨任其策
不與諸相同謀大其制御將帥兵必勝之術上
宣統平太尉之命賞其功固當德宗懇辭而後受
若[illegible]任極而禍至也既知其禍何不益務仁德以
保功名反恣剛狠之性取怨於人竟爲朋黨[illegible]構
是不知避禍也夫得任而立大功名人之所難也
保其功名人之所易也立功名非天賦大才不能
也保功名乎其心無怨忌足矣德裕能其難者而
能其易者惜哉　人論武宗駕馭德裕曰人君於
大臣得委任之道駕馭之術則大臣盡心於事得
以成勳推公於人不敢竊威福其道其術莫一不
可二者惟太宗得之正觀中陳師合上[illegible]書言
人之[illegible]意有限不可兼領數職意開房杜則主作

襄逐蕭瑀奏中書門下兩黨則折莫妄言妄上小
外可謂能專任矣然中書門下議事命諫官御史
史官隨之或正其失或糾其違或書其非李靖以
老疾家居欲復任為將一言於朝靖已起而統兵
可謂能駕馭矣故威德至盛大臣各成功名而不
敢驕横其道其術至矣武宗用李德裕誠得委任
之道故德裕盡其才謀獨當國事時之威令大振
者委任之至也但武宗性雖儁觀前朝法令不行
紀綱衰替方將興大其勢知德裕才首命作相德
裕謀略動合其意故專任之矣委任既專權勢自
重勢既重天子始不悦之怨者得窺其隙而攻之
矣怨者攻之彼勢已重胥帖帖乎戶至於相而後
已嗚呼武宗英主也知賢相而任之不能駕馭尚
致行專太專怨者頗衆若中常之君不知人而任
之復不能駕馭則爲害於時甚矣或曰既稱武宗
誠英矣德裕誠賢矣但君臣之投雖發則能於行
事而專或不思事之不思喜怒有時而過喜怒之
過行事不無不平武宗未免是累德裕之情固不
知察矣武宗若察其情而制之德裕必不至罪其
所爲安得一徇其貴無所駕馭也夫人君駕馭之
任之術非一端且就德裕事言之德裕於宰相
宗閔輩相怨之久人人所知乎上當之際奏

僧孺輩明是成功而報怨僧孺雖非大賢當任一
輔矣呂述之言有何顯狀至貶之遐裔宗閔已出
遠郡刺史亦不匿顯過而流竄御史崔元藻按事
有異是舉其職乃不復驗而黜之柳公權方以才
望爲集賢學士無故罷職是一徇德裕之意也武
宗於德裕任其才從其謀高其位厚其禮足矣何
得一徇其意也若德裕言人之罪其狀明白固當
從其言事或不明豈得不論驗其狀若不然當有
所抑也有所制則德裕無過矣或曰武宗英主能
任大臣而不能駕馭中常之君何以盡委任之道
駕馭之術答曰惟至公可矣至公者不以合意而
悦之不察其過不以違意而怒之不知其賢人君
踞大臣乎心如是委任之道駕馭之術盡載矣
鄭獬曰李文饒窮愁志篇未嘗不在奇章也至周
秦行紀爲予讀而悲之嗚呼憎怨之攻人也深矣
雖然文饒不欲南斥可得哉
杜牧
裴延齡論杜牧文章曰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
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衰
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誼司馬遷
如揚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
怨難抑及君臣敎化而不能霑洽詩論

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不見治亂賈
劉班秉時君之善否直言已勝奮然以拯世救物
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
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牧之文高騁奔厲旁紹
曲接簡潔渾圜勁出横貫條灌澤密支立欹倚呵
摩鞭殊如火脫馬騰柢痛磨如水洗焉其狀則挂
握敢斷果行若誓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
衡後鑒如整冠裳祇謁一一淵又其貽整標準參樣
若大呂勁鳴洪鐘横撞一一□壇暗戛切韶濩其文
尉嬈害堤障初終若濡染□未焚膏蘭枝未穿栽
培敎化翻正治亂變臨者□時免醲醉薰蘄有意趨
賈馬劉班之藩墻者邪其文有罪言原十六衛著
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
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
農刑政措置當否皆掇拾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
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何在眼見耳聞哉其論
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
得一賢入决遂不亡則張保皋傳尚古兵柄本出
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孫子而爲其序褒美賢
傑表揭職業則贈莊州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
公汝南公墓誌標白歷代取士搢紳由公族寒
多則與高大夫書諫諍之體非詳醒悟與盜賊

詞激則論諫書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等
舉古風則謝守黄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
李趙州文訓勸官業告束君命擬古典漢以寓誅
賞則司帝之誥其餘述喻讃詠興詭愁傷易格巽
狀機鍵雜發聯綿遠窮幽醲腴駢矗筆酣句縱竄
眇研細包詩入之軌憲登揚馬之衙陣聳曹劉之
骨氣擬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剔右本經福道
義鈞索於經史紲絜於理化也文中子曰言文而
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乎噫所謂
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以卜處時理
具踐三代而陵萬古若蹈太華臨滄渤但擬乎積
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汗漫所爲遠大者也

□人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二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三

宣宗

上欲用蕭鄴為相王歸長馬公儒佑之乃更用崔慎由 范祖禹
崔慎由請立太子尋罷相 范祖禹
上命王歸長等立夔王歸長謀出王宗實宗實入見上已崩乃迎立鄆王誅歸長等 [illegible]
李德裕 范祖禹 [illegible]
白敏中 秦少游
總論宣宗之政 范祖禹 孫之翰

懿宗

上好音樂賜與動及千緡 范祖禹
高駢破南詔 范祖禹
令狐綯 孫之翰
韋保衡路巖 孫之翰

上欲用蕭鄴為相王歸長馬公儒佑之乃更用崔慎由

范祖禹論曰堯舜疇咨四嶽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illegible]其羣下知臣之道其不然乎

崔慎由請立太子尋罷相

范祖禹論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illegible]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強勉焉老而教訓焉修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以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寖遠異端競起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惑於方士而餌藥以敗者六七君皆求長生而反夭其天年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為聖賢乎

上命王歸長等立夔王歸長謀出王宗實宗實入見已崩乃迎立鄆王誅歸長等

范祖禹論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聖人不可及已漢武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霍光金日磾而已其可謂難也齊威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宗實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手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寵相[illegible]

剝臣庸者爲頃之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
在其爲明哉

李德裕

范祖禹論曰裴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然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爲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孫之翰論曰李德裕以傑才爲武宗任用經綸庶夏屢成大功復振舉法令致割據之治誠賢相矣但宣宗久不得位又不爲武宗所禮蓄怨固深既怨武宗德裕用事大臣自不容矣況德裕性剛少恕不忘讐怨與李宗閔輩相排斥凡十數年略無悛意宗閔固姦人然嘗任宰輔已逐爲遠郡刺史矣復乘成功之時譖以罪流竄焉牛僧孺殊宗閔亦然有一時名望斥之遐裔物議豈平僞工巫實

能〻本伏士民誣譖中外所知德裕於所以除但以怨李訓陷己而忿及涯餗[illegible]於上黨已爲亂兵所害又於赦書實涯餗之[illegible]已戮其後嗣布告中外且宗閔已逐涯餗子孫士戮尚譖其事雖其罪用快忿心則在朝之人豈肯不足者得不懼乎不惟不足者懼凡有勢位於朝者非大賢至公之人鮮不畏之矣何哉大賢至公之人自知才用不在德裕下彼雖大任我豈不能施爲哉又或德裕專權不容己之施爲彼之謀國事固得宜何必功效須出我哉此所以與所畏也如白敏中令狐綯輩才能望德裕絕遠又固寵保位無至公之心於德裕雖無所隙然彼出而我廢矣彼負才而好勝若復相則不便於己故乘人主不容之意盡力陷之也無嘗者尚謂有所不足者可知也以德裕之偉才大功不能忘怨怨而及語從之何者自顧才用與德裕如何得乘不平之心有怨恩於人乎

白敏中

秦少游論曰白敏中因李德裕薦入翰林爲學士及德裕貶敏中爲排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義而已何以私恩爲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愚竊以爲不然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敏中

[illegible]不容誅矣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推此言之則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何則於所厚者薄則所施無不薄也昔呂布為丁原主簿為董卓而殺原為卓父子又為王允而殺卓及兵敗被執魏祖欲生之劉先主曰明公不見布之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於是殺布漢封陳平辭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後誅呂氏而安劉氏者平與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於丁董也其肯忠於曹氏乎以陳平之不負魏無知也其肯負於劉氏乎此魏所以誅布漢所以屬平者也然則敍中之事蓋可見矣雖然敍中所以負德裕也亦有緣焉傳曰盜憎主人主人何負於盜而盜憎之亦蓋自度其事必為主人所惡故也白氏素與楊虞卿姻家居易又與李宗閔牛僧孺[illegible]若敍中本無與氣類緣德裕以進而不能無意於僧孺宗閔之徒自度其事必為德裕惡也故因其勢而乃以擠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投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敍中素與仇怨當為社稷而救之況[illegible]之以進也然則敍中蓋懷不忠於德裕亦不忠於唐也惡故曰人臣能盡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敍中之罪不容誅矣然則公義私恩適不相全則可以道權之而已義重而恩輕則求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車干行韓厥執而戮之是也恩重而義輕則求以公廢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是也夫公義私恩適不兩全猶當以道權其輕重奈何無故而發之哉雖然逢蒙殺羿孟子以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為敍中亦未得為無罪也

論宣宗之政

范祖禹論明察強記曰宣宗抉擿細微以驚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纂刻之吏說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之才耳蓋人君之德哉　又論臨朝莊重有節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儆所以勸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實防之如遇吾寇讎惡其欺也拘之以利誘挿之以威嚴故所用多庸儒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自敍中令狐綯之徒常極將相持寵保位或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又論人謂宣宗為小太宗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illegible]而人事機淺外則藩方數逆其命

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劫國命自如也然百
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
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
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豈不
足爲賢君哉

孫之翰論小節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
位十三年尚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恩
厚宗室禮重宰輔至微行以察取士得失焚香以
讀大臣章疏誠好德之君也然知爲君之小節而
不知其大節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又
致暴崩爲世所駭白敏中之齊時之才功德無聞
令狐綯復容子滈賄有素時政故懿宗朝諫臣疏
綯之罪曰大中威福又欲行於今日當時事可知
也其河湟歸順夷夏相安蓋承武宗用德裕經營
天下事成令已盛而然也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
時事有何經畫哉至寵愛次子不定長子儲位裴
休奏請則曰若立太子便是閑人此尤見昧人君
之大節也卒致內臣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
區區爲善止於小節爾

上好音樂賜與動及千緡

范祖禹論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恤時亡未嘗
不從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illegible]
乎

高駢破南詔

范祖禹論南詔爲患十年至是始平曰戎狄自
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
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
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
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
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
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
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
援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
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
馮盎而用魏徵之策示招懷之明皇之末李宓敗
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彊至于懿
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
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
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
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
之亡蠻夷常爲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
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
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

于咸通南詔之師出山海[illegible]
實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illegible]
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令狐綯

孫之翰論令狐綯縱龐勛至淮南不擊曰令狐綯大臣也當同國休戚天下有患可竭力制之況師淮南一道小寇入境方憂討除而反爲是計將見其必敗之勢言討之甚具不討必致禍亂猶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此其言豈大臣憂國之意其意人苟且之見耳以大亂厲害十數郡主蜜集天下兵討之周歲方平則綯之罪不容誅矣綯爲宣宗寵待位極將相一日致國患至此後罪露懿宗止命罷爲太子太保罰與如是何以戒大臣姦庸不忠之罪宜乎天下大勢去矣

保衛路巖

孫之翰論路巖韋保衡及巖相曰唐自天寶而下臣寮僅起時有忠傑將相救世宄難加元和會昌英主及賴功業甚盛故歷年滋久天下大勢不衰懿宗可仰國中智以下之才復將相不賢於前世天下已多事矣兵亂濮徐蠻寇蜀方連年用兵因時人君勤勞政事倚任忠賢尚可以與已然懿宗反用韋保衡路巖姦險之人爲宰執朝所恃私大奢時政仍以一女之故刑殺狙毒甚衆大臣忠諫逐之遐裔保衛與巖益乘勢跡人必行聽逐二凶爲患中外所憂懿宗方崇奉佛事恭默自安故時事不理國政多弊賢才既遠忠讜無聞生民困弊德澤不及天下大勢自是去矣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三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四

僖宗

上廢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 范祖禹
黃巢之亂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藩鎮 范祖禹 孫之翰
孟昭圖 范祖禹
常濬 范祖禹
侯昌業 范祖禹
鄭畋 孫之翰

昭宗 哀帝

朱全忠弑帝 孫之翰 范祖禹
朱全忠殺裴樞朝士等於白馬驛 范祖禹
宦官 范祖禹
崔胤 范祖禹
張濬 范祖禹
朱朴 范祖禹
張道古 范祖禹
王重榮 六一
禪位於梁 范祖禹

上廢楊復恭立皇弟壽王傑

范祖禹論曰懿宗之崩中官廢長而立幼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幼從事威權以長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發置謂之定策夫立君以爲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已既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黃巢之亂

范祖禹論王仙芝陷濮州黃巢起應衆至十萬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又曰降監商民用乂讎斂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亦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取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宦官

范祖禹論田令孜爲中尉上呼爲阿父委以政事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敗況祖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藩鎮

范祖禹論朱全忠與李克用不和藩鎮互相吞

無所冀援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辨是非枉直使人各當其所物各安其分而不相侵暴也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執欲殺之戎夷之人不敢專兵復讎而挺許於朝廷是猶倖猾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錯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怡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强弱自相勝也不惟全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諸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爲擅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王者之於天下從勸可不明哉

孫之翰論李克用請討朱全忠曰巢賊之平李克用爲功臣之首雖蠢猛之人朝廷恩賞至厚凡性雄豪不無感激可一時倚賴矣朱全忠出於巢黨力屈來降都統王鐸崇獎過分已授同華節帥朝廷不因立功驟委宣武大鎮克用追討巢賊還過其地全忠邀之于府密謀叛害克用既免不舉兵報怨而奏討全忠甚得人臣之體全忠降賊也功臣也降賊謀害功臣是賊心在焉況帥臣武未久兆勢未大本無功名可以贖罪從功臣之請討之正得事宜若棄克用兵讎復詔近鎮助之喚全忠必知克用既除克用感恩可以倚任諸鎮觀之亦必不敢爲相噬之計天下或未至橫流矣僖宗昏弱寺嬖倡儒官宦纂橫一無經遠之謀失此機遇卒致諸鎮叛亂巨盜謀逆三百年宗社喪於盜手哉

孟昭圖

范祖禹論昭圖言天下非北司天下天子非北司天子田令孜沈之於江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幾於亡矣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圖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憤激而不能已耶夫明王道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苟上下相蒙下不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其國幾不殆哉

常濬

范祖禹論濬上言姑息藩鎮致亂坐賜死曰殺忠言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濬皆以忠言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已著矣

天變孽字之爲妖乎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亡
不准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祥莫大焉此其國亡
以爲墟也

侯昌業

范祖禹論昌業以直諫賜死曰昔比干立於紂之
朝三孤之位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
之親不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是以諫而死
之唐之季世人主蒙弱閹尹操朝四海橫流不可
止鼓瞽者遯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盡矣
眞未得爲仁乎

鄭畋

孫之翰論畋罷相曰咸通衰亂之後僖宗童年繼
立政在內臣固無遠謀以救世患雖宰相王鐸崔
彥昭有一時名望亦非雄偉之才不能力正時事
及鄭畋輔政謀議要功多中事機但同列盧攜以
姦庸不忠與內臣田令孜相結阻畋之言不克施
用芝與二賊貧販之民非祿山輩臣盜乘藉方面
權勢以起但因飢年驅集細民劫州邑財物資朝
夕之用爾何至成天下之亂由朝廷勢衰邪臣惧
計所任不威高駢輩姦險之人無忠義之節遂大
之謀爭功忌能玩寇久權養成兇賊炎熾勢熾
盛驕以重兵據天下之衝反閉壁自固其但州郡

臣怯懦不敢捍禦縱之大亂也賴畋作訓若[illegible]
以謀破賊振國之威復傳檄諸鎮激以忠義致勤
王之師大集關中賊勢旣減鴈門兵至得以平之
矣況僖宗避難之初賊乘勝而西非畋遏其兇勢
則危亂可測乎又以忠謀致諸鎮勤王之舉畋雖
去鎮遠不親平賊平賊之功由於畋也僖宗賞畋
之功復命輔政雖在衰世亦秉朝綱今孜於官豎
中兇橫甚至怒畋公正與姦黨誣譖罷相僖宗昏
弱不能主張賢相天下之事因無所制置國祚如
至於亡也

朱全忠弑帝

孫之翰論曰昭宗卽位世已亂矣雖尊禮大臣博
求賢傑志欲興復大業然今天下時大臣賢而忠
者杜讓能一人而已其他無不與方鎮相結專擅
訶人臨也卒也彥也彼皆姦暴之性一無忠義之
節方相吞噬亦藉大臣爲援大臣欲因權任自相
合爾大臣如孔緯者有一時名望尚與全忠交通
崔昭緯輩姦險之人固與邠岐相結矣內外將相
不忠天下大勢橫流已至於此昭宗欲何爲乎
加輕信易動動無謀算何以制服諸鎮賊臣
也然賊臣之心亦可恩信待之一時倚賴
太原有平賊大功寄賞已厚但爲全忠所

[illegible]昭宗以念功之意恩禮有加[illegible]
[illegible]必深既深則順必久太原順則河中[illegible]
[illegible]有不順之勢數鎮既順使讓能賢相經[illegible]
於內復引同心之賢者贊助時政宦官暴橫書去
之蠹人害政者逐之朝廷漸治國威或可振矣奈
何[illegible]請討太原不用讓能之言而[illegible]落孔
[illegible]之計輕舉兵伐太原[illegible]命以成跋扈之勢太原
跋扈無可倚賴矣時無倚[illegible]則臣得以專制朝廷
讓能知勢不可為以死許國可謂大忠矣自是諸
鎮交亂車駕不能[illegible]留鬼道之人久為輔相

與臣盜竊[illegible]可乃亡唐祚矣

范祖禹論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illegible]之其亡也以
[illegible]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illegible]不行歷數百
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illegible]也以藩鎮
及其末也藩鎮[illegible]裂疆土皆[illegible]而[illegible]遂亡僖[illegible]
之時惟李克用最為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
節王室可倚以為藩屏使太原[illegible]重則諸[illegible]
未敢窺唐也而唐以其戎狄之人[illegible]而不信外[illegible]
[illegible]自處之勞而無朝廷之[illegible]以不競[illegible]
[illegible]忠獨擅吞噬諸鎮卒成[illegible]忠者[illegible]
[illegible]者不[illegible]豈有不亡者乎

[illegible]裴樞[illegible]等於白馬驛

[illegible]日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illegible]
一[illegible]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illegible]
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
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
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彼
其為[illegible]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安於寵
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已
[illegible]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
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
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
[illegible]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illegible]廷範不恤國亡

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illegible]夫樞非有
忠義之心能為社稷[illegible]之心畏全
忠而附之弒其君父[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與未必[illegible]心[illegible]太常卿小
公從其大而[illegible]為天下之[illegible]不意全
忠怒之至此[illegible]小事也猶不從已其
肯[illegible]己之取天下[illegible]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哉
知樞等實非能為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遷[illegible]
[illegible]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協奏而受[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人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走者[illegible]
[illegible]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illegible]

身如此貪能爲國慮乎逆其附會令也
不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
士大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
自古如此而不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宦官

范祖禹論楊復恭自謂定策國老謂上爲負心天
子曰懷言一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
有功而不伐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
者以其不立功也夫無功猶不可矣也況其有
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
也復恭刑臣立異天子而敢昭宗親戚用大師
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
不足爲永戒哉　又論劉季述劫上幽於少陽院
天子復位以韓全誨張彥洪爲左右中尉曰
至甚劫太子而所令宦者皆預謀昭宗不能因天
下欲之心以清宮闈奪其兵柄歸之
將相而以宦者既赦而不問又稍以
之至反側不安外結藩鎭以致劫遷之禍
由除惡不終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
於魯因季孫劫其國君春秋書曰盜竊寶玉大
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爲唐史
則名實正矣

范祖禹論謀誅宦官不克因陰結朱全忠請
李韓全誨結李茂貞劫帝幸鳳翔曰昔高李
韓全誨專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
全誨黨李茂正而崔結朱全忠各倚強藩以爲外
援而岐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
崔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出幸唐室之亡
由於此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來
之永鑒哉

張濬

范祖禹論張濬孔緯請伐李克用曰李克用有復唐
社稷之功無大害於天下將十世宥也朱全
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一心請討克
用則遽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
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夫昭宗
所以失政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
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使秦和扁鵲救之未必
能起也而庸醫妄欲以攻之所攻非疾所疾不攻
豈不速其死乎

范祖禹論擢宋朴爲相中外大驚曰國之將亡
之將傾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

以扶而改之者非其任哉

道古

范祖禹論道古上疏言五危三亂貶施州曰昭宗
之在華州唐室司趨於亡當求賢如不及聽言如
在己社稷宗廟未可棄也而斥逐言責之臣杜絶
諫諍之路是自蔽耳目長姦諛也終於顛覆敗績
誠不知君道哉

王重榮

六一跋王重榮碑曰重榮當唐之末再逐其帥遂
據河中雖破黃巢平朱玫之叛有功於一時而阻
兵召亂為唐患者多矣碑文辭非工而事實無可
采所以録者俾世知求名莫如自脩善譽不能掩
惡也考重榮之碑豈不欲垂美名於千載而其惡
終暴於後世者毀譽善惡不可誣故也

傳位於梁

范祖禹論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伏節死義之臣
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皆姦險
趨利賣國與盜為一傾覆宗社之立於朝者皆
小人也故以璽綬與人而不以為不可勸進賊庭
而不以為羞惟楊凝式一言而其父大驚以為
仁義不祥之人矣況其賢人君子貴世之亂隱遁
不見擲柳其[illegible]

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五

通論一

唐之治亂興亡 溫公 范祖禹 東坡 何去非 張唐英 [illegible]

唐之治亂興亡

溫公論曰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唐公世長
驅奮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略遂降李密蕭銑
德擒世充竇建德劉黑闥蕭銑六七年之中海內
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之爲人也太宗文
武之才高出前古聽策英[illegible]綱羅俊乂訂用嘉謀
樂聞直諫拯民於水火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
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
不用突厥之渠系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州縣蓋
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
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
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斷喪唐室害宗支毒流縉
紳逆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羅幽厄備嘗險阻
一旦得志荒淫不接糞土之牆安可污也睿宗恭
前之稱立嗣以賢所謂可以權矣明皇能誅有亂
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政好賢樂善愛民利
物海內富庶四夷賓服淡乎於正觀之風矣及其
大寶以降自以功成治定無有後患忘欲肆[illegible]
乃生忠直没疏讒諛並進以道媚為良謀[illegible]

以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祿山哥
舒翰為方虎雖疽結於心腹而不寤針艱起於
蘗而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illegible][illegible]
心醉猛將望塵而來手腥膻汙於伊洛流血染於
河潼乘輿播遷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
數百年之間干戈擾攘而不息嗟乎豈不[illegible]歟
京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
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數月[illegible]代宗分
命羣帥翦除兇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有其功皆
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
理苟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以僕固懷恩以
因回紇之衆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
慈而制於李輔國不得養其父惑於張后不能庇
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
言使光弼不敢入朝憂憤而死使懷恩招引外寇幾
再陷京師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足繼遠之謀專為
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
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強暴縱橫下陵上替積習成
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壞不可復振則肅宗之
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唐室之卑而圖之初
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忌親信多小
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於誅殺故鬥

之寇未平而京城之盜先起於是困辱於奉天播
遷於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於黃屋尚賴陸
贄盡心於內李晟渾瑊輸力於外故能誅夷元兇
還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以方為圓違其曉
節偷惰之政其於相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
志而能變政承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
果決得於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illegible][illegible]財屢異
論輻輳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
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評浙西俘淮蔡平淮右
復齊魯於是天下深根固蒂之盜皆俛顏鼠拱納
貢効職稱領入朝百年之憂一日廓然矣而怠於
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承已成之業承既平之
緒授任非材為謀不臧使押中之虎復縱暴於原
野網中之魚自脫於深淵元和之功於茲墜矣曾
厭輕易荒繆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
雖有好賢之心愛雅之美將不足稱也武宗英毅
特達委任能臣[illegible][illegible]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
因日成功業未就惜哉宣宗少歷艱難長年踐祚
人之情偽靡不周知遊心民事精勤治道嘗簡
以刑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歸執表請議此
宣宗之流亞歟懿宗驕奢無度賦虐不息禍
任不於發寵四海之財竭於淫樂民怨不

不恤，李氏之亡，於茲決矣。且唐自中世以來延習

用權藩臣跋扈，譬如羸病之人，以藥石之所恐

不濟，又況飲之毒酒，其能存乎？及僖昭間，天下

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於寰區，蓬蒿塞於宗廟，

治幽辱害命，諸侯當是之時，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范祖禹論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尤

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幾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

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中宗以後朝廷

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開元之治，幾於正觀，

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肅宗以後無足稱

者，惟憲宗元和之政，號為中興。凡唐之世，治日如

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

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

之定內難；偪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此其閨

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

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

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

東坡論曰：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

處，故內重則為內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

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

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

於四海而莫之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

起於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不可以

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

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

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

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

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外，亦不可以

在內也。周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內不勝於外，以

至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重而至此也，於是

收天下兵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

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二世時，陳勝、吳廣大

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

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為相，備五刑而死於道

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

二患者，皆始於外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漢興，

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

起。其遺孽餘烈，至文景而淮南濟北吳楚之亂。

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之禍。其後百年間，

王莽遂得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子孫無復齟齬。

魏晉之世，方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為亂，而

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為天下之大患。此數

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

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為

為外患而秦漢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
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
也且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
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
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
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
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
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
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
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
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
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
制夷狄難下足以備匹夫亂內足以禁大臣變而
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
之也正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
五百舉天下之眾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
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
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
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
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
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
義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憂

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
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
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
之不敢為變而外之不敢為亂未有如唐制之得
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
遺跡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之將皆
為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為猶有不審之
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
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
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
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
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韓國元振
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
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懾
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
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
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
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何去非論曰據天下之勢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權
[illegible]權待勢而立勢待權而固有是之勢而其權不
以因之則其勢日就傾弱而天下莫能安[illegible]
人主之於權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今

亡已者猶可收分者猶可全也至於皆亡
一亡而不可復收一分而不可復全而所據之勢
從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
禍亂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謂固天下之勢
以遺謗子孫者蓋未立也於是乎籍兵於府番上
於衛擇關而臨制之處兵於府則將帥專守之權
趣將於衛則兵僅外權之中而猶以為未也乃上
誅四夷之侵伐合破突厥禽吐渾平高昌滅焉耆
皆俘其王親駕遼左而殘其國凡此者非以驕之
也皆所以立權而固天下之勢者也武后以女主
專制於唐以令天下圖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望
息重足從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權而遂持之然猶
若此況以順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氣起乎內難
遂襲大統可謂誼主矣然徒於承平宴安之久府
衛之制一切廢壞盡得其權以假邊將祿山虎視
幽薊撗制千里而軍中止凡三千人故范陽之
變一起天下大震徒得市人以嬰其鋒使從肅宗
召號忠義僅馭豪武奮不顧身與之從事則兩都
不復矣雖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賴以收天下者皆
為方鎮矣天下之權已分於下而不全矣至於代
宗僅夷殘盜乃瓜裂河朔以命寇燕逆[illegible]將
[illegible]陵夷至於大曆正元之間兩河

以強肆而當時之君畏縮權柄常若抱虎包蠆
姑媚嫵不暇以苟且暮之無事而陵犯益甚雖內
設禁軍務以閹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變故涇
師之亂而神策六軍召之無一至者從奉天之幸
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興天下之為方鎮者五十
餘官賦入止於東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
武烈斷於不救排斥衆議而大治之於是擒劉闢
於劍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
宗於鎮冀誅李師道淄青五世之襲平吳元濟淮
西三世之叛可謂盛烈矣然其至於後世益以不
振在內之權而閹尹執之在外之權而方鎮執之
浸微浸削而遂至於亡焉蓋唐以權奪勢傾而亡
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寶之載
焉以其失所以制天下之權者實兆乎此故也故
其後世之君若章武者僅能自立不為之深痛惡
已況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後之為天下者苟無意
於所執之權而為人執之則視唐可知也矣
張唐英論曰太宗文皇既受內禪衣衣求治勤勞
萬機聽納諫諍寬恤刑獄平霽征賦減省用度驚
馭夷狄撫養生聚不以大寶為貴不以廣屋為心
兼虛以接群臣果斷以決大事恐懼丕業務成太
之治內有房杜以經綸庶政外有英衛以征討

四方有魏公王珪之啓沃有馬周劉洎之讜論
無忌士廉之保祐有李勣行成之正色有文本正
倫之維持有戴胄伏伽之執法有世南百藥之經
術聽政之暇則引文學之士更直閣下以商搉古
今是非諮訪治道之得失此天下不得不治也高
宗之初承正觀之遺跡耆儒碩臣尚布中外故永
徽之初亦克乂寧及夫無忌遂良韓瑗來濟上官
儀之徒繼遭竄戮忠義之士結舌避禍諂誕之臣
攘袂而進而李義府許敬宗之倫倒持國柄尤爲
臣蠧復有武媼悍妬恣肆妖淫倜然自得不復愧
恥此不得不亂爾中睿之朝武三思太平安樂等

四庫全書

公主倚恃城社競爲狐鼠號令刑政棼然無紀朝
廷乃市道之藪刑賞乃權倖之柄明皇帝躍於艱
危之際目擊衰敝之政即位之始雖除汙迹一新
王道擴紬姦詐登用賢俊講求治體尊尚儒術姚
崇宋璟以忠正而用張說二蘇以文雅而進李元
紘盧懷慎以清儉而任魏知古源乾曜以吏術而
升張九齡韓休以方正而遷此不得不治爾及夫
天寶之間驕於承平游心於神仙之妄肆情於聲
倖之寵周子諒直言而撲死於文陛李適之介許
而貶死於宜春内則楊李蔽壅圖體外則哥舒邀
邊功社稷已危而未悟姦雄以萌而不知

吉鞠案華之地兵屯宮禁之下至於肅宗之時一
歸國用事而有肅内之變代宗之世魚朝恩持權
而有陝州之幸德宗以雄略之才欲制多難然而
炎杞以險詖之才取怨四方以至涇原之兵竊發
輦下[illegible]天之[illegible]道興元之幸外臣由是倔
[illegible]布於時是漸[illegible]之[illegible]伾文執誼之徒凡所
施設尤可嗟矣憲[illegible]宿憤任用武元衡
杜黃裳裴[illegible]等取蜀夏
平淮蔡收燕[illegible]元[illegible]邈然不及矣況正觀
乎穆宗昭懿文武寶曆而下怨治怨亂愈得愈失
注訓以小器而大謀牛李以私怨而公黨盜賊由

四庫全書

是蜂起藩鎮由是跋扈災運禍踵遂失天下每觀
其史未嘗不痛心疾首以至泣下沾襟而不能止
也
石守道論女后中官姦臣曰夫前車覆後車戒前
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
而湯德克明隆祀六[illegible] 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
之惡而周道彌盛傳世三十 漢以秦爲鑑故不敢
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益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
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久永光十八葉
國家雖承五代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
爲鑑臣遂覽往古靡不以女后用事而覆國家

臣禍唐最甚矣武后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
懷殺中宗太平公主潛謀逆亂楊貴妃召天寶之
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宦用權而傾社稷者臣
覩唐尤傷矣代宗遺輔國之侮茂憲宗被陳慶之
弑逆昭宗爲季述之内辱臣盼尋歷代無不以姦
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亂則
林甫國忠爲之也陳慶之弑則皇甫鎛爲之也嗚
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豫事宦官不可
使用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
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盧杞裴延
齡則亂憲宗始用裴度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
武后奪國迄于中宗暨天寶年政由女后而李氏
幾廢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
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
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姦臣宦官女后事
迹各以類集作爲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世三
百年唯武德貞觀開元元和數十年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
之於後顛倒崎危綿綿延延乍傾乍安若續若絕
僅能至于三百年何足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
之覆轍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

姦臣則國祚延洪歷世長遠豈傳于子傳于孫可
至於千萬世豈止齷齪十八帝苟促三百年者哉
東坡論唐之亂始自明皇曰夫孫武戰國之將也
知爲吳虜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
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
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亦盡於
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
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
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
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
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
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
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
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而拋夫如此則是盜賊爲
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
擧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
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
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
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定魏州而不能斬田悅
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
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所以憂興而終莫之振
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

貴之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
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
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
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闢者崇文之
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輸寶玫代是以崇
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
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
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
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
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
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弃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
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
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
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
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
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
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朝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
故其民不忌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危之
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
亂此天下之勢也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五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六

通論二

高祖太宗睿宗元宗 子由

元宗憲宗 子由

太宗元宗駕馭人臣 張唐英

元宗德宗不用張九齡姜公輔之言 張唐英

武后安祿山 張唐英

藩鎮 范文正公 張唐英 子由

高祖太宗睿宗元宗 廢立

子由曰高祖起太原其謀發於太宗諸子不與也
及蕩長安誅鋤羣盜天下爲一其功亦出於太宗
蓋天心之所俳與人心之所歸爾其在太宗也審
矣至立太子高祖以長立建成建成當之不辭於
是兄弟疑閒卒至大亂夫建成不足言也其咎在
高祖其後武氏之亂廢中宗立睿宗以睿宗長子
憲爲皇太子矣及中宗之復睿宗父子皆以重誠
第韋氏之亂臨淄以兵入誅睿宗踐阼而唐室危
安又將以長立憲憲辭曰時平先嫡長國亂先有
功不如此必且有難敢以死請睿宗從之而後臨
淄之位定以太宗之賢而不免於爭奪元宗之賢
不逮太宗而晏然受命則憲之讓賢於人遠矣
世論之高祖睿宗皆中主也其欲立長非盡[illegible]

也以為立嫡以長古今之正義也謂之正義而立
啟違何不考之前世乎昔太王捨太伯仲雍而立
王季文王捨伯邑考而立武王而周以之興誠天
命之所在而吾無心焉亂何自生雖然太伯奔吳
以避王季亦畏亂故耳廢長而立少雖聖賢猶難
之憲與元宗兄弟相安終身無間焉古今一人而
已

元宗憲宗之政得失

予由曰唐元宗憲宗皆中興之主也元宗繼中睿
之亂政蠹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紛已任賢
而正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偾於朝
而藩鎮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然
二君皆善其始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
威公用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
及管仲死用豎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
霸業隨毀蓋中人可以上下此二君者皆中主耳
方其起於憂患厄困之中知賢人之可任以排難
則勉強以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既安既平國
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謂者諛佞也故
禍發皆不旋踵若合符節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
玄齡杜如晦魏證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
皆不忘恭儉節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陟

之永芳無近倖賜予之失正觀之治斯已矣
行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中鑿治銀歲可以
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乏忠言嘉謨
有益於民者爾沒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而訐
吾以利豈謂我漢桓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民莫
敢以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效其忠力以致正觀
之盛及元宗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後有張
說源乾曜張九齡憲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度
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
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其治庶幾於正觀
然元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進至宰相
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暴
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庭
等不能荅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堅楊慎矜王
鉷日以益甚至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
人心分裂不可復合憲宗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
朝而程异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
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池宮榭以自娛异鎛
潛知其意數進羨財以順所欲故度不見信而异
鎛皆相不三年而禍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
聚斂之害偏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
未究故禍止於其身然方鎮之彊宦官之盛

亦相終始可不哀哉嗚呼太宗之恭儉所忍與然
敝而福至於不可勝言玄宗之淫佚所獲無幾爾
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車相尋
不絕於世蓋未之思焉

太宗元宗駕馭人臣

張唐英論曰嘗觀太宗文皇帝之時其從征伐取天下之臣如李靖李勣裴寂劉文靜唐儉尚嶠尉遲敬德秦叔寶程知節張公謹侯君集李大亮薛萬徹之徒皆出入戰陣經營四方其休功元勳固已多矣而文皇帝駕馭而任使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其或引之便殿伸以燕私則固有之至於君臣上下之分豈有瀆亂者哉天寶中安祿山來朝上特寵異之乃於殿之西偏設[illegible]帳使坐其下肅宗時為太子諫曰自古正殿無有人臣者今寵之已過必有驕心上曰此胡有異相故以此厭之嗟乎明皇失駕馭之道矣昔衛青為大將軍至尊重矣而漢武帝踞廁而見之張飛關羽稠人廣眾之侍終日蓋有堂陛之限爾且祿山本是狄種頭素不由仁義忠孝詩書禮樂之訓一旦因緣際會遂至大位從來朝也當示以君臣上下之分使知尊卑之禮而反以家人之禮宴之於內又不以人臣之禮待之於外宜其自大而不勑矣[illegible]於有異相因其來朝命一武士拉而殺之足以[illegible]天下之禍奈何坐於殿上以厭勝之此非人君之道也與文皇駕馭英雄之種一何異哉

元宗德宗不用張九齡姜公輔之言

張唐英論曰天下之患常起於不足憂而致可憂故慮隄防之彝衛者未窺螻蟻之穴慮屋廬之燔燓者先徙曲突之薪書曰斷在朕志又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苟失機會則受制於人而徒有後悔亦何益耶明皇德宗俱失於此始張九齡奏安祿山狼子野心而有反相請因張守珪所奏失律而誅之明皇曰汝以石勒待之耶寵之愈厚其後幸蜀始悔不用九齡之言德宗時涇師倒戈而翰林學士姜公輔奏朱泚失兵柄心常怨懟不如使人捕之[illegible]為戎首其患不細德宗不能決翌日果反始悔不用公輔之言設使二主不猶豫於行事任剛決以為德先除二兇則豈有後悔耶不能果斷是以有悔言詩所謂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illegible]祿山

收攬兵權柄論曰風霜雷霆天之權也刑賞號令君之權也天之權不在於天則天之道幾乎息矣人君之權不在於君則君之道亦幾乎息矣故君人者其權柄而不以假人以之制天下之命以[illegible]

服臣子之心動靜重輕皆在於上明之如神尚矣
其所操持輕其所付與則天下之禍繇是起矣高
宗大帝以天下之權委於武氏卒使陰逞其志大
肆所欲其後遂奪廬陵之璽造爲淫威斲喪宗室
毒螫海宇此雖由廬陵之不慧亦大帝先以權柄
授之也明皇晚年以天下爲戲玩刑賞號令一委
任夫凡黜一大臣非上之意也權臣之意也凡任
一大臣非上之意也權臣之意也至於設施更張
率不由於上故祿山覩朝廷之權不在於上而在
於下矣於是以范陽之小而求兼河東節度以范
陽少馬而求兼飛龍厩羣牧使而朝廷不復思慮
唯遂其所求乃選羣牧御腳駿馬送於范陽兵彊
馬壯沛然自大遂圖不軌此由權柄失於上而下
得窺其隙矣且明皇二十年孜孜以致開元之治
一旦不顧而一擲與姦佞之臣致薊范陽之變崎
嶇顛沛老幸幷絡以逃中原之難茲可爲萬世龜
鑑也

藩鎭

范文正公曰李唐中微天下多事諸節度各聚州
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之釁起矣此非
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其有功而
分裂之蓋不得已也云云

張唐英論曰唐之治由藩鎭之未專地也唐之衰
由藩鎭之彊盛也唐之亡由藩鎭之削滅也何以
言之唐自安史之亂天下之人耗減太半大曆已
後干戈粗定事貴姑息權柄倒置逆臣驕將氣焰
赫然而於是李正己有青淄齊海登萊沂密德曹
濮徐兗鄆十五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寶臣有常易
深趙滄冀定七州之地[illegible]兵五萬[illegible]承嗣有魏博
相衛洺貝澶七州之地[illegible]兵[illegible]萬梁崇義有襄鄧
均房復郢六州之地[illegible]二萬[illegible]增一城必雜語
怨剝二十年間國家不敢與舉右攝上代宗寬柔
一切容之德宗明察[illegible]劉文喜次欲盡除羣齒
遂詔起關西兵以臨[illegible]而涇兵倒戈朱泚乘人
心之離遂肆不[illegible]合勢懷光不
武臣之故李晟之徒得以[illegible]又李寶臣序
妖人之言望有天分而田[illegible]文不與同
惡年[illegible]又宋滔稔兆欲臣[illegible]侯而王者
使曰我豈能捨九葉天子而臣田舍翁於是起兵
攻[illegible]又李希烈已[illegible]而諸侯異謀[illegible]
上黨而三鎭離心以此觀之則唐之[illegible]合萌開
絕之心者多矣然而卒不能遂其逆謀者[illegible]
則此異左逆則右順輕重相制小大相維[illegible]
[illegible]順忽矜兵勢以相臨所以然也至于

忠逆墟唐祚者非其才智過於中夫朱泚之徒也
蓋是時藩鎮諸侯各已滅矣時淨朱玹秦宗權惡
招威王鎔之徒各已亡矣全忠藐天下之大不復
有牽制之黨乃平揖神器若固有之設使當全忠
之時朱滔在冀田悅在魏王武俊在趙李納在齊
則全忠雖有曹馬之謀亦焉能披大號而稱制哉
故曰唐之亡由藩鎮之削滅也豈非治亂興亡之
鑒哉

予由論德宗憲宗之平藩鎮成敗不同曰德宗憤
藩鎮之彊潛有蘇楼海內之志竭其帑藏空其禁
衛以從事於代叛然師出無功兵連禍結大盜竊
發身播國屯滅亡之禍間不容髮自是之後亂不
得息至於憲宗用一裴度平蔡出師淮西既平山
東河北彊藩大鎮稟聽命終憲宗之世海內略
定二帝於用兵伐叛則同而功烈何其相萬也管
子有言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德宗始使
馬燧李抱真討田悅魏鎮自承嗣以來兵彊國富
既然大鎮非可易者也二將之力斃於田悅而王
武俊朱泚相繼而起內自甄至燕數千里間莽爲
戰場而四方諸侯始輕京師淮西雖叛然數郡之
地也暴取其財虐用其民爲日久矣危亡之秋
而元濟昏童屈強其間此特不欲取之耳
可以必得宜與河朔諸鎮比也憲宗乘其機會其
時一舉而滅之而李師道承宗之徒或誅或臣而
四方靡然効順矣此無他德宗先攻其堅敵未亡
而已之氣先索力先弊矣已索之氣既弊之力入
所易侮此朱泚懷光所以陵梁不忌也憲宗先攻
其易攻其巢穴戮其鯨鯢兵雖未出而氣振於天
下師道承宗所以消沮而不能抗也有扛鼎之力
者使之負石而趨終日則必蹶立談之間而磔嬰
兒則責育在傍必憐此攻瑕之論也

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七

通論三

宦官　温公　孫之翰　石守道

近侍　張唐英

女謁　張唐英

宦官

温公論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候伺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効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其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毋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

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預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至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為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綱紀宦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為不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為中尉使典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曆狎暱群小劉克明與蘇佐明為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僖昭六帝皆為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為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目天子為門生根深帶固疾成膏肓不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賢猶不能有所為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漂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

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手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以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汚宮闈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耻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啓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交闕廷矣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羅寒暑御膳不足於糗糒王侯斃踣於饑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愼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蠧害烝民不可偏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强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則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滅否不按見于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孫之翰論保全內臣曰內臣贈官非古典也然於此見旌善之事焉內臣自武后稱制始預事尚未有招權著名者至明皇朝高力士以權寵擅名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輩皆因之取將相位林甫輩旣致時亂力士貶死遐裔矣肅宗朝李輔國以扈從微勞過受恩寵至專掌禁兵故輔國脅遷明皇升黜將相兇橫旣極盜殺之於家矣代宗又寵朝恩始命爲觀軍容使代宗寵之又加以天下觀軍容使朝恩驕橫旣甚勢不可容遂使之自縊矣代宗又寵程元振使典禁兵元振姦險攬權大爲將相之害代宗避狄陝州詔諸鎭兵赴援將帥懼元振誣譖多不敢至及柳伉極言其狀元振貶死荒徼矣德宗寵竇文場霍仙鳴命爲神策軍中尉織人裴均輩附之往往外取方鎭內取要官文場仙鳴權任旣盛內臣皆亦傚之仙鳴被毒以死文場懼堅乞致仕僅免於陷害守能吐突承璀

錢州征討之任卒無功效尋以其黨納賂事泄
淮南監軍後復寵任以妄議太子事爲穆宗誅死
文宗寵王守澄聽其言遂致誣譖宰相宋申錫寘
幾陷大戮守澄兇惡既甚竟至賜死自明皇朝已
後內臣以罪誅貶者不可勝紀但力士等八人大
以權力著名於時此內臣之尤盛者然三人誅死
二貶死一爲盜殺一毒死文場禍至而避亦幾名
不朽以是觀之內臣取恩於天子恩既盛鮮有不
羅禍者蓋受恩不知紀極恣其所爲以至過惡之
甚也惟順宗朝俱文珍以剛直著稱又有翊戴憲
宗之功位至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不聞驕暴
名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文宗朝馬存亮雖
中尉不與王守澄同惡力止其屠害宋申錫家
又有保衛昭憲之力權寵既盛能奉身以退是
卒贈揚州大都督茲二人者生而後令名歿而
光寵此無他爲善之效也天子任內臣能常以
士存亮等善惡之效示之無使權寵之過不惟
害國事亦足以保全之也
守道論曰中官積亂僅二百年矣政道剝喪已
紀綱壞已絕矣賢人消亡已興矣高祖太
德已殄矣天人已厭矣神祇已怒矣國祚
惟盡殺之其可救乎猶水之浸潰少

釗苦不補遂壞隄防一決汗漫中夏懷山襄陵
可禦也而能始塞一釗苦水其止矣內官積亂二
百年昭宗斬數百人望其遽治不亦難乎悲夫噫
中官之亂國家蠹社稷歷代罔不由之向若明皇
肅宗能鑒前古之敗早絕其初不使滋蔓或順憲
善懲祖宗之亂亟杜其漸無恣成姦則唐室豈有
短促危亡之患哉臣觀東漢之覆壞李唐之傾弱
皆自中官然則中官豈可任也臣每觀之寒心後
世明王聖君宜深戒之 又論肅宗代宗德宗任
用宦官曰國家之權在乎兵也兵者王者生殺之
柄也係天下安危之幾萬民存亡之命有國以來
孰敢去兵兵在手則匹夫可以制萬乘兵去手雖
人主不能制一夫故古之命帥擇其文武兼才
將相全器忠亮可以託社稷信義可以同危亡智
謀可以決萬全籌策可以制千里敵臨陣有必勝
出師無敗兵伊尹所以與湯呂望所以興周房喬
所以興唐李晟所以復定兩京子儀所以再造唐
室裴度所以戡寧中夏得將將之道也得用兵之
要也故兵爲國家之利器嗟哉唐君暗主內疑宿
外忌功臣不能推腹心以示人用忠信而下
讒繇之衆授與閹腐之徒則是以王者
安危之幾萬民存亡之命付之所

[illegible]至德巳後天下亂略弗過兵肆益熾[illegible]德宗三世蒙塵奔播不暇由命帥失其人也持置非其處也古者命將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而乃使中官監以制之更取監軍指畫進退不由主帥號令不亦殆哉嗚呼兵柄豈可輕授於人哉況在宦官尤不可假之以權也戒之哉戒之

侍

張唐英論曰文皇帝勵精治道力致太平制度寸宮紀綱齊整刑賞號令爵秩賜予如布帛之有尋幅如丈尺之有長短不可得而踰之矣公道大明私遠盡塞公卿臣妾戚里皇族不敢有僥倖之望至高宗中睿以來頓壞其法開元之盛首革其弊天寶之後仍蹈覆車順宗時韋執誼王伾叔文專擅政內結牛美人以伺上[illegible]朝廷刑賞之柄[illegible]爲所專章武英[illegible]任用正人一清王[illegible]至昭懿以童年[illegible]勤政悅於近習刑賞柄出於閹人宮[illegible]之手撤遺辟延老[illegible]入發曰自除拜往往不由中書總是內中宣出昭紀綱壞昭懿厲色不悅噫天下之大萬幾之繁以一之寡而四方夷夏尊而歸之者以其[illegible]變在[illegible]以一人之私而塞天下之公蓋不[illegible]

已之天下亦天下之天下也奈何不以公論之耶李珏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故曰平章事若事不由中書則焉用平章事耶

女謁

張唐英論曰天下之禍常起於衽席之上情愛既遷變寵斯甚大至傾國小亦攝朝高宗不斷政出則天斲喪王室翦滅宗枝李氏宗廟不得血食孝和及武韋氏司晨朝廷政令盡由中饋而郡國夫人陸氏昭容上官氏沛國夫人鄭氏尚宮柴氏賀婁氏女巫隴西夫人趙氏及太平公主安樂公主長寧公主宜城公主等皆恃政狹寵依倚城社納受賄賂門若闤闠鬻獄賣官無有虛日常出斜封墨敕補授官爵以手掩其前令上以筆書其後上但笑而從之中外之官數踰十倍蠹占之輩盡亦未此[illegible]僕隸之人亦爲卿監省[illegible]時人[illegible]之三無坐處官謂宰相御史員[illegible]皇之時[illegible]氏專寵上方貢獻異在私家其分[illegible]駙馬尚[illegible]楊氏之奴其餘卿士畏而附之者則可知矣

[illegible]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八

通論四

君臣之失 孫樵

宰相兼度支 東坡

官品廢置 張唐英

裴延齡皇甫鎛 石守道

七變 皮日休

唐之文人 東坡　[illegible]　孫何　子厚

唐之詩人 獨孤及　司空圖　[illegible]

君臣之失

孫樵曰孫樵[illegible]謂陸長源嘗以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撰其褒切峭獨可以示懲勸者撰其[illegible]究尤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以表元首[illegible]以表事[illegible]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穢[illegible]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直書志墨所謂[illegible]成者何黜功術變譏失教也[illegible]天[illegible]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于六月二十日事啟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illegible]武氏者何忘諫[illegible]命也[illegible]諫不奪高宗不敢[illegible]后武氏起王氏也[illegible]天皇者何[illegible]不可謂順乎懼後世疑於[illegible]也[illegible]武武乃自稱[illegible]傳女何以列[illegible]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罪於神祇[illegible]高府擅政之年下繫中宗者何紫色閏位不可謂正予懼後世牽以稱臨也天后改元[illegible]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書[illegible]中宗視女主不得改元有政也崔察賊殺中書令裴炎者何[illegible]諫謀亂擊殺[illegible]裴為顧命[illegible]屢白天后歸政[illegible]史崔察[illegible]曰裴者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illegible]殺裴[illegible]都亭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illegible]稔禍階也[illegible]祿山為[illegible]守珪部將嘗犯令[illegible]曲江令[illegible]守珪[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從果使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他皆倣此云云

宰相兼度支

東坡對制策曰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illegible]兵師大衆也何陳平之對謂當責之[illegible]不宜繫於宰相臣以為宰相雖不親細務[illegible]當制其贏虛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領度支而職[illegible]以治及兵興之後始立使額參佐既衆[illegible]之源自此而始其後裴延齡皇甫[illegible]

剝下媚上至於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誠得[illegible]
之要而尊賢之議特以其權過重毀故李德裕以
爲賤臣不當議今臣常以爲有宰相之風矣

官品廢置

張唐英論曰武德定文武官品並踵開皇之制天
下郡縣多從省併至正觀九年文皇以官多則事
煩遂减内外文武官六百四十三員而天下役省
民安成享天機已後務廣以收人情大置試
官以處之及李嶠爲吏部欲收衆譽以取宰
相之位大置員外官二千餘員又有特置同正員
又有檢校攝判之名於是官紀大壞爵祿無應賢
愚爲之一混府庫爲之一空開元以來始議制度
尙書省以統會衆務門下省以侍從獻替中書省
以出納制誥秘書省以總領圖書御史臺以肅清
百寮殿中丞以供修服膳内侍省以承旨奉引又
有九寺五監分理羣司六軍十二衞以嚴武備而
官品有條矣又分天下爲十道以統領四方之政
然判司簿尉頗多矣代宗詔京兆府長安各减丞
一員部二員天下縣各减一員元和中李吉甫奏
併省吏員當時天下翕然稱治

又 延齡皇甫鎛

右守道論其姦

卯日歷代凡主皆以財論人

姦臣皆以財利來進叮寧以財貨徇欲臣以己
喻君上下以利爲國欲國不亂欲民不散是必不
可得也夫庸君得其說雖宗社將危而不之顧也
姦臣得其進雖國家傾覆而不知變也是知姦臣
不可進陸贄之疏言之備矣後人當戒之嗚呼天
之佑於民也至矣既生聖人使君之又生賢人使
輔之蓋以謂聖人無賢輔從有天下不能治賢人
無聖君雖有才能無所施也故天爲之生聖賢使
同治人也聖人爲君賢人爲臣君臣之位則別其
任則一也君尊也馭臣下則以法然而待之必以
禮臣卑也事君上則以禮然而輔之必以道君待
臣不以禮臣輔君不以道則亂可待也故君有過
失臣得以規之君有荒慢臣得以諫之君違則臣
得弼君闕則臣得補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非
君之天下也庸君昏主承父兄餘業憑祖宗遺緒
自謂尊爲萬乘富有四海咸可以專生殺權可以
擅刑賞黜陟在己誅伐任情讜正人之言啼莊士
之諫一辭忤旨則身逐一事不從則誅遠昵近羣
小損斥忠良至於敎化陵遲綱紀頹壞海内皆怨
君子潛藏一旦祖父之業爲丘墟宗廟之鬼不血
食可哀也哉賢人不可踈也姦邪不可近也賢者
不可其可發之乎近且不可其可任之乎臣註

正僞編爲
三愛李白韓 杜牧白陸 李虞 盧溶 元白
皮日休曰皮子之志常以眞純自許每謂立夫化
者必有眞相以房杜爲眞相焉定天亂者必有眞
將以李太尉爲眞將焉徵天君者必有眞隱以盧
徵君爲眞隱焉鎮澆俗者必有眞吏以元魯山爲
眞吏焉負逸氣者必有眞放逸以李翰林爲眞放
逸焉谷臣者必在眞末以白太傅爲眞才焉嗚呼
吾之道時邪行其事必亦乎愛忠於不時邪行其
事必亦在乎愛忠矣苟有心歌詠者豈徒然哉云云
存之又文人
東坡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
爲皇甫湜學皇甫湜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
足觀矣
宋濂曰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純次
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所以昭顯義類立
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支漢制度以蠹王
道辯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
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雖富
麗出於霸塗者也其後作者理勝則文薄文勝則理
消理消則言愈繁斯亂矣文勝則言愈巧斯弱矣
故文本於道失道則博之以氣氣不足則存

辭蓋道能兼氣氣能兼辭辭不當則文斯敗矣唐之
有天下幾二百載而文章三變初則廣漢陳子昂
以風雅革浮侈次則燕國張公說以宏茂廣波瀾
天寶以還則李員外蕭功曹賈常侍獨孤常州比
肩而作故其道益熾若乃其辭辨博馳騖西晉之
際高步天地之間則有左補闕李翰云云敘治亂
則明白坦蕩纖餘條暢端如貫珠之可觀也陳道
義則游泳性情深厚浚乎春冰之將泮也廣
勸戒則得失禍福吉凶相追倬乎元龜之在前也
頌功美則溫直顯融協于大中穆如清風之中人
也議者又謂翰之才若崇山出雲神禹導河觸石
而彌六合隨山而注巨壑蓋無物足以遏其氣而
閑其行者也世所謂文章之雄捨翰其誰與云云
孫何曰夫治世之具莫先乎文文之興莫先乎理
文必理而方工者惟論漢爲最然繇斯而談則獨
說立言者不得不以爲己任也唐虞已往洎通尚
簡三代之際見於六經此不書也兩漢間鴻儒間
出猶爲黃老刑名權霸所雜魏晉已降文體卑惑
固不足論若乃羽翼孔孟爲大得根仁依義動
爲世法者獨唐賢爲最所著論議條然尤異者若
牛相僧孺從道善惡無餘皇甫湜紀傳編年莫尚
清和獨孤常州及吳季札權文公德輿兩漢

等論高僕射鄧曾用天子權樂韓吏部愈
大夫種書呂衡州溫功臣怨死自宮傳晉恭
世子等議或意出千古或理雜聲疑或更宗褒貶
之誤或再正名教之失無之足以惑後人有之足
以張吾道云云

子厚曰贊口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
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采固不足以
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
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於聖故曰經述
於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
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
漢訓易之象系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
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冊也比興者流蓋出於
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
暢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
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
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
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怍者梓潼陳拾
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
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
相與背馳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亦甚矣
之詩人

獨孤及曰五言詩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
李蘇盛於曹劉其所自遠矣當漢魏間雖已朴散
爲器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則有朱
絃疏越大羹遺味之歎歷千餘歲至沈詹事宋員
外始財成六呂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倫歌之而
成聲緣情綺靡之功至是乃備雖去雅寖遠其麗
有過於古者亦猶路鼗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
也沈宋既歿而崔司勳顥王右丞維復崛起於開
元天寶間得其門而入者當代不過數人補闕
其人也 補闕皇甫冉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
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
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鹺
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遽輟
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
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
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
集亦不專工於此別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
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遒舉哉賈閬仙誠有警
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附寒澀方可置才亦
爲體之不備也 又曰工之尤者莫若使人
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難 豈可容易

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貫達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右耳劉夢得楊巨源亦各有勝會閒仙無可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厭後所聞逾褊淺矣　又題柳柳州集後曰金之精麤效其聲皆可辨也曾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爲詩詩人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所尚既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撐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所作亦爲超逸非無意於深窡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覩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麗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只句未能自辨已側目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惑偏說以蓋其全二

東坡曰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人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逸蓋亦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偉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出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於酸鹹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有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余三復其言而悲之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九十八

高祖

高祖篡唐 范祖禹

梁統 六一

通論

梁之失 溫公

莊宗

郭崇韜子由 何去非

通論

唐之興亡 溫公

高祖

李彥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不治殺母之罪 溫公

通論

晉之興亡 溫公

高祖

高祖之政 溫公

通論

漢之興亡 溫公

世宗

立監采銅鑄錢銷佛像 溫公

王朴少游

通論

周之興亡 溫公

高祖篡唐

范祖禹論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而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是以一族易一身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世絕不祀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豈不信哉　又論與羅紹威誅牙軍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甚矣汙俗之難變也自天寶以後燕趙魏不爲唐有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殘虐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改也其後梁之亡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動也而燕人至于晉民陷淪於左衽豈非諸夏之禮其亡有漸乎趙居二強之間或逆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忠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

晉與魏離亦久矣牙兵適足亂魏以折朝廷而亡、
其能爲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梁統

六一論曰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絶是梁於唐未能絶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昧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羈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雖忍臣敵之慙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李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廢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絶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豈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虛名也初梁祖弑昭宗於岐遂刼而東改天復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外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梁之失

溫公論曰太祖始以黃巢降將乘唐宣武逞其詐力鯨食東夏地廣兵彊威棒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天憫禍自內生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彥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爲敵能無亡乎

郭崇韜

予由論曰國無釁而後可以伐人冒釁以伐人敵無釁則已受其災敵有釁則我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舉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之攻之若攻虛邑靈王遂死於外[illegible]好[illegible]不知宋之不可攻而忘齊國[illegible]求之[illegible]

夾國自古胄勢以攻人其禍若此
三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鄆不十
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若是者
也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官
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
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
悍卒未有識安危之機者唯樞密使郭崇韜智勇
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見聽求去而不見許中
外佞幸親之側目崇韜深爲不安時方欲伐蜀崇
韜欲立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而
己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兵不逾時而克成都降
王衍[illegible]制勝之未可謂成矣然崇韜知蜀之易
襲而不知唐之已亂挈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
藉立大功而不免讒死于蜀征蜀之兵未還而趙
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兵南
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京
出蜀雖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禍福未可
知也崇韜冒險以伐人[illegible]之亂而以爲安惜
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漢高祖論曰人謂漢高祖以布衣之微召號豪傑
又禍亂乃瓜裂天下以王勳將韓彭英布皆下
而南面稱孤舉天下之籍而操其[illegible]

上下就封劍血未乾皆相繼誅滅蓋由高祖封賞以
誘陷之驕逸其於功臣不能無負光武舉義從之
士平夷盜逆收還神器天下既定遂鑒高祖之失
等功行封爵爲通侯大者不過數縣而不任以吏
事是以元勳故將皆能自全李靖談兵之雄者也
亦以謂光武得將將之道賢於高祖遠甚嗟乎是
皆不深考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不
然者雖聖智不能違而避之高皇以寬仁大度役
天下之智力而集大業豈所謂陸梁暴虐而喜忌
人之功者耶秦爲無道天下豪傑疾之爭起而競
得之皆有伐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傑擁兵
特起未以其身輕屬於人者也韓信挾百戰百勝
之略擇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齊而自王之
方漢王大敗於彭城隨何不能說黥布於淮南則黥
布不至及困於固陵諸侯棄約不會微張良之畫
則彭越韓信不從方是時漢王不捐數千里之地
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則楚不亡漢之待此
三人猶譬若養虎飽則不動饑則噬人由是觀之
其賞過制豈得已哉彼就大業於須臾之決故也
天下大業就矣而三人者之遍天下之所共寒心
以天下之皆寒心則彼持是而要縱且高祖亦
悒而臥乎故疑似之釁一發而大禍集矣

其勢必至於夷滅而後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禍。收率懷漢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陽故人。其尤偉傑者。寇鄧數人而已。然較其才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顧之役。非有驕桀難制若韓彭之與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數千之戶。莫不志欲盈足。唯恐持保之不穩。為光武者。獨何隙以誅除之哉。而曰光武獨得保全勳舊之術。高祖於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與夫勢理有所必至者也。後唐莊宗承武皇之遺業。倣大義。挾世讎。以與梁人百戰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謂難且勞矣。然有二臣焉。其為韓彭者。李嗣源。為寇鄧者。郭崇韜也。嗣源居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得國兵之權。執之而不釋也。莊宗欲以奪之。而稍忌其逼。崇韜嘗有大功於國。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莊宗苟能挾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則嗣源雖懷不自安而有顧憚。非敢輒發也。莊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韜以忠見疏。讒嫉日繫。使其營自救之計。乃求將其征蜀之兵。莊宗掃國中之師屬之而西。崇韜雖已舉蜀捷奏未上。而以讒死。知莊宗知得蜀足以資其盛強。而不知崇韜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鄴下之變。嗣源以一旅之衆。西趨洛邸。如蹈無人之境。其遷大器易若反掌。且內有[illegible]宗伺間隙。方空國之師。勤於遠役。固已大失計。而又去我之所倚。與彼之所畏者。則大禍之發。可勝救哉。雖得百蜀。無救其失國也。使崇韜之不死。舉全蜀之衆。因東歸之士。擁雄兵。據方鎮。以討君父之讎。雖嗣源之強。亦何以禦之。蓋嗣源有韓彭之過。而不及其禍者。莊宗無高祖之略故也。崇韜有寇鄧之烈。而不全其宗者。莊宗無光武之明故也。嗟乎。人臣之禍。起於擅權。而遠禍之權。莫重於銷兵。崇韜謀避禍自全。而方求執其兵。此於抱薪救火者。何異也。

唐之興亡

邵公論曰。武皇以沙陀鐵騎。奄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大功於唐室。上源之變。欲[illegible]是而不能自[illegible]。遂與朱氏治兵相攻。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屍蔽野。至其晚節。將疲窮居一隅。僅能自保。雖宗以[illegible]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皆武皇之舊[illegible]之人。乃能以恩信[illegible]致命。頤指如意。遂[illegible]渡河而朱氏大[illegible]諸侯。阻梁跋扈者[illegible]行情其險塞[illegible]其行兵可謂能矣[illegible]小氣近[illegible]心

矜功自喜禦衆無法便嬖是狎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爲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祿清泰於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爲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尋何其速哉

李彥珣同張從賓謀反既克高祖赦之又以赦令已行不治殺母之罪

溫公論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乎

晉之興亡

溫公論曰高祖以地尊勢重迫於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應敵齊王捨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不修而外挑強隣以致[illegible]草胡騎汙宮闕生爲降虜死爲羇魄亦不幸也

高祖之政

溫公論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illegible]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周之興亡

溫公論曰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北旋中州無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材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爲也夫根疎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尊而政非己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古享國之短未有若茲也

立監采銅鑄錢銷佛像

溫公論曰若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若周世宗可謂明矣不以無益廢有益

王朴

秦少游論曰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眞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眞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總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圖宛光武以爲非獨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光以謂昆陽城小而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

[illegible]之所以不難尤者疑於難而已朴言[illegible]
當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
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
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
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竊有江南之地二十一州
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
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撓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
腹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地與中國為境然
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阻北有契丹之援其
人剽悍強忍精勇高氣樂鬭而輕死號為小國實
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

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刺則亦先虎
而後熊知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
則熊必畏威而遁伏於[illegible]虎將乘弊而[illegible]形勢然
也故朴以大而脆者[illegible]而堅者為難易者宜
先難者宜後則所以[illegible]後并也是朝受命四
方[illegible]後次第[illegible]所謂天下之真[illegible]
[illegible]與於此[illegible]於歷代[illegible]之中然
其[illegible]學術雖治世上大[illegible]比[illegible]世宗
之[illegible]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illegible]至於陰陽律曆之
[illegible]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illegible]而其所作
[illegible]用之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

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
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
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止於此哉

周之興亡

溫公論曰太祖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
所乘危而發躡履天下之籍而室家矣世宗以異
姓之親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於威令不行下
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
弱為強固敗為功衆勝逐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
習戰務心進取於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
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袍鼓之隙治律曆興
禮樂法令修政事搜賢才[illegible]可謂知治安
之本矣大功未成而[illegible]夭蓋天未[illegible] 業天啓聖
人而授之非人力之所及也

[illegible]歷代確論卷第九十九

廣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一百

五代通論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東坡 何去非 子由

齊莊宗周世宗 温公

五代雜論臣 六一

馮道 温公 子由

世家附

南唐 荆公

五代人君得失興亡

東坡論曰商周之興始於稷禹而至於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之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已更於天子之尊而下猶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蓋其用力亦甚易而無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惟恐不及而猶未下之觀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敗也天下共然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數世[illegible]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illegible]功臣大國反者如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illegible]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同[illegible]見其帝王起於匹夫撥箭海內戰勝攻取[illegible]以來不及百年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年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異之姿擾天下太平之功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戎狄皆其以易取天下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

歷代名賢確論卷一百 二

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威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蓋功臣負其創業之勳而匈奴恃其[illegible]之勞以吾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許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故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亂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弘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臣無匈奴則不與功臣匈奴並起而滅之故已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取天下之勢而不假攝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亦以為仁而已矣誠以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其

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
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
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首以作天下
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狄里克
殺奚齊卓子召重耳重耳不敢入秦伯使公子縶
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
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闕召而起以汾陽
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
奉蔡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內外之賂殺
里克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
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犬臣援之於內而秦楚推之
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是
賂於內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
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
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
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
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
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
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
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
所謂不及遠也
何去非論曰唐以陵夷覆亂遂亡天下而與其狀民

與五代之君遂相擾取朝覆暮失合其世祀不過
十年自古存亡成敗得喪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竊
觀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於寇賊
羣盜之黨已而挾殘命之唐徹奪天下以移神器
亦可謂一時之姦雄然及其衰暮[illegible][illegible]殄李氏基
業已大固當氣吞而志滅之矣借使不遂及於子
禍則其後弱有足以爲莊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
待乎旋踵也後唐武皇假平難之忠義發跡陰山
轉戰千里吞蹙汾晉及其子莊宗以兵威霸業兼
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謂壯矣然天下略定諸臣驕
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顧而天下遂歸
於明宗至於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猶莊宗也夫以
新造未安之業而有驕臣驕兵以乘其失其莫之
自立於天下乎晉人挾寡主之威資外國而起無以
夷虜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
辱悖易而庸人黷功情矯弊絕天下不足以亮[illegible]
要取之欲乃反負之及其所以蒙禍辱者不可勝
言亂其所以自託而起者如此則晉安得而復[illegible]
哉漢祖承戎虜殘蹂之餘生靈無所制命趣禍[illegible]
下復無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號而應之天
下之人無所歸往亦皆俛首聽役於漢然一十
八而獲匡王室已不爲幼子[illegible]矣況[illegible]勝其

定而國之僥倖於一決而周人抗命卒與以御一
而至於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謂一時之雄而已
守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
永孺子不足當天之眷命而真人德業日隆已爲
天下之所歸戴則其重負安得而不擇哉由是觀
之自梁以迄于周其興亡得喪世祀如此安足怪
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以又嘗究之若唐之莊宗
與夫末帝皆以雄武壯決轉鬬無前摧夷强敵卒
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
變於鄴下晉祖之甲倡於并門彼二主者乃低摧
停迫兒女悲涕垂頤拱手以需死期無復平日萬
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驕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
始悟其身之孤弱無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
必常有强民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驕兵臣非故强
也恃勳賞之積而卒至於强兵非故驕也恃戰征
之勤而卒至於驕故古者撥亂定傾之主不憂天
下大計之不集而深慮大臣之或强戰士之或驕
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於我是以天
下既集而國家安彊舉而遺之沖人弱息而變不
作彼以亂繼亂者則不然方其圖天下之初則
日責功於將而責戰於士責功之亟則凡所
求未嘗恤其或至於强責戰之切則凡所

撫士者未嘗病其或至於驕是以天下略定則
倚驕兵而睥睨驕兵挾强臣而冀望一旦相與起
而追之反視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則雖有
平日壯決之氣將是而安歸哉此唐之莊宗末帝
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隱天下之亟集而
不計其既集之利害者終亦必亡而已矣
子由論曰唐季五代之亂其亂果何在也海內之
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
循鞠養美食豐衣同其甘苦而順其好惡甚者養
以爲子而授之以其姓故當其時軍旅之士各識
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聽其將揮
而將之所爲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
也姦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方其不爲亂也所
攻而必降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
摧敗彼戎足以上快天子鬱鬱之心而外抗敵國
窺覦之難何者兵受其將而樂爲用命也

唐莊宗周世宗

溫公論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
武二主孰賢臣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
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
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
代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

兩耆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
也希範兄希聲閩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
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
謟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强梁旣得之曾不數年內
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之術不知為天下
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
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
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
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旣服
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
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
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五代無全臣

六一論曰嗚呼孟子謂春秋無義戰予以五代無
全臣無者非無一人蓋僅有之爾予得死節之士
三人焉其仕不及二代者各以其國繫之作梁唐
晉漢周臣傳其餘仕非一代不可以國繫之者作
雜傳夫入于雜誠君子之所羞而一代之臣未必
皆可貴也覽者詳其善惡焉

馮道

温公論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
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

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
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
閒言此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
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
之巧不足賢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
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
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
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
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
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為忠
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强諫力爭國家
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
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
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素餐國亡則
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
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為比哉或謂道能
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
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盜跖病終
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
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
中君羞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

仔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
為相彼又安有忠於我而能復其用乎故曰然特
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予由論曰馮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
君事讎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録也
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
齊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
子貢以為不仁問之孔子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
而莫之知也管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
所以不得附於管仲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
事齊莊公杼弒公而立景公晏子立於崔氏之門
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
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
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
死而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
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
而從容風義有補於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
處於晏子庶幾無甚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為宰
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
雖為宰相而權不在己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
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道以恭儉勸之在位
十年而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
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
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
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
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
如平日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
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逆
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公毋使我
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篡
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卻
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
士生於五代立於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
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
何異不幸而仕於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
少恕哉

南唐

判公讀江南録曰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
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
曆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録其於舊君之義

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illegible]
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
之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
者莫大於殺忠臣[illegible]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
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皇觀兵於孟津
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
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
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
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
與之亡予自為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
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罪及
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
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
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
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
於佑其洪所誅[illegible]何也予甚怪焉若以
商紂之濫[illegible]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
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氏逆之耳何以
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
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
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
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不能力爭[illegible]

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禍皆鉉之由也鉉懼
此過而又恥其善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罪
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
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惟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
亦甚乎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卷第一百終